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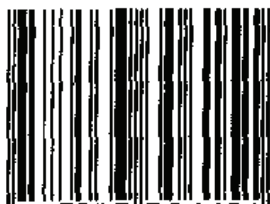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9/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1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五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十五卷文集選二十九卷首四卷(二)

〔宋〕李綱撰 〔明〕左光先 李春熙等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林泉結契五卷

〔宋〕王質撰 〔清〕宋華輯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具茨晁先生詩集一卷

〔宋〕晁沖之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三年晁璠寶文堂刻本

汪文定公集十三卷

〔宋〕汪應辰撰
中山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五年夏浚刻本

李延平先生文集五卷

〔宋〕李侗撰 朱熹輯
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李孔文刻本

蘆川歸來集六卷

〔宋〕張元幹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陳文正公文集十三卷

〔宋〕陳康伯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五七六

五一八

四一三

三〇六

二八二

二六六

一

志道集一卷

〔宋〕顧禧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嘉慶間刻蘇齋叢書本

六三七

新刊廬陵誠齋楊萬里先生錦繡策不分卷

〔宋〕楊萬里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李廷楫刻本

六四三

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十五卷
文集選二十九卷首四卷

(二)

〔宋〕李綱撰 〔明〕左光先 李春熙
等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忠定集
選四十四卷》提要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一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城左光先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人李春熙皞如輯

詔

起防秋兵詔靖康初虜騎出境朝廷恬然以爲無事防邊禦寇之策置而不問公

竊憂之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於上前謂

今秋敵必再至宜預詔天下起兵防秋爲捍

禦之計上命詔諭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一

一

境達於都畿賴宗廟社稷之靈賢士大夫勤王將士
之力用克捍禦而倉卒之間輔臣失計劃三鎮以賂
之天啓朕心斥去奸回決策堅守今者重兵尾襲賊
騎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虜情狡獪未有
所懲秋高馬肥慮復侵軼非以虎符起天下兵控扼
邊陲蕩攘羣醜則何以震懼狂虜奮張國威以定中
興之業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各下所管州
軍邊選將佐訓練正兵總填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
糧預備軍須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而再動師旅良
非獲已其懣大憤茲惟其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夏國主詔書

靖康元年金人犯關夏人亦起兵討延路繼進夏人檄書上命

草詔賜夏國主解其意以慰撫之

詔夏國主朕居春宮十有餘載勿敢怠逸四方所聞道君太上皇帝享國日久厭萬機之繁爰議內禪朕辭不獲命遂登大寶深惟祖宗基構之隆上皇付託之重夙夜兢惕懼不克任而金人不道乘郭藥師背叛之故陷沒燕山倣擾邊境達於都畿肆爲貪殘劫質以往永念卿屏翰之舊信誓皎然義當戮力同濟艱難以敵王愾而陝西奏報乃言卿國黜集重兵五路深入攻陷城堡殺傷兵民朕惟卿明允篤誠世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一

二

忠孝至於西陲藩屏帝室多歷年所英聲流聞今至於茲殆朕德弗類嗣政之初未能綏撫之所致也西顧悵然良自傷悼及得卿延路帥臣章疏繼到卿國檄書公牒省覽再三乃知構兵起於誤聽檄書初言中國失德數事皆曩時大臣誤國上皇已降詔書深自悔悼今朕克已求治以儉先天下凡淫巧奢麗之具一切屏去蠹國害民之臣咸已竄誅前日之事所不復論中言賀正人使之歸所見京城整嚴兵甲修治樓櫓疑有奸臣變亂此乃隄防金人之故豈有他哉終言與本朝信誓之久義須救援以此知卿忠義

有素誤聽致此初無他心至於過差之辭朕初不之

辜也公牒言國書之實與舊不同此乃有司用寶差

誤已重竄責凡茲細故朕既釋然卿亦宜亮夫金人

以嚴爾海隅之國背天逆神滅絕契丹遂陵中國淫

暴滋甚使其得志何有於卿哉孤軍深入理當勦殄

朕以皇弟肅王在其軍中第命將士驅逐出境邊城

晏然前遣康隨鄭惟康道意必亮此誠詔到卿宜釋

去疑慮撫諭將士抽迴甲兵修好如故高爵厚賜朕

何愛焉今遣武功大夫王佑武功郎馬持告諭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一

三

與金主書

靖康元年韓離不邀割三鎮既還兵三鎮之民爲朝廷堅守誓不從虜上

草書與虜主道意

靖康元年五月姪大宋皇帝致書於伯大金皇帝闕下菲德之居東宮十有餘年矣邇者道君太上皇帝厭萬幾之煩遂議內禪肆及耿躬膺受大寶惟懷永圖願修隣好而兵革擾攘未遑致問其爲懷企何可勝陳言念往日遣使海上通兩國之歡信誓昭然金帛之輸未嘗有缺誠謂世守茲盟無有攜貳而皇子郎君乃拊拾細故敗棄舊約因叛將藥師以兵嚮導虔劉邊陲深入畿甸乘中國之不備遂肆憑陵誠非

所望於善鄰也城下之盟蓋緣輔臣怯懦失計重鎮
寶貨一切惟命皆出要盟神所不降豈復可用而况
還師渡河却質肅王已復渝約勤王之師百萬集於
城下將士憤怒咸欲邀擊徒以肅王在軍之故深戒
用兵使得全師以歸而皇子郎君肆為淫暴屠僇良
民係累婦女焚蕩室廬不可勝計緣是之故三鎮之
民皆出死力爲國堅守雖朝廷雖令有所不從此乃
軍前失信之所致也重念頃者道君太上皇帝與大
金皇帝歡盟相得之厚既滅大遼分燕山之故境以
歸中國累年於茲中國未嘗得粒粟尺帛之助而漕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一 四
運之勞金幣之費不可勝計今燕山陷沒既渝前約
又欲併取三鎮之地使敵邑無以爲屏翰是豈大金
皇帝之旨哉且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坐受本朝宰
臣親王之拜敗盟爽約妄起兵端黷貨無厭求取不
已有一於此豈人臣之所當爲敵邑無辜橫遭屈辱
以大金皇帝之聰睿仁慈寧不諒此遠恃英明敢以
實告前日皇子郎君割地求賂廣有要索敵邑不校
悉皆聽從彼此非誠人情不遠誰不知之欲尋往日
之盟以結兩國之好使兵革不用生靈休息莫如度
其所可行者重結盟誓以信守之替我烈祖真宗皇

帝與大遼盟于澶淵百有餘年未嘗少變天祚失德
不可振起乃至於茲大金皇帝僞番英察使燕山歸
於大邦三鎮安於敵邑各得其所保茲舊疆信使交
通歲幣修好傳之永世爲子孫無疆之休願不遑敷
謹遣使人往布誠悃儻或見允願示佳音所有黏罕
國相軍馬見在河東亦異召還以篤和好有少禮物
具如別錄中夏炎蒸遠祈保甯

勅榜詔 高宗建炎初元

朕以菲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上屬時多艱未知
攸濟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洪惟祖宗膺受天命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一 五

覆育函夏百有七十餘載德隆恩普振古所無道君
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
纂圖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欺師待以不疑墮其
奸計神都失金湯之險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還
六宮皆從叔伯弟昆宗室戚屬悉被驅逼禍故之臻
亦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朕心念父兄幽辱於虜廷
憫生靈重罹於兵革飲泣嘗膽不遑寧居惟爾四方
士民抱負忠義其伊恤朕躬以其濟於艱難以致安
于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
懷當時加備設州縣民戶募師勤王調發之煩誠可

嘉憫當厚與撫循賦歛之厚當議蠲減法令之弊當
議更改潰兵爲盜因間虜掠殘破郡邑雖已降赦令
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賊吏爲奸乘時掎克重困吾
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冀於典憲靖康之間忠義
敢言之士或至竄逐當悉召還今日已往智謀奇畫
之人如能獻陳當悉擢用旁招俊乂竄斥奸回協成
治功以篤中興之烈於虜天下之士大夫未忘我之
祖宗當同心以相扶天下之軍民不願淪於夷狄當
協力以保守國勢既昌天命益固庶幾鄰敵悔禍奉
還鑾輿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一

六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戒諭武臣詔

建炎元年

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涵養士大夫至矣靖
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仗節死難之士而偷生取
容何其衆也甚者乘時爲奸靡所不至實爲中國羞
公議弗容姑取跡狀尤顯著者量加竄黜以爲臣子
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大夫也至於武臣辛伍
理當闕畧以責後效惟王宗澁首引諸兵逃遁致都
城失守不可不責其餘姑務含容一切不問各爾有
衆其體至懷故茲詔諭各宜知悉

撫諭河北河東詔

建炎元年

勅河北河東諸路州縣守臣將帥忠義軍民朕惟祖
宗德澤在民垂二百年天下又安靡有變故而宣和
靖康以來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輯進之禮孝慈
淵聖皇帝以恭儉之德爰受內禪海內欣戴日俟治
康而暮歲之間戎馬再侵墮虜奸計但以講和一事
終至宗社貽危旣盡取玉帛子女公私財力爲之耗
竭乃始劫遷二聖中官皇族尊幼中外嫺戚以行戎
狄之禍振古未有朕以介弟受命總師臣民推戴迫
以大義入繼大統重念父兄之辱飲泣嘗膽疾首痛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七

心願與天下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
朔郡審問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恃
犬羊之衆敢肆攻圍而能率勵士民屢摧醜虜其忠
義軍民等倡義結集勦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
朕甚嘉之夫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
靖康之間特以金人憑陵不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
全宗社止兵息民而金人不道攻破都城易姓改號
劫鑾輿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哉已命遣
師以爲應援應兩路州縣守臣及忠義之士如能竭
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

二年當議時其勲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第加優賞應稅賦貨財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爲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幾中原弭寧生靈休息夷狄悔禍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受多福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趯躓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勅勝衛留中原詔 建炎元年

朕惟祖宗都汴番二百年天下又安重熙累洽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年以來圖慮弗臧禍生所忽金人一歲之間再犯都城信其詐謀終墮賊計盡取金帛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一

八

子女遂邀二聖鑾輿六宮戚屬悉擁以行夷狄之禍振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痛心肆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潸然出涕思欲整駕還京謁款宗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兵火之餘民物如故朕之父母兄弟宗族靡有留者顧瞻宮室何以爲懷是用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暫召軍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來入寇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師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官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將留中原以爲爾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於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

浸強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也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咨爾士大夫軍民體朕至懷無有疑慮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戒勵士風詔

朕觀古之爲士者何其分義之明而忠厚之至也承平之時靡好爵享豐祿相與同安榮多事之際不擇地不苟免相與同患難先王之澤可謂盛矣祖宗涵養士類番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祿以富之於士無負而士之所以圖報國家者不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一

九

能無愧於古人日者二聖播遷宗社幾至傾覆而仕節此難者罕有所聞其故何哉肆朕纂承慨然思任羣材相與協濟修政事攘夷狄以奉迎鑾輿而士大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徇國者稀謀身者衆乞去則必以疾病爲辭公檄以自便者相埒於道途避寇而去官者日形於奏牘甚者至假託親疾不俟報而東下挈家而遠遁夫禮義廉耻正所以責士大夫也所守如此朕何望焉豈朕初嗣大位所以訓告者未至歟將士大夫狃於故習而未遽革歟已詔甚失節者寘之極典其次投之遠方爲多士萬世之戒矣其自

今已往各恭乃職一乃心助予一人克復大業底綏
四方以匹休於隆古敢有弗率弗迪尚蹈前能在內
委御史臺在外委監司彈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
赦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誠諭監司按察州縣詔

朕祗紹丕基撫有方夏勵精求治興事就功皆以利
安元元爲本深懼州縣之吏不能承流宣化達於吾
民建置監司分道按察或總漕計或司詳刑或掌常
平之政或專學校之法職雖不同而所以按察州縣
其任一也方其出使朕親御便殿以臨遣之及其還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一 十

歸復使進對以盡諮謀度詢之義視遇之禮亦已重
矣庶幾德意志慮得以下達而吏之臧否民之利病
不壅於上聞內自畿甸外薄嶺海萬里之遠風流而
令行德洋而恩普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以底太平之
盛而監司未有卓然修舉職事稱朕意者其故何耶
今州縣之間貪吏依勢以侵漁姦吏舞文而巧詆無
宿道向方之志有背公營私之心法完令具布在方
冊而吏情弗戢荒失詔命使元元之民不被其澤良
法美意殆爲虛文而監司曾莫之恤惟以簿書期會
爲急務蔑視寒士摭摭細故以塞責而壟禦權勢之

吏賊汙貪藉恬不誰何夫監司朕所以寄耳目之任
也失職者此朕何望焉其自今以往各揚厥職按察
所部凡姦貪惰慢之吏曠職失守違法害民徇流俗
而無奉上之心者悉以名聞當議寃黜以爲羣吏之
戒其或附下庇姦畏避不舉得於訪聞罪不汝貸故
茲詔諭想宜知悉

誠諭帥臣修飭邊備詔

朕撫有方夏救寧萬邦登夷甸風稽首來享茲西
戎昏迷不恭敢讎大邦誘遁逃之臣率犬羊之旅騷
擾疆場凌劉邊陲哀兇鞠頑曠誅積稔神怒人憤勦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一 十一

殄有期爰命虎臣往行天討惟爾六七帥臣實分闡
外之寄爲予爪牙整我六師修整邊備奉指蹤之略
遵制勝之謀靈旗所指此誠壯士功名之會也爾其
振勵士氣奮張軍容繕甲兵具卒乘明號令信賞罰
同士卒之甘苦習山川之形勢玩冠裳上視虜目中
使戰必勝攻必取日百里以開國月三捷而奏功肅
清一方掃蕩巢穴流沙瀚海歸興地之圖元惡大憝
正藁街之戮以摠宿憤大震天聲時汝之績不其賁
歟其或不恭邦有大刑朕不汝赦故茲詔諭想宜知
悉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城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慶章甫訂

宗人李春熙晦如輯

書

與鄭少傳書

竊見方寇初作據歙睦兩界險阻之地與之結構者數十人脅從之衆不過千計公然僭擬謀爲叛逆無所忌憚當是時捕盜官司以實聞朝廷也兵守隘徐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一

圖討蕩必勝之策則賊乃凡上肉耳部使者報旣不以實乃欲亟剪滅以速成功計輕慮淺屢爲所敗其後悉聚浙兵屯於青溪復爲所破賊勢竭張莫之沮遇焚蕩縣邑放兵四掠不旬月間陷睦歙杭二郡一督府談笑取之如入無人之地蓋有府庫倉廩虜掠婦女屠戮士民焚燒屋宇不可勝計原其所以致此皆由奏報不實使朝廷不知其詳待爲常寇之過也何以明之往年劉五起於淮南不遑有衆數千人竄伏山谷間當時命使督捕急於星火遣兵屯守以鉅萬計尋即殄滅此見朝廷除患之速今方寇悖逆叛

亂嘯聚兇徒非劉五之比而命使遣兵踰時方至此有以知奏報不實致朝廷不知其詳者一也往年計捕劉五監司逗撓不職例皆停廢此見朝廷督戰之嚴今部使者坐失州縣首爲逃竄之計未聞顯戮以勵其餘此有以知奏報不實致朝廷不知其詳者二也近年劉花三起於閩廣不過劫掠邨落未嘗敢與官兵敵然立賞格錢至萬三千緡官至武翼郎猶未敗獲此見朝廷嫉惡之深今方寇公然叛亂建縣敗年陷浚州縣而其初立賞不過數千緡官止承信郎此有以見奏報不實致朝廷不知其詳者三也夫盜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二

賊乘間竊發何世無之所患者捕盜官司不以實聞忽之不以爲事浸淫滋蔓養成亂逆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方寇勢已張熾不愛人命動輒殺戮能用其衆藐然有輕視官兵將吏之心所指郡縣如期輒取此必有狡獪智詐之人爲之謀畫未可忽也某去冬道信州聞賊猖獗破浙兵焚青溪以輕舟躡使者分兵攻掠郡縣竊以謂睦歙當賊巢穴前後相去不百里守禦之具不固其勢必爲所陷乘銳以犯錢塘動搖浙西有可慮之勢未幾果聞其陷歙睦徑趨錢塘則其智謀豈淺淺哉然賊能攻而不能守一時焚蕩

殺戮以快意而無固守之計此可以力戰復也傳聞錢塘陷後數日淮甸之兵適至賊棄城而去未知信否縱使不去亦當力爭錢塘有江山形勢之勝城郭完而民力疲東控會稽西鄣湖秀諸郡真設險之地也自錢塘以東貢輸運漕皆所取塗自錢塘以西地非不廣民非不衆然皆平原易野無山川城池之阻以爲屏蔽故復得錢塘屯兵以守之可以遏賊之勢而全二浙利無大於此者爲今之計破賊之策莫若擇良將遣重兵以臨要害之地此三者相須以成功者也有要害之地而無重兵以臨之則不守有重兵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三

而無良帥以統之則將士不用命誠擇威信素著有方畧之帥統重兵以臨要害因敵制變以圖進討則破賊形勢已定矣所謂要害之地者在二浙則錢塘在江東則宣城是也錢塘去睦宣城去歙遠不百里睦歙去賊巢穴亦遠不百里欲復睦歙非命帥統兵於錢塘宣城不可也欲蕩賊巢穴非復睦歙不可也若夫帥非其人及但委監司郡守以統制之不據要害之地而散兵他郡祇欲自保竊恐此賊難以怙日削平矧亦未易制其衝犯也恭惟國家承平之久東南之民尤習治安不識兵革一旦狂賊放肆民心皇

皇莫有固志加以頻年水旱民力凋弊州縣追呼接擾百出朝廷宜有以大慰安之者而剪除鯨鯢之計亦不可以不早定也自賊作以來百有餘日焚掠縣邑而郡落不復道攻陷州郡而縣邑不足言一路者積州縣而爲之者也此豈可習以爲常而不駭痛哉官兵未聞有捷奏而潰敗者屢矣借使賊徒曠誅假息更在數月之後南路之民輟耕失業屯兵仰食坐有糜費國用必屈他路忽有竊發而應之者何以備禦此掃蕩之計所以不可緩也伏望少傳太尉相公以東南大計爲慮進對清燕之間極言敷奏賊勢有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四

不可忽者擇帥遣兵進討有不可緩者使狂悖之寇速就誅夷江浙之民早遂底定天下幸甚某亦嘗致書宰執與此互見輒錄副本上呈以備採擇

與中書馮侍郎書

宣和三年正月日某頓首再拜中書侍郎閣下某竊以國家治安之久東南池備郡縣類無城郭之固兵民不習戰鬪之事乃者狂寇乘間起於江浙之間曾未踰時戰敗官兵攻陷郡縣歙錢塘皆碎賊手可爲痛憤伏惟中書侍郎浙人也賊之所以猖獗官兵之所以失利郡縣之所以不守必已詳達鈞聽不復

觀縷以陳第某罪戾之跡幸蒙赦宥獲遂北歸適當賊發之時道路驚恐崎嶇艱阻不可名狀竊思幸生太平之世而親遇駭聞之事夙夜惟念不勝憤懣嘗試策所以破賊者雖腐儒之常談然不可不察願試陳之以備採擇之萬一破賊之策大略有三擇良帥遣重兵以臨要害之地是也朝廷選用威信素著有方略之人不患無帥以虎符起靈旬他路諸將不患無兵惟是要害之地制賊之衝以圖進討不可不講某以爲要害之地兩浙在杭江東在宣何以言之賊既陷睦則杭距之爲最近杭雖爲賊所殘然傳聞不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五

守後爲官軍所得借使未得亦當力爭而據之屯兵固守則跨浙東西皆有所恃可以進而取睦賊既陷歙則宣距之爲最近宣雖賊所未至然居民皆已遷徙官吏亦爲避逃之計急以重兵守之毋爲賊得則顏江諸郡皆有所恃可以進而取歙復取睦歙使賊不敢放肆遂保巢穴然後兩路可以協力因利乘便同時進討剪除鯨鯢絕其本根此所謂地利不可失也夫命帥統兵臨要害以圖進討此策之必然者也至於入巢穴冒險阻與賊爭利於崎嶇山谷深林叢薄之間則恐非西北之兵所便也於此有策當起福

建路兵及廣行召募福建路槍杖手自衛入睦自信入歙以攻賊於巢穴則必勝矣何則閩人趨捷勁健耐辛苦而習步戰履峻險之地如履坦途尚氣而好鬪以誅賞激之用其所長必得其力愚竊料之異時破賊於巢穴者必此曹也然閩中比年以來民力尤困惟朝廷權時之宜而優恤之罷不急之務以寬其力必有仗節死難之士用命而立功者廟堂之議幸留意於此某疎拙不材養之遠屏孽乃自作幸蒙寬宥得歸養親有田梁谿之上足以供伏臘今乃與賊爲鄰金鼓之聲相聞士大夫之家率皆遷徙以避寇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六

親年高矣聚族幾千指亦將糊口於他郡惟望朝廷通羣策擇其善者而從之克清大憝救寧一方使與避寇之人復得扶老攜幼以還故居雖畢此生得爲太平之幸民亦足矣素蒙知遇之厚敢布腹心伏幸觀察亦嘗致書宰執與此互見協贊機務之暇願試取觀之愚者千慮庶幾一得于月威嚴無任皇懼

與梅和勝侍郎書

某違去言教涉三年矣前年夏以愚觸罪蒼黃去國平時交遊至厚者往往不復通問獨吾和勝送餞于門欸曲終日非高義絕人遠甚欲敬薄俗而重僚契

曷能及此銘刻于心未易殫敘別後聞公峻陟從班
屢被寵渥喜而不寐念欲具尺牘致賀謝之誠以通
殷懃而遠屏海隅筦庫征商之外杜門省咎京師親
故書問一切廢絕用是不果辱愛念素厚當不以此
加譴也去冬蒙恩既別罪籍復還故資無九年之謫
而有三釜之養方竊欣幸將自閩中道浙東省親毗
陵適聞方寇竊發于睦屢敗官軍賊勢猖獗道梗不
通遂謀迂路由江南以歸又值黠寇爲賊所陷瀕江
諸郡紛然驚擾邨落間盜賊蜂起借穀勢以劫掠者
不可勝計間關險阻自饒信抵池陽偶得一舟涉長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七

江冒風濤之險幾月而後達金陵又聞錢塘失守爲
盜所據其去毗陵不數百里士大夫家皆遷徙以避
寇勢須奉親挈族餽其口於他邦四顧茫然未知稅
駕之所由此觀之其艱危惴惴憂愁之狀爲如何耶
用是數月以來髣髴漸有白者志氣衰落不復如往
時矣行年四十於夢幻不實之境獨驚噩如此何以
堪之一身不足道也所可念者上有高年之親下有
千指之累捨去田園未知適從以吾一身一家幸無
恙猶且憂懼擾攘如此因思歛睦錢塘三郡十餘縣
士民之家以億萬計橫遭屠戮肝腦塗地其酷毒爲

如何每一念此不覺淚之承睫和勝鄉里與賊境接
不百里當檢聞其詳大槩賊作之初捕盜官司意在
掩匿不以實聞措置乖方浸淫滋蔓遂致於此爲今
之計莫若擇帥遣兵據要害以圖進討下寬大之詔
使郡賊州縣之民知上德澤此則急務竊不自揆以
書達宰執諸公論此數事輒以彥爲一書煩和勝達
之庶幾無阻滯之患區區愚慮或能裨補萬一餘書
亦錄副本晚呈以書意互見恐其欲知本末也千萬
勿以示他人爲幸交遊中平昔所畏服者獨吾和勝
前年試闈廊廡間語端不虛發何哉士大夫所養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八

氣爲主平時如虎猶恐其臨事之如鼠况復必必泥
泥惟知佞柔以媒富貴餘何足觀每讀前史見古人
立名節大率以氣作之和勝剛介自喜胸中之氣常
勃勃然宜其臨事不苟從挺有古烈風也自公登禁
從士夫稱誦不容口及見謝章綬亮奮厲使人增氣
但恨遠方不知在掖垣瑣闥所論何事以平日料之
必有可慨然方今居可言之地者論事當以天下大
利害生民大休戚爲本至於摭擊一二士夫此未足
道願公勉之侍從之臣皆以論思獻納爲職而任天
下之責和勝多謂遷南宮侍郎遂可安枕而臥富貴

易得名節難立當此時處此位勿使天下指爲害保
富貴之人乃所望於左右也某素迂拙加以譴逐以
來多病早衰不堪世用區區之志惟望朝廷早殄此
賊更冀故人勉輔聖主以福斯民得與樵夫田叟同
被餘潤夫復何言此外千萬良食自重

豐陽與許谿老書

某待罪豐陽幾息肩復聞有海南之行不勝皇懼束
裝俟命卽上道然傳報已久而命猶未至益以震悚
章疏不知曾見否大槩以六事爲言其五皆靖康往
事其一謂旣罷黜不當迂路歸無錫且與縣官飲宴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九

惠山復資囊士人上書詆朝政得失冀後召用所以
屏之海外坐此而已方建炎秋八月丐罷相而歸主
十一月始有落職居武昌指揮則當其未謫數月間
不歸其家將安歸乎惠山乃靖康間所賜以爲功德
院一請飯僧初未嘗與縣官飲宴也至資囊士人上
書言事冀復召用此豈理也哉是身許國已久方宜
和末變故洊湧及靖康中讒謗沸騰分甘死矣得逮
今日皆其餘也豈復吝惜然聖主在上睿智日增如
日中天而萬物畢照終冀蒙察死且不朽自古賢智
不能自免者多矣況以疎陋之姿而值艱危之際進

不量其才力選至於顛隤罪大謫輕夫復何道前蒙
借示春秋集傳玩味諦繹心舒目明不能去手此書
黯闇久今乃燦然非精思深考超詣自得何以及此
歎服無已輒作數百言書于後引之未未知是否殊
愧率爾也然前書所謂猶有疑者竊恐未免有求之
太備索之太過處而三傳之說亦有邇然與經相違
者正當信經而不信傳痛刪去之然後聖人之意明
不當尚取其近似之說以虧一簣之功願試陳一二
以質所疑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於史之闕則亦闕
之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十

也若桓四年不書秋冬十五年夏五不書月十七年
五月不書夏此皆史之闕文故聖人因而不書以志
闕若於不書秋冬不書月不書夏取諸成歲及辰計
之數求其義而爲之說則恐求之爲太備孔子作春
秋於天地災祥必謹書之使畏天者知其故而恐懼
修省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若書常星不見
夜中星隕如雨地震山崩之類此皆德政不修有所
感召而然故聖人書之以記災若於常星不見夜中
星隕如言霸統將興而兆齊小白於甲辰甲午地震
言素王終始而生死孔子於沙麓崩言晉文公將霸

之祥而地理決則恐索之爲太過三傳之說固有與經相違而可信者如經書趙盾弑其君而傳言盾之罪在於出而不越境反不討賊而已經書許世子買弑其君而傳言買之罪在於不嘗藥而已弑君大惡也聖人正其罪而書之豈苟然哉雖三傳之說與經不同或可信者近於義故也至經書襄七年公會諸侯於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而傳言子驪殺之左氏謂子驪忿鄭伯不禮使賊夜弑僖公以瘡疾赴于諸侯公殺則謂鄭伯將會諸侯以從中國而其臣欲從楚故弑之所以不書弑者爲中國諱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十一

也夫以不禮於其君與其所從不同之故遂成弑君之惡恐不若是之甚左氏載八年楚師伐鄭子驪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僑子展欲待晉子驪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若又從之敬其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由是觀之則子驪亦無必從楚之意將會諸侯遂先弑其君何哉左氏第言子驪弑僖公初不言經所以不書之義而公穀言之夫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弑君三十六孔子皆正其罪而書之弑君而賊不討則不書弑以責

其臣子今書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又書葬鄭僖公則僖公欲會諸侯未見而卒爾理甚明白三傳之說皆不可信當悉刪去之以經爲信可也某嘗謂介甫作字說其發明義理之學甚深然人得以議之者以求之太備故也古者六書有象形諧聲轉注假借會意之類而一切以義訓之故不免有穿鑿之患然則春秋固史之闕文略而不書者存而不論勿求之太備則善矣又嘗謂漢儒言災異其指陳天人之際甚明然後世得以議之者以索之太過故也惟先格王正厥事觀天地之變則側身修行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十二

應之而漢儒一切引類爲之說故不免有附會之弊然則春秋於天地之災祥謹而書之者諒其大意而不索之太過則善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信道之篤取舍於經者猶如此而況於傳乎三傳獨左氏躬見魯史公穀乃得於傳授春秋書曰氏卒以譏世卿左氏乃言尹氏爲隱公之母善學春秋者所弗取則鄭伯之弑詎可信哉是三言竊意以爲如此未敢必也承切磨之論故不敢自隱或有可採願無以人廢言其或未然耶告垂誨幸甚方幸江湖間相去不遠書問往反可以資講

賈之益今乃屏之海外邈無還期世路方艱千萬爲此道自重不宜

海康與許翁老書

某頓首啓。竊老右承兄侍史。湖外人來伏領中夏。所賜教墨。竊審動靜。感與慰并。秋高江外。氣候已涼。伏惟燕處多裕。釣候多福。某以黎冠未靖。尚駐海康。官軍進討。賊勢稍衰。早晚遂有渡矣。自抵嶺海。幸與小子無恙。然從者物故過半。瘴癘之御。真可畏也。蒙誨諭之厚。銘佩無已。爾示易書象象并論語法言訓詁。已領離羣索居之久。得聞所未聞。於蠻夷寂寞之濱。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 十三

恍然如奉言色。喜可知也。憂患中讀易。如管中窺豹。時見一斑。輒以所妄見者爲之傳。又著釋象訓辭。明變類占衍數諸篇。解剝易體。非敢謂足以垂世。成家言。聊以自娛。忘憂永日而已。常恨羈囚。未緣求教。近於元中處盡傳盛著。遂獲窺尋微旨。證其所合而考其所不然者。幸甚幸甚。卓見洽聞。發明難言之意。多矣。然有未能無疑者。求於大象似太深。而求於彖爻之象似未備也。嘗作書與元中論之。今錄往。又嘗擬所著釋象中數十條。致元中處。戒其勿他示。唯因風錄致左右。願取觀之。可見大集庶幾千慮。或有

得焉。觀易之象。正猶觀天。辨其分域。察其名數。然後吉凶妖祥可得而占。不然則以斗爲箕。以角爲尾。以紫微之垣爲三光之廷。其相去遠絕。可勝言哉。觀象然後可以得意。得意然後可以忘。而近世學者。因王弼筌蹄之說。皆廢象而不談。此所以多失聖人之旨也。互體卦變。見於春秋傳。所載占筮之言。皆古法不可廢也。漢魏間言易者。泥於象而不求義。其所取迂闊多失。聖人立象之本意。而自輔嗣以來。一槩以義而不求象。不得辭之所指。因以失義者。亦不爲少要之。二者兼乃有得。嘗試卽象爻之象。審而觀之。其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 十四

所以示人者。蓋燦然矣。况以高明之識。精深沈鬱之思。洞視而熟察之。其所得遂將超軼絕塵。何可跋及耶。所謂象爻之象者。元中書已論其略。今試及其一二。姤之女壯象在乾。巽乾健也。巽長女也。一陰初生。已爲長女。而健此女壯之象也。晉之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在坤。離離日也。坤牝馬也。坤比於離。以柔順得君。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象也。餘卦皆然。第或取互體。或取卦變。或取卦爻爲不同耳。爻象蓋亦如此。然又有相因以取象者。如益六四利用爲依遷國。則初九利用爲大作。所謂大作者。如盤庚之

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定之方中作于楚官者是也損
上益下正在此爻故其象取於遷國大作亦猶損六
三之爲得友而上九之爲得臣無家也有相反以取
象者如頤之初九以陽在下有自養之才然居動體
則不能守之以靜故爲含爾靈龜觀我朵頤六四以
陰在上資物以爲養然居止體則有以靜養其威之
意故爲虎視眈眈其欲逐逐龜伏氣虎食肉相去遠
矣動止殊而吉凶異亦猶大過九二之爲枯楊生稊
九五之爲枯楊生華也凡此之類不可以一端求因
象會意乃知聖人立象之妙唯變所適而不可窮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十五

所謂卦體者顯損益外實中虛有離之體故爻象取
龜大壯外柔內剛有兌之體故爻象取羊之類是也
所謂卦變者變蠱之六五以爲九五則蠱變而爲巽
故其象以先甲後甲爲先庚後庚變明夷之六四以
爲九四則明夷變而爲豐故其象六五上六以暗在
上爲見手見沫之類是也凡此合一卦以觀然後得
之亦猶頤中有物曰噬嗑小過有飛鳥之象時一見
之使學者精思而後得焉妄謂如此未知然否願有
以警誨之幸甚論語法言訓故發揮妙理脉絡貫通
正得古人立言之旨甚善論語皆聖賢言之要惜

乎近世以爲童稚所習而弗深考也道途間因爲小
子講解謾著其說頗是正舊訓之失如非有仁焉之
井不施其親之施凡百餘條今錄十數章往以可鑒
哉或有可取當令小史以拙筆故楮畫書之以致凡
格間也世故方爾吾儕唯當益求性命之理守死善
道耳餘復何言詔令既下想見士夫遷徙紛紛念之
心折豫章遂爲都會分寧僻遠自不相關從者不必
更他從否得舍弟輩六月初書已辨來江外不知後
復如何族大累重一遷自非易事也聞杜門謝客唯
以著述爲事不勝歎仰儒書訓釋既當不若於佛書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十六

中發其妙意雖見性了心不立文字然法門差別理
事通融徧參自亦無礙大抵訓釋前言蓋專以爲已
非爲人也塊處海島既遠朋友漸摩之益又無書可
觀其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會晤無期可量情
踐切冀良食自厚因張潛人還寓書以承動靜不宣

又別幅

來教謂設卦觀象而繫之辭故辭皆自象生說易者
之謬妄不難窮者以有象質之也又金石草木和合
爲藥寒熱燥淫體性頗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字字有象此言盡之矣至謂互體不足取則似不然

求易之象於正體互體卦變卦畫時來俯仰之類皆不可廢者若祇於正體中求即不合者多必爲之說却成牽強如觀之盟而不薦震之七聖剝之牀廬歸妹之虛簾皆俯仰也臨之八月復之七日賁之相文咸恆損益之上下皆時來也噬嗑之頤中有物鼎之象大過之本末弱小過之飛鳥中孚之豚魚皆卦畫也井之改邑不改井同人之于野巽之先庚後庚皆卦變也取于互體者尤多如晉有艮體則爲鼠巽有兌體則爲巫鼎有乾兌則爲得妾以其子履有離巽兌則爲跛眇如此之類益不可勝舉以三十卦考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十七

噬嗑正體離震互體坎艮離日也取諸龜貝之屬也震動而艮止也坎衆也此所以爲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象也豫正體坤震互體坎艮坎爲盜坤順也艮止也所以爲門闕也震動而有聲也動乎門闕之間而有聲順以止之此所以爲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象也餘卦皆然可思而得也互體取象易可少哉又觀乾兌爲夫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得兌爲附決之說兌乾爲履以柔履剛以剛啞柔而得九五爲夫履之說如是者不可勝窮然後知易之變一寓於象而觀象之妙一寓

于變執一端以求之則差矣願以精深之思索於此數者之間必有神會而默契者其或未然亦望誨諭幸甚

泰寧與許右丞書

區區孽族寓居鄉邑日前粗遣鄰境巨盜稍就招納萌效尤者紛紛蜂起未知得莫居否方今豈敢懷安流行坎止姑隨綠耳去冬傳報江上擾攘及分寧武寧良川懸情繼聞羣寇即還深隱山谷當無驚虞不知且後安處唯別圖所適四海橫流其勢未艾吾儕正當遠引猶之奕者須觀局勢不可留滯一隅以貽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三

十八

後悔也幸熟思之學易不言象而象在其中此誠至論然要須觀象無所差忒乃可若謂舍象而能得意則恐未然春秋推明災異此正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前書不欲措事謂如山崩而兆霸統地震而興素王恐難以必學者之信後世山崩地震多矣霸統不立素王不作有諸此者將何以解之大抵天地之變五行之祥各以其類應蓋氣之先至者猶病在五臟而善醫者察色按脉而知之通古今一理也宣和己亥都城之水災兆靖康兵革之災嘗觀開元傳信記載祿山未亂前數年長安大水幾冒城郭乃知

天之告人如此之密非有物使之氣之自應若合符節論災異者不必過求直以類推則得之矣固論論故及此項在海上取自共和訖于五季史家所載天地五行變異續爲一書雖未成就然已有可觀篇帙浩大陸塗不能將卽附海舶來閩中寄沙陽一相識家到此未暇取近傳盜賊焚劫未知存否儻得藁資尚存編摩成書庶幾有補于世願丐一言冠篇首不朽之傳誠有賴也還家幾半年矣日因人事筆硯送疎得有定居之所復理故學且從者寓止稍相近可以時從質問何幸如之元中久不通問遠寓瘴鄉殊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

十九

使人念之然無寇盜之虞未爲非策也李道夫注老時過從否春氣浸暄敢冀爲天下自重謹上狀不宜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三

宋 鄧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城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夢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書

澧陽與吳元中書

某迂陋有素惟公知之去春聞有尹京之召率湖南義旅以赴王室之難次江淮間乃聞都城陷沒二聖遠狩痛憤幾絕親上登寶位赦書悲喜交集第欲一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三

一

至行在觀新天子卽丐歸休而途中聞有告廷之命雖荷特達之知自視闕然尤不敢當旣而力辭不獲勉就職纔兩月餘雖夙夜整竭庶幾補報萬一而疎拙寡與動輒齟齬自度終無以仰副聖主委任之意方時艱難不敢貪戀寵祿備位妨賢虛受天下之責力祈選罷幸蒙矜從而論者紛紜不已其言可駭可愕賴上庠明有以照察其無他俾居武昌德至渥也及茲側遷復得澧浦深僻遠江雖使自擇不過如此念思省咎日以慙懼正恐孤危之踪不能久安于此不然息肩杜門洗心悔往知四十六年之非而前

日新于來者何幸如之追思靖康相從于廊廟如一
夢間既去之後國家變故遂至于此雖欲效其區區
何可得哉當時動爲身謀爭寵利以御人主誤國敗
事者今皆安在吾情正如救焚固願出力于焦頭爛
額之間至于力之所不能致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爲
也嘗觀古人處天人之際未嘗不盡其在人者至于
無可奈何則歸之于天故西漢有王氏之禍其梓柱
生枝葉扶疎之祥見于成哀間知數者言漢當再受
命故哀帝收婦聖劉幾以應之豈非天乎然而劉向
拳拳納忠帝室專以遠外戚進宗族爲言雖結深怨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三

二

而不懼其後王章因日食之變極論王鳳遂死獄中
既更哀成而王氏遂以篡漢李唐有武氏之變其兆
已存于官中李淳風嘗言于太宗而濫徐君羨之誅
幾以應之豈非天乎然而則天之立褚遂良長孫無
忌來濟郝處俊之徒力爭之皆以貶徙其後上官儀
因高宗之怒將草詔黜之竟不果而死既廢中宗而
武氏遂以韋唐向使成帝能用劉向王章之言不用
外戚雖既用而抑之則必無王氏之禍使高宗能用
褚遂良上官儀之言不立武氏雖已立而黜之則必
無武氏之變然而數子者其意雖切而言卒不用事

卒不可止者天也言雖不用至于斥逐以死而數子
卒不悔者不以天廢人也君子以爲知所守焉靖康
之事大槩類此然而小人之亂邦必至于國家俱弊
而後已可勝歎哉吾輩在宣和未變故洵湧是身已
當死于兵革之間在靖康未變謝沸騰是身已當死
于斧鉞之下得至今日皆其餘也已爲幸人夫復何
道然有不解于心者兩宮遠狩于絕域羣生方困于
豺狼王室之危若綴旒然此所以終夜不寐痛悼而
寒心者也惟公精忠許國乃身在外乃心問不在王
室雖藐然哀疚之中此意豈少忘哉我出于嶺外爲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三

三

善地于今日爲樂土其風物見于柳子厚所作山水
記中似亦不惡燕處想能安之頃得信斯書報衆聚
已往骨肉皆在目前尤非細事其待罪于此不敢弛
擔遂度嶺得密邇良幸第賤累輩皆留浙中累欲翠
來正恐蹤跡不定故久未果亦姑聽之耳松老昨還
近于廬山相從十餘日顛沛中道力益堅殊可畏仰
有書致左右今納去世路方艱未有會晤之期此情
可量敢冀節抑哀慕爲天下自重謹奉狀不宜

附吳元中答書

敏叩首上狀敏罪孽深崇天界酷罰先君卽世泣

血憤微歲律已更尚以乏使不獲奔計以爲公憂
伏承遣使不遠千里慰吊哀惻奉問前割蒼天莫
聞嗚呼不孝不能終養田里馳驅當世又不能忠
以敗國事天實留之使受鉅痛靖康之冬間既就
道時先君極康寧且毅然無惜別意私謂再見可
卜錢塘之難七十口幸全以遷吳與書來蒲幅如
平時意自此少安矣後十日遂致大故嗚呼遽至
此乎藥餌弗嘗大事弗親聞言萬里未卽歸死不
肖之孤痛何毒也奉命來柳盡室踵至異時辭家
今復蒲前而獨先君音容終天絕矣想公聞之亦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三

以宰國事去位數月大耻如此顧史被兵由求與
責懷王墮馬賈生悲哀古人之心不吾欺也得罪
以來念王室之變故痛二帝之行役悼素心之零
落歎生民之流離每一念至不如無生事既已矣
無所效死惟端居淨慮以洗四十一年之非雖然
有不可解于心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如水之淫
火之熱性也亦命也管仲包胥聞伍員覆楚之志
則曰我必存之楚大國也當是時楚之敵國君臣
相與謀者未必敢有是言而申包胥以一夫言于
野如此其後哭秦廷乞師卒如其志諸葛孔明與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三

不勝其哀也蒙諭別後出處之詳初敏至夷陵聞
公當來自帝荆盜梗淶不復相聞建炎赦令至天
傾地覆始奉的問身繫遠方使死無益泣血累日
又復孀生既聞上聖繼統又喜公已登庸八月離
涪陵九月傳公去朝去歲奉先君之計于南嶽六
月至柳而比復傳公三易地來使至自澧陽所傳
信矣契濶三年人生亦孰非夢何夢之異耶垂示
靖康之事反覆天人之際甚悉雖然此公自爲說
可也先事廷諍還無遺恨進不大任責有所歸若
敏何敢言此受上皇之託以輔嗣聖奉淵聖之命

先主論天下于南陽是時曹氏已擅漢孫氏已盜
江表三世矣孔明之言無不譬者海內鼎裂猶爲
劉氏宗臣張柬之之語武氏于荆南江中卒復唐
祚番昶三百此數子者皆論國家于江湖草莽之
間而國卒賴以復興由是以談雖曰天數亦人爲
也一夫發志其烈如此倘辨諸心必有以合天人
之願者矣敏固累廢倘得飯蔬飲水生爲宋民死
臥宋土夫復何恨如其不然雖頑鈍無堪竊嘗奉
令承教于二帝矣太祖造區夏海內蒙福者于今
十世民之戴宋豈有窮哉惟公忠義蓋天下功名

震四夷精心血誠宜無不在王室願言勉之我儀
圖之受莫助之道遠世艱無緣面談故輒發其一
二及舊疏向在湖外已嘗獲見此皆目前可數利
害也崧老報書納去自桂至象九驛取道龍城卻
城一驛但陸出麻蘭之側頗險故來者皆泛潯江
一日而兼兩驛有半大旆果南或不憚小舟蕩兀
卽過我而往亦良幸唯爲國保重謹因還使布謝
不次敏叩首上狀

桂州答吳元中書

某再拜昨日抵桂林方作書欲遣人承問使至特辱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三

教賜開諭周悉感服無已承錄示靖康舊語讀之感
慨方危疑之際禍患不測非公力爲辨釋此身不能
自保久矣雖公未嘗一一見喻寧不知之其仗出師
固知墮恪計中亦嘗面道其詳然力辭而卒行者非
特迫于威命如所謂杜郵之賜勢不得已亦庶幾立
尺寸之功以塞厚責然後解兵歸印幅巾柴車徑逐
田廬此素志也不謂事與願違駐車河內未踰月而
廟筭中變公既去位某亦罷歸一切皆如恪策而人
罕知之者初某既有總師指揮繼命劉韜爲副其後
乃知恪所薦也解潛劾與韜會議于隆德韜志甚銳

及潛出兵韜忽中變按兵不行故失期會而潛有南
北關之潰適所遣屬官張叔猷者自韜軍中來能道
其詳乃知韜將出師而得恪書遂有緩師之謀雖書
辭不可知而意則可料也其後韜之子子羽道其書
辭于人果如所料此二人者今皆見存他日可詢也
淵聖又御札付韜而誤付宣撫司其戒勅之語與本
司所稟受不同亦必恪意解潛爲制置使折彥質爲
河東勾當公事張灝爲轉運使折可求爲都統制皆
各受御前處分進退自如因報公罷相遂援此爲言
以爲節制不專難以責成功必致誤事非使節制歸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三

一以謀萬全之策則太原之圍必無可解之理不然
願可罷去遂得請夫恪之意不過欲作相耳而妨功
害國其巧如此今恪已死尤之何益所可痛者小人
動爲身謀不恤國事一至于此故范祖禹謂用小人
者必至于國家俱亡而已豈不信哉前書所謂難智
以御人主者爲恪設也又承詢以天下安危存亡大
計如某迂疎再奮再贖進不足以謀國退不足以保
身何敢復議此哉試陳梗槩言之不作特公之知我
耳夫天下猶一身及其病也必有致病之源靖康之
初所以致寇者其病源于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

燕山之役靖康之末所以致寇者其病源于春初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也金賊以孤軍深入重地前阻堅城而後碩邀擊之威初未深知中國之虛實也而吾之援師日集當是時不難于議和其所邀求度可許者許之不可許者勿許則約成而和可久朝廷爲其挾制初不計此所求一切聽從故使賊得以窺中國之弱而約不能堅此失其所以和也當時力爭于榻前者正爲可以脫一時之急而貽將來之禍雖有智者莫能善後號射夫所謂期年秋必再至示之弱矣諸道之兵既集數倍于賊福寧會議正欲用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三

八

亞夫之策後歲邑絕糧道禁抄掠困其師以勝之而姚平仲先期妄發其議遂格夫劫寨小衄也而困以阻必勝之計邀擊良策也而抽回襲逐之兵故使賊安然稱戰而歸無所忌憚此失其所以戰也如奕基然豈能盡殺敵而我無所傷哉借使以吾兵之二而易敵兵之一猶爲中國之利深入者覆師則疆外者破膽矣失此機會故賊志日侈士氣日沮長驅馮陵至今爲梗先軫所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者也今國家變故既爾寧可追咎既往然不知其源則何以治病此二者安危存亡之源也或者見靖康之末失守

而以靖康之初堅守爲非亦可謂不知變矣夫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事勢豈可同日語哉賊初犯關時朝廷失于隄防故使之渡河而至城下其所以急欲去者初不爲久留計及再舉南牧則有必取之心此不同者一也賊初抵城下不數日間援師已集中外音問絡繹不絕及再至則虜抵城下而圍城之中始以蠟書起兵中外阻隔不通此不同者二也淵聖登極之初士氣人心貫勇百倍其後稍稍解體此不同者三也其他細故不可勝言故在靖康之初有備則當守靖康之末無備則當避豈可膠柱而鼓瑟耶今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三

九

以後而罪前是猶治病不別脉色不察証候以後藥之失而咎前藥之得豈理也哉夫宣和之間病成而未作靖康之初病作而未甚至靖康末則病甚矣故以靖康而視宣和以建炎而視靖康國勢人心與夫經營之難易何啻相十百哉然建炎之初猶有可爲之理者河北失真定懷衛潞四州河東失太原澤潞汾晉六七州皆靖康末有爲失之其餘皆爲朝廷守兵民之心戴宋堅甚而河北東路京東西陝西諸路未受患也當是時料理兩河以爲藩籬因其人而用之則中原可保車駕無幸不去中原則四方可安譬

猶初病中風者藥石之功猶可及而復爲全人也既舍此策以苟目前之安坐視數路之困而莫救河北河東悉皆陷沒京東西陝右類遭侵掠去春關中旣擾今則鄜延丹坊又破壞慶諸路數月以來未知復如何西北如此則中原豈復爲我有哉譬猶再中風者遇良醫猶不免有偏廢之患譬非其人未可知也西北之于天下非特形勢便利乃將帥士馬甲兵之所出興衰撥亂之具在焉失之則其具何自而得欲修大厦之傾而乏材料可乎賊善因兵于敵非特因粮而已去春破京東西者聞多兩河之人使復用京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三

十

東西陝右之人剪髮易服被甲執兵則遇者皆以爲賊望風奔潰何往不可雖東南未得高枕而臥也正猶大厦之傾日葺之則有復全之理不然風雨之所飄圯盡而後已可以數遷爲安耶今日之策急料理之可如東晉然東晉亦未可輕議之也輔相如王導人望如顧榮賀循紀瞻經營中原如祖逖劉琨方面如溫嶠陶侃鄒鑒張藩重兵控扼上流始能流石勒之徒保有江左如奕棋者一失腹心之勢則雖欲守一隅豈易得哉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術以進君子退小人爲本君子進則雖微必疆小人

進則雖盛必衰此姤復之象也理必至此心術不同而已今日之事必真有勾踐枕戈嘗膽之志必能行衛文布衣帛冠之政任人者體剛明誠一之德受任者革忌刻偷惰之風一切以公天下保國家爲心日引月長使國勢浸強庶乎可爲此安危存亡之所係也自經變故以來尤覺不可不有有時時不可而爲之猶逆風行舟用力多而無補使遇其時呼吸響應順風開帆一日千里可也願公深自蓄養方燕閑時究觀古今之變而察其機會異時復膺大任則宗社生靈之所賴必有在矣嘗蜀先主勸劉表固曹操在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三

十一

官渡而襲許昌表不從其後悔之先主曰天下之事機會之來豈有窮已若能應之于後則此未足爲恨今敵強我弱然安知異時無可乘之機耶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世俗論也某久已灰心今復遠屏海外與中原絕此志已矣因誨問所及故輒發其狂言死罪死罪

象州答吳元中書

區區已次象郡跂望龍城纔數舍不獲一見我勞如何在八桂視德音聞車駕南渡倉卒驚擾感憤彌日不能自已事勢遂爾奈何思需曠蕩獨不需濡而隄

實之辭彌重罪魁怨府萃
密方建炎初固嘗建議謂
而已上下協濟真以古之
勢可以復振不然未見其
而募兵買馬選任將帥經
以爲罪已施行者一切罷
有所措盡賊入吾境破城
其不來而來卽避之不知
在西北柔脆之地在東南
之地而不加料理今遂長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三
先事河北關中而後臨荆
所恃者長江之險耳有戰
指揮于江淮羽置者正以
之形成魏終不敢有意江
長而輕濟耶今事已爾非
師渡江又何以禦之夫游
將若何代宗避吐蕃于陝
也德宗避朱泚于梁洋以
也此殊不聞得大將爲誰
宗澤已不能容犯其餘乎

桂州答吳元中書

視三月六日內禪詔旨王室變故迷至于此痛憤何
言又傳御營將士勝概乃知遜位緣此之故所傳敵
國之意非也詔旨姑欲假此以爲辭耳彼爲趙氏之
故而欲以此爲講好息兵之謀其術不亦疎乎自古
不能自強而專以退避爲事威靈盡去則必有此變
曩議遜幸亦嘗陳此以爲留中原雖艱危然人心士
氣百倍可保無他虞幸東南則肘腋之變不可測實
不兼任其責蓋亦以理料之耳方建炎丁未主謀者
既不爲保中原之計卽須乘勢幸建康而料理淮南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三 十四

以衛藩籬措置戰艦水軍據江以爲險則東南猶可
保而無一旦倉卒之患猶得下策此卿瑯琊王所以聞
西晉之故卽日渡江也當時諸人但爲身謀不爲國
計謂渡江卽天下以棄中原之罪歸于已故操兩可
之說爲駭維揚之謀以南遷議歸咎他人揚聲北還
又不爲東南守禦之備日復一日惟幸敵人之不來
而來卽南渡以避之自以爲得策耳然不知大江阻
其後非倉卒所能濟則必有擾攘狼狽之勢禍變不
測向之謀自以爲巧者乃所以爲疎也大抵爲身計
審則所以謀國者必疎爲國計審則所以謀身者必

疎二者不可得而兼故能忘身及家以爲國者固安
而身與家同其休寤寤然惟以謀身爲事則家國必
至于俱亡而後已此君子小人之所以異而有國者
必以用小人爲戒也別紙所論何慮之深方今戴宋
之志無窮而不以進退二其心者獨吾二人耳借使
如前書所謂死得其所矣尙何言哉自古必有不二
心之臣先社稷者亦常理也況又不必爾耶宜和聞
王蔡童梁所以謀身者至矣然卒不免靖康間唐聶
之徒所以謀身者亦至矣然又不免至汪黃則又巧
過于數子然又有今日之事吾二人者其拙不若人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三 十五

以其拙故反得親聽食息以至于今此豈可以人力
至耶如僕之危又非公比姑置靖康不論前日用事
者以事勢相激之故必欲置之死所揆造百端處心
積慮念念不忘未及措手而彼已先自罹禍以是知
天之能勝人而力不足以勝命也君易俟命使內省
不疚俯仰無愧足矣如是而不能免亦命也舍虛幻
身求真實法爲宋純臣而死不猶愈于彼之死乎以
此胸次坦然無復憂懼此說雖似不情然理實如此
不知公以爲何如區區自過象郡頗覺爲嵐氣所中
飲食多嘔姑少留懷澤將理公僮尙居龍城健步往

還不十數日可通音問或有所聞願見告也初及抵
數日間千萬節抑爲天下重不宣

懷澤與吳元中書

承諭晉宋參辰之說理實然也曩嘗相與論于省中
臨行亦以此奏淵聖且謂太原之圍已幾年賊之巢
穴已固不能保其必解安知未行彼不以坐困而已
破乎迫于威命既行願任今冬捍禦之責使太原遂
破亦當固所以復之者故多請器甲以行意欲鼓動
兩路之民而用之既得罷而志不遂所論持燕山者
是也當時亦有此意但倉卒戒行危疑百端種種不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三 十六

集迫料理稍就緒廷議已變故不及此當時師中若
能休兵平定百里之內牛酒日至犒師與姚古約定
而後進兵宜有可解惜其輕進而吝賞士不用命而
墮賊計也若謂按兵中山先聲後實如李左車之說
則不然漢兵破趙二十萬衆故燕齊靡然從風威足
以譬之也幹離不之師細載而歸初無邀擊之威則
粘罕何憚望風而解太原乎大抵靖康之事正犯師
或與尸之戒而廷議不一此所以卒無成功也高祖
非獨以軟弱爲大度又以大膽爲英材曉事爲明智
與廢撥亂之主對敵敵取羣雄大要在於此然此乃天

之所賦非積學所能致存亡興廢之所係非偶然也
建炎初嘗取漢高光武帝唐太宗事跡散在諸傳者刪
去繁細撮其大節爲一書目之曰漢唐三帝紀要錄
爲之序而上之以廣睿聖之意而誥之者以爲
且指太公建成之事爲言其諧謔之術每下又非靖
康間此知書與不知書故不同也余指之事乃敵國
兵家之常當時會議以爲雖洩亦無害者正欲聞之
使燕人德我而金人疑燕如高祖使陳平間楚苟嘗
畏其知耶果畏其知必不以文墨付其使而取必于
其事之成也其後王雲雖口傳道其語而卒不公然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三 十七

以爲言者其意可見但中國所以應之者謬耳其後
軍前以囑書結燕人者甚多詹太和主其事亦頗得
要約議既變遂不諧爾何獨此哉賊之欲得志于中
國者豈以此故但彼強我弱彼智我愚彼協我不協
故我之施于彼者不行彼之施于我者必中如以曹
馬之事問吾二人者遂以爲信然而余堵之事彼不
爲動此乃勝負之所以不同也士大夫不知古今不
識事理往往指此爲鑒端豈不可笑建炎初知和議
之誤因故批出行遣初無公姓名而江夏增之此得
之于譚子誣得之世則其詳他日可論其後既至行

在屢于春聖前開陳方欲俟措置事稍就緒入章啓
明罷去遂不果疑以爲僞楚之意非也然今日得與
和議之列豈非福人耶往事皆不足復道但常思今
日之策當何以處之吾輩雖不復任責然所以爲國
家慮者不能自已也以愚意料之所謂輕騎潛行欲
襲我亦未必然但既不爲僞又無斥候則探報不明
而人心易搖又屯聚左右者王兵甚少皆招安盜賊
如闖理丁進之徒皆利于渡而則得以復肆剽掠故
金人游騎及境則張皇以告急朝廷無備不能自固
而倉卒渡江則淮南州縣盡爲盜賊所破所謂典楚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三

十八

通泰碎于賊手者乃盜賊非金人也藉使金人蔑視
中國輕兵深入知其所以應之彼亦未爲得策今日
之事當盛兵以扼江險而又以扼其歸路則賊亦
豈敢安居淮甸間但不知京東西兩路今復如何耳
兩年坐視城邑之破如越人視秦人之瘡恬不加惜
遂至于此罪當以是爲先而言者若其不早渡江抑
末矣然事勢至此其初在于不恤諸路其終在于倉
卒渡江倉猝狼狽則威靈盡去故江北盜賊得以殘
破州縣江南禁衛得以脅制朝廷此舉動所以不可
不審也正如低拱對手高拱未必有殺之之意低拱

是惡多自着彼今日變故皆驚擾之所致符堅以百
萬之師南寇謝安出遊別墅終日處事將帥皆當其
任必不如此僞楚之事初以其背自歸止于違屏欲
法光武待盆子以不死之意其後綠鞠承華夫人語
言事而陳氏之事遂露膚聖以其據正寢通官頗故
震怒而卒有後命事在罷相後數月然不如此今日
之事未可知也前疏所謂秋高馬肥虜復入寇扶金
人之勢不得而制之者謂此欲奪用之者其懷慮甚
明建炎初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姦以散官安置既
而吳玠論汪送部其後類川極論二人以謂必誤中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三

十九

與遂寘極法次年春邵成章因張遇事有言繳申二
人亦竄逐布衣魏祐連上五書聞亦不得其死其秋
馬伸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當不知今存亡也類
川之書明白激切初無指斥之語但論此二人中其
要害故下毒手以絕來者祐之書尤知當世大略此
數書皆傳異日必見之伸之章所論皆細故以謂如
二人者大略非所責然當今任天下之事者正當貫
其大略而細故可簡伸之言非是如其人亦不易得
而欲必置于死地近世所未有也

卷之三

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四

宋 邵武李 綱任紀著

明 皖城左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變章甫訂

宗商李嗣玄較正

書

再與吳元中書

吳元中名敏許墓老名肅靖康間與公同當帥後與公同章

所論建炎非靖康比當直能知而治兵此至言也石

勒遣使東晉元帝焚其幣而卻其使立意如是然後

可以立國今乃不其然天又非勒之比彼方以討僭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四

伐叛爲辭而此欲以講和息民爲說後追悔不專用

邦昌以解紛雖戲劇不如此所論當爲取節是也然

今亦豈可復望爲全人能保東南如東晉已是妙手

脈絡不通藥石之功不能至必有偏廢不舉之虞能

遏橫流使不至大潰以今證候觀之亦豈易邪公意

欲徑趨關中上策也初議正欲如此而議者以蒲解

爲賊所得相去密邇動聽於深憚往屢論不可始爲

襄鄆之謀前疏所謂繼未能行上策以趨關中猶當

用中策以趨襄鄆是也其意謂襄鄆由武關可以通

關陝亦可爲之漸當時中策不能行況其上邪其後

見關中南陽爲賊所破則又指以爲非策殊不知有

備而能自強與敵對壘可也無備而不能自強雖遠

徙將安之古人所謂我之所至敵亦至焉是已所論

聲多而實少意多而謀少此言深中時病然靖康中

所起防秋兵而後罷去大半安能充數在河陽嘗三

具疏爭之言切而甚詳必曾見也其後國論既異則

雖多亦奚以爲建炎初有可以得兵之理者兩河之

民無所歸者衆而京東西強壯散徙者亦多十數萬

不難集故當時建議欲取財東南募兵西北既有緒

而罷去言者指以爲罪遂悉停之今數路之民反爲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四

賊用前日之犯淮甸者皆吾民也已有兵不能用而

以資賊今豈可復得邪東南歲漕穀粟財帛者正以

養兵當時亦不患無養之之具今則兵財皆可患矣

又嘗欲以官田如戶絕天荒逃田之類如弓箭手法

養兵于民事已具而不果行然民兵非數年不可用

亦止可施于本土而募兵訓練可以遠戍必兼用之

兵非募卽民今人見募兵卽曰兵驕不可用見措置

兵卽曰民不可使爲兵不知何自而可得也五季之

際兵何嘗不驕周世宗及藝祖用之遂爲精兵大抵

數年來軍政益壞者議論不一而任人不專所以主

之者非其人故也人材固難得然古之建功者未嘗
借材于異世舍短取長亦有可用但習熟見聞稍超
拔之則議論紛紛此最可思建炎初召關漢將佐數
人皆有可觀有李庠者老于邊爲童貫所黜謀畧魁
偉非諸將比因薦之爲副留守遂爲淵所毒而死殊
可惜淵之忌與潛善同三月初淵亦死今將佐在
難得也州縣慣習朝廷議論不一之故奉行滅裂雖
美意亦爲文具此風豈易革但朝廷主作得定是非
賞罰明白當不憂今國論云何而貴州縣難矣夫兵
驕民困奸雄攘殺夷狄憑陵猶未足憂而所憂者在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四

三

于小人蓋其謀身之計得君之術排陷之謀皆難與
爭鋒如建炎初其未至則設容以待之其既至則掣
肘以阻之其既去則多端以歸罪之此豈可與力爭
邪因知古人以消長爲天行者惟此係于天非人力
所能勝也今雖已爾而羣陰固結者自若觀以捭疏
多引會其用意之巧如此事殆未艾猶之病者微有
陽氣猶不能死全陰則已矣此所以可憂也嘗思封
建雖有末疆本弱之弊然各能立國而夷狄盜賊之
患不若後世之甚郡縣施于承平之時則善矣巨盜
起夷狄橫則往往不能制之三代秦漢以來可觀也

惟唐方鎮之制處乎封建郡縣之間蓋方鎮者節度
一道之兵自唐初有之當時內有府衛外有方鎮表
裏相制最爲得策至開元末府兵內割邊兵外作于
是始有安史之變卒賴方鎮平之其後裂河北以與
三叛將德宗懲本天之難行姑息之政方鎮始強唐
末有巢寇之亂方鎮益盛而全忠遂以亡唐夫唐之
變藉于方鎮之力矣所以強盛至于不可制者措置
失當之過也國初以唐爲鑒削方鎮之權以絕尾大
不掉之患是矣然至於今日承平之久郡縣單弱不
能衛王室如手足之不足以捍頭目故夷狄驍馳盜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四

四

賊蜂起莫有能抗之者則守常不變之過也爲今之
計惟復方鎮之制稍因革之可以漸振然節度觀察
防團之類今爲階官不可復改故建炎初置帥府要
郡以安撫使鈐轄都監代之庶幾不駭人耳目而寓
方鎮之意當時卽欲分隸州縣減上供財穀使治兵
而假之權議不同者以爲未可分隸而財穀當俟其
具數來上然後降旨故少緩之旣而罷去遂已至今
帥要之踵猶在蓋有名而無實也或謂此制行則藩
方將有難制者亦過計矣猶之治病當以小者易其
大者故病洞減則有虛脫之理必以熱藥補之已而

成痢而痢可爲也病熱者當以寒藥下之必羸固則徐以溫藥調理然後可以復安漢高祖關東以封韓信黥彭非不知此三人者得廣地則難制然當時憂在亡楚故不得不然楚亡而三人亦擒矣今夷狄盜賊之變如此而欲以郡縣常法待之無異按參朮而欲去癰瘕起羸瘵法方變而已憂其弊豈不過哉然要在得人如太原之得馬燧澤潞之得李抱真不數年間遂能以弱爲強嘗論甚詳偶已束裝未果錄俟續馳去公試思之以爲何如此事不厭講之熱也

雷陽與吳元中書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四

五

蒙誨論華嚴宗旨所以與易同別者久遊虛空而聞昆弟親戚之警欬慰可量也然前書竊謂易象正數華嚴以種種表法含容無盡世間出世間等無差別與來誨有未合者試畢其說華嚴以一塵合法界易含容無盡此固二書妙處約而自合者至易之立象以盡意華嚴之託事以表法則所謂一塵合法界而含容無量者乃有乎其中二書立象表法以示人正謂此事恐不當析而爲二也華嚴法界不可窮而易斷自乾坤以下本無二理世間出世間亦無二道何以言之易之卦以八周其立象皆八華嚴之方以

十圓其表法皆十乾以三奇而盡天下之剛健坤以三偶而盡天下之柔順六子亦然故天地萬物之情無不攝總於八卦者重而錯之而其象遂至於無窮此卽華嚴法界之互相攝入也夫以不可窮之法界而視乾坤以百千三昧法門而視易簡其不相侔可勝計哉然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法界之成壞一洞之起滅是也乾坤之闔闢一氣之盈虛是也實利現於毫端一法周於沙界遠則不禦不亦大手頭靜而正不亦小乎此乃所謂一塵合法界而含容無盡者也豈有大小多寡之異邪易以卦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四

六

爲時其在華嚴則世界也易以卦爲才其在華嚴則法門也華嚴法界自香水海建立如倒浮屠通相圖繞其說至於不可說然不離於十方華嚴法門自十波羅密建立爲十信十住十迴向十地有百千無量三昧法門然不離於十位易自乾坤立而爲八卦自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其時其才差別不同而本之者八而已占筮之法自一卦復變而爲六十四步曆之術自爻策推之其數相乘有不可勝言者此易之書所以配華嚴之無窮也嘗觀十慶九會雖升諸天宮說法而不離普光明殿雖普現羣生前而常蒙普

假令每位必有十方法界諸佛菩薩同一名號來集
作禮同一威儀慰諭稱讚同一言說乃至所事之佛
所從來國無不同者此何理邪譬猶鏡鏡相照光明
交處其中妙影重重相入無有窮盡是故百億天地
卽乾坤也百億日月卽坎離也百億山海卽良兇也
陰極陽生君子道長佛出世也陽極陰生君子道消
佛滅度也剛柔相推以生變化世界生滅相依也六
爻周流循環無端萬物輪迴互高下也由是言之華
嚴法界與易之乾坤諸卦豈有二理哉嘗觀善財之
入法界徧參五十三善知識童男童女外道仙人賢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四 七

謂慈也議獄緩哀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所謂悲也飲
食宴樂朋友講習所謂喜也獨立不懼邈世無間所
謂捨也成卦之象皆出於乾坤君子觀象皆得於易
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觀之華嚴法門與易
之易簡諸法所謂世間出世間也豈有二理哉繫辭
論八卦必妙之以神八卦者菩薩也如所謂文殊小
男普賢長子之類是也神者佛也如所謂毗盧遮那
之類是也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
之謂神猶佛之有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
之類言之異也八卦用事而易無作諸菩薩說法而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四 八

卜師無不求也妙高之峯海岸曠野城邑聚落無
不至也文殊導其前普賢示其後彈指而樓閣開攝
心而佛境現其表法之意微矣然所以爲菩薩道行
菩薩行者則不出諸波羅密等法而已六十四卦善
知識也君子觀象善財徧參也卦之象無所不取而
君子觀之無所不法自強不息積小而大非精進乎
自昭明德作事謀始非智慧乎反身修德儉德辟難
非忍辱乎稱物平施施祿及下非布施乎懲忿窒欲
慎言語節飲食非持戒乎立不易方言有物行有恒
非神定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茂對時育萬物所

佛無言散佛之體則文殊得其理普賢得其行觀音
得其悲勢至得其智合之則佛也散易之體則乾得
其健坤得其順六子得其動止陷麗說入合則易也
神無方也易無體也佛身充滿於法界無不在無不
爲也無芥子許孔中無虛空無一塵中無佛身翔飛
蠕動皆神之所妙草木縹結皆易之所存反而觀之
則大千法界與夫地天萬物皆在吾方寸之間故孟
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楞嚴曰
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卽菩提妙明元心心精徧圓
含裹十方及觀父母所生之身猶彼十方虛空之宇

吹一微塵若存若亡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
此心地法門也爲易之說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以此洗心返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爲華嚴之說則
曰當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
妙功德心靜而明廓而大虛而通寂而靈建立萬法
爲之工宰而常患物蔽之則明者暗大者小通者礙
靈者頑所謂操存而舍亡也故易立象以含容無盡
華嚴表法以一塵合法界皆以其本來所有者示之
非能與其所無而增其所虧也體此道者莫若誠至
誠則不息不息則悠久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故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四

九

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
可以與天地參此致其誠而天地萬物得於一心者
也昔之發無上道者自十信始故曰信爲道元功德
母長養一切諸善根斷諸疑網出愛流開示涅槃無
上道由此充之爲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成等正覺
猶育孩稚以爲成人養根萌以爲成材其骨節枝幹
初以具足充大之而已其悲願之深勇猛精進爲羣
生入諸惡趣受種種苦心不退轉而況死生禍福毀
譽足驚怖動搖之乎故能出入三界遊戲十方於夢

幻中而作佛事此致其誠而華嚴之法界得於一心
者也二者皆不出於心法故吾儕之所當自事者心
而已于此則廓然更有何事夫法華之喻非不表法
也然不若華嚴全體表法之圓詩之比興非不立象
也然不若易之全體立象之周故竊謂二書聖人與
之立教於中國佛以之立教于西方其揆一也然易
之教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華嚴之教頓直以白牛
之車接上根者故易之教潔靜精微由域中以趨方
外華嚴之教廣博妙嚴由方外以該域中此其不同
者而其歸一也兩被來教者有不復措意儒術之語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四

十

初固疑之今乃知以世間出世間法判而爲兩之故
夫盡之所想卽夜之所夢生之所履卽死之所爲春
之所種卽秋之所穫所以處世間者所以出世間者
儒釋之術一也夫何疑哉神通妙用在運水搬柴中
坐脫立亡在著衣吃飯中無上妙道在平常心中願
談思之常愛合論辯博條暢無所拘礙然繩以法度
得不謂之鑿哉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禹
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行其所無事則無惡
於智矣夫所惡於鑿者謂逆理也順水之理而鑿之
使通何不可之有禹導河而鑿龍門決汝漢排淮泗

其所鑿多矣今瀕江諸山陡聚其半石壁巉然皆爲
鑿之餘唯順水使就下而趨於海故能錫元圭而告
成功使如近時鑿三山以制河於兩腋之中則真所
謂鑿也若合論者其言順理乃所謂無惡於智者宰
子之對社木孔子所以深責之者非特以強爲之說
而已正爲使民戰栗失周家忠厚之意二者皆因來
論故及之不知然否承錄示襄陵易傳重煩願言感
愧兼深近得崧老六月間書第錄寄乾坤兩象及諸
卦大象今遂得全書觀之慰幸何已頃見其所著春
秋集傳辭意簡古如啜橄欖久方有味意謂義書亦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四 十一

不善法皆爲善法此睽之所以同而異明夷之所以
晦而明也雲雷爲屯之象君子以經綸規模所以濟
屯而已若以經象雲綸象雷則不可山上有雷爲小
過之象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三者
皆過於所當過者而已若求諸雷山之象則不可此
此之類皆求之大象太深者也象以言一卦之才爻
以言六位之情有是象則繫之以是辭擬之而後言
非苟然也象之象有取正體者姤之大壯晉之錫馬
蕃庶之類是也有取互體者蒙比之筮大畜之不家
食之類是也有兼取正互體者屯豫之利建侯渙萃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四 十二

然今乃文采環麗旨趣明達引類釋義其言放肆該
洽如河漢之無極殊出意表乃知思精而才高卷舒
雕璞無不可者正當於古人中求耳雖未暇深考然
領畧其大意卓然高識發明聖人之旨者博矣異時
照耀決不磨滅誠如所論然猶有間然者惜其求於
大象者太深而求於象爻之象者未備也大象以明
一卦之體有實然者天行健之類是也有假說者天
在山中大畜地中有山謙之類是也君子法之有取
其義者有因其事者有隨其時者有反其象而法之
者不可以一槩論及其象者正猶華嚴淨行會一切

師弟子與尸是也有兼二爻者若姤之九五以杞包
瓜是也有相應者若睽之厥宗噬膚遇主於巷之類
是也有相比者若豐之遇其配主遇其夷主是也有
取正體者鴻漸於木射雉一矢亡是也有取互體者
若晉如鼫鼠用史巫紛若是也有兼取者若鳥焚其
巢繫於苞桑是也有取卦體者若順損益之通大壯
之羊剝之床是也有取卦變者若無妄之不耕獲不
爾雷異之先庚後庚豐之見斗見沬是也有取爻之
剛柔者若豫有艮體爲介於石而田之剛爻亦爲石
節有艮體爲不出門庭而同人之柔爻亦爲門是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四

十三

有剛柔之爻兼取者若革之九五順之六四皆爲虎
遯之六二革之初九皆爲牛是也時物不同唯變所
適雖取之非一端其實爻辭或事或物莫不有象也
頃嘗疑觀蠱而不薦當作沃蠱之蠱謂其致潔誠以
先之也及考之象乃知爲裸體之裸蓋卦體有裸體
之象其二體坤巽巽入也坤地也裸體入地以求神
於陰所謂臭陰達於淵泉者也裸體其字通用見
於小學是以知欲定象辭不可不求於象也又嘗疑
姤九五以杞包瓜杞之象在四謂初剛柔正應及考
諸象乃知象在九二蓋二居巽體巽爲木木之堅忍

而體平者杞也柔生於下如將蔓之瓜以杞包之使
得所附而不高則柔道牽而不長以之者五也故爲
以杞包瓜方姤之時其權在二其患在初故羸豕也
魚也瓜也皆初之象也而金柅也杞也杞也皆二之
象也使二能制初則剛柔相遇常爲姤而已不能制
之柔道浸長而變二之剛四陽皆爲之遯然則杞之
權安得在九四哉故二爲包有魚四爲包無魚爲是
故也是以知定爻辭不可不求於象也今考姤老之
說亦以蠱爲致潔以杞在九四則誤矣凡此之類皆
求之象爻之象未備者也然區區妄見有與說易者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四

十四

不同而獨與姤老合者如漸上九鴻漸於陸之類是
也有大同小異者如中孚之豚魚吉之類是也鴻之
爲物以知進退爲義進至於陸極矣故復漸於陸者
以退爲進所謂進退可度也故其羽可用爲儀吉在
象則下艮爲陸上巽爲進退是也而說者惟求進義
至欲改陸以爲塗不亦過乎姤老雖不取象而亦以
爲退之漸者以義得之也中孚成卦二陰偶於中四
陽周於外蓋有胎卵孚保之象胎生之多者莫如豚
卵生之多者莫如魚故其象爲豚魚吉者聖人仁心
感物及於胎卵其政則所謂不廢胎卵不殺胎取鳥獸

魚豎必避其孕乳之時是也松老之說謂中孚有伏
卵之象得之矣而謂三之象爲豚四之象爲魚則非
也方欲參訂以松老之是者正此之非而以考於象
偶有得者亦以告之庶幾有以互相發明也夫易者
象也象也者像也猶之像設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使觀象者有所考焉審象而得之如高宗以夢而得
傳說循名而失之如燕人市璞而得鼠由規矩以
爲方圓然後可以議方圓於規矩之外也卽陰陽度
數以求道然後可以見道於陰陽度數之表也相馬
者按法式以求之則儀氏韜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髭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四

十五

關一不可及其至也則牝而牡黃而驥足以得天下
之馬未能察馬之法式而曰我能得馬者妄也魚兔
得筌蹄捐淳耐流糟粕素此爲得象者言而非求象
者之事也所著釋象諸篇方欲卽此以求象詎敢自
謂得哉然用心則苦矣平時觀書常患涉獵多以意
讀而弗深考偶有所得隨亦忘矣唯筆削之則說而
不通必思思而不得必考沈思博考心醉神開然後
得之此訓釋前言所以不爲無補於學也雖然豈敢
謂足以垂世哉聊以自娛永日而已易者憂患之書
學於憂患之中乃能有得正猶詩之窮然後工也雖

不欲示人至於朋友同志亦所不秘今擬釋象中數
十條如前所言者錄致左右乘暇試一觀之或有可
取不至如宰予之對社願以一字定褒貶焉其乖於
理者亦望一一疏示承磨之益正望於左右也然竊
願勿以它示蓋其間亦有未安隨得隨改者未欲粘
出惟并此能因便風錄以寄松老幸甚時方艱難吾
三人者皆羈旅數千里外而書紙往反所論如此書
生習氣真可笑也互體卦變見於春秋傳所載占筮
之言其來久矣時來者剛柔相推相文之法俯仰者
卦之覆變九師之流各祖述之以自名家皆古法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四

十六

漢魏間談易如京房翼奉陸績虞翻之徒則一舉以
象而不及義故其取象迂濶而煩多悖於義因以失
象者多矣自輔嗣而降則一舉以義而不及象故其
訓義不得辭之所指因失立象之意亦不爲少二者
胥失也孔子贊易蓋兼備焉象少義多者欲學者精
以思索惟於十三卦制器尚象大振發之者舉一隅
之意也平時常疑今之筮者惟用爻辭而象辭幾於
虛談又諸爻皆變莫之適從因考古之占法乃知爻
有變則從爻辭如陳侯之筮敬仲遇觀之比曰是謂
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爻無變則從象辭如孔成子

之龍衛元遇屯以示史朝元亨利建侯是也二爻以
上變則從所變之象辭如穆姜之筮遇艮之墮元亨
利貞無咎是也如此之類非考則弗獲此思學之所
以必兼也亦恐欲知故因番問時來俯仰著於此信
筆作書不覺辭費然公方北歸我正南渡自此書問
勢難數通而况欲覓聲光邪會晤之期益以遠矣
故因論易華嚴之合輒以所妄見者以告庶幾坐進
此道則雖湖海阻邈未嘗不若談笑於一堂之上其
或未然切望鑄論敢不欽承餘唯爲天下自重不宜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五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葵章甫訂

宗尚李嗣玄較正

書

與向伯恭龍圖書 伯恭名子謹

區區南渡次瑣山忽奉德音瞻還大恩難報第深感
涕假道廣東以歸訪家於江浙未知川途通塞何如
世故至此痛憤何言聞諸道路長沙倉卒之變微妙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一

手彈壓卽湖湘間當大擾矣辱番論又得其詳良以
歎服靖康初巨寇臨城而姦民乘間作過擇情重者
治十餘輩以故諭月帖然迨有二月五日之變始紛
紛劫掠親持所得內侍家弓刀之屬詣行營者一日
之間至千餘人推倡率者得二十餘輩集首囑令餘
皆叱遣人遂以爲好殺不知京城持仗爲盜法皆當
死矧此時邪以法言之乃其所貸者千餘人借其首
以行吾令者聊復爾耳此意罕有能識者今足下乃
能如此豈不真可歎服哉嗟乎誅一以懲萬則謂之
好殺治兵以自彊則謂之主戰持此議以禦今日之

信既著之後卻須拊以恩意使思威並行何往不濟
更有一事凡經變故小民必乘時以掠富家不但卒
伍而已誅之則不可勝誅不治則啓僥倖樂禍之心
其患在後當於事定威行之後置一官司出文榜立
限期俾得闢遺之物一錢以上並自陳納過期因事
彰露爲人告發並置之法旬日之間當已出積矣必
爲二籍有記籍者歸其主無者以助軍費公私兩辦
而小民有所懲此庶人以棘園收華清村石街也足
下既辦上段此下段不敢不以告項治金陵叛卒嘗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二

與周元中書

已酉之秋嘗得李道夫書言足下欲相從於鯨海之
上意謂聊復爾耳今奉來教連幅陳義粲然乃知果
前約往返數千里冒犯瘴癘開關險阻亦已勤矣
雖道途相失荷意之厚何以當之嗟夫僕遠謫雖平
生親舊有不復相聞者而足下眷眷於我如此當於
古人中求然不免爲今人所笑奈何兼審行李已達
溫陵即日體氣勝常爲慰僕前年春間有萬安之徒

未受命卽行夏秋之交次雷陽適海南黎寇猖獗未
敢南渡其冬官軍破賊乃乘桴次瓊莞西日而德音
至蒙恩許自便留十日復渡海而北往來皆便風無
驚濤之恐歲盡抵容南傳報虜騎深入江湖間大擾
道塞不可行宿留至春暮得寇退報且知家寓鄱陽
屬邑幸無虞乃由藤梧康端廣惠循梅以趨臨汀意
欲身留建劍間遣一弟挈家來會適有王玳潰軍之
變不果因自盱江訪家於山谷中幸骨肉長少無恙
留兩月與姻戚會聚始得扶老攜幼歸寓昭武之泰
寧蓋鄉邑也地僻民淳方且安之偶僥境盜起連破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三

數縣環視皆戰區勢不可虞則又冒險遷徙得達長
樂纔數日耳奔走五年間緣絡萬里餘幸且頑健又
蒙上恩悉還舊秩近復竊祿宮祠僥倖多矣以足下
眷眷於我故詳布之自溫陵至此六驛願卽命駕見
過徐議所適可也在海上了得揚傳內外篇頗究聖
人立象立意之旨異足下來一觀有以訂正之

與秦泰政書

方今天步艱難國勢削弱外有強敵之憑陵內有猾
賊之紛擾兵驕財匱士氣益衰願公勿滯一隅目前
之安而觀天下之形勢豈不深可寒心哉惟公密侍

帷帳竊願以一言爲獻者杜子美所謂公若登台榭
隨危莫愛身而已天下之禍多出於大臣顧寵祿而
保身故李林甫薦蕃將帥邊利其無入相之資而啓
安史之亂王勣起燕山之役爲固寵之謀而致金人
之變事若出於一轍者保身之智周也保身之智周
則謀國之術疏許國之誠篤則謀身之計拙二者不
可以兼然自營之私雖若甚巧而身卒不能保者多
矣以公滅私外其身而身安者老子所謂非以其無
私邪故能成其私者是也公生明偏生暗以公用心
則一切法成以私用心則一切法壞以公眷注之隆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四

早晚當正鈞軸攝念如此天下幸甚區區比年以來
遭歷憂患傷罹謗讒皆人之所駭聞者自非荷上恩
覆察其無他終賜保全則雖欲視聽食息於今日豈
可得哉自適瘴癘之鄉血氣日衰志慮凋耗疾病相
仍今一臂重痺幾不能舉恐終爲明時廢人矣跼伏
山林保養餘齡志願止此豈敢復論天下事然在畎
畝而不忘君非特激於忠義利害休戚實與同之朝
廷安則天下安天下安則此家此身始有容處以此
又未能悠然於心今日之事念之熱矣眷照之素輒
敢及之

與呂相公書 呂名願

伏承誨諭能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此言盡當今
日之要務矣建炎初亦嘗以此意具奏以爲盜賊皆
吾之赤子訓護失所故至於此招撫以爲我用其利
甚博光武之用銅馬曹操之用黃巾皆得其力然成
令不伸而徒以區區姑息之恩結之非徒不得爲用
而患難之興未艾也是時李昱鳴張於山東壯用竊
發於淮右叛兵潰卒蟻結於黎陽魚臺皆去行在無
二百里命將四出不旬月間斬賊平殄殆盡其餘巨
寇以次招降使之渡河故一時盜賊稍寧諺者以上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五

意明斷而不疑也今江湖間巨寇以十數多者衆至
十餘萬踰據州縣如來教之所諭非以宿將重兵臨
之豈易控制哉州縣不得施其政士民不得安其業
內不寧而欲求外患之彈難矣願公爲上建明條陳
盜賊之當計者命張韓之流總兵捕逐以次削平其
就降者必羈縻原首分徵徒黨擇精銳者別命將以
統之使爲我用乃可自江以南盜賊既平財貨可通
生民有蘇息之期中興之業乃可振起也因誨諭故
敢僭易及此皇恐皇恐

又

伏承謫論祖宗設將佐舊制與近年開端而難繼者非誠心體國何以及此不勝仰服自兵興以來如此之弊不可勝數今少保相公當國洞見弊源正當權之以術銷之以漸使得復其舊天下幸甚驟而革之則物情駭矣願深留意於此然區區之愚竊願有獻者振起中興之功當以明功罪別邪正內君子外小人爲先根本既固則枝葉自茂元氣既正則疾病自痊此在公度內而轉取以告特照有素且當世之務莫急於此也僭易皇恐

又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六

竊觀自昔有爲之相遭時遇主共濟艱難者必先爲之規模譬猶大匠之作室門廡堂與皆已素定於胸大鳩工掄材積日累功而後大厦成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功以志崇者其規模也業以勤廣則又積累之漸焉所志者小而貴以大功固不可得規模既定而欲求效於旬月之間者亦未見其可也建炎之初規模在兩河兩河者中原之屏蔽也既失之矣今日之策規模在於淮何荆湖淮何荆湖者江左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江左者以藩籬在淮而荆湖上流皆有強藩巨鎮以爲控扼李唐所以能都建

康者以有淮南其後淮南歸於周則有豫章之從勢使然也爲今之計保有江左恢復中原莫若以料理淮南與荆湖上流爲先命大將總重兵據形勢務屯田招集流亡且耕且戰外捍強敵內靖羣盜積穀通貨養士訓兵一二年間藩籬之勢既定俟力有餘然後可以議進取此今日之時務也時變不同而欲以昔之策施於今是膠柱而鼓瑟必不可矣周王朴爲世宗畫策必取淮南者先易而後難也今日欲復區字必料理淮南荆湖者是先近而後遠也願公無以人廢言爲宗社計加慮於此天下幸甚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七

又

閩中自去冬以來盜賊紛擾上四州率皆殘破駭駭及下四州矣其原起於范氏蓋有爲之謀主者包藏禍心有所窺伺待時而發近者狂悖之語形於移文擅起民兵焚掠諸邑跡狀顯著而官司無敢誰何者自招安以來舊首依舊握兵徒黨未嘗放散竭一腔膏血以養之所費以八十餘萬未有菑極藉寇兵盜根不知此何理也福建爲浙東屏蔽通道二廣望廷今日豈可不留意於此程殿撰書必詳具覆此不復觀結幸冀照察

又

近得廣東林帥報曹成賊馬既破賀州遂犯封連亦聞有就招撫之意雖賊情狡獪不可信仗然而撫之使果能改過自新夫復何求倘或疑貳侯廣東有備因而圖之亦未爲晚昨日奉密院劄子令孟韓二帥分撥軍應援岳飛會合廣西許中兵夾擊期於殲盡擊之是也第恐廣東未有備賊逼重兵必乘虛以犯番禺林帥既以提兵防扼爲名不復城守深慮失番陽則其餘州郡望風奔潰爲害有不可勝言者今日之策非得韓侯親提兵臨之未見所以挫遏賊鋒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五

又

相公都督中外委任之重眷倚隆矣然議者猶謂王導謝安昔居此職初不去朝蓋艱難之時幹旋機柄進退人材規模遠畧以圖恢復皆當處中以制外擇任將帥如腹心之使股肱乃爲得計區區前書所以言相公不可一日去上左右者正爲此也其詳更詳李參議道卿意幸望鈞察

又

朝廷初意欲以廣南財賦經理荆湖所以使某由廣南之任者欲令與孟參相避而已今則不然削巨寇反在二廣某之此行又令保護廣東與元隆指揮殊爲不同非得重兵其何以濟正猶疾病証候既變則所以治療之者亦不可執伏望相公特爲以此意敷奏如蒙朝廷應副使可以圖尺寸之效雖觸怪暑冒煙瘴以赴一方之急所不敢辭也

又

某總師已次建昌南豐本欲取便道過贛上爲廣東之行忽被受金字牌降到指揮以曹成已就招撫令徑往長沙之任及催促孟韓二帥措置事宜交割與某訖發赴行在韓侯一行軍馬就建康駐劄岳飛亦有屯駐九江指揮事體與日前措置頗然不同莫知所謂豈江北之有警故耶孟韓久駐廬陵以時暑之故未曾措置盜賊獨曹成一項爲岳飛所破餘黨有就宣司招撫之意未知今復如何其劉忠李宏楊華雷進楊么鍾相殘黨皆負固自若馬友之徒亦未曾放散今名將重兵一旦盡去以一二十餘萬盜賊交割與本司使以所得數千烏合之衆當之其敗事必

矣韓具奏及申使司乞存留岳飛於潭州駐泊聽其節制使率馬友以討劉忠決須成功自餘羣盜皆可受重責亦具申稟敢望鈞慈留念幸甚幸甚

又

不審此報比後如何士夫見召韓侯之運物情頗擾然安知其非以虛聲援我正當定以應之耳錢塘周非乘輿久駐之所然自今而論未有能勝之者雖江左形勝之地在建康然非料理淮南藩籬已固則建康未可都其次莫如長沙有重湖之險有沃野之饒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十

襟帶江淮控引川廣接連襄漢異時恢復中原必自此始然累年爲盜賊占據州縣殘破民力凋弊非假以歲月拊循整葺未易就緒目前便於漕運以養重兵拾錢塘何適福建川廣皆爲無策非計之得也駐蹕之地最第一義必定於無事之時有警急然後圖之則無及矣某竊不自揆嘗草具其說欲獻於上以裨廟堂之末議又恐僭易未敢妄發如蒙鈞慈許其申陳續當編次繕寫以進皇恐皇恐

又

伏蒙朝廷存留岳飛一軍於本路屯駐且令聽其節

制仰荷鈞念豈勝銘佩本路盜賊馬友李宏雖已擒捕而其徒黨猶存曹成劉忠雖已破賊其酋首尚在至於楊么楊華雷進鄧裝鍾相殘黨出沒作過殘破郡縣皆自若也岳飛一軍終恐不能久留本路而某所得兵纔及七千餘人除輜重人從疾患孱弱之外其堪出戰不過數千人何以鎮壓兩路且爲秋防之計惟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共數千人元在湖南已得旨撥隸本司續有指揮令隨岳飛往江州屯泊却令本司勾抽程昌禹下杜湛人兵使喚今昌禹在任開州不可開兵杜湛等自不可勾抽而岳飛復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十一

留本路則韓京等三項軍馬却合撥還本司已具奏申明敢望鈞慈速賜行下所以必整會於今日者恐岳飛朝廷將來別有差使又欲挾之以行臨時難於陳請也喋喋不勝皇恐

又

某留衡陽兩旬彈壓曹成自徑路起江西幸已出境錢糧之類皆本司趨那應副歛不及民適馬友下潰兵二萬餘人自江西復入本路連破瀏陽醴陵衡山諸縣遣人招撫不肯聽伏焚掠四出人情惶駭某自衡陽移徙衡山與其寨柵相去三十餘里夜遣兵將

渡江棧扣巢穴賊衆初猶抗拒既知勢力不敵遂束手自歸除放散老弱外得彊壯者六千餘人分隸諸將尚有二千餘人遠去打撈未還然盡得其老小已分兵招捕勢須聽從入境之初一舉幸勝皆鈞莊所及湘鄉安化間有一項五千餘人亦馬友之衆瀏陽有一項二千餘人乃韓世忠下統制官解元管押去李宏劉忠之黨至岳陽潰散復此作過當次第遣兵措置將士功狀旦夕奏請望賜鈞念庶幾可以使人先此布懷惶恐惶恐

又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十二

本路作過潰兵多係曹成馬友下人某自到湖外九月間在衡陽彈壓曹成出境既而移師衡山親遣兵將招降到馬友下步諒安鎮等并老小二萬餘人十月初次長沙即遣兵討七星寨王俊王進等招降到王進三千人王俊以二千人逸去侵犯邵州再遣統制官吳錫討捕殺獲千餘人餘黨悉降目今境內作過潰兵並已淨盡一路幸爾寧帖皆自鈞莊所及見報朝廷差姚舜明侍郎湖南招收盜賊不知何謂然姚侍郎練達軍事雅有帥才某見以衰病具奏復丐宮祠如蒙鈞慈卽以代某使早得脫此莫大之幸不

然聞州程昌禹亦其人也仰恃眷照輒敢冒昧惶恐無地

又

總戎之難相公之所諸練今聚兵二萬大半皆招降新附之人一旦改司事權盡去錢糧闕乏將士解體官屬悉罷獨留一衰病書生不知使之何以彈壓萬一少有變故區區一身不敢自愛但恐有誤國事上累相公推挽之力此所以夙夜震懼而不遑也敢望鈞慈矜憐特爲敷奏俾從所請早得罷免佩荷厚恩何有窮也異時有所驅策所不敢辭伏冀垂念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十三

又

近承密院劄子催督招捕盜賊某自到本路夙夜究心措置仰賴朝廷威德及將士之力前後七捷除殺獲外招降到三萬餘人揀汰老弱放散驅虜得強壯幾萬人分隸諸將此曹皆東北無所歸之人縱之使去又復爲盜已刺手背團結與舊兵同爲隊伍逐日訓練假以月當皆爲精兵矣目前境內幸已肅清惟楊么據重湖之險在聞岳間彭友鄧裝巢穴抑及境上馬友劉忠潰兵尚有往來出沒袁吉界者須鄰路會合乃可討捕已逐一具申稟伏幸鈞察

又

湖湘間累年爲羣寇所擾困於科敷民多流徙邇來盜賊稍息別無重歛已漸歸業田疇悉已耕墾道傍有起屋而居者漸養年歲間可望復舊第控制上流重地不可闕兵養贍兵將錢糧爲急恐湏上煩朝廷經度耳取過目前何所不可如欲真爲控制之計恐非如此所能辦也

又

近被旨令節制劉洪道解濟程昌禹所遣軍馬會合討楊么已檄諸路及遣本司統制官吳錫等由陸塗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十四

破其蓮塘數寨俘獲頗衆程昌禹所遣往湛亦屢捷第劉解相去稍遠恐未必能如期約見勦造戰艦漸成次第所乏者水軍耳伏蒙垂詢許差崔增一軍前來仰荷留念春水漸生二三月間正可深入討蕩過此恐散漫難制取望指揮早與發遣不勝幸甚某雖朝夕去此本路利害所係不細故敢浼聞伏幸矜察

與秦相公書

某自建炎元年八月內乞罷右僕射職事蒙恩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任便居住乘船欲歸常州無錫居止十月間至鎮江府聞有辛道宗下叛

兵自秀州作過逃還由蘇常而前即僱客舟由大江以歸初不曾與辛道宗叛兵相遇當時某弟從事耶綸在無錫縣與知縣郝漸商議說諭叛兵不曾焚毀邑屋某是時方到鎮江府初不與知言者乃謂某遣弟迎賊領家貲攜設製緋巾數千頂與之實爲不根坐此落職鄂州居住行辭者至引漢葉京房唐誅元載等語以實其事今蒙恩宣撫荆湖正是盜賊區宇馬友曹成李宏楊華劉忠雷進韓京吳錫等擁衆多者十數萬少亦數萬人跨據州縣遷相屠掠自餘盜賊千百爲羣不可勝計若不宜因威靈廣行招誘則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十五

何以仰副委使輯綏一方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辨明於今職事實有相妨又自建炎二年責居鄂州又移澧州感恩念咎杜門循省不見賓客至於世故百念灰冷豈敢復與言者乃謂某資囊士人上書詆訐朝廷政事以圖復用非置之海島使與中原士大夫相絕則朝廷之禍難未已坐此責散官安置萬安軍今蒙恩宣撫荆湖廣南四路當盜賊猖獗民力凋瘵之時若非與賢士大夫相接商榷休戚利害而力行之庶幾毫髮之補則何以仰副憂勤下之意緣有前件人言未曾辨明於今職事實有相妨兼某見以病

忠具奏辭免恩命伏望矜察

又

某近次南豐欲取便道以如廣東忽被受旨揮徑赴長沙新任遂改途由此以福建等路宣撫司見任荆湖兩司同處一路事體相妨又有旨催促孟韓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訖發赴行在令韓世忠屯兵建康岳飛屯兵九江與朝廷前此經畫荆湖之意全然不同韓具奏疏論列未奉回降今又被受密院劄子有令韓世忠一面遣發軍馬往建康之文益以惶惑竊意朝廷有江北之警預爲提備不得已而如此然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五十六

亦須斟量事勢使先後遲速可觀不爲姦雄之所窺測乃爲得體今雖令忽遽首尾衝決遣師命將不責成功迫之使還不虞後患某未見其可也孟韓二帥自福建討捕范汝爲之後移師江湖踰半年矣直此暑時未曾進兵羣盜猖獗如故劉忠聚舟船以屯君山李宏殺馬友以據長沙曹成雖爲岳飛所破分爲十數頭項勢益散漫毒流於全邵道永武岡之間其餘楊華雷進揚公即鍾相殘黨之流據巢穴出沒作過自若也夫以二帥提重兵來臨之久所費不貲而未能破一屯撫定一黨藉手以報而還已召還是歷

年之所經營者一旦盡廢何以發聲羣寇使之畏威救寧遐方慰生靈之望哉二帥之還勢固不可止謂宜存留威望已著之將紀律素明之兵彈壓招捕收拾後段使不至甚恨但猶未爲失策今併與岳飛一軍徙屯他路則某區區愚見不知所善後矣已具奏乞留飛且於本路駐劄措置盜賊將來沿江有警自可順流應援一舉兩得未奉俞旨伏望相公特爲敷奏必從所請非獨荆湖兩路之幸也某憂患之餘不當復爲世用徒以上恩未報龜勉就職今茲陳請儻蒙矜允猶可竭盡淺短待罪闕外庶幾圖尺寸之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五十七

又

某嘗謂賈生有言守禦并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其所以死者豈徒然哉必告所以守禦捍牧之計於上言聽計從事不成則以死繼之告而不從有去而已今人不然初既輕受當告不以告告而不從又不能去敵至則避此近世大弊也疆場日蹙坐此之故某前幅所陳願相公勿以爲過第以朝廷所遣孟韓二帥者軍馬如何財用如何事體如何較之本司灼然可見今一旦委去而以數十萬盜賊付之本司使以

數千島合之兵當之安能有濟正當以實告於朝廷之時竊望鈞慈特賜矜察悉如所請莫大之幸

又

舍弟三人仲不事事常慕馬少游之為人如某者正其所憫笑也叔方委以家事李往浙東親迎皆不果來後厯合辟親屬差遣蒙詢問故詳及之如蒙公朝使某有裨奚之舉此三人者皆國士也

又

某前奏乞令韓侯分兵屯九江而輟岳飛駐師湖外深懼僭易冒昧有陳進得韓侯報其意亦以建康爲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五十八

非便願宜力於江西以素與彭綱不相能恐緩急不

兵卒於彼艱頗與區思見相彭城屯鎮江都督

屯建康皆重兵也如韓侯屯九江岳飛屯長沙控扼

上流之地似爲得策又荆湖因得飛兵措置羣盜以

絕後患緩急沿江有警使上下連接勢力頗均更型

相公有以處之此朝廷大事苟有所見不敢不以告

幸冀矜察

又

有自湖南來者聞孟韓至潭州已差李宏充副總管與元係馬友下兩項人兵只令自行揀擇放散餘悉

依舊存留雖傳言未必可信然恐決有此理既領班師召赴行在拊膺怨怒措置不顧貽患於後自宜如此如偏袒殺一副總管以言語微罪加之便得副總管深恐此風不可長而姦雄有以窺伺願相公留意於此聞馬友者頗知逆順之勢有意自新不復爲非其徒不樂如此嘗以語一動之友不從故李宏得以乘間與其徒相結而戕友不然其謀亦豈遽能成哉如蒙朝廷許留岳飛軍馬尚可彈壓及隨宜措置不然未論其他存留徒黨之衆何以贖給後故幸未定也幸望鈞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十九

又

鄉柄者志完侍郎之子學問節操才識皆過人靖康間淵聖特命以官某嘗置幕下其後造謗者亦波及之建炎初除僑倖復以言者罷罷坐廢六年旅食異方艱窘甚矣近因畫一再行辟置而柄以書力辭陳義高而慮患深不欲置之已從其志環奇之寶棄擲道傍誠爲可惜伏望相公特與收拾置陶鑄間必有可觀不然且與舊物使有餬口之資以免饑餓亦足矣

又

荆湖之盜蜂屯蟻結王族來臨正如以杖撻之散漫
罄毒當徐徐收拾掃除今盡以絕後艱今二大帥班
師之遽措置諸事不免草草決煩遺患將來非得名
將重兵存留鎮壓何以善後所乞各飛於本路駐劄
及撥還韓京吳錫吳全等軍屬指計日以俟報乃寂
然不聞俞旨豈朝廷多事不暇耶此將思慮顛錯謀
畫弗臧言輕不足以取信而然邪竊自循省慙汗愧
縮若無所容便欲自劾待罪又恐近平激訐失大臣
體正易所謂貶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者夙夜震惕
靡遑寧處伏望相公移察簡會累奏事理特賜詳酌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五 二十

施行不勝幸甚

又

某今月十一日已次荆湖界首交割本路安撫使職
事入境之初詢問民瘼耆老皆云累年以來既為盜
賊之所蹂踐又為科需之所搔擾州縣官吏類皆權
攝假借盜威侵漁百端以故良民多未復業田疇亦
皆荒廢今朝廷遣兵破賊願少休息以就生理聞之
但然傷心管人以兵火之餘比之瘡痍者正欲勿擾
則凋瘵之民將自安耳此事非通才實德愛民體國
者未易能辦如某叨冒深懼終無以副委任之意夙

夜震恐不遑寧處更望有以教督之不勝幸甚

又

不審北報比復何如士夫見召韓侯之遽人情頗擬
第恐彼閭都督之建不能無疑故亦以虛聲應我未
必真敢深入然後以其虛我所以待之者不可不以
其實區區愚慮謂朝廷所得探報皆當密付逐路帥
臣使為之備且降指揮令賊入某路則某路為之應
援陝西五路所以能抗夏人者正以此策而中國比
年為夷狄盜賊之所破壞正以不相應援之故今江
淮四大帥劉光世與李光固不相能而建炎初某嘗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五 二十一

行遣李回至今其憾不釋緩急之際責其應援難矣
由此觀之置帥使之如手足又在朝廷所以深虞之
也

與程給事書

某觸熱戴星而行已次南豐本欲取便道趨贛上如
番禺適被金字牌旨押徑赴長沙置司得免提兵遠
涉瘴鄉良以為幸第孟韓二帥殊未曾措置荆湖盜
賊獨岳飛能破曹成猶未了當已有催促班師旨揮
韓屯建康岳屯九江事體一變且遷何也豈江北有
警邪湖外盜賊劉忠李宏楊華雷進楊么邵鍾相殘

虎等十餘頭項見數者二十餘萬人小者不可勝數馬友以十萬衆蠶食長沙雖不甚猖獗亦擅置官吏肆爲誅求民不聊生孟韓二帥提兵久駐廬陵皆未嘗措置獨岳飛能以偏師破曹成十萬之衆殘党有願就招撫之意未知今後如何孟韓遽趣交割班師岳飛亦以所部徙屯他路是朝廷所以遣名將重兵經營兩路者一旦盡去令一書生獨當豺虎兵旣單少又無威名久著武臣與之共事何以能濟羣盜窺見事勢如此又復蜂起其害未艾竊恐諸公思之未熟也但以委任孟韓及遣某由廣東之任初意與今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二十三

來所降指揮觀之事理豈不甚明爲今之計非留岳飛在本路決無可爲之理奏疏論之甚詳輒錄副本去幸留意詳閱因見右揆爲力懇之能用此言非惟疎拙可以待罪闕外數路實受其賜於國體所係匪輕不然願掛冠神虎乞骸骨以歸山林雖譴責所不敢辭也千萬照察

又

去冬羣賢彙進善類相慶今屈指所存無幾矣江比近耗如何忽得韓岳屯兵江上之報初甚駭之徐思尚令疾速措置荆湖事宜交割及韓侯有入覲指揮

必是有警預爲之防也大抵比年多隨事支吾初無先定規畫有事則遑遑事過則慢弛習成此風欲無倉卒之憂得平滄國萬壽之召出朝廷意否此公爲楚懿親其操術足以感移心意宜在此地耶當明受之際旣無大節可稱又降指揮召僞楚賊屬其禮意之厚雖起伊尹不過如此不知此何意邪若以謂尊崇邦昌親屬強敵便湏休兵竊恐必無此理不然其意安在恐右揆初不知此一段事願以白之其所降指揮求於官司可得也僭易僭易

又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二十三

某已次臨江適苦瘡疾少留數日調治會馬友下潰兵數千人破筠之新昌上高去此祇數十里郡人震恐已遣使臣齊旌旆往招撫之如肯聽須少待其來料理之不然卽遂徑趨廬陵俟朝廷回降仍如衡湘間此行種種窒礙蓋是除授草草不慮始不要終之故今荆湖羣盜雲擾餘波溢於鄰路大費收拾而孟韓二帥遽欲班師重兵名將一旦盡去何以善後馬友李宏曹成之徒自己散漫而劉忠者以願就招撫款宣司陰爲窺伺誘降招納曹成徒衆萬餘人勢益囂張如韓侯不剋此一項遽引兵如建康卽荆湖之

愚未艾其餘支節從黨之屬又不論也累具奏乞在
留岳飛且於本路謹守及撥還韓京吳錫吳全等兵
且就鄴路江西應副錢糧以濟目前之需屈指計日
以俟報而朝廷漠然如不聞不知何故登遂置荆湖
於度外而區區謀慮一無足取邪某賦分數奇動多
顛倒每願終老山林不復與世故而今者誤蒙諸公
推挽牽強至此疾病交攻心勦形瘵自度卒不能以
勝任願上乞骸之章以全晚節行刺奏矣夫魚肉其
然後可以責施者之精粗材石集然後可以責匠氏
之巧拙今物料悉不應副而欲使之虛受重責可乎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二十四

又

承諭天下形勢在荆南恐未爲確論今日至要慶乃
在襄陽控引川陝襟帶江淮下臨舊都連年棄置不
復料理失此則中原不復可圖矣雖然能立能步然
後可以趨走今日國體猶未能立而欲趨走可乎近
有旨令孟參以勾抽去兵盡數撥還本司以班師日
餘剩財物盡數撥付本司意則厚矣兵未嘗撥還一

人一騎財物未嘗撥到分文顆粒虛煩詔令徒切自
慰奏狀輒檢納呈恐欲僞見本末區區既已到湖外
似非避事但得一兩月間別無緊急之報措置數處
盜賊就緒便可塞責丐歸山林如伯禹方當爲朝廷
判白黑明是非使公議有所主盟求去之堅非士大
夫所望於左右也勉旃勉旃

與馬總管書

書總管書

馬名友本湖湘間巨盜擁衆數萬
爲李安撫所殺

勢爲朝廷宣力擊敗彥舟其餘比來逐項軍馬將領
自孔彥舟占據長沙殘破湖外開執事能明逆順之
勢爲朝廷宣力擊敗彥舟其餘比來逐項軍馬將領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五

二十五

多懷反側獨執事忠義卓然初終不渝一方賴以綏
定深用嘉歎自古名將多出於隱仄之中轉禍爲福
善功竹帛以垂不朽者多矣曠曠以苟歲月終亦何
補幸深察此意益勵忠誠以報國家所以待遇之厚
行卽同事頂以欣慰知近出師討劉忠璽賊姦計兵
將頗有潰散者勝負兵家常事宜益自治以圖後舉
矢之東隅收之桑榆何晚之有願勿以小憤驕將士
於必死之地憤兵必敗古人所戒切宜慎之未承臨
問千萬爲功業自重

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六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葵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書

與呂安老提刑書
呂安老名祉後以兵部尚書為張浚都督府參謀官辭職所託送還書

某煩首使至連辱書賜竊審履茲凝寒動靜勝常為
慰吳錫大破王俊斬獲四百餘級生擒賊將杜贊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老小六百餘人邵陽遂安殘黨走武岡境上已令窮
迫期卒盡而後已錫常有愧邵人因令立功以蓋前
愆果有盡力得此一項了湖南境內粗定第出後兩
界首者勢須防扼耳

又

某煩首拜啟安老提刑正言執事近兩奉狀皆以病
倦不果親作方此愧仰伏辱手誨竊審履茲凝寒台
候多福為慰區區承乏粗遣紫書論乃盛德事顧何
足以當之祇佩厚意無有窮已邵陽攸縣既捷羣寇
遠去劉超一項後來就招撫并老小共千五百人揀

放後當不甚多也郝最已先遣往郴江韓京俟茶陵

稍定即行卸裝之徒計不難破目前境內粗已寧謐

皆將上之力然所以能致此者不失機會而已魚集

兵夜渡而步諒曉降邵陽兵朝至而王俊募獲招降

者輜重不犯秋毫殺獲者財物盡給將士新卒可懷

而傳兵有思奮之志者職此之由是皆古人已效之

術但恨解克用之耳目今以新舊人錯雜團結訓練

數日前按閱已有可觀假以時月當皆為精兵向承

諭及今日作帥當以訓軍伍治器械為先誠知言哉

朝廷初意欲以二廣經理荆湖漸為控制襄漢連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川陝之計今既不然殊覺省事亦稟病可以乞身之

秋也宮祠章再上猶未報萬一未如所請當遂掛冠

以歸耳前日有旨令會合劉洪道程昌禹解潛兵進

討楊么權聽本司節制此賊據重湖之險為數路忠

獨綴久矣今茲水涸正可掩襲但恨無水軍而戰艦

未備已一面製造召募檄諸道並進在此一日即為

作一日事此素志也武岡猛人楊再興遣人納款雖

未可信然正當不逆許已遣使臣齎勝撫之并牒報

諸司更煩審度可以即遣行獻歲祗數日間無緣會

晤筆有馳仰切冀對時自愛上狀不宣

又

得韓京郝最報已帥師過邨之永興近頗望景旬者
賞招收京軍中人京以今聽其節制之故理舊事
遂致不暢深恐非徒不能成功或致敗事輒欲煩使
旆一至邨江督捕使二將盡聽節制不獨爾人素服
德望樂備驅策可使忘其私忿累年逆寇決有乘機
可擒之理伏想留意國事以一方生靈為念必不憚
行今納公文去幸冀照察今燕南境內賴朝廷威德
羣盜悉已肅清惟北有楊么特水為險南有鄧張彭
友巢穴依山武岡後人時復出沒攻討之序固自有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次第近得旨節制諸路軍馬以討楊么乘此春水未
生之時正宜深搆第此間戰艦水軍皆旋創置殊未
備就已撥昌禹遣兵搆其腹心而此遣吳錫屯橋口
王俊屯湘陰李建屯益陽以備奔衝及破其北近陸
遂可至寨棚時下措置只得如此呂元直書中許撥
崔增一軍來若得此軍船艦粗辦吾無慮矣鄧張彭
友一韓京足以破之但須得使旆親臨更與指蹤事
可萬全矣至於搆人跳跟必未至大段猖獗此間力
亦未能及始侯所遣使臣回徐國之未為晚也不識
公意以為如何元直書報偽齊誘重兵入關以窺四

又

川解潛探報亦然上流重地朝廷不於無事時留意
奈何尚阻參承千萬為國自重不宜
空名告劄昨荆廣宣司初不曾申請降罪惟有韓京
綴到數道今有公文送去幸照悉招盜賊以官出於
不得已今既兩路有兵勢窮力蹙不擒即降似不須
此待其到軍前效用立功而後官之乃佳如彭友輩
王當責其反覆失信不即就招俟其公參示以告劄
而未為書頭姑俟後效乃為得策某自到本路所招
降人並不曾假以名目雖近上頭首非曾被受朝廷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真命悉降充效用亦嘗具此因依奏聞誠恐愚民無
知見作盜賊得官以為仕途捷徑生覬覦之心則一
盜息一盜興無有窮已前日福建范汝為乃其驗也
更冀熟慮而審處之幸甚陳楚南者豪猾為一鄉之
患罪惡貫盈前此重賞所不能得密切捕獲見追證
根治若只同干連人押解遠去決須竄逸今納公文
幸備錄回報棘寺如必欲得候其再來追取獄情已
圖可以具情節申奏乞酌情斷遣可惜止用常法也
千萬照察二點竄回捕獲甚善此曹如貸其死便有
此忠誠不可忽昨晚得密院劄子有旨就廣西差撥

兵將來武昌同討楊再興措置得宜已移文許帥矣
醴陵人吏已發遣使施想仰爲郴江之行劉超者來
日到此雖止千五百人然皆劉忠下所部花面獸者
聞頗驍銳俟捕汰分隸諸將也彭友之衆皆可放
散獨留頭首押赴軍前爲佳向膽敢冀爲國自壽

又

近有一項潰兵犯澧陽乃楊惟忠下兵所謂王大刀
者江西帥司遣往皮上叛而歸焚掠筠州自分寧路
來皂衣白幟傳者遂以爲江北寇遣陳照李建等禦
之已逼逐出境殺獲五十餘人腰間得付身皆江西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五

帥司所給者乃信傳言之妄又得醴陵探報萍鄉千
百爲羣者凡數項何其紛紛也辱來諭知虔吉羣盜
蜂起又得廣東書循惠間接擾漸逼番禺殆將不制
奈何不擇帥不治其微養成滋蔓勢稍緩則遂以爲
無事不復加意此患殆未已也韓京雖小嗣然能卒
保茶陵誠爲可嘉第不計糧道貪利遠追犯兵家忌
其敗固宜已割下許其以功贖過且移文使司根究
李端不才賊及鼓扇潰卒先歸者此不可不治也昨
已遣都最馬準助京致令白德下兵止在衡州防扼
初不知其已在京軍數百里之遠機會間不容髮豈

可持此爲潰歸之端哉郝最已取問應援不速因倭
然京旣遣往郴道里迂回文移往返亦安能責其如
期必至申狀中初不及馬準旣賴其會合之力逼賊
出境始還攸縣似不必深詰公意以爲如何京軍初
失利士氣未復後振起之當以何術幸以見告新招
降人撥隸諸將只得就近如京遠在數百里外自不
能及聞張中彦下兵劉崇者頗橫譚希莊弱不能制
今在邵亦未能有益於措置欲撥此一軍隸京如何
更煩爲熟慮之仍密其事爲幸中彥旣誅此曹不能
無反側然昨已明諭之近又割下邵州猶設聊以慰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六

安其心韓郝兩軍以其暴露亦與犒設須煩使司以
經制錢支馬準下兵已令攸縣支散矣

又

近遣吳錫李建討蕩楊么蓮塘等寨殺獲頗衆自此
其徒不敢復過江南賊艦自十五車以下已制造得
十餘隻海鯨棹船之類二十餘隻於諸軍中選擇水
軍幾二千人雜以民間戰船數十隻日逐教習旌旗
戈甲皆一新春水漸生可以深擣巢穴此賊不難破
第哀病歸興日濃丐於朝者甚力稽於夢卜決有脫
去之理恐不能爲朝廷了此一段事爲可恨耳遣去

行朝使臣計程數日間當還可見與決又不知代者
爲誰得不俟而去乃爲幸也自到本路半年矣養兵
二萬錢糧之類皆躬自料理均節民不告病今雖欲
去原有餘粟庫有見緡亦不至闕乏貽後人忠當悉
具數以告於朝廷庶幾訪者無所容其喙也民瞻近
魯通問否聞閩中泉福間雜極貴建寇復爾擾擾殆
未有可安處如何吳元中遽薨謝殊可痛悼其家尤
爲狼狽欲歸塋三衢道路梗阻如此何緣得達已勸
其不若謀莖衡山未知肯從否區區僥倖尚留此猶
可爲出力不然須左右照應副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七

吳元中無疾一夕而逝先是妙應師預言其不能
過中冬自桂如柳見之勸其屏絕人事專意內觀
俟其如期長往而後還亦一段奇事也妙應欲自
此過浙東詢國佐可知其詳

與折仲古龍學書

昨奉命以折代公折名彥質

某懷息再拜置司之初崇朝廷節次差兵近萬人自
抵湖湘招降潰卒除揀汰外得強壯萬餘分隸諸將
目今有兵二萬三千餘人將佐多堪使喚者初至長
沙皆馬友李宏變故之後錢糧闕乏躬自料理均節
養兵半年未嘗橫歛粗亦足備目今州縣會有米三

十餘萬碩庫有錢二十餘萬貫上江諸州不與焉朝
廷降賜初止銀萬兩錢二萬貫逐旋收拾今有銀六
萬餘兩金二千餘兩經制回易錢各五萬貫境內盜
賊悉已淨盡流移歸業惟湖北有楊云水寇近亦破
其數寨見治戰艦水軍每日教閱稍備具精熟即可
深討巢穴北方亦無警急之報解罷鎮撫斥候甚明
凡百足可措置願以濟物爲心餘續具報幸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八

與潘子賤龍圖書

區區自抵湖湘開踰半年矣賴朝廷威德與將士之
力招捕羣寇十餘頭項踰三萬人揀汰外得精兵萬
餘分隸諸將撫之如一亦頗馴擾以故境內粗定流
移稍稍歸業山野間惡孽殆遍有築室而居者軍食
皆躬自料理亦不至闕乏第以衰病日思還縮中冬
之初亟上章丐還闕寄願置開散則已有言者論其
其罪狀痛詆無所不至仰荷上恩寬厚復畀祠節第
深感涕代者乃折彥質頌俟其到方聽罷任今留廣
西已致書促其來倘得脫此卽徑歸閩中杜門讀書

於不足言者未有承昭之期可勝憤歎

與政府書

某皇恐某去歲湖湘之行良迫于不獲已蓋恐力辭
又有假寢不受命之誦故欲覓到而亟歸此意公所
素諒也既抵本路紀魁百為竭盡愚短粗定一方竟
亦何補而橫遭口語誣讟益甚如引孟參言受辛企
宗米事尤為可駭孟參會稽降官之憾向者書中已
管其道蓋以同寓長樂而不通問卜其造朝必煩興
訪故先事免聞更有一事可笑某去秋總師過吉州
江西漕使韓球公然移文州縣不使應副錢糧不得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九

已勾決入吏軍始得食亦具奏矣球緣此種種造謗
又嘗為韓世忠下營婦毆擊在某未到吉州數日之
前其後言者乃謂激之使然不知有此理否此皆細
故不足道如靖康間事描畫何所不至當時不敢自
辨又無為之辨明者一再拈出即遂以為實矣聽言
莫先于考實不考實則伏譏蒐隱得以顛倒是非變
亂黑白更易有無害治之大者采苓之詩止譏之道
也如企宗輩見在降一指揮責軍令使其實以聞即
便見有無虛實難于降指揮而易與人踏問此近世
積習而不可曉某靖康間不幸有伏闕之事建炎初

不幸當偽楚之後迄今仇怨滿前非荷曆明燭照其
無他豈復有今日哉平時粗曉佛理遇不如意皆作
善境界想遭謗羅讒皆作善知識想年來衰病相仍
百念灰冷世故不復置毫髮于胸中俯仰無愧待盡
而已

答錢遜叔侍郎書 錢總之子

某頓首拜啓官使侍郎閣下去冬承書覽辭意鄭重
以先內翰墓銘見委寵示行狀且使令侄申伯垂諭
再三竊觀自昔瓊瑞卓犖之士其名德既足以震耀
一時及其終也孝子慈孫必求世之能文而言足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十

取信於天下者俾之撰次事實作為銘詩以昭告後
世乃始慊于其心而世之能文者亦願得夫瓊瑞卓
犖之士而銘之無歸說無愧辭固以自託于不朽二
者常相資也昔蔡邕有言吾為天下人作碑銘多矣
唯于郭有道無愧色耳韓退之作碑銘不輕許可然
猶有謾墓之譏以是知其難也伏惟先內翰政事文
章獨步當世高明大節傑動遠夷自結主知致位嚴
近而譏說用于生前黨議起于身後此固天下公論
之所共惜也大剛方升公論獲伸是宜以銘誌付之
能文及言足以取信於天下者使之鋪張偉績發揮

出光而乃以屬之于某無乃非其任乎某憂患之餘
意氣荒落筆硯蕪廢大懼文辭之不工而言語不足
見信于世入然反獲思之等照之深而書辭見委甚
動其敢以因陋辭弟年來衰病相仍習成懶惰如蒙
稍寬其期不勝幸甚伏冀亮察不宣

與潘子賤龍圖書

某頓首拜啓子賤提宮龍圖執事近尋書覲來介不
告而還送稽修報愧佩無以爲喻初寒伏惟台候多
福承見索所著易傳殊荷不鄙僕頃在海上海上無所川
心取易讀之觀象會意恍若有得因以其說著於篇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六 十一

非敢效古人訓經以垂世姑備遺忘而已自還中州
念欲刪改成一家言日用多事因循未果去年春歸
自荆湘寓居長樂郊外杜門謝客終日蕭然始得少
親筆墨尋繹舊學精思深考爲剪其繁蕪粗成條理
思得卓識博聞之士相與磨礪淬勵其是而黜其
非增其所未至庶幾不悖聖人作易之旨常病未有
其人今子賤以過人之聰明介然自守不以世之毀
譽動其心退居閒處耳於枯淡將與外生死忘得喪
者游而能惠然同我所好此固僕之所願進其說以
求是正也僕曩與襄陵許崇老著春秋集傳書成出

示義有未安僕必一一爲言之茲老亦多見從朋友
道喪久矣振起之正在我輩松老既沒微子賤吾
何望哉謹以所著易傳內篇上下經致左右僕自經
憂患以來險阻艱難靡不備嘗既不得竭其愚以徇
國家之急故自託于空言心力盡於此書願子賤日
置几案間暇則試取觀之其有乖戾悉爲發出畧以
數字道其所以當復思索以從求誨其中立說與今
之說易者不同而偶有可取亦告發出以數字表之
使知千慮一得不枉勞心二者幸留意焉傳上下經
外又有上下繫說卦雜卦序卦等傳及外篇釋象明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六 十二

變訓辭衍數類占諸書以解駁易體究象數義理之
歸當續馳上聖人作易雖推之無所不通然立象盡
意必有至當之理吾徒學易因象以求聖人之意正
猶法家鋪陳條法以定刑名止于當而已矣苟非其
當則以管杖爲徒流其差謬豈不遠哉漢魏以前說
易者多宗象數而不求義理故取象亦迂濶而不切
自王輔嗣以來一切以義理訓易而不稽象數其失
聖人之旨亦多矣僕此書由象數以會義理然亦未
敢自以爲然願且以以示人姑問難往復使無可疑
庶幾可傳于世千萬照亮也建炎初荷上恩重席以

行僅位纔兩月餘議論興用事者不令不敢虛負天下之責遂引身以還曾無毫髮之補至今自愧近奉詔旨俾追省當時所施行者爲時政記以聞喪病遺忘文籍散失纔得十之一二已奏篇以塞明命矣輒以別本及所建明并乞罷劄子二十餘百錄去恐子賤當時到行朝倉卒不知本末可以見其梗槩也七八年間如一夢然追尋往事第使感慨耳歲律云暮未有會晤之朝此情可諒切冀爲遠業自重謹奉啓不宣

與李泰發瑞明書 各先後代公爲江西安撫使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十三

某去夏歸自湘湖卽杜門不出罕見賓客聊以休影息跡近來居者頗衆如汪張二公雖見訪亦例不入城復謁殊覺省事自旦至夕燒一炷香看一卷經讀數板書打一覺睡或宴坐少頃無非自己分上事以此差覺自適第年運而往初未聞道無朋友漸磨之益茲爲恨耳閑居既久坐進此道想所造益深願有以警誨之也得子賤書頗以爲物之意太深爲言答以順力正當如此至於觀消息盈虛之理爲進退出廢之道則又君子之所貴也公意以爲何如

又

某頓首再拜久不聞動靜辱手誨如奉言色喜可知也番論君子小人進退之理可謂確論然消息盈虛治亂興衰皆有天命行乎其間非特人事而已君子居易以俟之故方寸常坦然而無戚戚之憂此所以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自靖康以來所遭之變皆古所未有竝曰細故其實本於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勝而小人常勝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吾儕當益信此心進則盡節退則樂天死而後已餘復何道恭發以爲如何

又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十四

荆襄之舉今所當爲第須爲善後之策正猶川陝在棋局皆是合着處但恨所以置子者非耳如何鄒德久千里見過殊慰岑寂到此已月餘稍涼卽歸時官薦之此初不聞豈傳者之妄邪

與呂安老龍圖書

某再拜承番論荆襄事勢併以所上奏檢見示皆中今日事機不知能如所議否大抵江浙川陝各在一隅猶之某局須於腹中置子乃可相及不然道理懸絕緩急何以應接腹心要害之地襄漢是也晉宋以來皆爲重鎮久合措置今已後時數日前得岳侯書

已還師岳鄂不知新復之地以何人守之付之數偏裨果足恃否廟堂必自有處山林無由知曲折又迂濶之慮每竊自笑而竟不能改步以與世合亦不解事之一端也因來誨輒說及之

又

某棟息承須車船式樣今納去戰車圖樣偶尋未見後當馳上來論恐車船重大不可用是不然此乃嗣曹王阜所製見於本傳非閩人所能爲也頃嘗試之運動輕駛施於大江重湖以破長風巨浪乃其所宜要須教閱習熟乃可用今有小船輕機而付之不能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十五

操舟之人雖尋常之漬其操舟必矣况以巨艦出沒江湖哉前日翟吳之劄正以此故非舟之罪也然此船止可爲水軍家計每一船須以海鯨之類數十隻副之正猶鹿角輕車之副武岡乃可以戰幸詳思之某再拜

又

見奏簡以楊么厠金人僞齊之末何至是耶前此朝廷以曹成馬友輩擁衆各十數萬擾江湖間殊不以此賊爲意某到湖南始知事實及榜檄不遜之語列上既以招捕羣盜方措置間而宣司罷其後得旨節

制湖北進討卽治戰艦水軍散出榜文厚賞以致其頭首十數人餘悉許其自歸及自相殺併問其黨與頗有携散之意未幾罪去專遣使而有速成功之心故有前日之剿賊勢益熾大抵此曹據重湖之險其徒皆舟人漁子便于操舟非官軍之利速進則無功久也則師老而財匱惟擇帥而任之用趙克國取先零術此必勝之策也因來論輒及之未知然否

又

胡德輝文行識操於今少見其比以禮羅致猶懼其不至公折簡使就權攝宜乎不來也其家貧甚不仰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十六

祿之言恐非真實來使督書草布敘幸恕察

與趙相公書 名門

朝廷自渡江以臨吳越今六年矣平居閑暇之時玩歲愒日未嘗圖慮所以立國之策相公爰立未數日間適有警急之報乃當艱難莫大之任屏去近年還避之說奮然進討蹈危求安真古社稷之臣所自任更望于事平之後博采衆言以定保有東南恢復中原之至計某雖迂陋敢不竭盡愚慮繼此願有獻焉幸望恕察

與趙相公書

近年以來多以和議還避爲得計國勢日蹙士氣不振職此之由相公當軸于倉卒擾攘之際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遂改前轍殆天意悔禍國家中微之運將復光大不然何以天時人事符合若此數服之深喜而不寐然賊還之後正須種種料理以爲防守攻討之策願言益懋遠圖早遂恢復土疆大庇蒸黎某雖衰病尚覲拭目以觀中興之盛莫大之幸伏望鈞察

與張樞密書 名浚字德遠

某近被詔旨令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緩急之策來上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十七

已具狀奏聞訖主上屬精圖治之切深愧荒疎不足以副下問之意然日夜念此至熟畢精竭愚展盡底蘊以上此奏亦思慮之極也庶幾千慮一得或有涓埃之補非特某之幸也今錄副本拜呈狂瞽之言或傷切直亦望開廣容恕不勝幸甚伏望鈞察

與趙相公書

伏見朝廷於寇退之後修舉政事召用人才皆有先後之效多合天下之心竊慶中興之有期也然區區愚見以爲當今急務在料理淮南非遣三大將統重兵於江北則淮南未易料理謂宜早降指揮移軍淮

南今先遣將佐謀議官先去措置候稍就緒日渡江庶幾可以乘時料理藩籬之計若必俟秋冬恐或緩不及事此邊防大計更望鈞慮有以裁處相公樂取諸人以爲善聲滿天下故敢妄進此說僭易之罪幸與鈞察

與呂安老書

春氣清和比來爲況何如伏惟台候多福寇還之後殊未聞料理淮南豈遂以爲開田耶三大將既復置司江南則是盡仍舊貫止爲保江之計前日措置特出於倉卒若欲爲善後之策恐非屯重兵於淮南以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十八

爲藩籬未見其可愚意竊料之將來僞齊或再扶強敵南牧必懲前日之無功變動其術而吾膠柱應之可乎安老深被上知又與二相無間胡不力以此爲言今雖逆耳後必有驗吾輩爲人謀事政當長慮却顧爲久遠之計若趨利目前不展盡底蘊何補于事辱照輒及此悚息悚息

與趙相公書

某稟目頓首再拜平章都督僕射相公閣下昔賈誼有言曰守國捍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又曰彼且爲我死然後可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然後可與之俱

存聖人之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夫爲守國捍牧之臣而死城郭封疆此固常理然死或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方其平時請于朝者無不從也所以爲守之之具者無不備也不能則繼之以死其有鴻毛之輕至於請于朝者不從所以爲守之之具者不備徒假牧守之虛名初無捍禦之實川則志節之士所以處此者宜何如哉某自十數年來憂患相仍加以朴陋迂疎動輒齟齬所願安於閑散休影息迹不復敢與世故去年冬誤被上恩付以江西一路重寄力具辭避不蒙矜從賜對便朝更膺殊獎實自相公推挽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十九

之賜所以力疾之官勉就職者亦願砥礪鈍國尺寸之報也自初到任適當旱暵之餘帑庾匱乏夙夜自竭簿書錢穀冗煩細碎必躬必親方稍就緒幸比歲稔粗免曠敗亦皆相公庥庇之德心非木石寧不知歸近者上章引疾丐罷降詔不允訓辭有邊吏戒嚴商秋甫及之語夫防秋在邇豈守牧之臣可爲去就之時然某之所以求去正以防秋之迫何則明冒大帥有其名而無其實故也某昨具奏乞元置安撫制置大使司軍馬錢糧之半蒙朝廷闕送都督行府行府劄下初則曰俟秋高調發軍馬繼又曰見歲

遣兵繼又曰俟勾王彥一軍到日分撥前去今則曰俟有警急日遣兵應援是朝廷之兵不可指揮也初乞兵日蒙朝廷及行府降指揮許招本路關額禁軍勾抽使喚數月之間極力招填纔得六百餘人近緣漕司申請錢糧復令權罷諸州不隸將兵數旣不多隸將之兵以度吉盜賊之故復難調發是本路之兵不足倚仗也夫以上流重地去淮南及僞境不遠沿江千餘里要害之地並無甲兵可以抗拒守禦方邊報警急倉卒擣攘之際乃欲望遣兵應援于數千里外不亦晚乎某竊料相公之意不過謂楚泗廬壽襄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二十

鄧諸將屯宿重兵則江西爲內地探報僞虜無數路深入之計則江西可無虞故兵不必遣是大不然夫七尺之軀要在膝理千丈之堤潰于蟻穴所以防患者當在不防之地豈可以江西稍內盡弛防守之具哉況諸將列屯相去絕遠使敵人乘間爲擣虛之計不知誰肯爲援朝廷不預遣兵使自爲防守而置一路于度外恐非計之得者自川兵以來敵人張大聲勢探報妄傳分兵以入某路則往往無事深藏固閉匪特示弱探報無所得則往往深入今信探報而不爲一路之備是使倖其不來尤兵家之所忌也敢望

相公將賜鈞履重念某靖康間被命宣撫兩河得兵
二萬方欲有所設施故昨兩河之人以捍大敵然不
爲用事者所喜議論不合自出師纔五十日卽乞罷
去其後謗議紛紛然某未嘗辨明而俯仰不愧者以
無其實故也紹興初蒙恩起廢宣撫荆湘得兵萬三
千人招捕群盜者數萬亦不爲用事者所喜到官纔
數月以言者罷去其後謗議亦復紛紛然某未嘗辨
明而俯仰不愧者亦以無其實故也今某幸蒙上恩
委寄又荷相公知獎豈不願圖涓埃之補然軍馬單
弱財用窘乏自無以副其區區願效之心竊自歎息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一

藉使勉強偷安以俟倖萬一不幸稍失支吾致有闕
誤則平時仇怨群起而交攻之真無以自解矣此所
以夙夜震懼而不遑啓廢也更望相公曲加照察謹
遣本司幹辦公事官羅薦可具歷懇款告于行府伏
望鈞慈特與定議如本路合遣防秋軍馬卽乞早賜
摘那前來應付擺布控扼庶無噬臍之悔如不合遣
亦乞明降的確指揮無使日夕指准候一路士民之
望而某得以早爲去就不勝幸甚

又

淮西叛將出于意外實非細故某輒不自揆嘗奏疏

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夙夜憂懼以俟詭訶乃蒙宣撫
降詔獎諭尤切震悚近見邸報言事者論右相引漢
武誅王恢事以爲比竊謂太過深慮隨時獻說者浸
失本旨而避退諱和之說復行則宗社安危未可知
也輒復上章以救其失惟是出位之言實爲有罪迫
于憂憤有不能已者輒錄二疏副本并呈敢望鈞覽
如有可採得補萬分之一不勝幸甚僭易皇恐論者
皆謂宰相還朝必守前議請車駕還幸平江及親近
降指揮收撥廬壽盱眙米斛並於建康交卸又謂且
抽回淮南軍馬沿江屯駐某竊謂朝廷措置固時制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六

三十二

宜必不如此藩籬未固百物未備以一捷之故而遽
臨建康誠太早計相公爭之是也今旣駐蹕幾年徒
以淮西叛將遲復捨去使虜得以窺伺非良策也第
當撫綏將士益務萬全養靜以待之江北屯重兵則
江南可以莫枕江北無兵而與賊共長江之利則國
勢危矣第當抽回老小以就糧餉最爲得策敢望鈞
慈特賜詳酌恕其僭易不勝幸甚

又

某以憂患之餘誤蒙朝廷起廢帥守江西已涉兩年
夙夜龜勉左右支吾幸免曠敗實賴鈞庇今秋雖早

幸不遇甚米價亦不翔踴賴上盜賊蒙朝廷易牛犒
免租賦盡罷科湏渠魁次第公參復業境上群盜亦
皆擊散吉撫筠袁間有名字者悉已招捕今雖有些
小殘黨留兵彈治無能為也而某自春及今衰病日
甚醫者謂勞心太過所致七上章丐閑庶得休養未
蒙矜允今幸相公還朝洞照情素輒敢力陳前懇敢
望鈞慈特為敷奏使得遂其所欲不勝幸甚切望矜
念皇恩無地

又

朝廷累年經營恢復之計漸有氣象而以一旦一失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六 二十三
當之故淮西之軍盡歸僞境國勢稍弱上心感悟召
運元爾復昇魁柄正猶羸瘵之人非得國手厭疾弗
瘳然理義人心之所同然雖令施設犁然有當于人
心則不約而自服轉弱為強以啓中興之運不難也
惟相公留意天下幸甚

又

某以非才誤蒙朝廷委寄一路自今春已來援疾求
去至於七八上恩隆厚未忍棄捐敢不力疾勉勉以
圖報萬一然本路實為上流重地當屬僞乘間窺伺
之秋軍馬單弱無以控扼萬一有賊馬衝突何以待

之輒具防冬事件仰于朝廷其間乞兵一事尤為最
急如蒙摘那可用兵將五千人與見當者相兼使喚
某雖不武願當一面不能即繼之以死以報上恩若
兵將無有雖留某于此無益也願先罷黜實不敢虛
受重責伏望鈞慈特賜矜察

又

本司累申朝廷乞降旨揮催促岳飛分兵屯駐九江
至今未有到者近日尤州等處探報賊馬漸有渡淮
作過者諸縣頗遭虜劫斬黃一帶並無障礙如九江
重地豈可闕兵往年馬進占據用兵攻討半歲迺克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六 二十三
今不早為之備一旦殘破廻圖克復豈不勞費如岳
飛之兵果不可分即乞朝廷別差一項軍馬屯駐防
扼在今日守臣尤宜得人謂當權時之宜選差有名
望武臣為守使之措置竊見承宣使劉錫沈鷟有謀
諳練軍政倘蒙朝廷驅策必有可觀非特一路之幸
敢望鈞慈特賜照察

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七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商李嗣玄較正

書

與張相公書 卽張德遠也

竊以相公膺大任綰重權以圖恢復大計正宜虛已
廣謀以屈羣策願聽逆耳之言勿受遲志之誦則輔
成中興之功不難致矣某特荷照知願爲直諫之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以裨補萬一言或激切幸冀容恕而察其區區之心
可也冒昧不勝皇恐之至

又

伏蒙鈞慈特有頒賜禮意動腴第深悚感既不敢固
辭又無以致荅惟當時以藥石之言仰報盛德耳管
孔明下教曰諸君第勤攻吾短庶幾蜀可治而中原
可復願相公無忘孔明之志則所以永安社稷而大
茂生靈者必有在矣皇恐皇恐

又

劉光世移軍合肥岳飛進屯襄陽去江益遠全無捷

扼緩急何以應援某累具中稟乞差撥軍馬非獨以
本路乏兵之故如襄陽一軍財賦仰給本路糧道經
山斷黃河鄂乃咽喉之地如使賊兵窺伺乘虛驚擾
無兵將以捍之則一路財賦何由得達糧道阻塞大
軍坐困其所係非細故也願相公深思愚言勿吝遣
兵使其得以竭盡區區少助萬一莫大之幸今再具
劉子塵賣鈞聽

又

別繼蒙下詢非相公廣已廣謀何以及此大抵兵家
臨機制勝難以預料以弱爲強轉危爲安止在俛仰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二

之間昔謝玄破苻堅百萬之衆只緣符融之却陣周
瑜赤壁之勝只緣風便可以縱火此豈可預料哉要
之臨敵慎重行師以律者其本也見機而作應變無
方者其機也不貪近功以圖大利必勝之舉也願相
公思之近世治兵有可恨者設將太少與兵太多設
將少則難制服與兵多則難運掉必欲用兵無不如
志要當反此恐須不免上煩料理耳

又

劇賊王權蘇勝久在湖南江西兩界首作過累經招
安繼復嘯聚入其苦之近因湖南將官裴錚殺攸以

計百人潛過山谷依舊作過本司以旗勝委吉守李
彌遜遣人招誘方山公參除放散黨與外有頭首并
強壯人三十三名此曹如放還本土決復嘯聚爲患
未艾四面諭以禍福使發赴行府自效已皆遵稟次
口首領四人還悔具狀乞免發遣已送所屬根治違
節制之罪其餘二十九人已擢第五名爲首領借補
進勇副尉遣使臣官兵管押至行府敢望鈞慈特賜
指揮將首領一人補正外其餘分刺諸軍嚴加約束
有擅自走回者許諸色捕斬庶幾可絕後患不勝幸
甚已具公狀申陳伏望鈞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三

與張相公

某累以本路軍馬上千鈞聽被受劄命書賜每蒙許
以遣發豈勝感激然後望之切歲云暮矣尚未有至
者尋近教乃承諭以俟有警急乃遣第深惻然相公
總重兵以臨大敵方事之棘固難於分人然某亦荷
甄陶付以一路重寄無兵無將何以爲防捍之計緩
急有警而望遣援其能及乎更望垂念所以愛已廢
人者兩盡其宜不勝幸甚謹具稟目并遣屬官羅薦
可詣行府諸稟伏幸鈞察

又

某前乞軍馬萬人今豈敢望此但得朝廷遣行差撥
本司隨宜措置足矣喋喋干冒亦非謂得此兵便可
倚仗以捍強敵但欲王靈所及人心自安盜賊自弭
風聲所暨或可銷患於冥冥非荷相公知照何敢及
此昨被行府劄命欲先次遣兵討蕩度寇令州郡預
備錢糧尋卽行下聞作過者頗戢欽今既閱時殊無
事實又復紛紛動以千百爲羣至敢窺伺州縣如吉
州近日告獲度賊數十人皆散在民間欲爲內應幸
而彰露使稍有虞豈不貽朝廷憂哉荷相公期待之
厚豈忍使愁坐於此朝夕惴惴若無所措事迫情切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四

不覺切切死罪死罪

又

某衰病無堪仰荷上恩委寄之重龜勉自效不敢少
暇邇來措置錢糧製造器甲修建營房葺治城壁漸
罄就緒所乏者軍馬耳如蒙相公少分麾下數千人
使某得以爲朝廷保守一方計捕度吉間冠盜一變
舊習復有承平氣象亦不虛度歲月然後幅巾柴車
還於故棲區區之願足矣幸望鈞察所遣羅薦可佳
士項在高郵立節其著學問行義皆有過人者願與
之進不勝幸甚幸甚

又

岳飛捷音係路此可喜亦可懼頗聞虜僞之謀欲謂州縣以深入誘我今所遇之敵皆中土之民非虜騎也王師既到宜其望風而奔潰若爲利誘恐或隨其計中不可不察大抵今日進兵當以招撫爲先得地當以保據爲上則中原漸有恢復之理僭偽漸有逼逐之勢若如平時入生界得地不守惟以掃蕩爲事重失故民之心恐非策之得者幸望垂念皇恐皇恐

又

伏領行府捷報竊承王師大勝賊騎於淮淝之上指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七 五

縱諸將盡出宏規此與謝安遣偏師以破苻堅之衆亦何以異既與中外共慶尤切歎仰然重兵爲後黠虜常態驟勝而驕兵家所忌願相公深思持勝之道有以待之則前日之捷足以推其鋒後日之勝足以落其膽中興之勢成矣更冀於不必防虞曲加隄備以江西一路空虛爲念深所望於左右也仰恃愛念冒昧及此皇恐無地

又

某近者再上章丐開實以難任重責之故蒙恩不允益深震懼素荷眷憐必恐此心不以喋喋欲去爲罪

也或者謂某蒙相公知照之厚推挽使廢上流重地許兵屢矣而卒莫之遣似非真相知者是大不然相公以恢復天下爲心某以保守一路爲意所職不同各行其志是乃所以爲相知也然我師既勝之後虜騎再來必變動其術兵家欲虛所實而實所虛實廢可以設疑虛廢必爲隄備江西虛矣願相公思所以實之此非某自爲謀切幸無忽

又

近承朝廷指揮岳飛分兵屯駐九江至今尚猶未到昨日得報止遣水軍屯蘄陽要須九江有兵與之相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七 六

照應乃爲得策更望閣下促其調發幸甚某所乞韓京李資兵將之半切望垂念得此則粗可以爲聲勢昨已得指揮聽本路都統節制使喚以討度寇則藉其力爲數月防冬之備於理似順伏幸留念撻尋至此亦可謂窮急矣想蒙憫笑也皇恐皇恐

又

某近者輒以已見利害仰資聽覽伏蒙鈞慈既容其拙直又許以忠嘉感懼之情無以爲喻荷有所見敢不自竭竊觀邸報韓侯淮陽之捷爲之喜而不寐已而聞之北來士大夫頗有異論雖傳言多浮其實未

必信然要之王師之舉莫而後發當如破竹建瓴使人心響應則大勳易集今羣帥未動初無牽制策應之師而孤軍獨往則其進似太銳援兵既至未嘗設伏以謀勝之反爲所困僅能潰圍而出遲還故壘則其退似太速所得郡縣既不果守必有遺屠戮而失望者此某之所以初喜中疑而卒以爲憂也深慮韓侯忠勇忿於小失率師復進墮賊計中則安危存亡所繫豈淺淺哉伏望相公特留鈞念使如辛毗者杖節軍門制其輕戰自秋徂冬且務靜重爲自防之計以觀敵人之動靜徐爲後圖乃策之上者秋高馬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七

萬一虜騎南牧而吾之疆場有備以逸待勞固已得策借使鬬端既開而彼不能來則敵人之情可以坐料然後總統群帥合謀併力迭相應援鼓行而前必有合於天人之願者矣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如人乏有左右手足運行作止莫不在我乃能如意使平居不能運掉則緩急何所倚仗哉更望相公加意於此勇者振之使毋銳進情者作之使毋偷逸賞罰兼用恩威並行則成此武功何遠之有相公蒙上委任之重以一身佩天下之安危而某久荷國恩實與朝廷同其休戚素倚相公知照之厚直以古人相期則

雖大利害敢不展盡底蘊以效其區區之愚至於出位之罪則非所敢逃也冒昧僭易皇恐無地伏冀裁察

又

伏蒙鈞慈以今日進守之計下詢顧惟迂疎豈足與此竊謂進守一道也能守然後能進正猶奕碁自固然後能勝敵今車駕將幸建康楚泗皆已修堅城其策得矣廬壽襄鄧恐亦須如此措置更宜深考古跡如濡須塢牛渚圻之類築壘也兵以備不虞使犬羊不能侵突窺虎有以養威見可而進今日之至計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八

又

度賊謝小鬼等集兇徒數千人侵犯吉州破永豐吉水兩縣潰散官兵驅執將佐殘害甚衆本司遣兩項軍馬前去討殺并督將兵會合掩擊幸獲勝捷已催督進兵追襲窮捕第恐兵力單弱未能盡其根株如蒙朝廷接濟乘此閑暇之時掃蕩巢穴使舊習崩革良民得以安業亦是一事更望鈞慈詳酌一路幸甚

又

度寇紛紛正坐度守孫佑欲討捕太急之故平時似

群偷姓名置于坐隅幾事不密致令反側遂蜂起而
爲盜賊殘破等處化瑞金與國及吉州永豐吉水
等縣酷毒甚矣而佐方自以討捕爲功移文謂諸縣
人與例皆安業惟有兇賊周十隆特峻聚徒侵擾鄉
村又所保奏功狀殺獲賊首如謝小鬼之徒至今見
在作過者甚衆敢肆誣謾多此類也爲今之計惟得
足當太守有智畧而寬猛得中者假以歲月借以事
權則羣賊不難銷弭再三思之如張肅者正可任此
朝廷別與佑一郡而以肅守虔必有顯效一方休戚
所係不細敢輒洩聞皇恐之至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九

又

某惶恐再啓本路盜賊除虔州南安軍數頭項已委
張龍圖提刑司就近措置外吉撫筠袁臨江軍十餘
頭項本司遣發兵將漸次招捕皆已獲其首領筠賊
熊清害捕盜官尤爲兇暴幸已就戮見督巡尉搜捕
殘黨惟青冠李安淨者最號狡獪難於擒討近增兵
前去措置勢已迫蹙願就招安旬日間必見次肅國
區指縱捕盜素非所長幸免曠敗實賴朝廷威德所
及輒具劄目申稟幸望鈞察

又

袁州萍鄉賊石鐵牌鍾牛皮等六縣並已招降據
外得頭首十人徒黨堪拔帶四十餘人今遣元殺敗
及招降將官馬仙骨押赴都督府伏幸鈞察此十數
頭首皆係桀黠久在江西湖南兩界首作過殺傷官
兵甚衆累受招安輒復嘯聚今次多方措置始能得
之敢望鈞旨令所隸軍中嚴加覺察稍有違犯卽隨
宜處置庶幾不至逃還復爲良民州縣之害一路幸
甚切乞垂念

又

吉州永豐賊李安淨者去秋招安至本司一夕遁去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十

嘯聚作過出沒於崇仁新淦豐城數縣界首巡尉不
能制本司遣兵殺敗不啻獲其魁首又復結集猖獗
近遣屬官程圭率兵將四面遮羅深入討捕期於必
取生擒安淨及斬獲以次徒黨去此大害撫吉筠袁
群盜有名字者並已招捕了當實賴朝廷威德所及
獲免曠弛豈勝感懼更望鈞慈有以誨督之幸甚幸
甚

又與魏公書則深疑其病秦疏及與政府書則

九月初二具位某再拜致書平章都督府特進僕射
相公閣下某建炎初蒙上擢任宰司自以材力淺短

論議迂疎不足以任天下之責焉罷機政得請祠守
既而言者交攻以罪去國是時間閣下爲言事官附
會時宰以取世資但以爲趣時巧宦喜富貴人耳及
明受之變某遠在嶺海乃聞閣下奮發忠義糾合師
旅取日虞淵洗光咸池回六龍以中天然後知閣下
真一世之奇材固事乃見而獨恨未之識也數年前
某寓居閩中杜門不出以養衰病適閣下自樞廷均
逸弭節海邦謙光過人惠臨衡宇因得從容樽俎間
談笑而欵襟抱側聽緒餘追悔昔日之非深明當世
之務每言帝德王功霸畧皆在人主心術中顧所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十一

致之者何如耳竊自慶井以謂炎運中微天心悔禍
光輔聖主恢復祖宗之大業非閣下而誰未幾閣下
被召還巖廊某亦蒙恩起廢承乏帥守踰年於此獲
窺廟謨之一二以成去冬却敵之功尤切歎仰然自
今春閣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材調護將帥措置
邊防均理財用皆未聞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聲
譽損於前時規模爽於舊說中興氣象邈未有期不
知何爲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之事觀之官吏
軍民二十餘萬一朝相率北去將佐遇害者甚衆閣
下平日信任以爲可屬大事如呂社者被執以往性

威辱國中外震驚於誰責而可乎某輒不自揆激於
憂憤上疏指陳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及鑒前失
以圖將來者十有五事達於冕旒之前情迫言切抵
忤必多其知我者以爲見危納忠發不恤緯而憂宗
周之隕其不知我者以爲出位侵官汲黯之戇又復
妄發知與不知且置今日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嘗爲
大臣歷事三朝懷孤忠而同休戚者苟有所見其可
緘默而不言乎恭惟聖上登用閣下委任之專聽信
之篤古所未有往年富平之敗三十萬衆一戰而潰
忽而不問去春某入覲軒墀親聆聖音張某自富平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十二

之敗始練軍事嗚呼雖秦穆之於孟明光武之於鄧
禹馮異何以加此閣下所宜益務慎重諮諏良策圖
不世之功以益前愆以報知遇使後世稱之視古無
愧今乃以措置之失亡二十萬人虜僞得之增其氣
焰此豈小變雖聖度兼容未以此罪閣下天下謂何
閣下材識高遠自任以天下之重前無古人而事有
出於意外者愚謂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爲任
之道故也今有人於此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
鈞則力必藉人兼將相之柄控中外之任而無與人
共功名之心歟美者進便諒者疎逆耳苦口之言不

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
作梓人傳謂額刑在於衆工
知宰相職業者平時猶當如
蕭何相高祖而腹心謀盡則
信布房杜相太宗而善諫則
持衆美而效之若此所以成
甫歷祀挺亂危國其咎安在
房杜之亞以穆天粹不願閭
寵利天下之事庶幾可爲也
故能成其私以公滅私志身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七
俱安肯公營私者不過爲身
與家俱危不復引古爲諭請
如王蔡之徒其所以謀爲自
至矣一旦事變往往不能自
禍故未作之時謂富貴可以
至靖康間禍故作矣如唐恪
於宣和之末然尚亦可恕者
之初錄靖康之變禍故大矣
甚於恪山輩今皆安在天理
利誘於前而禍患藏於隱也

蔽九江要害之地又無控扼倘使僞境因用鄒瓊以
援上流則沿江震驚駐驛之所不得安矣伏望相公
深思所以備勝理之術勿謂敵人不出此策幸甚某
以東裝待罪聞報仰行然不敢以將去之故而廢國
事併乞鈞察

與李泰發端明書

德遠以身佩安危可謂自任以天下之重去冬親身
督戰以遏賊衝雖古人何以加諸然自獨幹化樞以
來已再月矣未聞有人憫人望者豈與人共功名之
度有未優乎昔房杜相唐持衆美而效之君去功與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七 十五

名還與衆人而功烈光明至今昭如日月也近嘗作
書以告中興用兵秭是一事要當以進人才修政事
固根本明是非進退君子小人爲先未知能領受否
泰發與之款願以此道開廣其度能如梓人之任額
則則宰相之事業何患不成方得君甚其所繫不細
又荷其似有相照之意故每因書輒畫區區又未知
果能察否也有所聞幸諭

與呂安老書

某再拜近得右相報諸大將列屯淮上姑務靜重徐
爲後圖誠爲得策來書謂譬如奕棋遞互一着必至

和殺此理固然嘗觀古人用兵多得先手此基家所
謂爭先法兵家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漢高祖既
失榮陽容說之使出武關臨南陽以致項籍則韓信
得以破趙魏燕齊以成漢業漢祖從之後皆如其策
此何理哉爭先法耳善基者覺一處少屈則經營他
處卒以取勝不善基者黏粘繳繞不肯斃舍卒以取
敗此無他隨手而應不爲先手之計故也今重兵盡
列淮上而控扼甚疎安知敵人不以虛聲疑我而爲
乘間擣虛之謀此幕府之所當留意也敵人前年以
兵趨淮甸而不得志在今日必變動其策而吾守株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七 十六

以待之可乎大抵前數年不留意于此正猶基之不
相管帶者兩年以來又似基之不立意而信手隨人
者凡欲殺人先須自治此言先爲自固之道乃可勝
敵在今日尤當先務也固來教以基爲喻故輒及此
某向者途中嘗奏疏論用兵利害亦嘗以副木令仲
弟奉呈不知曾見否近錄本納右相處大蒙許可如
未會見可于右相處取觀也頃年齒壯志銳亦頗有
意于此今則衰病相仍惟思山林靜處了此餘生宮
祠之請一不從則至于再三又不然則惟有掛冠耳
願以一言爲助使早得脫此莫大之幸此介乃專遣

者有可以見教得詳示爲幸

又

某再拜虔告盜賊紛紛不已蓋緣前此失于措置養
成厲階所謂頭首者既就招安依舊令在巢穴長惡
不悛時出作過遞相倣效不復知有官司相習成風
非痛革之不易懲創自某到此隨分措置除斬捕外
其招安者令擇強壯堪披帶人并頭首解付本司發
往行府聽使喚庶幾兇黨可以漸消有懷土之心者
不敢復爲頭首使歟於嘯聚願爲得策近解發王權
等三十三人既受約束其頭首四人輒伏投狀乞免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十七

又

某承乏粗遣措置諸事稍稍就緒所乏者軍馬耳自
初陳請卽蒙行府許差累劄見議遣兵書辭尤爲踴
重然至今未有至者豈遂食言邪付以一路之寄而
當此之時無將無兵使之捍禦以備不虞何以任責

初謂安老既到借一言之重可以決得辱來教乃知

不然且謂意見如此世間事豈可以意見爲之禪林
所謂擔板但見一邊事耳今遣本司屬官羅薦可詣
行在奉表起居及詣樞密院都督行府稟議奏簡并
與諸公稟日副本錄去幸詳覽可以見其曲折昨上
詔丐開未蒙矜允以訓辭有逸吏戒嚴商秋甫及之
語又聞車駕順動未敢再請今所陳乞若量差得數
千人使有本領一面隨宜措置粗可支吾亦豈敢堅
爲去就萬一又不獲發卽力求去難任此責也大兵
旣屯邊境此方今冬亦有可以苟安之理但出於僥
倖非至計也但知論成不知慮敗但知向前不知顧
後今日之患正在於此蒙見教以忍甚荷愛念然不
與之衣而使之忍寒不與之食而使之忍饑不與之
兵而使之忍一路之憂責可乎他人尚可如某虛任
一路之責決不可者幸試爲思之

又

前日遣幹官羅薦可詣行府稟議嘗奉手狀不審已
呈達否秋序益深伏惟台候多福前後解發招安到
度冠首領赴軍前使喚凡數十人今又得所謂廖一
長羅洞天等十餘人管押前去此等皆桀黠嘯聚動

以千百爲羣侵擾州縣殘害一方前此招出並不念
參依舊令在鄉里稍不如意則復出爲惡類上至公
紛紛不已正坐此故惟有發起軍前使之自效立功
者賞作過者誅嚴逃亡之禁許人得捕斬軍前
有逃亡者卽行下有司緝沒田宅編配妻孥以係累
其心如此年歲間庶幾舊俗可革漸向寧貼累有文
字中陳幸詳察近被旨令相度措置已條陳具奏并
中行府恐或未到今錄簡奉呈此事日來如何人還
願詳及也歲云暮矣千萬爲國自重

與張子公台人書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十九

某衰病老懶迂疎拙直皆非今日可用之才而又群
小造謗不已無罪無辜讓口嗷嗷必欲中傷豈可不
自選藏猶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且如來書所論數事
皆是以無爲有唱爲險庸之說而聽之者又不覈實
遂據以爲然此何理哉爲此說者雖不吾告吾已知
之矣是必近罷去準薛差遣魏中宋彥振也二人者
皆小人有所挾以利口爲進身之資者此每陳而遠
之猶懼其浼我胡承公爲其所欺頗昵信之敢肆臬
鳴真小人之無忌憚也不然則過客之不同意吾老
矣豈能事厨傳供饋以買一時之譽哉大抵詢事須

於士人中君子長者用小人之言而疑君子其可乎
李侔賢者此間每事委之如此謬政致煩台念何不
以書詢之前遣羅韓兩幹官至行朝皆士人相見既
款而器不及此何也大抵今日士風澆薄不知大體
而惟小廉曲謹之爲務如帥一路當今日兵革擾攘
之際修城池繕器械甲整軍伍理財賦皆是合做底事
稍加意爲朝廷立家計以備不虞則傍緣爲謗惟端
坐不事事苟爵祿以度歲月者則絕口不道往往反
稱譽之以爲鎮靜此俗不革欲任賢使能以成中興
難矣輒有數事中陳朝廷皆目前利害並錄副本去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二十

見諸公試爲追及彈去意已浩然猶未能忘懷庶有
補於萬分之一也鳳閣已幾年矣雖陰德在人者必
多然見於行事殊未有聞何也方今僭叛憑陵國勢
迫蹙時事拾攘民多凋弊居職納諫思之地豈可効
承平時嘿嘿養資貪戀寵祿哉如前奏所陳以虛數
督財賦以閹子貴和羅等事不知曾經鳳閣覽否
此等事放過孰不可放過毛舉細故以塞責非望也
有自行朝來者詢問之但云善事貴人不知其他何
以得此聲於梁楚間也有十餘年來見相識故舊有
忍窮餓自守者意謂風雨不渝金石不變真若可信

一旦得少官職滋味遽失所守便不復知有親故者多矣富貴易得名節難立勉自標建勿做俗子趨操也宮祠之請繼此當再具奏又不得請卽掛冠矣山林深處求一席地息念灰心以究無生之學此外無足言者千萬努力爲器業自愛

與陳國佐司諫

某再拜當朝廷多事之際在諫諍之列所當論者豈可一二數國佐閑退之久靜中所閱多矣方唐主虐心開納之秋諒知無不言更冀肫略細故指陳今日利害安危之大者使上心洞照中興之本則天下受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二十一

賜多矣士大夫奔競之風不除實爲中興之害願公

委曲明白爲上言之所補非淺淺也借易借易

與岳少保 卽武穆王鵬舉也

某咨目再拜宣撫少保麾下自聞大帥進討不果通記室之問第深馳仰遽中厚書脫殊佩鄭重之意初冬薄寒伏惟撫戎多暇台候萬福屢承移文垂示揆音十餘年來所未曾有良用欣快伊雜商賈間不見漢官威儀久矣王靈乍及所以撫循之者無所不至想見人情之懽悅也繼聞駐軍襄鄧其所摹畫想益宏遠朝廷遣使臣降賜輕齎者絡繹於道本路漕司

亦竭力辦集錢糧轉達鄂鄂此來想不至匱乏所願

上體眷注乘此機會早建不世之勲輔成中興之業

深所望於左右也累日來探報紛紛皆謂虜傷聚兵

陳穎有窺伺淮西江右之意聞朝廷已劄下使司摘

那一項軍馬順流前來九江措置防守必已顧旨遣

發本路以朝廷不曾撥到兵將必江要害去處並無

控扼方以爲憂今得依此爲幸多矣更冀選擇精銳

早與調發擊賊照素厚望不待喋喋也適聞又得蕪春

報賊馬已渡淮而南其意非淺願遣諸將邀擊之可

以成功少保大軍所臨無不摧滅者此寇乃送死耳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二十二

然蜂虻有毒亦不可忽幸冀留意正阻披承千萬爲

國自重

與張龍圖

張名翥以公薦爲南安守

德遠落職官祠未知更有後命否也言者引王恢事

以爲喻深謂未然張之過在於不能輯睦將帥輕事

移易措置乖謬使士卒怨叛耳若因淮西一事便謂

從前主兵謀之爲非則是因咽而廢食退避講和之

說復行將何以立國深慮話頭旣傳姦言得以眩惑

不免復進狂瞽之說以瀆上聰非敢爲張游說也近

嘗致書於張深砭其病吾豈黨於張者因其一跌盡

廢前功便欲誅其始謀自此豈復有敢任事者耶宗
社存亡自此而分所以不免喋喋非得已也柔直其
以爲何如獎諭詔并與清河書錄去一觀幸勿他示

又

某拜啓柔直知府龍圖使座前日專人上狀計已呈
跪步諒來等手海竊寄殷茲需寒台候福社感慰無
喻存留將兵敢不如命姑俟緊急日續勾喚也此如
防捍虎狼彼如肥櫟發孤此欲障蔽一路彼欲彈壓
一州輕重大小豈可同日語哉昔人有急則借兵於
鄰國萬一勝騎有窺江西之意柔直獨不能提將兵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七 三十三

率土豪千里來援同保上流共獎王室乎以此責他
人則不可以責柔直不爲過也紙尾避敵之論誠非
所望於左右者防捍之計畫心力而爲之不能卽繼
之以死何避之有處心不定而欲濟大事難矣哉已
條具利害悉陳于朝乞遣張俊赴鎮淮西催促岳飛
保據江池摘邪一項軍馬來此應副使喚虜虜未必
敢遽渡江萬一有南牧之意亦可隨機犄角掩擊豈
可遽自還屈哉本路要害之地政在興國九江豫章
能守此則腹內諸州皆可莫枕不能守此率皆望風
奔潰雖欲避敵將焉往哉願柔直細思之

又

張大開者聞已受招安不知果否得此一項了仰本
路盜賊悉已平定唯萍鄉永新與茶陵攸縣兩路界
首尚有殘黨已遣韓海御宗兩項軍馬會合湖南兵
將夾攻并遣屬官一員前去措置庶幾淨盡可以報
朝廷矣北方探報邇來稍寧萬一無事何幸如之使
虜騎有渡江者得朝廷益兵數千與岳侯相爲表裏
僕雖不武亦可自當一面何遽爲還避計哉書來謂
小諒而非大忠未爲通論昔安史之亂朔部風從唯
魯公以平原一郡糾集以捍大敵功雖不終亦足以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七 二十四

表暴後世豈可謂今無其人若必欲在廟堂而後可
爲劉琨沮逖之徒皆當束手矣見所與韓撫幹書謂
宜務實而勿務虛僕平生所爲皆圖實效不事虛文
如近日勾集諸將大閱正欲訓練拊循以待一日之
用非止爲虛聲而已願勿置疑其間也

啓

賀趙相公啓

伏審光奉制書延登拱路吉甫用而周邦咸喜裴度
留而唐室以安君臣慶千載之逢廟社培泰山之重
恭惟平章僕射相公養氣對大稟德直方以精忠自

結于主知以克厚素隆于民望召從帥闕入贊化樞
方有元戎十乘之行速膺家服九章之命安不運籌
而符秦宵避殿黜在位而准南寢謀何必肩輿揮羽
扇以卻敵固應當軸坐黃閣以折衝惟天子明不疑
不貳極儒者事允武允文當艱難思將相之秋宜出
慶係安危之本綸音所播輿論攸歸快復中原必有
祖生之志保綏江左亦資王導之才光輔大有爲之
君遠播不世出之畧佇觀勲績玉載旂常某仰德雖
勤趨風未幸臥病江海悵無良覲之緣拭目山休願
見中興之象保綏福履茂對龍光瞻咏之私敷宣罔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七 二十五

謝宰執復大觀文啓

奉香火于琳宮已負素餐之責冠班聯于書殿更貽
非據之譏拜命甚優撫躬增厲伏念某既閤冷族乾
坤腐儒李廣數奇豈有封侯之望屢翻多難蓋緣骨
相之屯謀被聖神之知首付鈞衡之任信古志篤惟
知專意而直行防患術疎靡慮危機之暗發進用再
月何補事功流落九年偶嘗艱險脫瘵鄉之瀕死荷
厝主之深慈勿安浮海以來歸仲子淮周而奚恨杜
門屏跡初非絕物而離羣卷舌吞聲但欲省錄而裁

擯不爲番老之際乃見中興之年雷風鼓行地豕旣
過日月清照皂白自分惟皇作極而無好惡之私與
物爲春而靡遐邇之間致茲屏陋亦預曉收此蓋伏
遇平章僕射相公道大包荒誠深與善以和羹之手
而均調于四海以回天之力而弼亮于一人肆開公
正之途大啓休明之運遂使青瑣之舊物復加白髮
之陳人強飯廉頗龍鍾已老據鞍馬後覽鏐何爲願
餌藥以扶衰稍究無生之學期挂冠而上綬漸爲歸
老之謀雖在山林亦託陶冶其爲感愧罔旣敷宣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八

宋 邵武李 綱伯紀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襲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序

易傳內篇序

六經皆所以載道而易以道陰陽故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天道備矣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以盡人事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也古文日月爲易日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八

陽也月陰也月過日淮一晝一夜相推而生明陽奇陰耦一剛一柔相推而成卦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聖人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卦爻具而謂之易者蓋專以變易爲義先儒謂易含二義有不易簡易之意者非也故自太極兆而爲奇耦自奇耦積而爲乾坤自乾坤索而爲六子自八卦相重和錯而爲六十四卦無非變者六爻之義易以貞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所以謂之易與易也道也神也異名同實其旨一也生生之謂易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三者渾淪而不相離語其大則範圍天地語其小則充足毫末刻彫衆形橐籥萬化自有形至於無形自有必至於無心莫不綜攝乎此則易之爲書何爲者耶載此而已剛柔有自然之體奇耦有自然之數上下內外有自然之位進退往來有自然之序消息盈虛有自然之理皆所以載天道也而人事存焉是以聖人察卦爻之變因其有是象則繫之以是辭以愛惡情偽之相感爲吉凶悔吝之端以君子小人之消長爲治亂安危之本其所以告人使避凶趨吉雖不離於日用之間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八

而精義入神有出於思爲之表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學者所以不可不盡心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則自伏羲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已陳矣連山夏易也以艮爲首故曰連山歸藏商易也以坤爲首故曰歸藏孔子觀商道於宋得坤乾焉蓋歸藏之書然而讀易章編至於三絕作彖象文言諸篇以贊明之則三易之書至周易而後大備故韓宣子通魯見易象及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矣易

後之序與彖爻之辭皆文王造始而周公續終之故
有王用享于西山箕子明夷利貞之語不然韓宣子
何以知周公之德哉孔子於易其說尤詳而論語記
羣弟子問答獨罕及易故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
雅言也以詩書執禮爲雅言則易罕言矣豈非易者
天道所在而性與天道雖子貢亦有所不得聞故耶
秦焚詩書易以卜筮之書而幸存今餘經類多亡闕
而易獨爲完經蓋天相之以垂訓于萬世使一卦一
爻有不備者則乾坤或幾平熄矣漢晉間如九師之
流一主於象數而不稽義理故其取象更衍迂闊多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三

粹聖人之意自王輔嗣以來及近世學者一主於義
理而不求象數故其訓義與象相遠田夫聖人之意
者亦不爲少二者胥失也夫聖人極數以定象立象
以盡意象數者易之所自作而義理寓焉舍象數以
求意是猶舍筌蹄而求魚兔折筌蹄而求魚也魚
兔得然後筌蹄可忘酒醴成然後糟粕可棄必質諸
象數而不謬考諸義理而不惑六通四闢無所滯礙
然後聖人之意可見焉孔子彖象蓋兼之矣然象少
義多者深其阜眇其根幽其所以然使學者精思而
自得故也余以罪謫海上端憂多暇取易讀之屏去

衆說獨以心會卽象數之幽眇究理義之精微于以
窺聖人之制作燦然如據璣衡以觀天日月星辰經
緯昭回之文吉而妖祥之理皆可歷數而周知喟然
嘆曰不學易而涉世其蹈禍固宜罪大不死乃得窮
聖經于荒絕之鄉心辭神間恍若有授之者豈非幸
耶昔人作易于憂患者非特智慮不用於時欲有所
表見於後蓋亦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
之矣然後思深慮危足以發難言之妙蘊以貽範於
將來余雖困陋困窮流離之甚其敢忘此乃以所安
見者著易傳內外篇訓釋上下經上下繫說卦序卦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四

雜卦揅論合爲十卷外篇釋象七明變一訓辭二類
占一行數二合爲十有三卷凡二十有三卷雖未足
以測聖人之意然發明易學必由象數以極義理之
歸或自此書始也引義比類反覆參錯文辭繁費所
不得已覽者取其意而勿請焉可也書始於建炎歲
次己酉中夏時赴謫所南征次歸休成於庚戌季春
時自海上北歸次寧遠凡廿年云謹序

易傳外篇序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本於數而數

不與焉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數兼於象故也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變有變而後有占而鼓天下之動則存乎辭辭所以該極象數各指其所之而明吉凶以示人者也古之學者必備是五者然後足以窺聖人作易之旨故有推步氣候律曆之學所以知數也有正卦互體俯仰之學所以觀象也有變卦時來消長之學所以察變也有五行世應遊魂歸魂之學所以考古也有訓詁其辭解釋其義之學所以修辭也近世學者惟尚言辭務明其義而象數變占之學皆失其傳則不得聖人之旨多矣今卦爻之象變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五

其在含蓄妙意發揮至理示人甚明碩弗深考而占筮術數之法載於經傳者班班可見苟能精以思慮默契于心則古人之學不難到也聖人作易之旨雖非卽此而可窮亦非舍此而能得不鑿不拘惟其是之爲從而已余年運而往行將知命學易於憂患之中既以所妄見者爲之傳又作釋象七篇明變一篇訓辭二篇類占衍數各一篇今十有二卷目爲易傳外篇以解制易體度幾聖人難盡之意或因是而可窺至於洞象數之表達變通之幾占筮之巧妙辭義之精微有不可以筆舌傳者則覽者當自得焉蓋易

者學道之筌蹄此書又學易之筌蹄魚兔已得則筌蹄雖忘焉可也書始於建炎三年己酉之中秋時謫居海上行次雷陽成於四年之仲春時蒙恩北歸行次容甯凡半年云謹志歲月摠其大畧爲之序冠於目錄之首

釋象序

易者象也猶天之垂象經緯昭回環布森列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皆有名數分域燦然以示人故天之高也其故可得而知則以象知之也善占天者必審其名數辨其分感知象所在而謹察之然後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六

天意可推而吉凶妖祥可得而占不然則以角爲尾以味爲翼以斗爲箕以紫微皇極之居爲太微三光之廷其相去遠絕可勝言哉易象亦然奇耦相交而八卦之象立八卦之相錯而六十四卦之象生六爻相雜而三百八十四爻之象備正取之爲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之八物旁取之則天地之間百物不廢其在天者日月之盈昃星斗之幹旋雲雨之升降冰霜之凝結無不取也其在地者丘山之叢聚川淵之流止井邑田野城墻衢巷之制千盤陸陸泥沙谷穴之宜無不取也在人則取於君臣父子夫婦男女長幼

朋友之倫在物則取於羽毛鱗介草木華實牲體育血之品取諸身者耳目鼻口心思之于五官頂順輔頰頤舌之於元首脰背實腹之於體撝趾腓股之於足莫不具焉取諸器者樽簋之屬以爲禮弧矢之屬以爲威狀機杼之屬以爲安車輿輪輻之屬以爲行簪綬裳帶以爲服饌餼酒食以爲養龍龜繡幕之於井耳鉉趾足之於門莫不有焉以禮爲象則有祭祀賓客婚媾田狩征伐之類而五禮備矣以政爲象則有刑法慶賀告命官使事功之類而庶政舉矣動靜取舍進退往來內外小大先後初終一話一言象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七

皆有乎其中大矣哉易之取象之多也夫八卦錯則六十四卦之殊其所以爲消長盛衰治亂安危聚散通塞者亦殊也六爻雜則三百八十四爻之情異其所以爲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者亦異也卦者時也爻者人也所遇之時所處之人既不同則吉凶悔吝得失憂虞是非利害其象亦隨而變焉此取象之所以不得不多也聖人設卦以觀象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斷吉凶而盡其言因有是象則命之以是辭豈苟然哉辭具難言之象而象合無盡之意深考而諦觀之聖人之意蓋昭然矣今象以求易

猶舍日月星辰而觀天也可乎哉夫象者像也猶之象設擬形容而象物宜使觀者有所考爾審象而得之如高宗以夢而得傳說循名而失之如燕人市璫而得死鼠此求象之不可以不察也制器者因規以爲圓因矩以爲方而後可以議規矩於方圓之外也作樂者因律以召陽因呂以召陰而後可以知聲於黃鍾大呂之表也相馬者按法式以求之則儀氏駟中帛氏口齒謝氏骨髻闕一不可及其至也牝而黃牡而驪足以得天下之馬不能察其法式而曰我能得馬者妄也魚兔得筌蹄捐醇精流糟粕樂此爲得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八

象者言而非求象者之事也自王弼有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之論深斥象數之學以爲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義無所取而近世學者遂廢象而不談不能知象因失聖人之意多矣殊不知象明而後意可得意得而後象可忘求象未得遽欲棄而捐之不亦過乎互體卦變之屬其所由來古矣考十三卦制器尚象之理與春秋傳所載占筮之言其說不誣第漢晉諸儒討之不精索之不切一泥于象而不求義蔓衍迂濶反害聖人立象之本旨今其書已罕傳而彖象之象具在可推而得冥搜遠

惟其是之從而勿泥焉可也夫天象可觀而不可窮
易之象含天下之至賾而測之益深窮之益遠詎可
俄而測哉錯雜以觀其所同比類以求其所異由顯
以知隱由通以擬遠由支離以會歸于簡易則聖人
精微之意若合符節矣作釋象

明變序

易者變也自乾坤變而爲八卦自八卦變而爲六十
四卦自六十四卦變而爲四千九十六卦無非變者
其法起于七八之數而已九爲老陽其策三十有六
六爲老陰其策二十有四陰陽之老必變故得九六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八

九

之數則動而有所之七爲少陽其策二十有八入爲
少陰其策三十有二陰陽之少不變故得七八之數
則靜而無所適聖人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
柔而生爻所以明吉凶以示人者因其動而已故曰
適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
不當故曰吉而生焉又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然則重六畫
以成爻統六爻以成卦積六十四卦以成易所以體
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其有不存于
變者乎孔子論易之變有兼變化而言者有獨指變

而言者蓋物之生出乎化者也物之極出乎變者也
陽極生陰則在陽爲變在陰爲化故凡陽老而之陰
者皆剛變而爲柔陰極生陽則在陰爲變在陽爲化
故凡陰老而之陽者皆柔變而爲剛剛柔相推而生
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此兼變化而言之也一問一
闕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此獨指變而言之也夫
陰陽陽關其極皆變使化而無變以裁之則天地萬
物何以相禪于無窮爻以倣此故曰爻也者言乎其
變者也由爻之變故卦以之變由卦之變故易之變
備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象不同而聖人繫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八

十

之以辭亦異者莫不一寓于變然而又有專取諸變
以爲彖象者若井之改邑不改井之類是也有專取
諸變以爲爻象者若巽九五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之類是也以至消長進退之序俯仰盈虛之體應此
遠近之勢愛惡取舍之情卽其變而觀之易之理蓋
昭然矣作明變

衍數序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道降而生物無
非數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自易開而生卦無非數也造物者本象以出數故

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則數非
象不立作易者因數以定象故曰極其數遂定天下
之象則象非數不明二者相爲表裏而已天下之物
不逃於數天下之數不外于象天下之象不遺于易
故易之爲書該極象數以冒天下之道者也數起于
著者以七運而四十九之用圓而神數成於卦卦以
八周而六十四之體方以智探著以知策推策以定
爻因爻以設卦而易之能事畢矣陰陽有老少此策
之數所以殊也剛柔有微彰此爻之數所以別也自
天一至天五生數也自地六至地十成數也以奇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十一

者成而偶以偶生者成而奇奇偶相推演而五行之
數立矣一三五七九天數皆陽也二四六八十地數
皆陰也合天數二十有五合地數三十凡五十有五
而大衍之數成矣乾旋一於西北巽戴九於東南艮
東北而左三坤西南而右七離二震四上峙而爲肩
坎八兌六下承而爲足河圖九宮天極之數積矣氣
有司間而上下左右之分辨精有專散而風雨寒熱
燥溼之化彰乾兌之金位於西而盛於西北震巽之
木位於東而盛於東南離火有君相坎水有降升坤
艮之土有始終五運六氣坤樞之數行矣乾坤包六

子而納甲之法生五行歷十二辰而納音之法備五
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有高低損益之制律法出
焉參天兩地迭相乘除有章節紀元之術曆法肇焉
故以卦當日晝夜各一則爲爻十有二者辰也以卦
當月六日七分則爲爻三十者日也以卦當時震兌
坎離分主春秋冬夏則爲爻二十有四者氣也以卦
當年陰陽二卦相交於冬夏二至則爲爻十有二者
月也參五以變錯綜其數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
下之故莫不筭攝于此故明于易之類者順以數往
逆以知來察天人之際於掌握之間洞古今之變於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十二

談笑之頃究觀物理與神爲謀其故何哉天地之覆
載陰陽之生殺日月星辰之運行晦明寒暑代謝
山川之流止動植之死生事之因革器之成壞人之
窮達壽夭世之治亂安危帝王之興衰君子小人之
進退消長莫不有數存乎其間故數也者成變化行
鬼神雖天地之大不能違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
乎極數之變執神之機任璇衡以觀大運據會要以
知未來則探賸索隱鉤深致遠推陰陽之贖考神明
之隱行影響之于形聲夫何疑哉漢之楊雄張衡唐
之甄伯陽邢和璞本朝之邵雍皆深於數者故雄作

大玄術著靈龜伯陽不參同契和璞有賴陽書雜以
先天圖作皇極經世皆宗於易而變翼推明之至數
所在信如龜者不可誣也精微之機不可以言傳始
取其可陳者著於篇作衍數

類占上序

人心神明之府天地之鏡也萬物之鑑也虛而靈寂
而通固可以無卜筮而知吉凶所不能者物之藏也
故必假於片龜神物然後能知之龜曰卜筮曰筮卜
所以兆象也自陰陽五行之象交感而生爻者爲兩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八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八

之數錯綜而成卦者內爲貞外爲悔故筮之用二以
其從違斷天下之疑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曰
探賈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而咸天下之靈疊
者莫大於蓍龜易之道以卜筮者尚其占而卦爻之
變專以筮爲主者尚其於神明而生著參天兩地而
倚數觀變於神明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卦爻
本於數而數本于蓍故也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連
山歸藏以靜爲占故爻稱七八周易以動爲占故爻
稱九六七八者少陰少陽之數也陰陽之少虛而求

盛故靜而不變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陰陽之老
盛而已極故動而變生吉而悔吝生乎動者也故易
以動爲占所以卦爻之辭其變不一者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所指不同故也一爻變則其占用所變之
爻辭陳侯筮敬仲遇觀䷓之否䷋爻變曰是謂觀國
之先利用賓于王之類是也二爻至六爻皆變則其
占用變卦之象辭穆姜筮居東宮遇艮䷳之隨䷐六
不爻變爻辭曰是在周易隨元亨無咎之類是也六爻
皆不變則其占用本卦之象辭晉文公重耳筮得晉
國遇貞屯䷂悔豫䷏皆八曰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之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八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八

類是也古之占筮以辭爲主而又論卦爻之體若畢
偃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震爲土
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爲公侯卦之
類論卦體也昔晉成公筮歸國遇乾䷀之否䷋口配
而不終君三出焉之類論爻體也率之以卦爻之辭
揆之以卦爻之體而吉凶之理明矣後世占筮有世
應之說有飛伏之候有歸魂遊魂之法有納甲納音
之術有星經氣候之數以五行之生克比和六神之
王相囚廢決定吉凶而京房郭璞焦贛之流又各以
其術製易林春秋占法殆廢至近世則諸家之術亦

失其傳所謂以卜筮尚其占者或幾乎絕可勝慨哉
惟依古法主卦爻之辭而兼論其體參以諸家之術
庶幾得之今撮取六經春秋傳國語所載占筮及諸
家之術可用者史氏所傳占筮術數之精微者著于
篇作類占

類占下序

卜筮術數藝成而下與醫祝同科然極該象數探賸
索隱鈎深致遠聖人之道在焉推原天下陰陽五行
之理於卦爻之間逆知吉凶若合符節雖千里之遠
千歲之故可坐而致至矣哉妙于此者又能將之以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八十五

道義如司馬季主嚴君平飾之以藝文如管輅郭璞
巧發奇中如魏炤趙達預言期運如鄭相如桑道茂
尤可貴重皆太史公作日者列傳蓋有意推崇之因
取西漢以來至于五代史策所載卜筮術數之精微
者擬其大要著于類占之末

送陳淵幾叟遊廬山序

序中所謂廬山之南有
人者謂了齋先生陳仲

也時先生在南
藉幾叟往省之

江南諸山廬阜為最北枕九江南據星子奇峯秀嶺
繚亘連絡不可名狀雖為山林環偉絕特之觀士夫
有高世之趣者多願遊焉政和癸巳之夏予自豫章

之古
往來
沒所
不繼
有者
不以
哉茲
備堂
毀壞
瞭然
李忠
為我
肯及
藝筆
歸甘
遷德
併以
之心
昭武
余自

心勞形瘵食息不暇每思平生山林泉石之遊筆硯
圖史之樂不可復得慨然永歎其秋九月得請罷知
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以觀文殿學士知揚
州卽丐宮祠歸梁谿十月抵家一宿湛觀兩遊惠山
陸長松坐惟石酌泉烹茶與昆弟嘯詠便覺神明頓
還舊觀久之間有建昌之謫卽日命駕過虎丘臨劍
池月夜步松江長橋與親友爲別渡錢塘江經嚴陵
瀨自三衢入江南歷上饒弋陽遊龜峰寺道金溪抵
建昌時十二月間也復聞有寧江之命卽泛舟蘇隄
川如豫章邂逅故人長老懷宗同遊翠巖寺觀洪崖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八 十七

井後遊玉隆萬壽宮觀許旌陽手植檜累日雪作尤
覺景物清絕道龍虎山望仙巖如雲煙綿聯千態萬
狀不可模寫次筠陽上高遊九峯寺山正如惠山而
林木蔚然深秀使人悵然次宜春送遊萍鄉醴陵以
次長沙遊道林嶽麓寺觀唐人篇翰時二年仲春之
初也聞江陵爲潰兵所據未果行而見報有復官除
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之命道路阻隔王命不
通未敢以爲信然已而使者來自都城驗問審實乃
拜命又聞虜騎自去冬再犯歲向有金人登城飲兵
不下撫諭四方之詔憂憤感塞涕淚橫流卽治裝率

湖南兵入援山岳陽登舟沿江順流而東將詣元帥
府以趨都城實以四月八日離長沙追思自去秋迄
今繚繞行萬里覽觀江山之勝幽懷壯志時發于文
詞之間身勞而心適所不能忘者王室之艱難而已
今復墮世網時方多故擾擾萬緒起矣欲如前日之
閑放豈易得哉姑以自今以往所經歷所見聞所施
爲所會遇日著于篇爲靖康行紀使將來有所考云
丁未歲孟夏十有九日序

乘閑志序

夢志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八

十八

周官太史占六夢之吉甫一曰正夢先儒謂無所思
慮安然而夢至於喜怒哀憂之類感於物而得之非
所以爲正也夫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流通而一
心之靈綿亘今古含容宇宙萬法皆具無乏無餘聖
人了之無塵垢之累而此亦不增故能通達宿命過
去未來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衆人迷之爲欲慮
之所昏而此亦不減故於無所思慮安然而夢亦能
顯發種種未然之相或以已而夢他人或以他人而
夢已今日之所夢異日之所行皆一心法更無他物
豈有前後間斷分際差別耶此周官之所謂正夢邪

至於有所喜懼而不得其正有所憂懼而不得其正則想念隨之而樂廣之所謂因者是已如牧羊者因羊念馬因馬念車因車念蓋送夢乘車建曲蓋而爲將帥又如病者因擊門之聲而念鼓因鼓而念樂因樂而念燕享遂夢作樂而飲酒燕樂列禦冠亦言陽盛則夢火陰盛則夢水甚饑則夢取甚飽則夢與凡此皆所謂因也然人之夢想本屬顛倒故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夢棺槨不祥之物而反爲榮華夢臭腐可惡之物而反爲利祿而世間一切有爲法亦無非顛倒者顛倒之中有正存焉不可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八 十九

不察也昔三國時有善占夢者人告之以夢芻狗者三而所占各異其人實未嘗夢也特以意言之而所占亦驗深解乎此然後可以語天下之理矣後世占夢之法廢然亦有曉然不待占而可知者余自幼年所夢皆驗經行之地遭遇之故往往先發於寢寐之間及值其時恍如舊遊而事變曲折若合符契如靖康之事皆夢於十數年之前親舊飽閒而脈道之既應莫不駭異而不知此乃天下之常理也乘閑追憶數十條書而志之近夢頗異而未應及將來之夢皆當繼此而書焉莊周有言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

中又占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余方在大夢中而屑屑然書此豈不爲達者之所笑然世間之事出處窮達皆有自然之分一飲啄一動止有非人所能爲者而況大於此者乎昧者見利而忘義愛利而忘人保身而忘國至於無所不至豈非其大惑邪苟知分定而視國如身視人如衆勉於義之所當爲者而以出處窮達付之自然則此書之傳不爲無補也作夢志

災異志

天地之大一身是也血氣調而腑藏平則身以之康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八 二十

強德政修而人物安則天地以之和願至於身失於衛生之經而疾病生焉則發於其色形於其脉善醫者能知之天地失於變理之道而災異作焉則天變見於上地變見於下知道者亦能察之夫豈有物使之然哉一氣之運有開必先小之一身大之天地吉凶妖祥未有無其兆者也古先哲王觀變而懼修厥德正厥事以應天則凶妖可以轉而爲吉祥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雉雉宋景之妖星退舍天人之際疾如影響不可誣已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災異之變必謹書之所以使君人者知有所畏而自反也

漢儒引類附會其說既不足以取信而後世導諛之臣誦其君以天地之變不足畏每有災異恬不知恤又從而爲之辭遂使時君世主不復畏天而肆情于民物之上稔成禍亂未有若崇觀以來也靖康之初夷狄憑陵宗社危急生靈肝腦塗地中國之禍古所未有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本在于不知畏天馴致使然也故余取聞見之所及災異之大者著之于篇使後世有考焉作災異志

證兆志

天人之際其理一也天之所爲卽人之所爲人之所爲亦天之所爲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一

欲卽天之所爲故國之將興君明臣良庶事皆舉寢明寢昌實天啓其心國之將衰君暗臣劣庶事皆廢寢微寢滅實天奪之魄渾淪無間而有數存焉於其間猶之農也是蘆是藁盡其四支之敏於田畝實天相之使之有黍稷之利猶之商也樵遷有無孽牽車牛遠服商賈實天相之有多餘之贏至於農不耕而望穀粟商不賈而望貨財有國者人事不修而責命於天此豈理也哉世之言天者謂一切分定而廢人事言人者謂悉緣智力而廢天命二者交失也自古有國家者興衰之數曷嘗不係於天然而或過其

或不及期則人事存焉爾漢之高祖有斷蛇之符光武有赤伏之讖唐之太宗亦名著于圖牒然而三君者皆豁達大度其英足以有斷其明足以有察故能信任忠良爲御豪傑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傳之子孫至于後世繼體守文之君一有暗弱信所當疑疑所當信則全盛之基往往失墜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國家自藝祖受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聖聖相授垂二百年規模超於前古德澤浹於天下迨崇寧大觀以來小雅盡廢故宜和之末靖康之禍夷狄交侵中國以微然知數者形於讖緯多能預言以至朝廷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二

之所崇尚閭巷之所謳謠未來之故合若符節天之所以告人者甚明願弗之察耳取其尤顯著者次第于篇作證兆志

預備志序

書檄志

諸志皆經國大猷而僅存其序用與言俱備焉造物者豈真爲狗萬物乎何與于不仁之甚也

唐陸贄有言勳人以言所惑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奉天所下詔令贄所草定雖武夫悍卒讀之莫不流涕德宗反正贄力居多今夷狄內訌王室危墜九廟陷於兵火而存亡未可知二聖幽於犬羊而安否不得達卒伍化而爲盜賊丁農轉而爲甲兵商賈

阻絕而不通士夫奔竄而失節西北殘於金革而民
情離東南困於調發而物力匱將帥偃蹇莫相統一
州縣委靡莫相維持此誠國家危急天意人心去就
之際也幸有賢王撥兵于外可以繫天下之心則夫
傳檄四方雖令遠邇以援中都以後海寓言不得不
切意不得不深辭不得不盡誠不得不至庶幾人心
感而天意回大濟生靈再安宗社真今日之急務也
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辭之
不可已也如是一應書檄之作皆當以陸宣公爲法
作書檄志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三

事宜志

古賢相多矣能救時者獨韓其不
膠漆而可以權也此志以借哉

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
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夫事業之措於天下亦貴於變
而通之以盡利不失時宜而已況乎遭非常之故而
可以常法待之哉祖宗削平僭亂混一區宇監唐之
弊而銷藩鎮之權出治以文而饒天下之武典章文
物之所布綱紀禮令之所施固足以維國勢而錯天
下於泰山之安至於崇寧大觀宣和之間宰輔非人
託紹述之名爲保寵之術耗蠹邦財新刈民力士習
益壞軍政不修敗散盟結邊釁迫宜和之末天下之

弊極矣故夷狄得以乘其間以陵中國直犯京闕初
無藩鎮賴淵聖皇帝新卽大位人心欣戴同力固守
賊以退師是宜朝廷之上德協心畧他故而以治
兵防邊爲急務也奈何徂於承平偷惰苟且之風恬
不加恤議論規畫稍越故常則阻難排抑不得施行
而懷姦希進者又從而密譖而巧詆之以是爲非變
白爲黑惑亂人主之聽更相傾陷以取寵祿又甚於
崇觀宣政之時其意以爲虜騎必不深入藉使深入
不過割地厚賂而已遂使全人無所忌憚一歲之內
再陷帝城君父播遷生靈塗炭朝廷雖令半年不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四

四方盜賊所在蜂起豈非膠柱鼓瑟不知通變用小
人之禍至於此哉以今日而望去年則人情國勢其
不相侔何啻數十百倍然而猶有可爲者祖宗德澤
在人者深天下士民未有離志故京城之攻出於夷
狄而非出於中原州縣之盜出於潰兵而非出於民
庶誠能觀今之勢度事之宜收士用安民心選任將
帥整治軍旅枕戈嘗膽勵勾踐之心布衣帛冠行衛
文之政則恢復宗社保全邊疆以報不共戴天之讐
以雪振古所無之恥自不難也昔少康以一旅之衆
滅澆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先民以數千之卒破

尋邑而克清大憝致漢中興況我有宋土宇之廣幅
輅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夫事貴知變而謀
貴先定故韓信之說高祖以收三秦卒成垓下之功
孔明之說劉備以取巴蜀卒成鼎足之勢管仲說小
伯以富軍政而爲五霸長商鞅說孝公以令必行而
爲七國雄其謀皆定於始見之時況欲加於數千者
手雖然任之不專信之不篤而使小人得以間之則
雖使伊周復生恐亦不能有所補也取事之宜于今
者次第而條陳之以備一日之用作事宜志

人物志 公選而諸賢舍宜矣乃其名抑何渾
沒不傳也附驥而名益彰非耶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五

昔晉祚中絕中原陷於夷狄元帝渡江興于江左有
王導以爲腹心有周顒刁協戴淵以爲股肱有賀循
顧榮以從人望有周訪鄒鑒其卓以據要地有劉琨
祖逖以快遠畧及其後也輔相如謝安將帥如謝玄
方鎮如陶侃溫嶠皆世不乏人故能締構羣材贊襄
中興祀晉配天不失舊物抗不韌之鋒敗苻堅之師
折王敦之逆平蘇峻之難保東南百餘年人物
之不可無也如是今天羊陵侮宗社艱危河北河東
之地棄而不保或遂陷於敵讐或割據于豪傑則通
通畿甸汴不可都其勢必有延幸之事以權一時之

宜而濟其急然而人物之衰未有甚於此時也前日
失謀敗國妨功害賢之人既不可復用而名望在人
屈指無幾任方伯連率之職者率皆妾庸廢州縣冗
散之中者未易議拔則今之人物所以爲輔相輔
之臣所以爲侍從論思之官所以充臺諫獻替之任
所以當師帥撫御之選所以膺守令牧養之寄所以
持監司按察之權當何自而取之以祖宗養養之久
天下衣冠之衆固不可厚誣以無人然而事迫勢急
兼收並用棄瑕錄善拾短求長欲得真賢實材相與
協力而扶持之使士夫不復事虛名而收實效官司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八 二十六

物志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九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序

漢唐三帝紀要錄序

臣竊觀自昔人主履創業中興之運必有英偉之材以斷大事然後能戡難定功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必有明哲之智以察至理然後能聽言用人而不爲異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九

一

說之所惑必有寬大之量以保衆然後規模宏遠而足以濟天下必有誠一之德以與賢然後終始無間而足以大有爲所以肇跡開基興衰撥亂克大敵建大勳爲神農萬物主而垂休無窮者率用此道則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其人也高祖當秦之亡仗三尺劍馳驅馬上以與項籍爭天下相持於滎陽成皇間敗師跳身者屢矣然氣不爲之挫而卒亡楚凡五年而定帝業光武起滎陽以數千烏合之衆破尋邑百萬之師仗節渡河崎嶇于趙魏之郊危亦甚矣然志不爲之沮故卒能破銅馬赤眉之屬而漢以再興

太宗乘隋之亂起太原而定關中擒建德世充之徒皆身履行陣冒矢石而不懼征伐四克遂有天下此英偉之材三帝之所同也高祖知人善任使聽言如不及將韓信於行伍得陳平於囚命拔足揮洗揖廊生之說輟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樊噲一言則還軍灞上樊噲一言則趣駕關中故能因羣策以屈羣力而大功以成光武指授諸將各當其任料敵決勝明見萬里之外馮異獲於作執而建方面之勳鄧禹杖策調于軍門遂定大計抹耿弇之謀而起兵上谷曉鄧形之計而不棄信都故能威謀靡抗動輒如志而太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九

二

宗之任賢使能好謀納諫又卓然過人遠甚此明哲之智三帝之所同也司馬遷稱高祖有大度寬仁愛人意豁如也而馬援亦稱光武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之自有真而史稱太宗亦言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節下士則寬大之量三帝皆然高祖天資優悔然待蕭曹子房陳平密待帷幄如左右手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其待寇鄧耿賈皆出臥內如子弟然太宗尤推誠以任人有上疏論房玄齡者帝曰是欲離間吾君臣邪斥發表嘗賜李靖手詔曰軍事一以委卿吾不從中制則誠一之德三帝皆然夫有

明哲之智而英不足以濟之則足於謀而寡於斷有
英偉之材而明不足以察之則寡於慮而傷于專莫
明備矣而寬大之量未宏誠一之志未著則亦未足
以優於天下故四者兼備德盛業鉅則混一區宇身
致太平者高祖光武太宗是也四者不備各有所長
則能割據一方粗成霸業者魏武吳蜀之主是也由
是推之自古創業中興之君槩可觀矣至於英不足
而為弱明不足而為暗無寬大之量而狹小無誠一
之志而多疑則區區衰世之君靡不由此恭惟皇帝
陛下英明之姿寬誠之德得於天縱與神為謀而臣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九

幸日侍軒墀仰聞聖訓竊歎絕德清光非臣下所能
跋及然而紹膺大統適當國步艱難夷狄強盛之日
百度未舉四方未寧謂宜深考漢之高祖光武唐之
太宗所以創業中興者神明自得聖心循焉以馭駕
羣材制勝克敵撥亂世而反之正則我中興之功
不難也臣輒不自揆取三帝之行事散在諸傳及他
史者次第編集刪其繁文掇其大節纂成一書目之
曰漢唐三帝紀要錄敢塵庸覽以備乙夜之鑒庶幾
登燭之光禪日月之照燭涓埃之細助海嶽之深崇
以古為鑑察今之宜或有取焉非獨臣之幸也臣謹

序

小字華嚴經合論後序

修多羅藏三乘十二分教皆佛菩薩之所說然廣博
妙圓極諸經之盡與莫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從上諸
德建立疏抄論讚皆為人解說然精深條暢為華嚴
之指南莫如李長者所製合論蓋華嚴明一心之真
境含容無盡如設寶鑑光明相照其中妙影重重攝
入故華藏世界名數不可說而不離于方寸之中三
昧法門差別不可窮而不出於一念之際毗盧遮那
之所建立支殊普賢之所示現皆以上乘頓教接大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九

根者自初發心至等正覺本自圓成無有欠闕體之
者以一毫舍法界契之者以一悟正無生而地位階
級因果功用歷歷現前了然不昧言語譬喻開示為
人有權有實此華嚴所以極諸經之盡與也合論明
諸法之本原會歸于一如法界海濶無津涯必觀星
斗乃辨方所故自序品以至法界品七處十會天龍
八部一切諸神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諸大菩
薩善財所參五十三善知識皆以十波羅密互為主
伴其間妙寶種種莊嚴皆以表法學者因之心跡圓
融而得悟入此合論所以為華嚴之指南也微華嚴

無以見佛法理事之無碍故廣博而妙顯微合論無以知華嚴之本末倫理故精深而條暢讀佛書而不觀華嚴是猶河伯之喜秋水而不知海若之難窮以見笑於大方之家也讀華嚴而不觀合論是猶據圖以窺天文而不考其不之書無以知災祥之吉也可乎哉然華嚴凡八十卷合論凡四十論離爲二書部帙浩博既不便於觀覽又艱難於挈提學佛者患此久矣朝奉大夫提舉坑冶鑄錢張君書言始創意以經論合爲一書作小字刊之刻畫之精如水布沙如蠶種子勻淨分明悅可人意凡願者卽以施之異時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九

五

一大部經極一頁荷之力所不能舉者今歛而小之不盈數兩攜適四方無不如意非善巧方便孰能如此其用心樂善亦勤矣哉夫一座中有大千經卷具智慧者破塵出之是爲真遊華嚴境界真得合論宗旨信解行証宜自此書始敢告讀者應作是觀建炎元年八月望日序

重校正杜子美集敘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及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時病多事未能也故祕書郎黃長齋博雅好古工於

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川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三十餘篇其忠義氣節騷旅艱難悲憤已聊一見於詩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翠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勸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乃知公之運作行於世者未多遭亂亡逸又不爲少加以傳寫謬誤寔失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九

六

舊文鳥三轉而馬者不可勝數長齋官洛下與名士大夫游稟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較讐益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長齋沒後十七年余始見親較定集卷二十有二於其家朱黃塗改手迹如新爲之怡然竊歎其博學淵識而有助於子美之多也昔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泰晤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中語可謂知子美者矣方肅宗之怒房琯人無改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繇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

之不可已者與陽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爲詩所掩故邪嘗一鬱之內知九鼎之味有一于此可以卜知其他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四年甲寅六月朔序

古靈陳述古文集序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底於道德仁義粹然一出於正其高者裨補造化勸懲大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九

七

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華韶護之諸神人菽粟布帛之濟人饑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繡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歸僞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綉而覆脂穢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鸞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而其餘緒發爲文章後世讀者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專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不足以取信於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錄是言之文以德爲主

德以文爲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古靈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于學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爲友以古道鳴於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旣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聽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爲橫經講說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刻郡興大藩益推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寢被知遇歷事三朝爵爲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九

八

名臣判郎曹則執法而不撓使虜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以忠讜補主闕慶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爲人主之所欽嚮下爲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實光明如此而所爲文章溫厚渾純根于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大美玄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則質幹立而枝葉不繁音韻古而節奏必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嘗評之其詩篇平淡如常應物其文辭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理之學庶幾于思孟軻非近時區區綴集章句落爲

應用之文者所能殫舉也嗣子紹夫東集公文章得古律詩賦雜文凡若干篇冠以紹興手詔經廷薦士章疏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合爲二十有六卷集成束謁求爲之序某告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如古聖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褒稱可謂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誦其詩讀其書可以想見其人如公功業行實推賢揚善之美如此而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殊眷膺聖主之褒崇士林尊仰推爲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也公諱襄字述古官至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贈給事中中國史有傳云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九

九

編類建炎制詔奏議表劄集敘

某建炎初自領開封府事蒙恩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六月一日至南京行在所供職八月五日蒙恩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是月十八日降制以某上章丐罷蒙恩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洞霄宮備位近司七十餘日繼以罷謫奔走萬里流落十年再被錄用紹興四年春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寓居長樂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某省記編錄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已後時政記述御某已

遵依詔旨謹省記到昨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行政事實刑黜陟之大畧著于篇籍寫上下兩策諸通進司投進有旨宣付史館紹興六年夏任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承史館牒見修纂建炎日曆朝廷降下所省記到建炎時政記文字首尾未詳及拜罷辭免表劄批答並未抄錄赴館請編類前來參照某已遵稟將建炎初除罷制命詔書批答辭免稱謝表劄奏議建明劄子皆已得旨施行者編類次第勒成四卷竊惟聖上紹大統於國家艱難之際卽位之初首蒙考慎其所以委任責成之意可謂重矣而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九

十

某才能謏薄識慮迂疎曾不能效尺寸以圖報萬一奉身以避讎慝患難保全至今寔深慙懼今者旣蒙朝廷降旨令省記時政之畧又承史館移牒使編類首尾之詳簡閱舊文追尋往事恍如夢寐益用慨然雖時運不留事勢亦異而理有不可改者以理揆事萬分之一有取焉謹繕寫成兩冊繳申史館以備採擇

送丹霞宗本遊徑山序

丹霞宗本師遇異人能預言災祥其名藉甚居昭武之瑞光巖十餘年一旦起行脚心盡棄舊所得絕口

不復道爲此一大事偏參諸方遊泉南值果師寓佛
日菴叩問宗旨言下自謂有悟入處其後果公住徑
山師歸舊隱欲復往從之遂道長樂見梁谿翁語之
曰子去菴光巖幾日矣答曰六年翁曰方舉足時已
合輿三十棒如今歸去却折拄杖向折脚鑪中捲飯
皮日猶較些子若也未然却請飽參到徑山爲我致
問果公雖未識而妙圓光中已相見了也有一轉語
託丹霞呈似便請寄箇消息來切湏急道此外珍重

中興至言序

臣聞自古帝王之盛有創業有中興若湯武之革夏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九 十一

商漢高之滅秦楚唐之代隋此創業之主也宣王承
厲王之後興衰撥亂周道復行光武當漢曆中微恭
行天討炎運復續肅宗憲宗武宗當唐室不兢藩鎮
僭叛征伐四克威令復振此中興之主也創業之主
駕御英雄雄裁剪勅敵肇造區夏固爲難矣而中興之
主視之爲尤難者豈不以紹將絕之統承極亂之餘
或爲夷狄之所憑陵或爲巨盜之所侵據國勢削弱
天步艱難綱紀廢墜法度陵遲人材衰微物力凋耗
振而起之尤爲不易譬猶大厦之傾支扶顛危補苴
罅漏與夫經營創建者蓋不侔矣然亦有優爲於創

業者承祖宗積累之基德澤至深人心未變境土土
民本皆我有御得其道則亡者可以復存叛者可以
復屬以弱爲強以微爲盛疾若俛仰譬猶巨室中衰
田園僕隸不幸爲有力者之所攘其賢子孫能竭力
以料理之則衰之所失一旦復歸與夫奮空拳仗一
劍以起者不可同日而語也顧所以慶之者如何耳
洪惟有宋膺受天命薄海內外悉主悉臣祖宗功德
超軼漢唐接武三代至道君朝受報收功極熾而豐
邊釁一開金寇之禍乘間而作淵聖內禪天下歸心
謀臣弗滅馴致大變實錄承平之久人不知兵姑務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九 十二

講和偷安苟且之所至譬猶康強之人負恃壯盛蔑
衛生調攝之經得陰陽乖沴之疾邪氣深入不務以
毒藥攻治而故用參朮和之以圖安全何可得哉皇
天祐宋眷命陛下爲神明萬物之主臨御以來迨今
十年宵衣旰食憂勤圖治而中興之業未建者豈所
以圖之之道猶有未至邪臣以愚陋誤蒙眷獎嘗叨
考慎材疎分薄自取顛擠曲荷矜憐不棄遐遠昨者
被奉詔旨條具邊防利害雖竭愚慮以塞清問猶未
能盡其區區所欲言者夙夜精思至忘寢食謹以已
見撰成中興至言十篇輒敢繕寫投進以塵乙夜之

覽臣謂帝王圖治必有本要秉本執要以應萬機所
操彌約所施彌博故以明本要篇第一本要者人主
精神心術之謂也舉而措之天下必有政事功勳乃
成故以修政事篇第二中興之政莫急於治兵故以
治軍旅篇第三軍旅之興莫急於財用故以理財賦
篇第四足食足兵必據形勝之地以事攻守故以審
形勢篇第五攻守之具欲善其事必利其器故以備
器用篇第六自治軍旅至備器用兵家之常道也必
有臨機應變之術故以容機權篇第七必有料敵制
勝之謀故以尚謀策篇第八所以為此者將欲討僭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九 十三

逆禦強虜復祖宗之境土據中原以臨四方而已必
有先後本末之序故以議恢復篇第九恢復境土固
威振矣然後可以奉迎二聖驚輿以天下養昭陛下
孝悌之德故以議奉迎篇第十此十篇者凡也其詳
又有目焉各以類附於篇末詞旨蕪淺雖不足以備
廟筭之萬一亦臣之畢精極慮欲圖報聖恩拳拳之
至意也昔漢賈山作至言借秦為喻以感悟文帝班
固稱其言正而善指事意今臣此書持論不敢太高
惟務可行立議不敢激訐惟務當理引古以證今自
下以喻上故以與至言命篇伏惟陛下萬機之暇

留神采覽明本要篇發明心術無可施行自修政事
篇後倘有合於聖意者乞制詔外廷詳酌施行天下
幸甚紹興五年 月 日臣某頓首謹序 至言不存僕
覽者想歎

寓軒記

梁谿居士既謫沙陽官廨陋甚不可以居而居于興
國佛宮自春徂夏氣候歟蒸思得寬敞幽邃之宇以
為燕居遊息之地而宮之西有軒焉前此以為過客
之館蕪廢不治因命工葺之架青松以障日植翠竹
以來風飾曲欄為花卉之圃理小盆為菱荷之池地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九 十四

之幻珥者瓦甍之破闕者牆壁楹檻之浸漑者皆以
人續加之不數日煥然一新于是易其舊而名曰寓
軒大哉寓乎諦觀此身其本何有從虛幻生從顛倒
起如夢中人如逆旅舍其百骸九竅六藏賦而存者
周已寓矣况夫奔走往來涉世而游宦乎况乎愚慙
妄發負罪而遠謫乎以此身而居此軒無適而非寓
者雖然寓也亦有非寓者存焉嘗試晨起而坐于斯
軒取佛菩薩語觀之否則收經史百家之言參訂之
否則默坐省循以念前日之非否則遊從笑語以極
一時之樂如幻人言如呼聲譬佛菩薩之語亦寓也

如糟粕如筌蹄經史百家之言亦寓也念前日之非而罪性本空非亦何有極一時之樂而生滅相續樂亦不常是皆寓而已矣于諸寓中有非寓者則是軒之前青松翠竹花圃荷池牆壁瓦礫皆足以助發實相而況於佛菩薩之語經史百家之言與夫默坐省循遊從詠笑者乎噫安得忘言之士與之坐寓軒之上而聽梁谿之寓言則所謂非寓者庶幾見之宣和二年四月十二日記

拙軒記

梁谿寢室之側有小軒焉竹樹葱籠鳴禽上下聰明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九 十五

凡淨清風徐來梁谿欣然悅之因名之曰拙軒客曰是軒幽邃閑雅爲子之所悅願乃以拙名之何也梁谿曰昔柳子厚謫瀟水上愛其溪山泉石之美買而居之自謂以愚網罪故凡溪山泉石皆名以愚今予以拙謫居于此而是軒廣不踰丈無丹雘之飾竹樹雖美葦檜茂密不加剪治全其自然獨爲拙者之所樂則以拙累之不亦可乎客曰子之拙奈何梁谿曰子欲聞我之拙乎謁洪園之竹以爲管畫中山之鬼以爲毫不足以載其一二雖然嘗試爲子言其厓畧予行不知塗之險夷以躓于危子動不知時之剝範

以底于困言出于口紆徐爲妍子獨澁訥其味淡然意萌乎心機警則臧子獨迂疎惡園喜方學欲趨時爲進之梯墜子獨拙扶摘杳微得之雖艱不可時施文貴適用片言有餘嗟子獨拙參訂羣書務惟貪奇祗可自娛古今之變如水如陸舟車易用後世不復予獨悞然謂古猶今欲挽唐虞革民之心萬衆之威如雷如霆神龍之鱗其孰敢嬰子獨藐然忘君之勢欲以螻蟻求裕天地人之任職循默爲貴如不聞知緘口莫護富貴可保乃爲得計拙者居之不能自己遇事輒發寧復顧已人之仕宦因時逐勢高步青雲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九 十六

一日千里下者亦能寸積銖累拙者居之等于遊戲得如嚼蠟失如脫屣凡是數者皆拙之故其大則然其小無數雖或梅之俄而復然與生俱生殆稟于天昔者老氏大巧若拙此巧而拙者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此工而拙者也皆不得爲真拙若子之拙其真誰如客曰噫甚矣子之拙也吾將求良醫若古之扁鵲俞跗者飲子以神藥鑿去方心規而圖之庶幾子之拙有瘳乎梁谿憮然不悅曰天生拙子予俞跗扁鵲其如予何且予之得全于拙也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四時之寒暑萬物之生化而況於是

非利害之端乎今雖竄逐以其拙故隨而安之亦知
谿山僻遠之異於朝廷也窮愁羈旅之異于顯達也
幸蒙恩貸得歸田廬一鴈一詠左圖右書寔餘生于
釋老味正道于吾儒庶于慮之一得收寸功于三餘
抱茲拙以終身又豈能釋此之樂而從事于智巧之
苦歟既謝客退而述之以爲記因自號拙翁云時宣
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廬山真慧禪院法堂記

教外別傳正法眼藏自達磨西來至忍大師爲震旦
第五祖然後祖道流通宗分南北繇一燈傳百千燈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九 十七

至于無窮得法者不可勝數豈具信根久乃純熟堪
任大事而一華五葉時節因緣自應爾邪廬山黃梅
五祖山真慧禪院祖師道場爲天下名利而法堂歲
久雲蒸木腐將有傾壓之虞住持者募緣修建邑人
蔡氏聞而喜捨捐家資三百餘萬鳩工掄材煥然一
新堂之高五十有二尺其深如之其廣倍之修梁虹
亘層簷翬飛宏博嚴麗遂爲江右諸刹之冠經始于
宣和壬寅之秋落成于乙巳之冬始之者長老自表
也成之者長老宗綬也堂成後三年歲次戊申余被
命居武昌假道湓浦綬不遠百里過予求爲之記余

謂綬曰一切諸法皆非實相雖佛菩薩爲法出世記
夢如幻况其餘乎今子建堂說法土木之所假合丹
牘之所粉飾其堂然也以何爲法直指心源見性成
佛其法然也以何爲說撞鐘擊鼓升高廣坐有問有
答敷演舉揚是說法耶夫說法者實無所說而聞法
靜四威儀中是說法耶夫說法者實無所說而聞法
者亦無所聞故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乃能問待有
廣長舌相向汝道乃能答此無一法與人彼無一法
可得以法名堂因堂顯法已爲贅矣而又何以記爲
哉綬曰雖然如是佛法門中闕一不可故諸佛土有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九 十八

以聲音言說而爲佛事者有以樓閣莊嚴而爲佛事
者此堂倚白蓮峯下瞰九江前揖廬阜清靜爽遠具
勝妙境而水鳥林巒熾然常說牆壁瓦礫咸助法機
妙法宣明不假開示至于不得已而示人提唱宗風
應機接物縱橫卷舒或語或默無非第一義者夫言
語解脫文字相空於夢幻中卽夢幻而作佛事乃佛
菩薩之旨也得公之文以記歲月作大字榜楹間使
遊方具眼袖手登斯堂者有悟入處向上事直下承
當末後句目前薦取省住山翁半力不亦可乎余艱
然一笑乃爲之書建炎二年四月二十日具位李某

記

武威廟碑陰記

故翰林學士承旨蘇公謫僊耳既北歸作漢伏波將軍廟碑言兩伏波皆有功於嶺表廟食海上爲往來辦者指南辭意環瑋自作碑迄今凡三十年未克建立蓋闕典也余以罪謫萬安行次海濱疾作不果謁祠下遣子宗之攝祭病臥館中默禱于神異時倘得生還神返無虞當書蘇公所作碑刻石廟中使人有所觀考以答神貺時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有五日既得吉卜夜半乘潮南渡詰旦次瓊瑩恬無驚憂後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九十九

三日祇奉德音特恩聽還疾良愈射禱行宮卜以十月五日巳卯北渡不吉再卜六日庚辰吉巳卯之晝風霾大作庚辰乃息日中潮來風便波平舉帆行舟度如枕席海色天空軒豁呈露不一時已達北岸乃知神之威靈勝饗昭著若此蘇公之言信不誣也次雷陽書碑施金託郡守董侯撫其事大書深刻垂之無窮且敘所以蒙神之休者志於碑陰式告觀者正廟新息馬侯也初封忠顯王宣和中加佑順聖廟廟碑離路侯也宣和中進封忠烈王皆在蘇公作碑之後故并記于此歲次巳酉季冬十二日武陽李其

記

邵武軍泰寧縣瑞光巖丹霞禪院記

東南名山如所謂四明天台衡嶽廬阜端爲環偉秀絕者多爲浮圖氏所居名監巨刹緣互相望至于下州小邑一巖一壑搜奇擇勝亦靡遺者推原其端必有間上法眼清淨道行高潔爲一方之所信仰乃能披榛棘取道場肇基開迹以貽後人非偶然也邵武軍泰寧縣山水之勝冠於諸邑出縣西門二十里口瑞溪有山焉三峯秀峙巖洞相聯西曰豐巖東曰瑞光巖中曰羅漢岩岌岌巖空峭足而列皆有蘭若建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九十九

于其下不塗塹茨而風雨之患除不鑿戶牖而日月之光入堂殿樓閣窈窕玲瓏泉石草木幽奇芳潤叠嶂屏其前層巒擁其後山回路轉巖洞乃出謂造物者融結無意吾不信也三巖中獨瑞光岌岌於近年蓋宗本禪師之所建立也師邵武農家子初不知書大觀庚寅中遊山間遇異僧示以出家時節因緣且審有所付心地豁然遂能通儒釋諸書作偈頌道未幾事多驗既落髮受具戒居雙林院遠近嚮風戶外之履滿矣政和辛卯春師詣汀州南安巖謁定光古佛道出泰寧夜夢紫袍神告之曰師此行宜住瑞溪

覺而異之詰旦瑞溪有檀越曰江牧曰師捍迎師以居豐嚴禮意勤甚師以符夢所告從其請既而同遊前品愛其幽勝二檀越相與曰師儻有意駐錫于此當爲創築新廬以垂無窮師許之鳩工掄材不三月而告成會有旨天下佛寺有神仙跡者還爲道觀聽以舊額建寺他所而師之丹霞院應改朝散大夫權郡事陳侯紹移額於嚴中以成師志寺因稱丹霞先是嚴有光景之異未幾院額至故集賢殿修撰羅公時時帥長樂與師有素聞而喜之爲目其巖曰瑞光且施財率衆力而新之爲門爲殿爲法堂爲丈室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九 二十一

於中爲鍾樓爲廚爲庫於左爲華嚴閣爲應真閣爲僧堂於右皆規模崇林具體而微制度精巧金碧炳煥一旦出豐嚴羅漢巖右互相輝映若圖畫然真勝地也宜和初余以左史論事謫官汝陽殿撰羅公方里居相從甚厚稱道師不容口因寓書以倡頌相往來迨建炎末蒙恩歸自海上來居泰寧始與師相識嘗訪於品間爲留宿賦詩而後返今年春盜起鄰郡余徙長樂未閱月邑遭兵火焚蕪殆盡獨三鼎巋然棟宇如故豈非神佛護持師之道力有以感格之也邪其秋以書來求余記之余既雅重師爲人又愛嚴

整之美記其敗辭然竊惟近世貴耳而賤目讀前史見燹摩羅什佛圖澄萬回普化之流竦然慕之恨不與同時偶有其人則又不甚信重類多如此何獨浮國氏哉書於記末庶幾覽者有感於斯言紹興元年辛亥八月五日記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

宋 邵武李綱伯紀著

明 龍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夢章甫訂

宗喬李嗣玄較正

論

災異論

孔子作春秋書日食地震山陵崩隕常星不見夜中
星隕如雨五石墮墜六鵠退飛鸛鶴來巢霜不殺草
李梅冬實者所以記異也書水火之災雨雹大雪災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

電晦冥多瘳有蜺蜺旱螽有蜉所以記災也災異
之名自此而起漢儒因之推配五行以爲之說是邪
非邪曰孔子之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之所以推配
之者非也何哉天地萬物以人爲本庶政修而萬事
康得治之道則地天平天成物遂其性豈有災異之變
哉政悖其宜事失其敘有亂之理則見於天者日月
薄蝕彗孛飛流雪霜風雨之不時而反時爲災者天
之變也見於地者山崩川竭水火爲災震動陷裂而
反物爲妖者地之變也見於物者羽毛鱗介之草木
金石之怪蜺蜺螽蟥並起而秣穢卒靡

之變也聖人必謹記之使治人事者畏天戒恐懼修
省以銷去之故曰孔子之所以書之者是也漢儒不
揣其本而齊其末以天地之變物之妖孽病者於
形數聲色者推而配之五行某事失則某災爲之應
某異見則某事爲之符其說牽合附會迂濶而難信
故曰漢儒之所以推配之者非也然則天地與物之
變孰使之然哉主張翁闢亦有司之者邪曰通上下
一氣耳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著於此而祥異見
於彼猶影響之於形聲自然之符而理之必至者也
胡不以身觀之元氣衰而邪氣乘之則疾病不祥之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

色見於面目達於氣體可視而知可診脈而得其本
在於肺腑之失其平而已善醫者調其肺腑而疾病
可痊善治者修其政事而災異可弭故堯以水而儆
子湯以旱而責躬太戊以桑穀而修厥德高宗以雉
雉而正厥事宣王遇旱曠之災而懼太宗懼蝗螽之
異而憂皆能弭災異而爲和平身致大治豈非畏天
戒之明驗乎後世談經術者以漢儒推配之說牽合
附會爲不足信併與聖人所以書災異之意一切廢
之其說以爲天地與物之變成其自爾吾無與也何
足畏乎遂使人至樂聞其說不復畏天而無恐懼修

省之心其爲害豈淺哉夫災異祥瑞其理一也災異之說使人畏而有所戒祥瑞之說使人驕而有所怠聖人語災異而不論祥瑞者懼其君驕故也今有一草木之祥一羽毛之瑞則相與嗟嘆而三賀之至于天地萬物之變則恬不加恤以爲未嘗有災異焉其亦異於聖人之意矣作災異論

制勝論

此全人物起童賈王黼欲結金以共亡其月公知其不可故作此論靖康之禍抑何其明照數計也自古與夷狄共事未有無患者也所謂要言不煩

夷狄之爲中國患也惟北虜爲最甚蓋其天性忿鷙怙氣負力逐水草便騎射習攻戰疆忍難屈真中國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

卷之十

三

之堅敵非三陲之比也自昔制御之術指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利害未有得全策者請借西漢以明之秦滅六國使蒙恬將數十萬衆以北擊胡起臨洮盡遼東阻山塹谷築長城者萬里匈奴北徙不敢南下而牧馬然天下因之騷動陳勝起於臨戍而秦亡其後楚漢戰爭中國紛擾匈奴復居故塞其兵凌強高祖初定天下有輕匈奴之心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於是劉敬脫輓轅建和親之議妻單于以漢女歲奉金繒甚厚然匈奴爲邊患不

衰至孝惠高后時益驕倨爲殺書以陵侮中國孝文卽位與通閼市約和親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發憤躬戎服從六郡良材材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親屈帝尊以仲亞夫之軍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將此則結和親非策之全者也武帝繼文景節儉富庶之後財力有餘水衡之錢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一時將帥人材衆多慨然欲事匈奴以撫高祖之宿憤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探兵前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幕追奔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

卷之十

四

逐北窮極其地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斬首虜以萬計然漢之士馬物故大半亦累相當天下蕭然賴武帝末年悔悟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海內少安則事征伐非策之全者也迨孝宣世值匈奴難距之運五單于爭國饑饉薦臻畜產殆盡於時權時之宜覆以威德單于款塞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繇此觀之終西漢之世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者有用武而克伐者皆非全策至於威服而臣畜之則非天時人事若合符節未易能也得制御夷狄之全策惟我本朝爲然方五季之亂晉

割地以賂契丹比向而臣事之其後耶律德至舉
兵威晉拘出帝以歸其國則一時強盛可勝言哉周
世宗嘗威武躬率六師以征之僅能復閬南之地太
祖受天命至太宗時海內僭亂以次削平得良將帥
以守邊境契丹不敢犯澶淵之後京師震動輔臣有
建議幸蜀幸金陵以避其鋒者賴寇準力爭遂定親
征之謀天助神相巨弩潛發殲其渠帥於是契丹震
怖通使請和當是之時以驍將勁卒邊其歸路則足
馬隻輪無返者章聖皇帝天覆海涵不邀一時之功
而建萬世之策乃許之盟詔諸將勿追而契丹得以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 五

之曰不然昔高祖遣使使匈奴匈奴匿其精壯示以
疲乏使者還報以爲可擊高祖聽之故有平城之困
今契丹自澶淵之役以來涵養亦百餘年不有謀者
其能固乎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間
諜之言未可信也往年女真常爲之梗尋卽底定借
使與之結約共亡契丹能保女真之不爲患乎自古
與夷狄共事者未有無患者也至於高麗地接虜境
畏其威而服屬之我雖待之者厚安可必其背彼而
助我哉夫百年養之爲不足一日壞之爲有餘動而
擾之則易靜而安之則難從子之策吾懼契丹之釁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 六

完師出塞戴德魯威誓不復叛當時盟誓之信皎如
日月約束之嚴曲爲之防通使有常時贈賄有常數
燕犒有常禮僕從有常制其慰薦撫循交際威儀俯
仰非起纖悉備具故能結歡修好百有餘年並邊之
民不識兵革振古以來所未嘗有謹守盟約雖傳之
萬世可也故曰御夷狄之全策惟本朝爲然或者曰
契丹桀黠與中國抗衡有志之士每爲扼腕今幸其
種族離叛畜牧凋耗人卒羸弱比有女真以爲彼擾
東有高麗以爲我援因時制變一舉破之復中國之
舊境成祖宗之宿志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則將應

結而比隣之不復安舉未必勝而不能無後患也杜
牧有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自治者必有智勇之將帥
必有精銳之士卒必有山積無窮之金繕穀粟必有
必信素明之師令賞刑無是數者而欲謀人之國蓋
亦難矣夫西夏與比虜孰強雖三尺童子知比虜強
而西夏弱自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卒不能得靈武而
我之獲師蹶將者皆是也今不能敵弱者而欲與強
者鬪可乎吾恐二虜合而爲中國患非淺也且天地
之所以限制中外者必有險阻之地故比虜之與中
國接者若蜚狐古北之口所謂險阻也幽燕割而險

阻之地悉歸於虜中今之所恃者不過塘濶耳自雄
霸以達畿甸平原野捷馬疾馳不半月可至一有
不然可不爲之寒心哉故曰堅守盟約可以傳萬世
勿見小利而敗大事可也作制虜論

禦戎論

西夏自繼遷盜有平涼靈武瓜沙甘肅銀宥之地百
有餘載乍叛乍臣爲邊境患謀畫之臣竭智於內介
冑之上用命於外庫帑藏以給軍賦疲民力以聚
粟曠日持久曾不能殲渠魁復故境制其死命而劉
平徐禧劉法之徒盡全師蹙上將往往而是夫最爾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 七

數州之地而以天下之勢臨之宜若泰山壓卵然而
用力多見功寡者何也行兵之道不若彼者四自治
之術未盡善者六彼軍旅之力全而我軍旅之力不
全彼士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彼所規者大
而我所規者小彼所圖者久而我所圖者速此行兵
之道不若彼者四也將帥之任不專士卒之氣不振
糧餉之蓄不廣錢貨之法不通賞罰之令不明攻守
之議不審此自治之術未盡善者六也嘗試論之夏
人每入寇必聚兵於數路之會境舉國而來雖稱百
萬精壯居前老弱居後去則及是故能深入吾地

城寨虜人畜動輒如意吾則不然每有攻討五路之
帥各以其兵入力散勢分不相爲用彼方虛城清野
待諸路以不爭而以全力據要害之地以制一路於
必死此前日熙河所以破軍殺將也豈非彼軍旅之
力全而我軍旅之力不全故邪夏人非有高爵厚祿
以寵戰士然而人人習騎射樂戰鬪耐饑渴其視見
矢石蹈鋒刃死行戰若談笑然故能驚退徽摩封疆
出沒無常不可制禦而吾之師獨士兵饑乏蕃漢之
箭手爲可用耳至於東南屯戍之兵卒然聞鼓鼙之
聲見旌旗之色流汗股栗已欲曳兵而走況可與之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 八

臨陣接戰以首爭首以力搏力哉弱者先奔則强者
亦與之而偕潰此黠布之所以破楚將也豈非彼士
卒之心一而我士卒之心不一故邪夏人之法戰勝
而得首級者不過賜酒一杯酥酪數斤其賞之如此
其輕也然而得大將覆大軍則其首領往往不次拔
而用之故其戰鬪輕首級而不爭乘利逐北多致大
勝而吾之法每得首一級則轉一資賞帛有差戰士
知首級之爲貴也兵刃旣接幸而勝之每殺一人則
必下馬斬首久而後得奔北之虜已爲散而遠遁矣
以故吾之勝未嘗有大捷焉豈非彼之所規者大而

我之所規者小邪。夏人狡獪多詐而善謀。強則叛亂。弱則請和。叛則利於擄掠。和則歲賜金繒。故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領。彼益深謀遠慮。常爲積年之計。吾則不然。方其和附。無預備不虞之慮。而一旦叛去。則不計利害。不議可否。遂興師而攻之。以僥倖一時之利。豈非彼之所圖者。久而我之所圖者。速邪。古之將帥。付以關外之權。不從中制利。則伸鉅則蟠見。可而後進。應勝而後會。財賦可有也。以賞戰士。而激勸之。誅殺可專也。雖君命有所不受。久任責成。不妄能易。故能習熟利害。臨事制變。士卒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

九

樂爲之用。今則不然。爲帥於千里之外。而受制於九重之中。見可欲進。而不得知難欲退。而不敢用度。稍過已。從吏議。一有不然。片紙罷之。夫如是而欲責其建不世之功。亦難矣。此不專將帥之任。其弊一也。古之良將。與士卒之最下者。同甘苦。百里之內。牛酒日至。激以忠義。礪以爵祿。不幸戰歿。恩卹備至。生無饑寒之患。而有信賞。死無妻孥之憂。而有榮名。是以士卒奮厲感激。輕用其死。殺然之氣。願戰赴敵。雖身膏草野而不辭。今則不然。將與卒遠絕。而不知知廩賜匱乏。衣食不足。驅而殺於行陣。則以逃亡爲言。雖

不及妻孥無歸死者。莫恤生者。何勸夫如是而欲責其仗節死難。亦難矣。此不振士卒之氣。其弊二也。國以兵爲本。兵以食爲天。晁錯爲漢畫策。使民鬻爵贖罪。實粟塞下。而趙充國亦言。積穀三百萬斛。虜不敢動矣。惟失此策。故虜敢爲逆。繇是觀之。欲強兵以制夷狄。未有不以穀粟爲先者。今自陝以西。關中之地沃野千里。古之所謂天府也。豐歲粒米狼戾。有司容於錢帛。無以廣糴。四年軍食不足。率取之於民。至于白晝持挺。群起而擊。縣令者又行坐倉之法。士有饑色。其何以戰。此不廣糴糴之蓄其弊三也。往歲陝西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

十

鐵錢與銅錢均用。其後鐵錢寢輕。以二當銅錢之一。自東南夾錫錢罷。不行。悉運於陝西。物價翔踊。而錢益輕。凡二十而當一。官兵之俸。其數如是。月得俸一千者。纔可以爲銅錢之數五十。欲其衣食足而勇於公。固不可得也。不爲之制。則物重錢輕。其弊無窮。遽以法平之。則商賈不行。而交易之道廢。未見有良策者。又解池之塩。不假煮鍊。而自成。其利日爲錢一萬緡。以歲計之。凡三百六十萬緡。可以支陝右兵費五分之一。自東南未塩行於西北。而解塩不行。靡委山積。坐失國計。每以調度仰給朝廷。帑藏爲虛。亡有窮

已此不通錢貨之法其弊四也古者賞不踰月罰必
當罪治天下者無所不用賞罰而軍事尤甚蓋驅民
於鋒鏑之間欲人自爲戰非信賞必罰何以使之今
有躬踐行陣冒白刃者未必賞而貨賂使倖之人第
功殊列偏裨失事主將逗留怯敵者未必罰而一有
小利則張皇其功尚何以使戰士知所勸沮哉此不
明賞罰之令其弊五也王翦之伐荆非六十萬不行
趙充國之討先零必屯田爲積歲計蓋其攻守之策
素定於冒次利於速戰則必盛卒徒以臨之使功無
踰時役不再循利於緩守則必屯田積穀坐省饋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 十一

以待其破弱然後一舉而滅之古人立功類皆如此
今攻守之議初不先定平居屯戍開口待哺仰食縣
官其費不貲一旦下攻討之令又無成策徒浪戰以
僥倖一時之功是以西鄙川師積粟十年未見顯效
此不審攻守之議其弊六也六弊如此又加之以行
師之道不善於彼者固以故憂人以區區數州之地
敢譬大邦而抗天下之全力保據一方曠誅積稔無
足怪者爲今之計莫若反此必欲征伐使伍路各守
其地按兵以備不虞別命大將以精兵數十萬竄數
月根擄近巢穴美水草之地一路深入可以得志

吾軍旅之力全矣廣募土兵燕戶蕃漢方箭手以爲
選鋒使之當敵東南之兵特以守營壘護輜重張犂
勢而勿使與戰兵雜處則吾士卒之心一矣戰勝之
功勿計首級而以用命先登卻敵破陣爲最帥論諸
將之功諸將各論其麾下之功必以實聞次第推賞
則吾之所規者大矣擇將帥訓士卒時換根繕甲兵
習於山川形勢策出萬全然後舉師而不邀功於旦
暮則吾之所圖者遠矣四者既備而又委任將帥許
以便宜從事撫養士卒卹死事以勸生者乘豐歲以
廣儲蓄因時宜以權寶貨賞罰之令必信攻守之議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 十二

必素定而不出於臨時則六弊盡去可以有功今夏
人雖屈膝請和然戎狄異心強則復叛及是時宜思
所以制御爲萬世慮者楮紳之士不可以不講也

理財論上

王者之治天下有政有教教以明禮義爲本政以足
財用爲先孟子曰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
不足又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二者相須以成
雖然後天下治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以仁守位而無財以聚之則所
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以財聚人而無義以理之則

所謂度量不生乎其間也仁以財施財以義制三者相爲表裏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成周之時理財之職掌於天官以九貢致之以九賦歛之以九式均節之上以供王及后世子之川下以百官有司之祿以奉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以給賓客饗殮之禮其餘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出入會計吏法具焉官有常職因無暴征上下具足禮樂庶事備而頌聲興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入以爲出後世以宰相兼錢穀之職而天子后妃賜予遊燕玩好之費官吏廩祿祭祀賓客軍旅調度河防邊計營繕力役與夫水旱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

十三

不時之資朝廷必周知其數而裁制之蓋得周官之遺意故當譬天下猶之家也今有百口之家其財產之所入僅足用焉則必擇長者一人專總之仰事俯育朝夕之所給歲時伏臘之所須婚嫁喪祭之所用皆有常數然後以其贏餘可以備凶年而無饑寒匱乏之患苟不然人人得而取之力亦不給矣四海之廣生齒之繁租稅之所入征商榷酤鑄山煮海平準市易香礬茶課之所取不爲不多也然而比年以來每患財用之不足者度量不生於其間而費出無節也宰相不任其責朝廷不知其數而內之賜予燕遊

玩好應奉外之營納力役邊事河防各有主之者顧意所欲莫敢誰何以有限之財而供無限之求雖使穀粟如水火錢貨如泉源幣帛如丘山亦安得不爲之匱乏也爲今之計所以理財者如之何而可復周官冢宰制國用之意使宰相任責周知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一切用度本之朝廷罷去煩費而量入以爲出庶幾乎其可也

理財論中

世之論理財者皆曰天下之大生民之衆不患無財患無以理之講明其說設法以籠天下之財使民無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

十四

遺利則國用足矣殊不知自漢唐迄今日取於民者已竭又欲以法籠之是民之所以相生相養者必欲盡奪之而後已也古者取於民不過什一故孟子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也少乎什一大貉小貉也周衰諸侯專利以自厚亦不過什二故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至秦收大半之賦頭會箕歛民不聊生豪傑並起而亡之漢興天下平定衣食滋殖加以文景之恭儉國用富饒往往弛租稅以寬民力武帝外事四夷內極奢侈海內蕭然帑藏空虛調度不給於是升車有算幹楨鐵制楮告緡錢以足一

財之用而後世因之遂爲常法唐初以租庸調爲民賦之制其後罷而爲兩稅又制茶法取於民者其條益繁孟子曰有布帛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二而民有餘用其三而父子離心之民征於三者之外已不可勝數於斯時也又欲設法以籠之使民之所以相生相養者必盡奪而後已嗚呼其亦不仁之甚矣夫理財以義爲主理財不以義而以法及之威臨之何求不得然吾恐聚歛倍克而民益窮非社稷之福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於此有道焉可以民不加賦而國用足者海採山鑄錢是也山海者天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

十五

御府則天下之利源竭矣若夫鑄錢之利則所謂母權子子權母者其術有可議焉但當養信使民不以廢興之數爲疑耳釋此弗議而欲聚歛倍克與民爭錐刀之利亦可謂不知理財之本矣

理財論下

議者曰邦用之所以匱我知之矣爵祿濫而冗食多耗蠹使然今若罷冗局省吏員一切務爲撙歛之計則邦用可以不勞而告足是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觀其小而未覩其大也蓋比年以來耗蠹邦用者其源有五一日營繕二曰花石三曰製造四曰力役五曰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

十六

賜予是五者虛國罷民之本而糜費之大者今爲撙歛之計而不敢及此是不務其本而務其末不節於大而節於小其於邦用果能有所補邪易曰月節而中制至於太過而苦亦非長久之策也夫官吏之冗國宜有當罷省者然要須清入仕之源而使士大夫不失職則善耳入仕之源素未嘗清自多闕少既不足以容之今又一切罷使數千人皇皇然無所歸宿可不爲之念慮哉爲今之計莫若於營繕花石製造力役賜予糜費之大者裁損罷省清入仕之源使良

關相稱而士大夫不失職則庶乎其可也不然猶之
一家父兄之所以自奉養者不能節約而日腹餽其
子弟以給足焉欲家道之肥其可得乎此不可以不
察也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一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論

論骨鯁敢言之士

自古敵國及將為姦亂之臣惟畏骨鯁敢言之士何
哉夫所謂骨鯁敢言之士當大變必有非常之謀臨
大難必有不可奪之節能格其君之非能副其民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一

望而國恃以安此固敵國及將為姦亂之臣之所深
畏也楚欲羸師以誘隨而憚季梁晉欲假道於虞以
伐虢而憚宮之奇陳平為漢謀楚則曰彼項王骨鯁
之臣亞夫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能捐數萬斤金
反間其君臣破楚必矣淮南王安欲謀反獨憚汲黯
則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大將軍如發
蒙耳而曹操遺孫權書亦詭辭令取張昭以効赤心
張昭者權之重臣好直諫而不屈者也惟明主為能
不為間言之所惑聽用而崇獎之故隨侯聞季梁之
言懼而修政楚不敢伐漢武推汲黯為近古社稷之

臣不冠不見而淮南寢謀孫權待張昭益厚而魏不
敢加兵至虞公頃羽則不然宮之奇去而虞所以
爲晉禽也父乞骸而楚所以爲漢滅也悲夫

論君子小人之勢

君子小人如水炎然勢不兩立常相爲勝負而君子
之勢常不足以勝小人有國者用君子則治安用小
人則危亂人主非甚無道未嘗不欲進君子而退小
人卒之君子常退小人常進治安之世少而危亂之
世多其故何哉則操術使之然也君子之操術其自
待者重而去就輕於廢興曰有命於得之不得曰有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一 二

義自非人主卓然有高世之姿其明足以知人誠足
以任人則君子必不與世競進而自樂其道非特如
此而已用之治國不委已而從人必使縣於吾之規
矩準繩之中逆人之所順而強人之所劣類非中材
之主所能堪此所以尤易捨而難合也至於小人則
不然其自待者薄不顧禮義廉恥而惟利之爲從富
貴爵祿決性命以爭之故不得於其君則已一得於
君則膠固而不可拔蓋其操術必有小忠以結其主
之知必有秘計以中其主之欲必阿諛順旨以聲色
燕安爲之餌屈已厚賂以買其主之左右親暱以知

其動靜而迎合其意故自中材之主鮮不惑之及其
得志則傲然無所忌憚排擠忠良援引黨與豐已殖
私而視國家之安危存亡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情
不加恤故古之用小人者必至於家國俱敗而後已
雖至於敗而其君猶有念之而弗釋者此小人之進
所以爲有國者之所深戒也始取漢唐以來用小人
之効數事明之元帝信任石顯委以政事而顯爲人
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
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乃時
歸誠取一信以爲驗嘗私出外先自白恐後漏盡宮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

門閉請以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如所言後果
有告顯專命矯詔開宮門者天子聞而笑之益憐顯
賞勞尤厚顯以故能諧蕭望之令自殺而周堪劉更
生坐廢錮不復進用張猛京房陳咸賈捐之之屬皆
抵刑戮而與牢梁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
得寵位此豈非以小忠結其主之知邪高宗欲立武
后許敬宗李義府竊知其旨朝獻策而暮進用乃與
王德儉袁公瑜侯善業之徒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
鯁大臣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屬皆不免故武后得
肆志攘取威柄天子歛衽而國祚移此豈非以

中其主之欲邪明皇罷張九齡而相李林甫也林甫
善刺上意而養君欲每奏請必先賂遺左右審伺微
旨以固恩信至喪大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
具得之明皇任之不疑深居燕適沉湎衽席而致天
寶之亂林甫死楊國忠繼之特內援與祿山爭寵謂
其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祿山既反
獨哥舒翰將兵二十萬守潼關可以控險拒之而國
忠疑其反已且誅君側之惡從中宵戰翰遂以敗及
陳元禮之變身死家破雖悔無及矣此豈非必至於
家國俱敗而後已邪德宗奉天之變起於盧杞故涇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一 四

軍之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質矣不稅而問架
除陌矣其召禍挺亂皆杞爲之旣行奉天姜公輔請
扶朱泚以行杞以百口保其不反而泚果爲涇軍所
立渾瑊請道乾陵犄角以破賊杞以謂驚動陵寢請
道漢谷而賊果拒隘不得進六師幾殆李懷光自河
北赴難數破賊杞懼其見帝斥已卽請奏曰懷光黜
在社稷賊憚之破虜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大事機
不如席勝使平京師破竹勢也德宗然之詔無朝懷
光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其後雖斥而德宗念之不哀
嘗語李泌曰世謂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也泌對曰

天下皆知其姦邪而陛下獨不知乃所以爲姦邪也
此豈非難至於敗而其君猶有念之而弗釋者邪嗚
呼小人之情狀多矣惟人主儼然無欲而明足以察
之使小人無所施其巧度度乎君子可進而安治可
期也詩曰譬彼飛蟲時亦獲易曰大君有命闇國
承家小人勿用有國家者可不懼戒之哉

論君子小人之分

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公與私而已夫謀身之智周
則愛君之仁薄慮國之計全則保身之術疎是二者
不可得而兼也韓非曰自宮爲私背私爲公惟君子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一 五

爲能勝己之私而公生明其所見皆遠者大者惟義
所在以天下國家同其休戚雖無心於謀身而身常
安所謂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者也有至於端
禍則其不幸然也小人之智不過於自營而私生暗
故所見皆小者近者惟利於己之爲從雖區區欲保
其身而常至於不可保所謂泛乎其知利而不知其
害者也得以苟免則其幸然也故有國家者君子常
欲其在內而小人常欲其在外君子可以處腹心而
小人可以備後使苟倒置之則必至於敗亡者非其
材智之不足心術使之然也趙高之於秦也不可謂

無材智其爲已之謀至矣不知二世亡而族亦誅虞世基之於隋也亦不可謂無材智其爲已之謀至矣不知楊帝亡而族亦不免於禍楊國忠之智非不足知祿山之叛而哥舒翰之兵出關必敗盧杞之智非不足以知朱泚之變而李懷光之不許朝必反然且故激之使然者其意以謂哥舒之敗懷光之反禍雖在國而未及於已使哥舒反施以誅君側之惡懷光見君而斥朝政之失則已且受其害故安爲之而不知其終不能以自免也推此則小人之用心亦可見矣善乎范祖禹之論曰所謂小人者利於已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費不知不利於人亦將不利於已害於國亦將害於家故古之用小人者必至於家國俱亡而後已其真知言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一

六

論天人之理

天人之理一也人事盡至於不可奈何然後可以歸之於天譬猶農夫之治田耕耨之功既至而遇水旱乃可曰天實饑之也醫師之治病藥石之功既至而猶不起乃可曰天實死之也今未嘗力耕耨而望歲於天未嘗投藥石而責命於天其可乎古之君子以在天者不可知而盡其在人者故立人之朝卒然遇

非常之變故必察事理之將然力爭而救止之雖至於蹈死而不悔其意以謂吾知盡夫人事而已幸而吾君聽之可以轉危亡而爲安存庸詎知人之非天也不幸而不聽至於得罪而死然後可以歸之於無可奈何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君子亦無憾焉方面讓之宋天將以王氏間諫故使以外戚輔政而假之權其梓桂生枝葉扶疎之祥與夫漢二百年當再受命知數者類能言之豈非天哉然而王氏在位劉向上疏反覆指明其言痛切發於至誠雖結怨而不恤其後京兆尹王章因日食之變奏封事極論王鳳遂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七

成獄中更哀乎之世而王莽因以篡漢方李唐之初天將以武氏間唐故使之蓄於宮中而爲之兆其禍誠之所藏李淳風嘗言於太宗而濫李君羨之誅豈非天哉然而武后之立褚遂良叩頭流涕力爭長孫無忌柳元俊之屬和之皆坐竄徙其後上官儀因高宗之怒復斥論之將使之革廢詔而不果竟以斥死中宗既廢而武后因以革唐而使成帝感悟劉向王章之言抑退外戚進用宗室必無王莽篡弒之禍高宗感悟信廷良上官儀之言不立武后雖已立而廢之必無武氏革命之事言雖切至於得罪以死而卒

不能止者天也數子者其言如此雖死而不悔者不以天廢人也君子以爲知所守焉今不盡人事而一切歸於天曰時數當爾天實使然聞數子之言則笑之是果足以知天人之理哉悲夫此後世之所以人事不修而悉委之於天也欲無危亂得乎

論兵機

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負在機機者時事適然之會而安危強弱之本也得其機則危可安而弱可強失其機則安必危而強必弱惟明足以見之而斷足以行之者爲能不失機會而一失機會則其國遂有至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一

於危弱而不可復振者勢使之然也方曹操袁紹之相拒於官渡也紹兵強盛軍資有餘操兵少而糧乏將還師荀彧曰不可此天下之大機也操從其言遂破紹而定河北其後既得荊州敗劉備於巴丘矣使操屯兵江陵據上流以臨吳會持久經略則孫權不得不服而劉備亦將無所容其身操欲乘勝以取之率兵數十萬水陸並進江表震恐雖張昭之徒亦勸以迎操獨周瑜魯肅以爲不然會諸葛孔明至亦曰操兵遠來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誠能協規同力以破操則荆吳之勢逼得足之形成矣成敗

之機在於今日遂合兵以拒操於赤壁乘風縱火焚其舟楫一戰破之而三國之勢立然則所謂機者國之存亡所繫其可失乎非見微者不可與語機而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固非衆人之所能識也操方有事於袁紹備勸劉表使舉虛以襲許昌表不能用其後悔之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若備者真可與機者哉

論共患難之臣

勾踐以甲楯三千棲于會稽用范蠡大夫種之策行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一
成子吳而卒報之越既滅吳范蠡泛五湖而遺書大夫種曰越王之爲人長頸而烏喙可與其患難不可同安樂弗去且受禍種不用其言勾踐果殺之其後高祖既滅楚而韓信彭越黥布之徒皆就戮故有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喻嗟乎使可與共患難至於功已成而後有藏弓烹狗之喻亦何爲而不可惟其慮患難之中亦未必能共之此夫差之賜子胥以屬鏐而項羽之疑范增至於疽發背以死二臣死而國亦亡所以深可悲也夫

論郭子儀渾瑊推誠待敵

深惜危論可以知公之所慮矣

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數十萬入寇鄯子儀單騎見
回紇於涇陽後修葺好遂破吐蕃於靈臺唐室以安
而馬燧信吐蕃尚結贊之辭爲之請盟於朝德宗命
渾瑊會盟于涼而瑊刦盟城僅以身免官屬皆陷二
者皆出於至誠而成敗之勢異何也子儀之智足以
料敵而燧誠不然故也夫子儀威信素爲回紇所畏
服懷恩以其死紿之故相與入寇及聞子儀之存固
已愕眙而悔來矣當是時子儀之兵纔萬人而瑊衆
數十倍力不敵非示以至誠不足以弭禍故子儀因
其願見從數十騎免胄而見之且與之飲食結舊歡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回紇感動遂合力以擊吐蕃以有靈臺之功此非特
至誠足以歷之而智足以料之也彼尚結贊者其計
以謂唐之名臣特李晟與燧誠耳不去之必且爲吾
患故縱反間以動晟并辭厚幣因燧請盟以刦燧而
燧不以爲疑蓋燧徒知其能以至誠得徐守光而不
知結贊之爲詐故決信之若瑊者但以奉詔爲恭而
不能料瑊之可不是皆誠有餘而智不足獨李晟謂
瑊不可盟德宗弗用也旣而三帥皆罷如結贊策自
古智不足以料夷狄而一以誠待之未有不爲害者
也此宋人之所以
爲金虜患也

論主之明暗在賞刑

主之明暗國之興亡觀其賞刑則知之矣故脫輓輅
說高祖以都閼中尉封爲奉春君其後欲擊匈奴遣
使覲之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
十輩皆言易擊後使敬往還報曰匈奴相擊此宜夸
矜見所長今往見羸弱此必欲伏奇以爭利不可擊
也高祖以爲沮軍械繫廣武果有平城之圍七日而
後得解乃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已斬先使
十輩言可擊者矣封敬二千戶賜建信侯客有錦生
者亦說項羽以都閼中尉不能用一言不遜即斬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一

賞刑如此然則漢安得不興而羽安得不亡也曹操
征烏桓群臣諫之不從引軍出廬龍塞道不通壅山
墜谷五百餘里遂克之旣還召前諫者厚賞之曰孤
乘危以徼倖雖得之不可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
也是以相賞後多難言而袁紹之南攻田豐說之曰
曹操善用兵雖少未可輕也不若以久持之今決勝
敗於一戰若下如志悔無及矣不從豐懇諫紹以爲
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謂左右曰吾不川田豐言果
爲所笑諸人聞吾敗當相哀惟田別駕當幸其言之
中也遂殺之賞刑如此然則操安得不興而紹安得

不亡也蘇軾有言爲明主謀而不中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中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吾今乃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者真知言歟

論封建郡縣

封建尚矣至秦罷侯置守易以郡縣之制而西漢因之頗封子弟功臣使郡縣相雜其後諸侯王之國除而卒歸於郡縣自東漢至今未之有改也夫封建郡縣各有所長而又皆不免乎有弊較其優劣則封建爲優何以言之並建親賢以爲藩屏大小相維尊卑相制資其犬牙盤石之勢以安王室其有不貢不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一

十二

則牧伯得以征之此封建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強役弱大并小借禮樂擅征伐天子不得以制之而王室陵夷有蠶食之患舉千里之郡而命之守舉百里之縣而付之令又有部刺史從而督察之片紙可罷一言可令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尺地一民財賦甲兵皆歸之於天子此郡縣之所長也至其弊則勢分而力弱權輕而吏偷內有亂臣賊子之禍弗能正外有夷狄盜賊之虞弗能支而天下震動有土崩之勢夫封建郡縣皆所以強理天下爲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之道也御得其道則封建郡縣皆可安御失其道

則封建郡縣皆不能無弊而就其弊之輕重言之則

封建優於郡縣何則蠶食之禍遲而土崩之禍大也三代之王皆以封建享國長久雖至於衰微猶使強國熟視不敢遽取之而夷狄盜賊之患自周以前未聞能大擾天下蓋諸侯各治其國家力足以捍患而禦侮也郡縣則不然陳勝吳廣一呼而天下響應劉項因之遂以亡秦而漢有莽卓之禍郡縣不能正也至唐安祿山史思明叛於燕鼓行而南河朔二十四郡一旦俱陷傾覆兩都如入無人之境其後黃巢起於嶺表秦宗權起於淮蔡爲封豕長蛇天下無不被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三

其毒者而郡縣不能制也夫夷狄盜賊之患三代非無然不至如此之甚而秦漢以來有之則封建之於天下優於郡縣明矣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蓋封建宜於艸昧艱難之時而郡縣宜於承平無事之日非變而通之不足以救其弊今夷狄之禍甚於安史盜賊蜂起不滅黃泰而郡縣尚仍承平無事之制其何以禦之意者稍做封建有以更張而變之然後可乎夫變通之術安在口在方鎮方鎮者合封建郡縣而爲之者也於古有稽於今可行救今日之弊舍此亦無術矣

論方鎮

唐制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末後始謂之節度使接乎開元而謂之方隴右河東河西平盧范陽劍南嶺南諸鎮皆置之天寶末祿山思明繼反中國大亂而郭子儀李光弼諸節度之兵討平之大盜既滅武夫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縣是方鎮相望於內地代宗時吐蕃犯京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一十四

師至德宗時朱泚亂闕下其後李希烈以汴叛李懷光以河中叛吳元濟以淮西叛劉闢以蜀叛李錡以浙西叛劉稹以太原叛而僖昭之間黃巢秦宗權以盜賊擾天下皆類方鎮相與犄角以定其亂則方鎮之兵不得謂無功於唐然肅宗既平安史君臣幸安瓜分魏博鎮冀盧之地授三叛將而朝廷遂失河北其後德宗經朱泚之變頗用兵益務姑息不復誰何故方鎮兵交則逐帥帥離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歸於士卒以邀命於朝而天子一切無已以從之至憲宗自裴度武宗任李德裕

制以權謀討以威武而叛者誅劍服者惠來唐之時今幾於復振下追昭僖之間唐室微矣巨寇興起而當時處方鎮者又皆盜賊之孽則唐之所以陵夷而卒至於亡者授任失宜而姑息之政積習之勢使之然也國家鑑唐之弊削方鎮之權郡縣一委以文吏非沿邊諸帥不以兵柄假之餘路雖督府亦宿兵不多而祖宗德澤浹於四方無大盜賊恩信結於四夷無大征戰故能承平累洽天下無事者百有七十餘載戴白之老不識金革可謂盛矣然而一旦金寇長驅中原邊帥不能抗而腹心郡縣兵力弗支類皆望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一十五

論兵

屢遁逃奔潰既破京師遷二聖卷六宮而北之已陷兩河擾閭閻蹂躪京東西其勢駸駸南來未已所在盜賊乘間竊發者往往皆是而郡縣但仍承平無事之制偷取苟安恬不加恤不知何以禦之夫唐之方鎮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今之郡縣其弊也手足不足以捍頭目事迫矣其亦取方鎮之制變通損益以行之使有方鎮之利而無其害庶幾協智合力以捍大患救今日之弊乎若夫尾大不掉則非今之所慮也事定然後徐圖之可也

古之有國者戡亂定功未嘗不以兵湯武之所以王
齊晉之所以霸皆以德爲主而以兵輔之自戰國秦
漢以來兵尤重其國之興衰視其兵之強弱與其措
置之術如何耳然古者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而有
用兵之實至唐兵制凡三變其爲府衛之制最爲近
古府衛之法壞變而爲驍騎驍騎之法壞變而爲方
鎮之兵至五季始盡黜以爲卒伍而兵農之分不可
復合乃有養兵之患國家建都於汴無高山大河之
阻其勢不得不以兵爲強故天下重兵悉屯於京畿
更戍邊郡以虎符出納其分布於諸路有將兵有不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一 十六

而可也既稍復方鎮之制莫若使之募兵以備出戰
將校偏裨皆預選任以時訓練之又團結民兵以備
守禦鄉村坊郭各隨其宜剏官田如戶絕天荒屯
田之類以養民兵之可以出戰者如弓箭刀弩手之
法明其勸沮假以歲月庶幾足兵然其要在於擇帥
臣以總之帥臣得人則法不患乎不明兵不患乎不
足唐馬燧之鎮太原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
厥後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遣鑑
必長短三副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
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器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一 十七

用定銳居一年闕廣塲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李
抱真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賊重人困軍伍凋列乃
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
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不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
舉所帥得成卒二萬不廩于官而府庫實繕甲募兵
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而李德裕之
帥閩也當南詔入寇之後蹂躪千里蕩無孑遺瘡痍
尙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耶乃料梓州兵之任戰
者募遺穉老什三四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
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犀利率戶二十取一人使

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
前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鷲
擊鋒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
南跡是觀之諱帥得人兵不難足但當假以權柄寬
其銜勒使得盡心而已或謂方鎮增募兵之數則養
兵之費何以給之殊不知國家屯重兵於畿甸依歲
漕東南六百萬斛及四方錢帛於京師州郡租賦僅
足以辦上供猶有不足者今畿甸之兵寡矣而方鎮
之兵稍增正當軍養兵之費損上供之數以給胡為
而不可事固有當因時而變通者正此謂也若夫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一 十八

結民兵人見經社之法不可行遂謂民兵之不可可
此人不然經社之法可行於西北不可行於東南
當斟酌其宜使民樂於從命耳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二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宛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齊李嗣玄較正

論

論節制之兵

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束歟故以身運臂
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而捍
患苟筋骸之散而臂指不能相運掉則亦無所事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一

矣兵自什伍積而總之以偏裨總之以部將又有大
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動靜進退疾徐緩
急一聽於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死無赦故連百
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而戰必勝
攻必取者用之有道也李光弼與安太清戰于河陽
未次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
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
我以麾下破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與之
環騎使破之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衆緩可觀使
宜者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遂者斬遂大破

賊其後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於相州帝以子儀光
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策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
立帥於是九節度之師皆潰山是觀之有節制之兵
雖少足以破敵節制不立雖兵多而子儀光弼在其
間亦不免於潰節制不專可不戒哉

此篇宜觀河北
節制不專而廢

論將

昔之善爲將者必其威信足以服士卒而恩意足以
結之然後可與肩鋒鏑同生死陷堅履危如手足之
捍頭目而子弟之衛父兄戰難却敵以遂成功此非
可以一朝一夕致也齊用司馬穰苴爲將而次舍井竈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二

二

飲食營業皆身自拊循之與士卒平分糧食此其羸
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赴戰而燕晉
之師聞之群共罷去蓋復得其故境魏用吳起爲將
而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
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至爲吮之士皆樂
爲之戰而秦兵不敢東嚮韓趙賓從何則所以用士
卒者用其力也欲用其力而不得其心力不可用也
欲得其心而恩意不足以結之心不可得也譬猶以
人以戰聞金鼓之音見旌旗之色則渙然離矣況
其發敵之功哉穰苴之下井陘令背水爲陣既

破趙軍吏問之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
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兵法
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授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
得素拊循士大夫此所謂敗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
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卽予生地皆走寧尙得而用
之乎由是觀之士卒非素拊循雖使韓信爲將不置
死地不足以用其力況其餘哉漢以魏其爲大將以
擊吳楚所得賜予置之廡下令軍吏裁取殆盡而孟
舒魏尚之守云中皆以私財饗士古之良將類多如
此唐有魏山朱泚之變而郭子儀李光弼李晟馬燧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二

三

渾瑊之徒起而定之此數子者雖其材畧過人遠甚
亦其所將皆舊部曲威信恩意足以感服之故能必
其成功不然如高仙芝封常清非不號爲名將而募
市人以抗大敵未有不折北不支者也今朝廷將帥
之任取具臨時兵與將不相識未聞有能以恩意
拊循士卒者間有効古人之所爲則又疑其以私恩
取士卒心嗚呼欲責其成功不亦難哉爲今之計莫
若選擇將帥而任之使得拊循其部曲而一切待之
以誠庶幾其可乎

此篇唐中宗所以
求唐祚之議也

論唐三宗禮遇大臣

肅宗有安史之亂代宗有吐蕃之寇德宗有朱泚之變皆身去宗社而卒能復國者恭亦各有所長觀前代之待李光弼郭子儀雖諒夫險人譖怨百端卒保全之其後光弼畏禍不敢入朝代宗猶輩致其毋存問甚渥而李晟馬燧雖以譖間罷兵柄德宗皆以大臣呼之而不名每勞賜恩賜使者相街于道兩家日出無供辭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以肅代之暗勸德宗之猜阻非有過人之聰明而其所長如此宜乎其能復國也

論唐德宗任陸贄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四

唐史稱德宗在危難時聽陸贄謀及難已平追仇盡言佛然以譏倖逐猶棄梗然其所以不亡者幸也是不然德宗在奉天及進狩山南事無纖細必以訪贄而贄納忠諫諫無所回隱帝多從之故興元撥難反牙宜力而贄之助爲多則德宗不可謂不善聽納惟其在危難時能聽納此乃所以不亡也至危難已平追仇盡言雖賢君有所不免故太宗失於魏鄭公而況德宗中人以下之主乎夫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思其上者不得而又思其次則後世之主如德宗者亦未易多得也

集高二宗在危難時亦不能用也公此公之所以思焉德宗用也

論節義

節義者天下之大綱而仗節死義者人之所甚難也人君有以崇獎而激勵之使知義重於生而不難於處死然後可與濟患難而同安樂此所以能立國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且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夫蹈危亡以圖安存而捨生取義者類非小人之所能爲故孔子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惟君子能之彼小人則不然見利忘義而利之所在則從之故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五

則從權臣利在閭宦則從閭宦利在夷狄則從夷狄利在盜賊則從盜賊自古及今若是者不可勝數方其平時進說納小忠諂諛柔佞悅可人意及其臨難轉而之他掉臂不顧視其君如路人然況肯履刀鋒蹈鼎鑊死其君上而執干戈以衛社稷哉節義之士平居事君苦言逆耳至計拂心人主類多不能堪之而一旦臨變故必卓然有可觀者故汲黯守義好直折廷爭而武帝以爲近古社稷之臣蕭瑀耿介不可以利休死懼而太宗亦以社稷臣許之安祿山反河朔皆陷明皇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

聞顏真卿獨以平原守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其後歸朝峭論鯁議爲奸臣所擠須臾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嗚呼疾風知勁草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爲人君者誰可不深察此哉

論忠孝

忠孝者臣子之大節而推周謂外物不可必故爲一親者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爲人君者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比干剖而子胥靡老聃亦謂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此非薄忠孝之言也乃所以厚忠孝之言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二

也夫忠與孝在我而信與愛在人人在人者何可必哉惟其不可必此所爲外物也然而孝子之於親豈必待其愛而後孝忠臣之於君豈必待其信而後忠哉親雖不我愛而盡其事親之孝者孝之至也君雖不我信而盡其事君之忠者忠之誠也使親能愛其子之孝則家和矣君能信其臣之忠則國治矣家和國治卽忠孝之名不立惟其考而親未必慈故家有不和而孝子之行彰忠而君未必信故國有昏亂而忠臣之節著然則爲君親者可不監哉

論苟或

苟或去表紹越河冀開關以從曹氏遂與帷幄之謀勸其定兗州比之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勸其保官渡比之楚漢相持榮陽成臯間不可先退以自屈皆以帝王之畧許之操旣得志欲歸功於或而或力辭不受封其後阻董昭九錫之議操心不能平表或勞軍饋之空器而或自殺范曄取其歸正謂能殺身以成仁而杜牧以爲教盜穴墻發糧而不分其財得不謂之盜乎二者之論不同請以裴樞之事明之昔者裴樞相唐而附朱全忠知全忠之必篡唐也爲之謀策無所不至其後全忠欲以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二

梁客將張廷範爲太常卿而樞執以爲不可全忠怒遂殺樞若樞者豈真背全忠而忠於唐哉意謂此細故全忠未必怒而足以示天下公不知全忠乃以爲小者尚不從我況其大者乎故卒怒而殺之或之於操正類於此若或之智畧豈不知操之奸雄必至於篡漢而取之九錫之議終不可止乎其意以爲阻而少緩之操未必怒足以取爲漢之名而不知操之以是爲憚史謂或忠於漢而殺身成仁者論其跡而不論其心之過也

論與夷狄同事

自古夷狄同事未有不爲患者唐借回鶻之力以定安史之亂而破吐蕃其後凌蔑中國無所不至備免於亂石晉假契丹兵以取中原奉之以盧龍雲中之地而卒至於德光犯闕出帝沉於虜廷大觀中遣使由海道約女真同滅契丹以取幽薊而後有靖康之變虜騎長驅至今爲梗何則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顧信義可以威服難以恩結既借其力與之圖事則必有輕中國之心情定既露爲彼所料則必有窺中國之志奉之過情則啓其貪不滿其意則易生釁此所以必爲患者其事勢然也古者戎夷荒服其來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八

則坐諸門外使舌人體委與之不使知馨香嘉味而况竭中國之貨財珍異以賂之欲借其力而結其心哉悲夫謀之不臧宜後王之深戒其後宋又借蒙古之力以滅女真而宋卒不祀且使從古帝王所治之中國胥而爲狄公之言何其驗而宋之君臣又何憤憤也

論盜

危亂之世民之失業與夫兵之潰散者多聚而爲盜誅之則不可勝誅而力有所不給惟因而招納之以爲我用其利有五以弭內患一也以禦外敵二也善良脅從者可散而歸田畝三也強猾勇敢者可籍以備行陳四也以盜賊攻寇仇勝則享其功敗則不足

惜五也昔者光武用綠林下江銅馬諸軍而致中興曹操用黃巾而破紹衛太宗起于晉陽取關中以定海內亦多招徠群盜而用之然自非推赤心以置其腹中恩足以結其心威足以潛其氣使遵我紀律而聽我驅策則用盜賊有五難已嘗放肆而欲收其憤戾之心一難也已嘗虜掠而欲室其貪婪之志二難也易置將帥則懷疑三難也畀之部曲則易叛四難也恩過則驕威勝則怨而反以爲患五難也惟善駕馭者恩威得所寬猛得中內得其心外得其力使之視殺敵如殺人取敵資如虜掠雖易將帥而不疑雖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九

畀部曲而不叛與正軍相爲表裏而無驕怨之患則其難也將轉而爲利昔者光武太宗曹操嘗從事於斯術矣公後宜撫荆湖悉招徠群盜而用之卒得其力公之言無不可券諸行當時不用使後世覽觀者嘆焉此亦千古之明鑒矣

論變亂生於所忽

如指諸掌

秦以三代封建王室削弱之故罷侯置守廢名城殺豪傑而陳勝吳廣起於謫戍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劉項興而秦遂亡漢高祖失裂土以封功臣宗室子弟多者至七十一城使郡國相錯而韓彭英盧叛於前吳楚七國變一後至元成間異姓諸侯王既已滅絕

宗室之國惟食租稅至乘牛車自以爲可以無患矣而朝政歸於外戚王莽因以篡漢光武中興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四奉朝請而不責以吏事宗室之國皆有分限抑遠外戚不使與政可謂得策矣其後關宦擅權黨錮之禍興而董卓曹操相繼以取之至唐因隋之制置府兵嚴鎮守威加於夏夷功臣無世襲之國宗室無人士之封而武肅楊氏乃以女寵窮禍其後安史之亂肅定而藩鎮之勢浸強分裂土宇擅征伐私貨財天子不得以制而朱全忠因之遂移唐祚國家鑒藩鎮之弊削其權一切任以文吏尺土一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

民甲兵貢賦皆歸於朝廷無尾大不掉之患而宗室外戚又非有過分之寵也北結契丹以爲敵隣西制夏人東招高麗南撫交趾率皆臣屬非有夷狄之虞也維持制衡之術過於前代遠甚而金寇乘間竊發驅馳中原遂有不可支吾之勢夫自秦漢以來規摹計畫創法立制所以措天下於安固者莫不自謂足以革前日之弊而曲盡其巧矣卒之所以爲變故者皆出於愚慮之表其故何哉豈在天者有默定之數而不可以人力爲歟抑在人者措置有所未盡而變故生於所忽歟將事之轉徙不常而馴致使之然歟

蓋雖聖人創業垂統立法以傳於後世亦不能以無弊故太公爲政於齊舉賢而尚功後世不免有篡弑之臣周公爲政於魯尊尊而親親後世不免有陵遲之漸三代封建後世郡縣與夫所以維持制御之術初未嘗不善也而患禍生於不虞者人事有所忽而馴致之勢然也惟能因其弊而救之如善醫者之治病太過則瀉之不足則補之陽盛則濟之以寒涼陰盛則濟之以溫熱因病投藥視其所偏而扶持之使輕重緩急之勢常足以相權則庶幾乎其可也

論西北東南之勢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一

自古帝王興於西北者多能兼并東南而宅於東南者不能制服西北故秦據雍州以蠶食諸侯卒并天下漢都關中破趙取代服燕定齊而卒亡楚晉承曹魏而平吳隋承後周而滅陳唐起晉陽取長安遂定海內本朝都汴先得西北而後下江湖嶺蜀服閩浙如拾地芥東晉宅江表卒不能復中原其後劉裕乘勢竄掃得洛得閩中而亦不能守也宋齊梁陳因之僅足以自保竟不能以跬步進豈非地勢人事使之然歟蓋天下形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戰國之兵皆仰閩而攻秦說者謂自閩中下兵如建瓴水夫是以

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東南皆江湖沮洳非用武之地此地勢然也西北之人強壯堅忍耐勞苦而習用兵加以上產健馬便於馳逐精甲利兵強弓勁弩之所自出東南之人柔脆剽輕不習戰陳舟楫之所利而非車騎之所便并吞天下者非西北之兵不可此人事然也地勢人事如此而又有所謂天時者焉當其可爲之時而不爲則失機會故謀畫之臣聖納之君因時定策間不容髮此劉敬所以脫輓輅以建金城之安留侯贊之高祖卽日駕西都關中而不疑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二

論孔文學

孔文學志廣材疎雖有靖難之志迄無成功而名重海內後世君子亦以高節許之豈非以其氣足以蓋天下乎其爲北海相爲盜賊所圍遣太史慈求救於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其守青州爲袁譚所攻流矢雨集而融隱几讀書譚笑自若既還許都雖曹操之奸雄陰狡權勢方盛融視之蔑如哨論鯁議屢沮其謀嘲誚踴躍畧不爲之下故議馬日碑之不宜加禮則責之以大臣之節議內刑之不可復則比之新朝涉之脛其破袁紹以甄氏賜子

丕也則謂之以武王伐紂以妲已賜周公其討烏桓也則嘲之以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楷矢下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之其欲誅楊彪也則不俟朝服請操爭之曰孔融魯國一男子耳今日誅彪來日拂衣去不朝矣其表制酒禁也則以書抵操爭之尤多倭倭之辭操以融名重天下外雖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頗大業遂枉奏而殺之嗚呼使融不死操內有所憚其敢圖九錫建魏國而卒移漢祚乎故史臣稱其高志直情足以動義舉而忤雄心使移鼎之跡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比之山有猛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三

獸藜藿爲之不採雖與現王秋霜比質可也不其然歟若融者真所謂乃心漢室以身死之而不與曹氏者也彼荀彧之徒方奴事操之不暇後雖飲藥自殺乃其用意大巧不得已而然爾豈可與文學同日而語哉

論治盜賊

至言妙論此今

治盜賊者如醫之治疾逕夫疾逕乃吾之真氣所以爲津液者也支體之運動關節之升降皆以津液爲本至於聚而爲痰涎則必失於調衛而外爲邪氣之所傷內爲寒熱之所薄而致也至其甚則能害人之

命盜賊乃吾之赤子所以事農桑者也上下之相治
室家之相保皆以農桑爲本至於散而爲盜賊則必
失於捐循而外爲奸民之所煽內爲饑寒之所迫而
然也至其甚則能亡人之國良醫之治瘵延以藥化
之使復歸乎津液則其身安而不善治者一切以毒
藥攻之必有偏廢之患良吏之治盜賊以術解之使
復歸乎農桑則其國寧而不善治者一切以兵力勝
之必有凋耗之弊此不可以不察也昔者渤海盜賊
並起宣帝選用龔遂爲太守而謂之曰君將何以息
盜賊而稱朕意遂對曰海濱遐遠不需聖化其民因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二 十四

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益弄兵於潢池中
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帝曰選用賢良固欲
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而後
可治臣願無拘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於
是盜悉平故善治盜賊者如龔遂可也雖然此特盜
賊之物其在郡縣而良吏得以治之者耳至於巨盜
如漢末之黃巾唐末之黃巢則其疾已深非以毒藥
攻之不能去也雖攻而去之真氣散而身亦危矣似
黃巾破而董卓曹操因以亡漢黃巢敗而朱全忠李
克用因以亡唐茲非其證歟

論形勝之地

自古帝王之興必先據天下形勝之地以爲根本故
高祖保關中而守之以蕭何光武保河內而守之以
寇恂皆深根固本爲不拔之基以制天下利則伸而
進可以勝敵鈍則蟄而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
濟大業者其建策然也曹操之起荀彧勸以先定充
州唐高祖之起太宗勸其先趨長安故能率有中原
而定天下豈非以高祖光武爲法乎至於不立根本
而浪戰雖力盛兵強百戰百勝一跌則失之矣此項
羽李密之所以敗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五

公建策謂運幸之地關中爲上襄陽次之
其靜觀者至熟也謀賊不從竟成南渡以迄
于範海也悲夫

論范蠡張良之謀國處身

范蠡張良其所以謀國處身者何其相似也方勾踐
棲於會稽范蠡勸其卑身以事吳厚賂太宰嚭以解
其難而謀所以報吳者及勾踐乘吳之弊而伐之復
棲吳王姑蘇之上求哀請命而勾踐不忍欲赦之范
蠡獨以爲不可援梓進兵卒刎其頸勾踐既霸蠡以
書辭勾踐乘舟浮海以行終身不反而大夫種遂賜
劍以自殺方高祖困於鴻門張良勸其屈已以謝項

羽深交項伯以脫于關而謀所以破羽者及高祖還定三秦與楚相持於滎陽成阜間既割鴻溝以爲界羽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國良獨諫曰此天下亡羽之時不因而遂取之此養虎自遺患也漢兵追羽卒滅之高祖既帝良導引碎鼓柱門不出欲從赤松子遊而韓彭盧英皆被菹醢蕭何不免縲紲之患故夫智謀之士處困阨之時能忍辱以伸其志當事幾之會能決斷以收其功功名遂能高舉遠引以全其身微二子吾誰與歸

此憂患之言也其得于學易之後乎

論秦隋勢之相似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六

自周之衰而天下裂爲戰國至秦始皇然後并六國而稱帝自晉之亡而天下分爲南北至隋文帝然後混南北爲一區彼始皇隋文皆有雄材大畧過人之聰明其所建立又有卓然出於後世者方駕馭將帥削平四方據關中金城之固而都之以臨制天下其意皆欲傳子孫於無窮然而身沒國危皆以二世而遂亡者失所以爲君之道繆所以爲治之術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具不知其子而付托非其人也夫人君之道秉本執要元首叢脞則萬事墮墮此不易之理也至秦隋則不然以察爲明以苛爲德竊竊然惟恐

人之軋已而奪之權故始皇衡石量書隋文衛士傳餐天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而下皆持祿欺諛以取容此風不改卒至於亡故曰失所以爲君之道者此也古之王者得天下以仁雖取之以干戈而治之以禮義其善政美化必有以深結其民心而信厚和平必有以變移其風俗至秦隋則不然彼見所以取天下之難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不刻削而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分裂而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患故始皇剛毅戾深樂以刑殺爲威尊任獄吏而親幸之海內愁苦無聊而陳勝項籍奮臂大呼天下響應秦遂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七

以亡隋文亦制爲嚴法峻刑以杜天下之變謀臣宿將誅滅畧盡元元不勝其毒而楊元感李密倡之群盜蜂起天下大亂塗地而不復振借使秦隋已并天下而以仁義治之患浮在民雖有胡亥煬帝之不肖天下必思所以繼其後而奉之者其亡不若是之遽故曰繆所以爲治之術者此也古者立國未嘗私有天下必封建親戚功臣以爲藩屏資其大牙磐石之勢以夾輔王室故商周之王皆幾百年夫豈無賢王賴諸侯扶之以定其國彼秦見周衰而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也以爲天下之所以戰鬪不休者以

有侯王於是罷侯置守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其地東至海西至臨洮南至北嚮戶北並陰山至遼東身有海內子弟爲匹夫內有奸臣之禍外有大盜之虞一夫作難九世隳廟而莫之救彼隋之所以亡者亦無以異秦故曰亡所以維持天下之共者此也古者立嗣以爲國本既得其人而又付之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大臣故本定而國安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始皇有子扶蘇怒其正諫而使北監蒙恬於上郡沙丘之事雖爲聖書召之而付之趙高故胡亥卒以奪嗣隋文有一子勇聰諛譖而幽之臨終以廣無禮雖有召勇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八

之言而付之楊素故煬帝得肆其毒故曰不知其子而付託弄其人者此也秦隋相去千有餘載其所以混一海寓傳二世而遂亡與夫所以致亡之道皆若合符節書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也然秦亡而漢繼之傳二十餘主享國四百年隋亡而唐繼之亦傳十八帝享國三百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與之比隆者然則秦隋者其漢唐之驅除乎不然何其興之盛而亡之暴也

秦隋之所以興亡漢唐之所以相繼無一不合豈氣化周流有自然之符耶

論天下強弱之勢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

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強而示之弱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并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幽狄人攻之事以皮幣珠玉大馬而不得免去居岐山之下而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亮相先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撓關中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二

十九

乎陳而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匕首而激秦息以遠言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弱在僂仲之間耳齊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霸此以弱爲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於勾踐智伯欲分趙地而卒亡於韓魏此以強爲弱也審強弱之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宋之勢弱其兵能轉弱而強者惟公惜乎宋之安于自弱也

論用兵

皆之用兵者有以少擊衆若昆陽之破尋邑淝水之

敗符堅是也有以多勝敵若王翦之伐荆韓信之定燕趙是也有以速爲策若岑彭之攻公孫述李靖之擒蕭銑是也有以速爲策若周亞夫之破七國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夫以少繫衆者必將因便乘勢而殲賊之其機在少譬猶撼巨石於千仞之山而不假於多力以多勝敵者必將以殄滅爲期而不再舉其機在多譬猶拔大木之本根非衆其力則不可兵之以速爲策者其機在速譬猶獵者之逐獸免起鵲落少縱則失之兵之以速爲策者其機在速譬猶獵者之搏虎俟其困而搏之則不爲其所傷夫兵之多少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二二十

論料敵

善用兵者以料敵爲巧非謂料其強弱虛實而已能料敵之情而勢必至於此之爲巧也孫臏爲齊救趙而引兵以趙大梁知魏之素輕齊也故城竄以誘之魏將龐涓果棄其大軍與輕銳倍日并行以逐臏此夫爲巧而能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伏萬弩夾道期見

火舉俱發而破魏軍遂殺龐涓此爲至巧韓信擊趙引兵東下井陘知趙軍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戰也故使萬人先行背水陣而棄旗鼓趙水上軍以誘之趙軍果爭漢旗鼓而逐信此未爲巧而能度其空壁逐利先出奇兵二千騎狙同馳入趙壁拔趙旗幟立漢赤幟而破趙軍遂斬成安君泅水上此爲至巧寇恂之降高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以爲不可恂不聽遂斬之而遣其副歸報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二二十一

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降者見遇貳者不思奮乎若光弼者其料敵可謂巧矣惟其料敵之巧如此故足以立奇功然則兩軍相持不計強弱虛實而浪戰者欲無敗難矣況能立奇功哉

論交深

張耳陳餘天下之至交也然而卒相滅亡者豈獨以勢利而非道義哉其所以交者太深也夫交太深則望之者重望太重則責之者備望重責備則間隙易生而怨禍易作此乃張陳之所以卒相滅亡者也方其窮居結刎頸之歡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爭張歷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二 二二

陳澤之事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之深也解印綬去其後卒攻耳而奪之國耳亦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戰於鄴北卒斬成安君泚水上故其交之所以深者乃其相賊亡之所以酷也夫交深而望輕者惟有德者能之若管鮑是已不然凶終隙末可勝道哉

論史

昔之秉史筆而其書傳於世者皆成於後人之手故秦漢以前成於司馬遷西漢成於班氏東漢成於范曄三國成於陳壽晉宋至隋成於唐及五代成於

本朝當其時非無史多不傳而獨傳後人之書夫後人之所傳聞與當時之所親見其詳畧審否固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後人之書獨傳而當時之史多廢者豈非以其是非取捨有公有不公故耶夫史之所以取信於天下與來世者以其不沒善不隱惡而褒貶無所私也當其時作史者或由於喜怒或出於愛憎或有所諱避或爲之假借而是非取捨不能不審情於其間則奸諛而進者未必貶忠賢而退者未必褒君子爲善而失時者未必以爲是小人爲惡而得時者未必以爲非此乃其所以多廢而不傳也至於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二 二三

異代時世既殊而喜怒愛憎之情雲散而烟滅然後公論出而是非取捨如青天白日之清明無諱避假借之私奮直筆以褒貶之雖有誤謬訛舛而不足以害其大公則後人之書所以獨傳者非特以其備良史材而文足以行遠而已必有當於人心而合天下之所謂公論者焉且古者天子不觀史而自唐以來始進書又以宰相爲監修官而欲取信於後世難矣哉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三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義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贊

洪崖先生畫贊

洪崖先生張靈隋唐間人隱於南昌之西山所乘驢名之曰雪僕數人曰拙曰木曰藤曰葛曰橘出則負巨肩長瓢以從之多繪以爲禽蓋有道者也爲之贊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一

云洪崖古先生傲睨得天逸結廬西山下踏雪時一出長瓢與巨扇此外了無物借問侍者誰拙木葛藤橘何年丹青手寫此神仙質高風逸如在超然入吾室

梁谿真贊 梁谿公壽也

是爲梁谿了無差別行年之化三十有八返觀其前膚腴色悅從是以往蒼顏華髮本來面目不生不滅游戲仕途天付之拙順天而行一無敢設獨知其天寧有他訣萬里清風一輪明月有來問者默然無說

瑞光曾立化雀贊

宣和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有雀立化于瑞光岳之佛殿香爐上宗本之徒明贍來沙陽出畫圖示予以偈贊曰菩薩游戲于神通六道四生咸可入爲欲化導諸有情故于異類而出現諦觀此雀甚微渺每食一粒棲一枝卑飛不出蓬蒿間遠舉安知鴻鵠志而能坐脫與立亡依彼金容及香火屹然而化不震動如以木石鑄刻成非諸菩薩威神力孰能現此希奇事我觀三界諸衆生惟人實具大智慧妄想顛倒造諸業失身淪入旁生中重爲毛群輕羽族破碎一切諸燼動雖云妙覺不銷此無邪沈迷益懸遠菩薩慈悲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二

哀憫故現身與彼爲導師緣終寂滅顯示人使知佛性無有二佛子若有瞻禮者願言悉發敬信心勇猛精進趣菩提皆具如是菩薩行

天王院新塑釋迦像金色珠贊

宣和庚子之秋沙陽天王院命工創造釋迦牟尼大覺金伽之像邑之士女童稚出力施財運致土木不約而會既勤模範塗塑之功而采飾未施相好未具以工之所募畫爲未然者將毀其像而改造之始建是議而像出異物色如黃金顆如真珠徧滿佛身及蓮華座如水布沙如雲種子璀璨燭燭光奪人目

士女童稚贍禮贊歎隨意撥取已而役生不可勝紀
於是義之建議者悔罪懺非財施益盛緣事注集客
以其故語予往觀信然得數粒以歸予雖不能知其
果爲何物然竊思諸佛顯示神變化導有情不可測
量方其入大涅槃現舍利子諸天及人建寧塔波種
種供養以作佛事與此事設現金色珠攝伏不信增
上慢者其理一也惟舍利子體極堅固鍊鍛焚燒所
不能壞而此珠虛脆不實力可破碎爲不同耳蓋舍
利子者報身所成而此珠即土木假合而化故不得
不異也知諸佛法如幻如夢如像如響如光影如空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三

華如尋香城如變化事則彼報身與此土木之所假
合彼舍利子堅固不壞與此珠之虛脆不實亦無差
別惟達諸法空者可以語此梁谿居士欲重宣此義
以偈贊曰
稽首釋迦文善逝天人師緣終示寂滅無量舍利子
悉建寧塔波天人共瞻禮像法住世間化道諸有情
亦示大神變攝伏不信者唯臻真金色清淨妙寶珠
卽彼土木中現此希奇事有來瞻禮者隨取卽與之
既與出愈多不可爲量數當觀舍利子及此金色珠
堅固與虛脆無異無差別佛子具智慧悉發敬信心

勇猛勿復疑歸依無上道

富鄭公畫像贊

契丹自澶淵之後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至慶曆間以
我方用師西鄙且厭兵固聚重兵境上遣使來聘欲
求閭閻故地中外震懼是時富公受命報聘既見虜
主爲陳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用兵則
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虜主感悟因許增歲幣而
契丹平北方至今無事其後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
時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擇所部豐稔者五州
勸民出粟益官廩以賑濟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四

散處其人凡活五十余萬衆立法簡便天下至今法
之惟公以制科中第歷諫官侍從以至宰相危言直
節以道進遲黜業甚茂然功在社稷德在生民此二
事爲最予嘗讀公諫垣集奉使錄慨然想見其風采
及來沙陽見公繪像於羅幃老家命工傳寫且爲之
贊庶幾日瞻儀刑以慰慕仰之心焉其辭曰

天下達德惟仁智勇令之成體散之致用富公
備此三德直道不回以相王國其智伊何見於使虜
數陳利害以悟其主欲盟至今莫敢予侮其仁伊何
見於救災饑民如雲襁負以偕法簡思周番訓將來

	塞	义				真	倚			李		投	佛				月	厲	何
--	---	---	--	--	--	---	---	--	--	---	--	---	---	--	--	--	---	---	---

跪若受戒狀二女童侍立

本無戒持何曾有破方便爲說三世因果服飾燁然王者之妃胡跪諦聽善思念之

第九尊者扶杖臨石岸而立一鬚奴掖之下

藏巨浸觀鬚奴以竹器卸經卷花卉置水中

首群魚銜經卷氣成樓閣一龍出沒浪間

魚龍祕性各有佛性散花投經出沒游咏具大悲心平等施之往因奴力人天之資

第十尊者倚老松以左手支頤並足而立仰

觀松杪有猿摘松花以獻後有鬚奴抱經持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七

拄杖侍立松竹間有虛禪牀及方案上有古

盆貯水養花卉之屬

長松森然虬枝拂天支頤禪木仰睇玄猿竹樹之間

方虛禪座我欲攝衣往補其處

第十一尊者偏坐左手按膝右手植膝初上

拳指支頤回視一童子置飯掌中以引鶴

宴坐懷安支頤握拳一念不波靈臺湛然婉彼胎禽

就掌取食了無驚猜承謙恩力

第十二尊者垂足正坐回顧第十三尊者笑

語以右手據床枋左手舒掌侍者以餅水滴

掌中

敷座親密便於笑語懷抱之適怡然相顧灑彼餅液注于掌中普潤四大一滴之功

第十三尊者正坐曲身就第十二尊者語以

手按板作屈指狀拄杖倚禪牀側後有侍者

及二童子碾茶治具於竹林間

俯身說法未能忘言無量妙義見於指端童子茗供竹間治具滌煩消渴惟此之故

第十四尊者長髯郁然不剃植杖林間倚巨

松而立觀二鹿出崑石傍銜花以獻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八

麋麋羣鹿出于崑端植杖倚松寓目縱觀風度巍然

萬法皆了去髮留髭豈無所表

第十五尊者携杖以虎負經自隨有老人道

帽相並尊者舉手作笑語勢後有鬼神被甲

執旌旗從行鎖一熊負一沐猴

適從何來遊歷於此大空爛班負經以侍有偉衣冠

山川之神旌麾戈甲其從如雲

第十六尊者於山林水石極幽絕處以袈裟

蒙頭入定有懸瀑淙瀉三蛇出其前一將潤

飲一方行一蟻結

幽谷窮窅林荏扶疎瀑布淙射蛇蟲之居袖帳蒙頭
安然入定孰能出之其獨也正

保寧禪師真贊

此是保寧風度具眼衲僧談觀面孔雖然醜拙肚裏
非常峭措佛祖一口吞盡問着當下休去却就梁谿
覓贊大小一場露布

頌

淵聖皇帝題十八學士頌 并序

唐天策十八學士圖立本畫像褚亮贊淵聖
皇帝題其姓名以賜太子詹事李詩真絕世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九

之寶也臣某拜手稽首謹作頌曰

英英策府十八學士森如驥駉才德兼備太宗御之
六轡耳耳嘶風箭雲一日千里丹青之妙寫于縑素
千載風流遇之且慕於穆淵聖天縱多能遊戲翰墨
識其姓名人物圖繪及茲宸藻是爲三絕萬世之寶
沙漠苦寒翠華未還傷心北顧喟其涕潛安得傑才
如彼諸子扶翊中微國勢振起豈無趙卒爲御以歸
老臣衰疾跋而望之

銘

直几銘

鐫木爲几病夫是憑限腋扶肘以便其形子厚所斬
次山所惡問何以然惟曲之故我作斯几其直如矢
匪彫匪飾自全厥美隱之而坐不倚不局心凝形釋
灰灰稿木

方杖銘

古后有制老則賜杖用之扶持利有攸徃後世靈壽
因以徽福光誇赤藤美稱桃竹我作斯杖不圓而方
剛健篤實用行舍藏叟策逍遙止園之寶孰爲老龍
放之而笑

多言人銘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十

李子遊於古蘭若有金人焉啓其口而銘其臆曰我
古之多言人也勿謂多言多言何傷言而當道說約
以詳屑襟流出與道綢繆如雲起雷震于十方如谷
答響應而不藏爛乎如星辰之經緯沛乎如江漢之
汪洋五色相宣黼黻文章五聲相比譬堯笙簧孰知
夫色未嘗色非青非黃聲未嘗聲非宮非商若於文
字文字相空能測量達於語言語言解脫洗得稱
揚滋發上根下根衆生一音漸說徧覆三千大千世
界舌相廣長是以子終日言而未嘗言其心了了終
日默而未嘗默其音琅琅如來入城而四十九年不

嘗說法維摩無語而三十二義皆發光鐸惟道之極言默不足以藏故予遊戲於辯才三昧聊自得而倘伴李子頤謂其徒誌之若此者可以多言矣

潛菴銘

龍興深老作潛菴梁穀居士爲書其榜且銘之曰魚龍潛於淵釣竿絕機械天地潛於心方寸具覆載諦觀此菴中不廣亦不隘森羅含萬象空洞周法界請問云何潛非內亦非外實判現一毫瀝瀟藏一芥萬緣息一機聚竅虛一噫足跡不可尋濕灰乃見惟百鳥不合花負命難索債全身入虛空無在無不在欲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三十一

識潛菴人豈離這皮袋

傳

武剛君傳

武剛君姓金氏名辟疆其先楚人也七世祖鏐居於越之邪黎間陝谷子者通於天地陰陽五行變化之理得鑄人術因往見之歐谷子熟視鏐口予之質美矣嘗試以吾術治之當爲國器乃留與居泚去歲得萃其精英旬鍛月鍊磨礱而粹礪之文采黠發其材氣天下無雙歐谷子撫之曰子所謂鐵中錦錦者合則成體散則成章變化不測其猶龍乎因歸曰龍淵

子薦於楚王楚王悅之出入起居必以自隨威震海內名聞諸侯於是晉鄭興師以伐楚曰必以龍淵子爲質乃罷兵王與之登城以麾晉鄭之師伏尸十萬流血千里楚之所以霸諸侯者龍淵子之力爲多親屬散居四方時時竊借其名以行當戰國時尤寵任之其族子有遊越者以策干越王勾踐勾踐將封之以三鄉及千戶之都二以示薛燭薛燭曰此國寶也三鄉二都何足以當之其貴重如此有遊越者頭胡綬纓短後之衣以術干越孝文王孝文王好之終日與之相對至忘食寢國事皆廢於是莊周爲陳其祖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三十二

其人捨去弗顧秦始皇帝既滅六國焚詩書以愚黔首燔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武剛君避逃山澤間與一時布衣豪俊遊其耿耿自若也項籍少時嘗從君學不成去其叔父梁怒之籍曰君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蓋不知君者也獨高祖微時雅與君善嘗俱行豐西大澤中有大蛇當徑前行者還報高祖被酒曰壯士何畏乃與君俱行斬蛇所謂白帝子者遂起兵攻秦既入關降秦王子嬰復與項籍爭天下戰榮陽成阜間武剛君未嘗不在左右出入臥內甚見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三 十三

竊任其後韓信陳平黥布聞之皆亡楚仗君以歸漢以故高祖勝項籍垓下遂卽帝位弟功君居第一在蕭何曹參右封之峽中錙武剛君賜丹書鐵券藉以錦繡藏之金匱石室使世世襲之又取武庫爲君弟國有大事則召君班於殿庭以示褒寵其子孫往往勁直明敏萍鋒歛鋸以節義自將能世其家當成帝時有仕於尚方者丞相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然阿附王氏不忠帝室平陵男子朱雲廷對曰大臣尸祿素餐願與尚方金某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成帝不能用其後王氏累

纂漢縣是世益重其家聲歷漢至魏晉雖異代猶禮遇不衰至晉太康中同祿氏作亂劫武庫焚蕩武剛君之弟因以失國而君之遠族干將顯於世焉干將者與其妻莫邪氏得神仙幻化之術隱於豫章豐城獄中懷材抱德氣應於斗牛之間張華與望氣者雷頌識之推其分野俾煥往搜訪果得干將與莫邪氏而斗牛之氣滅煥私匿莫邪氏而以干將歸華且曰是有術終當化去華知其匿莫邪氏也亦曰久當復令及華將遇禍干將果先化去而煥之子攜莫邪氏過延平津因躍入水造波人視之有二龍蟠結風濤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三 十四

前雷電晦冥固不復見信乎其得神仙幻化之術而華煥之言驗云

太史公曰古者五行各立其官金姓蓋出於少昊氏其族散居五方而剛柔利鈍性亦不同武剛君之得姓其北方之強者歟觀其爲人明利果斷不凝滯於物勁正之氣毅然見于色其亦鍛鍊萍礪之力歟卒能佐漢以興傳國數百載可謂盛矣予來延平感于將莫邪氏之事考諸傳說嘉武剛君之烈採其行事大畧著于篇

方城英傳

方城戾端木子平者堯時人也負其材隱居平陽山
澤間藹然有凌雲之志弗肯仕堯命益作虞益烈山
澤而焚之見子平偉其節樂薦于其工垂垂乃命其
徒爰戕斤斧之澤雕氏藻飾之以見堯于總章堯是
時法度彰禮樂著垂衣裳而天下治國家開服既見
子平嘉其有局量井井然以繩墨自治置之左右因
訪其所學子平對曰臣樛散蒙帝力生植長養今幸
得備器使間分寸淺狹不足以奉清問臣之學上通
乎天道而下極乎地理中備乎人事與夫軍旅征伐
之法故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奇在天成度在曆成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十五

日而曆法生焉此天道也開方之術提封三十六萬
井內建王畿外列侯國而井田之法寓焉此地理也
好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
而利害生此人事也不戰而屈人之兵者爲上以攻
則勝以守則固者次之以詐謀得者又次之此軍旅
征伐之法也堯方命義和奉若天道曆象日月星辰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又命禹平水土奠山川底貢賦
錫土姓而苗民有罪命禹征且伐釐支胥敖氏之
國其說皆與子平合將歷試之以事而堯之子丹朱
不肖懼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命子平教之未幾

丹朱悉傳其術帝用嘉之列爵分土封之方城而子
平有二子長曰太白天次曰太玄子平中分方城之地
以子之且教以兵法二子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
征討太白矜太玄之弱嘗聽其增甲兵布行陳定營
壘然後與之戰而太玄傲然不服轉戰逐北屢劉其
邊陲倏操其腹心旁掠其士卒攻圍侵斷智詐百出
戰罷效首虜計土地雖勝負不常而太白之勝居多
其用兵之法雖臨事制變不可窺測然循理而動致
人而不致於人者常勝不計利害深入淺戰者常敗
有知兵者從旁觀之曰此無佗爭先法耳夫方城閭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三

十六

四境之內地方不過數百里而二子之戰積月累歲
紛拏不解此與蠻觸國於蝸角時相與爭地而戰伏
尸百萬流血千里者亦何以異然二子方其戰酣時
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寒暑之切膚饑渴之爲患晝戰
不足繼之以夜蓋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而二子特甚
焉其善用兵出於天性非積習所能致每戰軍士皆
啣枚但聞擊搏之聲進退緩急惟所指使雖戰死不
離部伍戰勝亦無敢譁譁以爭功者其操術然也方
城戾爲人方整嚴重外雖有廉隅邊幅而其中坦然
二子圓猾黑白太分勇而好鬪殊不類其父風然要

自方城侯教導指縱之使然與斟灌斟尋氏兄弟相攻而宋人教其子爲儒墨者異世而同科二子既日以攻戰爲事其陰謀奇計傳於後世縉紳之士多好之者然弗專心致志則弗得也有業其術得待詔金馬門者往往善其事而閭巷厮殺輩亦喜稱道之然習之弗精不善攻戰而資守勢至有以緩頰遊說而勝者方城侯之學衰焉

太史氏曰世多咎方城侯教二子不以詩書禮樂而以兵法攻伐不休廢時亂日欲執其父子投諸江與共鯨鯢堯流竄放殛同其罪殊不知方城侯之學法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三 十七

象所寓有聖人之遺意而軍旅征伐先王所不廢也永日多暇遊目方城命二子小試勒兵掉鞅摩壘折敵執俘聞智角力和與周旋亦有足觀者殆孔子所謂爲之猶賢於已者乎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四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燕生選

三山周之夢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雜文

桂嶺上梁文

螺江入海引朝夕之靈潮雞岫連雲萃川原之典氣茲爲福地爰卜寓居植雙桂於僧園結數椽之茅宇雖惡肥廼實獲素心同樂天鑑峯之草堂繼惠遠虎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四 一

溪之蓮社迨其吉日舉此脩梁突兀東山接靈源之勝崇岩晃西嶺藉高木之清陰剪剔荆榛既開三徑疏治演潦爰鑿兩池松筠儼以成行荷芰紛而擢秀滋蘭藉以共吮藟芝不而接哇嘉橘芬芳綠芭露重荔支璫璫丹寶星番芳菲不絕於四時泉石粗供於一壺銅瓶夜汲有風月之陪從蕙帳曉開無猿鶴之驚怨蓬戶皆開而雀羅可設花徑不掃而朋簪自米一觴一味以暢幽懷三沐三薰以語至道細推物理洞觀天地之情廣覽前言極備古今之變嗟然放杖而笑莞爾抱膝而吟餌藥扶衰願究無生之學登山

臨水終諧樂死之心冒危險以全身已憑天造享優
游而卒歲實荷皇恩敢效歡譚聊陳鄙志

兒郎偉拋梁東日上千峯海氣紅未向扶業倚長劍
且浮瀛渤看珠宮

兒郎偉拋梁西喬木侵天夕照微但得長生飲芒角
最憐新月掛蛾眉

兒郎偉拋梁南翠竹蒼松秀色參南極老人疑我是
笑將白髮照澄潭

兒郎偉拋梁北魏闕迢迢拱宸德斗車錯落轉商秋
帝座榮煌明紫極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二

兒郎偉拋梁上合璧連珠森可仰寸誠何以格蒼穹
空餘縹緲青霞想

兒郎偉拋梁下秋色杳來正瀟灑已懸謝傳臥東山
更愧裴公開綠野

伏願上烝之後年書大有運際中興安枕山林之間
不愁群盜爭席漁樵之侶誰識故侯採汲散髮而歸

物外遊樂聖銜杯而得醉中趣放懷自適與世相忘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答賓勞

賓勞主人曰蓋聞士生於世不逢則已苟逢其時則

必下收衆譽上結主知舒勉揚英發策吐奇隨勢如
轉圜應變如發機然於所當然爲於所可爲服見衆

幹衣繡執珪璋被九族榮耀一時今子奮身寒苦遭
世隆昌歷金門上正堂載筆珣均日侍清光曾不能

結舌鉗口循默自守功名富貴計日可取顧乃犯忌
觸諱志瀾論疎效長孺之妄發類平仲之逞趨幸蒙

寬恩薄誦坤隅倖僥榮寵沈冥簿書曾不愧悔色澤
膚朕何其謀身之拙而執心之愚乎子殆病矣我其

勞諸主人隱几輒然笑而荅之曰若子之旨無自而
可我將勞子而子有何勞於我也尊尊而君卑卑而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三

臣君臣之義人之大倫襲爵位上下以際各盡其
道非相爲賜故獻言而計效者臣也聽言而出治者

君也忠臣不避死以立節志士不求生以害仁知致
其在我者而已及其成功則天也昔者呂望興周於

屠釣伊尹于湯以鼎俎審威悅齊桓於飯牛百里奚
得秦穆於五羖馮唐以立談而感文千秋以片言而

悟武馬周山草茅而令太宗委敬脫晚格而訖高祖
收功當年奮譽于古今千人雖微而榮榮擢用位雖

卑而接於侍從與聞國論職書言動倘遇事而誠默
應爵祿之榮寵雖保身之計得將逆天之是恐觀於

古人樂可考焉舜命臣以謗違孔立教於犯顏周設
官以詔嫌而諫惡軻著書以陳善而責難西旅貢獒
而召保訓太廟納鼎而滅孫言其驟諫如趙盾其強
諫如鬻拳時迎而往風流猶傳或伏蒲以移咎或逐
笏而歸田上足可辭帝裾可牽或額叩於龍墀或血
汚於車輪斧鉞在後出獲在前咸蹈禍而無悔豈邀
福於未然故能使當世之主勉強以聽感動而後或
藏斯旨以志良諒或存折檻以旌直臣是以士頗得
行其道而振其氣雖匹夫之賤而有所伸雖萬乘之
尊而有所畏衛先王之正道立天下之公議庶生民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四
之大禍爲社稷之長計夫然後士爲可貴也今則不
然上有仁聖願治之君下無骨鯁敢言之臣其曠大
之度寬隆之德天獲地載淹涵春澤假狂妄之或聞
罪不過於黜謫靡聞抗論危言之士誅戮以竄極也
而士咸沁沁泥拘拘戚戚取容啗阿擬步趾階翁
肩翁縮卷舌噤然觀時低昂逐勢反側保寵孫以養
富貴其視天下漠然如越人而視秦人之肥瘠譬猶
伏下之馬羈上之虜飽毛血而不擇飲豈豈而不鳴
俗日益奢士日益輕其何以功利社稷而紀綱朝廷
乎今予惜我以功名富貴之失病我以堯庫簿書之

繁以此見勞又或不然以展禽之仁三仕以三黜以
仲尼之聖委吏而乘四界連抗志於蹈海仲子辭榮
而灌園于雲不能汲汲而視戰望之不肯碌碌而抱
關士各有志語不同年以此易彼未知孰賢于雖負
於罪戾猶得齒於官聯職事粗辦逸居飽食入則左
闔而右史出則前溪而後山從吾所好其何適而不
安也且予聞之天迴地游日居月諸塵跡俯仰急景
須臾萬馳空之野馬忽過隙之白駒旅浮生於萬世
寄跡於八區守滿堂之金玉春蠶名之妻孥節繁
不立道義缺如自昔富貴而磨滅者不知其幾咸梗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五
弄而丘墟方竊竊然自以爲智不亦愚乎且夫禍福
倚伏變化杳冥震盪迴薄未嘗暫停彼秋之搖落爲
春之敷榮彼冬之凜冽爲夏之融蒸霽極則雨晦極
則明剝終則賁否終則頤晉仲射鉤卒爲仲父傳說
胥靡乃相武丁體道出處因時止行窮非我病達非
我榮雖虎生不足以動心又何富貴之與功名抑又
聞之道貴常虛物禁太盛富爲怨府貴爲禍柄隴不
在大力難久勝德裕榮兆於來葉霍氏禍萌於駘乘
與其一昧而赤族曷若違若閑處樂天而知命予方
築室山林買舟江湖興業貸有得歸故廬樂惠山之

泉石友溪溪之龜魚圃有松竹凡有詩書晚食當肉
安步當車玩意寂寞遊心物初以此終身又安知榮
辱利害之所如也若夫方朔以滑稽而玩世欽明以
姦諛而託儒主父顯烹於五鼎伯倫寄傲於一壺商
鞅挾三策以鑽孝公終軍請長纓而繫匈奴韓非立
言於五蠹孤憤之說蘇秦勵志於捭闔揣摩之書僕
誠不能與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之拙愚

釋疑

宣和政元夏六月京師大水自都城之西渺如江湖
不見涯涘踰汴堤循順子門以及北郊浸辟雍蕩玉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四

六

津園以及藉田漂溺廬舍人畜不可勝計於是諸門
悉上藉新城以爲固獨東方門南界汴堤北距夷門
山水所不至而去都城十餘里決汴渠灌田野間以
殺水勢於是漕運不通而畿甸悉罹水患矣先是蔡
雨有異物形如龍蛇自雨中降獲而殺之識者以爲
水祥已而果然予時僑居左史心獨異之竊觀主上
降詔遣使所以憂勞者甚厚在位者緣此必有發憤
納忠之人乃寂不聞恐懋不能自己因奏號論列大
意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評必有
銷伏之策宜寬畏天戒招徠諷言且請因侍立許立

前奏事以盡所欲言號奏屏息以俟翌旦造朝侍立
如常儀既而宰執奏事班還傳旨閤門令先退不復
得對因上章待罪遂有沙陽之謫客有獻疑者曰有
官守有言責予以記注爲職無言責而論事非侵官
乎予應之曰古之爲臣者皆可以有言於君故有師
箴賦賦諫誦百工諫近臣盡規之義後世官守言責
既分則獨執政大臣侍從論思獻納之官與夫任臺
諫之職者可以言天下事左右史雖卑然日侍天子
清光以記言動居兩省級侍從未遇所當論者論之
乃其職也曷爲侵官昔唐魏謩由右補闕遷起居舍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四

七

人文宗謂之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爲
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
屬皆可議朝廷事而無辭也祖宗之制雖節職許論
事況左右史乎馮京范仲淹皆以左右史論事罷去
唐介文彥博相與廷辯則蔡襄直前論之以所論不
當爲罪則有矣未聞以侵官爲罪也予乃不責今之
不言而曠官者頗乃責我以侵官耶客曰然則近世
任此職曷爲無論事者予應之曰左右史去侍從一
間耳幸而不以罪去給札召試則遷居侍從之列今
人以得侍從爲榮故例爲循默以俟遷耳客曰然則

吾子胡不爲之意有所蓄姑俟他日未晚也于應之曰是何言歟人臣以利爲心者可與事君也乎哉貪位慕祿遇事循然而不敢言非以利爲心歟以利爲心則亦無所不至矣且士氣不振久矣在下者惟知爵祿之可貴而決性命之情以爭之在上者惟知爵祿足以籠天下之士而視外廷之臣蔑如也于爲此懼竊不自量欲以區區之身而救一時之弊豈苟然哉况夫以左右史爲未可言而必待侍從以侍從爲未可言而必待執政以執政爲未可言而必待宰相以宰相爲未可言而又必待其時則果何時而可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八

言耶此特保富貴爲妻孥計者之論耳未可與語以道事君之說也客曰當其可之謂時故言於可言之時則從言於不可言之時則否今子之言時乎于應之曰當其可者謂當夫事之可者也當夫事之可則爲時故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如必待其時之可則龍逢比干之徒當爲罪人矣昔之君子於邦有道則危言危行故鯀直之論必陳於聖明之主而防患之說必出於治安之世禹之戒舜以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太公之訓武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以帝舜武王而其臣之所告者若此何哉愛君之誠深則

納君之言切也客曰子之職當言而時可言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子之言曰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伏之策夫災異之說起於漢儒今子之言若是揆於吾聖人之學得無戾乎于應之曰昔高宗有雉鳴之異而祖已訓王以先格王正厥事宜王遇旱暵之災側身修行而王化復行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所以謹天戒也漢儒乃附會而爲之說牽合穿鑿使人難信此所以得罪於聖人若夫遇災而懼正厥事以謹天戒乃吾聖人之旨也何戾之有客曰借使子得請而直前則所論者將何爲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九

華山辯

五嶽之名若岱宗謂告代之所當處中而特高衡居下而適平其理皆可以意推獨華山命名之義最爲難曉字說謂華西方嶽也故指所生物與琥同意說者曰白虎通謂少陰生華夫物以春華故素問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西方乃華歛之地何華有之又曰

華山有蓮華峯其上生蓮華之詩所謂太華峯頭
玉井蓮是也指所生物因是得名夫草木之華皆華
也何獨取夫蓮華而謂之華哉竊嘗疑此說以爲未
然元符間予西遊過華陰縱觀太華自平地斗起數
萬仞氣象雄偉與衆山之逶迤不可同日語也今來
沙陽見其圖於羅丈晴老家晴老頃常官華州得此
圖尤不失真開視恍然與昔見無異固得其所以命
名者周官曰使無華離之地禮曰爲天子副承則華
之凡有所分者皆謂之華故草木之華謂之華者以
其分故也山之形類多上銳獨太華其上翼然分而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十

爲二如草木之華故名曰華者以山之形名之也其
傍小峯與之相類則曰小華山意可見矣以經考之
凡山之名有曰龍耳者有曰龍門者有曰砥柱者有
曰析城者皆名以山之形矣獨於太華而疑之事不
親見而爲之臆說可乎此不可以不辯

戒貪

盜入梁谿之室探囊囊得白金器數事因警而逃
候人疑而訊之邑變然於有司計雖抵罪其法當照
梁谿愀然曰之鑒也妾意室中之藏朝思夕計以迄
于成惟一貪心更無他法方其始入於吾之室也自

謂得志慨然負屨挈筥囊而趨不幸而警所得不
足以克其欲則噫然有不滿之意迫執於有司也曩
之所營度而探取者無一可得而得其罪焉與夫世
之貪者亦何其今有人焉挾穿窬之器乘間抵巇幸
人主之不悟以取富貴爵位極矣金縢溢矣子孫宦
矣猶且噫然有未足之心一旦溢先朝露則向之所
貪者無毫髮之得而所造諸業種種現前獨以身當
之淪入若趣有至於積極而不能脫者自智者觀之
其異於此益幾何四書之以爲貪者之戒

書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十一

書僧伽事

世傳僧伽爲觀音大士化身其神變示現之跡載於
傳說若於耳目不可勝紀予獨書其近年親所見聞
者三事政和五年予自考功員外郎告假于朝迎親
吳興是年秋還抵泗上謁僧伽塔將修供塔下其日
天未明普照長老腦齊走人報曰塔有光相宜速至
瞻禮予奉親攜家以往則日始出矣有青色光自相
輪頂如倒浮塔上獨霄漢觀者如堵因已嘆異得未
曾有及辰已聞天無纖雲秋且愈明而塔之西北隅
第四級銅鐸中現大寶珠色如爛銀如水晶旋轉不

停光彩炫耀錄人稍目凡一餉時若有彈之者珠自
鐸口中入而第五級鐸復吐一珠與前珠等須臾入
者復吐吐者復入塔之三隅自第四級至第十三級
衆鐸皆然惟東南一隅正與月對珠隱不現其極精
開小鐸中亦各有珠布周匝璀璨相射如白月晝
燃百千燈照滿一塔空中寶光飛騰往來大者如星
小者如舍利瓊瑜續紛若可承攬至午未間方漸隱
去如是者凡三日而後已時部使者張振劉燾奉使
徐徑郡守吳公慙與其僚屬畢會士庶瞻仰謂自昔
顯宗神變未有若之盛者其後肅齋具圖以聞有旨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四 十二

其夏京師積水暴集都城之外浩如江湖是時僧伽
出見輦轂之下者凡三物見于感慈塔若揮扇然又
見於天清塔又見於相國之東塔皆從二侍者爲行
道相都人瞻禮闐隘衢巷已而水退都邑底寧有詔
進封普慈巨濟大士秩視伯爵誥命之辭有曰其儀
嬰見萬目具瞻巋然靈光佑我昌祚蓋謂此也于時
自左史謫下去京師此一事無得于見聞者惟普慈
巨濟大士威度至今五百餘年而乃以光景形相威
神神力與人相濟拯危弭患靈跡顯然如常住世蓋
其誓願宏深神化自在具大慈悲與此土衆生有大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四 十三

因緣故能示現昭昭若此世謂觀音化身而維摩詰
所說經亦云菩薩住不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變作
諸佛事攝受衆生寧不信歟故予直書所見聞者著
于篇文不雕飾使深達實參修菩薩行者有所稽考
凡與見聞皆發信心皈依妙覺時宣和二年三月二
十五日昭武李綱涉陽雲軒書

書杜祁公事

彭器資尚書初擢第爲天下第一東歸道南郡謁杜
祁公語既久祁公教之治生事器資還而思之不曉
其意來日復見問其故祁公徐曰無他觀公志氣欲

立名節夫欲立名節者非有生事使無顧念妻孥之憂則不可於是器資深服其言噫中世士大夫以仕宦爲家不治生事者十常六七位朝廷任言責者雖有可言之資往往還顧無所歸爲妻子計糾口結舌者多矣間有不恤此者言出身貶妻孥流離困餓無以糊其口於四方至使流俗指之以爲戒可不悲哉觀祁公之言乃知前輩思深慮遠後進之士不可不知也

書韓魏公事

歐陽永叔嘗問玉局曰魏公立朝大節孰爲難玉局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十四

曰莫難於定策永叔曰設使吾輩處此時當如何玉局曰想亦當然永叔曰吾輩皆能爲之何難之有玉局曰然則就爲難永叔曰方英廟初立母后垂簾一日簾中出文字一卷皆訴宮禁中事其辭甚切公以文字置懷中徐曰是必有內侍交搆兩宮者簾中曰有之固舉其姓名公曰容臣遲處置既歸省取懷中文字焚之命堂吏書空頭謫降勅徧發執政且命開封府擇使臣一員步軍司差禁卒二十人呼簾中所舉姓名內侍至都堂立庭中面責之填物編置嶺外使臣禁卒即日押行來日見上具道所以於是兩宮

遂寧若此者乃所謂難故余作畫錦堂記言公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蓋謂此也王巖叟著魏公別錄逸此一事因書其後

書曾子宣事

紹聖中董敦逸爲侍御史奏疏論官禁中事忤廟怒甚將加遠竄宰執無敢言者子宣適與三省同進呈因奏曰敦逸庸人不足惜以言事一不當而遠竄所可惜者朝廷之體適使敦逸得重名耳宰執亦以爲言忤廟怒稍解其命遂寢蘇景謨觀得此事於子宣帝以語子因曰人臣不識忌諱犯人主不測之威倘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四

十五

有愆朝廷之體以一言救之者其罪必解昔邊之論佛骨事憲宗將抵之死裴度救而獲免劉禹錫出守廣州度亦以母老爲言遂易連州古人類多如此今不獨無救之者因而擠之又下石焉者多矣此風不可復見可爲歎息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五

宋 鄧武李 綱伯紀著

明 院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夢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題跋

皇帝御筆詔書記

皇帝在御之八載歲次甲寅冬十月叛臣劉豫借助強虜稱兵南牧侵擾淮瀋孺遠奏來上有詔親征戎車啓途六師雲集號令賞罰悉出宸衷將士奮勵人百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其勇捷音載路屢奏膚公虜氣震聳潛軍宵遁集勲飲至慶費畢行皇帝慨然悟前日還避和議之非治兵飭備有不可已者乃以寇還之初圖爲善後之計發德音下明詔以收戰守備措置緩懷之方詢于舊弼微臣嘗叨近司亦與諮訪之列竊自惟念受知最早荷恩特深平時常恨屏跡遐遠徒抱孤忠不獲以芻蕘之言達于冊奏恭承清問共敢南養誠懇以對既竭鄙慮條具上聞仰衆詔旨又以朝廷根本時務之所當先者六事具奏天聰惟是學識迂疎言辭拙直大懼不足以神廟算之萬一伏蒙聖慈容以天地

之度燭以日月之明赦其狂瞽而察其拳拳之忠親御翰墨降詔褒諭所以寵綏之者甚渥訓辭溫厚有金聲玉振之章筆蹟瓌奇有鳳翥鸞翔之勢天光下逮蔚生輝顧臣愚庸何以稱報竊觀自昔帝王當承平無事之時圖迴治績未嘗不求言爲急務故堯有衢室之咨舜有總章之訪禹重昌言湯稱好問况於履艱難之運建不世之勲哉秦詢黃髮而霸業成漢祖採群策而帝功立光武用寇鄧耿賈之謀而炎運復興太宗聽房杜王魏之言而唐室大競古今一理何莫由斯仰惟皇帝圖治之勤求言之切博詢精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詳斷以必行無愧前古則夫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以大有爲脩舉政事震耀威武削平僭僞底定中原紹復祖宗之大業以致中興有不難也臣雖衰病待盡山林傾耳拭目猶庶幾及見之謹以御筆詔書摹勒成碑以昭示天下使知聖君不忘舊臣詢事考言樂取諸人以爲善如此川爲獻言者之勸不其賡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九月二十有五日具位臣李綱謹記并書

道君太上皇帝賜宋昞御書跋尾

宜和內禪燦然明白與堯舜比德視唐三宗爲不足

道靖康之初金狄犯關道君南幸淮浙淵聖固守京師兩官間隔陰有小人交關其間所以寇還二聖重歡畧無疑阻者實賴不二心之臣調護之力也至靖康末在廷之臣多罷去以唐恪聶山耿南仲父子用事專以離間爲進身固寵之資慨然自謂外敵之不足慮迨虜騎再至道君不得行入居禁中淵聖始感恪罷唐恪相出聶氏耿氏父子奉使割地稍召還舊人然亦已晚矣都城既破萃華北狩天下臣子所同憤慨咸謂敵強我弱之所致不知禍變之興以小人離間爲基胎也夫處人父子間號爲至難况當國家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三

艱阨之際宗社生靈安危休戚之所繫哉其後唐恪仰藥而死聶山爲絳人所誅耿氏父子全家陷沒相繼殂隕天之報施豈不昭然方靖康丙午秦臣僞位樞廷被旨奉迎道君於南都時徽猷閣待制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宋暎適自淮甸召還入對又奉淵聖御書如行宮邂逅相見甚款聽其言蓋惓惓有忠於兩宮者及紹興丙辰夏臣承乏江西帥事復與暎會於豫章暎出示道君御書所以褒獎之者甚厚翰墨如新伏讀相與流涕乃知前日之言信不誣也追思往事十有餘年如一夢間鑿與滯於沙漠而未

還中原困於蛇豕而未復痛心疾首不若無生今者天啓上心念父兄之辱親御戎輅以臨大敵將士奮勇盡殲醜類靈旗所指其將恢復境土迎兩宮以還故都有問安侍膳之期乎杜甫有言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此微臣今日之志也紹興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共位臣李綱拜手稽首謹書

靖康皇太子學書跋尾

靖康初綱備位樞廷嘗一日同宰執奏事內殿蒙恩賜坐啜茶有旨召皇子國公出見宰執小帽窄衫王東帶升自東廂至御座前奏問聖體西鄉與宰執相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四

得日角珠庭眉目如畫進止雍容儼若成人群臣咸竊竦歎後一月遂正東宮位號是年冬金寇再犯闕都城失守二聖蒙塵皇太子亦北狩天下聞之莫不痛憤嗟乎生帝王家正位儲貳有溫文之德有天人之相一旦倉卒至此天命之所以難謀也方淵聖東宮時嘗以皇太子學書一幅贈詹事李公家藏至今其罅許析出以示綱覽之流第謹誌其末庶幾觀者知流傳之所自云紹興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具位李綱跋

跋了翁墨蹟

余政和乙未歲自尚書郎調告迎親雲溪時了翁自天台歸通川與余相遇於姑蘇一再見有忘年之契後四年當宣和之初余以左史論事謫沙陽了翁方居南康其族人陳淵幾更往見之余因寓書通慰懇且以序送淵并致意焉既而了翁著書辭意懇懇舉狄彛公及本朝李文靖王文正二公事業以相勉于竊惟公初期太過非所敢當也又後七年靖康改元歲次丙午天子初內禪金狄犯關余蒙恩自奉常不旬日擢參大政實總軍旅之事踰月寇退宗社已安四方救寧叨處樞輔追感知已恨公云亡不及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五

見也未幾出使宣撫河北河東兩路月餘而罷旋即竄貶由建昌再讀川峽適盜據荆南路梗少留長沙前京畿提刑王君以寧不知於何處得公答余書索獨關其首數句示余俾追思補亡慨念平生爲之流涕教授吳君致堯復出公墨蹟數帖求余跋開卷讀之凜然如對面而聽其聲言之言也吳君嘗從公遊篤善好學因錄余書序及公所答書并以遺之以答其意且見公知余之厚云靖康二年四月三日武陽李綱謹跋

書杜子美魏將軍歌贈王周士

余趣寧江謫所取道湘潭王周士出高麗紙求書時金寇再犯關將半年未解余聞召命將糾義旅以援王室萬一不捷當遂以死報國矣周士未果行而許爲之繼因書杜子美此篇遺之以激其氣云靖康丁未孟夏四日武陽李綱書于長沙漕司之翠謁堂

跋了翁書杜子美哀江頭詩

可齋陳確也閩之沙縣人

了翁得邵康節易數皇極先天之學心解神悟多能前知如丙午歲事嘗爲所說者預道之壬寅春公未沒前數日其孫彥蕭君建功以紙求字公爲書老杜哀江頭一篇乃絕筆也非惟筆力遒勁畧無衰病之哀江頭一篇乃絕筆也非惟筆力遒勁畧無衰病之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六

氣蓋寓意靖康之變於其間以公之學精微知數之必爾而平生議論慨然不少屈折雖流離顛沛妻子至凍餓而不顧可謂不以天廢人矣蕭君訪余於武昌出公書以相示爲歎息者久之余嘗著論古人處天人之際者正與公合因并書以遺之使讀者知公於古人無間云

跋了翁自跋跋疑論後

了翁晚年嘗語所親曰吾往年以論事遭憂患他無足恤所懼惟死耳今則死生皆置度外未嘗動心觀其自跋跋疑論後殆懼死時語也其後謝謫官表云

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江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則了無懼意夫死生亦大矣以了翁之學至晚年然後不以動其心其難如此學者可不勉哉

書襄陵春秋集傳後

許襄陵字嵩老名份與忠定公及吳元中同時爲賢宰相

孔子道大天下莫能用因魯史作春秋以俟後世君子雖其義難知然大旨不過尊王黜霸褒善貶惡內諸夏外夷秋志天道謹人事而已春秋經世其言簡而法三傳綿經其說博而詳簡而法者必待夫博而詳者載事實釋義例然後聖人之志因以不泯猶天之函象昭回森布推步占驗非得其石之書則何以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七

仰觀此三傳之於聖人所以不爲無功也然三家者所聞見異辭所傳聞異辭各有所長而時有異同不合之說則學春秋者宜精思深考櫟之以道索之以理取其是而去其非則聖人經世之志得矣或者合經而信傳則是得枝葉而忘根本也棄傳而觀經則是去其石之書而窺天也二者胥失余患此久矣襄陵許崧老作春秋集傳取三家之說不悖於聖人者著之篇而刪去其所不然又斷以自得之意有餘於三傳所不能言者余得而讀之廓然如披雲霧而覩天日之清明粲然如汲沙石而見金玉之精粹然後

知三傳果有功於春秋而集傳又有功於三傳至於斷以自得之意則與夫三家者齊驅並駕其於學者豈小補哉噫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革削之際游夏不能措一辭使得其時而道可行於天下則誅賞廢置宜如何哉雖不見于行事而垂之空言猶足以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道故太史公曰有聞者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者不通春秋之義必陷於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八

之而不知其義按之空言不敢辭則學者其可不盡乎欲盡焉當自此書始建炎己酉歲正月五日武陽李綱書

書寄崧老易傳後

曳其輪之象妙處在曳曳者自後牽車以緩其行也坎爲輪與既濟未濟互體皆有坎而初九九二處其後故象爲曳其輪睽體亦然故六三之見上九爲見與曳自六三觀之則上九處坎體之後疑其無適已之意故也曳之象皆在陽爻則非才之剛而孔武有力者安能曳車以止之哉至賁之初九亦處坎體之

下則以舍車而徒爲象此之謂唯變所適由是觀之
豈非字字有象而互體之類易可少哉此秘殆亦昔
人所未親也前所錄數十條皆考於象而爲之說既
與世之說易者不同於襄陵易傳亦有合不合者願
參考之取其是而削其非因風詳譏爲望聖人立象
以盡意紐如觀天之不可窮然意之所在要有至當
去處吾儕即象以求之正如法家斷案鋪陳法律求
所以當其罪而止耳不當其罪則以笞杖爲徒流相
去遠矣此所以必資於講贊之益在兌君子以朋友
講習理義之說就有大於此惜乎江海之遠絕而音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九

跋歐公書

歐陽文忠公書清勁自成一家公嘗言學書如逆風
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蓋不以書自許士夫寶藏
其蹟非以名節可貴故邪意外得謗無如公者賴備
富諸公辯明之乃得自白于世故陳瑩中嘗藏其書

云使嘉祐前見此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由
而興東坡亦以憂奠之後展傳于祀證之艱危多在
於生前而是非常定於身後可勝慨哉

跋司馬溫公帖

朝廷之上事貴當而不貴苟寬言貴盡而不貴苟合
苟寬則姑息苟合則雷同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熙
寧間犯謀殺者聽自首減等罪不爲寬而延臣毅然
爭之交覆論難不已至有以罪去者懼姑息之爲害
而後盡底蘊不敢爲雷同之說也當是時去嘉祐治
平未遠其遺風餘澤能使士大夫如此豈不爲天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十

福茂數十年間士風一變以馴致禍亂其源非無所
自也觀司馬溫公與劉公帖推許之重乃至是前輩
之意遠矣夫

跋顏魯公與柳冕書

魯公草書摹傳於世者多矣此帖尤奇雄筆勢屈折
如盤銅刻玉勁峭之氣不少變態類其爲人柳冕唐
名士也魯公名呼之而自稱老夫亦可以見當時士
契之梗槩云

慶餘長老開堂號跋尾

右建州大中寺長老慶餘師再開堂號先公太師所

作也元祐中先公任松溪尉師佳邑之中峯寺語道相契數以手帖往還時參政呂公謫居建安嘗詢納僧中可與語者先公以師對呂公諭州郡請住大中寺學者雲集凡半年餘呂公一日約先公同游武夷山及歸則師已遷化一復時矣方其示寂升堂集衆告辭踟躕而逝經一晝夜顏色不變呂公泣涕痛悔恨未嘗款叩師之關鍵先公謂師平日所得奇特盡歸誠祈懇倘能復來呂公焚香再拜親以小簾籠師耳根擊之至數十聲師忽開眼笑曰已相別何必爾爲公當再留七日遂下坐復居方丈呂公咨問道要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十一

且請師再開堂以疏文屬先公撰述其間有維摩示疾而莫匪爲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之語蓋紀實也既七日再升堂而化呂公爲作碑且載本末置寺中宣和元年經自左史謫沙陽道建安遊大中寺猶及見碑讀之一再過私竊歎仰後十四年紹興壬子歲被命宜撫荆湖經由建上屢經兵火寺宇僅有存者問碑所在則已亡矣爲之歎息又三年有住持龍山僧元植者師之法眷也問嘗訪師遺跡惠然見過出先公所與師手帖以相示翰墨如新讀之法然因留藏于家傳示子孫而爲親書四帖及開堂疏以遺

之用慰其心且使世之學佛者知道力之圓死生一如去來自在有如此者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具位男綱謹書

附錄慶餘長老開堂疏

此忠定公尊人終撫公贈太師諱夢所作也

法門差別善財勤南歷之誠祖道流通達磨露西來之旨萬派殊流而宗於一海千年暗室而破在一燈雖桃發前村自含真諦而琴逢妙指方暢清音喻之者良馬見鞭迷之者癡猿捉月蓋飯色之殊寶器所感不齊則藕絲之掛須彌終難信解不有宗匠誰爲津梁餘師上人物外逍遙法中奇特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十二

爲已則心境俱泯應機則技活臨時禪律通融普契樂天之問雲山靜遠今難思大之居而況維摩示疾而莫匪爲人阿難辭世而重來說法既俯從於輿願宜遂演乎潮音肯令雜嶺曇花不開闍嶺必使曹溪法雨重灑建溪至道不煩當仁不讓謹疏

唐子方林夫逆行詩章表跋尾

竊觀唐質肅公論游公燈毬錦事有以見當時士氣何其忠厚之至也夫大臣邀寵進不以正臺諫論列乃其職也人主未察愛怒寬貶亦理之常而在廷之

臣中執法如王舉正史官如蔡襄皆抗疏直前以營
救之能文如梅堯臣李師中之流又作為歌詩敘述
歎賞以激義夫之氣天子悔悟卒行其言不旋踵徙
內地召還復用嗚呼茲非士風忠厚盛德之事耶其
後諫院公亦論荆公於熙寧間觸權臣怒謫官橫海
當時名士以詩送行者雖不乏人而營救之風則亡
矣一斥不復卒使抱義納忠之臣流落以死其視鼎
祚得無愧乎至元符中道鄉鄒公以論撤房事遠竄
則錢送者悉置典憲中丞安敦彈奏猶以為輕理其
據義以爭難矣誰復救以詩章指時事而揄揚其美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十三

哉茲風一扇士氣頗靡習熟見聞以鉗口結舌為當
然任言責者不過挾摘細故以塞責隨時俯仰以為
進身之資甚至顛倒是非變亂白黑以惑人主之聰
明其宵長慮却頗為防微杜漸之計邪燕山之役廷
臣無一人言職此之故馴致禍變至今為梗非無自
而然也由是言之祖宗謹擇臺諫使之敢言以舉繩
愆糾謬之職涵養士風使之忠厚以蓋激濁揚清之
義豈非制治保邦之要道歟唐氏父子繼論時宰於
權寵方隆之日而折廷諍無所顧避使名節之美萃
于一門可謂賢矣復用與不復用固不論也然二公

之殛碑誌不立其族子祁陽太守遵懼歲月之綿遠
而前總之堙墜哀集章表及送行詩等合為一卷將
刻諸石以垂不朽其意豈獨始訓後裔為家世光哉
使士大夫知前輩風節凜然若此有補天下多矣紹
興五年歲次乙卯八月十八日武陽李綱伯紀書

跋張椅仲樞密遺藁

仲名以夜即平
宋江方臘之亂者

人材固事而奇節義臨難乃顯蕩陰之役血濺御衣
獨有一嵒紹安史之亂首倡義兵獨有一顧真卿朱
泚之變叱三館之士使不從賊獨有一何蕃豈易得
哉靖康之季分四道總管以衛王室及金寇再犯關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十四

或據兵坐視而不進或棄軍遠遁以自全獨樞密張
公總師西道轉戰以達都城所謀不從城陷被執猶
憊懣抗章欲立趙氏其忠於國家大節如此雖古人
何以加諸綱頃執筆竊均寓直東省公時夕拜項闕
周旋其懷迫靖康間宜撫兩河薛公之子叔獻以從
嘗見所與家問勉以忠義因以狀服其後聞公遂死
國事為之流涕自靖康至今十餘年叔獻持節江東
綱帥守豫章相遇於貴溪道中出示遺藁數軸讀之
不覺淚之承睫也嗟乎士固有一死非死之難處死
之為難也如公之死得其所矣彼忘義而偷生者得

不愧哉

蕭子寬哀辭

富貴而壽子孫蕃昌此世之所謂福也貧賤而夭子孫不振此世之所謂禍也禍善禍淫者天也而致之者人也雖聖人立言垂教使人勸善而懲惡亦不出於此矣然而天之道幽遠而難必爲善者未必福故以原憲之賢蓬戶而甕牖以展禽之聖遺佚而阨窮好學如顏子而早死信道如楊雄而無後是福善之道有時而不明也爲惡者未必禍故以屠沽斗筭之才乘時而致顯位以驅僮負販之術殖貨而比封君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十五

殘如盜跖而得終其天年酷如杜周張湯而子孫咸顯大於當世是禍淫之道有時而不行也夫得福者君子之常而反禍焉者君子之不幸也得禍者小人之常而反福焉者小人之幸也將處夫幸不幸之間固未可必而君子之所以治心修身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蓋專以自爲豈竊竊然以是徼福於天哉問學已明德性已成志氣之修其視富貴如浮雲精神之全其視身世如夢幻若然者雖貧不憚于肯雖夭而有所謂不亡者存雖子孫不振而有所謂傳而不知其盡者存榮辱驚懼不入於胸次其精神志氣足以

傲睨天地而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爲友又奚禍福之足云昔者吾友子寬嘗從事於斯矣子寬姓蕭氏名惟世爲延平之尤溪人博學好古凡六經諸史百家之言陰陽五行天文地理之學貫穿馳騁無所不通與人持論辯博闢肆聽之纒纒忘倦尤善著書自成一家言其爲人孝友愷悌敦尚節操於世味泊如也然而學成而道益窮志立而身愈固自擢第歷官幾二十年而位不升於朝列負郭之田不足以糊口官于南雄不幸道疾而死而年不迨五十傳家惟一子且以疾廢是君子之所謂不幸者舉集於其身自世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五

十六

人觀之其不可哀也耶然子寬於予平昔最厚善予嘗從容叩其治心修身之說高明穎脫無所滯礙非徒言之亦允蹈之故其生也能輕富貴而甘貧賤則其死也所謂壽而不亡傳而不知其盡者必有在矣世人哀之安知其不以此而復哀世人也予懼世之不察者致疑於其間故爲之作哀辭以道意云

有美一人兮外和而內剛韞金玉之精粹兮佩蘭茝之芬芳包古今於學問兮達至意於文章位不足以稱其德兮祿不足以養其生謂難老而早死兮宜有子而病狂哀善人之不淑兮信天道之叵量惟君子

之脩身兮貴力學而自強蓋端以待已兮豈責報於
彼蒼存一氣之孔神兮體此道以翱翔齊死生於晝
夜今何富貴之足賦觀吾身於露電兮顧委蛇之何
傷並天地以悠久兮與日月而爭光外萬物而獨立
今謝塵寰於批襟嗟世俗之迫隘兮感物逐而我忘
昨所得之毫釐兮遽氣盈而志張廟宇宙以遐觀今
寄一身於八荒前千古之悠悠兮後百世之茫茫儼
榮耀於瞬息兮將見嘆於大方夫豈得擅而有之乎
蓋朝露而祇藏與草木以同腐兮何山高而水長惟
夫子之英爽兮顧死生而不忘託友義於斯文兮庶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十七

德音之播揚

劉仲懷大資政哀辭 劉公諱幹字忠定公宣撫
死難而公哀之如此
此其所以為忠定也

靖康改元之憂金人攻圍太原聚重兵河北境上余
承乏樞廷被命宜撫兩路以真定帥資政劉公為副
秋七月余得旨駐師懷州劉治兵遼城以王淵王瓌
鄭建雄統制軍馬時制置使解州龍圖閣待制折彥
質主隆德府路都統制折可求都轉運使張頤主汾
州路期以七月末進兵獨解州與虜騎遇南北關方
戰而潰餘皆不進余上疏請諸將不如約者且止

諸司無得專達一聽宣撫司節制以議再舉不如此
必誤國事願乞罷去有旨召赴闕議事而以种師道
八月二十三日也已而師道病死軍中即以劉
公為宣撫司折彥質副之六冬金人兩路深入劉公
造朔城陷遂死節於虜營嗟乎士固有一死或重於
泰山或輕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死之為難也處之而
是如張巡之守睢陽其食人以為糧者可謂也處之
而非如樊系之草米此冊文冊成而後仰藥又何補
哉方靖康之末天傾地覆君臣易位朝鮮仗節死難
之士幾何不為夷狄所笑劉公毅然不以用舍動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十八

其心視死如歸遺書其家陳義可觀足以激懦夫而
羞失節之伍豈不誠丈夫哉使其平生行已不無瑕
類猶可以大節而掩小疵矧夫愷悌之德強敵之村
疏通之智如銘議之所載皆有大過人者是宜贈典
褒崇錫諡忠顯天子親書其碑額以垂榮於無窮也
余與公幸有一日之雅其子子羽以墓銘謚議來求
挽章余謂既差則挽章無用作哀辭以慰其心焉其
詞曰

士有一死處之為難死得其所名重泰山倚嗟劉公
惟人之傑舍生取義成此大節夷狄歎息矧惟士夫

茲憫愧始名教之扶美謚易名宸章篆碑爲宋忠臣
萬世同輝我作哀辭以慰其子勿爲公哀公實不死

弔國塲文

歷代中人監軍之弊足爲炯鑒

宣和元年春用師西鄙熙河帥劉法與其軍俱藏用
事者以違節制罪之贈典不及予竊哀焉作斯文以
弔之其辭曰

夏人不賓兮西鄙聲驚瑞結蟻聚兮屯羊犬之羶腥
帝赫斯怒兮命諸帥以徂征哀師鞠旅兮致天討於
不庭慕爾小醜兮仇大邦匿其精壯兮示以不爭王
師如入無人之境兮速捷奏於三城縱四路之分入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十九

兮以全力而當熙河之兵惟熙帥之寡謀兮知不可
而弗明統十萬之義勝兮謂可以深蹂而橫行路遠
颶以崎嶇兮山斗絕而崢嶸決積水於千仞兮灌長
波於聯營師不戰而自屈兮雖有智何以施其能墮
黠虜之計中兮失天時與地利顧出塞之幾何兮亡
隻輪與匹騎豈無偏裨之勇畧兮與士卒之猛鸞素
甲冑之精堅兮技器械之犀銳山積雲委不可計數
今咸舉而填於虛山之堅推於饑虎之喙彼本兵之
何人兮方懼罪而自爲計匿實狀而不聞兮謂馬屢
而崖墜士卒散于逋逃兮將吏殞於自斃痛忠魂之

誰訴兮激壯士之憤氣惟一勝而一負兮乃兵家之
常勢奈何不使吾君之得聞兮以違事而爲戒選九
重之高深兮登天下之耳目皆可以欺而蔽也嗚呼
噫嘻想夫貔虎之將熊羆之師耀日戈甲蔽野旌旗
力蹙勢窮漸車裂帷鼓聲不起士氣已衰進不得戰
退無所歸魚驚沸鼎獸駭危機方腹背之俱潰何斥
牙之可施蹈踐紛籍奔崩流離血膏草莽骨委山陬
氣鬱鬱以衝漢魂憚憚而曷依兵有節制固不可違
若李廣之失道與張騫之後期或逗遛而怯敵或敗
北而喪師失軍事之機會故可以違節制而罪之豈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二十

有肝腦塗地身首分披執干戈以衛社稷援枹鼓而
死追隨忘其大烈據此細微縱一帥之有罪顧三軍
之爲其贈弔不及賻明不時沒者已矣生者長悲其
何以勵封疆之臣而慰遠人之思古者命將付之圖
外便宜則行不從中制量敵而進慮勝而會利則伸
而鉅則蹇戰必勝而攻則潰亞夫細柳之軍雖若命
有所不受充國金城之畧雖衆口莫得而議也後世
行軍顛倒紛綸以將帥爲不足信則盡護之以中人
口含天憲手握國鈞功罪其實賞罰不倫掣肘繫足
智謀曷伸彼九節度之師所以皆敗者以有軍容之

願恩而德裕之相武宗之所以能討叛鎮逆者以盡
罷諸鎮之監軍知此甚易其誰敢陳吾獨悲夫事君
之事食君之食荷戈從軍死固其職惟身沒而名顯
可嗟悼而歎息茫茫虜地兮流沙千里空山無人兮
荒行如鬼砂磧不毛兮雪霜夏隆竟今歸來兮彼西
方不可以止敷德澤於幽明兮惟聖天子

祭陳瑩中左司文

瑩中即了齋陳廉也

惟公擢秀甲科實自妙齡宦階歷仕藹然休聲以節
德爲防範而行不苟合以公忠爲鑒裁而物無遜情
其在言責抗章論辯不可勝紀而言之最著者有先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二

知獨見之明其在謫逐險阻艱難無不脩寧而心不
少懈者惟愛君憂國之誠一片不後喻二十年而志
氣不衰容貌不枯者蓋以所養之厚脫去世累怡然
委化而了無芥蒂恬無疾苦者蓋其所造之精嗚呼
哀哉天之生賢千載比肩而在理有不可知者既克
生之而不死之有成人之云亡士夫是悼而在公無
可憾者身雖死而有不朽之令名惟公胸中素所蘊
蓄雖設施之未嘗然推原其心夷攷其行合海內之
公言古之所謂自任天下之重特立獨行而不顧者
諒非公而誰稱嗚呼哀哉公與先子平生故人金石

之交情切天倫我初識公浙江之濱忘德與齒際期
自親追誦沙陽通問慙慙許與之厚銘心書紳我歸
自南遠遭憫凶孤苦杜門公亦北徙一水相望慰諱
諱諱何翰墨之未乾而死生之未分悵蒼生之失望
痛故老之凋淪瞻淮楚而殯涕嗟往弔之無因寓哀
情于一奠冀靈爽之或聞

祭黃大資政墓文

黃公名長壽武人黃長壽之祖也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五月庚申朔三十日己丑甥
孫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蔬果香茗之奠致祭於
舅翁特進大資政黃公之靈惟公節行直方問學淵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二

懿致位承輅爵爲名臣盛德元勳載在信史精神之
士多能言之非綱小子所敢稱述惟我先考乃公之
甥孩提而孤鞠於外氏諄諄誘長育如已子然甥舅之
情世所罕儼顧茲尋陋慶流有衍幼荷獎知命以名
字死生契濶三十餘年遭時艱難叨任宰輔再奮再
膺天實使之誤榮大恩起自開廢俾總師旅旌撫南
邦假道故鄉泰造墓下敢修薄奠式薦微誠追懷音
容有淚如瀉英爽不泯庶幾歆之尚饗

宋史於黃公有不滿之辭忠定原稱之不置此
竟以節行相推忠定非阿私所親者以此如圖
史之所載陳述未可盡信也

祭許崧老文

嗚呼天地磅礴河嶽烟靈篤生異人鬱爲世英長松
老鶴其儀形也粹玉精金其性情也澄淵藻鑑燭理
明也該準持衡稱物平也經緯書史文章成也貫通
古今議論閱也金石鏗鏘詩句清也鸞鵠翔翥字畫
精也勇于爲義去就輕也憂國如家秉忠誠也致位
通顯不自榮也恬澹寂寞得此生也有一于此垂世
立名而公兼之以大其聲嗚呼哀哉易道陰陽消長
盛衰春秋名分褒貶是非彌綸天地立萬世規先聖
制作孰大千斯公獨潛心扶病杳微解駁三傳批糠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五 二三

九師發明象數得其指歸義盡麟經繁然有輝嗚呼
哀哉漢有祿隱時惟子雲英材拔萃高識邁倫擬古
著書法言太玄士有異論或否或然公獨好之推尊
其人訓釋微辭奧義一新所見絕俗豈其後身嗚呼
哀哉我之識公踰二十年史館同僚飽聞緒言樞府
槐堂兩接官聯引身以還歸騎連翩我謫湖外公寓
江邊邂逅相寓廬山之樊握手深談途旦不暇我謫
嶺外觸目瘴煙與死爲隣鮫鱗霜涎尺書屢及夫豈
相憐迨其北歸喜見顏問願言相從杖屨林泉云何
奄忽朝露溘先傷心涕零三友之篇嗚呼哀哉國步

艱難賢智驅馳深棟之壞哲人遽萎藐然一老天不
憖遺人之云亡有識同悲旅櫬漂泊臨川之湄無適
非土公共未歸叩陳薄具侑以此辭英爽不泯庶其
聽之尚饗

公所謂爲心涕零三友之篇者蓋崧老嘗作三友篇詩言已與公及其元中爲三友也

宋李忠定公文集題卷之

宋

明

墓誌銘

追復龍圖閣直學士

京師浩穰自古難治非聰

以摘發奸伏仁惠足以牧

右未易稱職漢有趙張二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

之流隱然有聲不過數人

尹天府者多名卿才大夫

錢公政事號爲本朝第一

下又安四方人物之所聚

猾之所容依憑城社關機

而黠胥老吏舞文玩法乘

鮮不墮其術中獨公於詞

容談笑而辦幽隱曲折盡

一出於已亡敢議者其政

專以柱後惠文從事勢家

自是遂罷制
選部會朝廷
公名居多或
薦者曰錢某
刺邑除知開
官長陳襄以
所能也主疏
殿既對殿長
謂之曰能一
知不附已猶
李忠定公李
可點簡南都
滋被春知認
提點刑獄移
官元豐三年
形勢盛衰之
除陝西都轉
留家京師上
在關中轉餉
中百餘里日
哀毀皆立上

數十人餘悉絀職戒以後勿復來問月有再至者公詰其故弗服命吏取示之一府大驚且命曹掾省併文具以十爲一革簿書相仍重複之弊有戚里子憑藉亡賴屢犯禁公治其罪而後奏宗室有任節度使者市賈人米千斛久不償直公移檄諸司糧料院留券責俸積及其數呼賈人付之有蔭人尹紳訟繼母竊亡父家貲改嫁公奏紳既不能養使繼母改適又以盜家貲爲言不可以訓特不用蔭杖而羈于旁郡以礪風俗御史臺吏人違共妻訟本官不法事公命杖之翌日吏自來持一器若有所貯置階祀前訴妻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六 五

方娠昨蒙杖而墮公然祝狀遽判杖共脊更不服呼請罪名公不顧徐曰汝家何在適從何許來得無越御路耶吏惶懼而出蓋法以屍由御路者徒二年公遇事敢斷皆此類也京師室多雨雪公密啓母后以匱具二十餘萬緡貸貧窶者公躬率僚屬徧歷委巷排戶而給之都人素喜博塞公禁之甚嚴至是取旨大縱賭博民間嗷呼細民賴以獲濟公平時未嘗私見宰執一日白事司空府有典謁吏卽客次袖牒陳事公曰此非受訟之所何不來府中吏有所恃頗偃蹇却之不去公叱下械送府獄杖而遣之八座中有

抑留侍婢不歸其母者母訴于府爲移文不報公命追其家奴付獄根治卒取而歸之又臺臣有折簡私祈寬門賢所負者公立其介下庭呼賢促其期限由此浸忤權近人多側目觀望指撫細故交章彈擊哲宗照知其故特詔放罪公奏謝有曰亂吾治者常二輔掣其肘者非一人又曰德音始下公議獲伸仰皇明之燭幽覺群邪之奪氣其不可屈如此三年素以獄空遷秩公辭不得已乃受而言者復論獄空非寔公不自明力丐補外乃以本職知越州兼兩浙東路兵馬鈴轄公既懷綏故鄉過家上冢揮金親舊日引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六 六

賓朋飲酒賦詩訟庭蕭然至終日無一事蘇學士軾時神錢塘唱和往來無虛日當時以比白元四年移知漳州兼高陽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爲帥鎮撫邊人安之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使行次符離召拜工部侍郎復遷戶部掌印轉對論六曹事多迂滯省官莫肯裁決又諸曹所受詞牒多不經由所屬願中飭中外遵守詔條其言切中時病七年夏除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復留權戶部尚書奏罷戶部獄措置魁院是歲郊禮公前期奏財計辦日坐直舍臨智未草書沛然有餘暇詔館伴北使于同文館

時朝廷欲變帳法事且行矣公抗章爭之帳法得不
改會尹政不修盜賊公行除龍圖閣直學士再知開
封府公具奏力辭謂前愆不辯後效難施優詔褒荅
公不得已視事不數日滯訟一空群盜奔矣蘇軾時
爲禮部尚書每俟公視事時送詩求和公不廢決遠
即次韻荅之辭意瞻麗軾大驚以簡謝曰電掃庭訟
響答詩筒亦數年來故事也其爲當世所重如此八
年春爲太母山陵頓通使事畢還開封屬章惇入相
公見上具言惇行惇謫詞願乞骸以避時宰不聽紹
聖元年翰林閣學士惇三薦林希不行因問上所欲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六 七

用上曰錢某豈不堪爲翰林學士耶即日除公學士
知制誥兼侍讀經筵進見多詔留身因得款陳天下
事哲宗益眷倚之論朝廷之盛人物爲先今三館育
材之地寂寥無聞乞詔大臣及近臣各舉所知引見
考實寅之文館以脩器使又論禁軍逃亡滿限捕獲
得以案問免死非是廂軍決配不到配所者十嘗七
八爲患不細乞嚴修軍制又請就郊祀赦恩移放沿
江編管人事皆施行一日上許公郊祀後除執政公
皇恐伏地叩頭辭避及親祀詔公驟乘以備顧問公
以足疾不能久立爲解得免而大臣之忌公者日夜

求所以去公之術禮部奏公所撰渠駕鼓吹詞差互
詔改正之不能動會革左丞鄭雍乞出批荅詔書臺
臣論公批荅中有群邪交攻之語爲附會元祐章累
上不出言者不已至全臺並進乃罷公翰苑以本官
出知池州公既行臺臣以狀首前所言弗容詳枉誤
爲群邪交攻朝廷旣不問公亦不辯也公在池陽二
年爲政寬簡得士民心四年冬有旨移知和州命未
下公以十一月丙辰卒于官舍享年六十有四明年
諸孤奉公葬于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將相里祖太
尉公之域公娶呂氏故相文穆公蒙正之孫龍圖閣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六 八

學士居簡之女封東平郡君贈越國太夫人先公五
年卒至是柩焉子男十二人曰杲卿朝請大夫曰東
美朝請郎曰朝隱承議郎通判袁州曰魯望承務郎
曰端已朝散大夫知泰州曰德興朝散大夫行衛尉
少卿曰延碩承事郎曰伯言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
太平觀曰君魚將仕郎曰伯牛未仕其二人早夭女
四人皆適朝列其季適端明殿學士王孝迪孫男十
八人某某孫女二十三人公在仕途幾五十年積官
至朝議大夫勳上柱國爵會稽郡開國侯惟錢氏當
唐末以武功起東南據有二浙而能尊中國效臣順

以唐寵命金印玉冊世祚王爵以撫吳越及宋興知
天命所在頻首自歸不煩于戈一方士民克保其生
弗議兵革陰功盛德慶流子孫枝葉扶疎冠冕蟬聯
膺受福祿不可勝紀而公之祖太尉公始以文章顯
于咸平天聖間考諫院公以忠言讜論受知仁祖至
公以才學事神哲二宗間閱聲望益以光顯又自太
尉公諫院兄弟及公與從兄故樞密直學士藻皆以
制科取重名于世而公之從祖文信公惟演逮公三
世五人掌絲綸之職公之諸子某卿東美朝隱魯望
相繼登科伯言德興皆賜上舍第致位通顯衣冠世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六 九

族儒學之盛甲于本朝天之報施詎不信哉公資性
豪邁善議論使人聽之志倦早以字行于世方處場
屋已爲一時英俊之所推許及登侍從內外制詞贈
炙人口有文集一百卷名會稽公集所爲文章雄深
雅健得西漢體作詩清新道麗長于用韻工行草書
有魏晉人筆法嘗自愛重未嘗輒以與人平居恒悌
樂易與朋友交終始如一尤精樂裁所推薦多達者
第任昏宦皆經其手收養孤遺家嘗至二百口儉約
均一內外無間其行已大畧如此元符三年春太上
皇帝即位追復公龍圖閣學士官其子三人明年黨

論興欲褒前命伯言上書論列得不追降于是免降
四十餘人崇寧元年又以黨籍刻諸石大觀二年再
看詳公等出籍者十數人三年伯言以公在翰苑所
草藩籬加恩制進呈有詔特贈正議大夫公之葬開
封也方在謫籍中不克銘于墓建炎元年諸子遷公
及三世之喪葬于鎮江府金壇縣其鄉之原方朝廷
大除黨籍之禁而收錄其子孫旌別淑慝煥然明白
乃論撰公平生行事以狀來請銘余雅聞公之賢其
敢以固陋辭銘曰

錢氏之先有功二浙世濟忠貞保有吳越歸于有道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六 十

授龜而決子孫說說福祿無闕篤生異人惟會稽公
高明博達直諫公忠克舉賢科紹其家風對策大廷
燁如長虹聲聞四馳浸階歷仕驛驛得路一日千里
蟠根錯節游外歷試于將遇物不勞刺刺簡在帝心
將命絕域文采風流遠夷矜式張旄却使留殿返辟
達于宸聰當宁歎息三尹京邑政聲著聞威讐豪右
惠養小民決遣如流摘發若神談笑而治群盜以奔
代言西掖視草玉堂高詞大筆翻翻文章詩句風清
字畫鸞翔萃此象美蔚爲邦光綏延譽沃密受眷知
同朝忌嫉共排去之王佐之才卒不獲施吳天不弔

哲人遠萎黨論之興垂三千年胎禍基亂閉塞忠賢
大明方升公論日宜微公誰歸願作九原粵自汴陽
遷寔京口應應崇岡水滌土厚卜云其吉安固永久
勒此銘詩以告厥後

秘書省秘書郎黃公墓誌銘

公諱伯思字長睿姓黃氏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居
閩中爲邵武人曾祖汝濟贈太師祖履資政殿大學
士會稽郡公贈特進考應求任奉議郎饒州司錄事
糾王氏封仙源縣君會稽公山布衣擢高第以德行
文學被遇三朝致位丞弼號爲名臣公其嫡長孫也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六 十一

公天資警敏風度夷粹幼不好美日讀書千餘言每
聽會稽公講論經史還與他兒言無遺誤者會稽公
尤鍾愛之俾晨夕侍左右躬自訓導任爲假承務郎
嘗夢孔雀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其麗識者知其爲
文祥也先太師會稽公之甥也于公爲外伯父會稽
公命公師焉殖學積文根柢淵源益臻間與年甫冠
入太學與宿儒寒畯較藝占上游優與薦選遂過
南省屬哲廟升遐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得據其
素藴會稽公將以恩例繼奏俾增秩公固辭由是益
奇之時朝廷方以宏詞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不輟

人皆謂公決中高選偶會稽公薨公以毀得羸疾竟
不遂所志士論惜之初公未第前以銓試高等調磁
州司法叅軍久之不任至是改通州司戶丁內艱服
除授河南府內曹叅軍公平居篤志文史視世務逸
不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會府刺曹難于稱職而公
應事接物游必有餘不勞而辦洛陽故都素號衣冠
薺澤公以餘暇與賢士大夫遊從容翰墨間相得甚
適秩滿當受代故資政殿學士鄧公洵武定司留鑰
惜公之去碎知右軍巡院公亦樂其山水人物之勝
因留不辭蓋留者又二年朝廷有知公者除詳定九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六 十二

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簡閱文字改京秩尋差克
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牋表以修書恩陟朝
列推秘書省較書郎未幾遷秘書郎既入館縱觀冊
府藏書雅愜所好耽玩至忘寢食在館踰再考丁奉
議公憂公性至孝自幼失母繼母真寧君華寧若復
相繼亡執喪戚以孝聞素抱羸瘵至是益衰廢不自
勝疾遂以劇服除至京師清癯骨立而嗜學如昔復
除舊職不數月竟不起寔政和八年二月二十有六
日也公初不信釋氏遭會稽公喪讀佛氏恍若有悟
遂篤好之奉事精謹將沒之夕沐浴易衣西嚮而逝

家亡餘貲盈篋者書籍而已公體弱而不勝衣而
風韻麗落飄飄有凌雲之意遇人謙謹恂恂如不能
言而高明則達善著書極卷數千言倚馬可待自勿
學至強仕手未嘗釋卷其所至雖假室寢寓必求明
應淨几圖史滿前欣然處其間誦習述作皆有程度
寒暑不易故其所學汪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子
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
精詰又好古文奇字官洛下得各公卿家所蓄商周
秦漢鍾鼎彝器款識字畫體製悉能了達辨正是非
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在館閣時當天下承平無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六 十三

事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修典地圖集典羹古器考
訂真贋公以素學與議論發明居多館閣諸公皆自
以爲莫能及也與同僚襄陵許翰尤相善翰喜述作
所解太玄諸書有疑義多就公質之是時士務浮競
枝辭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澹然無營寓意古
道所學最爲絕俗文詞雅健格高而思深歌詩俊逸
清新迥古作者蓋公之學問慕揚子雲文章慕柳子
厚詩篇慕李太白有文集五十卷藏于家公尤精小
學凡字書討論脩盡本朝淳化中傳求古法書令待
詔王著緒正諸帖公病其平僞雁雜作刊誤二卷考

引載籍咸有依據而公之書正行草隸皆精絕初微
顏柳後乃規摹鍾王筆勢簡遠有晉魏風氣得其尺
牘者多藏去倘所謂博雅君子非歟直諒多聞非公
其孰能當之公亦頗好道家言自號雲林子別字霄
賓其再至京師也夢人告之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
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
長吉王平甫同亦異矣公自假承務郎六轉至朝奉
郎自磁州法掾六遷至秘書郎娶張氏故朝奉大夫
直龍圖閣淮南計度轉運使根之女男二人長曰詔
右宣教郎次曰訪右從事郎女一適兵部侍郎鄭浩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六 十四

之子相今爲右承務郎孫男二某年月日英公于鎮
江府丹徒縣招隱山之麓距今蓋十有七年方英時
詔訪尚幼不克銘于墓大懼湮沒先德乃狀公平生
行寔來請銘綱與公中表姻婭相處甚厚義不得辭
銘曰

天地和氣清微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敷榮公稟其秀
瑞時以生岐嶷之姿凡自幼齡風神凝遠玉潔冰清
溫良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以女鳴含英咀華
休有俊聲來遊賢閣今與騰躍遂登賢書靡此好爵
筮仕之初于西邑洛簿書和辦寓意寥廓發聞惟馨

高步館閣縱觀群
沉酣耽玩心醉于
詩句清新人皆第
夏間周鼓鍾鉶葵
研究本根洞視千
字畫之妙晚臻老
嶽立淵停兼資衆
蘭摧桂折鳳去梁
上帝有詔徃司文
壽夭升沉竟亦何
李忠定公文集八
星流電掃子孫方
直龍圖閣張
哲廟朝以郊祀禮
親者聽朝散大夫
縣今年甫壯欲如
少材高譽望甚休
親榮而遽此汲汲
圖公將清淮南初
其叔父以告夫人
謝仕今始得子孫

妾侍輩皆得其驩心右丞公愛夫人過其子每間歲不遠千里歸寧京兆君之喪夫人哀毀終喪不如輩其後右丞公位廊廟還朝無榮色之奉獨與夫人談道間及時事夫人輒能斷其利害右丞公喜曰是吾益友也建中靖國初右丞公謂告還鄉詔趣入覲抵維揚疾作諸子遠宦獨夫人在左右嘗藥侍膳晝夜不倦既薨號慕成疾復力疾以治喪事咸有條理右丞公歸葬邵武而京兆君葬冊陽夫人歲時致享不輟人謂黃氏有女矣長兄高才曠達不事事其卒也至無以歎夫人增進之甚厚惻惻諸孤恩意尤篤其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六

十七

天性孝悌如此初龍圖公既休官以歸閒居踰十年夫人安于岑寂無半語及榮利事迫近臣論薦落致仕召對夫人不以爲喜已而言不偶後徒聞夫人不以爲戚其後奉使江淮間又十餘年士大夫莫不以公久淹在外爲惜夫人獨曰使君一路休戚所係隨事施設亦足以行其所學矣龍圖公性剛直遇事無所顧避夫人每戒之曰釋氏六波羅密以般若爲宗貴夫以方便善巧濟一切也今公欲有爲于當世而不知此其可乎龍圖公深感其言爲之委蛇曲折以行其道十餘年間兩路之民受賜多矣其後以言

得罪夫人泰然無憂色笑謂龍圖公曰公雖知所謂艱若矣獨于能忍抑猶有未盡乎共議論過人皆此類也夫人之妹適劉公正夫劉公綿歷侍從遂登宰輔夫人未嘗干以私中年篤好釋氏世味益薄獨掃一室燕坐終日以禪悅自娛自龍圖公以罪去益有厭世意嘗夢金人長丈餘以手援之夫人驚喜而悟頗若有得召諸子告戒甚悉一日晨興過諸婦嬾若敘別然且曰吾終當夢中逃不復以疾病煩人也夜分命兒婦具粥食既而就枕語且猶顧左右具龍圖公藥餌如常時少頃諸子候興若已奄然逝矣側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六

十八

時西鄉手結印固不可解寔宣和二年閏五月七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夫人神貌泰定氣韻灑落雖盛族雅以寒素自將無驕貴之習性樂善聞人有所長稱道不容口龍圖公輕財好施常倒囊以贈人之急雖家人飲食衣服有不備而夫人度之怡然無吝色龍圖公治家以嚴而夫人濟之以寬進事以直而夫人濟之以和伉儷齊四十年日以忠孝相警戒故龍圖公立身行道無愧古人夫人之功爲多初龍圖公致政以母之封封祖母故夫人以所封遜于姑其後以右丞公恩賜冠帔封南華縣君至政和間更命婦號

封宜人男四人長崇太學傳次燕將仕郎次輝次煥
未冠初燕以外祖恩補太廟齋郎夫人戒之曰丈夫
當以儒學致身慎無以此自怠遣詣太學十年遂以
第三人登第女七人皆通詩禮夫人所自訓也長適
秘書郎黃伯思次適綱次適某夫人既弄杯棬未
逾月龍圖公亦不起諸孫以宣和五年壬午合葬于
德興縣吳園王舅通直公之塋次先期以狀來請銘
綱前年自左史謫官沙陽既得歸迂路抵龍圖公第
拜夫人于堂留十餘日聽其議論憂懣令人忘倦所
見超卓雖老于禪學者弗能及也別未半歲遽聞夫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六 十九

人之喪竊歎其于生死去來之際了了如此胡平日
銜頭之學而知夫人之行已爲最詳義不得辭爲之
銘曰
黃氏之先世載令德憲憲右丞股肱帝室爲生夫人
柔惠溫恭曾靡貴驕來嬪張宗孝于父母順于舅姑
以義教子以禮承夫惟龍圖公高義邁古險夷一節
夫人之助嗜學老莊疏封南華魚軒象服以宜其家
德曜之賢道蘊之智視于夫人曾何足儷金人入夢
寔符爭綠死生大矣而往愴然葬從其夫先塋之側
子孫代昌考此銘刻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七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賦

含笑花賦

南方花木之美者莫若含笑綠葉素榮其香郁
然楚花也方蒙恩而入幸價重一時故感而爲
之賦其辭曰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 一

夫何嘉木之姝嫵兮藹芬蕙之芳容結孤根于暖地
兮綴素豔于幽叢炫麗景之遙遙兮氤零露之濃濃
然凝情而不語兮獨含笑於春空其笑伊何繁兮巧
倩洞戶初啓曲欄乍見驚隣女之窈窕疑龍姬之教
戰鄰妖姿之離齒謝啼妝之半面能有餘情忽然改
觀國香無敵秀色可餐抱貞潔之雅志舒婉孌之歡
顏寧解頰而落齒方墮珥而漱冠花溫潤以如玉吐
芬芳其若蘭俯仰者如羞仰者如喜嚮日嫣然臨風莞
爾豈褰帏而觀破將忘懷於射雉輕可買之千金重
迴眸之百媚投類邁倫孰與爲比泛漱醅烈綽約輝

娟翠葉擁鬢綠萼承顙嗅之彌馨察之愈妍信色香
之俱美何尾芷而握荃若夫萱草忘憂合歡調忿採
杜若於洲中寒芙蓉於澤畔莢菊百畦滋蕙九畹紫
長度美固不可一槩而論也方將移自南園置之玉
室造霜霰之凄冷依日月之末光憑雕欄而凝彩度
芝閣而飄香破顏一笑掩乎群芳誠可以承天露而
植椒房者乎

梅花賦

皮日休釋宋廣平之為人疑其鐵心石腸及觀
所著梅花賦清便富贍得南朝徐庾體然廣平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七

二

之賦今闕不傳于謂梅花非特占百卉之先其
標格清高殆非餘花所及辭語形容尤難爲工
因極思以爲之賦補廣平之闕云其辭曰

閭陰沍寒草木凍枯惟茲梅之異品得和氣而早蘇
爾乃結根蟠地擢幹橫斜發青枝於宿莽未綠葉而
先葩素英剪玉輕葉挺金絳瓊爲萼紫檀爲心蕊方
苞而露重梢半裊而雲深凌霜霰於殘臘帶煙雨於
疎林漏江南之春信折贈遠於知音此梅花之大畧
也若夫含芳雪徑耀秀煙村亞竹籬而絢絲映柴扉
而斷霓暗香浮動雖遠猶聞正如梅仙隱居吳門豐

肌瑩白嬌額塗黃俯清路而弄影耿寒月而飄香嬌
困無力嫣然欲狂又如梅妃臨鏡嚴粧吸風飲露綽
約輝媚肌膚冰雪秀色可憐姑射神人御氣登仙綽
橘素裳步搖之冠璀璨的皪光彩燦然瑤臺玉姬謫
墮人間半開半合非然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
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順子正容物悟惟標格之獨
高故衆美之咸共下視群芳不足比數桃李遜嬌烈
杏推妍玫瑰包羞芍藥厚顏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
語方發蜂蝶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於功用已
周歛華就質落英飄零結成青實鍾曲直之真味得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七

三

東方之正色傳說資之以和羹曹公望之以止渴用
其材可以爲梁棟採爲藥可以蠲煩熱又非衆果之
所能勞瘁也爰有幽人卜居梁谿栽松菊於三徑楊
蘭蕙之百畦丹桂團圓綠竹猗猗植茲梅於其間庶
歲寒之相依嗅花嚼實俯此一卮頽然而醉不知天
地之高卑豈特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殆所謂未能忘
情于草木聊託物以娛嬉者乎

詩起涉陽

詩補所作

松江第四橋

舟人云橋下有老蛟

松江第四橋風雨不可過下有百尺蛟晚曉枕橋臥

宿宅據要津口腹長饑餓每憑波濤勢能作舟楫禍
安得伏飛手坐使神姦破往來永無虞時鼓清江柁

雜興

邑犬驚行客林鳥啼曉霜山村雲冉冉澤國水茫茫
移棹輕舟穩釣簾野興長誰知因謫宦得到水雲鄉

其二

肅肅歲華暮霏霏煙靄漲輕冰依淺渚寒日映疎林
故邑懷親日扁舟去國心凝眸無限景愁絕不成吟

其三

暮天來遠色行客尚貪行權急浪花碎月高雲縷輕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

巢鳥棲更起漁火暗還明獨寢不成夢夜寒聞雁聲
歸賈

還之守湖陽感嗟見章表賈生傳長沙自廣託鵬鳥
拘遠言雖殊均爲未能了今我謫龍津莞篲素所曉
租今職事辦便覺溪山好熱坐一室間妄念悉除掃
豈復計窮通端亦忘壽夭回觀古人心頗歎二子小

田家

江村煙水遠茅屋兩三家斷岸荷衰柳寒籬隱細沙
田疇曠稅稻網罟足魚蝦不識官遊味見人還歎嗟

嘉禾道中遇長侯子陽

京華契濶已再冬扁舟野岸欣相逢天寒水遠飛霜
風談笑坐覺迴春容年踰七十兩頰紅真氣上沔泥
九宮剖符南海窺祝融欲求丹砂訪葛洪問予執筆
侍九重胡爲謫墮溪山中迂愚久合親耕農君恩未
報徒忡忡飄零孤跡隨斷蓬他日相憶看雲鴻

初到臨平見山

孤舟渺渺西山間終日釣簾只看山落日半街霞未
散疎林遠暝鳥初還淒涼離恨誰能寄浩蕩詩愁自
莫刪賴有青山可人意與君相對且開顏

小雨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

五

小雨晚初急頃雲深不收霏霏暗煙樹索索響蓬舟
山色增遠翠漁艇生暮愁淒涼蘇季子寒覓敝貂裘
雲隱官

我昔曾遊飛來峯白猿晝掛峯上松曄然靈光如彩
虹鍾磬自響金仙宮宦遊漂泊西復東雖欲再到無
由從帝居鈞天西瀛蓬嶠灼載華侍重瞳逆鱗聊試
摩神龍謫墮叙浦山重重征鞍來此尋舊踪恍如夢
落埽震中寒泉幽石欣相逢門前池館虛舍風一洗
塵慮清心胸明朝布衣隨征鴻惆悵勝遊回首空

自哂

自哂何爲者南遊亦偶然未幾離垢地端有散花天
遇境聊爲戲安心不離禪幽懷誰與共深灶一爐烟

渡浙江

理擢適桐江隨潮過魚浦山寒雪猶積江迥月初吐
御氣凌煙霄乘槎渡星渚空濛老龍吟勢勢翠蛟舞
境清入自愁夜靜氣尤古獨坐不成眠霜晴聽津鼓

桐江行贈江致一少府

放浪江湖乃吾樂羈束軒冕非所榮謫官去爲歸浦
吏鼓施遂作桐江行艤舟浙岸候潮至百越微茫煙
水外波橫天際海倒流噴雪驚雷聲震地湏臾風軟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 六

潮已平片帆去逐飛鴻輕樅謳四起日西落暮天香
香惟參橫江山蒼蒼負殘雪江水茫茫沒寒月誰云
逐客苦淒涼今我斯遊最奇絕清晨拜權桐君廬溪
光山色世所無故人見我一笑殺殺鷄爲黍聊相娛
嗟予仕宦等遊戲斷梗飄蓬本無蒂但令景物供吟
哦出處窮通何足計此行幽討殊未闌滿目疊疊皆
雲山鸞飛魚躍石齒齒今夜止宿嚴陵灘

偶題

日照溪光碧起鱗溪頭雁鷺自成群可憐獨鶴歸何
處萬里相隨一片雲

江南三咏

江南竹霜霰歲寒依舊綠誰向溪邊養竹龍霜挺
風一林玉

江南梅昨夜溪頭玉雪開贈遠欲傳千里恨和煙爲
折一枝來

江南客鬢髮蒼浪不可摘明時遷逐念前非一夜愁
吟霜月白

鵲湖昌長老詢予來歷以詩答之

休問西來意吾行日向南悽悽遠塵識歷歷善財叅
舊事已不憶新交寧易談維摩本無語非是學三緘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 七

趙真亭

煙霞深處一亭閑石磴縈紆紫翠間但覺峯巒勞顧
揖不知身到武夷山

遊仙溪

一溪九曲貫群峯演漾輕舸淺碧中杳如誤入武陵
去落花流水山重重

梵擔石

仙人戲賭翠蛾眉空有花與照夕暉雲月始始風嫋
嫋尚疑玉質在簾幃

學堂巖

仙官讀微榮珠篇几案巖中自寂然
范園圖書藏
府誰言孤陋解成仙

船塢

仙艇何年掉翠微雲邊煙柳尚依依
凌虛欲鼓天邊
枕喚取雙龍背負飛

鷄窠巖

磔磔入鷄啼曉煙仙家風景鎮芳妍
自從絲翼飛仙
後只有遺根寄嶺巖

仙機巖

雲去仙機杼軸空報章何日已成功
天孫織就煙霞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

錦吹落溪山夕照中

折筍巖

玉府銷筍玉筍林誰將移種翠巖陰
爛斑猶帶當時
綠照水龍煙幾百尋

仙竹

陰崖翠竹自攬樂瘦節疎枝特地寒
雖未化龍歸洞
府正宜和月掃天壇

泛舟至臨真館遇雪

行到清溪六曲頭森然峯岫照人幽
雪花拂水輕輕
舞石灘依巖淺流不盡清光長在月未窮幽興且

回舟追尋欲徧神仙窟頃向他時卜再遊

訪李道士

誅茅獨占溪一曲時有白雲來伴宿
自言身在此山
中暮暮朝朝看不足

記舊夢

余今憂夢乘舟行亂石間四顧峯巒奇秀有
如玉色者覺頗異之及謫官叙浦道武夷山
小舟泝流水落石出徧覽勝無至晞真館雪
作巖石皆自恍如舊遊然後信出處之分定

而斯遊清絕已先兆於夢寐雖欲不到不可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

得也作小詩以記其事

清夢先曾到武夷玉峯積雪倍幽奇
小舟遊罷尋歸
路恰似俗然夢覺時

題樓真館三十六韻

武夷古洞天奇峯三十六一溪貫群山清淺縈九曲
溪邊列巖岫削影浸寒綠翻如鸞鳳翔矯若虬龍蹙
樓觀聳岩光屏幃互重複屹仙骨遺金遊女肌削玉
鷄棲層岩巔船棹斷崖腹學館存几案仙機餘杆軸
嵐光瑩澄潭虹影掛飛瀑翠竹陰天池蒼苔封石屋
繪禽頂長丹遺跡指如指峨峨天柱峯暢亭連翠麓

傳聞武夷君嘗此會仙俗飛橋幾千丈絕頂亘山足
障以翠雲屏藉以紫霞褥瑤樽傾沆瀣玉豆脯麟麇
仙妃奏賓雲金鼓間絲竹酒酣歌夕暉歎息光景促
曾孫誰復在往事空遺燭至今風月夜笙簫響虛谷
地靈饒泉石山潤秀草木坐使七閩人蔭此仙靈福
嗟予真散材性愛山水酷仙經與地志名字久已熟
薄宦方區區仙賞宜碌碌神遊先夢寐幽謁寄圖籍
寧知因謫宦乃得厭所欲沿沂窮幽深應接勞耳目
開襟豁懷抱壯觀慰幽獨却邀白雲歸伴此岩下宿
夜寒夢覺清曉發輕裝連仙遊須再來何當謝羈束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

綴浦道中

此去平津路匪遙嶺雲溪雨自蕭蕭山深瀉澗泉長
響地暖凌寒草不凋放逐却教窮水石登臨因得仰
漁樵誰憐津畔人憔悴更把騷詞賦大招

春詞

余謫沙陽寓居興國佛刹寢西小軒春至藥
花盛開玉雪可憐倚望嘉木幽禽百轉每晨
坐讀書午睡初醒把酒寓目慨然感懷因成
春詞以紀景物可以興可以怨庶幾乎詩人
之古覽者無誹焉

幽禽百轉舌如簧院宇深深花木香飄泊傷春惟泥
酒不知林外已斜陽

其二

誰使鳴禽自在啼感春端似惜芳時一枝暫寄休競
舌靜處須防挾彈兒

其三

桃花零落逐風飛地上紅多枝上稀春色陡然歸艷
本梢頭還欲銜芳菲

梅花

寒梅幾樹開前村靚妝綽約歸仙覓橫斜影落石谿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

淺皓潔色洗煙嵐昏幽香暗動松竹徑清格自差桃
李固窮冬萬里霜雪積獨得一點陽和溫冰姿最宜
夜月白玉彩更炫朝霞暎明妃失意去朔漠阿嬌無
寵扇長門芳容寂寞誰復顧雅意耿耿今何言天涯
相對且相樂爲尔吸盡黃金樽

春雨

春晚雨聲碎天深雲影低蕭蕭度遠岫脉脉漲前溪
芳潤歸花蕾清寒作燕泥池塘夢生草碧色已凄迷
春意

春鳥窺綠窻晴落庭前花美人爲之笑髮脚風中斜

不惜花踏殘只愁鳥驚去蛇姬背人飛林深無見處

春畫書懷

春院沉沉畫掩關坐看雲起面前山靜中圖史尤多
味身外功名已厚顏匣硯細磨鸚鵡眼茶甌深泛鷗
鵲斑簿書粗了無餘事更有何人似我閒

次韻志宏見示春雪長句

百花爛熳如冷客頗訝陡然春色濃那知忽作三尺
雪草木洗盡群芳空六英飄舞片片好誰與刻削嗟
神工豁山恍在玉壺裏樓觀飛出瑤臺中却憐極目
皆皓素不復零落傷殘紅幽人栩栩應夢落絮漠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 十三

漢方結蜂虛堂兀坐清入骨欲期汗漫遊鴻濛刻窮
訪戴久寂寞安得一御冷然風年來端恐詩道窮幸
子佳句時爭鋒客愁已剌更賦雪半夜吟苦天地白
志宏以往舟兄遺戲呼壯舟爲道州長詩以報
之

我昔驅車遊洛陽正值名園開花王嫣然萬本開妍
媚彫擗綽約羅紅粧風枝似簪湘浦瑤露苞如浴
山湯乍驚照眼國色好更覺撲鼻春風香紅檀點
玉版自細葉次第舒幽房玉奴纖指尚餘捻鸚鵡坐
恐隨風翔就中品格最奇特共許魏紫并姚黃千金

不惜買一醉少年渾欲花底狂歸來試作牡丹譜小

服秉筆惟歐陽自從遊宦多感傷况此遠謫閩山傍
諱觀世味如嚼蠟惜花未免猶膏肓亦知春色到處
力不見此花如未嘗子於何處得一本贈我意厚誠
難忘戲言劖補此爲最聊試呼作道州長化工雕刻
無厚薄地氣培植非其鄉雖云單葉不入品無柳富
豔踰群芳願言愛惜勿嘲謔且醉玉聲醉韶光

戒酒

吾初不解飲消滴莫下咽自從遊宦來稍稍頗稱善
臂猶怯儒士習慣亦能戰作氣欲吞敵賈勇乃求殿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 十三

迂愚嬰重縶飄泊旅異縣懷家路迢迢惜春花片片
流愁欲千鍾燕客卑九獻浩如鯁吸川無邪壺浮箭
歡然偶過量淺狹誠易見噎嘔九藏翻昏昏兩目眩
宿醒味尤惡累日不欲膳吾生如浮漚急景若奔電
學道貴清虛爲文欲精鍊胡爲事杯酒無乃廢筆硯
先生一石醉待詔三升戀枕麴與藉糟自汗何足羨
從今涖谿翁無復醉鄉願

巖桂

閩山氣候真不常浪蕩浮花渾欲狂團圓巖桂着春
雨挺秀不待秋風涼微舒嫩葉玉剪碧巧綴碎顆金

黃木如犀理自堅綴噴作十里梅檀香沙陽蕭
皆此樹安得白露零清商芳根端可伴真德他日移
植溪路傍

志宏送嚴桂并惠長篇求予賦詩次韻答之

我來閩嶺值春月坐見園林花競茁殷紅枝上破胭脂嫩白梢頭開玉雪平生苦吟綠愛奇討花豈忍都無詩愧將拙句寫天巧但把濁酒酌春暉邇來麋桂花尤好亂綴黃英向青吳非時似欲聞群芳草木無情亦相惱併欄送花來覓句端恐柔露得歸去謫官且作九年期家在天涯那復顧何時萬里吹秋風清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十四

寄內

香伴此金芙蓉臨風一醉百憂散看子揮毫如彩虹南遷道遠不相攜錦字還嗟雁到遲玉臂雲鬟同夜月繡屏金鴨獨香帷諸兒應解勤脩習稚子還憐弄嗔何日得歸成隱志孟先舉案定齊眉

戲成短歌從志宏求芍藥

東風不隔沙陽僻綠葉濃花自春色併欄也是可憐人每送柔絲慰愁寂邇來芍藥已盛開供花未到吾須覓賦梅豈害廣平剛乞醴更覺微生直爲將爛熳數枝紅伴我淋漓一丸墨

志宏供芍藥且以詩來再賦前韻

誰道心閑綠地僻夢裏何嘗有空色小窗一枕覺春時燕語鶯啼春寂寂忽思春盡芍藥開賦詩試與幽人覓短篇纔去花已來却愧詩詞太狂直嫣然數朵玉樓春何似江南稱落墨

子笑

杜陵老布衣饑走半天下作詩千萬篇一千教化是時唐室卑四海事戎馬愛君憂國心憤發幾悲咤孤忠無與施但以佳句寫風騷到屈宋麗則凌鮑謝筆端籠萬物天地入陶冶豈徒號詩史誠足繼風雅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十五

太白

謫仙乃天人薄遊人間世詞章號俊逸遺往有英氣明皇重其名召見如綺季萬乘尚僚友公卿何芥蒂脫靴使將軍故自非因醉乞身歸舊隱來去同一戲沈吟紫芝歌緬遂青霞志笑著宮錦袍江山聊傲睨肯從永王孫此事不須洗番天賦大鵬端爲真隱子神遊八極表捉月初不死

六月十八日同陳興宗鄧成彥鄧志宏早會凝翠閣晚遊泛碧齋

高閣凝空翠虛齋泛碧川七峯連秀色萬戶鎖青煙
風物悲遊子登臨集衆賢伊蒲修淨供香霧縹芳筵
嗜酒陶元亮狂吟白樂天嫩菱披紫角新荔擘紅圓
文字真清飲溪山結勝緣畫橋橫瑞蟾繡嶺臥蛟涎
落日生氛霧移舟宿泝星河光耿耿風露氣消消
山吐三更月人遊半夜船亂螢行熠燿宿鷺立聯拳
盡興忘歸權街杯約倒蓮葉槎疑犯漢御氣欲登仙
但有詩千首何妨謫九年深慙二三子陪我亦蕭然

十六日泛舟

小雨破殘暑移舟佳致多煙嵐遠增翠雲水暮相和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 十六

散綺霞依日搖金月委波勝遊非易得不飲欲如何

次韻湖陰曲

王敦率兵明帝微行視其營墨由是樂府有
湖陰曲而亡其辭溫庭筠製詞以補之東坡
書以遺秦少游客有出以示
予者因設其體次韻和之

繡鞍玉勒黃金鞭躍馬直入無王錢繞官三匝人不
識天風翻動旌旗鮮賊臣晝寢蒼黃起夢裏陽鳥光
照水追風鐵騎去非遲真主那從賊中死寶鞍傳玩
日婁婁行遠不聞天馬嘶千金安用試虎口將帥何
如思鼓鞞西南大星寒有絳畫衣繡袞番平章九重
宮殿鎖春色豈知萬里秦城長

附唐溫庭筠詩
龍黃眉翠眉難
成夢月壓銀蟾
望湖天暮雲追
曉愁碧春波遠
環雪脫如槌推
更花壓欄杆春
長

次韻東坡四時詩 秋冬景

玉欄花發惟愁落風本柳綿穿繡幕繞池煙草碧成
茵夾竹露桃紅破夢笑人半醉軟香肌不語憑欄知
恨誰真把春愁自消損且唱樽前金縷衣

深院沉沉清晝未盡芳玉枕冰肌冷轆轤驚起寶釵

橫香篆浮煙簾幕靜翠睂不爲捧心顰顰亂粧殘約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

十七

畧句情似楊花無定處可憐金谷墮樓人

梧桐葉脫苦滋綠綺窗寂寂風敲竹笑將紅扇撲流

螢戲剪碧荷裝寶屋深沈玉宇夜長扇風露淒淒可

一庭步月清宵携手處誰家笛作斷腸聲

荔枝詞集句

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昭陽殿裏第一
人十幅紅綃圍夜玉夢中同躡鳳凰翎歸作霓裳羽
衣曲沉香亭北倚欄干緩歌緩舞凝絲竹迴眸一笑
百媚生盡日君王看不足崩騰獻荔枝百馬苑山谷
一騎紅塵妃子笑燒好傳詔才人索絳紗囊裏水精

九不是人間香味色漁陽擊鼓動地來血汗遊魂歸
不得明眸皓齒今何在金盤玉筋無消息漢主山河
錦繡中三十六宮土花碧不見玉顏空處淚痕血
點垂胸臆

松架獎以新枝易之

日懸雨濯半飄零旋採亂枝蔭廣庭風動細香還泛
泛露滋新葉更青青維慙剪伐勞斤斧猶勝燒燒斲
猶螢涼夜蒼龍尚吟嘯坐看明月入重扇

白鷺

白鷺孤飛映碧峯皎如片雪落輕風徘徊意態雖容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十八

與心在清波寸鬣中

次韻卅霞錄示羅疇老唱和詩

快哉善知識能以種種喻我今亦樂說漸修與頓悟
頗如草木芽蘖核已完具又如大明鏡色像悉陳露
漸如雞哺雛羽翼勞覆護又如苗成寔非一朝夕故
邈然孤峯頂邈近迤邐相週歷歷欲觀之非是夢而寤
却來共談說妙契那復選精勤假修習即得無生趣
清淨摩尼珠初無塵垢汙圓成一滴水豈殊千里雲
妙藥須對治能起膏肓痼欲觀皎日輪當去漫天霧
鐵輪頂上旋不復有驚怖却火洞燃時自有安身處

了茲一大事餘外復何顧庭前栢樹子古廟香爐火
孤雲與野鶴何往不可寓返觀生死海便是涅槃路
金化示全身達磨攜隻屨證道坐菩提降魔成露布
乃知費千談不若行一步卅霞真道人願力極堅固
眼從慧中得法乃佛親付足馬與單鎗縱橫自馳騁
願見緣未合臨風增景慕何以寫子懷繼此龍津句

次韻和李太白感秋

秋風從西來敲我庭下竹夜涼月窺樽清光如可掬
風月豈故人萬里慰愁獨披衣從之遊更欲邀共宿
冷然洗我心耿耿安用十三十八年非庶以不遠復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十九

俯仰天地間平生皆可覆一醉夢還家黃梁猶未熟

中秋望月次玉局翁韻二首

明月如玉盤飛上青霄東徘徊斗牛間照我禪室中
爽氣藹亭戶清光透簾櫳我雖不解飲敢辭玉樽空
舉酒對明月起舞聊相從身世兩翛然如遊廣寒宮
夜久風露冷草根吟候蟲咽咽不能已豈自鳴其窮
天涯多霧雨好景誠難逢哦詩不成寢頗類魚噉嗎

其二

皎皎月華白寥寥秋氣清念我方遠客步月庭中行
風露感我心凄然入重扇誰家弄橫笛巧作斷腸聲

獨酌一壺酒對此千里明
醉眼視萬物擾擾如浮萍
節義重太山富貴鴻毛輕

又次韻中秋長句

涼風吹空明月高清光萬里
駭河漢掩映如波濤須臾
於水冰輪正午久停鞭群
真跳九山河倒影如地蟠桂
槩增清寒前年望月都城
相屬有情親側耳欹樓聞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七

我心如鐵石堅矣人千里共
空旋步月更幽好白露溥溥
賢發憤忘食不知老男兒本
幾人題詩對月到日出錦囊

桃源行 并序

桃源之事世傳以爲
考之特秦人避世者
與世絕耳今閩中深
往有民居田園水竹
古雖斑白未嘗識官

秋水丹青幻出亦動人况復嫣然能啓齒年來居士
心如灰草戶金鉏擊不開縱教天女來相談虛煩雲
雨下陽臺

傳書忠義圖

君臣以道合言出心莫逆齊澤下於民美化施無極
中世此道衰言如水板石義士以死爭直諫或有益
折檻制留今斷執事存昔當車血汚輪伏蒲涕霑席
昭然貫日誠吃爾迴天力誰將丹青手圖此忠義跡
傳之置坐隅能使懦夫激斯人不復見壯哉古遺直
得家信淮南飛蝗度江入浙歲事可憂感賦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七

二二

聞說飛蝗起自淮勢如風雨度江來吾家歲事何須
慮只恐人言不是災

乘泛碧齋至北溪口觀新橋與興宗志宏分題

予得泛字

秋高氣倍清夜靜舟初泛露華皓如洗月色寒可鑒
林樾與邑屋左右入軒檻晶瑩星影搖崑崙山光蘸
風微煙幕暮溪遠波濤濤端疑客乘槎坐使雲河犯
觀深且停橈懸月懸繁艷景幽費棋寫思妙造古淡
吾方久於此勝賞豈云雙願同二三子險韻時得探
志宏得碧字以詩來次其韻

明月照清溪影落千尋碧輕風皺微瀾蕩漾搖金魚
相攜理桂楫及此萬籟寂天空露氣寒棲鳥正縮瑟
何人起秋思數弄月中笛坐使遷客情悽然感故國
清遊得英俊勝賞飽泉石豈殊在吾家親戚欬於側
賦詩各言懷險韻對初敵歸來氣未衰開匣看三尺

凝翠閣晚望

白蘋紅蓼滿汀洲浙浙西風古渡頭寒日無情又西
下清溪不語只東流

其二

白雲點破亂山青影落寒巖晚更明誰謂天涯無雁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七

二三

到雖離初聽雨三竿

秋意

蕭蕭南浦白雲秋楓葉蘆花相對愁何必仍窮千里
目亂山凝翠滿溪樓

得了翁書并寄石芝云其味初淡中苦已而酸

井鮮有如此味者感而賦詩

海日氣射蒼崖根石上生芝乾蘚文懸梯採掇資好
事中有至味難爲言豈惟食淡兼攻苦嚼蠟茹荼多
欲吐清井徐發齒煩間漱以寒泉如飲乳幽人贈我
意已深一掬可比千黃金世間此味知者鮮往往既

吐還追尋我欲持之獻君子自古至言多逆耳願於
苦處辨忠良若待迴甘真晚矣

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八

詩自沙陽
安運作

次韻和歸去來集字

千初抵沙陽嘗和陶淵明歸去來辭然竊意歸
期未可以歲月計也近聞例許牽復真得歸矣
偶讀玉局翁歸去來集字因次其韻簡諸弟
少負丘壑志誤嬰軒冕縈剛腸難隱忍懶性倦將迎
學佛欣自得謫官知物輕悠悠勢利于千古見交情
其二

壯志已衰落顏然成懦夫編須休虎穴曳尾且龜塗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八

松菊猶可理田園將欲蕪親朋悅情語濁酒任傾壺
其三

軒冕豈足戀田園誠可厭村村自花柳物物寄遊觀
舊事不復憶吾生良易安南牕審容膝歸去學親鉅
其四

曠蕩推新澤迂疎念昔非休爲買生賦且治老萊衣
報國無長節懷親歌式微憑高望吳越千里白雲飛
其五

谿藤在親所得歸欣載奔絲衣猶在肯素髮已垂門
道興詩千首忘憂酒一樽歸歟理三徑松菊故應存

其六

舊隱北山北結廬猶可尋曾傳種松法當遂採芝心
有酒且簪客無我何用琴一生幾兩展慎勿廢登臨

其七

處世若大夢吾生感行休何須縛軒冕且復傲林丘
雲木千岩秀煙波萬里流忘機齊物我魚鳥與君遊

奉酬陳之元教授見贈次韻

謫官因得窮林泉陶寫聊復資詩篇青岑疊疊山滿
眼碧波湛湛溪涵天南連海嶠饒霧雨北望吳越淒
風煙感懷觸目還得句但可娛戲那敢傳管猶候蟲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八

二

與時身自鳴自己真偶然豈知飄落廣文耳飾以妙
語煩雕鐫與公平生未相識一見傾心誰與易沙陽
百里阻遊從注日寒空暮雲碧竭來邂逅慰所思况
得新詩飛霽然我今歸去隱柔谿遠迹江湖養愚直
看公白日上青霄九萬扶搖不勞力

題黃亭驛

雲山一帶碧崔嵬迎我南還又北迴歲暮饒周雨經
歷此行端爲武夷來

武夷行 有序

宣和改元之夏予僑員左史寓直東省晝寢

夢遊武夷山未幾謫官閩中叩道山下果符

所夢因作賦一篇古律詩近五十首今冬蒙

恩北歸復尋舊遊泛遊仙谿登換骨巖致祀

十三真君會食觀妙堂因盡錄前所作遺觀

妙法師且別賦一篇以述再遊之意目之曰

武夷行

憶昨還朝門下省槐陰扶疎清晝未殞牕一枕夢仙
山覺來毛骨猶清冷謫官道出武夷山風景翛然似
夢間碧溪九曲山萬壑况值客雲粧煙鬟寬恩今日
容歸去笑指洞天尋舊路霜晴日暖白雲深遙望幔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八

三

亭天一柱初人導我遊仙谿翠壁蒼崖晚更奇浩歌
快飲縱迴樵星月耿耿風淒淒淒淒來換骨岩中看玉
洞金堅餘片片三姝聯立映彤霞二水交流紫素練
征鞍欲去更從容仙仙境靈蹤豈易逢他日追思不可
到夢魂還過七閩中

自分水嶺過江南

行盡關山萬屈盤江南形勢陡然寬山平水遠望不
盡木落草枯霜始寒醉裏謔吟聊自適夢中往復本
非難誰言春信年年早笑指江梅試折看

望龜峯

饒陽景物猶武夷。巖石崛起多瓌奇。此峯厥狀更詭
異。舉首曳尾如靈龜。穹窿曝甲正霜曉。喘嗽引氣當
晴暉。故知造化巧。凝結欲問所以良。難推我疑龍伯
釣。濱渤六鼈連引背。負歸中途遺一尚。鼎負直欲赴
海冠。我疑又疑清江使。河伯波濤相失留。於斯化為
巨石峙。千古雖欲鑽灼無由施。茫茫神怪不可詰。但
使風景增清輝。我來闕嶺厭山水。兄此還復伸雙眉。
頗嗟行役不果到。側身西望生長悲。

江行 池陽至銅陵

理權適江干。初欣眼界寬。日蒸江氣白。風約鱗聲寒。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八 四

蔣詡謀新徑。鍾儀只舊冠。浮雲休蔽日。直北是長安。

其二

春江徹底清沙尾。見潮生朝氣。嗟成霧南風。戰作晴
岸移。看櫓遠船穩。信波平。覽盡江山勝。還悲萬古情。

其三

渺渺春江穩。融融午曉。夢回雙鰣急。望極片帆孤。
紋水風還逆。維舟日欲晡。雲間有行雁。冉冉下平蕪。

其四

春光搖蕩。鷁江影浸長。天浪勢隨潮。急瀉痕逐鰣。圓
避風依島嶼。防寇問人煙。深念還愁絕。高歌且醉眠。

其五

朝來問風信。五兩向南飛。旅泊愁春恨。舟行與願違。
新梅空的的。岸柳已依依。寂寞江南路。那知自此歸。

其六

春江望不極。慘淡起層陰。煙雨濛濛濕雲清。渺渺深
懷家。千里意。報國一生心。歎息知音少。空爲滄甫吟。

其七

杳杳楚天濶。悠悠江浦清。風帆腹滿。順水鰣腰輕。
煙淡山逾碧。雲高雨易晴。無心問漁父。濁酒慰平生。

銅陵阻風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八 五

春色到江渚。梅花正斷魂。風波留遠櫓。煙雨濕寒村。

雁過傳遺響。潮來沒舊痕。淒涼一樽酒。愁絕與誰論。

題護法寺瑛老默堂

維摩丈室何年設。滿目江山自風月。道中試露默中
機。千偈翻翻本無說。

自銅陵行四十里風復作泊江北岸地名散渾

鏡中漸覺鬢絲多。半世勞生可奈何。極望不來青足
島。滿江更起白頭波。揚帆買客風前笛。撒網漁人月

下歌。自斷此生甘寂寞。毗耶歸作老維摩。

夜坐

春夜沉沉燈影明，卷書兀坐忽三更。不知船外風多
少，但聽滿江風浪聲。

其二

波濤漠漠雨紛紛，夜泊江南煙水村。慨念平生都不
寢，可憐心事向誰論。

次韻和明形影神三首

形贈影

大塊已載我何如，未生時氣變芒芴。聞七竅誰鑿之
百骸與九藏假合，以成茲與子非故交。從我如相期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八 六

影答

屈伸及動止，契合初不思。常恐隨物化，念此情淒淒。
我生夢幻中，變滅不復疑。安得永相保，聽我悲來辭。
紆餘非我妍，濩落非我拙。與子兩相依，生來無間絕。
俯仰隨顧指，豈是事容悅。因光長周旋，處陰翳睽別。
况復同物化，于壞我亦滅。冥冥長夜臺，念之五情熱。
願子衛生經，無使精腦竭。千載永相從，彭殤孰優劣。

神釋

人生若大夢，積微以成著。少壯得老死，一念卽非故。
二子異金石，松蘿髮依附。胡爲羨久生，切勿兒女語。

有形會當滅，是影無寔處。惟我謝客塵，妙湛乃常住。

雙鳧

不入造化機，豈墮陰陽數。迴光試返照，凡聖悉皆具。
不滅亦不增，誰毀復誰譽。超然外死生，卓爾無來去。
周行萬物表，獨立初不懼。二子非吾徒，安用多憂慮。

次韻茂載海陵寓居有感三首

群盜休憑險，天孫正指狼。犬羊徒跋扈，龜虎極精強。
寓目江山異，傷心花草香。浙河那得此，回首一徬徨。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八 七

其二

江城漂泊久，幽徑綠寒莎。歎息青春暮，悲傷白髮多。
蒼生端若此，狂寇竟如何。更起乘槎興，滄洲萬里波。

其三

不謂繁華地，還飛戰鬪塵。澆愁空泥酒，極目更傷春。
懷古緡書帳，論情託友人。誰添醫國術，吾欲問甘辛。
贈虞公明察院并序

寓居海陵初欲問道，每見輒爲甚戰，所因此
始曹參陽城醉客以醇酎意臨行作此詩，庶
幾發藥。

羌岩古城隅下爲鳳凰池鳳去不復返池水空漣漣
傍有幽人廬松竹森四圍結構極典燈借問居者誰
先生聞道久昨自海上歸食棗大如瓜定曾見安期
不知脩何術能奪造化機金鼎繫含葩玉池漣生肥
顛倒出龍虎騰降分坎離行年五十餘氣貌如嬰兒
餘暇分圖史不廢酒與詩高堂會賓友落筆風雨馳
戲事聊復爾一笑初何爲懸知廣成子千歲形不衰
顧我抱迂拙與世真相違徒欲肺驥驟曾未窺藩籬
寓居通函丈數造董公帷願聞象妙門成此一段奇
胡爲久閉拒客至輒圖恭歸隱志已定後會知何時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八 八

自海陵泛江歸梁縣作

清江湛湛波不興澄江際天如鏡平火雲突兀聳峯
岫倒影萬丈搖空明扁舟歸逐落潮急聒耳但聞雙
鷗聲乃知長江無六月水氣自與風兼清去年狂寇
起歛睦江浙慘澹妖氛凝百年涵養極繁盛一日蕩
析屯服靡衣冠北渡旅淮旬扶老攜幼紛紛縱橫王師
出討盛饒虎克渠授首封鯢鯨追茲浙右稍安定鼓
施復作東南征家山在望已可喜僮僕候我應歡迎
平嘯戢戢稻秧綠峻嶺霽霽松林青田園有趣良足

樂軒晁無味非所樂著生倘有安堵望笑傲可自終
餘齡只今餘孽尚充斥努力廟笑宜哀矜裹包兵革
不復用坐使四海還康寧

次韻上元宰胡俊明蔣山勸老唱和古風

竺教流傳入中土以相求之無自可達磨西來直指
心擬議之聞已蹉過皮髓誰分深淺機祖禪貽子
孫禍鍾山禪老真可人高唱宗風震江左學流雲集
欲何爲佛祖要須自心作宰官位德隆訟問倫暇相
從還作麼也知襟抱素相親更把篇章迭酬和詞嚴
義審讀難曉字願文從識皆妥應憐孤陋方杜門亦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八 九

欲追隨良未果故將佳句寄幽人此意勤渠滋愧荷
談空摩詰無一言聽法文殊非兩箇若將情解議真
如明眼人前應看破世間萬法互低昂正若旋輪與
推磨隨時俯仰乃善謀就中拙者無過我九折羊腸
欲著鞭萬里滄溟思縱控只今行年四十餘已覺衰
頹多坐臥平生作具何所施盡已付之一弄火迴光
返照然自參妙湛本然無點沈公方齒壯志氣豪正
可立功同魏顆胡爲亦復嘆譚那坐視軒裳如紫纈
蓮社莊嚴清淨池丈室含容高廣座他時共結香火
緣心期耿耿當非頗爲余稽首問勤師如師材德誠

磊砢釣龍羅鳳大江濱法器誰爲語無墮庭前倚
立雪人我欲因風致三賀

得吳元中書言近不作詩以所著兩七月詩義
見示因成一篇贈之

儒生樂事信同風端把前言當鼓鑪公正說詩箋七
月我方學易緯群龍艱難盛業原衣食憂患餘生問
吉凶去聖寥寥千載後何時揮塵得從容

題伯時明皇蜀道圖

君不見開元天寶同一主治亂相翻如手舉擊盃欲
惡雖一人變易安危原近輔姚宋已死九齡誰使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八

楊釗繼林甫官中太真專寵私塞外番酋成跋扈稱
胎養就不自知漫向清華遣七姑漁陽突起破潼關
百二山河震金鼓翠華杳杳幸西南赤縣紛紛集胡
虜傷心坡下失紅顏墮淚鈴中聞夜雨山青江碧蜀
道難接閣連空儼相拄旌旗慘淡雲物愁林木陰森
猿鳥侶戎裝官女亦善騎暗齒明眸猶笑語老髯奚
宜驅蹇驢負橐齋糧豈供御九重微衛復誰勤萬里
艱危真自取至尊狼狽尚如此歎息蒼生困豺虎千
秋萬歲不勝悲玉輦金輿盡黃土空令畫手思入神
一寫丹青戒今古

題邵平種瓜圖

君不見伯成子高讓侯爵在野終年自耕穫下風趨
問禮徒勤他他田間事無落又不見於陵仲子推相
位爲人灌園刈葵藿抱甕區區同漢陰不務慕爰有
餘樂古來賢達有如此志趣未可常情度力辭富貴
居賤貧凜若霜風阻輕簿召平本自侯東陵秦破國
除休一壑當時漢祖疑鄴侯置衛墳封意非薄衆賓
皆賀平獨弔一言轉禍推先覺以茲智畧佐風雲復
取故封何所作歸來種瓜青門外灌漑鋤耘甘寂寞
長安之東壤尤美翠芬離離照城郭秋陽正熾瓜正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八

肥解衣摘寔如飽鶴兒童玉立形骨清華笠攜筐助
操作遂令世美東陵瓜身後高名動寥廓屠販曾聞
封絳灌奴僕後來與衛霍高鳥已盡良弓藏更有韓
彭厚因緣何如終老守瓜畦自飽飽他真不惡龍腥
也是可憐人畫此端令事如昨世間如畫畫如夢聊
爲作歌資一噱

杏菴甫左司詩出示所藏紅絲硯歎成短歌奉
呈并簡顧子美

羲和整御升暘谷赤雲夾日如飛勢晶光下射東方
山石邪舍并孕巖腹誰令巧匠鑿山骨截此頑堅一

肪玉琢爲巨硯形製奇中有形雲爛盈目端溪美璞
色馬肝黠歛珍胚紋霧縠豈有至寶出碣夷散綺浮
花彩尤繡辱味空聞名字佳龍尾苦笑規模俗謾誇
眉子闕輝娟休認明眸鵠鵠顧盼幸蒙君子知拂
拭自遠塵埃辱火輪炫煥赤身流墨海齋淪玄兔浴
千金象管雕鏤惜下鍊松烟龍麝腹怒猊渴驥縱奔
擎春蚓秋蛇相縮束楮生便覺肌理妍毛穎何嘗免
冠秃公家三世擅直聲此硯提攜資簡牘力侔天地
掌中迴瞻落姦諛筆端戮固宜松玩不輕示神物護
持無輒黷應明几淨齋閣深日暖風清靄松竹試將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八 十二

次韻子美提舉許雪中見過之作

殘臘苦寒情味惡萬里風雲欣雪作夜積端愁坤軸
傾曉望却驚天界廓玉龍鱗甲臥群山水海波瀾凝
巨壑謝家兒女自多才笑詠飛花度羅幕金爐未覺
獸炭溫錦帳猶訝貂裘薄書生饑甚况復寒坐聽朱
絃折臨嶽松孤竹老念山林甲冷戈寒澗沙漠豈思

龍尾賀千官且疊琴心舞雙鶴瑤林玉樹聚迴環勿
謂軒庭全冷落擁門但作表安臥命駕誰思子猷樂
溪山如畫真自知金玉滿堂端不博煩公攜具款我
門注目遙空登晚閣凍吟猶作號寒聲此病欲醫那
有藥公家故自富香醪我亦安能辭巨杓醉看萬事
雪銷凝妙觀圓成不須學

寄毛達可內翰并錄送魏公別錄

迂愚聊復隱清時幽事相閑只自知滿地落花看鶴
舞一軒春雨對僧棋恭聞中日月真銷得物外煙霞漸
可期坐致時康賴公等不須深遜採商芝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八 十三

同似表叔易置酒平山堂

雙停征棹此從容歎息前賢結構雄心眼乍隨天宇
開笑談不覺酒罇空江光隱見軒楹裏山色虛無煙
雨中種柳仙翁何處去年年踈翠自春風

朱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十九

詩罷相後及
請郭靖作

詩以風刺爲主故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三百
六篇變風變雅居其大半皆有箴規戒誨美刺
傷閔哀思之言而其言則多出於當時仁人不
遇忠臣不得志賢士大夫欲誘掖其君與夫傷
諷思古吟咏情性止乎禮義有先王之澤故曰
詩可以群可以怨小弁之怨乃所以篤親親之
思鴟鵂之貽乃所以明君臣之義谷風之刺乃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九

一

所以隆夫婦朋友之情使遭變遇閔而泊然無
心於其間則父子君臣朋友夫婦之道或幾乎
息矣王者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後離騷作九歌
九章之屬引類比義雖近乎悱然愛君之誠篤
而嫉惡之志深君子許其忠焉漢唐間以詩鳴
者多矣獨杜子美得詩人比興之旨雖困頓流
離而不忘君故其辭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
節非止模寫物象風容色澤而已余舊喜賦詩
自靖康謫官以避謗輟不復作及建炎改元之
秋丐罷職致其冬謫居武昌明年移澧浦又明

年移海外自江湖涉嶺海皆騷人放逐之鄉

魁魁荒絕非人所居之地鬱悒亡聊則復賴詩
句掩憂娛悲以自陶寫每登臨山川嘯味風月
未嘗不作詩而發不恤綿之誠間亦形於篇什
遂成卷軸今蒙恩北歸哀葦所作目爲湖海集
將以示諸季使知往返萬里四年間所得蓋如
此云庚戌清明日梁谿病叟序

九月八日渡淮

長淮渺渺煙蒼蒼扁舟榜脫隋渠黃平生見此爲開
眼况復乞身還故鄉嗟余涉世誠已拙徑步不虞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九

二

寡談空餘方寸炳如丹北望此時心欲折楚天清曉
作輕寒黃蘆著霜聲正乾川迴金碧隱率堵風遠鐘
磬聞龜山矯聲嘔軋歸何處笑指江皋尋舊路松菊
荒蕪欲自鉅盜賊剽竊非所懼時聞盜堵
盜作故云蟹螯菊蕊
風味適且須爲盡黃金舟世間種種如夢電此物能
消萬古愁

次韻季季善權阻雪古風

歲晏江南三尺雪寒寒濕濕遂連月意濃豈是天網
味勢重便疑坤軸折溪行小艇碎瓊瑤自勝綈帶隨
車轍曉按蘭若寄僧房更覺千巖鳥飛絕憶昔宜和

全盛年嘉瑞應期來自天千官朝賀未央裏仰祝龍
尾垂蛇誕珠樹焚煌青瑣闥玉花浮動蒼龍闥但將
歌舞賞清妍宵信山河會分裂自從國步多艱難胡
騎長驅窺漢關陰風慘淡隨殺氣見雪胡使摧心顏
古來治理初無別中國衰強胡寇賊坐令和氣變陽
春肉食于今未宜忽迂愚放逐思已寬敢憚道遠躬
裘寒空餘炯炯寸心赤中夜不寐憂千端素髮飄蕭
頭已滿百年光景行將半未知夢幻此生中幾回看
雪光凌亂會當掃蕩豺狼穴國耻乘時須一雪酒酣
拔劍斫地歌心膽開張五情焚中興之運期我皇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九 三

漢更麗景臣血

善權即事

荆溪移櫂雪漫漫暗色連空眼界寬練帶縈迴迷疊
畫玉屏齒萃失劍官風飄珠葉來玄圃槎泛銀潢到
廣寒安得丹青似摩詰生稍寫作畫圖看

其二

山曉溪灣三四家竹籬茅舍暮煙斜仙村自種田
玉梅徑旋開處處花近渚冰銷迷浴鷺遠林煙暝數
接鵬年年值雪長爲客對此悽然感歲華

其三

小童又報雪花飛深注爐煙欲起時漸歷乍聞經竹
葉飄蕭初看著松枝南人共訝何曾見北顧深顰有
所思牢落無言自搔首却驚華髮頓成絲

寓寧國縣園中桃李雜花盛開感而賦詩

春光不爲千戈薄花縣縱觀桃李開可惜繁華勞剪
刻莫教風雨便殘摧溪山有意相輝映蜂蝶多情自
往來應笑逐臣心似鐵客中扶病亦登臺

詠草

夢覺池塘碧草萋風搖煙濕已非菲縣聯山色不知
遠惆悵王孫何日歸微質亦知煩雨露寸心終欲報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九 四

春暉芳根縱腐猶能化舞蝶流螢到處飛

點欽道中士人獻牡丹千葉有盈尺者爲賦此
詩

平生愛花被花惱每見牡丹常絕倒自從喪亂減風
情兩年不識花枝好邇來謫墮煙雨中行色日與春
光濃今夕何夕見繁者頗類壽安千葉紅豈知點
源山裏乃有此花端若此不論玉板與鶴翎可亞姚
黃并魏紫嫣然見我如感傷似訴處此非其鄉吾衰
多病不解飲對爾歎息空持觴人言老境花如夢
此愁懃懃已重纈封瓶貯可多時惆悵洛陽今不貢

望廬山

多年不省廬山而江上初從望中見秀骨蒼顏五老人
顧我欣然如素善香爐峯頂紫煙浮瀑布遙看銀漢
流雲舒霧卷互明滅倏忽變態無停留却疑清夢
碎丘壑風物何爲宛如昨縱令真是夢中看夢未覺
時良不惡平生所願今乃償寬著日月遊山房青鞋
布襪久已辦百錢掛杖叩倘佯

五老峯

五峯秀出如五老鬚髮蒼然長美好問之不肯道姓
字儼若子房從四皓商山採芝亦已久漢庭辟穀何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九 五

其早從漢相與定儲皇攜手江湖共幽討化爲峯石
寄山顛下視塵寰真冠帶衣冠想像猶儼然客貌至
今初不稿孤應明月見當時間有白雲來問道遂將
紫室近峯前款晚相依得相保

歸宗寺鶯溪

溪流宛轉若翔鸞翠色涵虛特地寒底事舞餘窺碧
沼私應誤作鏡中看

戲賦墨畫梅花

道人畫手真三昧力挽春風與遊戲露枝煙葉忽嬌
然自得工夫畦徑外由來黑白無定姿濃淡間鉛相

參差州如落月耿寒影翳若宿霧含疎枝群芳種種

徒繁縟脫畧丹青尤拔俗妙質聊資陳氏蝶幽姿好

伴文生竹世呼墨竹爲墨君此花宜稱墨夫人鉛華

不御有餘態世間顏色皆非真年來妙觀齊空色天

花時露真消息試頃幻出數千枝不費柔脂一丸墨

梵率寺

隨意寓禪房小軒風露涼山幽雲傍戶林迥月窺牀

竹色曉增翠桂花秋欲香無人知此意天影碧茫茫

王溪寺

王溪何日寺古佛亦塵埃高閣雲初卷小池蓮半開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十九 六

竹風清枕簟松露滴莓苔寂寞溪山路幽人自往來

過苦竹嶺二首

絕嶺橫鳥道江湖從此分沉吟洞庭夜悵望具區雲

去住本非我別離空念群子規啼苦竹腸斷不堪聞

其二

今日江湖境雙眸嶺上明山光隨地好秋氣逼人清

隴水初分處雲鴻欲別情離群古來有嘆息未休兵

大通城送季言弟還錫山

半載相從作遠遊物華冉冉又新秋江南山水共清

賞湖外風煙成獨留家遠爲傳安穩信時艱增重別

離憂清官此去無多地恨望猶歷黃鶴樓

寄王周士

年來百念冷於灰夢到江湖又一回從此故人音問
近洞庭秋色鴈初來

寓居通城僧舍東軒池蓮盛開竹菴珪老有意
見過戲贈此篇

道人菴外萬竿竹何似小池千葉蓮月白風清誰共
此心閑境寂雨餘然好拋筠粉娟娟淨來看荷珠的
的圓飛錫倘能真過我直須超取未霜前

張子公以圓鑑見寄作詩報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九

七

我觀大圓鑑壁澈靡瑕垢清光溢寒瑤碧井窺古甃
冰池絕塵埃玉壁運肉好不知何年鑄款識雜篆猶
冷然照肝膽况燭鬚眉秀英英張子公輟贈意獨厚
使我正衣冠更以別妍陋嗟予罹百憂半世困馳驟
蒼浪齒髮衰已覺成老醜幸茲置安閑閉戶念往昔
冠敝與瑯落顛倒聽襟袖平生遭謗詭白黑坐分割
遂將杜德機漸可塞智寶豈徒齊美惡端欲一昏晝
鑑焉何所施無乃虛授受聊持戲鳳凰藏此瑤璃鈕
精光秘不露猶使魑魅走詐逃鸚鵡形時作蛟龍吼
君看方寸間此物誰蔽覆靈臺湛虛明廣博含宇宙

纖毫莫凝結萬象悉籠圓寧隨古今移不逐面目然

人人各具足一一謝雕鏤無塵安用拂表裏自通透

諸佛亦何爲四智此爲首祖師持出遊法器久已就

那將清淨眼更入煩惱薪隨緣夢幻中坐閱蠻觸開

本來妙明心一念證無漏持此還寄君試問承當否

飛雲

飛雲遊碧虛天矯龍蛇勢因風態無窮抱日色增麗
飄然欲安歸出岫非本意爲霖竟何成改望增嘆喟

落葉

蕭蕭一葉已驚秋况復紛紛巧見投振稿不禁風浙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九

八

漸催寒長共雨颼颼洞庭波起初微脫雲夢霜高浩
不收舞砌穿帷不須掃牢騷從伴逐臣愁

西風行

西風前高梧秋暑退殘燄豈不欣微涼竊歎驚急節
歲華聿云暮露氣繁霜結干戈隨凝陰虜騎壯勝鐵
邊防久凋殘河洛據戎羯中原無長城何以限遠越
傳聞今年春關輔已喋血強兵健馬區乘間肆陵蔑
况茲柔脆鄉豈復勞龍鰲江漢非不深天險爲人設
要寧無重兵一蓄自可絕恬然不爲僞廟笑豈有說
翠華果何從大計宜早決緬懷沙漠寒嶠首望漢月

春無鴻雁來寧不野鼠橋何時金鳳臺復返蒼龍閣
群生有安堵國耻稍一雪努力肉食謀傍觀已心折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十九

九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

宋 邵武李綱伯紀著

明 曉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齊李嗣玄較正

詩

建炎行

余去歲初夏自長沙聞尹京之命率義旅入援
王室次繁昌得元帥府檄審虜破都城二聖北
遷號慟幾絕至當塗見赦書上登寶位且喜且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一

悲意欲一列行在觀新天子道胸中所欲言者
即丐歸田里此其志也行次淮楚間忽聞已告
庭除拜荷特達之知感極而泣以六月朔抵南
都有旨執政出迎賜燕於金果園具奏丐免詔
卽入城是晚召對內殿敘陳國家禍故上嗣位
慰天人之望泣謝首被選用賴才力不堪弗敢
當乞遣捧足以副公議者上慰勞久之卽遣御
藥押赴都堂治事翌日再對復力辭三上表章
皆優答不允是時僞楚張邦昌以太保同安郡
王領三省事五日一會都堂卽建官邦昌僭竊

不宜與政臣不可與同列凡受僞命者皆宜正其罪以爲臣子之戒具奏十事皆當時急務度能從乃敢受命有旨付三省施行又與執政廷辯至泣拜以辭上感動始罷誦邦昌與受僞命者翌日乃受告因爲上規畫所以捍禦金寇奉迎鑾輿之策且謂河北河東國家之屏蔽雖頗爲虜所陷沒然其兵民戴宋之心堅甚朝廷不議救援使其力屈而附賊爲患非細於是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二人者皆有將帥材具甲兵錢糧而遣之又請車駕一至京師見

宗廟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巡幸南陽駐蹕示不棄中原而西通關陝可起兵馬東通江淮可運糧餉南通嶺蜀可取貨財比援三都兩河與賊爭利天下形勢莫便于此有旨遣使經畫又勅上益募兵買馬繕器械修軍政擇將帥置帥府要郡以經畧天下是時劇賊李昱擾山東杜用起淮南李孝忠亂襄漢皆遣將討平之其餘降者十餘萬皆分隸諸將使渡河討賊纔兩月間威令稍振竊以奉令承教可幸無罪中興之功庶幾可成不意同列者害之陰以巡幸東

南爲安動上意八月五日告廷遷左僕射既命二相矣於是頗沮張所而罷傅亮連數日爭之不可得則丐罷政奏上謂方朝廷艱難不敢充位傅員以虎負天下之責章三上再押入一對後殿力求去上度不可留乃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泛舟東歸已而言者交章詆在相位施設不當且譏以傾家貲犒叛卒聞者駭愕賴天子睿明有以察其不然始獲職俾以官祠居武昌間命既上道適瀕江盜賊擾攘聞開道路踰半年始達湖外追思前事恍如夢寐

而連年奔走絲絲萬里初不知其所以然夫出處去就大臣常事不足道也然金人今春果擾關輔蹂躪京東西河北兵民叛爲盜賊皆如所料鑾輿遠幸未有可還之期翠華飄泊未有定居之所生民未休息中國未定安此臣子之所夙夜痛悼而寒心者也噫天寔爲之謂何哉擬取出處去就大槩賦詩百二十韻目之曰建炎行覽者庶有感云

建炎三年春金人寇汴梁也羣臣議宗室避仇州也羣

金寇初犯闕大歲在丙午殊恩摧掘廷愧乏消埃補南河未莫枕杖鉞出宣撫乞身絲諺謫竄謫旅湘激

所年丁未夏被命尹天府頗聞環京畿四面盡豺虎
金湯雖可恃憂在人不可見危思致命入援秉義旅
旌麾亘江湘畏景觸隆暑忽傳元帥檄果有城破語
鑾輿幸涉漢妃后辭禁籞皇孫與帝子取索及稚乳
禮文包旂裳樂器載筭奠金縢禁公私技巧到機杆
空餘宗廟存無復薦簋簠簠涼蒼龍閣寂寞玉華塵
曉能供御粟誰與獻肥腴無從執鴈藟安得生翅羽
號慟絕復蘇灑淚作隸兩繼聞宣赦書寶位登九五
神明有依歸率土盡呼舞皆言湯武姿勇智天所與
向來使賊營英氣警驕虜建牙出危城帝命續鴻緒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 四

不然孰難中何以脫猱獠茲誓不戴天兄弟及父母
靠瞻思報吳旻旻在首齊侯何足稱句踐不須數
周漢獲再興宣光定神武頌言觀行在玉色親徽纘
舟誠遂披陳秘象得宜吐謀身計雖拙許國心獨苦
片言儻有合可骨歸龍舫還帆過金陵鼓施施適淮浦
遙傳告大廷命相比申甫顧茲斗筭器何以動堯禹
添惟特達知感慨激肺腑如何日月光可以螢蟬助
本舟行汴堤驅車赴延佇傷心兵火餘民物亦凋瘵
中使乘駟來茶藥寵賜于拜恩丘山重坐使瘞癘愈
行行近南都戈甲震金鼓將佐迎路傍往往多舊部

冠蓋如雲屯賜宴金果園謝免徑造朝淡落濕凝礎
初稱宗社危天地同憤怒次陳國多難寃啓中興主
未言僞散材初不堪梁柱與顛將幾陳棟橈必傾宇
况茲扶顛危正賴肱與股大舜舉皋陶小白相仲父
耕莘與釣渭端不之伊呂惟當傳詢訪考慎作心膂
封章願懇辭帝曰莫如女往作礪與舟不復容假僕
叩額哀哀前臣敢論僞楚易姓建大號厥罪在諸斧
奈何坐廟堂乃與臣等伍更效老獵師十事聽裁處
天子亮精誠一一皆可許因陳禦戎策用此敢予侮
河外須救援屏散資捍拒問誰可驅策因薦亮與所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 五

京師當一到九廟陳鼎俎却爲巡幸計不可去中寓
南陽光武興形勢亦險阻西通關陝區東與江淮距
三巴及嶺海寶貨可運取據要爭權衡點虜謀必沮
募兵益雞豚買馬增牧圉號令新幟旗仗械飭于櫓
軍容久不振整頓純規矩潢池盜弄兵群惡相嚮聚
偏師命剪除快甚猶捕鼠餘寇悉降分隸歸籍薄
寬哀將帥材實難頗有庠經營年歲問庶可事大舉
城房還兩宮雪耻示千古却隆太平基不愧宗與祖
豈知肘腋間乃有椒蘭如舍弟初射影聚毒陰中蠱
規模欲破碎謀議漸齟齬固知骸骨姿自不敵蠟燭

恨無回天力，則此木中蠹安能破銅山？但志燃邪塲，時危敢尸祿，抗疏領引去涕泗，對冤旒非不戀軒。寧君臣以義合，無使緒春梓帝變，不可留乃聽上印組。扁舟返東吳，却理梁谿鱗，多言更蕪菲，貝錦成罪罟。尚荷皇天慈，薄譴名邪泚，我來雪罪罪及此，歲將暮。崎嶇山谷間，避寇如避弩，行盡江南山，始踏湖北土。風煙愁浩蕩，鴻鴈折儔侶，沉吟白雲飛，悵望黃鶴翥。贈川俯漢陽，葭茨滿陂家，山渺安在幽，夢到別墅。三年再讀官絲絡，萬里路浮游，幻境中塵跡，嘆仰俯。翠華尚蒙塵，吾敢念門戶，但嗟機會失，事勢契先覩。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

六

今年虜益橫，春夏蹂京輔，萬騎掠秦關，餘毒被陳汝。五陵氣蔥蔥，中原鬱騰騰，棄置不復論，彌望皆莽鹵。旌旆滿江淮，寇劫連齊魯，六飛竟何從，秋晚尚江渚。何時包干戈，禮瑞莫瓊琬，斯民安田疇，餘穀棲稟庾。四方道路通，舟車走商賈，吁嗟呼蒼天，乃爾艱國步。譬猶大厦傾，著力事撐拄，居然頽頽覆，此身何所措。又如抱羸瘵，邪氣久已痼，不能覩藥石，乃復甘和黍。膏肓骨髓間，性命若縶縶，安得和緩徒，舉手為摩拊。駭致海宇康，蒼生有塚堵。

秋夜有懷

坐失金湯險，搖搖羣蓋飛，空聞八駿御，不見六龍歸。天地干戈滿，瀟湘鴻雁稀，漢官秋夜月，依舊照彤闥。聞山東盜所謂丁一箭者，擁數萬衆，臨江破黃州，官吏皆保武昌。江湖間騷然未知備禦之策，感而賦詩。

時危貴權謀，盜賊本王臣，招徠駕馭之，自足張吾軍。蠶蠶固有姦，犀象亦可馴，恩威倘得所，摩拊還其淳。尤武制銅馬，曹公用黃巾，資其戰大敵，且以蘇良民。去年議招撫，乃以此義陳，置司未閱月，來者如屯雲。奈何力沮罷，坐使復紛紛，傳聞中原寇，鐵馬動成羣。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

七

虎兕出於匣，玉石同其焚，京輔困抄掠，遂及江湖濱。東南久平定，郡縣無城閭，天塹非不險，誰與守要津。古來重鎮地，控扼非其入，小敵已震懼，大者當何云。人謀自回通，天意詎不仁，安得迴陽揮，一令四海春。

松風

歲晚蒼龍臂，髮青回風披，拂自悲鳴，不容逐客多歸。夢故作江湖波浪，片。

淵聖皇帝賜寶劍生欽花感而賦詩

靖康虜騎窺帝閭，中原慘澹生煙塵，帝謂細柳真將軍，總兵欲使押浮雲，解賜寶劍御府珍，魚腸鱓屬松。

檢紋縫

出邊根

物能通

開匣翻

使三尺

霜寒水

獐犬毛

兩君走

香乾地

李忠定

胡

鋪

四海十

軸大北

風雨白

故

星宮之君醉瓊漿綺如群帝驂龍翔龍池十日飛霹靂齊言此夕樂未央玄圃滄洲莽空澗羽人稀少不在傍深山窮谷不可處託身白雲歸故鄉

第八拍

黃塵散漫風蕭索殺氣森森列幽朔五十年間似反掌瑤池侍臣已冥寞千崖無人萬壑靜旌旗無光日色薄萬事反覆何所無注目寒江倚山閣

第九拍

五陵佳氣無時無能復自與常人殊一去紫臺連朔漠骨肉滿眼身羈旅金鞭斷折九雁死邂逅豈即非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 十

良圖人間俯仰成今古豈憶當殿群臣趨

第十拍

人生失意無南北去住彼此無消息黃蒿古城雲不開時復看雲淚橫臆猛將腰間大刀箭一箭正墜雙飛翻汝休枉殺南飛鴻道路只今多壅隔

第十一拍

天子不在咸陽宮翠華拂天來向東江間波浪兼天湧中有雲氣隨飛龍干戈兵革鬪未止無復射蛟江水中江邊老人錯料事時危慘淡來悲風

第十二拍

漁陽突騎獵青丘天馬跋足隨犂牛幕前生致九青兕苦寒贈我青羔裘萬里飛蓬映天過歲云暮矣增離憂如今正南看北斗長安不見使人愁

第十三拍

聖朝尚飛戰聞塵椎鼓鳴鍾天下聞岸上荒村盡豺虎衣冠南渡多崩奔何時鑄鐵作農器欲傾東海洗乾坤干戈未定失壯士舊事無人可共論

第十四拍

大麥乾枯小麥黃問誰腰鑊胡與羌漢家戰士三十萬此豈有意仍騰驤安得突騎只三千長驅東胡胡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 十一

先燕 潼關掃樓蟻爲留猛士守未央

第十五拍

我生之後漢祀衰經濟乏藉英雄姿遙拱北辰纏冠盜香香南國多旌旗傷心不忍問耆舊耆老惡聞戰鼓悲中夜起坐萬感集誰家搗練風淒淒

第十六拍

雨聲颼颼催早寒歲暮窮陰耿未已燕山雪花大如席寒刮肌膚比風利胡歸來血洗箭陣前部曲終日死漫漫胡天叫不聞日夜更二官軍至

第十七拍

時危始識不世材成王功大心轉小豺狼塞路人斷
絕一門骨肉散百草江頭官殿鏢千門不知明月爲
誰好何時眼前笑兀見此屋鴉鳴問寢龍樓曉

第十八拍

風塵瀕洞昏王室咫尺波濤末相失漂然時危一老
翁灑血江漢長衰疾第一會今琴一拍青山落日江
湖白身欲奮飛病在牀此心炯炯君應識

重陽日醉中戲集于美句遣興

青山落日江湖白漂零已是滄浪客老去悲秋強自
寬青榮重陽不堪摘東流江水西飛燕傳語風光共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

十二

流轉急觴爲緩憂心擣休語艱難尚酣戰聖朝尚飛
戰聞塵何用浮名終此身時復看雲漢橫臆晚來幽
獨恐傷神

其二

籬邊老却陶潛菊開花無數黃金錢且看欲盡花經
眼飲如長鯨吸百川只今漂泊干戈際方外酒徒稀
醉眠腐儒衰晚謬通籍杜曲幸有紫麻田故畦遺德
已蕩盡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聞武陵欲
問桃花源

趙叔霄運判見示宜和御書二軸其一馬拳足

奮迅將起絕去筆墨畦徑意態如生伏觀歎息

因賦詩以贊揚宸翰且敘小臣悽憤之情云

宣和天廄多清新肉紫汗血皆翔麟困人牽來赤墀
下宸筆落紙親傳神非行非立非馳逐獨寫騰身前
舉足展涉奮迅欲嘶風驤首驟驪初噴玉流雲飛電
五花驄旋前榻上雙真龍始知韓幹畫多肉坐使冀
北群皆空鑿與遠狩龍荒外八駿瑤池杳何詣空留
此馬落人間感憤暗灑紫臣涕

摘射間白髮有感

吾生足憂患末老頭已白髮間喬素絲攬鏡聊二摘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

十三

星星去雖欣種種鮮還感頗愁日增多盡長復何益
追思少年時綠髮光且澤森然茂雲松豈謂少堪惜
自從多病後脫落露廣額蒲柳姿易衰日與風霜迫
蕭蕭不勝梳接撥僅盈鬚安能上指冠常恐吹塵帽
年來涉艱莫更復非夙昔奔馳動萬里漂游繼三謁
縱橫蹈危機修嗟困頓噴交遊莫援手仇怨惟下石
素標宜滿頭斑駁未爲過何年運河車泝補泥丸宅
華顛復變髮去作煙霞客憔悴楚江濱歲晚將何獲
冬日閒居遣興六首

歲暮碧山中消霜日自濃隱牀吟曉曉拂燈老僕寒

風月成三友家山夢九龍道人知曉美將晚小鳴鐘

其二

飄泊向江城山居境遇清霜深猶竹色風勁更松聲
且進杯中物何須身後名擁爐孤笑處寒夜又三更

其三

蘭若富雲松吾生寄此中無心復彈劍有恨但書空
白菊因霜紫青楓向日紅晚來幽獨甚臥聽竹間風

其四

添炷一爐香孤吟夜正長山崖風落木雲破月窺房
老驥志千里越禽思故鄉羈棲兩寂寞坐數鬢毛霜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

十四

其五

按老見多難干戈日更深飲河胡馬健破壘漢疆侵
大將未撫首小臣空越吟龍荒兩宮遠感憤淚盈襟

其六

僻處掩松門知非更念思庭空從鳥啁山暖覺時喧
木葉靜如掃茶花開正繁蕭條歲云暮倚杖自忘言

食橘

洞庭一夜天雨霜橘林綠苞朝已黃遠題書後三百
頰入手便覺秋風香黃金爲膚白玉瓢流澹深貯甘
且芳雕盤初劈嘆清露冰齒乍齧流瓊漿色香氣味

粉可喜下祝衆果皆茫茫嗟余平生愛種此木奴千
樹梁谿傍只今蒿艾已埋沒豈敢向日爭榮煌蓬萊
雲氣久寂寞漢殿無復羅蕭湘厥包縱有盡酸澀剖
之靈朽安足貴乃知汝病是天意坐使玉食無輝光
荒山乃爾飮佳品安得騷置錦堂君不見杜陵野
老歌病橘蕭蕭半死誠可傷

得報以請降官不許同處一州自鄂渚移居澧
陽有感

萍漂梗泛又遷居歎息謀身術已疎願訪湘妃遺珮
流試追漢傳弔景書干戈滿眼傷群盜松梓連雲念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

十五

故廬澤畔行吟覺憔悴前身疑是楚三閭

哭宗留守汝霖

宗澤字汝霖浙東人自爲小官卓犖不群能
自立以故屢被罪靖康冬用爲磁守值金寇
再犯關上以康邸奉使道磁澤力挽留不得
行再造之功澤爲多同列者忌之譖毀百端
斥外不用余去夏抵行在澤得守襄陽未行
與語忠義慷慨憤發至流涕力薦於上使進
職留守京師誅奸惡拊善良大得都人之心
繕治城壘樓櫓復還壯觀屢出兵以挫賊鋒

以故能守教表請車駕宜還國媚嫉者愈切
幽難其代者故得不罷今聞疽發背而死殆
憂憤使然殊可爲天下惜也詩云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方時危而失此一人其可哀也矣
賦詩以哭之

時危念人傑濟物須材雄尋常離艱安詎可收奇功
英英宗夫子邈與古人同抱器寔磊落秉心鬱精忠
影饒仕州縣山立不妄從青松雖未高已足凌蒿蓬
涉世多齟齬失官久龍鍾居河朔郡煙塵正昏蒙
今上在藩邸持節使虜中力爭不可往高牙建元戎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 十六

王室遂再造廊廟當肅肅同朝共排娼一麾江漢東
見我論世故慷慨淚霑胸薦之守留輪付以節制隆
惠政捐疲瘵威聲懾奸兇金湯治城郭樓櫓欵以崇
出師京洛間屢挫賊虜鋒邦畿千里寧誇說百歲翁
抗疏請還闕北伐歸兩宮辭直志愈亮天子爲動容
奸諛更切齒恨未能開弓乃同歸鄉人感憤頌厥躬
皇天不憖遺吾道何其窮驛騎竟委離冀北群遂空
渠摧大厦傾誰與扶穹窿安能百身贖坐爲四海恫
人亡國殄瘁天意真慘惻中原氣蕭瑟涕臨西風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一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宛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夔章甫訂

宗奇李嗣玄較正

詩 在湖外及
納海外作

自蕭圻臨湘趨岳陽道中作

鄂渚何嘗一日安澧陽猶言遠江干帝妃降矣空遺
佩公子思兮欲採蘭水帶瀟湘宜有雁地連嶺蜀苦
無寒迂跡自咲謀身拙却荷朝廷德意寬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一

其二

屈身任道復何求去國翻成汗漫遊處世久師齊物
論揀懷聊賦呼牢愁霜清日薄寒光急雲慘天高陰
氣浮嫋嫋西風洞庭潤可堪更上岳陽樓

其三

歲寒又復事南征桂棹蘭舟過洞庭水入重湖千壑
自山連平楚數峯青雲鴻杳杳幾何遠汀芷微微氣
自馨千古靈均英爽在固應笑我學餘醒

其四

不解揚波與鋪醢又還來放楚江湄椒蘭氣味何其

烈蕖葍芬芳空爾爲寧赴湘流非我事託懷鵬鳥乃
吾師醉醒清濁初難共漁父從來自不知

其五

粗豆其如軍旅何誰令瀚海起干戈休將直道論三
黜且把微辭續九歌山鬼含顰乘赤豹湘靈解佩鼓
雲和嶺邦雖陋吾何恨厭見荄蕘相盪摩

鼠齏華

中山毛穎久中書鼠輩胡爲亦可供寢廟若石真得
計畏人端恐懼其須

深省軒在丈室之西余爲名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二

軒檻虛明丈室西叢筠佳木翠陰垂遊觀物物皆深
省豈在聞鐘欲覺時

見報以言者論六事其五皆請庶往故其一謂

資囊士人上書以冀復川適居海南震懼之餘

斐然有作

力小安能勝萬鈞逞藏深渺欲全身大忍不報有餘
責何必煩言浪指陳

其二

非才自巧罷釣衡百念灰寒豈復萌剛道資囊上書
者不知誰繼穎川生

桂林道中

時危遠謫陞南蠻猶在乾坤覆載間瘴雨嵐煙殊氣
候玉簪羅帶巧溪山枕柳葉暗傷心碧瑯嶼花開滿
目班惟有月華依舊好清輝應與照雲鬟

山月驛聞于規次韻

春枕夢回孤館悄世故縈心愁不了山深夜聞于規
啼殘月滿窻天未曉

道陽朔山水尤奇絕舊傳爲天下第一非虛語
也賦此

賦詩曾送謫仙人番老翻遊到海濱夢幻去來何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三

了且將病眼看嶙峋

象州道中二首

路入春山春日長穿林渡水意徜徉溪環石笋橫舟
小風落林花撲馬香山鳥不知興廢恨橫雲自覺去
來忙炎荒景物隨時好何必深悲瘴癘鄉

其二

竹屋茅簷三四家土風漸覺異中華碧梧枝弱還生
桂紅荔春深已著花社燕不巢南候別塞鴻無信北
音賒海山此去猶千里會見安期棗似瓜

伏讀三月六日內禪詔書及傳將士勝概慨王

室之艱危惻生靈之塗炭悼前策之不從恨後

同之誤國感憤有作聊以述懷

憶昔廷爭駐驛時孤忠欲挽六龍飛萊公漫有親征
策臣父空求骸骨歸靈武中興形勢便江都巡幸士
心遠景臣獨荷三朝春瘴海徒將血涕揮

其二

胡騎長驅擾漢庭廟堂高枕失隄防關河自昔稱天
府淮海于今作戰場退避固知非得計威靈何以鎮
殊方中原夷狄相衰盛聖哲從來只自強

其三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四

歎息姦臣術已殊謀身誤國竟何如馬嵬不進楊釗
死關陝初臨元振除王室威靈嗟索寞蒼生環堵未
安居荒陬不見中原事望斷東吳一紙書

其四

建炎虛席待經綸恩賜宸章寶墨新學際天人何敢
爾忠聞金石庶當仁孔明得主規模壯陸贄離朝訪
謫頻今日追思慙至意御書重執淚盈巾

含笑花

一去關山遠玉顏故人相遇有餘歡臨風莞爾綠何
事應笑先生又失官

其二

素淡丰容不自持養成妙質亦多時不知巧倩東風
裏含香清欲待誰

荔枝

絳紗囊裏水晶丸偏得楊妃帶笑看休道馬嵬當日
事只今何處是長安

恭聞詔書褒悼陳少陽贈官與一子恩澤賜緡
錢五十萬感涕二首

陳少陽名東借公之去兩
幸諸生千餘人伏闕上書
乞留公而誄其遺書

哀痛綸音洒帝章賜金贈秩事非常無心聖主如天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五

地著意姦臣極虎狼忠血他年應化碧英魂今日已
生光先生憤懣誠昭雪九死南遷豈自傷

其二

平昔枋無半面交危言幾辨益寬饒幽冥我已慙良
友忠憤若應念本朝故國遙看雲杳杳新阡何處草
蕭蕭撫孤未遂山清志誰繼騷人賦大招

次地角場以瘞瘡不果謁伏波廟俾宗之攝祭
期以二十五日渡海一卜即吉夜半乘潮解柁

星月燦然平旦已達瓊管東坡謂斯遊奇絕冠

平生非虛語也

宗之公
次子也

夜半乘潮雲海中伏波肯借一帆風滿天星月光錯
碎匝海波清氣象雄大舶憑陵真濟渺寸心感格在
精忠老坡去後何人繼奇絕斯遊只我同

南渡次瓊管江山風景與海物不殊民居皆庇

檳榔木間黎人出市交易蠻衣椎髻語音乖離
不可曉也因詢萬安相去猶五百里僻陋尤甚

黃茅中草屋二百餘家資生之具一切無有道

山生黎山洞往往剽劫行者必自文昌縣泛海

得便風三日可達艱難至此不無慨然賦此紀

土風志懷抱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六

四郡環黎母窮愁最萬安嘲氓能憫危流吏豈欺韓
草屋藜藿裏孤城瘴海端民居繞百數道里尚艱難
徑陸憂生螢乘風畏怒潮颶風能破膽瘴氣必摧肝
去死番番近資生物物殫舶來方得米牢鑿或無餐
餘芋充嘉饌贏麻苴淺盤蓐蔴茶更苦淡水酒仍酸
黎戶花綴服儒生椰子冠檳榔資一醉吉貝不知寒
何必從詹尹無因咏考槃失圖嗟罪大得此荷恩寬
顧影同三友談空不二觀中州杳何在猶共月團圓
次瓊管後三日忽奉德音恩許自便感涕之餘

賦詩見志二首

此身飄飄到滄溟誰謂君王念賈生黃紙再蒙題姓
字冊書特爲削刑名山林老去何其幸萍梗追思却
自驚天地恩寬難報德試從今日數歸程

其二

行年舊說似東坡鯨海于今亦再遇僑耳三年時已
久瓊山十日幸尤多却收老眼來觀國尚冀中原早
戢戈病廢不堪當世用感恩惟有涕滂沱

北歸畫渡海風便波平无覺奇絕

去得南風來北風神靈只在指呼中老坡有語舊會

記信我人晚非天窮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七

其二

來時風浪夜喧驚歸去潮波枕席平非是波神有分
別故教清晝看寰瀛

雷廟讀丁晉公所作碑

巨卵曾聞霹靂間海邦從此得名雷只應冠老曾選
此作記何緣丁令來

謁寇忠愍祠

親征次策幸澶淵南北歡盟有本源丞相萊公功第
一猶將孤注作譏言

立春日龍化道中得家問諸季已挈家渡浙江

如劍川又開江西頗有群盜嘯聚遂決意由五
羊趨循惠潮陽假道閩中以歸

川途奔走四回春海上經年與死濱子美自憐常作
客長沮應笑是知津艱危至此無千古憂患如吾豈
兩人往返循環真磨礪已將大地等微塵

久不飲酒春日得家問喜甚與宗之對酌調馬
驛中連飲數觥徑醉醉中和東坡醉題

飲少輒大醉醉中識其真天地一秋毫况此渺然身
歸休岩穴間坐閱萬態新去去勿復道時清爲幸氏
寓樓山遠華館一夕夢遊山間小堂松竹環合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八

有道士坐堂上誦李太白送入桃源李園序中有
良田名池竹果森然三十六洞別爲一天之語
覺而異之今假道客惠當遊勾漏都嶠白石羅
浮皆洞天也豈神者先告將有所遇耶賦詩以
紀之

神清遠仙境遊寂恣遐躋羽人入我夢軒戶闢松竹
高吟謫仙文逸韻響金玉覺來殘燈熒熒恍猶在目
歸途歷客惠問津非素士將遊四洞天就彼白雲宿
豈無葛稚川妙論資濯沃試求龍虎丹一使髮毛綠
斯言儘可貞長揖謝浮俗却笑昌黎翁祖項寧詰曲

荅鬱林郡守王君

山圖古郡碧周遭陸績衣冠雅自襄海上來歸懷壑
尾髮間空嘆長霜毛易書顧我耽成癖詩筆憐君老
更豪此去龍城幸非遠不須巨石壓雲濤

客有言長沙軍變向伯恭能彈治規畫甚備適
得伯恭書亦道其事作韻語寄之

向名子諱

長沙舞袖僅可旋今作巨鎮湖湘邊騎兵夜探赤白
九乘間竊發將嘯羽不知向子有老拳縛東徒卒祗
數言翻如鳥雀喻鷹鷂義賢克領汗龍泉彈壓一境
敢後喧雅豈鼓舞喜欲顛歸哺其飴甘晏眠衆服壯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九

略稱無前我歸自南得之傳頗欣祖生先著鞭何不
付與大將權旂幟紛紜指雲燕一鼓士氣如突煙黔
虜破膽心少悅酒掃海內清戈鋌使我衰病安廬田
蕭瑟德秀才自臨江遣人致書海上遇於歸途
賦詩寄之

喻年海上久安居多謝蕭郎遠寄書不向去來生一
念已將天地作吾廬中州杳杳旌旗暗暮景駸駸齒
髮疎準擬峽江成小隱茅齋借我定何如

罪謫海上中州親故罕通問獨虞君祖道相從
湖海喻年北歸同途次容南賦詩識別

飽經憂患莫如吾輩景餘生寄一梓獨子相從來瘴
海豈知還得共歸途應親天下奇男子解笑人間淺
丈夫老去山林養衰病好音時與繁飛鳧許森老聞
真君同泛

海以青語人曰此天下
奇男子也四馬其語

宿都嶠山靈景寺

清晨遊棲輿薄暮宿靈景山空桂花香雲細泉石冷
高崖散飛簷象緯過參井惜無娟娟月散此林下影
夜闌風露寒岩岫燈火耿疎鍾響嵌竇客枕發深省
却隨猿鳥起再上翠微頂道人山後來眸子頗清炯
試尋龍虎訣妙意默已領我生憂患餘半世泛萍梗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十一

脫身鯨海中掃跡方自屏願從稚川遊薪水事丹鼎
燕資刀圭力少使棄榆水胡塵暗中原靜謐惟五嶺
渺然炎荒南自絕羽書誓結茅定前緣幽夢先異境
上下三洞問安得田二頃攜家學龐公捫盃笑王猛
採薇與散髮此志久已肯嵇生非吾徒陶憤醉方醒
淨守李侯以所著法書十軸相示題卷末

承平文物何富哉寶章萬笈藏蓬萊餘篇散落士夫
手名筆往往牙籤排連年胡騎擾河洛錦標玉軸隨
飛埃李侯好事不忍棄萬里艱棘携南來炎荒相遇
一笑舉出以示我途遠魂旌旗柳邈已遠蘭亭况

復昭陵埋空遺妙蹟刻琬琰不若故楮存煙煤君謀
近世稱第一筆力與古肩相挨醉翁功夫不在字名
望自足尊典臺芙蓉仙人有典則滄浪逐客氣不衰
胸中磊落難屈折故使心畫奇而環東坡行書峭姿
媚山谷草聖窮縈迴二公文翰照千古俯視凡馬皆
驚駘米顛碌碌不足數運筆尚有縱橫材邇來非是
無點畫追時取好如俳諧六書楷法雖小學古人用
意何其能君看紫緗寫韻語精巧豈容易追陪今人
萬事不如古胡以豪墨爭雄魁嗟予病廢臥都嶠何
止我馬云應應感時撫事百憂集對案不復能持盃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十一

明隱展卷慰岑坐頓還舊觀雙眸開滌豁書室掉絮
處念遠更覺增馳懷世間雅好無出此絕勝寶玩琴
藏霄于今此物未易得願言十襲傳雲來

清明日得家書四首

去國三年久離家萬里餘豈知戎馬際仍得棣花書
金鼓振南國松筠懷故處宸區端若此天意竟何如

其二

南荒炎瘴地槐火又清明海嶠無春色江湖有戰聲
紫雲求鴈足歸思羨鵬程欲挽天河水滂沱洗甲兵

其三

得歸歸未得留滯繡江濱感慨傷春望僑居多比人

蒼生未蘇息黃屋尚蒙塵王室艱危極潛然泣老臣

其四

爐嵐飛翠蓋鯨海泛龍舟退避亦已遠憑陵殊未休
包胥恩慟哭曹劌願深謀歎息繞朝策何人知 侯

三月二十三日德音至南容恭聞駐蹕浙東王

師屢提虜騎遠遁是日得諸季書挈家寓鏡之

德興幸免驚擾欣忭之餘輒成口號

紫泥黃耳到同時家國無虞慰所恩飲馬胡雛歸朔

漠安巢越鳥返南枝休祥允協靈基卜喜事何因乾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十二

鵲知便可理裝尋去路攜家深赴鹿門期

四月六日離容南陸行越藤山路崎嶇然夷道

皆松陰山峻川家景物類閩中殊可喜也賦古

風一篇

孟夏草木長清陰散扶疎蕙龍竹櫺閭石磴蟠紫紆

嗟我事行役彌年困征途及茲理歸鞍敢復論崎嶇

深谷四無景高岩倚天衢消從平川行遂得田家居

離落靜窈窕桑麻鬱紛敷新秧綠映水雞犬鳴相呼

中原暗鋒鏑胡馬恣長驅此豈桃花源幽深了如無

逝將適閩嶺買田自耕柳結廬亂山中聊以全妻孥

江行卽事

一重一掩翠參差路入桃源客意迷江霧曉分山遠

近浦鷗閑送樵東西顧欣嶺表佳泉石聞道江南多

鼓輦稚子候門應念我提攜來共此幽棲

自晉康順流六十里有山巉然臨江下有岩洞

可容千人軒豁平坦景極幽遠石罅間滴泉厥

味甘冽四目之曰玉乳岩賦詩以紀其事

鼓施下端溪停橈登巖薛呀然岩洞開儼若棟宇鼓

千夫可環揖故步凹凸玲瓏四壁間一一幢旒列

誰令卮渾物凝結有罅缺當年補天手不顧山石裂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十三

鑄鏡餘舊痕瑣碎委環玦五峯迭龍淵無乃通貝闕

試求玉函書何異探禹穴湧湧乳泉滴聚聚水玉潔

清聲落漱竇實自中琴筑節賞之味甘芳滋我肺腑莫

瓊漿笑裴航石髓謝王烈嶠南瘴癘鄉有此雲腴列

青蔥松桂陰景物助幽絕豈無會心人來遊共旌別

題詩製佳名聊以紀歲月碧落耿相望千里未磨滅

江曉

清江一曲深翠幽千峯峙江村八九家茅舍修竹裏

沙頭漁網懸林表素煙起安得惠崇師寫此真山水

。 跋

江風蕭蕭江水清飛蚊撲撲何處生駝肩豹脚嘴如
鐵天使啞食同蠅蟲先生暑困汗翻雨僅僕搖扇疲
屢更乘虛投隙肆毒吻鼓翅舞足何其輕瀆史桃含
變柳絮坐使饑腹成膨臍拾身施汝吾豈惜逼耳最
惡聲嬌啼有時緣附汗吾指罪雖應爾心則矜露華
清洗自可飲戒汝慎勿貪芳腥

○端石硯

端溪出硯材最貴下巖石珍物乃卵石孕此馬肝色
世尚鶴鶴眼通透蓋石脉我來巖中遊竒探偶有獲
溫然若片玉秀潤不濡尺斷成蛟龍池滋清宜筆墨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十四

嘗觀管城子沐髮散簡策嗟予好陶泓收拾積珪璧
得此餘可忘一生看幾展

望白水山次令江樓韻

羅浮之麓何壯哉山靈爲我煙雲開匆匆行役不一
到翠光百里隨人來崎嶇南鍾此山川美中有幽人呼
不起月圓月缺豈人爲潮落潮生自江水非人流水
水流人世故人情日日新撥置千憂并百慮且醉一
斛松膠春

泛舟循惠間山水清絕口號三首

雨過溪流泛舊灘舟行竟日盡圖間重重翠綠相環

披屏看王維著色山

其二

煙雨霏霏溪上村白沙翠竹對柴門江湖戰鬪波成
血耕鑿樵漁如不聞

其三

山下清江匹練橫山頭紅日半輪明漁人晚集知多
少靜聽鳴榔撒網聲

夜霽天象明洞仰觀有感成一百韻時歲在斗
炎威在巳微甚辰鎮陵犯於翼軫間夜半斗杓
轉占帝座未明台星尚拆云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五

吳穹運策極示人文繁然萬象森布列七曜紛迴環
體物具六極面朝別三垣德隆乃循軌政錯因失履
日月有薄蝕星辰或相挺暈適與佩玦精侵光屬聯
災祥本人致銷弭術在焉譬猶五藏病察色推其原
誰有使之者一氣兆所先應病投藥石厥疾尚可痊
恬不加料理腹眩知何緣愈病當以藥弭災當以言
苦言道人耳龜策窮根源甘言悅人心無乃有後難
虛心行正說天道咫尺間太戊正厥事桑穀反爲妍
宋景知愛民法星退亦過精誠所感格應效猶權衡
堯舜日欽若七政齊璣璇周公戒成王敬德享歷年

奈何後世士導使不長天爲子傲厥考獲罪安禱旃
議論肇屢豐猷爲終政宜皇天豈無意儆戒良拳拳
長星踰萬丈赤氣夜續紛是爲兵革解厥異古未聞
臺諫旣鉗舌太史亦諱論事始初破陸震成繼開燕
至今爲厲階禍難相連延迄于靖康初儲皇御乾坤
胡雛遽犯順鐵騎凌天閣雖含恭儉安顧乏英偉臣
邪正相雜拯盈庭事紛紜機會一朝失安危自茲分
愚懦不遠慮賊寇已安眠豈無繞朝策誰着祖生鞭
慧李掃紫微急怒如戈鋌諛臣秘其事猶欲歸以文
踰月始進殿何以應乎乾點虜再稱兵東都滿旌旄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六

去年破山東輕騎犯淮壩今年擾江湖深寇台與溫
東南幾藩府接境遭剝皮將帥望風遁巨賊摩其肩
屠戮到稚乳焚燒無尺椽翠華亦飄蕩泛海御樓船
士卒頗攜貳誰與守四邊內變不能弭何以禦外患
哀哉蒸黎心戴宋何其堅肝腦塗草野終不負國恩
乃知祖宗德滲漉深淵泉如何廟廟謀畧不加矜憐
堂堂藝祖業揮斥極八埏誰陳還避策一一欲棄捐
兒戲失兩河甘心喪中原雖爲東南行初不治籬藩
東晉有江左保守百餘年問誰居腹心王導與謝安
強藩終重兵控扼摧寇姦坐待天下定此理恐太漫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七

胡不法光武奮起山空拳勞身馬上治介胃被露汗
履危救民死國祚仍復得正如大厦傾扶持極艱難
一日茸一日舊業倘可全畧不事梓柱摧壓何由完
厥今誰股肱前轍或未悛尚容狐鼠輩寢廟恣穴穿
但爲一身謀真若蟻慕羶風雨正凌暴不顧棟宇顛
宵人何其危范子何其賢嗟我素愚拙三朝荷陶甄
愧無從薪策徒有焦頭愆罪大幸不死歸途極涸涸
廢食念宗社傷心痛元元不知狂言發感憤成此篇
何當採詩人爲致冤旄前雖磨斧鉞誅瞑目無所寬
吏竊以尸諫一語不敢煩君臣重修德庶可迴蒼圓

早行

夙起戒徒御小村扉未開霧分山遠近溪繞路紫回
排遣憑詩句銷除賴酒杯大恩何以報海上得歸來

通衢驛夜坐有感

永夜發孤笑起看河漢流群山湧翠浪纖月掛瓊鈎
豈謂艱難日翻成汗漫遊虛舟今不繫暮景付滄洲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十八

宋李忠公文集選卷之二十二

詩北還道中及抵秦
阜復避地長樂作

循梅道中遣人如江南走筆寄諸季

海外歸來客天涯老病身
卷開愁細字冠側倩傍人
久矣鴛鴦絕優哉麋鹿親
尤堪澆美酒醉裏發天真

其二

人傳吳會破虜向福山
歸松梓定安穩池臺今是非
傷心懷故老流淚落征衣
目斷滄波上龍舟翠蓋飛

其三

虜騎滋南牧于今大將誰
樓船泛溟渤哀詔問瘡痍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一

沙漠深鑿豁江湖震鼓聲
遠方惟嶺嶠耕鑿自殷殷

其四

觸焚冒氣病懷家思弟
兄早行青嶂月夜泊綠林村
且喜江南近休將塞北論
憑高望吳越黯黯更銷魂

宿興寧縣驛二首

清夜風露冷月華照半侵
懷家千畢夢許國一生心
倦鳥投林急潛魚泳澤深
無人知此意抱膝自長吟

其二

六月欲徂暑又催流火輝
竹間螢已亂簷側燕將歸
登臺棄紉扇未懷勝鐵衣
兵戈猶未息老盡故山薇

次韻申伯見贈

連年奔走厭艱難，痛憤胡離入漢關。
萬里自忘鯨海遠，一身今伴嶺雲閑。
孤忠耿耿空餘志，華髮蕭蕭已

送季言弟還錫山省先塋

季言名翰，公行狀繪所擬也。

胡雛南牧浙河空，多幸依然馬鬣封。
勞汝遙傳一掬淚，霜前爲灑萬株松。

其二

每憂吳會太繁雄，虜騎憑陵掌腋中。
若到新經兵火地，莫將有限悼無窮。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二

其三

連年瘴海髮邊絲，多荷君恩特放歸。
邂逅故人相問訊，爲言遠戍久知非。

冬至後四日修供羅瀟巖，因訪丹霞本老成。

絕句

盤興清曉叩禪扉，山路雲深翠濕衣。
誰使峯頭雙練瀑，空濛散作玉花飛。

其二

碧山深處敞層巖，中有幽人默自參。
休指天雲與耕水，煩師試說後三三。

上元日同王疊甫葉夢授會飲

當年玉輦侍端門，豈意風塵四海奔。
正恐溪山大寥落，也將燈火照黃昏。
月華清切八千里，曲調淒涼酒一樽。
多謝故人相愛，焚感時撫事愁銷魂。

聞建寇逼境，携家出將樂沙縣，以如叙浦。

我來寓杉江客館，未復席紛然。群盜起環境，暗鋒鏑東裝呼。僕夫又復事遠適，義義章源嶺峻峭，初未識攀援。僅能進十步，九傾側風吹。霧雨水草木盡，矛戟朝登基。始降落日半天赤，兒僮饑饉啼。徒御疲已極，薄遊玉華洞。庶可稍休息，東郊遠不開。蜂蟻迭吞食，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三

避寇如避弩，吾敢憚行役。驅車過沙陽，頗喜田野闢。雖經兵火餘，邑差幸如昔。舊遊疑夢中，一一有遺跡。寓軒存佛宮，修竹自春色。嶂嶸疑翠閣，尚對七峯碧。故人皆避地，誰與道胸臆。理舟叙浦行，稍就寬曠域。溪流正湍急，惡子亦充斥。脫身險阻中，協濟藉衆力。吟哦杜陵詩，妙語皆中的。喪亂古今同，臨風意如織。

次沙陽留題寓軒

一紀重來一夢中，寓軒修竹自春風。
故人散去因群盜，舊意相親惟七峯。
溪上偶存凝翠閣，園中安在樂全翁。
感時不用頻惆悵，萬法從來總是空。

留題凝翠閣二絕

重到沙陽十二春新僱兵火爲傷神欲論舊事無知者只有溪山是故人

其二

山秀波平望不窮此身渾墮翠華中兵戈滿眼樓何地注目溪頭群玉峯

追次東坡和鬱林王守韻

蓋世文章妙語言誰令骨相似虞翻王堂大手空遺跡海島幽棲有斷垣仙去公寧懷此土生還我亦荷寬恩龍蛇滿紙疑飛動尚想揮毫氣象軒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四

次韻周元仲見寄

五年奔走敢征衣海上相親半是黎望斷故園無旅雁心驚中夜聽荒鷄豈知南渡能還北更嘆東來又向西多謝故人尋訪意千山萬水不曾迷

遊鼓山靈源洞次周元仲韻

碧海吸長江清波逾練淨我爲鼓山遊潮客初放艇連峯翠峴倒影涵玉鏡拾舟訪招提木末綠危磴凌雲開寶閣震谷韻幽磬乃知大叢林棲託必深曼靈源更環奇巖壑相隱映森羅盡尤物無乃太兼并偉哉造化力至巧於此盤煙雲互卷舒變態初不定

豈惟冠一方寔最東南勝周行洞峽中泉石若奔競

飄蕭毛髮清滌濯肺腑瑩富年鳴水人端恐涸觀聽是心如虛空動寂豈妨並兵戈正聯綿幽討亦云幸

相攜得佳侶散策謝軒乘輪安朝夕間未可笑越孟淹留遂忘歸悵望海天暝不負惠詢期更起滄洲興

季夏之初自安國還南臺天寧寺依南山而面

北暑氣尤甚暇日望山頂松林鬱然意必有異

因穴垣鑿磴以造其上形勢坦平風日清美曰

顧山巒環合江潮往來景物不可模狀月出林

表清光更多夜久闌寥殆非塵世作古詩二十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五

韻以紀其事奉呈巽連元仲

旅泊不求安小憩南臺宮軒極盡北鄉盛暑隴畝中開垣追微涼山頂羅千松煩襟忽破散濯此萬里風群山逶迤繞雲壑巒奇峯江潮信有期來去初不窮嘯詠得所托幽禽亦玲瓏青霞蔽落日曠月生於東清光入疎林照我髮髮鬆壯年幾何時倏忽成衰翁願餐日月華爲駐冰雪容二子皆靜者脩然此相從靈丹論祕訣妙理談真空兵戈滿家藏此樂豈易逢猶恨週城市時來車馬蹤逝將選幽僻誅茅寄蒙籠漉漉荔枝園可敵萬戶封屋前修竹合屋後溪流通

風月應更好清歡未相同稚川晚聞道尚冀刀圭功
秋日奉陪王豐甫許子太康平仲遊賢沙宿鳳
池登昇山偶成

追陪杖屨極幽尋共宿精廬上翠岑鳳鳥不來空碧
沼仙人已去得黃金月林散影瓊瑤碎爐水澄光組
練深欲把詩篇與收拾登臨誰會此時心

以舊賜戰袍等贈韓少師二首

并序

某靖康丙午春以尚書右丞充親征行營使
時少師韓公定隸麾下每嘉其有忠勇邁往
之氣建炎丁未夏蒙恩詔除右僕射赴行在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六

所少師迂于雕陽遠郊戈甲旌旗輝映道左
迨今六年某以罪戾憂患之餘臥疾江海少
師被命宣撫閩部相見有故人戀戀之意既
而躬率將士克復建城討蕩群寇一方寧謐
奏功凱旋將復言別隨行有舊賜紫絲戰袍
錢裝松文銀鍍金銀繩符鎗金花團牌山林
病夫無所用之輒以爲贈願持此爲聖主折
衝禦侮討叛敵愾建中興之功使衰病者增
氣不其勉歟賦詩二章以識別且見意云紹
興壬子仲春晦具官某序

初騎當年犯帝關廣儒謬使護諸軍尚方寶劍頻磨
賜御府戎衣幸見分丈八蛇矛金纏符圖繫獸看繪
成文山林衰病渾無用持贈君侯立大勲

其二

舊欽忠勇貫三軍每一相逢更絕倫鐵馬金戈雕水
上碧油紅旆海山濱氣吞敵寇英衛力破群兇漢
禹恂聖主中興賴良將奸陪休運上麒麟

蒙恩除荆湖廣南宣撫兼知潭州具奏辭免

荆湖及羅歸長樂并
制置江西及歸後作

昔年宣撫兩河間行次單懷已召還壯志久拚身似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七

葉巧言終使罪如山士風欺蔽猶前日君命堅辭秘
厚顏回首追思七年事孤危易感涕空潸

五月六日率師離長樂乘舟如水口

力疾驅馳爲主恩敢辭炎暑道途勤五更鼓角催行
色百里旌旗拂曉雲間粵乍開新幕府瀟陵打起舊
將軍江山滿目難留戀試擁彫戈靖楚氛

次昭武省祖塋焚黃因會宗族二首

不到鄉間二十秋幸因帝命得來遊過家上壘懷先
德醴酒揮金學故侯季子歸來饒印綬魏舒起廢旌
雖自嗟慷慨據鞍客不及當年馬少游

其二

兵火燒殘井邑空，溪山依舊夕陽中。故鄉自昔悲游子，壯歲歸來今老翁。細認里間尋綠石，怪看旌旆走兒童。王師新定回源盜，猶喜田家歲事豐。

八月十一日次茶陵縣入界湖南有感

憶昔湖南全盛日，郡邑鄉村盡充寔。連年兵火入煙蘿，田野荆榛氣蕭瑟。我初入境重傷懷，空有山川照旌節。試將耆老細詢問，未語吞聲已先咽。自從虜騎犯長沙，巨寇如麻恣馳突。殺人如犬與羊，至今澗谷猶流血。盜賊縱橫尚可避，官吏貪殘不可說。挾威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倚勢甚豺狼，刻削誅求到毫髮。父子妻孥不相保，何止饑殍困鞭撻。上戶逃移下戶死，人口凋零十無八。九重深遠那得知，使者寬容失議察。今朝幸覩漢官儀，願使斯民再蘇活。我聞此語心如摧，平生況有陽城拙。行移州縣遣官僚，盡罷科須治姦猾。巨蠹推窮付囹圄，社鼠城狐掃巢穴。削平群盜拊瘡痍，報政何須待朞月。祖宗德澤感人深，周漢正賴宣光哲。中興之運期有在，庶以消微助溟渤。少陵酷愛春陵行，千古知心有元結。

次衡州

吳兵赤子滿潢池，渤海葉生真吏師。欲識循良買牛額，會須哀痛向瘡痍。東南王氣雖方振，西北流人自可悲。七萬虎狼皆飲戢，廟堂還有阿誰知。

世忠指安自衡州赴江西公
澤歷出境成飲載不取犯

馬友餘黨步諒等以二萬衆自江西寇湖南破

醴陵攸縣屯於衡山縣界得報即走衡陽率師

次衡山遣兵將夜渡江晨叩其壘賊出不意悉

解以降放散驅擄老弱外得精兵七千人分隸

諸將護成口號

赤帟銅馬與黃巾，漢魏收功豈異人。駕馭撫綏要有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九

衡從來盜賊本王臣

初入潭州

昔年假道過長沙，煙雨濛濛十萬家。棟宇只今皆瓦

礫，生靈多少委泥沙。寸心報國渾忘老，四路宣風靜

不譁。私願吾皇假年月，直從襄漢定中華。

余行次衡陽，羣壓曹成七萬餘人出湖南境移

師衡山，降步諒二萬衆。既入長沙，次日即遣師

降王進三千人於湘鄉縣。七星寨復破，王俊三

千餘人於邵州。其餘群盜以次討定，凡五萬餘

選擇精銳得萬二千人，分隸諸將境內遂安流。

移歸紫臺上章復丐宮祠未報聞聞有旨廢宣撫司及以言者罷去有感

起廢無因許還藏報恩欲效短中長固知吉甫無張仲猶冀文侯知樂羊破賊功名嗟寂寞燕志氣已淒涼春鴻秋燕空來往昭氏成虧可兩忘

其二

大將呼來若小兒片言罷去復何疑才如頗牧猶遭謫功似韓彭未免危往事幾番荏苒孤忠惟賴聖明知歸歟又得山林趣丹荔青蕉正是時

長沙有長江重湖之險而無戰艦水軍余得唐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十

嗣曹王阜遺制創造戰艦數十艘上下三層挾以軍輪鼓枻而前駛於陣馬募水軍三千人日夕教習以二月十八日臨清湘門按閱旌旗戈甲一新觀者如堵成五絕句以誌之

車船新製得前規鼓枻雙輪勢似飛創物從來因智者世間何事不由機

其二

戰艦初成閩水軍旌旗戈甲照湘濱潭人未識舟師製歎息工夫若鬼神

其三

長江巨浸雖天設控制堤防本在人暇日不為堅守計臨危何以扼通津

其四

曹瞞百萬瞰江濱誰遣孫郎會解紛滿眼旌旗風浪裏景升方覺北鵝豚

其五

劉裕當年西入關樓船浮渭取長安不施鰲權爭先進坐使秦人破膽看

初去長沙有感

恭承嘉惠半年余千里宣風愧術疎豈有恩威思將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十一

士農勞稚耄擁輪輿魚歸江海身方適鳥出樊籠意已舒多謝吏民相眷戀使君此去欲懸車

自長沙至醴陵道中田皆懇闢道傍有築室而居者

年來盜賊若冰銷極負歸民滿四郊煙雨一犁初破土江村聚堵且誅茅瘡痍不擾生新肉燕雀無虞返舊巢安集勤斯徒自歎勿令虎兕更咆哮

自水口泛舟如長樂

行盡青山泛碧溪潮平波穩畫船移春鴻秋鷺非人力明月清風長我隨萬事糾紛何日了一生襟抱有

誰知落帆已到釣臺側恰似南柯夢覺時

周元仲來自湖外傳示松老贈東林珪三友篇讀之慨然因次其韻

粲粲襄陵翁太微幾世孫文章老益奇于道見本源
我生值艱難慘淡風霾昏挽翁共出力一席扶桑瞰
芬發藝蘭芷神奸伐政憲此志竟蕭條相顧聲爲吞
遠遊負深霖行遍西南坤憶昨遇江上攜手廬山樊
林間接款語窮盡興哀根三年隔漳海豈謂我尚存
何嘗知東粲頗亦聞風旂讀翁三友篇雅氣久彌敦
江南盜雲擾崛起果與溫翁今渺安在猶滯修水源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十二

我病寄閩嶺棲息僧家園百念悉灰冷窺見易泉潭
區區不自量信筆箋微言述將從翁遊澤礪刪其繁
三聖邈已遠萬古同所尊何當進此道野坐虛明軒

附許松老三友篇

平生我三友四海吳李孫抱能不時施戎馬坐中
原孫既北隨難落日胡塵昏吳亦南投荒蠻瘴愁
朝祿李今又去我浮槎難罷罷浮槎渺何極海天
相吐吞遠遶道此老死生信乾坤顛沛吳江渚枝
衣楚山樊修水抱蒼嶺銀氣埋雲根儵然竹林下
乃有幽人存神交跡雨忘高風嫻孤檣慰我念友

心方外得所敦空寂湛禪悅中有詩酒溫我亦忘
世者早窺治亂原忠臣泣廟社志士傷丘園方持
一寸膠往澄九河渾晚知未得力緝經委空言迨
比從君遊始脫百憂繁五君與六逸歲久名方尊
他日竹庵東更開支許軒

孫典吳李爲三友且死難而名不傳惜哉

西軒小池荷花盛開與賓客酌酒其上以荷爲
杯引滿徑醉

池上荷花一夜開呼賓小酌共徘徊談將曲柄黃金
杓注此虛心碧玉杯風露暗隨香氣入雲山盡向坐
隅來頽然徑醉君知否不醉願爲造化哈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十三

詠懷

衰年萬事懶此志有誰知偶爾出何意泛然歸不遲
休爲鵬鳥賦幸及荔枝時水石日在眼旌旌非所思
攜琴傍松徑置酒俯蓮池粲粲水花淨蕭蕭風葉披
忘言聊隱几得趣剩開碁天地慘將暮風雲徒爾爲
物華去冉冉草色自離離密勿後鶴侶迢遙丘壑姿
親朋有情話圖史皆吾師掃室僅容膝說詩真解頤
多慙鵝鴨羽且詠鸛鶴詩逸少誓獨苦孔君休乃宜
平生滄海約歲晚鹿門期喜近清秋節那爲宋玉悲
諸季招客遊東山置酒賦詩以病不果往次其

韻

衰病年來百事閑
禪居環繞盡
樂隱況忘言
輸我閑一枕清風
醺顏雀羅可設
從來事東閣當

送李似之舍人歸連江舊
羨君卜築粵江濱
去作林間適
賞賸栽桃李
占芳春
養生有主
轉親一曲鑑湖歸
賀老可能分

題唐氏所藏崔白畫雪中
我昔曾爲陽羨遊
正值雪花六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一

白雲湧群山
入書幌
銅官遠
此
片響千巖萬壑
爭出奇
應接高
浙江西竊寐
勝遊勞夢想
大溪
川移異壤
當時眼界無盡觀
都
炎焚瘴癘地
使我脩然毛骨盡
片飛花來蒼莽
毫端造化
成去
連峯合沓
波濤翻
負雪崔巍
巖
老巖曲樓臺
簷角敞
溪頭水
涉
漁網山牆野壁
茅屋深風颺
青
者誰子
應有幽人坐
同餐平生

亦善作此畫意雖已到法未親是中妙處不傳授但
得木石枯鱗皴自從兵火喪亂後錦囊玉軸隨埃塵
公於何處得此本四枝墨色猶鮮新風竹雨葉間濃
淡紛披屈折節脉勻置之座右滌炎暑濕溼便覺秋
聲聞子猷會見定絕倒安用日事栽培勤只今與可
骨已朽妙蹟散落此幸存願公秘惜勿輕示更築小
堂名墨君

庭中餘醪盛開二甥以詩來戲和其韻

栽培初不棄詩非桃李無言下自嘆試營小園供幽
奇野趣獨與閑相宜邇來綠葉子滿枝新花紫發歸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十六

醪醅添添煙雨濕水姿湯泉乍洗溫柔肌玉人胡爲
在軒墀態濃意遠芬蘭芝月華萬里來清輝照耀光
彩通屏帷青雲宛轉蟠素綺高架上與飛鸞齊客來
花下同園恭對花不怕輸吟詩帝鄉富貴未可幾淵
明之語真良規一杯相屬慎勿辭我方釀糟吸其醪
醉中不省今何時胸次洞達元無疵山林正好相娛
嬉

送錢中伯如邵武

錢郎與世苦不諧胸次徒抱經綸才行年五十猶未
試蟠螭雖久愆風雷掃除習氣趣空寂華嚴重重恣

遊歷世間幻妄此道真未必亨通勝窮阨我方臥病
南海濱喜君襟抱時相親胡爲乘興有所適使我悵
望歸飛雲兵戈格闘何時息田園將蕪歸未得同是
天涯流落人此心炯炯君應識閩山六月丹荔枝火
齊堆盤備一厄願言及此後過我歲晚勿負滄洲期
醉鄉我已成真隱君亦逃禪學蘇晉樂天不醉卽談
禪此外悠悠直須忍

茅齋成乾元珪老以拄杖施牛拂見遺

橫挑世界鴻毛舉旋打虛空冰片銷今日拈來居士
手穿雲渡水且逍遙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十七

次韻李似宗見示小圃之作二首

山林自與性相宜卜築何須物物奇旋剪荆榛開小
徑自移松菊起佳時雲生北嶺難持寄月出東山有
所思歲晚龍翁更多病攜家直赴鹿門期

其二

竹影桐陰夏日長水花晚色淨林塘招邀風月成三
友邂逅賓朋共一觴閑把琴書聊自樂靜看蜂蝶爲
誰忙年來百念皆灰冷願老螺川雲水鄉

殘臘雪再作二首

朔風三日散輕埃珠蕊瓊花一夜開灝氣遠從雲表

下清聲初自竹間來未識上瑞呈三白且助元功澤
九域向曉城樓聊寓目西山千疊玉崔嵬

其二

縈回作舞下爐香滿地光鏤混凹凸虛幌夜寒疑月
彩疎林晚絮誤梅梢遠懷戴隱終須訪高樵袁門未
易敲好是碧天雲散後銀蟾微灑兩相交

再次前韻

太清真境絕氛埃十二瑤臺面面開戰退玉龍鱗甲
冷導迎仙鶴羽儀來祥編已慶占盈尺和氣行欣浹
九域須信天公工幻戲晴山依舊翠崔嵬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八

趙都漕出示魯直少游所書梅詩次韻

冰霰憑陵群木槁只有梅花欺不倒籬邊野外忽嬌
然暗香解作幽人惱化工著意爲尤物故遣孤芳得
春早道人寫照三昧手不假丹青更妍好詩家也是
可憐人落筆雲煙隨意掃遂令淡墨勝鉛華紙上一
枝長不老庭中義樹正喬松忍看飄零委煙草會須
痛飲對繁華細把根源問蒼昊

終日來觀鼓山新閣偶成古風

尋盟訪鼓山風物宛如昨山中有禪士彈指成傑閣
應真飛錫來一一得所託羣衆驚殊覺絢爛麗丹雘

峩峩大頂峯孤影入簷角乃知象教力建立必卓犖
却爲靈源遊雲木互參錯岩深松桂香石古苔蘚剝
冬溫日清美景短氣蕭索天然資野逸安用漣翠幙
快哉緬登臨及此小榭落乘高望瀛海南極露垠堦
蓬壺在跬步誰謂仙山遠蒼茫杳霭中萬象悉磅礴
迴頭聯中原郡國半沙漠犬羊汚宮殿蛇豕穴城郭
晴能挽天河一洗氛穢惡我生多艱危久矣衰病作
君恩聽言歸養拙侶猿鶴忽忽歲邁盡平子殊不樂
幸同二三子杖屨徧丘壑躋攀力尚強談心無愧作
野鹿飽豐甘冥鴻在寥廓翻思軒冕間何異遭束縛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二 十九

像設成

斯遊信清絕妙賞寄寂寞晚來淒以風遠色秀增岳
冷冷鍾磬聲隨月度林薄想時感時心未免如墮籬
倘能駕雲騎豈復憂世獲會當期若士相與踞巖鼓
還自鼓山過輝溪遊大乘榴花洞瞻禮文殊聖
乞得明時多病身歸來林下養天真芒鞋竹杖未全
老藥灶酒壺隨分春山寺遙傳鐘磬晚田家收拾稻
新試窮溪上榴花洞恐有桃源避世人

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寧江以二年春事詳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事詳金寇再犯關幾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以援王室追念自己之冬迄今纔歲餘一身之進退榮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其夢耶然一歲之間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源於崇觀以來軍政不脩而起燕山之後去冬致寇其病源於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不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二

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邀求一切與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賊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既集數倍於賊將士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劫寨之小衄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得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益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譬猶病者證候既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雄麝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相什百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死以殉國

家之急及其成功則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內外小大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爲事掃去偷惰苟且之習媚嫉諂慝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哉故余於此錄記其實而無所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

靖康傳信錄上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戊子奔留不爲帥寇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其一以國相粘罕爲帥寇河東李嗣本叛忻代失守遂圍太原邊報狎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三

日謀避狄之計然其事尚秘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間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已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津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楫運寶貨爲東下計於是避狄之謀外廷始聞余時爲太常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臣竊謂猶如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

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爲職曷不非時請對爲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余曰不可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當有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殉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其道所以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四

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歎息因言李綱之論與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稟議訖隨宰執至文字庫祇候引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余懷所論著劄子待對文字庫上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明時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爲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番拱殿下宣示詔旨余不復得對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官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乃卽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時日有五色暈拱珥赤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

隱尊道君皇帝曰道君太上皇帝尊道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居顯景園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書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疑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余時猶在奉常條具以聞詔遣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守濟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五

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鴈向南飛之句余敘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君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雖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間有內禪之事勢必消縮諸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明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鴿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明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

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增歲幣於大遼者所倍今既倍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敕示和好不較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於此數者執之堅無爲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日有旨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百官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道君太上皇帝百官班於門外宰執進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六

結軍馬於殿前司又以蔡攸爲恭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東幸之具蓋幹輿不之兵距河濬州不守梁方平戰勝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是時從官以違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四日余侍對班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間余竊思以爲不可適遇知東上閣門事朱孝莊於殿廷間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宰執廷辯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

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余曰此何時而用何耶孝莊許諾即具奏得旨引對余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因啓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然然太宰自時中日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剝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七

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懋良獨往觀朕於此俟卿余既被旨同懋良獨至詣新城東壁遙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懋良對亦以爲不可守余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儻然不必棧檣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爲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潔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茲將用之於有事之日今自時中李

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余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閣時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而賜袍帶并笏余致謝止敘時方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殿門外應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留守以李稅副之余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八

守卽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卽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爲丘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錫從旁奏曰中官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余泣拜俯伏上前以死邀之會熱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卽取紙御書可回二字凡

實伴中使追還中官國公因顧予曰卿留朕治兵衆寇專以委卿不管稍有疎虞余惶恐再拜受命與李稅同出治事是夕宿於尚書省而宰執宿於內東門司中官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余自尚書省赴朝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官襍被皆將升車矣余追還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還幸乎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余因拉殿帥王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九

宗漢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堂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遑以從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輶行余謂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上可之駕登宣德門宰執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上臨欄杆久之復降步輦勞問將士余與吳敏撰數十語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閣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

聲喘須臾六軍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余爲親征行營使馬軍太尉曹瑁副之白時中罷相以李邦彥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吳敏知樞密院事趙野爲門下侍郎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蔡懋爲左丞耿南仲同知樞密院事孝迪邦彥之姻家故薦之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還之以東官官故有是命親征行營使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准脩差遣統制統領將領准脩差使等捧文武官處之吏房戶房兵房工房選三省人吏處之上賜銀絹錢各一百萬貫正兩文臣自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

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較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下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修樓櫓掛德幕安砲坐設弩床運礮石施燎炬垂櫺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步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

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進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脩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於牟駝岡牟駝岡者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僻如沙磧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卽羣生馬鹽之所芻豢山積異時郭樂師來朝道君命打毬於其間故知可以爲寨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實樂師導之人謂樂師忠於國家與金人戰偶不利而從之余弗信也是夕金人攻水西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和繼而下余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撈子弩城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一

火船至卽以長鉤摘就岸投石礮之及於中流安排叔木及運茶家假山石壘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入對垂拱殿方奏事間傳報賊及酸棗封丘門一帶甚急上命余往督將士捍禦余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卽告上乞禁衛班直營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端同行傳旨如所乞自禁中至新城酸棗門幾二十里行夾道委巷中惟恐賊之已登城也抵門賊方渡壕以雲梯攻城余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余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人頭下者至六七不已詢之云斬獲奸細

俾驗認則皆漢人首級也蓋樓中兵奉妄行殺戮捕獲數人卽斬以徇因使號令如獲奸細捕人親執出頭驗實推賞輒殺者斬自是乃止余與官屬數人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奮勇逆者以手砲礮水擊之遠者以神臂弓發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槎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虜集于城上如朔毛士卒亦有傷中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三

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袍絲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申未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不可以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堅欲入城余傳令散輦開門者斬竟俟明乃入實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執起居訖陞殿奏事引使入對出幹离不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上顧宰執未有對者余因請行上不許曰卿方治兵不可命李杞奉使鄴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余留身問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剛不可以往余對曰

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卽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臣懼李杞柔懦而誤國事也因爲上反獲其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以爲金狄之性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爲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邀有邀求以窺中國如朝廷不爲之勦措置合宜彼當戢歛而退如朝廷震懼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定然後能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上頗以爲然余退巡歷城守因乞宰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三

而李杞是日至金人軍中果辱命幹离不者南嚮生挽望之等北而再拜膝行而前幹离不遣燕人王洵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絹絲各一百萬疋馬駝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中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杞等達朝廷杞唯唯不能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子爾自是有輕朝廷心十一日杞至自大金軍前宰執同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十四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十四
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彼且不取
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皆不以爲然方謂都城破
在朝夕肝腦塗地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
足較也上爲群議所惑然無所主凡爭論兩時無
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勝衆說因再拜求去
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數日與大政臣亦受之而不
辭者徒以議論或有補萬分之一今與宰執異議不
能有所補願還庶僚以安愚分上慰諭曰不須如此
卿弟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款我此餘議可也余
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

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爲陛
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
廻向冀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與之以
皇弟康王少宰張邦昌爲質於金人軍中已無可柰
何則爲之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輟發者斬庶幾
俟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爲後圖而宰執哀聚金銀自
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官官府器皿皆竭取復索之
於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翌
日對於福寧殿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
獨余不謝於是孝廸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十五

銀以收簇犒設大金軍兵爲名揭長勝於通衢立限
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
人告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校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
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余因對於
福寧殿奏上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訐
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變不可不慮上曰卿可
往收勝毋得告訐余因巡城過勝所令傳聖旨收勝
歸行營司移牒孝廸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
勤王之師漸有至者日數萬人乃於四壁置統制官
招集之給芻糗授器甲踏寨地圍隊伍皆行營司主

之晝夜竭力無少休息至十七八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於鄆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捷獲甚衆於是金人始懼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南民始獲莫居矣二十日靜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泰鳳路兵至余奏上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上降御書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瑋可也蓋上意欲以師道爲親征行營副使余竊歎上裁處之當而宰執間有竊建白以爲不可者上入其言於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十六

簽書樞密院事克河北河東京畿宣撫使以平仲爲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謀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上屢申勅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往往不復關報余私竊憂之自金人議和書書既行之後朝廷日運金銀幣帛之屬輸其軍中名果珍勝御臨之餽使者絡繹冠蓋相望上又出御府珠玉玩好資帶鞍勒以遺之品數甚衆其饋不可勝計余每爭以謂此不足爲德適所以啓戎心雖上恭儉視珠玉如糞土

然戎之生心何厭之有衆方稱笑上德不以余言爲然金人益肆須索無所忌憚至求較樂珍禽馴象之類靡不從之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上意方壯又聞金人擄掠城比第戮如故而城外后妃皇子帝姬墳墓殯殮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余贊上曰易於謙之上六稱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於金人屈已講和其謙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兇悻殊甚其勢非用師不可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三 十七

小人爲戒而已使金人有所懲創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四

靖康傳信錄中

二十七日余與李邦彥吳敏仲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臨寧殿議所以用兵者余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六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於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爲今之計莫若扼河津絕根道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諸郡俟彼遊騎出則擊之以重兵臨賊營堅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四

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芻蕘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意深以爲然衆議亦允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蓋陰陽家言是日利行師而姚古種師中之兵亦將至故也約已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爲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上以其驍勇屢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富有節鉞茅土之賞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幹酋不者取康王

以歸種師道宿城中弗知也余時以疾給假臥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陸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丘門爲之應援余共劄于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豫脩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得已力疾會左右中軍將士詣旦出封丘門勒兵於班荆館天駟監分命諸將解范瑒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鏖戰於幕天坡斬獲甚衆復化中軍余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於城外而平仲者前一夕劫寨爲虜所覓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千餘人既不得所欲恐以違節制爲種師道所誅即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四

遁去而宰執臺諫闕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金人所殲無復存者上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酋不遣使謂用兵特將帥所爲不出上旨諸再和宰相李邦彥於上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綱與姚平仲結構非朝廷意食議欲縛余以予之而使人反以爲不可遂罷尚書右丞親行營使以蔡懋代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而種師道亦罷宜撫使余是時得止兵詔知事且變即振旅以入城詣崇政殿求對既立殿門間罷命乃不果退處浴室院待罪時初三日也蔡懋會計行營司所失

裁百餘人而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並如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上降親筆慰勞錫賚白金緡錢五百貫兩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余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有初五日士民伏闕之事初太學生陳東與書生千餘人是日詣闕上書明余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間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填塞地道街巷呼聲震地柝聲聞鼓於東華門擊破之上遣吳敏敦南仲慰諭諸生俾之退反爲軍民所擁不得行必欲見予及師道乃去不得報則肢傷內侍二十餘人又詬督宰執李邦彥蔡懋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孝迪趙野等欲毆擊之皆散走藏匿於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師道入對余聞命惶恐固辭不敢行而宣召者絡繹而至中使迫促不得已上馬出浴室院由東門街抵馳道趨東華門軍民山積幾不可進宣召中使朱拱之復爲衆所鼓益怒其傳旨之緩也入見上於福寧殿閣子中余泣拜請死上亦泣有旨復尚書右丞克京城四壁守禦使余固辭上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余稟上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於福寧殿上命余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蓋不復有用兵意也先是所留三鎮詔書余既

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劫寨之夕恬然無所驚怖及歸國人皆喜爭出觀之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爲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上賜燕於軍中初十日遂退師十二日肆赦天下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余奏上曰直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虜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初謂其以船渡河探聞乃繫橋濟師一日而畢蓋遣大兵用直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爲太早余因請之上以余言爲然可其請是日分遣將士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五

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即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既繁輜重婦女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以吳敏爲少宰余知樞密院事徐處仁中書侍郎耿南仲左丞李棣右丞初李邦彥蔡懋王孝迪趙野旣爲國人所勾逐皆藏匿不敢復出上章丐罷上初未許至是邦彥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官使懋罷左丞除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孝迪罷中書侍郎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故右是命十五日簽書樞密院事唐恪俱職初恪以延平殿學士知杭州

李邦彥薦用之至是始到闕也十七日澧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初粘罕既破忻代既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東諸郡平日養贖蓄積爲之一空及金人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碣關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渡河而南宰執皆盡遣城下兵以追幹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六

南不之師將無以支梧余曰幹南不之師旣退自當遣大兵繼也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之師雖來開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琅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失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啓上者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幹南不之師於那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其測多寡俱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即還余聞之於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於萍池河然將士知朝廷之議論二三悉解體

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遙護之而已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恩冀間其去殊緩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余言乃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以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副使總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時朝廷會議以三鎮爲果不可割有如兵民爲國家堅守不下即遣使再議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有旨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李棣罷右丞除資政殿學士官觀以翰林學士何鼎爲右丞御史中丞許翰爲同知樞密院事中書侍郎徐處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七

仁供職初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爲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至是到闕供職未旬日遂拜太宰時三月初間也詔以道君太上皇帝廻鑾議所以奉迎者以門下侍郎趙野爲奉迎使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門乘舟以行獨蔡攸及內侍數人扈從以舟行爲緩則乘肩輿又以爲緩則於岸側得搬運磚瓦船乘載饌甚於舟人處得炊餅一枚分食之是夜行數百里抵南都始館於州宅得衣被之屬市駿驟乘之至符離始登官舟及酒上少憩宇文粹中童貫高俅之徒始至童貫以

勝捷兵三千扈從渡河以如維揚高俅以禁衛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維揚父老遜車駕不可渡江而道君決意南幸遂如鎮江道君太上皇后居維揚皇子帝姬皆留寓沿路州縣聞賊退多先歸者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於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爲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而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謂蔡京蔡攸童貫朱勔高俅盧宗原於是議遣聶山爲發運使密圖之山請詔書及開封府使臣數十人以行余因奏事福寧殿留身自上曰此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八

數人者罪惡固不可恕然聶山之行恐朝廷不當如此措置昔肅宗欲發李林甫墓李泌諫謂其如明皇何肅宗抱必顛泣曰思不及此使山之所圖果成驚動道君此憂在陛下使所圖不成爲數人所覺萬一挾道君於東西求劍南一道陛下何以處之上感悟曰奈何余對曰不若罷山之行顯謫童貫等乞道君去此數人者早回鑾輿可以不勞而事定上以爲然山乃不果行而童貫等相繼皆去道君還次南都徘徊不進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上以爲憂又每有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

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入正門於是喧傳且有垂簾之事又批吳敏李綱令一人來莫曉聖意皆言事且不測余奏上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去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條陳自闕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上初不許余力請之乃聽上令余齋御前書達道君且賜行宮官屬茶藥銀合有差以十七日離闕門十八日早次陳留縣秋口遇道君太上皇后船余具榜子拜謁道左道君太上皇后艤舟令內侍楊修傳教旨勞問余附奏曰陛辭日有所得聖旨令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四 九

具奏知乞依趙野例惟前奏事復傳教旨允余遂登舟入帳中於簾前拜訖具道上聖孝思慕且敘致方艱危中蒙上擢任感激之意道君太上皇后親加獎諭余再拜謝訖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欲令於何處居止余對曰朝廷見以擬景園爲寧德宮奉道君太上皇后蓋遵稟道君太上皇帝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令居禁中余對曰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意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帝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於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於典禮以謝天

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措置令是則得因泛語他事余拜辭登岸因呼內侍楊修李休等三人坐幄次與再道前語三人者巨端也以余言爲然因入白之復傳教旨曰相公所論甚有理但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禁中神御前燒香可否但奏來余對曰道君太上皇帝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諸省問萬一欲暫到禁中豈有不可之理因遣使賜香茶酒食等錢五百貫給散隨行使臣從人余以前語具劄子奏知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意願一切不須示以疑阻以昭聖孝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四 十

而道君太上皇后入闕門日轟山請以禁衛護宣德門道路喧然識者笑之二十日抵南都得旨二十一日引對是日道君御幄殿余起居訖升殿奏事具道上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皇帝仁孝四方所知且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爲多余再拜謝訖因出劄子二紙進呈其一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其一自敘素蒙道君教育擢用於國家艱危之中得效犬馬之力欲乞身歸田廬之意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頃爲史官因何事去余對曰臣昨任左史得

付清光者幾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伏蒙聖恩
寬斧鉞之誅迨今感戴道皆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
公者余愧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自右
雖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
正爲今日兵革攻圍之兆大抵災異變故譬一人之
身病在五藏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
非有物使之然氣之先至者爾所以聖人觀變於天
地而脩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也
道君以爲然因詢房驛攻圍都城守禦次第余具以
實對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余曰朝廷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以肅邸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可
復論此余於是竊歎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決
治道君因宣諭行官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
圍恐爲人知行官所在非有他也余對曰方艱危時
兩官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官事亦不容
無不至者在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
追贈司馬光及拆毀夾城等凡三十餘事余逐一解
釋謂追贈司馬光止欲得民心拆毀夾城止欲防奸
細之類因奏曰皇帝仁孝小心惟恐一有不當道君
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

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于弟偶遇竊盜劫掠須當隨
宜措置及尊長將歸子弟不得不恐然爲尊長者正
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啻問其細故今皇
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寇爲宗社計故
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
回鑾臣以爲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他細故
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
問後即便無事因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以賜曰
行官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余固辭
不免因服之以謝而退二十二日扈從道君詣鴻慶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四

十二

宮燒香初余次拱州見奉迎道君禁衛寶輦儀物等
留不進因以便宜作奉聖旨令趨南都至是道君燒
香禁衛寶輦儀物等適至南都士女民庶夾道聳觀
得旨來早辭訖先還闕賜酒食香茶等二十三日辭
再對於幄殿道君出青詞案一紙俾宣示宰執百官
乃道君初傳位奏天所作者道君宣諭曰本欲往亮
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
請之勤已更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慰安皇
帝因袖中出書付余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捍賊守
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

番名萬世余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先具劄子以所得道君聖語奏知上批荅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對於番拱殿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荅語嘉勞久之以道君太上皇帝所賜玉帶牙簡銀絹等具劄子進納有旨不允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五

靖康傳信錄下

二十七日宰執奏事延和殿進呈車駕出郊詣資福寺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行宮門收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余獨謂不若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必繼過爲之防恐却有不可防者南仲曰易曰或之者疑之也古人於疑有所不免余曰古人雖不免於疑然貴於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竊鈇者則爲患不細南仲紛紛不

已余奏曰天下之理疑與誠明與闇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疑則闇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有至於不可勝言者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必深抹上笑之而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於席恩殿賜茶訖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於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爲李綱結構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職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余奏曰臣適與南仲辯論於延和殿實爲國事非有私意而南仲解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

所鑒察臣不敢復有所辯但臣以非材冒處樞輔仰荷特達之知未能有所補報區區素志欲俟賊騎出疆道君鑾輿返闕然後求歸以應臣之願也今南仲之言若此臣豈敢留願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結構朕所洞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已余再拜辭上而出居洛聖院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十餘上上皆批荅封還不允差御藥宜押造朝及押赴樞密院治事後卽時上馬四月朔車駕詣寧德宮復遣御藥宜押扈從道君太上皇帝以三日入國門余以守禦使職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二

迎拜於新東門內道君於輦上顧揖翌日扈從朝於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知樞密院事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復令吳敏徐處仁諭旨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爲朕少留辭意懇惻余不得已再拜受命就職他日留身奏上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夷狄其勢必爲朝廷堅守天時浸熨而虜有輜重之累必不能久留當卽出疆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及今宜飭武備修邊防勿恃其不來當恃吾有以待之於是

爲上條其所以備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鑒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爲唇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滄州與營平相直臨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棧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都有藩籬之固矣其二謂自熙寧以來籍河北保甲凡五十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三

餘萬河東保甲凡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爲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人置器甲官爲收掌用印給之蠲免租稅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還補或命之官以激勵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遁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其三謂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牧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爲給地收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

悉爲敵入所得今諸軍關馬者大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其四謂河北塘潞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際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斷胡騎爲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淤泥乾涸不復開濠官司利於桶田往往洩去積水隄防荒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墮圯墜塞宜徧行修治而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吏兵民有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四

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撈掠無所得可以坐困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踐破蹂躪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恤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爲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其七謂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糧草爲急務宜復祖宗加種菽草鈔法一切以見縱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蓄豐衍則虜不敢動矣其八謂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因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遠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上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

論異同雖建橫海軍一道以安撫使總之而藩鎮之議寢雖委提舉官遵舊制教閱上戶保甲三分之一而遣使盡行團結訓練置器甲之議不行雖委沿邊增修塘濬城池而輔郡畿邑已降指揮旋即罷止雖委諸路相視監牧而不復括馬雖放河北河東租稅而止及一年雖行加種菽草鈔而貼以四分香藥雖復解鹽而地分不如舊制余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旣退道君還官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方建議立東官開講筵斥王安石置春秋博士而臺諫所論不過指摘京師之黨行遣殆無虛日防邊禦寇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五

之策反置而不問余竊私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專行乃與許翰條具調發防秋之兵大槩有五一日係將兵二日不係將兵三日土兵四曰民兵五曰保甲係將兵除已起發外見在者十將將以三千人爲率不過三萬人民兵弓箭社刀弩手之類是也不過一萬人保甲除河北河東外起於陝西不過三萬人并見在河北河東兵通爲二十萬以控制要害之地將上得旨頒行然後關三省其間猶有以爲不須如此者又乞降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薦材武智畧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

材錄用上從之又建議謂在京馬步軍十餘萬歲分三衙近年不復教閱士卒驕惰緩急用之旋差將佐統領兵將不相識難以責成功乞自樞密院選差大小使臣分四壁教閱因勒成步伍以備緩急上初可之已而殿帥王宗濬等以爲侵紊非祖宗制詔罷之余然後竊歎知事之難成也少宰吳敏建議欲置詳議司簡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詔以徐處仁吳敏及余爲提舉官命既行爲南仲沮止敏丐去不果余奏上曰陛下即大位於國家艱難之時宜一新政事以慰天下之望而朝廷玩愒日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六

復一日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將祿冒濫耗盡邦財者宜稍裁抑以足國用此政事所宜先者上以爲然委余條具以聞余奏上三十餘事謂如節度使至通郡刺史祖宗本以待勲臣故俸給特厚當時員數絕少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換授環衛官以抑其濫又三省堂吏祖宗時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許轉至中奉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上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通衢曰知樞密院事李綱陳誦裁減下項又勝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諸軍

卹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等第支給而守禦使司初未嘗給卹甲錢也余聞之驚駭徐詢所以乃執政客自上以余得都城軍民之心欲以此離間之余始憂懼不知死所矣方欲復丐罷會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上批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寔不可長之語余惶懼於上前辯明日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旨一切以便宜行事給空名文武官告勅帖等三千餘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者乃齎御前職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即與補授故今以空名帖補訖奏聞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七

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敏孤危之蹤爲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歸田里上溫顏慰諭謂偶批及此非有他意余退居定力院入劄子待罪丐去章十餘上上悉批答不允遣使押入余不得請即徑出通津門欲東下上遣中使宣押挽舟入城絡繹於道既歸府復鎖府門余翌日見上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勿任任則當勿疑而大臣以遺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於人言於臣不能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此何也上安慰久之余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會种師中歿於軍前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建

議以余爲宜撫使代師道者初幹商不之師還抵中
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
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說諭即以矢石及之乃退公遣
諸郡亦然而種師中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鎮無虞
粘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粘罕屯兵
圍之悉破諸縣爲鎖城法以固太原鎖城法者於城
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壘環繞分人防守使內外不相
通而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
互有勝負然不能解太原之圍於是詔種師中率兵
由井陘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八

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
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間衝突諸
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碗悉數十
枚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士皆憤怨相與散去師中
爲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而師道駐
滑州復以老病丐罷上納建議者之說決意用余宜
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虛恩殿諭所以欲遣
行者余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
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爲大帥恐不勝
任且誤國事死不足以塞責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

勅面授余曰即使臣不量力爲陛下行亦須擇日受
勅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擇日受余退
卽移疾力陳所以不可爲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
容臣於朝者章十餘上悉不允於是臺臣余應求諫
官陳公輔相繼上言余不當去朝廷上皆謂爲大臣
游說斥去之乃無敢言者或謂余曰公知上所以遣
行之意乎此非爲逸事乃欲緣此去公則都人無辭
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得以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
郵之賜奈何余感其言起受命上錄裴度傳以賜余
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九

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之萬一以
度況臣實爲非倫且諸葛亮出師未聞親賢臣遠小
人此先漢之所以隆興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
所以傾頽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若不相及而亮深
以爲言者誠以寇攘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
朝蠹害根本寢長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
甫贊周王以比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
東討必去姦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耀圖史君子小
人之不兩立從古已然臣竊觀陛下嗣位之初適遭
金人入寇宵旰憂勤厲精圖治思刷前耻雖占帝王

勤儉之德無以達過然君子小人尚猶混淆於朝俞
訛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觀察在於揆廷戎狄之
先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
也今取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輟塵天
聽上優詔寵答宜撫司得兵二萬人而關馬余白上
曰戎事以馬爲先今之馬如此無以奮張軍容昔天
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見其軍容不整皆叛
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覷者所繫國體非細故也事
迫矣請括都城馬給價償之可得數千疋上以爲然
今條具以聞既而勝於開封府曰宣撫司括馬事屬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

騷擾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所勝同余竊嘆息而已
以二萬人分爲五軍時提勝兵返河河北遣左軍往
招撫之又遣右軍騎劉貽時劉崇德宣撫副使乃唐
恪所薦余初不知也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代姚古
以折彥質爲河東勾當公事與沿治兵於隆德府宣
撫司兵凡萬二千人余計銀絹錢於朝廷各百萬纔
得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六日啓行而庶事皆未辦
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余惶懼
入劄子辯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
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

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併罷樞筦之任擇信臣委之
得乞骸骨因以尚書右丞知樞密院事宣撫使告劾
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余入見上具道所以爲
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祗以二月五日士庶伏
闕事今奉命出使無緣復望清光上驚曰卿只爲朕
巡邊便可還闕余奏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理昔范
仲淹自參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語
暫出之意夷簡曰叅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臣以
愚直不容於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謗議無錢
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一

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爲即須告陛下求代罷去陛
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乃以二
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於紫宸殿又賜御筵於瓊林
苑所以賜勞甚渥余猶軍號號令將士斬裨將焦安
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虎傳賊馬且
至安節鼓勇乘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遁去於
是兩郡之人皆驚擾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
還闕余召斬之人皆以爲常翌日進師以七月初抵
河陽入劄子以畿邑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
城壁頽圯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爲之尚可及也

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總師道出輦洛望拜陵寢
潛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聖傳授
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戎狄內侵中國勢弱此誠
陛下當膽思報勵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
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譎言爲足信
無以小有材未聞君子之大道爲足使益固邦本以
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爲億兆蒼生之所倚
賴天下幸甚初余陛辭日爲上道唐格岳山之爲人
陛下信任之篤且誤國故於此中言之批答有銘記
於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三

進次懷州自出師後禁士卒不得擾民有趙奪婦人
釵子者立斬以徇拾遺棄物決資照配逃亡捕獲者
皆斬以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以爲步不勝騎騎
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忠
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鎗刃運轉輕捷
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
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
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
兵悉罷職之余上疏力爭其大畧曰臣昨待罪樞府
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人兵臣謂中國軍政不修

幾三十年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潰散之餘
不習戰陣故令金人得以窺伺既而燕山長驅中原
遂犯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
使之剽三鎮質親王劫取金帛以億萬計驅虜士女
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宗社
之羞陛下當膽而思報者也今河北之寇雖退而中
山河間之地不割賊馬出沒金邊諸郡寨柵相連兵
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
皆爲賊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虜騎憑陵決須深入
以貴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倘非起天下之兵聚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三

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禦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
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爲陛下措畫降
詔書以圖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
欲分布南北沿邊雄霸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
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
分朔衛王室限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圍太原收復忻
代以捍金人憂人連兵入寇不知此十數萬人之衆
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今臣被
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調
兵防秋之計既罷朔丁又罷弓弩手又罷土兵又罷

四川福建廣南東路將兵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不
係將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所
圖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寇將何
以支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於此也臣竊思之以兵
爲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一也
錢糧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
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四也探報有林牙高
麗之師金人牽制未必深入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
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以七月當
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已在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四

道始復約回是後雖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
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
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
在戎宗社安危所係而且行且止有同兒戲臣竊痛
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兵捍寇致令誤國
土地資貸人民皆爲所取今惜小費而不爲之備臣
恐後來所取又不止於前日也况元降指揮防秋人
兵各令齎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自非所患廟堂
不深思宗社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
北寇退天下無事則邊郡日報金人聚兵聲言某月

入寇當取某地預敵臨境非和戰朝夕恐懷懼其
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買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
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今日觀之何止於火未及
然殆處於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若謂太原之圍
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
得其實數姚種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彼未嘗
有所傷歟不知何以必其兵之不多以爲可以不攻
而自解者臣以爲非愚則誣至林牙高麗牽制之報
理或有之然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
兵聚糧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五

日告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爲言而半年以來未有
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
不知此何理也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
則臣誠不足以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
坐致康平而重爲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
聞已至襄唐間臣已作奏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
外所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書起發庶幾不誤國事未
報間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
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疎虞二則一歲
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

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爲陛下更論不可失信之意昔周爲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諸侯兵恐諸侯之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誠已皆忿而歸其後真舉烽無復至者去冬金人將犯闕詔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寇已和有詔止之皆憤惋而反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之兵良非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上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圖於是宣撫副使劉幹制置副使解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六

潛察訪使張顯勾當公事折彥質都統制王淵折可求等會議於陸德府期以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幹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汾州路張顯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宜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爾余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汾遼之師皆逗遛不進其後張顯又違節制用統制

官張思正復文水縣已而復爲賊所奪余極爲上諭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令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而朝廷之議變矣初賊騎旣出境即遣王雲曹睪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兵民不啻割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

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和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議和之使紛然於道路矣旣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七

守本官致仕行至封丘縣得尚書省劄子有旨除觀
文殿學士知楊州時九月初也余具奏辭免不敢當
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
不可爲者難以虛受其責始宜撫司得兵若干并防
秋兵若干今也駐某處皆不曾用始朝廷應付銀絹
錢若干又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
今皆格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共有籍可考按也臣
既罷去恐不知老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使覈實
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
敵金人狡僞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五 十八
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
冒死以聞既而果有言余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
指言十罪於是著落職官觀責授保定軍節度副使
建昌軍安置又以余上疏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
聽再責寧江用舍進退者士之常此不足道但國家
艱難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勢轉危爲安幾成而爲
庸懦譏愚者壞之爲可惜也殆天未悔禍生靈未有
休息之期命運之行自有數也不然何以若此余自
建昌假道長沙以趨川峽適荆南爲寇賊所據道梗
少留時都城復爲虜騎攻圍朝廷不通耗者累月端

憂多暇探篋中取自上疏飛余遭遇以來被受御筆
內批及表劄章奏等命筆吏編次之因敘其設施去
就本末大槩若此庶幾傳信於後世時靖康二年歲
次丁未二月二十五日長沙漕廳翠藹堂錄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六

宋 邵武李 綱伯紀著

明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三山周之葵章甫訂

宗裔李嗣玄較正

建炎進退志總敘上之上

靖康元年秋余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以言者落職提舉杭州洞霄
宮資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雲安二
年春行次長沙蒙恩復舊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都城圍閉道路阻絕久之聞
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王室以四月初啓行自
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得元帥府檄方審都
城破二聖播遷號咷幾絕次太平州覩今上登寶位
赦書改元建炎悲喜交集是時金陵爲叛卒周德等
所據囚帥臣宇文粹中殺官吏居民焚舟船不可勝
數劫掠官府士民財物爲之一空雖受發運判官方
孟卿招安而振甲乘城殺戮恣橫如故余遣使臣齋
玄機諭之令聽稟節制勤王乃宵釋甲然猶桀傲不
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逃去次金陵因

與轉運判官僅安撫使李翥通謀盡誅其首惡四十
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統之以
行因奉表詣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府事之命上
書諭時事并具奏金陵東南形勝之地新羅兵火互
早擇帥以鎮撫之次資應聞已降麻告廷除正議大
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臨西郡開國侯加食邑
實封荷上特達之知感極而繼之以泣次泗上以汴
流淺涸捨舟陸行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皆已放散因
留湖南金陵兵卒於泗奏取指揮獨取數百人防護
以往次虹縣始被受尚書省劄子有旨趣召恭行在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前此不知余由江淮以來遣使齎賜御書并降詔皆
自湖北往至是得金陵奏乃劄報新除有召旨也因
奉表劄以辭恩命次會亭上遣中使王嗣昌傳宣撫
問賜茶藥各一銀合奉表以謝次穀熟御史中丞顏
岐遣人投文字封以御史臺印開視之乃諭余不當
爲相章疏其大意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以爲三
公真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余爲金人所惡
雖已命相宜及其未到罷之以爲中太一宮使兼講
筵官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
余欲余之留外而不進也乃知命相蓋出於淵衷獨

斷而外廷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益以感懼或勸余
不若遂留余曰國家艱危至此極矣豈臣子事形迹
避嫌疑自愛惜之時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
陳腹心退就田里死且不朽如岐言何足恤會復遣
使趣召遂行有旨賜御筵於金果園命中書侍郎黃
潛善押宴尚書右丞呂好問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
同與即具奏辭免次金果園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董
耘來見傳上旨常遣從事郎劉黶齎御書由湖北往
迂卿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
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感激流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三

涕遂如行在遇三執政南都門外告以已具辭免御
筵乃歸館所時以城北鈴轄司爲府第少頃上遣使
趣見進對于內殿見上敘致不覺涕泗之橫流上亦
感動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
不悟一切墮其計中既登城矣猶假和議已定之說
以欺四方勤王之師凡都城子女王帛乘輿服御歷
代所傳寶器下至百工技藝無不畢取然後劫遷二
聖東宮后妃嬪御親王宗室凡係於屬籍者悉驅以
行遣姦臣傳命廢滅趙氏而立張邦昌偽號大楚在
京侍從百官北面屈膝奉賊稱臣莫有死節者自古

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祐我宋大命未
改故使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系隆
緒繼絕統此非人力乃天授也興衰撥亂持危扶顛
內脩政事外攘夷狄以撫萬邦以還二聖皆貴在陛
下與宰相宜得有大過人之材者相與圖治以成中
興而考爰之際首及微臣自視缺然力小任重恐不
足以仰副陛下特達知遇之意伏望聖慈追寢成命
改授其人天下幸甚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畧甚久在
靖康時宜力爲多特爲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
去國而國家有禍故如此朕常進言於淵聖欲使夷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四

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眇然以一身託
於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難此志已定卿
其勿辭余頓首泣謝且道董耘所傳聖語苟知如此
雖糜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
中丞顏岐封示諭臣章疏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
相如臣愚忝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
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
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
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則自古賢國以
與人者皆爲忠臣矣今陛下用臣斷自淵衷而岐之

論如此如臣迂疎自知不足以當重任但願一望清
光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
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於此上笑曰岐管有此言
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無辭而退
此不足恤余奏曰陛下天縱睿聖固不難察此然臣
材力綿薄實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子再拜力辭上慰
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宜押赴都堂治事又命執政
聚於都堂即上馬歸日已暮矣時六月朔日也翌日
有旨立新班奏事對於內殿同執政奏事訖留身奏
上曰自古人主惟論一相相得其人則朝廷正而天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五

下之事舉抑非其人則朝廷亂而天下之事廢方承
平無事之時猶當考論其相而况艱難多事之際乎
譬如負重致遠力祇足以勝百斤而使之荷千鈞之
重則必顛踣於道路矣以今日國勢觀之外則強敵
陵侮二聖在其掌握內則兵力單弱盜賊竊發破州
縣者不可勝數朝廷之上借偽之臣方且保崇信任
與聞國政州縣官吏顧望進退視朝廷號令如罔聞
知當此之時雖聖賢馳騁有所不足而欲以臣之迂
疎獨任其責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難也伏望聖慈
博選天下之有材智者爲相仰佐陛下共濟艱難而

臣憂患餘生得以退藏於深渺不勝幸甚上曰卿素
以忠義自許豈可於國家艱危之時而自圖安閑朕
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靈賴卿以安卿其無辭
余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
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顛以創業爲法而圖中興之功
在陛下而不在臣昔管仲諫齊桓公曰不能知人害
霸也知而不能用人害霸也用而不能任人害霸也
不能信人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
人能信任之而參以小人猶足以害霸况於爲天下
而欲建中興之業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六

圖治之意而金人退師之後漸謂無事不能分別邪
正進君子退小人而賢否混淆是非雜揉且和且戰
初無定議至其晚節專用姦佞而黜忠良虜騎再來
遂有宗社不守之變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爲衆
人不容使總兵於外而又不使之得節制諸將自度
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譏諍策逐遠方必
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復召
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無左右
先容之助徒採虛聲首加識擢付以宰柄顧臣區區
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如臣孤立寡與更望聖慈察管仲管叔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忠罪惡歸報消災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常慕其為人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願賜施行臣乃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折難臣得以盡其說上可之余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畧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其二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七

曰議巡幸大畧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畧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遷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借道大畧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公真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肅戒萬

世其五曰議僞命大畧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僞官相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汗僞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畧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常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畧謂賊情狡獪勢須復來宜於汾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畧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畧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審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脩德大畧謂上初膺天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八

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每劄讀訖又敷陳其所以然上皆令留榻上俟詳觀有當施行者降出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餘皆留中次日與執政同奏事於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口今日之策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令促留守司脩治京城添備車駕還闕欽訖宗廟詔求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會謂藝祖登位曾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有旨選人惟有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

廷等第敘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討論脩
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余留身
奏上曰臣愚替輟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聰已蒙施行
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
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僞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
刑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
同者更俟欵曲商量余奏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
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
得其驩心故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
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九

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卽位首擢爲相奉使虜中方國
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
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
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有餘日
虜騎旣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極降僞詔以止之
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彥罔等皆齎空名告身數百
道以行迨彥罔等因其使而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
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
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
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謂因邦昌立而

得生且免再取科金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
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恕之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
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嫉之都城德之元
帥府恕之者私也天下憤嫉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
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令邦昌
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
已其罪爲何如昔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爲赤
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祗待以不死今邦昌
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盆子不得已以身自歸朝廷旣
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爲三公真王參與國政此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十

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
不爲無功而陛下登極緣邦昌之奉迎無邦昌則陛
下何以自明臣皆以爲不然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
盜主人之戚屬悉爲驅虜而其僕欲奄家室奴婢而
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衆議不得已而歸
所有乃欲遂以爲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
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劄子中論之詳矣方
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
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
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議論

不同者乞降旨宜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令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而潛善主之甚力大槩不出前所陳詰難數四乃屈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余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對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檢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余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六 十一

可不憂是夕劄子果降出翌日同執政進呈潛善循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僞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誦詈諸王余大均誘取官嬪以爲妾卿知之否余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官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恤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鞠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昌令吳玠莫俦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衣袂懸屬以往若四繫然其後追道君東官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者當爲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爲有之得旨皆散官廣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冲等以驛澁繫御史臺候結案日取旨李若水贈官外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遣呈願候待罪章疏執政贊上欲令依舊供職有旨令除

待制與官觀執政退余留身上曰卿昨日內殿爭張
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余拜謝曰
自非陛下英睿天縱豈能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
臣雖愚陋敢不竭勉自力以圖報稱因爲上言今日
國勢比之創業爲尤難蓋創業之主乘興起之運積
小成大猶或易爲今日當國勢委靡不振之時夷狄
盜賊憑陵擾攘之役士風偷惰人情畏怯府庫空虛
郡縣殘破百度廢弛而欲奮厲整頓以成中興之功
正猶大厦之傾持顛扶危須一一修葺而材料鮮少
此所以爲尤難也正賴陛下剛健不息以至誠惻怛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三
之意加之不爲群議之所動提先其大者急者而小
者緩者徐圖之信任而責成功臣乃得以竭盡思慮
以裨補萬一臣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莫如漢之
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仁厚
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決大事成大功戡定禍亂
身致太平臣常取其行事大節編爲一書便於觀覽
欲繕寫進呈以備乙夜之觀應今日之變誠以對君
爲法中興之功亦不難致上可之因論高祖光武太
宗數事合於今日者上皆以爲然復奏上曰人主莫
大於兼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故舜明四目達四

聰而天下治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
而士民之願效其智慮尤多陛下卽大位已踰月而
簡鼓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者上曰
屢語執政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余退因批旨置
登聞鼓院於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又請置看
詳官兩員於侍從職事官中選用應士民上封事陳
獻利害候降出並付看詳官簽擬可施行者將上取
旨及於省門置司以受詞訴公狀至是已三具表劄
辭免恩命皆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乃詣閤門受告
有旨兼克御營使以覃恩告廷轉正奉大夫加食邑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六 十四
實封時六月六日也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七

定炎進退志總敘上之下

是日同執政對于內殿余奏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視靖康間其不遠遠矣然而有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革靖康之風而中興可圖然而今日之事須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強寇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格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一

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畧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家之屏蔽也料理稍全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棄置兩路不復料理而欲自安於東南譬猶外有寇盜不爲之藩籬而欲安於堂與其可得乎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殘破而河東所失者析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瀋四州而已皆靖康之未失之真定以新易李迥爲帥懷以折彥質迺去衛以朝廷遣使交割瀋以無城郭之故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雄霸深祁恩冀邢洺磁相

信安廣信二十餘城以戴宋者其心甚堅大河西山結山寨數萬少者亦不下數廷不因此時置司危急臣恐爲金人所狡僇者從賊其次以待之且金人善田心使救援之兵久而使金人因得撫而田李忠定公文集他國哉擊之以擾中將望風奔潰未易禦撫司河東置經制司德意所以不忍棄而索饒而用之救援者勅有功者卽命以守高下以爲節度防御守非特絕其從賊之遠無比顧之憂此昂然上曰誰可任此者

詢訪其人績其聞奏既退詢於士大夫問多謂張所
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而余亦頗聞其
爲人張所者山東人以進士擢第有材氣謀畧嘗請
康間爲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關欲割棄河北
既遣使矣時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圍城中獨上言
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
喜曰朝廷欲棄我於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
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卻勒
既定會都城破謀弗果用上卽位於南都所首至行
在見上諭列且條其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七 三

件以聞朝廷欲以爲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
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
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謫所學州團練副使江州
安置是時余尚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此非
所不可然余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事既迫他
無可使者不得已一日過潛善問子中相與款語曰
吾輩蒙上委任以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重責而四
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被
訪殊無人可以示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
得罪如所之罪孰不以爲宜第今日事迫矣一失機

會悔不可追不得已勢須收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
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月先立功以贖過
似無嫌第未知於公意何如倘能先圖事後私怨爲
古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
且道潛善意上悅有旨借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
北招撫使是時所已赴謫所遣使臣齎劄子召之二
十餘日而後至上召對羣書稱旨錫五品服內府賜
綬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錢糧給至名告千餘道以
京畿兵千人爲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
宜從事有朝請郎王圭者真定府人真定既破率衆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七 四

數萬保西山屢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問道來獻
其所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先詳有旨除直秘
閣招撫司叅謀官使佐所凡留行在者又二十餘日
而後行傅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諳練兵事靖康
初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淵
聖不喜令押出門其冬復有薦者再召之亮至而都
城已破率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
功統御將士卒如古人斬斬整一無敢犯令者上
卽位亮請行在召對除通直郎直秘閣而亮之爲人
氣勁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西

經殘破無城壁亮上疏自陳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陞下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爲恃傲不遜降通判河陽府亮憤懣而去余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觀其智畧氣節真可以爲大將者欲且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瓌爲使瓌亦陝西人累立邊功余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宜諭亮前疏中語余廣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謗訕故昔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於謗訕何所逃罪至於有所激而去則必恕之以來諫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五

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若武帝皆人之所難堪者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言如此但欲激陛下以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聖度有以含容之且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比異口必能爲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陝氣俗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如所請並召對賜袍帶賜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勅銀絹與川綱之在陝西者詔京西陝西漕臣應副糧草餘如張所已得旨而遣之務余既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爲所當先者適後官降誕皇子率執政入賀余奏上曰皇子降誕考之

祖宗故事常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缺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而勤王之師雖不會用在道路半年撥甲荷戈月犯霜雪亦已勞矣病疾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日復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該載德意上嘉納故皇子赦於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諭以朝廷措置救援不棄之意守臣各轉兩官進職除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六

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權貸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羅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樁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樁管以待兩路支俵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輒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而山寨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衆又擇武臣可用者置沿河巡察使自河陽抵濱滄凡六處

各有地分以爲斥堠而潛善建議令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倚虛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余曰解離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關者不搏截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此固古法但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以深入而馬忠者在靖康初雖宜力其後官崇志滿自愛惜不肯決戰屢敗岷恐不足以任此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濟衛懷三州士氣旣振乘勢鼓行而北則諸郡之圍必解而真定可復河北可以得無事矣事固有因時而制宜者此也是時金人留兵三州極數千人餘皆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七

驅虜吾民剝剪用之張所遣間與之結連多願爲內應者以官軍民兵相表裏而圖之功可指日而成故余之策出此而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余不欲力爭乃以忠爲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者陝西人質朴有謀而善戰其材遠勝於忠旣使副忠又令與張所相應援而換亦以余之策爲然進呈諫官鄧肅論僞命臣僚劄子多已行遣而肅曾在圍城中知之爲尤詳有未及者數人皆等第行遣如十友之類令留守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者申公夷簡曾孫以元祐黨籍久用州縣士大夫頗推其恬

於仕進靖康初余薦於淵聖以爲諫官其後爲侍從邦昌僭逆以爲執政而好問嘗以蠟書至元帥府故上卽位首擢爲右丞肅論之頗恕而侍御史王寅亦上疏極言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虜言宜以蠟書至元帥府督進師而反勸進爲懷貳而挾姦無大臣節况嘗汚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好問懇求去甚力乃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耿南仲父子章疏上曰南仲誤淵聖罪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夫復何道乃以散官安置嶺南而共子延禧落龍圖閣學士令隨侍又進呈王寅論范訥趙野王襄總

卷之二十七

八

師逗遛不進而縱其下暴掠甚於寇盜章疏有旨降官分司而肅論之不已乃皆以散官安置又論京西湖北爲金人盜賊侵犯有能以死固守而保全一州者有賊未至而先遁遂失守者謂宜褒黜以明功罪如趙子崧之守陳趙子櫟之守汝閩孝忠之守蔡黃叔敖之守襄陽李彥卿之守洪陽鄧倅趙令紳之應援黃州縣令陳規之守德安程千秋之守公安皆宜褒賞有旨轉兩官或與職名而以令紳知黃州規知德安千秋通判荆南如陸德先之棄隨州鄧雍之棄荆南舒舜舉之棄郢州趙縱之棄復州皆宜黜罰有

旨降兩官落職有類此者言事官條具以聞又論折
彥賢爲宜撫副使而逃亡入川峽錢蓋爲陝西置制
使而逃至湖北許高許亢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懲
戒則後孰肯以死任責者有旨彥賢散官安置高亢
編管嶺南蓋蓋職降官分司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
境欲謀變守倖以便宜誅之而待罪衆謂擅殺爲非
是余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
先走以鐵騎五百自穎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劫掠甚
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倖敢誅之必
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九

用權衡假於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單是也導之所爲
恐類於此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非得
人以鎮撫之不獨外寇爲患亦有內變可虞使澤當
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
留守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脩治城池
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雖嫉之者深竟不
能易其任也知北京徐處仁死余薦杜充代之而以
劉錫代充守滄州又頗易置諸路帥臣監司及京東
西守臣然常患帥材之難得也一日上批出遷汪伯
彥知樞密院事而除張慤同知慤是時方自河北都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七 十

轉運使除戶部尚書初至行在余因對奏上曰慤以
財利強幹稱以爲戶部尚書乃其任也今纔供職遽
除執政不惟太峻未副人望兼戶部財計賴慤措置
乞少緩之候慤措置財計稍就緒日除擢未爲晚陛
下用宰相臣不得而與至執政臣當開收以爲請上
乃止今遷伯彥而以潘善選門下侍郎兼中書後二
十餘日竟除慤蓋潘善主之也余因對復奏曰臣前
欲少緩張慤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力措置戶部事
今陛下已擢用慤乞且以戶部事委之乃命慤兼總
領戶部財用上又令以許景衡爲中丞王賓除諫議

大夫時景衡以給事中召未至余奏曰陛下以景衡爲中丞誠得其人然故事中丞無自外除者王賓達則臺中無長官乞候景衡至行在日降處分上許之是時除侍從鄉監郎官館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而行在官出自園城中者多求東南差遣以自便上命余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余薦之於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與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爲尚書右丞然翰之來晚不能有相助也初汴河上流爲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閉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七十一不通兩京乏糧米價騰湧朝廷責降都水使者陳求道榮巖皆爲散官依舊領監事又命提舉京城所陳良弼同共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乃令三分留一於行在每綱到即間撥入京師概始足米價始平又擇使臣八員爲汴汴巡簡每兩員將兵五百人自洛口管認地分至西水門分布防察乃免濫決之患又於兩京城外及汴汴至泗增置巡簡商賈始通人情始漸復舊命進奏院邸吏分兩番赴行在增給食錢朝廷差除錢板傳報外路增置馬遞鋪添給錢糧命令始通州郡命綱運入京者還載諸部

公案圖籍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蓋行在草創凡百皆逐一施行措置悉類此也

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八

建炎進退志總敘下之上

一日同執政奏事內殿余留身進呈三劄子一日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余奏上曰國家以兵爲重方熈豐盛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而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要人南平方寇比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方建炎初天下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側者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兵僅擇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郡運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一

糧給之以爲後圖亦足以壯聲勢而備緩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援例以歸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旋蒐其勢不多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今已散之兵既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輕剽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戰陣惟西北之人可使爲今日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陝京東西流爲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千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

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也戊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羣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爲給地牧馬有其名而無其實既無羣生馬益銷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畿之馬爲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疋今行在騎兵既已不多又皆疲劣官馬既無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二

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屬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朝廷討論監牧之制修復馬政命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責效在年歲之外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國家新罹寇難京師帑藏悉爲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爲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提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破州縣振舉百度門國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可橫賦暴斂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

可行勸誘使斥其贏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統緒盜賊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財產哉宜命州縣委曲論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全藉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其有抑勒科配致騷擾者重寘于法奉行有敘不擾而辦者量加旌賞今諸路監司保明按察以聞則三者可以指日而辦工皆以爲然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潛善商議於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

兵各二萬人合爲十萬許召募自身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清散兵卒改刺創置軍號曉諭壯捷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遠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自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量增分數餘給半許用諸路關額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卽自朝廷應副每募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克將官部隊將押赴行在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而以錢蓋依舊爲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潼鄆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爲中國患

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爲藩臣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至河內以備使令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子素爲國人信服倘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爲使齎告賜益麻黨征措置潼鄆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爲三等格尺價直除命官將較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被帶者卽時給還價直每及百疋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議募民出財宜降詔曉諭俾州縣勸誘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四

有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椿管照候朝廷指揮專克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若有敢科配騷擾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委監司按察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敘保明推賞中書條具進呈有旨從之又議措置控禦修舉軍政余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患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心兵不多無收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

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蜂起州郡莫有能抗
之者遂至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稍倣
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勢臧上供餼穀使之養
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
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
禦今既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
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
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
年間必有可觀昔馬燧之鎮大原也承鮑防之後兵
力衰單燧募所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五

一年開廣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
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彫削乃籍戶三丁擇一
錫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比偶習射歲終大較親
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
二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此方鎮
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寬其銜勸以責成功而誅
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掉之患則今日控禦
之策宜無大於此者至於軍政當法古揆今而更張
之古者自伍兩卒旅積而至於二千五百人而爲師
又積而至於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將帥正長皆

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陣節制足以相使若
身運臂而臂使指無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禦敵而
成功也國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爲一隊五百人爲一
指揮而有故出師始命將佐取具臨時兵將初不相
識而欲其臨患難而用命指揮如意蓋亦難矣今宜
法古五人爲伍中擇一人爲伍長五伍爲甲別選一
人爲甲正四甲爲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爲部有
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爲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
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別閱
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六

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此韓信多多益辦之術也夫
用兵以賞罰爲勸沮而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驗期
敗衄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爲名而無
贈卹遇敵奔潰者以轉山逆道爲辭而反招收賞罰
如此豈復有軍政哉宜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即
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敗衄卒之逃
潰者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
優贈卹之庶幾士氣猶可作也且祖宗嚴禁軍逃亡
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
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失主將之

法而近年不復行也若此之類皆宜申明約束增重
法制又納級計功之法有當議者如選鋒精騎陷陣
却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賊於數百步外豈可責以
斬首級哉若此之類宜命將帥保明全軍推賞余又
其劄于於上前論之甚詳會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
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措置軍政當先施行於御
營司及招置新軍乃命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
北東路末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
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
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七

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總管路鈐轄為副鈐轄州
鈐轄為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
置寮屬依帥臣法屯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
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者
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
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
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
之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為
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
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

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
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
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傷皆可
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狀三日
不簡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
敵進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中興
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勅榜通衢將士觀者
皆奮勵余又具劄于奏上曰朝廷所以備禦夷狄者
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金人盜
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埋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八

頗並無器械何以禦敵金人盜賊所至官吏軍民多
不能守而郡縣遂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蓋禦敵之
具不備使然宜詔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
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當旌賞一二以
勸之有古依奏應州縣欲脩城池者中朝廷給降祠
部應副又奏金人專以突騎取勝而中國騎少步多
同宜多致潰散夫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
此必至之理故古人之戰多以兵車衛青所以能深
入匈奴者以用武剛車自環而依以為固也馬燧所
以兵雄朔方者以製偽戰車冒以狻猊犀象列戟于

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遇險則制衝冒也後世徒見
房瑄嘗以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
不可顧所以用之如何耳但當以革冒之以備火攻
故古之兵車謂之革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
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進退旋轉
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爲行陣止
則爲營壘平原可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
依而鐵騎不得以奔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兩教閱
月餘士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頒其制於京
東西俱製造而教閱之其詳具劄子中因繪圖進呈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九

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爲可用乃頒降
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又奏大河江淮皆天設之險
帝王所恃以守其國者也然預措置控扼以人續加
之乃爲我用苟委之自然不復措置雖大河奔瀉虜
騎潛渡如枕席之上况江淮哉嘉祐中范仲淹請於
河陽上流置戰艦水軍習水戰以備契丹之深入當
時不從其議至於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人之境
蓋無水軍戰艦以擊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
以臨江表周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
吳由是觀之使有水軍戰艦因其濟而擊之得一勝

則敵人破膽矣且虜人便於騎射而舟楫非所便以
我所長攻彼所短其勝萬全但有其備使彼不敢輕
濟爲利已博况勝之哉爲今日計莫若於汾河汾江
汾淮州郡置造戰艦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凡習
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其姓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
則糾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給賞不年歲間皆爲
精兵則所以固吾圉者莫要於此其詳亦具劄子中
有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又命御營
司幹辦公事楊觀復齊空名告往江浙募人造船餘
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奏上既於河北陝西京東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十

西四路募兵而軍器納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
多散失內庫甲冑甚多特大重大兵卒不能勝乞降
指揮條具軍器納旗幟數下諸路轉運司製造於行
在置司取內庫甲冑改爲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
製造旗幟之屬上皆可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
武臣材略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
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餘日
措置邊防軍政之類始漸就緒是時朝廷議遣使金
國余奏上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
於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

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然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使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爲然命余草表并致書二虜酋乃以周望傳勞皆借官爲二聖通問使齎表及書以往又奏上曰陛下當艱難之時爲臣民之所欣戴恭承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具言祖宗功德涵養海內之深金賊不道屠戮生靈之酷社稷艱危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一

之急二聖播遷之痛今日所以賴天下士民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者凡所告諭必盡誠意明白言之無有隱諱使讀而聞之者雖武夫悍卒知所激勵然後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無爲虛文務施實惠必能昭格天意感激人心轉危爲安有不難也昔陸贄有言屢非常之危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不可以常理論又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正今日之謂上乃命余撰擬詔文進呈頒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

條兵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府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幕職曹官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侍御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官視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四方潰兵爲盜如祝靖薛廣克忠閻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余謂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銅馬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二

綠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則易以叛去移徙之則彼必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則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項即先號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給券及公據遣之遣去大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放散獨留強壯願充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軍差大小使臣充部隊將及擇有材略者爲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於他統制下充准將統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

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楊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
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作過余奏
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
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盜賊雖主於招
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懼則彼無所忌憚勢難遽
平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以爲然乃
命御營都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總簡劉光世討
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忠討魚臺賊
不旬月間皆破之斬杜用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
悉平殄丁順楊進乃就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孝忠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三

者破襄陽擾京西湖北余建議遣范瑗討之范瑗者
在靖康間爲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宣力其後歸京師
權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不遣有閹門
宜贊舍人吳革者私結禁衛欲劫虜營迎淵聖歸謀
洩爲瑗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誅之上卽位瑗不自安
朝廷以其握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於
武臣卒伍當淵聖之以責後效瑗尚反側至是余奏
遣之討賊使離都城瑗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殺
孝忠招安其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
出緝背心一宜諭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齎來領

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余與執政皆
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者宜藏之宗廟以
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下者如此臣敢不
竭盡驚鈍措置違事以副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執政
退余留身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
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余奏曰
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於天下及卽大位憂勤
恭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
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群言紛至爲小
人之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

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衛
石程書衛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余因論靖康
之初金人犯關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
擇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
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
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關提兵不過六萬人旣薄城
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勵不可攻則遣使
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
求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
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旣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

之其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爲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根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爲然置宜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罪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遷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五

悔不可追譬猶醫者治病證候既明而不投藥遂有至於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處而決斷以應之庶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余奏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不同條目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軍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

以飄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寨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絡繹不絕勤王之兵既集賊遂歛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自決水以泝浸京城西北瀾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於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卽位之初將士奮勵用命其後賞罰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敘號令嚴肅晝夜撫循未嘗少休聞其後無任其責者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卹以十數人登城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六

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卽詔戒罷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爲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於所忽也翌日奏事因哀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撫司指揮後在宣撫司論不常戒罷防秋兵章疏進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諭曰宣撫司官屬靖康間迫逐非辜可並與差遣乃條具進呈有旨曾任郎官監司人與知州軍差遣曾任館職以上人與通判差遣餘並陞一等選

人與優便占射余因奏上曰靖康間雖號為通言路然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求議論慨峭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與執政同進呈臣僚論宋齊愈事初齊愈為右司員外郎自園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偽楚事除諫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按摠甚明上以其欺罔且首建偽楚之議震怒命付御史臺鞠治證驗明白齊愈歎服衆頗為之救解上曰齊愈姦惡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衆乃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七

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仍榜其罪於通衢又進呈御史臺鞠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園城中誘置內人為妾及因抄割金銀自盜入已上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測衆救解之有旨情重者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留守司鞠治承華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推治李氏歎服且言邦昌居禍寧毀李氏嘗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之婦入禁中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上震怒謂邦昌

敢居官禁廢殿姦私官人可以見其情狀余奏曰邦昌既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決脊降配軍營務下民為妻又宣諭王時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狀余奏曰人臣不能伏節死義而不顧君父一至於此雖犬豕有所不若蓋天下所同憤嫉姑俟遯事就緒徐議再行遣未為晚也因納劄子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塩茶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做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請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置使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八

以遠近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進呈取旨其後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余罷政皆不果行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九

建炎進退志總敘下之下

初余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罰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本也一去中原則人心搖而形勢傾矣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開中爲上褒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將帥屯列軍馬控扼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一

勢遂定而近日外議紛紛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近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官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兵聚馬雖都城可守雖金賊可滅矣余再拜贊上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因言屢艱難之運者不宜懷安高祖光武太宗皆身將兵披甲冒矢石於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但車駕不去中原則將士思奮人百其勇盜賊不敢覬覦兩河易爲經略雖少勞苦而後享安逸倘嫌取

一時目前之安如後患何中外未知陛下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乃命余擬撰詔文頒降隨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因措置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官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爲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餘令有司排辦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余留之因具劄子極論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而中興之主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二

撥亂定功以兵馬爲先一失西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翠華倚或南幸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吾關輔盜賊且將遽起跨州連邑朝廷號令不行精兵健馬反以遠賊道路梗塞人心驚潰陛下雖欲還闕有不可得況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可事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司遣救援變議駐蹕自冬徂春兩河措置畫就緒卽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取還巡幸東

南手詔令與執政商議翌日再具劄子援楚漢榮陽成皋間曹操表紹官渡事論天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議於上前余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將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且有後艱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誠不敢任此責且陛下既已降詔獨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失大信於天下願斷自淵衷以定大計上乃許幸南陽令措置合行事件有旨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官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三

府朝廷降監鈔錢帛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峙糧草命發運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以黃潛厚爲提舉一行事務以郎官陳袞李倚幹辦角遞以發運使李祐爲隨行轉運使將以秋末冬初擇日啓行而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傳于外客或謂余曰士論洵洵咸謂密有建議者東幸已決南陽聊復爾耳盍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余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危存亡於是乎分成命已行倘或改易吾當以去就爭之且止英睿必不爲

異議所惑不然吾可貪月龍採爲保身計虛受天下之責哉然自是雖未常有改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押如此買馬祇令每州買馬百疋余奏上曰元降買馬指押不立額數祇令有馬及格尺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百疋卽無馬去處必湏科配却及成搔擾及又批出募兵改判新軍有害軍政余奏上曰元降募兵指押改判者祇謂潰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卽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判固以中書元批吉進呈上意乃悟上批出李振已經淵聖責降官觀今又責之爲太重余奏上曰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四

李振在園城中淵聖委令提舉京城南壁實守陳州門一帶金人造橋渡壕摧陷不省察故責降官觀其後竟自所造橋渡兵破城摧之罪大矣特城破之後淵聖不暇再行遣耳今以散官安置已爲輕典倘猶以爲重何以戒失守使後來者在責潛善左右之甚力上乃令降作分司又批出翁彥國吳玠援擾東南並落職與官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余未至行在彥國已除知江寧府委令脩城及繕治宮室朝廷給監鈔十萬貫彥國其劄子以爲不足用余奏上曰崇觀間賜臣僚一第費百萬今委彥國以脩城又新經

兵火之餘令其治官室移給錢十萬貫誠爲太厚有
旨撥兩湖淮南鹽鈔四十萬貫付之爲五十萬且降
指揮令其因陋就簡不事華壯上一日忽宣諭彥國
脩城等語撥余奏上曰創脩官室一新城池鳩工聚
材計置磚灰工料浩大集事之物其勢不得無擾莫
若明降指揮令其撥移諸州神霄宮及常平司解宇
一切折舊脩葺城壁亦因舊增其使彼有所遵守則
費用省而搔擾之患自息乃命尚書省劄下既而復
批出責降且命降詔益藩善以彥國於余爲姻家故
密啓之以爲譖愬之端也既得上批札適同日得江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五

寧府奏狀彥國已死又吳昉無職名可落貪謂官觀
大優將上取旨上曰彥國已死不須行遣乃令放罷
吳昉委提刑司取勘仍降詔慰撫東南如此之類批
出者頗多初余每因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
規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
進指揮多不降出余因知譖愬之言其入已深一日
對內殿留身奏上曰臣以菲材誤蒙聖慈使待罪宰
相當國家艱難之時付以天下之重任夙夜匪懈雖
久患疴疾亦不敢在假將理思竭駑鈍以報稱知遇
之萬一近日屢煩宸翰令改正已行事件臣逐一按

據辯明幸蒙聖察又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降出
顧臣孤拙寡與獨荷陛下特達之知忌嫉者多恐必
陰有譖愬而離間臣者書言時則勿有間之而管仲
亦以信川君子而又以小人參之爲害霸夫君子小
人若冰炭然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
有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且言
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恪姦邪舞智以御其君能
得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黑卒譖罷徐處仁吳
敏而奪之相其後遂致禍故方陛下勵精圖治枕戈
嘗膽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轍之轍也夫疑則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六

當勿任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願
致察於此上慰諭曰無此但朕思慮偶及之耳其餘
章疏見省覽非晚降出余拜謝而還至八月五日告
廷遷余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
食邑實封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
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傳亮余以去就爭之遂定進
退雖知墮潛善策中蓋勢不得不然也初張所既受
招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卽渡河
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內結陷虜兵民從懷衛濟三州
解州洛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真定既有期矣所

尚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運使權北
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檄擾不當置司北京且言
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
河北盜賊自盡殺人不少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蓋
張慈文爲河北都運與益謙善慈以余嘗沮其執政
故附潛善伯彥相與謀使益謙爲此奏以沮張所而
惑上意也余奏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
就緒日渡河今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
知益謙何以知其擾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
甲不可輟邪當令招撫司具合用數申陳自朝廷給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七

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圖河北民無所歸聚爲盜賊
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
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群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
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畧益謙小
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
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舊一置司
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川器甲
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
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尚書省既劄下矣樞密院復
以益謙申狀將上取旨凡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令北

京行下州縣出勝後數日乃聞過尚書省余始見之
乃以樞密院畫旨并尚書省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
與伯彥慈爭於上前余奏曰張益謙所奏皆細故情
涉觀望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
詆訾之此何理也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而
害大計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
急故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強敵而
復故地今措置甫就緒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
縣將士知朝廷議論不同安肯協力棄事功於番戍
良可惜也臣不知朝廷之於張所欲其成邪欲其敗
李忠定公文集卷之二十九 八

邪欲其成則不當沮抑之如此欲其敗則不若罷去
之無使挾私害公而不爲國家慮也沮抑一張所有
何所難致誤國家之大計使河北兵民盡爲金人之
所得河北州縣盡爲金人之所有中原且弗能保將
誰任其責靖康間惟朝廷議論不同無以公滅私之
意遂及禍故今豈可復蹈覆轍之轍耶伯彥慈無以
對第云楊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改
正作依前降指揮施行既不得是卽爲傳亮之事務
王變傳亮既受命爲經制使副卽具畫一申朝廷以
謂河東州縣多爲金人所陷及至與陝西連接如河

中府解州亦爲所據與陝府相對以河爲界今經制
司所得兵纔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賊
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乞於陝府置
司訓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出
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陝西正兵及
弓箭手皆精兵以童貫總兵賞罰不明皆藏於民間
不出每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故堽亮欲厚資給以
募之皆一可以當百也與正兵相爲表裏其勝可必
且一面結連河東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卽復之可
以渡河卽乘機進討以收復河陽河中解州汾河一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九

帶據險以扼其衝漸議深入以復澤潞太原願當方
面之寄有旨從之撥川綱之在陝西者使召募西兵
又命陝西京西轉運司悉力應副堽亮行纔十餘日
樞密院復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卽日過河堽亮申朝
廷以與前議及元降指揮不同今欲卽令過河無不
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旣過
河後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復
爲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堽亮等不足惜第恐
有誤國事余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
北所失不過數郡其餘皆爲朝廷守王師渡河猶有

駐泊得糧之處河東州縣大半陷沒汾河一帶自解
州河中至河陽懷衛皆爲金人所據今經制司軍旅
未集遽違前議敗之渡河遂爲孤軍倘爲金人所覆
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將佐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畧之
古者將帥不從中御願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而
責成俟其淹曠時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之
何必毆之若是之遽而潞善伯彥皆謂不使之亟渡
河且失機會如堽亮等但欲逗遛耳余曰兵事不可遙
度日下亦未見有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利
而動耳今不卹其措置未辦集而毆之使渡河正所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十

以爲賊餌不見其利也且堽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
申明朝廷前後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使
以爲逗留如趙克國堅執屯田之議不聞宣帝以爲
罪也臣以謂不若只依前降指揮爲便上以潞善伯
彥執議聖意頗惑依違不決者累日余留身極論其
理且言潞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擬聖度鑒察不
得行其志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
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
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
凡事未嘗不與潞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

鼓心如此如傳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
情狀自見上曰侯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揮於陝府置
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傳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
司赴行在蓋潛善留身密啓之也余留御批將上奏
曰臣昨日論傳亮事已蒙宣諭侯批出依元降指揮
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聖意所謂上曰亮既
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余奏曰臣論傳亮乞降
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亮昨乞於陝府置司與金
人對壘募兵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
請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即令過河臣謂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一

不可者有三事從中斷不盡將帥之慶一也軍旅未
集驛馬合之衆渡河即成孤軍必爲金人之所潰二
也軍潰之後朝廷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
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爲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
成功今乃緣臣爭論之故併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
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榮感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
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起自罪謫付以國柄方艱難之
秋但知一意以爲國家苟可以持危扶顛者知無不
爲庶幾仰副委任之萬一誠以傳亮經制河東乃今
山所當爲之大者潛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罷之此而

可沮則其他孰可爲者今御批猶未施行願陛下致
察於此倘容臣得待罪宰司以圖報稱不然臣豈敢
尸祿貪冒寵榮以壓負天下之責哉上曰如傳亮人
材今豈難得余奏曰臣嘗與亮款語觀其謀畧智勇
真可以爲大將詢之士大夫亦以爲然今以爲經制
副使姑試之耳假以時月必有可觀使亮如其所請
臨敵退撓而無成功臣願受誤國之罪今未嘗用而
遂罷之則不可古之御將帥者恐不如此昔高祖何
帝自知韓信但以蕭何薦之爲大將設壇場擇日而
拜之何之所以知信者亦以曩與之語而已使高祖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十二

不能用何之言而將韓信則何亦必不敢當相位今
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尤爲難偶得一二而朝廷所
以懷邪人兵應副錢糧器甲者種種辦具非涉旬月
不能遣而啓行未幾遂以寸紙罷之待將帥之輕如
此孰不解體此臣所以深爲陛下惜也且潛善所以
必欲罷亮者意不在亮所以沮臣陛下不察則臣亦
何敢安職恐終無以助陛下致中興之功上無語余
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必欲罷傳亮乞以御批付潛
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臣非敢輕爲去就更望
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臣何敢決一因再拜

檄前上猶慰諭謂不須如此余既還聞亮竟罷乃入
表謝求去上遣御藥宣押赴都堂治事余到堂役上
馬歸再入第二表謝皆批荅不允翌日遣御藥宣押
赴後殿起居隨宰執奏事訖余留身上曰卿所爭事
小何須便爲去就余奏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
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
小事倘以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
亦安敢不去乎因再拜揖前復奏曰臣以愚懇仰荷
瞻知初無左右先容之助龍飛之物首命爲相潛善
伯彥自以謂有攀附之功乃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

必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三

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及請料理河北河東兩路車駕
巡幸宜留中原皆與之不同而獨蒙陛下嘉納雖從
固宜爲其媚嫉無所不至方潛善未相所以諸懇指
摘臣者不過欲爲相而已今既已相而猶沮抑不已
以是爲非變白爲黑此不過欲臣去耳臣立於群枉
之中獨賴陛下察之得以盡區區之愚如傅亮之事
曉然無可疑者又不蒙聖察是臣薦進人材不足用
議論國事不足採其失職大矣豈敢復任宰相哉方
朝廷承平無事之時宰相猶可尸祿備員以目寵榮
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人主以其相爲不足任

則當亟罷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亟去之臣自度
終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久居此
妨賢路哉且臣嘗建議車駕巡幸不可以去中原潛
善等必以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傳亮而去臣臣
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爲安便哉顧車駕
巡幸實天下人心之所繫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
原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
事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
念留神於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臣仰荷天地
之德雖去左右豈敢一日忘陛下不勝犬馬依戀激
李忠定公文集

卷之二十九

十四

切之至因泣辭而還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余曰公
決於進退之義得矣顧議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柰
何余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盡事君之道
不可則全吾進退之節而已患禍非所卹也畏患禍
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訐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
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士提
舉杭州洞霄宮加食邑實封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
中乃以余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爲罪又謂行遣僞命
臣寮爲報私怨納御批除目爲慢君命不責彥
黨庇姻戚爭議傅亮渡河爲沮格王師如此類

原缺

李忠定集選四十四卷

福建巡撫
進本

宋李綱撰綱有梁溪集已著錄此本凡錄奏議十
五卷文十六卷詩六卷靖康傳信錄三卷建炎進
退志四卷冠以本傳一卷行狀三卷明萬厯中閩
人李嗣元所撰其凡例稱限於貲不及全刊也兵
燹板佚

國朝康熙己酉建寧李榮芳又重刊之稱購得三舊
本皆有殘缺合之乃成完帙其用力頗勤梁溪全
集大抵藏書舊家始有之世不多見今行於世者
惟此本故附存其目不沒剞劂之功云

林泉結契五卷

〔宋〕王質撰 〔清〕宋華輯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林泉結契
五卷》提要

林泉結契卷之一

泰山王質

山友辭

拖白練

身全白背微紅尾長尤鮮白聲清簡又有拖紅練
通體深紅

拖白練拖白練蒼翠陰中玉一片翻枝倒葉露微萍風
動樹鳴忽不見穿向北穿向南山藤野蔓何能纏嗚呼
此友方可解顏溪山緣繞多林壑

青菜子

身青綠頭烏腦後一線細白泉園之聲清急多苦
吟又謂之碧蒿

青菜子青菜子林靜山空倏驚耳聞中媚妙度清園東
林吟罷西林起葉青：葉青：飛到山深聲轉清嗚呼
此友兮相會心蕭騷野響住寒林

泥滑滑

身焦黃雜黑斑點如雞而小聲焦急多鳴則有陰
雨在篁篠間故又號竹雞

泥滑：泥滑：林雨林風交頰：蒼皮翠美啄鮮香樹
外行人何時歇山有果山有蔬楓脂松膠香有餘嗚呼
此友兮慙所須野州山花滿地鋪

黃栗留

身黃而光鮮紫紅而眉黑聲清圓善啄細青蟲如
云動便不喫你

黃栗留黃栗留寂：寞：傳幽桃花吹隨杏花起重
疊春岡春樹稠耳聞之心蕭然花飛花落溪潺湲嗚呼
此友兮真忘言空山無人春亦寒

提壺蘆

身麻斑如鷓鴣而小箭聲清重初稍緩已乃大激
烈

提壺蘆提壺蘆東呼西叫不孤葦冠花繁葡萄味野
香野氣薰：籠過相煩為我携攬砂點漆：嗚呼
此友兮堅相期山樊亂蕊驚陂皮

屈陸兒

身黑紫足皆黃頸有整張翅有兩白團如球敏翅
則隱如云兒叫声清急多傍人呈巧語

屈陸兒屈陸兒元：屈陸何呼為雜樹停陰雜花靜相
招相喚無人知屈兮陸：兮屈凌亂銜花：絳：嗚呼
此友兮莫相疑相伴空山深掩扉

山和尚

身灰褐而長腦紫俱黑聲濁圓問若詰年凡號者
旋雜他聲

山和尚山和尚低叢之下高林上深飛掠動聲稍：穰
翠參差不能障不爾若不招提丁丁啼罷還棲：嗚呼
此友兮堪同栖鮮枝潤葉漫蒼茂

啄木兒

身間黑白腹深紅又一種身間青黃腹白紫如錐
啄素自飽

啄木兒啄木兒壁：剝：尋幽期山樊深靜眼性熟樹
声忽鳴林葉飛輕蹙：重哥：山風撼：声滾：嗚呼
此友兮誠相知樹林要深不要稀

新州鬼

身黑紫足供白声清急別一声不類新州鬼如云
莫啾紫

新州見新州見江南淮北隔江水淮山嶢：深又深見
哭狼頭險無此尔且鳴我且睡花草薰人令人醉嗚呼
此友芳願相逢谷煙溪霧深重

百舌兒

身黑嘴足皆黃他禽善鳴者輒效之俄頃作數種
舊聽知其為皆此禽

百舌兒百舌兒發口及時莫過時柳色花香皆可撒林
光水光多足候花治舌柳治舌吟咏山風共山月嗚呼
此友芳相追隨樹嶺一聲春夢歸

不如歸去

身灰褐啼極則倒墨春殘多啄紅苞故吻如染血
秋深則化為雞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花柳柳繁何不住春山春林烟景
暮山花慘悽無意緒溪可飲林可啄 甘香且為樂
嗚呼此友芳勿渝約月明滿野松鉢落

山樂官

身全褐能作歌音又能作拍彈音如嚶囉者声清
軟性極從容

山樂官山樂官自歌自和間追飲杉風梧月都清圓松
煙竹露仍團團林為篋溪為絃深山飛鳴相拍彈嗚呼
此友芳宜相語樹香樹粉山毯毯

畫眉兒

身褐眉細長而鳥嘴白形声皆妍類百舌能雜音
而此又能為歌舞

畫眉兒畫眉兒林下何須更画眉莽：蘿蔓迷東西声
高声低声總奇非真画即真画林刺藤稍時一墨嗚呼
此友芳長相陪樹杪声未耐欲飛

雪錢子

身白如飛流螢而大尾長頸上一點深黑極鮮未
暮即栖見燈火即死又號見燈滅

雪錢子雪錢子非雪非錢但相似天清雲淨雪驚飛樹
声繞定溪声起只受雪不受錢梨花影下月明前嗚呼
此友芳豈相違重花枯葉悲山枝

白頭翁

身間青腦上一暈深圓一點鮮白飛上下不橫斜
又號打線子

白頭翁白頭翁咀嚙淺紫插深紅樹枝翻：超山狹樹
葉駭：雕山蟲不斜飛不倒挂一絲擲上一絲下嗚呼
此友兮久相同丰稔蕭蕭丰杉風

婆餅焦

身褐声焦急微清無語作三語初如云婆餅焦次
云不與吃末云歸家無消息後兩声若微于初声
婆餅焦婆餅焦深山無艸美多芳青林窈窕卧展轉綠
樹葡萄飛迢迢晚長弱動枝強聞呼婆餅不聞香嗚呼
此友兮頻相招暮還漢：風蕭蕭

脱却破袴

身褐立即無声飛乃鳴雌雄相應先曰脱却後隨
曰破袴声無間斷又如云燒香燈火稍急類脱却
破袴

脱却破袴脱却破袴空潤冥濛濕交股層：山艸雞山
花刈獲衣裳搭無數燒杉香燒楓香茵桂蔓椒紛象茅
嗚呼此友兮毋相踈寒巢幽夢頻相呼

郭公

身黑声稍緩如呼郭公音頗重稍急且繁如呼布

殺音頗清烈餘声如呼郭婆

郭公郭公上田下田催野翁婢媛蒼翠錯青紅汪汪活
水声交通早布殺早收穀稻花垂垂香撲撲嗚呼此友
兮真相識麻坡豈坡晚陰濕

山鷓姑

身青翅赤紫黑足青如雞而小臆前有白圓點背
間有紫色赤毛多鳴即有兩稍緩則如云行不得
哥哥

山鷓姑山鷓姑林深濃淡交榮枯鉤輅磔半雲未山

谷轉深藤轉孤沙易行泥難行早呼春暗回春明嗚呼
此友兮同所歸石藤屢問山人衣

林泉結弊卷之一終

林泉結集卷之二

泰山王 質

水交辭

鷺鷥

身麻褐雜花點如鴨而小稍長夜傍灘岸雌雄
頸即成腫賦性好思

鷺鷥鷺鷥一雌一雄春水鄉

所思在何方葡萄顏

色桃花香溪南岸溪北坪且住中流莫相伴嗚呼此友
苦堪同調烟淨波明影可照

鷺鷥

身雜色雌者白毛間黑花如鴨而小尾有毛如舡

柁夜停岩穴深棲聲清急

鷺鷥鷺鷥水花蕭疎並花立夜倚岩空眠野香平穩溪
山總如律春水溫秋水寒歌岬側島陰雷：嗚呼此友
苦常相安虛舟橫渡人寧帝

翡翠兒

身粉青背上一綫濃翠紫紅腹白如飛流黃而大

小者為翠碧巢先極高後逐低恐墮其雛

翡翠兒翡翠兒幽林靜綠深依歸浮澗凝風香不動翻
身一擲碎花飛搖無矜持無弋波上沉浮沙上立嗚呼
此友苦宜相從晚澗停人收水功

鷺鷥

身全白頂上數縷纖毛如絲紫足皆黑頸細長脊

鳴將宿則多繫舌一種比鷺鷥大紫足皆黃條格

差低

鷺鷥鷺鷥三花兩花乾雪飛荷花淨紅葉淨碧鞋未輕
去掠寒霏或孤或旅立落日橫波孤影直嗚呼此友

彌相敦水衣石老秋容深

江鷗

身全白紫足皆紅骨黑飛如鷗立如鷗聲微緩而

清捕魚頗迅於鷺

江鷗江鷗：萬波同一湫荻雨蒲風不自白浮世浮
生亦更浮一寸白二寸白啄碎波紋聲鷗：嗚呼此友
苦堪相與石村沙市江煙遙

青椿

身青如鷺頸足皆長眉黑腹白背紅聲差烈而不

清亦不迅捷故得橋名

青橋青橋橋：孤影橫清江上。砧下砧入江腹斜。鵲亂
磧聲深：有如癡迷不醒波動魚行。鵲：知嗚呼此友
兮喜同規諸蕩水荇秋風稀

野鴨

身麻褐間斑花如鴨而小亦手鴨同言。雄者頂翅
微綠寒則聚他時稍稀

野鴨見野鴨見長蘆短葦風披：不寒不暖天與聽
足撲浪橫斜飛：劃：嗚乳：菰蒲澎浮而欲晚嗚呼

此友兮溪可開臥床歌樹連深山

紅鷓

身白如鷓而大背上一路深褐自頸至尾不斷紫
足皆黑紫微等而長飛則色紅立則色白

紅雀紅雀東江飛度西江泊蕭：晚煙和夜霜寒魚沉
波不可啄轉松根轉松梢孤聲不停視夢搖嗚呼此友
兮宜求與江天能復心相許

鷓鴣

身全黑眉白如鴨而頸極長能入水捕魚夜則棲

林又號水老鴉卵生誤傳。吐

鷓鴣鷓鴣江煙渺：波瀾：掠空欲下不肯下投深未
飛俄急鷓鴣中食青中眠風吹亂聲譁滿川嗚呼此友
兮浪可嘉高紅低紫無乾花

魚鷹

身全黑紫足皆黃如鷓而小空中視波間甚的捷
於他禽聲清烈

魚鷹魚鷹江空谷空同一音風浪衝吼：擦過波沸安
能遮眼明忽飛上忽飛下碎玉橫斜口中掛嗚呼此友

兮不厭多看：桑田生白波

淘河

身蒼白此角足皆黑如青橋而大腹下有囊如拳可
貯水極護其背淺深能令水迴魚露故號淘河又

號淘河

淘河淘河江文萃蔡江沙岸邊岩石相蕩摩異音同
流烝涉波東在梁西在梁縹風識霧無斜陽嗚呼此友
兮相與飛鳥影忽翻水聲併

鷓鴣

身淡青如鴨而足甚高故其行輕頂有冠多毛白
細而長於樹樛生雛稍長則啣其翅而爭飛

鷓鴣鷓鴣啞啞秋水驤秋声石樹鹹：崖 端藕蹴

藻輕：行哺兒飢誨兒疾淋慘樛樛相扶飛鳴呼此友
芳常相存溪子通知魚鳥心

魚姑

身白間黑花背足皆黑而長如啄木傍淺水啄細鱗
多棲蘆葉間声焦急

魚姑魚姑溪南溪北遙相呼煙深霧重棲不足荒：秋

漢秋星疎要姑姑怕姑或姑且間飛歇深吐鳴呼此友
芳真足稱妙平樹安波不興

魚燕子

身全黑腹麻花如燕而加俊声清急甚所依飛捕

小魚最捷

魚燕子魚燕子望飴不下銀花紫荷香芙蓉溪清冷淵
盡噉蝶全無腥蒲穗黃菰臺黑波痕蕩插清花蝕鳴呼
此友芳能相寬天生水資敬水賢

水鶯子

身灰褐間白斑花色如鴨而小不能入水沿岸啄
魚蝦声細急

水鶯子水鶯子不愛林花愛溪水春岸春莎翕習飛波
動聲搖 身隆笛入淺簾入深東者拋綸西者習鳴呼

此友芳良相宜水光樹光韜晴輝

魚鳥子

身全黑如鴉紫足皆黃畫傍水啄魚夜鳴雌雄相
應如云鳴科

魚鳥子魚鳥子相喚相挨撥風葦春沙濛子漸成鱗的

睨眼光入波底啞草芽噉楊花勃：春深吹春莎嗚呼
此友芳宜接跡溪氣溪香午猶溫

科斗兒

身黑頸潤尾銳初過藍成包藉物寄之多淺渚暗
艸發繫則叢胎漸變為蜉蝣又變為蝦蟇 形始

全

科斗兒科斗兒移：聿：成攬嬉軟溫春水調春宜嗜
深營淺隨高低傍春草 石莢向空中亂澄碧嗚呼
此友芳良可規羽葆鼓吹春風前

水鷓鴣

身間黑白似鷓鴣而小尾長多葉軟荷有雛則寄菱
葉弱非長者為搭水荷或暫立少久存聲如鷓鴣而

清婉

水鷓鴣水鷓鴣軟荷搭水身可泊高荷修葉堆着脚一
盤一窩足安樂灶有薪既有飯蘆人漁子事皆辦嗚呼

此友弓宜相依遠風 定水香燭

麻早子

身麻褐似鴨而小入水捕魚良捷耳能久聲如野

鴨多穴桑為窠

麻早子麻早子春菰秋蒲老煙水一根飛上一銀飛斜

景淨空光陸離悲桃花惡夢黃瓜蔓荻苗皆故鄉嗚呼

此友弓宜同方江風吹子魚花香

林泉結契卷之三

泰山王 質

山友續辭

枸杞

花紅紫實紅葉青春苗可食清甘人呼甜菜得名
甚多最佳為仙人杖西王母杖

我取友弓得枸杞石陂花頭犬聲起叢：霏雨雜斜陽

半濕半乾留春水仙人杖王母杖所思弓何可曠野鶯

悠悠野花狂

黃精

花青白子白葉青春苗可食甘腴人呼華菜根尤美

生肥土或如柑落土小亦如橘多啖可能

我取友弓得黃精竹葉莖花交野陰人不圖仙只圖飽

鴉鵲窠凋龍木零白可顯青可將所思弓何由撥羊巖

斜陽溪影發

山菜

花白莖紫葉青根可食極美人呼雪儲取之嘿則

獲稱謂則無得相傳為靈

林泉結契卷之二終

我取友兮得山藥蝶花開盡鈴子落几日風吹黃不成
儲根儲子 少靈猿父上彈子下所思兮安可捨一重
空巖一重野

甘菊

花黃莖紫葉青春苗可食甘香尤宜茶葉香者氣
微帶蒿人號苦意不堪食

我取友兮得甘菊高叢依葉貯清蘂石盂燂乳花飛
錯落紛敷間寒綠入顧渚入蒙山所思兮何可捐椿兒
桂子爭芳鮮

牛蒡

花褐莖如芋殼如栗實如葡萄苗莖皆可食人呼
牛菜又號鼠尾子

我取友兮得牛蒡稠叢捷鼠走不上深山誰伏又誰牽
唇麓右皺膝頭莊實雖惡食不思所思兮奚可却梧岡
竹墩隔沙溱

石耳

色面黑背紫柔薄生深巖危壁餘木耳地耳皆珍
我取友兮得石耳石壁峻嶒一無底非脾非腎非肝腸

馬齒馬牙銜不起耳無是耳無非所思兮何可遺石笋
石花滋不脂

合葦

色黑為楮葦最珍白葦紫葦各隨樹而生又茭葦竹
葦梭葦蘆葦類甚多產於卑濕地亦多蠶美

我取友兮得合葦山深樹底風不進彈子團團數未數
飛偶騰猿母口麓藤花迷莖花肥所思兮焉可違溪山
掩亂將安歸

槐芽

花莖葉青春芽可食或兔目鼠耳不堪食餘栗芽
皂芽儲芽初嫩皆可食

我取友兮得槐芽緣陵灌叢饒雜花纔茁嫩美拙極
涎流山鵲并山鴉膠芽芽房著墟所思兮安可交碧糾
冷淘毛露寒

蕲頭

色褐葉青莖瘦生深山峻壁極年亦帶微苦稍傷
大烈結蘆服雜之皆可食

我取友兮得蕲頭猛噴烈香驚伏蚪石羊石蛇齧不得

彈絮燕蚕何可偷常風寒常雪寒所思兮美可堪陰崖
湯沫號飛端

山姑

花白莖葉皆青木防風春芽可食餘天門冬茅草

蘇芽芽地黃芽牛膝芽皆可食又號赤腳娘

我取友兮得山姑春風沙土蘇山麓屢統不銹脚
我恐又頭買花落斜頻婆揖菜根所思兮豈可忘苦棟
風高須索防

林泉結契卷之四

水友續解

蓮子

花紅或白房莖葉皆青子外黃中白清脆可食老

有味

我取友兮得蓮子月白風清影斜水煙清露飛香愈茂
風標宜夜不宜晝莖青：藥白：所思兮將焉歆中坻
阻躋不可越

泰山王 質

藕條

花紅白葉青根白而圓長方 初嫩堪滋美

且咀噉吳人款肥根脆葉翔人號光旁希見之稱

我取友兮得藕條花近可招遠可擗龜魚到底亦不見
但見紅開乃碧凋風漾：露溥斯所思兮焉可移光旁
聊見幽并兒

鵝頭

花紫苞莖葉皆青子外綠中白甘靱莖亦美又號

鴻頭

我取友兮得雞頭爛爛汪洗不肯流雞棲雁棲早不飛
雁或浮水雞何為溪無沙無石所思兮女有早過沙
暗蟲聲唧唧

菱角

花黃白子外綠中白四角或兩角紫者皮薄而肌
厚尤佳又號水栗

我取友兮得菱角碎葉參差水淺潏重：叠：庶相儉
難見唵喁不可捉收壁袋收篋絲所思兮宜相資擦莎
挨樹秋蟬啼

水粽

花白莖紫苞青子如栗根如棕根莖皆可食春採

莖秋採根

我取友兮得水粽結花甚姁結根重竹筒揀葉滿相餘
隨波凌亂飄江湖勝籠閑漏籠閑所思兮奚可慳蘆岸
槿籬門早據

水芽兒

色黃葉青狀如嬰兒可食味如黃精人呼水黃精
我取友兮得水芽荷花為嫌藕為命不聞見聲聞水聲

短崎長海鳴奔沙霜欲飛水故歸所思兮不思欺東波
南蕩秋風稀

慈菰

花白葉青根外黃中白狀如大蒜可食葉如車前
者為山慈菰

我取友兮得慈菰秋風絲沒瘋莎餅并刈剪刀聊藉結
剪得閑花開子珠燕搖尾龍掀鬚所思兮可與娛秋波
紫：秋声孤

水芹

花白根亦白可食葉似芎藭色赤為秋芹又號水
茭

我取友兮得水芹深青淺綠髮：勾半沉半浮輕去來
溪毛石髮相絕越健魚亦弱多碧所思兮不勝積珠烟
淡川淨如拭

水蓴

花黃白子紫莖赤葉柔滑可食為絲蓴色似紫菜
者為石蓴冬為緒蓴龜蓴古稱茆

我取友兮得水蓴黃：白：花深：美露得非龍子孫

秋風不退香涎痕東魯思東吳思所思可宜相詔草木
溪山今是非

林泉結契卷之五

泰山王 贊

山水友餘辭

婆看婆

色黑似屈陸兕雄者先如云婆看婆一百箇絲車
轉展雌者次如云作田作掘又來掘初夏多鳴
一百箇二百箇千百箇過村落官絹不厭厚私絹不厭
薄婆看婆婆看婆蒲桶荷包共作田晚曬秋風搖稻聲

鵲嘲

林泉結契卷之四終

身金褐皆足皆黑似画眉而大罕定薄且繁鳴聲
焦急又號鵲鵲

鵲不扶鵬不顧各徜徉女娥猶一愁擗花裂二愁踏花
折鵲嘲鵲嘲相呼窮胎并博勞同尋念佛婆羅娑

銅雀

身灰褐腹白皆足皆黃雄者腦黑翅微綠正旅立
忽隻起人以搗時以石蠟粘取之

不銀眉不金翅尋梁搬草子啄花蠟背碎啄栗銅雀
銅雀銅雀春環春嬰好兄弟春喘自飛莫同隊

泥鳴

身全綠腹白間黑細點花紫足皆黑

幸蒙寵聊春容有水磯無筒雪姑怪規巧婦堅正

翁泥鳴泥鳴尋花尋柳無山無繁陰漸合春糊糊

黃頭兒

身全黃足白或黑腹白夏多開秋稍息塵我至死

不降以作聲為負

山鮑老甘受嘲山猿：借得驕細子來解疏大頭未間

交黃頭兒黃頭兒白黃頭兒有花時細線靴頭相伴飛

綠毛龜

殼褐皆生綠毛如青苔甚小莖葉甚繁之可觀次

金線次黑文金線亦小黑文皆常品有絕大者座

之

似太平似開元雖老老不踰錢只愛綠苔淨非愛金絲

解絲毛龜絲毛龜三三八八總不知徇得露蔭風蒲柳

秋雞

身全黑紫足皆黑似雞而小聲清微水滿秧生則

多集

望水白雁來黃隔山拖先拖秧卵子何日圓馬牙何日

長秧雞秧雞兩濠狹溪成潤溪螺蛳子彭：肥

水渇子

身褐腹白紫銳尾細長似鼠而小依湖岸或湖草

為窠又號湖鼠一種竹鼠全身湖鼠不類多傍竹

根為窠

蝦散點鼠更點知水情識水豚荷花不禁指藕花不禁

撥水渇子水渇子鷄濫堆隨江風起自伏於莎暗秋水

水划蟲

身褐腹白四足兩翼乎水噴草泥經趣極駛人呼

水馬兒

足為握鰓為枝非極子何多旁黑油魚旋：玉掌輕搖

搖水划虫水划蟲鵲鵲鵲鵲同從容寬陂緩波紅鵲風

水娥兒

身灰白頭黑四明六足如螞蟥而小掠水啣飛蚊

為食

任霜葉任霜花噴龍蚊亦佳連穗無弩瓜波平無釣

蛇水蛾兒水蛾兒石婦春風放盡絲松根共掠蘋花蕊

刺椿

花紫如茱萸莖褐通融皆刺獨樹无旁枝梢短苗
從麵生如皂莢芽可食

喚春呼恨春呼莫錯呼非茱萸前林迎榆即後林接榆
姑刺椿刺椿點禽搖挽餘枯存上似莢能無宿根

金櫻子

花白葉青莖黃如山掩而多刺夏熟甜可食深

秋尤美冬入藥其力又號刺梨子

蔓花温梓寔多 津泡：椰子亦成酒縮沙亦成

蜜金櫻子金櫻子遠挽菖蒲出溪水仍招伏苓并遠志

甜藤

莖淡褐葉青味甘僉人加苦美雜米為團當初生

時多食迨上壁即止又號甘藤

元姓甘不姓丁引清風舍常春雜翁呷甘露 初連揮金
穠甜藤甜藤粥香餉白度清明一片春山快活聲

苦菜

花黃似野菊葉青如苦苣而小莖淡褐似燈心草
而大深春至葉皆可食又號游冬經寒不萎然不

堪食

王瓜後靡草前茶却苦藤却甘 母花哆：龍葵葉圓
圓苦菜苦菜空山自有閑人愛竹節水瓢越甜

甜蕒

花白葉青樹其壯秋結寔殼黑肌白人呼烏圓子

苦者殼褐皆類栗但無刺

花成穗子成穗雅相似終非偽茅葉似於毛 栗高岡

頭甜蕒甜蕒秋後秋樹倚斜暉苦者攬與香牛兒

蓼米

花紅葉葉皆青多節花漸不結如栗可食晚秋入

多採又有芥米蘆米葭米草木寔間有韮米者

米甚佳蛇米不可食

無馬纏無蝦鬚羅裙帶色色無頗花變流沙額花變穿

珠蓼米蓼米秋風香搖入秋水火半中期難屈指

水芋頭

莖葉皆青葉圓而大春深水生則抽莖可食根如

薑芋外褐中白不堪食

不粵卵不岷鳩雞沉波堪作甦勃騰葉極牙芥菰苗整

濟水芋頭水芋頭江湖百年無一愁西灣北灣皆勝處

薑蒿

莖青近山多赤葉亦青杪冬發土取啖多土氣初

春抽莖清脆可食盛夏成蒿能辟致

饅老白角子烏爾未萌我已數蘆笋苗戲：荻笋抽羅

羅薑蒿薑蒿風枝兩葉老蕭：草堂黍足不得驕

林泉結契卷之五終

質紹興間進士仕蹟未詳其所著紹陶錄蓋深有慕
於靖節貞白之高風亦恬退之士也此集即在紹陶
錄中惜辭調不甚高雅余以其有玩物適情之趣特
手錄之名之曰林泉結契他日歸老西陂廢一一有
所印證云商丘宋聲

林泉結契五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王質撰質有詩總聞已著錄是編乃商邱宋瑩

摘紹陶錄中山友辭山友續辭水友辭水友續辭

山水友續辭各爲一卷謂其有玩物適情之趣改

題此名其文則無所增損也

具茨晁先生詩集一卷

〔宋〕晁冲之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三年晁璠寶文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山律式

二卷附王炎詩一卷晁冲之詩

一卷》提要

具茨晁先生詩序

予最遊都城於晁用道為同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其子公武於涪陵又二年見之於武信愛其辯博英峙辭藻萬如也因與之善初不知其為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多所論著自丙午之亂埃滅散亡今所存者詩歌詩二百許篇涪陵太守孫仁宅既為鏡諸忠州鄭都觀察會然林水之間矣敢乞先生一言以發之予亟聞其語謝曰願聞先君之所以含咏而獨游者公武於是出其家譜謀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於是粲然曰是必吾用道也耶第今字叔用為小異耳已而追懷平昔周旋之舊蓋自京師之別絕不相聞今乃幸與其子游又獲觀其所論著為之慨嘆者久之嗟乎予安得不為吾用道一言哉方紹聖之初天下偉異豪爽絕特之士離譴放逐晁氏群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麗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廕茂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暨朝廷諸公謀欲起之迺復任心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污也由是觀之叔用之所以傳

於後世者果於詩乎顧其胸中必有含章內奧而深
於道者矣宋興五十載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
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澠淵是氏二氏者天下
甲門也太子太傅文元公事章聖皇帝飛詞禁苑每
二十年當是時慨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
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
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漢西省是時文元公方請
老家居也宋宣獻以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
及見其子而慕其繼之至慶曆中遂參大政議論深
博識者道之然則叔用以文莊為曾大父以文元公
為高祖其家世風流人物之更潤乎浚深蓄學而發
達自王文献李文正畢文簡趙文定四三公富有百
氏九流之書而見氏尤環富閣溢所藏至二萬卷故
其子孫粹掌勳志錯綜而藻績之皆以文學顯名當
世予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
文損益靡不貫洽由叔用之學而達諸廊廟之二溫
厚足以代言淵博足以顧問則以詩鳴者豈叔用之
志也哉雖然叔用既以油然棲志於林淵曠遠之中
遇事寓物形於興屬味其風規淵雅疎亮未嘗為悞
釋先慎微服慈苦之自予於是見叔用於臨明

消長用捨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者也嗚呼所
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抱奇
懷能留落不遇往往燥心汗筆有怨詈悵悵虎抑之
思氣候急刻不能開遠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
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賦焉至諡論三
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
棘亡斬艾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也何哉豈遷之
意謂諡一不平於其中遂哀怨壹鬱泣涕以死借使
文帝盡用其言則諡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
深於道者遺於世而不忍發於詞而不忍君子是以
知其必能有為於世者也嗟乎吾於叔用豈直以詩
人命之哉紹興十一年九月五日陵陽俞汝璜序

具茨先生詩序

吳茨晁先生詩集目錄

長句

古樂府

洗馬次十二兄之道韻

夷門行贈秦夷仲

送一上人還滁州瑯琊山

陸元鈞寄日注茶

贈僧法一墨

法一以余所贈墨為不佳

復以承晏墨贈之

謝沈次律水枕

次韻王立之雪中以酒見餉

東陽山人僻居

同曾山韓永觀女靈廟前險石

題曾山溫泉

香山示孔處厚

簡江子之求茶

古詩

田中行

覽古

送王勃素

紀愁

和十二兄

次韻集津兄會群從王勃素宿王立之園明日

西征馬上寄示諸人

復至新鄉縣寄張樞

書懷寄李相如

戲李相如携婦還金鄉

贈張琪君章

効古別昭德羣從

律詩七言

傷心時籍路公宅

送惠然上人遊閩寄僧

睡起

贈山人沈廣漢

次四兄以道韻効李義山雪

次二十一兄季此韻

和江子我竹夫人

答韓君表

次君表韻答葉少微

和葉甥少蘊內翰重開西湖見寄二首

和寄葉甥少蘊內翰見招

次韻再答少蘊

復和少蘊

復用韻

次韻集津兄懷嵩少示王立之

次四兄以道韻答許下諸公

次四兄雲夜韻

雪効柳子厚一作贈一兄上人

擬一上人懷山之什

四兄諸人皆用屋字詩送一上人余獨留之

都下遠感往昔因成二首

和人遊李和文園

送僧歸建州

送王敦素撲

范元章惠然相過見問奇章公服鍾乳二千兩

奇因為長句戲之

再至徐州

留別江子之

別昭德第愴然傷懷

客有龍馬不肯借作詩韻之

別節道二十第

自然詩并序

郭素者以書局廢之者作詩迎之

怡怡軒贈王次翁

二十一年季此生女有詩次韻

律詩五言

積善堂詩并序

亭成

寄江子我

寄王立之

避暑普濟院

僧舍小山

蔡晉如挽

懷王立之

寄江子之

初來東里

至東里次前韻

和四兄以道開居感嘆有作

復次韻

再至都城

至日

感梅憶王立之

送僧

秋雨感事

次二十一兄季此九日韻

聞訊次九日韻

夏室

夜坐

榮澤驛阻雪

次韻江子我見寄

過陳無已墓

懷蘇門山

行武涉田中

重過鴻儀寺

懷濟北弟姪

十六叔父朝散挽杜禹

別飾道二十弟黃之

別息道二十二弟允之

和虞道二十三弟張之

次道念八弟得小金印以詩贈之次之

贈江子我子之

梅

謝富察見過

晝寢

小魏買馬父不至以詩寄之

行泌水上

絕句七言

戲留次襄三十三弟頌之

春日二絕句

和子我晚歸

以少炭寄江子之

藏成

和顏伯武丈山寺

王勃素許紙不至戲簡促之

送韓溫父

過鴻儀寺

暮春

樂府

朱少章咏麥爲雨所漂

和二十二弟

秋夜情

道中

和四兄清泉香餅子

題趙氏寺壁

王字黃蓮經

還入游江南

過王立之故居

夜行

和新鄉二十一兄華嚴水亭

春晚園田道中

和王立之臘梅

次韻江子我臘梅

讀陳平傳

謾興

贈江端本子我

過陳無已墓

和虞道二十三弟

立春

和集津兄謝王立之紅絲花

詩集卷八

又次韻謝王立之惠紅絲花

絕句五首

與泰少章題漢江遠帆

龍興道中

次韻四兄蘆橋柳橋

次韻陳叔易惜蘆橋柳橋

次韻朱少章蘆橋柳橋

謝任伯久無書常子然寄茶謝之因簡任伯

先生詩集目錄

吳英是先生詩集

江西詩派

澧淵是冲之叔用

長句

古樂府

大星何歷歷小星爛如石披垣崔嵬橫紫微十二羽
林森北極今夕何夕月欲沒虎抱空關龍歷宜嵒嶭
北斗著地垂手去瓠瓜不盈尺嚴陵醉卧光武傍浮
楂正值大孫織王良拔策飛上天傳說空騎箕星立
君不見茂陵棄子欲登僊自將壯士終南邊忽然遭
窘出重綬歸來下詔除民田阿瞞急示乘輿物鮮卑
仍棄珊瑚鞭又不見古來垂堂戒華屋敵國換執武
接轂白龍魚服誤網羅孔雀金花披牛觸

洗馬次十二兄之道韻

灞橋春水波鱗鱗橋邊結束何關人解鞍傍水入洗
馬飛龍九尺凌漪淪風髮霧鬣才一沐玉衣照影光
滿身月題却買黃金勒更覺閑閒精神主人貴想
不必問特觴內厩天麒麟即今此物亦安用燕山萬
里胡無塵嫖姚功高自不出長鳴但踏城西春君不
見少陵時已無伯樂尚有曹將軍寫真

夷門行贈恭亮什

君不見夷門客有侯嬴風殺人白晝紅塵中京兆知
名不敢捕倚天長劍著空洞同時結交三數公聯翩
走馬幾馬馳仰天一笑萬事空入門賓客不復通起
家替笏一作明光宮鳴呼男兒名重太山身如禁手
犯龍鱗心莫憚一生好色馬相如慷慨直辭猶諫獵

送一上人還潞州瑯琊山

上人法一朝過我問我作詩三昧門我聞大士入詞
海不起宴坐澄心源禪波洞澈百淵底法水蕩滌諸
塵根迅流速度超鬼國到岸捨筏登崑崙無邊草木
悉妙藥一切禽鳥皆能言化身八萬四千臂神通轉
物如乾坤山河大地悉自說是身口意初不喧世間
何事無妙理悟處不獨非風幡群鶴轉頭感王子佳
人舞劍驚公孫風飄素練有飛勢雨洗破屋空留痕
惜哉數子枉玄解但令筆畫空騰騰君看琅瑯謔泉
上醉翁妙語今猶存向來溪艇不改色青嶂尚屬僧
家園君行到此知此意辨才第二文中尊西江一口
盡可吸雲夢八九何勞吞他年一瓣爐中香此老與
有法乳恩

陸元帥寄日注茶

我昔不知風雅類草木獨遺茶比風陋哉徐放說茶

苦欲與淇園竹同種又疑禹漏稅九州橘柚當年錯
包貢腐儒妄測聖人意遠物勞民亦安用含桃熟薦
當在盤荔子生來枉飛鞚羊羝異好亦何有蚶菜殊
珍要非奉君家季疵真禍首毀論徒勞世仍重爭新
闕試誇擎拂風俗移人可深痛老夫病弱手自煎嗜
好悠悠亦從衆更煩小陸分日注家封細字蠻奴送
槍旗却憶採蘋初雪花似是雲溪動更期遺我但敲
門玉川無復周公夢

贈僧法一墨

黃山之巔百尺松虬枝偃蓋連辟峰山神守護魑魅

避道人剪伐天為容捫崖蹠蹠籌火遠絕壁曉霞凝
煙濃玄霜霏霏玉杵下摘麋煮角常嚴久陰房風日
不可到律琯吹盡灰無蹤小書細字著名姓黃金照
耀圖雙龍守臣再拜選進日九關有詔開重重老儒
偶得實天幸千金更買無由逢上人澹然何所好工
書草隸如飛蓬苦來求我惜不得一酬十載相過從
君不見玉堂詞人紫垣客拜賜舞蹈黃羅封長安紙
價猶未貴江南江北山皆童

法一以余所贈墨為不佳

上人好事世莫當羅列四寶如文房廣交往徒得有

物有墨尺產如圭長秋麋折角膠與力春鷹八麟媒
生香已將雪覆輕羅帕更令花映紅紗囊
不自料亦燕一餅誇精妙自言和壁持贈君反為燕
不遭識誚嗚呼萬事孰不然古今工拙那同調君不
見當年諸李數不到廷寬只今賜墨無老潘

復以承墨贈之

我聞江南墨官有諸家老趙尚不知廷建後來承晏
復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文斷碎彷彿尚
見蛟龍背電光屬天星十昏兩痕側海風雲晦却憶
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鈎洒落桃花戩牙

牀磨試紅絲研同時書畫三萬軸大徐小篆徐熙竹
御題四絕海內傳祕府毫芒惜如王君不見建臨天
子開國初華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三篇
西天貝葉書

謝沈次律水枕

沈侯筆力鼎可扛左手截取吳松江新流來此一尺
枕肯麾巨鯨回濟龍平生性不好長物舉以遺我嗟
無雙呼兒快取斲簞箬掃除塵榻移當窓隨眠置我
丘壑裏始信孫郎其枕水我生不出長安城四十二
年塵泥耳領君此枕何滿無睡起醒心如一洗

大梁王公之雪中以酒見餉

慘慘驅朝暇龍沙一雪入相憐寒懷哀肅失山
子飢餓仰嘆空舞天當年補天去職尔不知修月何
時已坐煩考績說辛卯至遣兒童憂甲子城中米價
貴如玉舉家倒屣無斗粟千金孤寒豈易得百結鶉
衣不堪鬻我生但識茅與菅何曾過眼逢璠璣君
新詩問所似欲辨不敢非忘言開壺酌酒澆我胃酒
酣起舞顏為紅曾見東風掃冰雪江梅寒柳煩春工

東陽山八僻居

我家京洛間桂主資薄產平生丘壑心水竹不滿眼

清晨有客吳中來山川指授收奇才笑談長揖波濤
下懷抱遠承一作崑山開東陽山人高華隱豪俠持
身復修謹勞山多關黍稷田碧溪東流汲春醞溪南
一畝當翠微秋風暮熟菰葉肥龜魚上帶藻行動鷗
鷺下拂芙蓉飛一作陰野塘亦新築溪山共作窓中綠
諸郎年少皆知音子夜哦詩動修竹歲時冠蓋如浮
雲擊鐘鼎食江上聞愛山自比謝康樂好士不減春
申君我欲公溪傍小楫亭邊共醉藤蘿月叩門夜訪
君家時扁舟重出山陰雪

同魯山公承觀女靈廟前陵石

不見魯陽公西雨山麓十里連岡寫平陸青林白
堂暗古祠龍虎虎簷蛛網屋屋屋何瑰奇鳳簫
虎背連肌肉嚴微下落淵渚洞洞千鈞一毫動天
地惟知刻畫功鬼力深憂護持哭前峰高蹇下如排
餘峰危慄皆俯伏披尋宿莽得佳趣窪為溪壑呀為
谷香爐佛迹不在外仙掌蛾眉此其足秀潤潛涵夏
木清空蒙眊帶春江綠我知此必蘊靈異何止懷藏
易城玉閨寂嗟來塵塵游孤峻幸免牛羊觸自經千
載禹刑豈不逢萬里秦驅逐劫劫三流四高岡却立
下視雲蒼蒼古今誰為好事者後有韓子前奇章君
不見玉川先生洛陽宅脩竹蕭蕭獨為客它年如與
鶴乘軒可來相見銅駝陌

題魯山溫泉

平生耳熟開驪山夢寐不到方潼關當年太液金井
碧溫泉宛在關山間憶昔來必十月騎王花曉帶
風雪太真獨侍沐浴邊綠甲龍鱗影清絕五十年昇
平一迷却驅萬騎出關西自為前朝周鼎水離今後
代吳康溪君不見汝海之南魯山左亦有此泉名不
堪征夫問路說湯頭可一洗亦陳驚坐

魯山示孔處原

我來南經幾山過馬行似衡山色砂風煙席卷山窮穴
開澗花繁迴水流左懸崖彷彿聞松聲下瞰臨深鳥
飛墮老夫宅年有所歸足結白茅依紫邏日高下馬
古寺門魚鼓欣聞脫清餓道人碧眼照川谷雲起盤
陀藉高坐躬勤勸我更莫歸嘆鶴啼後亦相和窓前
笑喚祁孔賓世間安用招覓些

簡江子之來茶

政和密雲不作團小夸寸許蒼龍蟠金花絳囊如藏
玉綠面彷彿松溪寒人間此品那可得三年聞有終
未識老夫於此百不忙飽食但苦夏日長北窓無風
睡不解齒頰苦澁思清涼故人新除協律郎交游多
在白玉堂揀牙關李皆飲賞幸為傳聲李太府煩渠
折簡買頭綱

古詩

田中行

落葉如流人遷徙不可收嚴霜枯百草清此山下溝
我行將涉之脫屣笑復休惘然顧籃輿崎嶇及經丘
天風吹我裳彼亦難久留晚過柳下門鳥聲上嘲秋
父老四五輩向我如有求邀我的白酒酒酣語和柔
指云此屋南頗有良田疇勸我耕其中庶結同社遊

覽古

吾母性慈儉此事誠易謀伯也父吏隱可以吾無憂
請歸召家室責衣買肥牛所望上帝喜析穀常有秋
邊岑不娛人蒼莽頗愁絕東南有斷梁水寒不可涉
西閩不欲往旦莫長喋棄歸來坐北堂悠然理書策
之人阿堵中雖死情不隔周公徂東山仲尼陳蔡厄
大儒且不遇小子何足責時命姑置之胡為常促迫

送王彭素

先君有六女所託皆高門季也久擇壻晚得與子婚
子家望海內實惟謫仙孫筆也有家法勢作風雷奔
結交多英豪坐致名譽喧憶昔識子初河流出崑崙
中間一再見騏驎始伏轡去年接同舍底裏見所存
磊落忠義人愛國憂黎元使當元祐時密勿與討論
上可參廟廟下可裨諫垣惜哉不遇知白髮早已繁
卑官不可說感激猶主恩爛熳有歸期繫舟古槐根
祖饌無酒食贈遺請以言子家鐘山下隨事有田園
竹徑背古寺草堂面江村高軒納翠微修簡引潺湲
林影散書帙山色搖酒鐺日飲建康水時登謝公墩
沈酣左氏學浩蕩極靡源客至勿多語欲吐且復吞
書來無忽忽慰我別後魂

記愁

北風吹我裳夏潦漂我屋牛羊踐我稼雀鼠耗我穀
寒隨我指雨滂疾我腹朝行桑榆間秋序傷遠目
吳淞水之涯含沙中雨足攪鬱馬病黃伏軾輿脫輟
沙山既見虎還舍乃對鵬一沐三握髮十飯九不肉
先生昔離垢居士今耐辱飽聞戒畏金那知有沈陸
和十二兄五首

淵明詩百篇無一不說酒四顧宇宙間獨與此物厚
子雲苦家貧日給或亡有艱難識奇字草玄至白首
時時載酒來尚賴好事友吾兄斯人徒性亦嗜醇耐
寧知俗士嫌益覺兒女醜執云醉無度婉婉一作春月
柳區區布肉論遲速同一朽但看古聖賢得如飲者不
伯也今代豪嗜詩如嗜酒賦多轉道勁語才愈深
塵言剛不存妙句元自有白華忽補下關聯不為日
墳麓起兄弟珠玉到朋友吟詠九日菊沈酣八月酒
澆剔發清新聯翻雜奇醜詳味吁謨章用思過揚柳
但使身愈窮未信名可朽不知造物意令作清廟不
吟謳謫仙人豪放一寓酒平生熱荊州未識意已厚
懷府強辟召此例未見有書幣入吾廬鞍馬望燕
龜計已熟不復訊交交南山別何時氣尚壯

將軍舊大才戰笑小兒戲成集倒落樽先留起折柳
將軍意已決戰士骨已朽請公入參謀可用和戎不
先生世是英揮灑每被酒氣陵蒼蒼往宵勢壓坤軸厚
俊於今固無妙絕古未有驚驚忽矯異奔馬時縱首
高聲語醉流下橫鍾上友好事隨取之所至具名耐
聞及秦涼奇肱懷夏氣醉么麼張芝草嫵媚元和柳
戴家碑籍存尚恐金石朽未知太極成有請於公不
我家海濱聞春水色如酒嵩少在吾旁日夕意亦厚
田園雖不廣幽興隨事有藥畦灌陳根芋區採野首
春郊餉耕徒秋社接酒友飽頌傳家書促饌供客耐
寧知簡易具未堪東拙醜邇來居東都物色不見柳
迨次遇推折莖萐及衰朽欲歸便可爾未知公果不
次韻集津兄會群從王彭素宿王立之園明
日西征馬上寄示諸人以道會立庚
秋高訪幽居風急桑未落天寒雞犬靜地僻門巷闌
三人避世賢自誤久淪泊呼兒出蟬蛩梨栗亦不熟
暮年四五人談笑初未竟夜闌慘無懼離憂悵中作
天下士千金輕一諾揮斥揚墨徒正是鄰翁寧
但使盤魚生事了無託惜哉桃李安見笑葵魚龜
車行令人意參錯

復至新鄉縣寄張栢

驅車出吾廬落月猶在樹我行欲何之
所以河源去
去去益已遠烟烟不可論群語中
繹問尚想兒女喧
稍涉原上路漸見柳下村
霧草結風露風林散朝暉
悠悠望遠廬我僕欲載弄
昔出日在畢今出莖中昏
昔如水上鷗今如檻中猿
所憂負平生豈但感寒暄
明濟十里黃漸近見淇園
晚投伯氏廨拓落復何言
周覽故時居恒見松菊存
故侶未易招且自置着尊
書懷寄李栢如

秋風吹畦蔬農事亦已闌黃黃祀下菊佳色尸家聞

我生復何如憔悴雲照顏清晨戴星出薄莫及日還
骭餅二十載老髮盡儒冠天末有佳人秀雅如芝蘭
慨然念夙昔風流得餘糧緬想蒲柳姿與君同歲寒
一別事无裂令人氣如山

戲李相如勢婦還金鄉

舍人固多奇奉盤登章臺君玉驂山罷將軍負荆來
長卿東裝時亦復悅名字一從臨邛遊心迹了不似
茂陵未得仕要足才足依高堂緩哀琴月出裁婦歸
文君入成都乃復愧西望
壁見黃鸝來良悔抱頭泣

贈張琪君

春風願清纖評職登草亦無交與鬼藝種種承標目
如何桃李姿結根滯空谷我將俎豆之析泄恐不欲
君且為此情事亦未免俗

効古別昭德群從

十載一相逢相見無決旬一生能幾別且復無此身
昔別尚可惜此別重惜之兩髯踴躍為君復少壯時
它人怯康強自覺筋力衰所苦氣如縊所憂命如絲
死生亦大矣而乃常別離人生一月間得笑無六七
朝為衆狙喜莫作枯魚泣已矣泉下人優哉冢中骨
律詩七言

傷心時

沙路朱輪想駟軒傷心歲月似星奔平泉有墅空流
水綠野無人但繞垣九老畫圖傳盛事四朝書史載
殊恩如何坊者持鏡過已向比隣問子孫

送惠然上人遊閩

登聽閩人說土風此身常欲到閩中春濤一作春潮水動茶花白
夏谷雲生荔子紅襟帶九江一作一江接楚天山不斷襟航百一作一作渡
海相通北窓夜展圖經看手自題書寄一作寄書遠公

睡起

素井紋簾微輕紗睡起冰盤自削瓜風荷微微開綠

簪雨槐細細落黃花經管薄庭初無意補茸疎籬新
有涯待得高秋尋靖老臨流坐石問丹砂

贈山人沈廣漢

禪房白几靜無塵野服黃冠意甚真避世全生深得
策閑門謝客亦高人忍情斷酒非關病隨意收書不
計貧近約嵩陽陳叔易移移丹竈過殘春

次四兄以韻效李義山雪

莫冬一丈長安雪壯上臨風獨慨憐門巷豈無騎馬
客江湖猶有捕魚郎夜平蔡賊兵輕敵曉入梁園賦
擅場載酒欲尋誰與飲江梅頭白自悲傷

次二十一兄李此韻

憶在長安最少年酒酣到處一欣然獵回漢苑秋高
夜飲罷秦臺雪作天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蒿過
樓前如今白髮山城裏宴坐觀空習斷緣

和江子我竹夫人

黃藤白簟倦呼盧高卧南窓示楷模郭為華情元最
客鄭櫻桃迹近相疎下惟度日甘同夢隱几終年得
異書晚向禪房陪杖履清秋霜霰意何如

答韓君表

百年郭杜家相近人物凋零我獨驚但見少康龍戰

不聞小陸可優兄終朝清賦消仍覺老去
章健更成敢擬濟河輕一戰隱然山已作雲煙

次君表韻答葉少蘊甥

老去幽棲誰比數傳君詩一邑人驚敢叨禮亦推甥
舅借問年猶媿弟兄今日著龜真有望終身木厲兩
無成凡才那可供去目送飛霞向赤城

和葉甥少蘊內翰重開西湖見寄二首

使君重鑿西湖罷也復封詩寄我來洲上新題花鳥
處苑中舊體栢梁臺風煙直覺鍾山近魚鳥渾疑澗
水開揮翰玉堂還有日行春停騎且留杯

一麾僊蹇江湖去五馬優尋觀闕來就日金坡通漢
苑望雲玉潤斷蘇臺自迎檄立看時渡近開手種花
行到處開笑語風流韓別駕莫令鸚鵡訴餘杯

和寄葉甥少蘊內翰見招

翰林赫奕今如此莫道人惟舊雨來龐老終身遠州
用劉郎何面向春臺八兄嘗言少園宜杏子非時結
溪關梅花過日開兩地聲聞無百里相望一覆手中
杯

次韻再答少蘊知府甥和四兄以道長句并

見寄

錦袍昔是詩成得別墅今非棋賭來山翁此山翁交抱
舍水桃花色合圓臺通人竹塢深深入謝客松扉遠

遠開定與西湖爭勝負只應惟欠使君杯
塵埃自與青雲斷歲月誰令白髮來數口無歸關外
客一春多病望中臺常開水上鷗從遠只老龍中鶴
任開日日避愁無處脫直須到手不停杯

後和少蘊內翰錫兼謝伯蘊通判兄 贈

西湖波浪還佳色風物悲人老可驚游接竹林公對
叔夢迷春色我思兄酒沾鸚鵡杯行盡詩與伯蘊兄
時旁瞻餘研立成壯思不逢韓吏部高名誰伴

謝宣城

復用韻

史奏德星今復聚鄉評月旦昔何驚穎川人望須公
守荀氏家聲付此兄湖魚同聚散棠陰燕雀半
生成若為修楔無絲竹新詩唱渭城少蘊新作

詩

次韻集津兄懷嵩少示王立之

早聞三十六峰前願寄茅茨一澗邊谷轉馬蹄山繞
繞崑崙虎口樹蟬娟陽坡日暖宜瓜地陰嶺天寒熟
芋田便好與公相隱去不宜相對尚茫然

次四兄以道韻答許下諸公 古詩

群雄將風騷敵若攻守墨公將百萬兵如一劇孟足
開楚或揮金伐虜還取玉使我備偏裨授書防敗辱
安敢凱旋歌直可向師哭短兵不須接長城已字繁
異強我但守用奇公自出入聖畏勝行免冠謝頭禿
論功較可丹錫命綬當綠顧我老更癡猛虎空手觸

次四兄雪夜韻 古詩

夏蟲不知冰越大不識雪我獨冰雪間肘見冠纓絕
青鬃挂長策文字夜涉獵問米米已無問酒酒已竭
當時陶淵明同日無此闕置書忽不樂面壁卧嘔噎

蟲犬雨不如悲歌聊一發

雪効柳子厚 兄一作贈一

月落雞聲寒曉色靜茅屋開門驚不知夜雪壓修竹
槎牙生新冰鱗甲刻溪谷鼎鼎洲渚明列列川原肅
孤蹲雀不動沈酣客猶宿呼童晨汲歸獨漱寒泉玉

擬一上人懷山之什

中夜雪打窗燈暗火照屋袖手地爐火餅熟起絲竹
憶我故山房松風韻崖谷山空牛斗寒寺靜魚鼓蕭
西塞鹿不歸東嶺鶴獨宿更想醉翁亭兩峰高並王
四兄諸人皆川壘字詩送一上人亦獨留

猶憶天門墮馬塵
孤僧雪中歸白馬
度壑坐久飯食訖
尚說毛髮爛
吹燈燃溼薪我起
子就宿明日復留
長安米如玉

都下追感往昔因成二首

少年使酒走京華
縱使曾遊小小家
看舞霓裳羽衣曲
聽歌玉樹後庭花
門設橫柳垂珠箔
窗對櫻桃卷碧紗
坐客常驚隨逝水
行人不復落天涯
春風路過章臺草
青鳥雙飛阿母家
繫馬柳低當日
葉迎人挑出隔牆花
鶯深窺暖雲侵臉
臂薄衫寒三
秋夢莫作一
去隔張郎州不
在河西涯

李人送李文和圖

北李園池推甲第
西岡人物復平生
乘高此地回轡
嶺走馬何人出
大明六月火雲
無復暑百年水
木春餘清敢陪
賓客追前輩知
子能河近得聲

送僧歸建州

清秋願汝歸時
晚不及群公送
客休曲几數行
題字別高舟幾日
為詩留東吳楊
柳二月中渚南
越無花雪外洲
萬里故鄉聊一
到江山風物往
來遊

送王初素

龍蟠山色引衡
廬霜落江清影
石虛鼓柁原野
新沙

馬行厨飲食武昌魚
緩歌三樹新曲趣入金鑪

范元章惠然相過見問者
章公履歷三

君家文物一作清節府先朝破甌生
處久寂分符有三千

兩鍾乳足無八百石胡椒
湘妃暗鼓江邊瑟素女高
吹月下蕭不待青春行樂
了直持玉檢上宸

再至徐州示諸弟

去年客徐得范子
今年客徐不堪入
斷無草不與同
味兒有魚鳥相親
南尋白門山麓西
望黃樓行

水濱還家作詩
子早晚一遊
勇二陳

留別江子之

畫室飄零去上
都試於漆浦卜
居不終對之
彭澤敢向君王乞
還湖平日甚豪
公澄到少年最
樂晚崎嶇故人
鼎貴甘相絕別
後君酒寄一首

別昭德弟怡然傷懷

吾廬去汝到何
期四十年間此
別離合抱樹不
從舊種幾叢菊
始自新移老無
兄弟飄零日遠
有公卿
絕時努力不辭
勤負米欲求三
徑可從誰

客有驚馬不肯
借作詩話之

兩兒少欲立者功貴買西堂王面聽金鑾矚微鳴
影錦連乾不動追風庭槐洗立清陰下沙路調行
照中出郭借人乘豈肯自誇騎入大明宮

別飾道二十第

飄零南北一衰門知是瀟湘五世孫嗟我獨無兄弟
在憐君尚有典刑存老身素苦貧常瘦病目仍綠哭
轉昏它日汝歸馳驅馬訪吾肯過浣花村

自然詩并序

七里先生江子我樂土三尺名曰自然亭余謂先生
不獨有亭亦有自然箕斗自然絲麥元亨之內服食

器用無不自然者先生可謂自足者也雖然無乃多
虛少實乎予我掀髯大笑余欣然賦之

先生手不廢經管白屋憑虛結此亭燕交兔絲侵窓
坐南箕北斗挂疎櫺青松夾日交傾蓋翠柏分仙倚
列屏莫道君家無長物紫頭燈火有流螢

勸素以有書局處之者作詩迎之

君王側席訪詞臣萬里江湖賀子真
離苑向來非此老道山何處得斯人
朝回金馬門前曉宴罷銅駝陌
上春底事年年最如意春風還試綠衣新

怡怡軒贈王次翁

先生骨老勁如松紫米半動只自供每笑懶箕何大
惠應憐春果不相容雖能有弟同斯樂忍使無兒繼
此蹤已約伯兄同卜築連牆投老願相從次翁

二十一兄奉此生女有詩次韻

金盤滿貯掌清清水看浴蘭芽玉雪容自是迺翁懷直
道還為健婦有歌風樹從此日裁成後酒到他年醴
熟中刺買嫁資揮百萬不愁婚與貴人還

律詩五言

積善堂詩并序

皇帝即位之五年改元大觀赦天下詔文武吏親年
九十已上者未應封成賜封之于時吾任城曾叔祖
考九十一輪嘗如部而有司以子無見仕者執抑之
於是叔祖入告于顯既俟命于京師兄若于日

天子聞之詔錫命婦服封壽光縣大君刺下姪曾孫
中盧令帥昭德媛人詣堂賀叔祖顧而言曰吾歸築
堂于任城第以奉養光汝為我名之中盧令讀制因
請名曰積善蓋取制中所謂蘊仁積善以移上賜也
是年秋堂成迎命姪曾孫大吏為之記越某日大會
諸族賓客合樂以落之姪孫率令作慶壽光曲以獻
東州之人相傳為耆老之榮中之時以事自昭德來

徐徐府通守叔父一日召冲之語且曰吾家由慶國夫人已來七世矣以夫若子受爵者不可勝數然未有以耆德自致如壽光者亦一盛事也不可以無詩吾將賦之汝其同賦冲之謹再拜稽首而言曰惟夫子仁故責老以勸四海之心惟壽光賢故介此眉壽以膺封惟叔祖孝故不旬日感動天子是有司議而特封之是三者皆宜歌詠其事以示天下後世抑冲之小子也固願以文列名父兄之末况叔父命哉謹撰成積善堂詩十五韻上呈

星次朝當散龍符夜敗无忽傳優老詔周及廢臣門

細札頒殊禮陪封錫異恩大醺堪一笑束帛不須論
緬想吾宗盛恭惟母德尊孝思無仲子辭翰競諸孫
披誥金鸞潤宮衣翠翟溫萬錢賓客賀五色帝三言
緩草開新夏蟠桃屬舊樽曲迎園扇度舞接綵雲
冰下看魚尾霜邊見笋根英聲彫管在繪事畫屏存
有客依同姓逢人問故園淹留驚代臘俛仰愧當年
西望浮雲合巾車擬載舟

亭成

故里憶年隱新亭此日成江山俱有助草木盡知名
圓菊黃浮酒汀蓴紫泛羹秋風如與便領許從諸生

寄江子我

契濶三秋日情親四海兄只應常折柳何必更班荆
老把詩為活遙將月伴行功名君莫懶吾病負平生

寄王立之

臘雨城南宅街寒憶舊陪拊僉庭下石問訊竹間梅
諸子磨門立群公跋馬回不知多病後誰與倒樽罍

避暑普淨院

天竺柏如龍清陰闕一宮庭無御史雨門有大王風
今日名天下群公坐此中阿戎相就語歷歷見元豐

偕舍小山

此老絕蕭洒久參曹洞禪胸中有丘壑左手取山川
樹小風聲細巖深日影圓江湖不歸客相對一茫然
愛此聚沙戲知自法王孫一運鄧白手都無為鑿瘵
藤梢未挂壁荷葉欲生盆笑問山陰道潛通何處村
爛石有佳色禪房疊更幽九疑峰不斷十字水長流
枕簟日逃暑軒窓時卧游吾衰更何往只此對湯休

蔡晉如挽

南部清霜咽東門素旆飛如何一老漫不及二疎歸
宇宙那復見先生從此遠吾年未四十已歎故人稀

懷王立之

不到城南又黃梅幾度新忽看人日作淚盡大和春
翰墨猶如在壺觴不復陳常思醉風度花底岸綸巾

寄江子之

平生江季子疎嬾近忘吾不啻三年別如何一字無
燒丹岫嶺令釀酒步兵厨二者將安擇功名莫浪圖

初來東里

乘流從此去河漢失清都送騎沙邊散征帆雨外孤
挾雌栖隴雉生子哺巢鳥宇宙將焉往飄飄盡畏途

至東里次前韻

茂陵家四壁不比在咸都老矣招魂苦傷哉問影孤
市中寧有虎登堂豈無鳥四海皆行路吾何必此途

和四兄以道開居感歎有作

掩卷忽不樂捫心空浩嘆家聲畏淪墜世態屬艱難
月倒迎門殘風彈挂壁冠蕭然對孤竹一笑共衰殘

復次韻

出門吾所懶無客亦何嘆舉世遽如許孤風良獨難
荒蕪蔣謝徑破敗晏嬰冠興發看山去書籤記讀殘

再至都城

峰巒花萼西清曉望猶迷御路紅塵合宮槐碧瓦照
夷城知聲遠復道覺香低中使傳宣入千門避馬嘶

至日

短晷催長至新晴改故陰風霜游子鬢節序異鄉心
合坐呼盧轉分曹舉白深百年家魏闕存沒一沾襟

感梅憶王立之

王子已仙去梅花空自新江山餘此物海岱失斯人
賓客他鄉老園林幾度春城南載酒地生死一沾巾

送僧

無端伏枕日不見放舟時晚得平安報初成送別詩
山深歸履急江潮度杯遲足許同香火終參惠遠師

秋雨感事

苦雨荒秋年暮生木葉悲半番藤護壁中缺蔓穿籬
書校時聞快壺提日繁絲儒冠吾已快何責玉男兒

次二十一兄孝此九日韻

清秋九日至晚菊兩三開愁把他鄉酒思登故國臺
賜懷朝士寵詩想從臣才向晚能無淡飄飄鴈影來

問訊次九日韻

問訊西南戍提封莫遠開休傳通蜀道端可棄輪臺
擬上平戎策慙無屬國才何須千里馬遠自滯涇來

夏室

夏室不禦暑竹陰新未交山花時結子晚燕橫閑巢

午夢還西枕晨炊出近庖此生吾自了客至莫相嘲
夜坐

入夜暑氣薄輝輝星滿空鉤簾倚新月却扇受微風
病渴幾時愈浮檀何處通輕生一快意波浪五湖中
榮澤驛阻雪

去年冬不雪今雪大忽忽輕薄愁雨欲斜怯受風
鴈依寒浦靜鷗噪暮林空憔悴西征客惟應白髮同

次韻江子我見寄

敢恨新居僻深懷故國尊耕得遺物版築尚頽垣
溪隔城南寺崖通市北門它時如訪我但認語音存

過陳無已墓

以我懷公意知公待我情五年三過客九歲一門生
近訪遺文錄重經故里行寄書無鄭尹誰為彭城

懷蘇門山

昔在新中日蘇門一游石連沙壓聚水竹悠悠
丘壑從茲得江山及此不吾衰思卜築城關恨淹留

行武涉田中

慣習兒童喜從客父老灌桔槔看俯仰稼穡愧艱難
荷葉生池岸蒲萄落井幹求田如得此當為駐征鞍

重過鴻儀寺

秋色遽如許寒花無若何客行傷老大野火記經過

廢園猶殘菊枯池但折荷吾生與物態天意豈蹉跎
懷濟北第姪

父客思吾子生涯滯故鄉獨携高士傳離憶紫香囊
合榻言猶在同堂樂未英翩翩春草夢隨意遠池塘

十六叔父朝散挽

慘淡魚山路公歸膺獲麟

車送逾千兩人哀備百身傷心蒿里夜揮淚竹林春
翰墨傳名教公深有世風斯文今乃喪吾道亦何窮
埋玉嗟何及傳金縢未終子孫知必盛斷獄有陰功

叔父仲博少時為書生
別飾道二十第黃之

少傳三朝老文章壯九州賦詩資政殿賜字太清樓
拔燭辭軒陛簪花近冕旒慶門吾老矣華國汝能不

別息道二十二第北之

中令有清德風流二百年舉家惟食粥絕口不言錢
里閑客吾老處關賴汝賢陶丘過范蠡莫忘玉湖船

和虞道二十三第豫之

向別已復久此懷誰與明書來慰吾意詩重識君情
放鶴惜未到飛鴻今西橫何由一隨汝端為薄浮名

決道念八第得小令一印以詩贈之 夫也

李也獲金印繡文秦不如情知非鬼篆恨不識天書

池靜龜遊罷庭開鶴閑餘春風還舊物疎俊獨憐渠

贈江子我子之

江郎淮海秀經術古同師溫潤無前輩清新有近詩

一丘須早計五斗莫堅辭獻賦修竿蹟知君定不為

梅

素月清溪上臨風不自勝影寒垂積雪枝薄帶春冰

香近行猶遠人來折未曾江山正蕭瑟玉色照松蘿

謝富察見臨

飯菴君莫層尺裏我時須自可隨豈儉誰能問有無

重峰街傳局驚無避投壺不憚過從遠頗來訪老夫

晝夜

閑說齊州路遙通古曉鄉雲品迷傳說風峽宴嘉王

日月星辰靜山川草木長不知三代貴何似一張牀

小魏買馬久不至以詩寄之

聞說黃金厖驥驂惜別群猶來果下馬不必五花紋

俊骨愁時晚燕其念夕照老夫慵杖屨待汝入嵩雲

行涉水上

蕭蕭郊原靜牛羊車馬閑石磯寒不掃水間靜常閑

故里無消息孤城絕往還多愁獨來此 得見河山

絕句七言

戲留次寢三十三第 續七

白下春泥尚未乾汴流更待小潺湲不知汝定成行

不寒食今無數日間

春日

男兒更老氣如虹短鬢何嫌似斷蓬欲問桃花借顏

色未甘著笑向春風

陰陰溪曲綠交加小雨輕萍上淺沙鶯鴂不知春去

盡爭隨流水題桃花

一本作春色不堪深木

和子我晚歸

七里灣頭宿鳥飛六家店上行人稀渡口有船招不

得歸來稚子候柴扉

以少炭寄江子之

金簪曾通玉座微仙曹擬拜翠微即莫嫌薄上溫磨

火猶得濃薰驚舊香

溫磨火香見

戲成

長夏軒窗倚碧岑人間塵土莫相侵榴花不得春風

力顏色何如桃李深

和顏伯武次山寺

松門石磴隱山家，鐘鼓蕭然一院花。
齋罷老僧來施食，塔前馴雀趁飢鴉。

王鈔素許紙不至戲簡促之

摩娑坊面戲陶泓，拂拭蒼髯笑管城。
已與陳玄俱絕倒，從君更召褚先生。

送韓溫父

東風未曉放船行，卧唱陽關出渭城。
老去與人俱惜別，不知何處可忘情。

通鴻仙寺

折筭枯荷倒浦風，飄雲垂雨挂長虹。
山僧生養池魚，

看不許遊人學釣翁。

暮春

濺濺流水曲穿沙，林葉深深不過鴉。
自恨春來渾不識，慙慙動着地拾殘花。

一作溪源近
溪幽穿沙

樂府

病來飲不敵群豪，笑岸紗巾卸錦袍。
一坐空煩春筍，手玉盃乳酪貯櫻桃。

自摘茶蘼滿架空，擬將豪氣敵春風。
欲知盤面玻璃，潤看照紅顏在酒中。

朱少章隱夢為雨所漂

看書不覺雨如淵，稚子驚呼髮怒顛。
官意持竿護雞者，驟同快策牧羊人。

和二十二弟

靜處偷看肘後書，幽棲古有此人無。
綠簑青蒔非吾事，白浪狂風滿太湖。

襟抱恢疎老更寬，笑談終夕盡君歡。
主人更有桃花面，病眼其如隔霧看。

秋夜情

獨眠百感秋夜清，孤城急雨中聞更。
明朝鏡視鬢，一作髮不知白從何處生。

道中

北風吹雨不能晴，羸病人騎瘦馬行。
髮髮向來渾白盡，半緣憂患半多情。

和四兄清泉寺餞子

清絕端因宿子，香風滿袖可付文房。
如何石火須臾頃，得盡人間一日長。

題超化寺壁

曲池風定碧瀾平，小白魚如鏡裏行。
水竹再來應識我，壁間不用更題名。

王字黃庚經

寶氣宵纏北斗間仙書自把下天壇誤緣不是凡心
起月戶雲隨讀手難

送人游江南

湧金門外斷紅塵衣錦城邊著白蘋不到西湖看山
色定應未可作詩人

過王立之故居

醉醒架倒花仍發

一作花

群荔牆摧石亦移

一作客

此地與君凡幾醉年年同賦蠟梅詩

夜行

老去功名意轉疎獨騎瘦馬取長途孤村到曉猶燈

火知有人家夜讀書

和新鄉二十一兄華嚴水亭

近市危樓通野寺隔溪高柳接京華蕩舟不怕風波

急看盡芙蓉十里花

池水冷冷淥未深叢篁低草背庭陰晚來欲別龜魚

去更向軒西獨瞰臨

嗜酒不知淹歲月好閑又欲棄簪纓暫游蓮社同陶

令終向瓜田學邵平

渚蒲浙浙風猶急岸柳纖纖雨尚餘栖鶯宿鷗渾去

盡泝溪邊有兩三魚

荷蓋點溪三數葉簾梢透樹幾千層投關更與高人
約重抱琴來聽廣陟

春晚園田道中

度柳穿橋聽午雞一溝春水國門西行人不用傷新
別看取塵間萬馬蹄

酒酣馳馬笑彎弓便擬長驅向虜中但恐老儒無骨

相不堪劍履畫南宮

君王重老降褒書特賜宜陽宅一區聞說會稽人不

識鑑湖還肯借無

知王立之蠟梅

茅簷竹塢兩幽奇岸
尋花醉亦知崖窾已成峰去

盡夜寒惟有露房垂

老去攀翻興益奇招携風月作新知但令春醪常如

此百罰深盃亦倒垂

次韻江子我蠟梅

步屨穿花醉曉風翻枝摘葉興何窮他年上苑求佳

種越白江紅掃地空

江城仍似錦城無半額輕黃笑越姝我亦少花如杜

老舍南為乞兩三株

北化夫

讀陳平傳

劉郎白首尚多疑百戰功臣遽轉危致使文成謝封
邑未如還薦魏無知

護輿

哥郎薄倖及江南謝老風流倚翠嵐但自園茶君莫
問顧輸劉聖乞羊曇

贈江端本子茂

譚免難豚今日債斷除妻子猶生疑
供勞力東華自種田

過陳無已墓

鎖門脫落對時盡題壁污漫字不分我亦嘗參諸第

子往來徒步拜公墳

和虞道二十三弟

千載風流有秘書也知今有此人無吾家父子真相
似不愧朝廷乞鑑湖

立春

巧勝金花真樂事堆盤細菜亦宜人自慚白髮窮吾
老不上燕門看打春

和集津兄謝王立之紅絲花

故園桃李秋搖落掃地無花可惱公近說城南王子
微亦持紅拂刺西風

暮春書事

少年猶在老書生酒後思家夜起程自佩弓刀防不
測獨隨騾馱雨中行

又次韻謝王立之惠紅絲花

老來嗜酒無賓主我醉應眠不遣卿如許此花同九
日為君採掇笑淵明

絕句五言

與秦少章題漢江遠帆

楚山全控蜀漢水半吞吳老眼知佳處曾看八境圖
江山起暮色草木飲餘昏誰感離騷賦丹青吊屈原

雲埋鳳林寺清打磨門山今日江風惡船船勸不還

江瀾鴈不到山深猿自迷傳聞杜陵老只在溪東西
石似浣沙石江如濯錦江紅帆向何處雲霧晦遙恣

龍興道中

洞道垂黃花山城擁紅葉人爭小舟渡馬就平沙涉

次韻四兄登橋柳橋

公如柳柳州柳橋如松浪惱殺涉漆人望望不可上
碧蘆自愁絕黃蘆自枯折宵征鴈影孤墮此橋下月

次韻陳叔易書盧橋柳橋

五言

橋澗欲如馬廬高低似人白洲上客枉恨洞庭春

次韻朱少章蘆橋柳橋

蘆橋復柳橋蘆枯柳可愛不厭春與秋主人客有待
洞庭生白波隴首起黃雲漁舟霧裏見菰蒲月中聞

謝任伯久無書常子然寄茶謝之因簡任伯

諫議茶猶送郎官迹已疎斜封三道印不奉一行書

具茨晁先生詩集終

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刊

嘉靖甲寅商孫璉

東吳重刊

北山律式二卷附王炎詩一卷晁冲之詩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葉夢得所選程俱詩也夢得有春秋傳俱有麟
臺故事皆已著錄是編前有夢得序稱致道北山
集四十卷既爲之序人皆知致道之文而不知其
詩卽知其詩亦僅知其古風而不知其律詩之妙
及門鄭晦係致道同里人初學韻語予謂其何舍
近而就遠也因選錄致道近體詩二卷名曰北山
律式云云其文淺鄙不似夢得他作北山集已別
著錄此爲駢拇枝指無論真僞矣卷後附錄王炎
雙溪類稿十數首晁冲之具茨集數首尤不解其
何意大抵雜奏之本姑充插架之數者也

汪文定公集十三卷

〔宋〕汪應辰撰

中山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五年夏浚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汪文

定集十三卷》提要

刻汪文定公集叙

玉山後學夏浚撰

此宋王~~氏~~汪文定公集也全集五十卷今亡茲刻僅十二卷蓋學士篹墩程公摘鈔自閣本者云乃冠以廷試策附以遺事若傳總爲十四卷雖不盡刻然知言者足以知其人矣公天資近道~~漢~~當盛宋合中原諸老之規模攬一代儒碩之精粹呂伯恭稱其學則正統文則正宗非阿所好也公少學於喻子才弱冠登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復師事張無垢呂紫微與胡仲明仁仲昆李同學焉~~死~~而與張敬夫朱元晦伯恭諸賢友也道尊德備所謂玩心文武之未墜抗志先民之所程太常議以文定謚公宜哉何者道德博文之謂文純行不與之謂定自王氏新經之誣人也而學術壞公獨辭而闢之不令其殺天下後世卒業海昌信道不回有味延平澄心立本而要以反身自得以及入於聖賢之域文不在茲乎自秦相之主議也而國是亂公始而議和不詭隨於小人終而論戰不苟同於君子曰禦戎以自治爲本能治其國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不然無說也更闢夷險特立不懼信乎有本者如是非誠定之効乎太常謂公

爲有功於吾道世道然哉然哉公寧言自漢專用儒術而士或飾詐取容至於能爲國重則又未必儒者故世遂以儒相鄭於平若公所立謂之直儒非邪公先世自新安徙玉山遂世爲玉山人凌於公爲鄉後進梓公之文俾世有知公者吾道世道尚亦有賴哉嘉靖丙午月正上日

汪文定公集目錄

卷第一

廷試策一道

卷第二

奏議三首

轉對論和我失計及羣臣阿蔽劄子

應詔言弭災防盜事

論禦戎以自治爲上策

卷第三

奏議六首

應詔陳言兵食事宜

除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狀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劄子

論講讀官進見希闊劄子

論愛民六事劄子

授端明殿學士舉袁愈自代狀

卷第四

內制十四首

李顯忠授威武軍節度使制

郭振授武泰節度使制

賜左僕射陳俊卿乞解機務不允詔

賜右僕射虞允文乞解機務不允詔

賜吏部侍郎無待講陳良祐乞祠不允詔二

賜安遠軍本宣使吳拱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寶文閣學士致仕凌景夏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史浩乞祠不允詔

賜顯謨閣直學士沈介乞祠不允詔

賜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獎諭詔

賜徽猷閣直學士吳希乞致仕不允詔

賜敷文閣直學士吳公武辭免恩命不允詔

賜敷文閣待制劉章辭免恩命不允詔

策問一首

試林光朝館職策問

卷第五

記七首

守正觀養二齋記

豹隱堂記

潛齋記

平政橋記

昭烈廟記

諸溪橋記

洞源書院記

序四首

陳忠肅公集序

徐壽卿集序

贈杜君序

說一首

王元圭字說

卷第六

書簡十三首

與信州程尚書

與總領汪少卿

與趙經幹

答程運幹

賀張樞密

與查運判

賀吳宣撫

賀汪樞密

答李提刑

答張潼川

賀虞宣撫

答程提舶

賀汪學士

卷第七

書簡二十六首

與汪叔嘉

答毛季中

答徐知止

上趙丞相

答趙允明

答張定夫

答葉南美

答胡明仲

答徐漢英

與黃岡人

上案執劄子

與呂叔潛

答吏部陳侍郎

與喻王泉

與張真甫

與何運使

與陳樞密二

答李仲信

與呂子序

答蘇仁仲

與李運使

答劉樞密

答梁子輔

答尤延之

與方叔興

與呂伯恭

卷第八

書簡八首

與朱元晦十四

與信州程尚書

答張侍郎

與劉樞密

上陳丞相

與喻居中

與呂居仁舍人

與呂逢吉五

卷第九

題跋三十八首

題司馬溫公賔次各目

跋溫公與傅獻簡公帖

題申溫蜀三公倡和

題蘇東坡帖

跋蘇東坡與巨濟帖

題蘇東坡奏文呂二公免拜詔

跋東坡書

題節孝先生行狀

跋尚公帖

跋山谷帖

題劉陳二公與唐允之帖

跋成氏所藏山谷帖

跋劉丞相送子詩

跋張右史送程中書赴關詩

題春陵法帖

書張士節字叙

讀安樞密行狀

書節行王夫人事

書劉忠肅公事

題包孝肅公奏議

讀龍川別志

記戒石銘

題范蜀公集

題范太史集

題呂申公集

讀申國春秋

題呂子進集

讀呂榮陽公發明義理酬酢事變二書

題呂文靖公事狀

跋貞觀政要

題張魏公與王詹事作不欺室銘

題張魏公折樞密與劉御史帖

跋張魏公鈞臺詩

跋張魏公詩

題許右丞瀚作陳少陽哀詞

書具忠烈遺事

題諱師直士訓

書王直講所著教迷篇

卷第十

題跋二十四首

題宋宣獻公帖

書羅宗約試碎錄

讀喻王泉紹興甲寅奏對錄

跋程樞密答周侍郎書

跋南溪始泛詩

書韓公五箴

跋李先之文

書糾繆正俗

書小陵詩集正異

跋劉貢父詩話

跋馮宿所為某碑文

書令狐彰開河碑

讀石洞齋傳

跋王荆公所書佛偈

跋王荆公與申公書

題司馬溫公奏議

題續池陽集

題林子中集

題蔡京乞焚毀元祐時政記奏藁

題金谿吳頤顯道文

題蔡條訴神文

跋李伯時孝經圖

書朱丞相度江遺錄

書元祐八年補錄

卷第十一

墓誌銘四首

徽猷閣直學士向公墓誌銘

延平李先生墓誌銘

吏部郎樊茂實墓誌銘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陳公墓誌銘

卷第十二

墓誌銘四首

沙縣羅宗約墓誌銘

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顯謨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左奉議郎汪公墓誌銘

卷第十三

祭文五首

祭趙忠簡公文

祭張魏公文

祭陳丞相魯國文恭公文

祭凌尚書文

祭女四娘手文

詩五言十八首

暮春

白雄雞

送刪定聞人丈歸嘉禾

壬辰立春

題鄭氏簾金堂

題表上人卷舒軒

借舍人呂丈送大雅東還韻奉呈

輓侍讀龍圖學士周公

輓參政王公

輓宣撫吳郡王二首

輓學士張公

輓詹事陳公

輓呂舍人

宜春漫述

題法海院龍溪亭

和遊南巖

歸雲臺

陶山書院

詩七言二十一首

宜春書事

贈宜春筆工

雪中梅花

常山孔塢碧梧閣

與談命鄭柯山

與酒家沈生

送王佐獻可歸信州

水雲臺

贈婺源汪氏

次漢英教授示和尹少稷韻四首

陳經畧生朝四首

送陳經畧二首

分韻送胡丈歸建康

牽牛花

尤美軒

懷玉山

太甲山

荷池

琵琶洲

蕨初生

御殿瓦

附錄

行實一首

傳一首

勅四首

祭文四首

謚議

覆謚議

端明書院記

重脩端明書院記

汪文定公集目錄終

汪文定公集卷一

廣東省

建試策 大意問吏道未肅兵勢未強民力未
臣對臣聞治道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行帝道則
帝行王道則王行霸道則霸未有力行而不至者也
未有不能力行而能至者也今陛下策臣於建詢之
以天下之大計曰觀聞治道之要願臣淺陋何足以
奉承大問臣謹以所聞於師者言之竊以為為治之
要特在於反求諸己而已蓋天下之事未有不本於
一人之躬行也天下皆不仁宜不可為也然人君一
為仁則天下相率而趨於仁矣天下皆不義宜不可
為也然人君一為義則天下相率而趨於義矣故愛
人而人不親則是仁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仁則人
自親矣治人而人不治則是智有所未至也能反吾
之智則人自治矣凡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吾之一
身既正則天下心悅而誠服若風草之必偃彼自然
之理也故曰治道之要莫先於此者也以脩己安百
姓為病此堯舜之所以反求諸己也以百姓有過為
在予一人此湯武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小人然嘗則
皇自敬德此高宗中宗祖甲文王之所以反求諸己
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
不反求諸己
在身孟子之
以是傳之舜
傳之文武周
傳之孟軻數
下窮而在下
不得其傳此
反求諸己而
而治道固已
聖策下詢則
下當見此理
先聖王之治
聖王之治其
陛下聰明神
者但陛下未
鋒者宜若不可
然震怒親總
以陛下之英
池為患久矣

能纖厥渠魁去歷年深根固蒂之盜而安千里刀刃之餘民所以然者以陛下之明畧而長任使也夫以陛下已能之事如此而可見之效又如此此臣所以知陛下之必能復古先聖王之治第恐聖志有未加焉耳臣不知陛下之志將興象撥亂行帝王之道耶抑將趨小利急近功爲霸者之事耶今聖策乃以正心誠意爲言則夫帝王之道陛下固已知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能以其所聞所知尊而行之則高明天大孰能禦之哉至於措諸事業之間寬猛文質之宜特其餘事而已臣集卷一願陛下立志以爲本以帝王之道爲可以必至以聖人之言爲可以必行法天行健不自懈怠日進一日新而又新則二帝三王之事豈有不可爲者哉唯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以粵自即位九年于此思欲雪父兄之耻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祗懼罔敢荒寧施爲繆盪治效闕然深惟其故不憚改作臣以爲此則在陛下反求諸已而先自治也昔杜牧論收復山東之策而以自治爲上牧之言萬世之砭石也今陛下欲雪父兄之耻而復祖宗之烈盍亦先於自治乎草茅之士不知朝廷所以爲自治之計者何也昔

之人君雖當干戈擾攘之際亦必先擇形勝之地以爲根本之圖故高宗之興根本關中光武之興根本河內今也不然譬彼舟流不知所屆自維揚而之臨安自臨安而之建康自建康而之會稽自會稽而再之臨安是都邑之遷徙未始有定論也越王之欲伐吳與種蠡協謀凡二十年然後得以逞其志也今不然今日以某人言某人之善而相之而明日又以某人之毀而罷之自艱難以來所置輔相凡幾人矣是宰相之廢置未始有定論也中間嘗用留守兵欲率勦群師復收趙魏矣幾渡河而輒罷又嘗以宰相都督諸軍議遣大將欲涉淮以趨宿泗矣俄而中輟是進取之前却又未始有定論也至於號令之間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之類則於措畫政事何其無定論也如所謂以差下人別與差遣之類其於進退人才又何無定論也夫都邑之遷徙宰臣之廢置進取之前却政事之措畫人才之進退皆國家大事不可易爲者而乃紛紛不定如此則陛下所以爲自治之計臣竊恐爲夷狄之所窺也如此而欲雪父兄之耻復祖宗之烈正猶却行而求及前九年之間治效闕然固其宜也今陛下果能幡然奮發不憚改作則

中興之業殆
為此紛拏錯
所不至卓然
將無不可者
力行之爾伏
冗食之未革
以治之則在
之責也民力
之責也臣嘗
主之所好者
好者財利則
而下違之也
道矣嚴科歛
法則誠有意
相進賢退不
疏宣化有未
整旅有未善
若響奇好惡
而下之人逆
爲宵旰之憂

所以未革也凡此三者陛下苟能加之以誠心則必
有能為陛下任其事者苟誠心不至則下之人雖欲
奉承而行之有不可得矣惟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
策且欲考課以核殿最省官以抑倖稍屯戍營田以
寬力役平準均輸以佐賦入以爵賞之未艾則欲定
武功之筭以紀律之未明則欲參府衛之制臣以為
此皆今之良法而其所以行之則又在陛下之反求
諸已也昔唐虞之法則九載而黜陟周官之法則三
歲而誅賞而朝無倖位官無曠職是考課固所當先
也光武下詔減內外四百餘員太宗創制定文武七
百餘員而國用以足民事亦理則省官又在所當先
也二者之法誠足以核殿最而抑倖稍矣然臣以為
法之必行陛下不可不先正其心術也司馬光有言
曰考課之法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功狀者迹也
公明者心也已之心不能治而欲以考人之迹不亦
難乎誠以人主一有偏黨之心則以愚為智以是為
非但詢一己之愛憎不復問其人之賢否而人才於
是乎溷淆矣此考課之本所以在於正心術也苟況
有言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莫如清心誠以人主嗜
好既形下皆輻輳而趨之各求自售則名器必自此

濫矣此省官之本所以又在於正心術也陛下誠能
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使邪佞不
得以惑之諂諛不得以入之如此則考課省官之法
始可得而行矣屯戍營田韓仲華嘗用之矣終是以
贍邊將之用而省度支之費平準均輸桑弘羊嘗用
之矣終能使歛不及民而上用自足則二者之法誠
足以寬力役而佐賦入矣然臣以為欲法之必行陛
下不可不先明於任使也漢宣帝與趙充國議論疆
場之事一時在廷之臣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充國以
為明主可為建言且欲以守之條列利害反覆凡數
千言宣帝信任而不疑終獲破羌之功而收屯田之
利以充國之事觀之則營屯田在陛下安得不明
於任使也唐之劉晏初得河渠之利病乃畏為人奪
制而移書於朝廷朝廷以其言為可行也遂以滯事
委之故晏得以盡其才及臣考其行事晏之掌邦計
也凡始於廣德之二年而終於建中之元年前後十
有六年乃始得以成其功以晏之事觀之則平準均
輸在陛下安得不明於任使也陛下誠能蒐擢人才
經畧世故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久任而責成之則屯
戍營田平準均輸之法始可得而行矣武功之等在

秦則凡一十七級然臣以為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定其等也昔唐之肅宗當干戈多難之際朝廷之勢日以委靡爵賞濫冒莫此為甚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而已夫所以至此者皆本於紀綱之不振而然也唯上之紀綱日以不振故其下皆有覬覦之心以邀其上而上之人不得不與此武功所以濫冒也然則今日之事蓋亦取鑒於肅宗而先振其紀綱乎府衛之制在隋則凡十二衛在唐則凡十六衛然臣以為亦必紀綱先振然後始可得而參其制也昔唐之明皇承安太平安之後苟且偷安昧於遠圖政令日弛法度日墮諸衛之兵寢以貧弱百姓苦之而張說始獻擴騎之議夫所以至此亦以其紀綱之不振而然也唯其上之人紀綱日以不振廢而不舉廢而不修此府衛所以敗壞也然則今日之事又無取鑒於明皇而先振其紀綱乎凡此數者考之於古驗之於今以臣觀之莫不可行而其所以行之則在陛下正其心術明於任使而振其紀綱焉耳古人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無治法者凡以此也唯陛下力行之爾伏讀聖策曰上之欲三辰明四時序災沴不生動植遂性臣願陛下反求諸已而應天以

實可也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茲究不作而中外為心臣願陛下反求諸已而動民以行可也臣聞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面稽天若言聖人之奉天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以顛沛造次不違於仁出入起居罔有弗欽凡以畏天之威而奉之爾大抵天道雖至高而下雖至遠而邇雖至神而明人君一念一慮之失則足以傷天地之和一言一動之善則足以同天地之德善惡之應速於桴鼓臣切觀今歲之夏甘雨愆候陛下焦心勞思上懼天戒下憂民瘼不忘於食息之間既而膏澤繼降不出於旬日之內蓋以陛下誠有惓惓之心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陛下誠能因前日之所已為而推今日之所未為者擴而克之則天意昭格將保佑宋祚於千萬年矣昔孟子以齊宣王有愛牛之心且曰是心足以王矣況陛下如天地之大推此以往其何所不至乎此應天以實之効也惟陛下力行之爾臣聞得十人之心者可以將十人得百人之心者可以將百人得千萬人之心者可以將千萬人今陛下將大有為於天下宜先有以深服天下之心而天下之心亦未易服也刑威不可得而制權勢不

可得而脅唯人主力於為善勤於進德唯足以服其心爾昔宣王承厲王之烈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而終能復文武之境土者以其所以躬行於上者能服天下之心也故序詩者稱之曰側身脩行天下喜於王化復行蓋方其側身脩行而天下之人固已胥慶知王化復行矣此民心所以歸也光武初入關為異送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光武於是乎招徠俊乂屈已從諫鄧禹之徒聞風慕義裹糧而歸相與扶持協贊以成再造之業陛下誠能體三君之所為使聖德日新昭著天下則民之不辛而陷於虜賊將日夕引領而望王師之來蘇惟恐其後況吾東南之民安有不協心以為陛下用哉惟陛下力行之爾臣切見陛下臨政願治當于太息不以臣等愚淺幸賜誘進而以治道為問仰慕先聖之成效而追悔前日之失策深思歷年之宿弊而欲行昔人之良法而又上欲得皇天之意下欲收黎庶之情聖慮深遠規模廣大皆非愚臣所能及恭捧問目沉吟久之不知所對周思歷筭切以為今日之事惟陛下可以為他人皆莫能為也故因大問之及而輒求所以反求諸己之道誠不敢務為多言以上惑聖聽臣不知陛下之意將以

今日之事責之於誰耶將責之大臣陛下即位以來大臣不為不多矣以為不賢耶則告庭之命以其為有道以其為有德陛下何自而得之以為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為之意果能無媿於前王乎苟為不然則所謂大臣者雖有經綸之才方且畏權而避嫌而其不賢者又且持祿而保寵矣是無惑乎治效之寂聞也將責之臺諫陛下即位以來臺諫不為不多矣以為不賢耶則訓誥之詞以其為正直以其為塞諤陛下又何自而得之以為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為之意果能無媿於前王乎苟為不然則所謂臺諫者有懷忠狗國之心方且待信而不然則所謂臺諫者有懷忠狗國之心方且待信而後諫而其不賢者又且希旨以求進矣是無惑乎治效之寂聞也抑將望之四方之賢才耶陛下即位以來所以招徠而用之者不為不多矣以為不賢耶則或得之衆論或得之薦舉或朝奏而暮召或一歲而九遷陛下有何所見而然也以為賢耶而中興之功又終無以副陛下之意也陛下亦思大有為之意果能無媿於前王乎苟為不然則天下之士其賢者方且奉身而求退而不賢者往往旅進而旅退患得而

患失阿諛諂佞無所不至矣是無惑乎治効之變月
也以此言之今日之事惟在陛下自為之而已矣苟
能反而求之勤而行之奮然先有以自立則智者願
效其謀勇者樂效其死舉天下之大唯陛下所欲將
無不可者矣不然則群臣雖有伊呂稷契亦安能為
陛下計哉此臣所以願陛下力行反求諸己之道也
臣不勝惓惓惟陛下留神省察實為世無疆之休臣
謹對

汪文定公集卷一終

汪文定公集卷一終

汪文定公集卷一終

汪文定公集卷二

奏議三首

轉對論和戎失計及群臣阿諛劄子

紹興八年五月

伏見日者虜使在庭中外洶洶朝廷之上號令紛
然內則患和議之不諧外則患異議之不息臣雖踈
遠有以見聖意之勤止也然臣私憂過計竊謂和議
不諧非所患和議既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
不息非所患異議既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正孟
軻所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之時也
議者往往以今日和議決不可成其然也臣不敏久
臣獨以為不然昔秦之謀楚也固嘗與之地借之兵
而結為兄弟又為婚姻矣然則今日所謂還我梓宮
歸我母兄復我輿地者安知其不然也及秦之謀齊
也與齊通和凡四十餘年未嘗交兵又安知今日和
好之成不如是之久耶至若以謂虜人有悔過效順
之意則臣雖至愚不敢以為信也臣聞王倫之行未
嘗一詣虜庭是必有詭謀密計而畏吾使者之或能
說之也是豈能洞然無疑於我哉又聞虜之遷而北
也竭取財物盡驅其丁壯而徙下至雞豚狗彘靡有
遺者是豈能有愛於我而不取哉是豈誠有悔過效

順之意哉夫非誠有悔過效順之意而翻然以與我
和是何故也陛下誠能以此思憂以此思危則將不
遠廢政除飭遣吏厚為守備今乃肆赦中外厚賞士
卒褒賞師臣動色相賀以為休兵息民自此始矣縱
一朝遂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臣
所以言因循無備之可畏也方朝廷患異議者之不
已也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
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
備嘿以自固淺謀者遂謂無事而忠臣正士乃無以
自立於群小之間今者事既少定陛下必以出於獨
斷益輕天下之士矣夫事是而臧之尤却衆謀況其
非乎導人使諛猶恐不至况拒之乎子思言於衛侯
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
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
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出孟子曰訑訑之聲善類色
拒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
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此臣所以言上下相蒙之
可畏也臣願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之
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勿恃獨斷之

可以成務而虛已從衆常恐下情之不盡也兢兢業
業以承天心德日新萬邦惟懷且親見於聖世何
至以中國之大為蠻人役哉取進止

應詔言預災防盜事

紹興三十一年權吏部侍郎

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比來久雨
有傷饑麥及盜賊間發雖已措置未至詳盡可令侍
從臺諫條具消弭災異之術防守盜賊之策各以已
見實封聞奏者臣愚不肖陛下過意使備侍從方陛
下宵衣旰食焦勞圖治之時而臣曾無片言補助萬
一竊位素餐死有餘辜今者陛下祗畏天戒惟懷永
圖親發德音賜以清問臣猶不言罪益大矣謹昧死
上愚對所謂消弭災異之術者臣不足以知天然理
之所在有可得而見者夫天地與人均一氣爾上下
流通初無間斷故天地之災祥與人之善惡常往來
相應而無窮聖人以人配天地而謂之三才且曰人
者天地之心也腹心之於五官宜若不相為用然疾
病之作其必蘊積於內者既久然後一旦發見於外
善醫者察脉觀色知其所從來治其內而外症去矣
今者淫雨過節物被其害是病之發見於外者也豈
非腹心之間或有所疾痛而不宣者乎或有所鬱塞

而不伸者乎以臣所見此二者今皆有之欲止其疾
痛則莫若卹民力欲解其鬱塞則莫若通下情何謂
卹民力臣聞國之所恃以為本者民也民之所恃以
為命者財也取於民者過制則民失其所以為命矣
臣竊考之古今財賦所入名色猥衆未有如今日之
甚者晉漢至武帝始有鹽鐵權酤之法唐至德宗始
有兩稅權茶之法當時議者紛然以為民害後世既
已無而用之矣蓋唐之初其取於民者曰租曰庸曰
調天寶以後軍旅數起凡非法賦歛如急備供軍折
估宣索進奉之類後皆收入兩稅以為常賦今之兩
稅是也則賦歛之重至於兩稅極矣不可以有加矣
所謂茶稅者其初所得僅四十萬緡而已亦甚非今
日比也今江浙州縣財賦名色臣之可得而見者曰
經制曰總制曰糴本曰僧道免丁曰州郡寬剩曰大
軍月椿曰和買折帛名為不取於民而其實陰奪民
利名為漕司移用而其實實辦於州縣名為州郡之
餘而其實不足名為與之以本錢而其實無有陛下
試詔有司以此數者校之往昔其所增加又不知幾
倍也至於州郡空虛諸所誅求又有未易數者如春
冬軍水錢皆之出於官庫者今則歛之民矣軍器物

料謂之和市者今則不復與之直矣茶引所以通商
今則實用不售亦等級而使之輸錢也雖有厲卒之
吏違冒法禁而不暇恤雖有嚴明之監司知州縣之
無可奈何而不復問况又有臣所不能盡見者陛下
以此推之則今日之民力蓋可知矣夫取於民者如
此其多則宜其財聚於上而不可勝用矣而戶部之
用度乃常患其不足其故何哉此中外之所以疑焉
而不得其說也臣竊以為國計之重民事之煩要須
通知其本末源流然後可以為之制節唐元和間宰相
李吉甫始為國計簿本朝景德皇祐治平元祐皆
嘗為會計錄元豐間又為中書備對今宜依倣其書
為紹興會計錄使天下財賦之出入皆可得而究見
然後取祖宗之時出入之數以相參較其浮冗之費
有溢於舊者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合衆人之議酌時
勢之宜可罷者罷之可減者減之視其所省者幾何
然後財賦之所入其害民之甚者可以次第而議矣
如經制總制未能遽罷勿拘以一定之額可也如和
買折帛未能遽罷裁損其倍取之價可也觸類而推
不一而足庶幾困敝之民猶可以少蘇不然則日削
月蝕未知其所終極陛下雖惻怛於上降丁寧之詔

立煩憲之法初無益於民病也昔仁宗皇帝即位之初翰林學士李諮言兩邊寢兵二十餘年而邊饑如故他用浸廣宜裁損浮冗費以寬庫欽於是詔近臣同議以景德較天禧計所省得什三其後西夏用兵御史中丞賈昌朝建請度經費省諸不急亦詔近臣議之歲省緡錢百萬及夏人請盟樞密副使龐籍言陝西用兵以來用度大廣請遣使者減省邊費仁宗從之所省逾半籍又以近世兵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與中書合議大加簡閱凡省八萬餘人三司獲賜始有餘矣此皆祖宗已行之事也雖然節用以愛民

六正集卷二

六

七

理固然矣此特道其常爾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名為兵革不用而百姓猶不免於困敝有如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其將何以給之乎恭惟太祖皇帝創制內藏當時平定僭偽親祀郊丘所費巨萬皆出於內而民不知真宗皇帝詔近臣作記以述祖宗愛民力之意且謂宰臣曰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特外廷不知耳自是累朝或以師旅或以水旱輒發內庫錢以賜三司此亦祖宗已行之事也惟陛下以祖宗之心為心則仁政可得而行矣何謂通下情臣聞言路廣然後下情通凡自古明君所以求言納

諫與夫祖宗所以貽謀垂裕者陛下既已知之而又躬行之矣臣不敢廣引以煩聖聽頃者臣下進見陛下每喻以言雖切直或有過當皆能容納仰見陛下之意惟恐下之有所不盡也既而奏檜用事專權自恣惡天下之議已而陛下得聞之也乃始嚴刑峻罰以箝天下之口詞色之間稍涉疑似進退之際或被顧盼輒皆有不測之禍長告訐之俗而親戚為仇起羅織之獄而道路以目人不自保導使成風稱之者以為聖人奪之者以為惡父凡投匭之章造庭之策不謀而同歸美於一德元老至於輪當面對者託疾

六正集卷二

七

七

而正免奏事殿上者皇遽而風退聖問所及則恐懼而不敢對風旨所至則進延而不敢行四方饒獻畢集於相府而尚方所無有也郡國便宜取粟於三省而九重不之聞也當此之時中外人情為何如哉原擢之所以至此者彼其為說必不自以為拒諫也以為不如是則國論不一君上不尊由今觀之豈其然乎陛下奮發英斷一新政化天下之人始得拭目引領以瞻天日之光招徠多士不問新舊開納衆論不遺疏遠德意至渥也然而士風頽敝非一朝夕非大有以矯正而振起之未易變也奈何議論之臣不能

廣推聖德明示中外及假秦檜之餘術以艱梗言踈
摧沮士氣陛下因星變而求言彼則曰恐姦人以天
變為幸也大理少卿論及刑法彼則曰不當言而言
是犯分也凡士之獻言者固未必其心迹相應也然
而有言則受之有善則行之豈必問其他哉今或逆
探其隱伏之情或追究其平素之行或指以為奸名
或目以為好異此等說行雖不必加以刑罰而士止
於千里之外矣昔公孫成諫田文而得寶於外文表
而出以勸來者司馬光以為文可謂能用諫矣苟其
言之善也雖懷詐諛之心猶得用之况盡忠無私以
事其上乎然則何必逆探其隱伏之情也葉矩佖於
隋而忠於唐司馬光以為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
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然則何必追咎其平素之
行也慶曆間諫官包拯上言大臣顯政惡才能之士
有所開建則議其近名夫群下雖乘然有志於國家
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補於上又困於近名之說
則是志士仁人終無以施矣則夫指之以為奸名者
是不欲其為善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故
晏嬰謂和與同異則夫目之以為好異者是欲其為
同也伏望陛下戒權臣欺罔之害而知其說之為邪

察今日風俗之弊而思所以救其失覽士大夫是非
之論而斷之以理進用忠諫斥遠諛佞使天下知好
惡所在則中人以下皆化而為忠矣其或狂妄而不
知大體迂濶而不達於用亦置之而已勿輕加以罪
也如此則民庶之疾苦臣下之情偽廢政之闕失皆
畢陳於陛下之前又孰有辭塞而不伸之嘆哉至於
防守盜賊之策臣竊以為今日之計內之所以立國
外之所以備患雖曰時巡江左而規模事體實與六
朝不同民心愛戴有死無二立國之勢賴以為固此
則非六朝之所難望也邊境之上經理防禦者若寇
至此則六朝之所以自固而今日所未及也六朝之
君往往乘時崛起初無積累之業其繼承統緒號為
中興者特東晉而已方元帝徙鎮建康居月餘吳人
苻萐至者假王導兄弟為之重引顧榮賀循為之先
然後人稍歸附既而王敦蘇峻祖約相繼稱兵宗社
危疑不絕如綫重之以桓溫父子而國非其國矣恭
惟陛下總戎河朔四方聞風雲合響應竭蹶奔走唯
恐居後上下有常分中外無異志分間之重臣握兵
之大將尺一號召則朝聞命夕引道是豈東晉所敢
望哉然而免就和好確守信約城郭不備器械不備

壤障不立烽燧不設憔悴之民繼習饑道而不之納也閒曠之上莽蒼極目而未之耕也使六朝之君而弛備如此不有外虞且有內患將不能以一朝居然則民心之為邦本亦大矣故臣區區前說以師民力通下情為先務蓋所以繫斯民之心使之固結而不解也雖然六朝之所以備患又安可忽而不講哉大抵國於江左必保兩淮必據上流然孫氏之吳宋嘗有淮南尺地也亦僅足以自守魏武兵至瓜步則淮已不守矣而卒不能渡至於上流之地萬一敵據之則鮮有不得志者蓋順流而下通行無阻若其屋建瓴而莫之禦也今吳地濶營屯相望外論頗以為得其人矣而上流之備尚有可慮者兵志曰以一擊十莫善於沈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襄陽之地平原廣野非有險阻之限所恃者兵而已今兵實不足此其可慮者一也與士卒同甘苦然後可與之同死生今田師中剝剝其下而奴虜使之平居無事籍籍嗟怨一旦有急彼能死其長乎此其可慮者二也提募行旅以補軍籍至有斷截支體以求免者人情可見矣其可慮而使用命乎此其可慮者三也夫貴極富盛而能以立功圖報為志此

豪傑之士也唐杜牧論用兵之弊以為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縢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我哉今師中不幾於是乎此其可慮者四也李道之於師中故部曲也師中怒其去已予以羸卒而留其家貲夫兩不相能而欲望其彼此應援如左右手其可得乎此其可慮者五也凡此數事皆人所共知而竊以為憂者獨未聞執事者有所措畫豈其知兩淮之重而不知上流之為尤重乎陛下誠留意於此使將足以用其兵兵足以為將之用形勢相接聲氣益振至於疆場之事據險要遠斥堠遣間諜察奸偽諸如此類皆可以付之其人而聽其所為惟是備禦大計所當有一定之說者願陛下密詔諸將悉意條具使議臣參訂其可否有未盡者往復詰難然後斷自淵衷裁處其當表裏相應戮力而行之非若率爾嘗試而僥倖其或成者也昔趙充國上屯田奏宣帝輒下公卿議諸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於是始詔報從之慶曆中經畫西事亦詔帥臣議攻守二策以上而裁擇焉近世以來舉事輿為議論不一政令數改是以玩愒愒日迄無所成使其審之於初莫而後發豈復有紛紛之患乎凡臣之所欲言者

既已陳其大弊矣而憐憫之誠猶有不能已者敢遂言之今天下所望以為忠義純正而可以任今日之事者張浚是也而臣竊有疑焉陛下收拾人才孜孜如不及寸長片善惟恐失之有臣如此陛下豈肯置之謫籍耶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非必君而後知之也蓋其左右奉侍朝夕親近其志趣之所向才力之所能到所以察之者熟矣非如他人之想望而傳說也然則陛下之意其必有超然獨覽而非天下之所知者矣雖然法正言於蜀先主曰天下有虛名而無實用者許靖是也然天下之人不可戶曉宜加崇重以慰遠近之望今浚之名不下於靖至於實用之有無惟陛下知之爾使其無也猶當以人望見重况其不止於靖耶夫用一人而可以慰天下之望解天下之疑則雖曰虛名乃所以為實用也且臣聞人常過然後能改動心忍性然後增益其所不能浚之得罪二十年矣臣不知其所改悟增益者止於陛下昔日之所知邪其亦有未易知邪古之聖人不以己之獨智而廢衆人之論不以人之一言而掩終身之善每以知人為難者蓋在於此雖陛下加察焉臣不勝懇切之至

論禦戎以自治為上策

唐杜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作罪言曰若欲悉使生民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牛馬果自治乎井闢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雲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

臣竊以天下之事變化百出不可以勝窮然自其本末之則一言而足杜牧所謂自治是也苟捨其本而訊其末則雖千萬言汔無益也戰國之際亦多故矣孫吳之攻戰儀秦之縱橫奔走旁午天下為之騷然時君用之利不償害孟軻居其間獨曰蓋亦反其本矣軻之反本則牧之自治之說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蓋自開闢以來至于今未有不自治而能治人者牧之說則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臣猶有疑焉何則自治之外無他策矣今以自治為上策而又有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謂其君不能也若軻則不然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吳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誰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
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
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夫不能治其國家則已
矣豈復更有中策下策者哉臣竊惟今日所以待夷
狄者曰戰曰守曰和然此三者皆末也要當以自治
為本吾之國家治矣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以和則久
所謂脩其本而末自應不然未知其說也

汪文定公集卷二終

汪文定公集卷二

○

廣東省
中山縣
館圖書

汪文定公集卷三

奏議六首

應詔陳言兵食事宜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二日

廣東省
中山縣
館圖書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以防秋
不逮事貴預備足食足兵宜有長策可今臺諫侍從
各以所見條具聞奏者臣伏見上天助順元惡殄滅
虜酋新立畏天之威遣使通和辭甚勤篤陛下方且
不自暇逸而預為防秋之備不自聖賢而博盡羣臣
之謀天下幸甚蓋自近日以來傳報不一或以為虜
酋寬厚能得眾者或以為懦弱不立者或以為急於
和親欲復還河南地者或以為彼方厚立賞格以勸
戰士如唐鄧陳蔡之類失而復取其志蓋未已者或
以為河朔羣盜擾其南而契丹之遺種攻其北者昔
漢光武初定天下滅宮馬武皆以匈奴衰亂時不可
失光武答以北狄尚強而也田儼備傳聞之事常多
失實古今通患實在於此要之為國者不當問夷狄
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東晉之季符堅以百萬之師
戰勝之威長驅入寇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晉人
凜凜有吾其左衽之嘆至於淝水之戰虜衆奔潰首
尾不支卒以亡國然則夷狄雖盛未足為中國患也

晉之謀臣皆欲乘符氏敗亡開拓中原王師一出盡得究青雍豫之地然而君臣宴安無復顧慮以謝安之勲勞猶不見容而道子元顯之流出而用事晉之不振實有此始然則夷狄雖衰未必爲中國福也臣故曰不當問夷狄之盛衰顧吾自治何如爾今詔旨以足食足兵爲慮此二者皆自治之要也臣請先言足食之說昔人以爲縣官當食租衣稅然漢文景之盛或賜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或三十稅一武帝征伐四夷窮極奢侈於是有益鐵酒酤之禁昭帝即位一切罷之至於後世或用或否唐至德宗用楊炎之

大正集卷一

三

說盡取軍興以來暴斂橫賦合而爲兩稅又用張滂之說始有茶禁凡漢唐之所征取權禁者人皆不能易矣然劉晏號爲善權蓋其始至也並利權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並利居半官闡服御軍饌百官祿俸皆仰給焉今止以淮浙計之歲收一千三百四十萬正元八年權茶歲得四十餘萬緡今則歲收二百四十萬矣世固未有善理財之人也獨不知劉晏復生其於今日財利尚能有所增加否乎至於其他所取名色猥衆曰經制曰總制曰無賴上供曰折帛曰州郡寬剩曰僧道免丁曰寺觀

寬剩曰大軍月椿曰膳軍酒息曰糴本總其所得又什倍於兩稅而不翅也然則今日利入之厚漢唐之時與吾祖宗之盛皆所不及也宜其財聚於上不可勝用矣而大農無經旬之儲至於仰貽宵旰之慮此其故何也臣嘗以爲謂取之多則宜有餘而或以不足取之寡則宜不足而或以有餘以文景輕徭薄賦而貫朽粟陳以武帝籠天下之財而用度常不繼唐王仲舒觀察江西奏罷權酤錢九十萬既三年錢餘於庫粟餘於廩孔戣節度嶺南盡除他名之稅免屬州逋負之緡錢二百萬而公藏私蓄上下與足由此

大正集卷三

○

三

什界

觀之不在乎取之多而在乎用之有節也今日財賦自其外而言之左藏一歲所出比於紹興之初其多已增倍矣臣不敢遠引前古姑以陛下之初政爲率則其間所當裁節者固不少矣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鎮乞明詔中書樞密大臣考求祖宗朝天聖中官吏兵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立爲條章上下遵守則國用有常而民力有餘矣此亦微臣所望於陛下也凡百官有司浮冗之費可以參酌舊制一切減省惟是軍旅之用日以增廣因循寢久遂爲成例一旦更革固亦未易然而賞典之冗濫獨不可以甄別

乎尺籍之偽冒獨不可以考覈乎此特在陛下指麾之間爾又自用兵以來中外爭言便宜往往多出於希功徼幸之意如措置營田如結集民兵如招納歸附之類錢糧器械一皆取足於朝廷曾無毫髮之效亦莫知其何用也熙寧間韓絳以大臣宣撫陝西所費十八萬緡終無成功衆議沸騰以爲大咎今所謂十八萬緡不知其幾矣况其事行之初議者固疑其不可故臣願朝廷之上有所興爲與衆共之使可否之論畢陳於前然後擇而從之如漢宣帝使公卿議屯兵利害反覆詳盡庶幾無輕舉妄動之失矣雖然此特言其外者而已至於內府之財則有非外廷所知者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匪頒之式好用之式然則王之用度雖曰不會要不出乎式也太府掌九賦九功之貳受其貨賄之入其頒財則以式法授之而式貢之餘財則以供玩好之用元豐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內藏之出納而奉宸庫則隸於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無內外之異也自紹興十三年始詔內庫不隸戶部太府有司輒敢會問與供報者皆坐之中外之人不知所以然者何也疑詞異說無所不有臣竊觀陛下清心省事仁民愛物一皆

出於天性宮掖使令既已不備又從而出之教坊者音樂旣已不聽又從而罷之此豈以外物爲樂哉比以戎事暴露備邊犒師招軍市馬率從中出此豈以多藏爲利哉而臣猶有不能已者竊恐賜予之間或過爲豐厚而失於樽節出納之際或習爲寬縱而失於考察雜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或雖澄汰而未盡也今陛下恭儉於上而左右近習與夫貴戚之家第宅池館窮極華美田園邸舍連亘阡陌此固不能使人之無疑也夫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蓋有之矣願陛下推其所爲損之又損始自宮掖次及外廷如此則聖德日新人心悅服而實惠及於天下矣先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至於當損之時則二簋可用享况於匪頒好用之類乎且臣聞之有國家者未嘗不以人心爲安危惟我祖宗覆育天下斯民愛戴有隕無二尤見於艱難之時陛下試以東晉觀之方晉之國於江左中原分裂夷狄自相攻擊故邊境僅得以少寬而變故內起岌岌乎無終日之安所患者王敦也敦旣死而蘇峻祖約連衡犯順所患者桓溫也溫旣死而王恭商仲堪稱兵內向所患者孫恩也而盧循徐道復相

繼擾亂蓋其基本尚淺人心易搖故姦邪得以肆行而無所畏也自建炎以來夷虜之禍甚於東晉然而戶口雖或流離而無背叛之志盜賊雖或竊發而無響應之助強悍之將不能使其下之爲非暴虐之虜不能以禁其民之向化此皆祖宗德澤之所固結陛下仁心之所感動相與扶持扞敵以至今日豈曰小補之哉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令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旣而智伯攻晉陽決水灌之沉寃產蛙民無叛志凡今日之所以取諸民者臣已具陳於前矣願陛下思民心所繫之甚重閭閻方今民力之已竭而求所以賑救推在節省無益之費使財用充足然後賦歛之不得已者可以次第蠲除庶幾疲瘵之民得以蘇息則其爲國家之保障者豈有已哉臣請言足兵之說昔陸贄有言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也至和中原廷招募新兵諫官范鎮以爲財用不足民力凋敝而又欲募兵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

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何如耳方儂智高寇嶺南之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死亡奔北不可勝紀然狄青所以取勝者番落數百騎耳此兵不在衆近事之效也臣以爲陸贄范鎮之說切中今日之病自講和以來諸將坐擁重兵初無尺寸之功而高爵厚祿極其富貴安享優佚養成驕惰無復激昂奮勵之志兵籍雖多初不閱習或拘之以爲工匠或毆之以爲商賈或抑之以爲僕隸之役旣使之以不當爲之事又侵奪其所當得之食行路之人皆知其不可用也已而虜騎奄至曾不一戰望風遁逃決展之間而兩淮之地蹂踐幾遍方且恬不忌憚恣爲誕謾列上戰多誑惑羣聽急危之際被旨應援乃或將辭詭計顧望不進陛下雖嘗取其不用命者治之終未足以震服中外且鈞是罪也而罰有輕重人猶不能無詞况於或罰之或賞之乎故其免於罪而蒙賞者不知愧怍而反謂朝廷之可欺偃蹇傲睨日以滋甚陛下捐金帛以賜士卒適以資其刻剝之計至於怨譴並興無以自解乃復奏功第賞超越資級動以數萬唐李愬平淮西奏請將佐以下官凡百五十員憲宗謂裴度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

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以此較之今日之事無
乃太甚乎方無事時朝廷有所使令率以詔旨行下
或陰爲遷延或公肆欺玩或直抗執而不行不知一
旦有急能惟命是聽以徇國家之難乎四方之人何
所觀望三軍之士何所勸沮雖有貔虎百萬將誰用
之故臣之所憂不在乎兵之不足而在乎軍政之不
修也且今中外之兵其老弱強壯不可得而分也其
逃匿死亡不可得而見也然則雖欲益兵亦不知其
所以益矣諸葛亮出師無功或勸以益兵者亮曰大
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反謂賊所破者則此病

入汪集卷三

八

八

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
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
後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
功可躋足而待矣由此觀之亮非徒不肯益兵也又
欲減省之蓋勝敗在將不在兵兵多而冗不若少而
精也臣願陛下內自省察以前日之失爲在已奮發
英斷力行大公至正之道而不牽於異說之私賞善
罰惡無偏無黨示天下以好惡所在使人皆洒心易
慮以聽陛下所爲然後兵籍之多寡人材之高下皆
可以按見其實謹其訓練之法號令必行等級必明

技藝必精心志必一周旋進退將無所不可者矣昔
人論兵蓋有一可以當十者亦有十不當一者此顧
用之何如耳竊聞朝廷方開闢州縣之兵取其半以
待不虞之備此誠有不得已者去冬固嘗發諸郡弓
弩手什之七矣疆之使行驚擾顧州郡有調發之
費室家有離散之怨既至軍中大率奴虜使之初不
藉以爲戰鬪之用也大敵在前何嘗得一夫之力且
所謂正兵者技止於此况其下者乎而又有甚不便
者夫盜賊之作常生於細微州縣之兵雖不可施之
於大軍而追胥討捕防護鄉井蓋所以銷患於未萌

入汪集卷三

九

也晉武帝罷州縣兵山濤陶璜皆以爲不可及永寧
以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此往事之鑒也去冬既
取所謂弓弩手者州郡無備則或發諸縣尉司弓手
以守禦城郭縣又無備則或抽差編戶以代弓手之
乏貪猾之吏夤緣爲奸無所不至或差或否均被其
擾夫天下之事順人情而行之則如水之就下拂人
情而行之則有挾山超海之難故聖主之政山者不
使居川而渚者不使居中原此非有神奇巧妙也亦
曰順之而已今民之在田里者則拘之於縣縣之巡
捕者則執役於州州之守衛者則分隸於諸軍豈所

以爲順哉議者患州縣之空虛也則請各置四隅之官而以其土人爲之強宗富室平日挾其財力以武斷於鄉曲今又假以尺寸之柄公行賄賂明報仇怨有甚於盜賊者朝廷知其不便尋即寢罷蓋凡所以開闢動搖至於數四公私煩費驟然不寧而迄不得其道理者皆起於州郡之無兵也今者詔旨止令選其強壯就各州教閱則固未必調發也惟陛下精思熟慮於不得已之中有所裁酌使州縣不至於無備田里不至於重擾則州縣安而朝廷安矣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有年國宜益富兵宜益強而顧以不足爲憂凡在臣子孰不皇恐臣竊以爲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際其能積微而致著華弊而爲治者要必以至誠爲本以力行爲要而不尚虛文專取實效用其人必責以功聽其言必驗以事使欺僞者有所不敢爲而忠臣義士皆得自盡以奉其上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詩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又曰思無邪思馬斯徂夫馬之蕃息何與於人君之心思蓋物無小大苟非以誠心持之則所行之事其施於外也必苟簡所用之人其應於上也必戚裂又安能還至而有效乎今日之事特在陛下加之意而已臣竊觀今之

風俗大率以欺罔爲尚變路師臣訓練精兵二萬及監司核實初無一卒東南鑄錢祖宗時歲不下百萬緡比來止以四十萬爲額又盡收天下之銅有司以爲可鑄三十萬則是七十萬也去年所納僅及五萬而乃以六萬爲羨餘而獻夫以欺罔如此豈不以爲罪或又從而賞之亦何憚而不爲欺罔乎此風不革則天下之事所以仰勞聖慮者何時而已也臣不勝惓惓獻其愚衷惟陛下裁赦幸甚

除數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狀 隆興元年

准令諸侍從官受訖三日內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觀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志尚宏遠學識純正不守章句而以自得爲本不事華藻而以躬行爲用尊其所聞尤養益羣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論士大夫敦尚節義劄子 隆興元年三月

臣比者進見伏蒙聖諭如何得士大夫敦尚節義臣雖率爾以對卒遽之間未能究極本末又蒙聖諭令臣陳其說者竊以風俗之邪正未嘗不繫乎人君之取舍所謂邪正者雖曲折萬狀要不出乎義與利而已君子所知者義也故爲人臣則盡心戮力而無所避直言正論而無所隱凡義之所當爲雖死生禍福

臨之而不顧也。小人所知者利也。利在君上則惟君上之從外若柔順而其實危險外若恭謹而其實欺慢及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又何有於君上哉。故傳曰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夫邪正之分其明白如此而肯之人主常患不能辯別之者。蓋順從則取悅違異則致疑介特則無助阿黨則多與廉靜則易退巧佞則難遠故以同異爲愛憎以愛憎爲是非而取舍皆失其真矣。恭惟陛下明智聰察洞見幽隱凡中外羣臣其材分高下皆無逃於聖鑒矣。然而風俗猶未能變者臣竊謂當今之失在於取人不觀其行用人不覈其實。今但曰是能辦事也是能趨時也則其他不必問也。夫天下之事以忠信誠慤之心行之猶懼不濟況付之於無行之人乎。欺罔以售其說刻剝以營其私蓋將無所不至矣。而其益人之國者果何在哉。此不觀其行之弊也。今有言曰某利可興某功可就往往進之以爵祿予之以事權徐而考之則名實相反績用不效非特不治其罪而爵祿事權猶且如故而或有加焉。此不覈其實之弊也。夫不觀其行則頑鈍者無所愧恥不覈其實則誕謾者無所忌憚是敲天下之人使去義而就利

其積寢久其流寢遠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陛下爲久安長治之計思清源端本之道於邪正義利之辯特留聖意獎任忠厚正直之士貴其和而不必其同取其大節而不求其備若其浮虛輕躁前後反復者則懲沮而差擇之以明示好惡所在行之以必持之以久則公論伸正道明人皆化而爲善所得者皆實才所行者皆實事矣。何患士風之不美節義之不立也。取進止。

論講讀官進見希濶劄子 隆興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近日以來講讀之官進見希濶蓋自昔人君

有所佚豫或不留意經典有所私昵或不親近儒生今陛下省覽庶務不舍晝夜非有所佚豫也延接臣下不間疎賤非有所私昵也特以勤勞政事故不遑暇於此耳。然臣竊謂六經之典籍祖宗之謨訓此乃政事之本也因其有所勸戒而省之於已則可以致日新之益因其有所損益而驗之於今則可以得時措之宜。漢光武唐太宗皆百戰以取天下而與其臣下講論經理往往夜分乃寐蓋必不虛費日力而爲無益之舉也。仁宗皇帝詔雙日御經筵而隻日亦詔侍臣講讀足以爲萬世法。伏望陛下特留聖念天下

幸甚取進止

論愛民六事劄子 乾道五年

臣竊以自昔人君大有爲於天下雖酬酢事變不一而足然皆以畏天愛民爲本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愛民乃所以畏天也未有不得乎天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亦未有不得乎民而能得乎天也自王者之迹熄戰國之君務相傾奪於是孫吳之戰伐儀秦之縱橫申韓之刑名法術紛起更進天下爲之騷然不寧孟子於此時獨力持仁義之說以救民濟世齊大國也宣王一時賢君也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其志亦大矣孟子乃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爲之後必有災其所以告宣王者則在於反其本養其民而已夫以天下並爭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養民之說不樂於拱揖而救焚乎故當時例以孟子爲迂闊而莫之用言既不用則亦莫見其效驗然而後之能一天下者漢高祖光武也高祖所任者蕭何何之言曰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光武所任者鄧禹禹之言曰方今人思明君如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地大小

蕭何鄧禹之言即孟子之言也世但見高祖光武征伐四克而不知其得天人之心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恭惟陛下宏規遠畫將以紹復大業底綏四方而於愛養斯民尤致意焉發於詞令見於政事勤懇懇無所不用其至固已合乎天矣臣輒不自揆思所以將順聖德之萬一者其一曰陛下雖有愛民之誠而良法美意推而行之者則在監司郡守今之監司郡守多不實選是以民未必皆被其澤願陛下精擇其人久任其職考覈其課而進退之其二曰獻言進計之人類多捨循常而好紛更蓋循常之功未必有可見之迹可喜之事而紛更之說聽其言則美施於事則悖民受其弊常在於此故昔人以謂康濟小民以率自中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也其三曰權貨之利今皆數倍於前代州縣或科歛以取辦雖未能蠲減不宜有所增加以重困民力其四曰州縣費用比承平時不翅十倍豈復更有羨餘貪猾之吏往往刻剝進獻項雖禁止未能盡革自今有犯令者陛下必出行紂罰以明示好惡其五曰收糴糧儲繕修器械之類諸所費用悉宜計其實直給降本錢無使州縣於百姓重賦之外復有此等陪貲或更並緣肆爲

姦利其六曰民竭其財力以養兵矣而又欲以民爲兵恐其不足以禦盜而適以爲盜也今雖以繕定若免其教閱而約東川縣母或非時追集違法率斂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安業凡臣所陳皆繫斯民之休戚爲甚切臣之見聞思慮所不及者蓋亦不少惟陛下特留聖念使士之誠實之言民之疾苦之狀皆得畢陳於前次第而罷行之以固邦本以承天意天人協應相與爲一則爲之而成動之而功將無不可者矣取進止

授端明殿學士查籛自代狀

汪文定公集卷三

十六

右臣伏觀其官查籛稽古之學可施於今應變之才皆適於義奉使入蜀踰涉七年隨事便民爲國固本使在要近裨益心臣所不如舉以自代

汪文定公集卷三

汪文定公集卷四

內制十四首

李顯忠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充左金吾衛上將

軍封食實封如故制

朕運文武之大柄以濟時操賞罰之至權以御下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眷乃勁臣久於閒地肆頒新渥歷限舊章隨州觀察使提舉台州崇道觀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李顯忠挺志堅剛稟資驍銳生知大義旣用復以變夷存秦膚功期捐軀而徇國頃者成師以出惟敵是求方志馳於伊吾乃威損於柁邑勉從絀典以塞輿言然而折馘執俘亦云戮力動心忍性抑又累年矧群材之彙征豈一肯而獨棄專自國朝之制凡厥將帥之臣或元戎擁節之行或周衛執金之守昔鮮聞於並授今特出於異恩內以增釐數之嚴外以爲屏翰之重皆將觀政非以假人於戲與人之周廢幾得頗牧而能用共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肇敏戎功對敷休命可特授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郭振特授武泰軍節度使進封建康郡開國侯

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朕總攬多士牧寧四方千城斯民實資勁武之畧注
意於將尤在安平之時雖名器之是嚴苟勳勞而必
報眷乃宿望修其外康歷年滋多宣力靡邵矧來朝
有錫命之禮而考績有陟明之文其序進於元戎肆
庭揚於大號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奉國軍承宣
使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廬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淮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
都總管兼提領措置屯田武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
戶食實封一百戶郭振勇鷺而好義沉潛而善謀懷
惻風流家承氣俗之習奇龍福文天賦功名之資頃
提偏師堅守孤壘厲士卒奮盈之氣摧寇戎遠闢之
鋒既任屬之寢隆每勤勞之不懈肅轅門於建業開
帥府於合肥紀律堅明恩威敷洽盡忠以衛上之義
得悅以使人之方有倣其成不愆于素復念轉輸之
費欲圖久駐之基萬人留田三事就緒凡茲爲國以
遠慮皆匪便文而自營朕嘉其用心倚以爲重惟名
實之宜稱度事功之可成俾建節於黔中以增雄於
閩外封侯之舉衍食之封併舉異恩遠觀來效於戲
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誰云充國之老

往祇朕命充壯爾猷可特授武泰軍節度使依前侍
衛親軍馬軍都指揮充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兼知廬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淮南西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提領措置屯田進封建
康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賜尚書左僕射陳俊卿乞許解機務不允詔

敕俊卿卿脩身齊家允蹈先聖之學持正應變兼有
昔人之長調肺腑萬幾康濟群物既自任以重必克成
厥終惟進陟於宰司蓋甫踰於期月若乃富強之業
系集陰陽之氣未和方當恐懼修省之時正需輔贊
彌縫之助胡爲自列乃欲告歸昔成湯聖人實賴一
德孔子爲政尚云三年其盡弼諧之誠益圖持久之
效所請宜不允

賜尚書右僕射虞允文再乞解罷機政不允不

得更有陳請詔奏劄子云非不欲宣力左右

敕允文卿名振華夷材經文武方茲注意惟以仰成
曾坐席之未溫乃抗章而欲去義將安出勢豈宜然
已明喻於至懷尚游陳於前說惟左右之宣力蓋將
有爲非初終之一心何以能濟勉安厥位益究乃猷
所請宜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賜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

祐乞界外祠不允詔

敕以祐朕惟本朝之盛諫官御史類多以稱職久任其辨明是非糾逖邪枉蓋不遺餘力然未聞一去言路乃切切然顧畏引避而亦無有輕議其後者卿頃在諫省殆將三年既而出納命令銓綜人物朕所選用每有加焉今忽以嘗任言責欲避仇怨而去是何故邪傳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卿其安之所請宜不允

賜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陳良

祐乞許奉祠或州郡差遣不允詔

敕良祐省所奉劄子叨竊過分怨謗乘之竊恐悔尤日積他時重費保全欲望許臣奉祠或與臣州郡差遣事具悉卿素以學識簡于朕懷發舒謀猷數歷華要方益觀於遠業乃祈去於周行已喻至懷猶伸前請仰不愧俯不作奚虞怨謗之乘言有物行有常豈復悔尤之積尚體茲義其安爾居所請宜不允

賜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安遠軍承宣使吳

拱辭免除兼知興元軍府事充利州安撫使

恩命不允詔

敕吳拱朕惟乃父盡力百戰以保衛全蜀蜀人德之

如甘棠思召公也爾又能服父訓不違公忠廉潔是以士尤樂為之用乃者即其駐軍之地付以牧守之重從民之欲因勢之便因材之宜庶幾建一官而三物成焉往其欽哉毋替朕命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寶文閣學士致仕凌景夏辭免恩命不

允詔

敕景夏朕閱勞卿以官職之事故特進名秩以示貪賢而弗獲之意蓋古之里居者亦豈自暇逸而已哉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卿其欽服朕命勉盡此

義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使依前知紹興

軍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加食實封史浩辭

免恩命乞許仍舊秩改奉外祠不允詔

敕史浩卿入相初政為甘盤舊學之臣出殺大邦蓋禹穴神皋之地歲勤再閱眠俗決和肆稽進律之大特舉久虛之典而乃謂私養之未便欲力辭而言歸惟昔人臣勤於王事不遑將母是用作歌今卿定省庭闈常如一日顧瞻鄉黨實在四封常何異於家居其即膺於朕命所請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沈

介乞除宮觀不允詔

敕沈介卿以盡護諸將之畧而鎮拊湖湘以特立累朝之節而表率郡國蓋其有本如是固已不令而行期年于茲治效為最而乃存陳秦牘力丐奉祠重念遠民方休善政其綏厥位毋棄爾成所請宜不允

賜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沈

介為招到三衙軍兵並皆少壯及等不擾而辦獎諭詔

敕沈介朕常患今之郡縣有所興為往往騷然煩費

介集卷四

本

卷四

而事未必集雖然豈不存乎其人邪卿任分閭之重堅體國之義招致銳士入備禁旅願從者聽中率者助初不以一毫擾民而道路云遠糗糧畢具又未嘗仰給大農也嗚呼茲亦可以觀政矣予惟爾嘉之

賜徽猷直學士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吳

芾乞許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敕吳芾卿徊翔禁塗望實益邵鎮拊方面威一新顧欲於未至之年求遂其知止之計意雖甚切義不可從尚體朕懷勉祇厥服所請宜不允

賜新除敷文閣直學士依前成都潼川府夔州

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晁公武辭

免恩命不允詔

敕公武朕惟祖宗時其自待制除守成都者往往進直學士之職以遣之矧卿服在禁塗蔚為宿望任四路兵民之寄積二年鎮拊之勞乃今進職蓋云晚矣又何辭焉所請宜不允

賜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劉章辭免

除禮部侍郎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敕劉章故舊之義所以厚民風老成之人所以重國典惟茲二者卿實兼之召置貳卿典司三禮卑以自牧雖陳引避之辭直哉惟清其思選任之意所許宜不允

大隆集卷四

本

卷四

策問一首

試林光朝館職策問

乾道五年七月十日

問帝王之功莫大於用人蓋必知其人矣然後可得而用也皋陶之謨周公之立政其知皆在於知人此固萬世不易之理也為天下國家者豈不欲得如皋陶所謂九德周公所謂三俊而列于庶位以收用人之效哉患在夫端竅真偽凌雜貿亂莫知其孰為可用也然則知人必有道矣皋陶周公之書其反復曲

折殆亦詳矣獨不曰如之何其知人也豈其不可言邪抑亦有所未盡邪世之欲取聖人之言以為致治之成法者其將何以為準邪則又即孔子所嘗言者而參之夫言行未必相應也毀譽好惡未必皆可信也人之難知此其大槩也今也聽其言則觀其行有所譽則有所試衆好之則察焉衆惡之則察焉若是者亦足以知之乎然觀之試之察之乃能有所別白而得其是非之實又豈易哉周公於有夏則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湯則曰克用三宅三俊文武則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聖人而優為之固其宜矣而禹乃曰知人之哲惟帝其難之豈堯所有不能哉道至於聖人而猶有二邪此皆學士大夫所當講究而推明也其詳言之

記

守正觀養三齋記

方耕道謂某曰吾聞諸中書呂公公聞諸其先友曰守至正以待天命觀物變以養學術吾退而名所居之二室曰守正曰觀養將朝於斯夕於斯從事於斯以毋忘呂公賜也願子為我記之耕道抗邁之氣閨門雍睦之行出處之節其過絕人者甚衆今無乃視鄉所有為未足與是非邪正所在有心者所同知也然而以衆人之所知而世之君子有不能行平日之所耻一朝有安行而不疑者夫以口耳之學血氣之知以當利害之變何止於杯水救輿薪之火也是以紛紜叢勝莫能相尚能於此不能於彼勉強於所易失之於所難或僅能扶持至於末路不復自振要末可以一節為定論也顏子居陋巷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由後世觀之能不戚戚於貧賤而失措於死生之際者有之矣孔孟之言亦阿所好邪意顏子所謂不改其樂必有不苟然者矣晞顏之人所當考也然則士之有為有守而不出於存養之功難矣哉此宜呂公所以有望於耕

道而耕道之所以不可已也所謂過絕人者將在此而不在彼矣其不肖廼者亦幸有聞於呂公思未之能行今又幸而聞耕道之風庶幾取則之不遠也抑吾黨之士又有從而興起者焉是以爲之記而不敢辭

豹隱堂記

東萊呂君時叙紹興十五年丞於武義縣冬十二月因農之暇日取官之棄材築堂于廳之西未旬月而成公事之退以與兄弟講聚道義於其間縣人有請者曰澤其衣毛以成文章者豹也蓋君子豹變蓋以豹隱名是堂乎時叙以爲然而屬某爲之記所謂君子之文章者何也其惟優游厭飫閱天下之義理而極其要歸存於心而安措於身而宜發爲英華流爲潤澤而有不可掩者也非外此而又有謂文也自孔子之前聖賢之說可知也而未嘗有以文與質兩立而並言者單襄公曰文王質文夫質也而曰文此後世所疑也蓋古之遺言如此矣世衰道微乃始有文似而質非者凌雜於君子之間而莫能辨也於是孔子始別白而言之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夫質猶文也文猶質也實一而名

二又或至於偏勝者疑非聖人之言蓋言之不如是則無以辨彼之不然而明此之非有二也使文與質而果異也則夫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自後世觀之是爲質邪文邪蓋聖人之時道之難明辭之煩悉則已如此矣况又至於後世習其名不察其實物我異觀體用殊致其亦無足怪也已惟呂氏之學遠有端緒粹然一出於正爲世師表者相繼也而時叙兄弟實謹守其所聞凡衆言之是非若觀火矣持是而往所謂孰能禦之者與故予因斯堂之爲是名也而歷道學術之所以然以告方來使知呂氏所謂文章者蓋如此時叙名大倫治先名大器者其兄也允升名大猷逢吉名大同者其弟也

潛齋記

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視之而能見聽之而能聞者誰與八荒之外數千里之遠鬼神之茫昧也耳目之所不及也而思之則得索之則至參列於吾前者又誰與論至於此非天下至神有不足以名之矣故楊子曰神在所潛而已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此聖賢與衆人之所同亦未始有古今之異也然而文章事業邈不相及者吾嘗求其故矣三代以上學者以知

道為先泛觀博取而究其終極凡天下之物莫非為
吾之資至於浸潤厭飫豁然開明卓然獨立而自得
諸我則天下之物亦莫非為我之用措之於身而安
施之於天下國家而宜感格天地發育萬物皆自然
之符而無待於外者蓋有其本矣後世之士有志於
學者推尋文義於毫釐之間謹守法度於造次之際
亦可謂強學力行矣而知之者實未至也故明於春
秋而災異之說得以惑怙於勢利而死生之變得以
驚況其下者乎此古今學術之異不可以不辨也建
安陳德浚溫粹謹潔孜孜焉以問學為事取楊子所

八注集卷五

四

天

謂者名其居之室曰潛而訊其說於僕焉夫所謂神
心者猶曰天之高地之厚耳要當知其所以然者孟
子曰有四端于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矣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苟知之者未至則
安能擴而充之以盡其所以為高明廣大者哉故願
於此致志焉居是室也必有非昔之隱几者矣

平政橋記

水自玉山歷信州而西州之南有浮橋焉歲月寢久
板罅柄脫傾欹動搖行者惴惴焉夫徒任輿梁之不
設而民以病涉此其害之可見者至於有其具而不

足恃則有不可測知之害此仁人之所隱而為政者
不可緩也今奉議郎趙侯汝愚子直有著作佐郎來
領州事惻然念之顧以比年費用日增校之異時相
倍蓰而不翅左支右吾殆不暇給惟是撙縮浮濫檢
枋欺隱銖積寸累久之得錢三百萬而贏於是撤舊
橋而一新之廣厚堅壯坦如夷塗父老嗟嘆前所未
嘗觀也其下流曰三港蓋永豐之水北行又西南湊
集于此而閩人所從往來之津也舊以舟渡至是收
其餘材亦創為浮梁以易之淳熙元年九月丙申始
作閱六旬而成其市材僦工率為平賈謹視出納無

八注集卷五

五

集

昭烈廟記

古聖王之制祭祀也福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

則祀之此蓋不易之典也王山東獄之行祠舊創於晉寧寺之西紹興癸亥相攸上食得奠壇昉故關而壯麗之侑獄秩祀之神莫盛於張王初廟食湖湘迨演江右施及玉山然封爵同而名諱異或者疑焉按唐忠義傳張巡許遠守一州捍天下慷慨死難者三十六人史佚王姓名邈無攷索後江西憲使方師尹撰弋陽行祠記云曩效官京口觀淮陰棄指亭記論王始末甚有條理迺知王諱朴家于滑之白馬安祿山之亂巡遠提孤軍守睢陽築臺募勇士得南霽雲為將王原善同出睢陽乞師賀蘭進明不與俱

八三集卷五

七

一指誓信軍中為之驚駭出涕偕還且射浮圖矢中碑誓破賊必滅進明未幾城陷王等俱死之夢其家曰吾得請於帝令輔南獄為司錄事出乘輕車迅捷如飛掌察人間善惡具以聞而加賞罰吾乘此可誅不忠未幾進明遇疾如電之震蓋其德也然則王之膺帝令以輔南獄不獨表表於三十六人之中而聲靈顯赫且綿綿於千萬世之下豈偶然之故哉先是唐開元天寶間王累舉進士不第曾有題衡州泗州寺詩一水悠悠百粵通片帆無柰信秋風幾程峽浪寒春月尺日江天雨打蓬漂泊漸搖青草外鄉關誰

念雪園東未知今夜依何處一點漁燈出葦叢其文章有如此者王平生任俠常袖舉金鉞以擊不平死守睢陽氣勁力銳終始不渝巡遠之忠義霽雲實讚嘆之霽雲之勇壯王實佑助之氣節有如此者巢寇倣擾衡民乞靈于王寇過來江遇衛履者皆巨足詢其故曰吾州兵屢也俄有寇見偉人高牙大纛躍皆丈餘寇褫魄卻走境賴以安隨處祠像號感應太保其威靈有如此者是皆善德於唐也生為精忠之臣歿被盛德之庇如渾如印如柳如栢如撫如南安建昌所至靈應廟貌輦飛不可縷數賜額昭烈則自政

八三集卷五

七

和乙巳始也後南安查仲正等捐金塑像名曰取命案崇奉經年紹興丁卯仲正夢王坐白馬揮金鞭曰神乃江東水絕處香火賴移他所否則禍及茲土覺遂識此語是歲春暮遠送神像并其侍從舟載沿江而東上皆不叶至玉山始得卜案邑士庶官吏遠近奉安於邑暖水三山實行嶽之佐也淳熙乙未春南安張珉等十三人復辦供器來獻以備歲時供奉之需自是水旱盜疫無禱不應邦人咸賀輸財戮力立祠於行嶽之東邊祠之前有泓泉潄潔凡有疾疫謁飲即愈歲遇庚伏市民齋戒微福辭曰收瘟稍茹

董腥擊毆無貸七月二十五日相傳爲王誕遐邇雅
蒙恩戴惠者香花蕭鼓肩摩踵接闐咽道途以答
神庥不但茲邑而已邑令陸翼年遂更名賜福案王
自政和至乾道累封八字是乃忠靖威顯靈佑英濟
王夫人累封四字是爲協惠懿澤夫人竊謂古今惟
忠義之士一點英氣磅礴穹窿生爲國家柱石死則
凜凜在斗牛間王之忠義額拔三十六人知其功史
佚其傳能無遺憾然棄指之亭碑可攷異代之丞嘗
不絕有非當時諸將所能企及豈非王之名氏史雖
不錄而褒封廟祀不能不昭盛美以垂不朽殆夫錄
之以報其忠邪然則動事定國德舊捍惠王無愧於
古聖王之祀典矣茲廟遂成缺記願末父老俾述其
槩且以誌邦人被福之侈雖然王之英靈利澤固隨
遇而隨著也豈獨此邦而已哉因叙大畧且作詩使
歌之以祀云玉山蒼蒼兮玉水清神馭來下兮衆心
傾有秩斯祐兮昭聲靈湫息妖盪兮福群生五風十
雨兮保秋成鼓腹絃身兮樂昇平輸誠牲酒兮薦芳
馨伐鼓坎坎兮鳴鏞笙神貺無窮兮曲直亨欲報罔
極兮搖心旌

諸溪橋記

諸溪有橋乃宋紹興間郡侯秘書林公所建前記備
矣然考之圖志櫛乃從木故老相傳溪所多櫛木遂
以得名或曰衆流之所會也故今稱曰諸溪橋今且
百年矣水鑿而敗過者病焉余一日出郊目擊怵然
動心退而究其原委則知前人創始未必不爲經久
計者自易木而石蓋嘗買田以爲歲修之備立意固
善作法非良廼以田租屬之廣教院主僧去來不常
悉以所入資其妄用橋之頽圯不顧也計田之入歲
爲米二十五石有奇與其斥爲緇徒蠶食之費孰若
收其贏以助吾惠政而况因接崖猶存舊址撥沙取
石多有遺材他山可攻功亦易就量其所費衆謂得
五十餘券足以辦事郡方窮空無力議也於是以其
租歸於官存五之一以贍掌橋道者姑輟已奉千緡
助之餘則於綱賞庫借用焉積其歲之入不數年可
以盡償郡得此租則修舊起廢來者不容遁其責矣
爰屬上饒邑佐游君炳薰其事游君精敏而峻潔市
材僦工直與時平凡所經營一如私家未嘗毫髮擾
民不七旬而告工橋之址創者一修其半者二衡爲
尺十有三縱七十有四爲欄爲楹悉完之費八千二
百九十四緡有奇郡所撥之外乃邑大家出是塗者

爭助成之余惧夫郡有修橋之田而後人不之知也
又惜夫諸大家有樂施之善而名不彰於後也故刻
之石以紀始末併以其姓氏附下方云

桐源書院記

桐源在貴溪縣南高氏之族唐時有諱寬仁者累官
至福建觀察使自後以詩書顯庸者代有其人今國
子監學錄可仰先生寬仁七世孫在家未仕時刻苦
學問作書院於所居之旁乃收召宗族及鄉人之子
弟教之因名曰桐源書院可仰出身科第授今職予
與先生同郡微言于予以記書院創立之始夫三代

注集卷五

十

集

之時黨序術序家塾之教遍天下俊造之士升于國
都者必皆自其鄉故居于家而孝弟廉耻之行立仕
于時而仁義之政修後世鄉閭之教廢存者獨州郡
之學爾今桐源書院高氏特以教其家與一鄉子弟
有古人間塾之遺意且書院者讀書之處也凡人讀
書于書院人所共知讀書之處人或未盡知也豈徒
華居廣廈明窓靜几之謂哉是心即書室也吾能潔
修神明之舍以讀吾書則論孟庸學之四書不在方
冊在吾丹府之中矣六經子史之旨趣不在篇簡在
吾靈臺之內矣咀其英華飲其膏饒其為用詎有涯

哉自古名賢巨儒讀書皆在於心故發揮為事業皆
本諸是心也今學錄先生歷官以來好學之心未嘗
有一日之倦其欲立功立德以圖不朽于世亦未必
不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也自茲以往高氏子孫讀
書于書院當以古聖賢心學自勉毋以詞章之學自
足他日有自此而達於郡邑上於國學赫然名聞於
四方則書院不為徒設矣書以鐫於石碑來者勉焉
序三首

陳忠肅公文集序

自荆國王文公變更法度後之用事者又託之以濟
其凶一時忠臣誼士尊君憂國相與出力爭之不為
不多黨錮之籍其大槩可見也然其言不行身不用
則亦已矣若乃辨白是非如指諸掌探索隱伏如見
其肺肝反復傾盡不遺餘力巨姦憤疾磨牙搖毒必
欲不俱存而後已摧沮撼頓流離傾沛無所不至而
氣愈壯言愈切則天下一人而已忠肅陳公是也蓋
公以身任天下之重以萬物為吾身而莫知孰為彼
此也以死生為旦暮而莫知孰為禍福也至大至剛
正直之氣實與天地相為終始此豈苟然者昔孟子
推原楊墨之害以為禽獸食人人將相食夫見微而

知著非智者不能也及事之已然則宜夫人而能知之若乃目見其效身被其害浸淫蔓衍徧滿天下而猶或不知其所以然者豈非邪說之誣民既久而與之為一與夷狄之禍自古所無世徒見其末流之失而異時用事者反得藉口以自解然公方天下全盛邊事未萌之時固已有南北分裂之憂是果何所見而言邪學者於此亦可以悚然而悟矣遺書餘論所以覺後覺正人心其所繫於天下國家者豈曰小補哉

徐壽卿集序

八江集卷五

八

上

集序

古之學者非有意於為文也其於天下之義理講習之明思索之精蘊積之富熟既已昭晰而無疑從容而自得其發於文字言語也如指白黑如取諸左右如楚人之為楚製齊人之為齊語亦不期然而然矣後之人讀其書誦其言見其明白純粹善美并具而不可幾及也則掇拾其遺餘摹寫其彷彿苦心焦思求所以為之雖或近似而終非是也於是有以文為諸儒倡者則曰文當以仁義詩書為本此雖異於世之逐末者然其意則主於為文蓋亦未得其本也永豐徐壽卿年少氣銳雖勉焉為世之科舉之業而引

筆行墨縱橫傾注往往自出己意不牽於俗固已有過人者矣既而從范陽張先生學日見所未見日聞所未聞謂夫道之可以經世而非私智之鑿也言之必可行而非邪說之誣也天人之本一也物我之非有二也方將詳說而反約彊學而力行以充極其所見聞至於古之學者而後已屢得一第為宜黃縣佐而不幸死矣其孤居正持壽卿所為文十卷求予為序蓋觀壽卿之文則可以見其學矣故為道古今學者之異而序壽卿之本末如此以授之為居正者尚行壽卿之志乎哉

八江集卷五

八

又十二

集序

贈杜君術士序

世之推步五行以談禍福者皆祖李虛中為虛中者其自考必審其自信必確矣然乃服藥觀幸長生而顧以速死是不知命之有制而欲以力勝也其自考者如此何以考他人之禍福乎其自信者如此何以使人之信乎又况為其徒者乎世人不考其源流隨而信之此吾所未喻也今番陽杜君為虛中之言者也然何其談人之禍福歷歷不少差又有使人不能不少信者夫君子之安命非能逆知其淹數之度要以為非人力所能致故一切任之而已耳彼以夫茫

昧恍惚不可致詰之理而猶可以智索則遂謂亦可以力勝也此虛中之所以困歟

說一首

黃元圭字說

吳郡黃子夢有授之以名者曰元圭寤而名之請字於余余曰審如是則神之所以貺子者大矣於是字之曰夢錫又從而請其說夫物之在天地間而為人用者謂之五材玉無預焉然而天下莫不貴也夫豈以無用而貴之哉蓋其所以為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材不足以明之矣齊明盛服于廟于郊于朝廷之上上以感格三神下以照臨百官光大之德履盛之容必有以稱其美者當是之時孰宜為用哉古之君子務知遠者大者動容周旋而天下被其福材不可得而見功不可得而言亦猶是矣若夫邊豆之事出納之吝圃稼之學蓋有所不知此學者之所當擇也吾子都其名矣則修其實以充之者其在斯乎

汪文定公集卷五

廣東
中山
縣志

汪文定公集卷六

書簡十三首

與知信州程尚書

伏審祇奉中詔出分左符惟信美之肇州本鄱陽之析壤河潤九里久已接於餘波我獨二天今親承於仁政聞命而喜有心所同恭惟某官冠冕士倫表儀禁路高文大冊發為國華覈論危言播在人口是以彌年家食有其如蒼生之憂一日詔還有既見君子之喜所以致此夫豈偶然方需顯庸盡發賢蘊後凋之節要歲寒而始知勇退之心雖流急而莫禦欽此餘刃施於專城人誇衣錦之榮誰識浮雲之志某仰高滋久願見無階不獨與此邦之人安其田里庶幾聞長者之論奉以周旋其為懽娛倍萬夷等

與總領汪少卿

伏念某技無他長竊有定數蓬山咫尺風引去以難親木偶東西雨流行而未已雖安塞薄之分未免飢寒之憂仰蒙上恩游佐郡寄遠道百舍豈重趼之敢辭中流一壺視千金而奚啻矧復廷臣之重久當使指之嚴昔已賴於保持今仍依於臨案茲為幸甚殆匪徒然恭惟某官學識高明才猷敏邵宿望獨高於

廣東
中山
縣志

省寺群公皆避於茵馮屬邦計之浩繁紆皇華而典領錢流於地雖稱劉晏之功乃發於硯豈識庖丁之妙即登大任乃究遠圖其無以亢身苟焉竊祿論臭味於草木敢曰宗盟謹期會于簿書庶逃吏責尙祈終惠使得全安傾仰之誠敷陳罔既

與趙經幹

伏審既被辟書即奉俞旨轅門增重桂嶺有輝伏惟某官蔚以卿材生于公族信厚皆如麟趾夙著清芬絃歌焉用牛刀亟登最課屬南邦之開鎮虛右席以招賢錐之處於囊中昔已知其特異羅而置之幕下今茲待於先容姑藉佐戎之謀實爲儲帥之地某去德云父竊祿于茲特承聲歎之音更托幘幘之庇其爲忭忭豈易敷陳

答程運幹

習聞聲迹深歷歲時敢謂眷勤首紆誨問講修先世之好曲示過情之褒感莫能名愧無以稱恭惟運幹學士受材膚敏制行溫恭超而過庭親承問學之富行不由徑益見操修之堅凡士論之所期曰家聲之是似顧惟晚進及識前修仰風烈之如存喜典刑之有繼未由造請第切傾馳倍覲保綏亟膺進用

賀張樞密

伏審祇奉詔音進登樞府廟堂增重朝野交欣恭惟某官道大而方氣剛以直出入中外幾四十年反覆是非益千百變屹乎其中立不倚綽乎其從容有常年高而德愈新身退而名愈白想風采者或意其魁梧而奇偉問起居者皆願其壽考而康寧世不我忘政將焉往屬皇明之有作果召節之亟頒沆回雅志之堅以慰具瞻之久今之急務人所共知有一言可以興曰上策莫如自治使還至而有效顧力行之何如惟老成重於典刑而名實加于上下意有所向爲無不成解絃更張已陳激切之論置郵傳命願見設施之方幸因千載之逢力救萬民之病庶幾大節無愧古人某方遠守於海隅莫進趨於門下其爲依仰實倍等夷

答查運判

竊以自昔才難莫如闕外于今任重尤在蜀中豈意空疎亦叨寄屬柁舟迴峽幸險阻之無他入境觀風嘆拊綬之未易伏辱眷私之厚特迂誨問之勤此蓋運使直閣持自牧之謙篤相先之義兩喜必多溢美顧莫稱於褒揚久要不忘平生願繼聞於告戒其爲

感慰罔既敷陳

賀吳宣撫

伏審進升帝傳真啓王封典冊流傳縉紳欽聲恭惟
某官宏才冠世敏識幾神臨事制宜沛江河之莫禦
竭誠徇國凜山岳之不移偉伯季之繼興專西南之
重寄遺黎安堵悉蒙再造之仁諸將連城屹有四維
之固屬頒溫詔促覲嚴宸靡憚暑行進承晝接會朝
繼食見國體之增崇惟握運籌獨淵衷之默契惟高
密元功之首惟汾陽異姓之王參酌舊章合爲寵數
以煥大常之紀以隆巖石之瞻不顯其光于斯爲盛

全集卷六

下

五

某夙蒙異眷方託餘輝引領門牆第切拘縻之嘆庇
身厦屋庶無隕越之羞忻忭之誠敷陳罔既

賀汪樞密

伏審誕揚明制進長元樞帶眷特隆民瞻胥慶恭惟
某官英猷經遠宿望冠時執法端朝言底可績宣威
制勝今出惟行越叅政幾協濟國事文武備足左右
具宜絕域亦知其名在庭無出其右於皇新政方懋
遠圖偃戢干戈仁雖存於兼愛綢繆牖戶患猶謹於
豫防曰咨元老之猷式固中興之業以聞望則惟舊
以謀猷則具減既茂建於使名復優加於寵數惟大

尉之在漢室與相惟鈞而熙寧之待潞公其命特異
參稽往制簡自淵衷以示非常之恩以明爰立之意
武功七德益恢可大之規說命三篇即正久虛之位
幘幘四海師表群工某久託餘光欣聞傳命方分符
於閩外阻望履於幕中

答李提刑

伏審欽奉詔書持憲節先聲云及輿論交欣恭惟
提刑敷文識慮精明才猷宏博仙李之根遠矣世德
彌芳棠棣之萼繁然相門未艾視彼黃閣實五星所
而乃煩就外官坐成遺老郡守監司之寄幾徧歷於
四方門生故吏之餘或先登於要路矧茲夔峽亦辱
使輶庶獄紛紛幸平反之無害疲民凋瘵賴賑恤之
有方苟種德之可爲豈屑身之足問顧惟懶拙久幸
依承茲復同寅庶幾蒙益枉誨育之良厚知眷意之
特隆感愧之懷敷陳罔既

全集卷六

下

五

答張潼川

伏審寓直西清分符東蜀以曲從於懇請故特不於
褒優下車云初浹境胥慶恭惟某官得先天康節之
學俟後世子雲之知其無施而不宜蓋有本者如是
被召殆行於萬里爲郎僅及於六旬即當超遷乃復

外補介于石故能不終日民其背所以不失時實斯道之固然抑遠民之幸甚顧惟疎拙荐獲依承特蒙惠問之勤益見同寅之義其為感愧罔既數陳

賀盧宣撫

伏以經武斗樞之庭宣風井絡之野安危所寄內外惟均注意特隆具瞻齊慶恭惟宣撫樞密知院受才宏博蘊德純全以孝為事君之忠以仁為救物之勇我戰則克益傳心於聖門匪夷所思獨取必於天理經畫世故調師政機無施不宜有本如是雖舉身而遠引承命以過歸惟蜀僻在一隅惟帝明覲萬里當宁太息命公往釐靡憚暑行之勤以寬旰衣之慮制勝堂上即坐收於全功拜相軍中當復見於盛事益沛為霖之潤永扶置器之安某疎拙無庸知昭有素免於罪戾悉繫庇冒之然奉以周旋茲復趨承之幸其為忻忭實倍等夷

答程提舶

睽遠風度荐易歲華各在一隅殆將萬里心雖無間迹若相忘茲被命以言歸幸朔風之稍近方圖修問遽辱貽書見眷予之不忘審起居之多福恭惟某官才周浩劇識究精微屈伊洛之名家臨夷蠻之互市

海舶四集益豐財貨之源官曹二清無復脂膏之潤已被褒嘉之渥即薦進擢之優某方此丐閑庶幾養病無從披晤第切傾馳塵冗所叢數陳闕既

賀汪學士

伏審某官奉承大對擢宜魏科凡在見聞莫不嘆美仰惟世德益嘗參翊於政塗矧復天倫今乃並升於廟甲併為盛事著在輿言既猷自致於聲名必且遠追於風烈而其繆司貢士竊自喜於得人獲托宗盟又庶幾於蒙潤特勤都騎貽致長綫慰荷之誠數陳闕既

汪文定公集卷七

書簡二十六首

與汪叔嘉大猷

蒙喻書中大旨其何足以知之第昔嘗承師訓今僅能守而不失者姑以爲報所謂歷象五行治水作樂觀象作服之制必有提綱振領之道又慮難於考究切謂天文地理刑名度數在學者皆當攷究非特爲舉業也注疏之中固已詳矣間有不同處如東坡介甫嘗言之亦不過六七處可以參攷若欲極其微妙則古人固有終身知一藝而用之不能無差者若其大槩則不可不知也如此亦無難於攷究矣大抵聖人仰觀俯察制禮作樂皆有至賾存乎其間不然則是紛紛者贅矣故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昔者孔子觀於蜡而曰仁之至義之盡觀於鄉飲而曰知王道之易易也論郊祀之禮禘嘗之義而曰治國其猶視諸掌乎吳季札觀蕭韶之舞而知帝德之廣大韓宣子見易象春秋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此豈拘着於刑名度數與文字之間哉是以君子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使不知所謂約則所學者特技耳何以爲吾儒舜典之命九官與呂刑本不異但注似誤

以皇帝爲堯王介甫專不取注疏於此乃不能正其失竄三苗命伯益禹稷皆舜事也而以爲堯不知何所據也若其命官先後之次此則偶爾不同不必論也立政所謂九德即皋陶所謂也楊子曰義進重和重黎則義和非重黎也特進之而已先儒所謂重黎司天地之官義和四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進重秋冬陰也故進黎後世遂以和義爲重黎或謂中庸九經先於脩身而尊賢次之此不應不及脩身或謂大學引帝典曰克明峻德自明也則是自明其德矣此皆不考帝典大學文意書稱堯之德自欽明文思以至格于上下其爲脩身也至矣故繼以克明峻德此正合乎中庸之叙若使上文言堯德如此之盛又云克明吾之德其語可謂義維至大學蓋謂堯之所以能明峻德者以其自明也由吾之明德故能明人之德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自明二字其所發揮最爲有力若使大學之意以明峻德爲堯之德則何必更下注脚云云乎此可以意曉也又其所引顧諟天之明命則將何以言之以此而論固灼然矣難壬人之說皆通生乎千載之下雖窮其志思安能合乎聖人要其無悖於義理有補於名教使聖人復起不能

易者即經之所在也久去師友之訓常慙急輒因來問復爾切切更望以所疑時見訂正幸甚幸甚抑崇之說昔者所聞亦然益如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以天子而與諸侯戰則其德衰矣此皆不可不考也

答毛季中

某侍下幸無他第日益貧耳奉祠且滿矣比作劄子求再任萬一不諧則可索我於枯魚之肆矣不曉事自應得此不敢不安之也承遂爲定居臨川之計相望益遠奈何奈何或因歸鄉取道玉山切一報我當得一見之幸沈元用甚欲求識此回經由曾少欵否

全集卷七

三

某侍下

呂丈於吾人甚眷眷顧不惜時與之通問子韶處不通書恐亦未然幸更思之交游間稍通顯者便與之疏則似有意至於世之窺伺亦不足恤利害豈人所能爲邪某山居却頗得讀書然獨學無友離群索居陷於古人之所病終亦勤而無功平時師友益日夜在念也今皆在數百里外書問且不能數况異時盍簪之樂也以此言之聚散豈偶然哉平時嘗斐然有志斯世今窮居循省日久百念已矣但求有以糊口優游卒歲庶爲鄉曲一無咎無譽之人耳尙望時有以振之使遂此志許子理後會通書否此間益濶焉

不相聞但聞其至湖南首劾帥司數事使人增氣然竟不行也因便至辰州一問季文如何并養原亦有一書同往乞知之宣城官况大不佳俸不足用差出每月才一二日在家又職事有非人力所堪辦者如曠三十里許無人家而責以捕盜之類是也岳侯比赴棘寺又傳已出不詳所以再遣使介至索虜邊鄙其途必安乎陳丈得書云十一月間欲赴惠州不知今行未來書且留此渠亦約欲專人來相問也喻丈得休致即往光福居中赴溧水必須同行彥柔敏中禹錫相繼去世可爲痛惜昔范中宣公赴謫所至中途舟幾覆忠宣際示既上笑謂妻孥曰此豈章子厚爲之哉消息盈虛之理固如是也胸中千萬此後不能記憶草草附問遇便即告墜數字以慰寥落至望他惟順時保重以俟天命耳

答徐知止

某伏退蕭寺日以懷念蒸濕欲雨伏惟尊候萬福奉教極荷此正吾輩切而學之壯而欲行之不可以不素講也乃蒙切磋之益幸甚幸甚天下之事常傷於銳而無漸獎之在人者固不可以不革然使其有忠信誠懇之心則當究獎之所從來慮其始而及其終

行之以漸消之以晦而持之以久固未有初不考究但見其於人情不合率然以為非是不俟終日而盡罷之者美則美矣然則此出於銳氣而非出於誠心者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革弊之難如此今人於泛交之間苟見其過猶為之掩覆保全諫之於密況父子君臣之間乎昔章聖皇帝晚年頗崇神仙興土木及仁宗即位以為天書者天所以錫先帝也不當留在人間而納之陵中王清昭應宮有火災於是更不修繕以答天戒及章憲明肅上仙首詔中外無得言垂簾時事而事之當革固已消於宜宜之深矣此真

本集卷五

五

萬世法也故元祐間所更法度皆本先帝之意而為之亦以此也如舜誅四凶事堯舜本一道用四凶非堯之過誅四凶非堯之過若使四凶乃堯所信任心腹之臣則舜之去之亦必有道矧堯姑試之以職事既績用不成則誅之此乃成堯之志何過之彰哉願更思之匆匆上報苟未合不惜亦庶乎朋友講習之樂也乞倍萬愛重不宣

上趙丞相

某近嘗拜狀必以上關省覽孟秋猶熱伏惟純誠鉅德百神相之鈞候起居萬福得行在書乃聞有曲化

之命相公數千里間關而歸謂自此遂得休息而養之徒猶排報不已風波可畏直道難行一至於此然考之載籍昔之以元助盛德而見勝群小如此類者何可勝數今日之事不足為異也跋扈所以見周公不容所以見孔子是殆天意也頃見相識間議者往往以相公慈溪之居大近某獨謂仁人君子存心行己無愧天地至於意外之患則雖智者不能預為之所欲加之罪亦何適而不可哉相公高識宏度於是非利害之際處之熟矣伏惟坐照消息怡然順受聞命引道平氣遜辭以避方熾之鋒有識之士亦將觀相公何以處此也懇切而言忘其僭易暑氣未艾川陸云遠更望倍保鈞重以慰中外之望

本集卷五

五

前日

答趙允明

前日將如常山途中遇素所使令者乃知車御還自虎林殊慰久仰方欲為問忽辱近書審承綵戲多暇尊候萬福某奉祠窮居幸爾如常他無足道畏暑相別忽爾涼冷日月易徂當共惜此暇日庶不虛度也東行所幹果何如示喻循規矩之說此實要法然當求其放心收之規矩之中若近世之士胸中營營而姑以糠粃束縛其形骸又以欺愚曰知道者此則非

所取聞也昔嘗與益論言士固有終身無過行直至臨死生不亂然而未可以言道者况其下乎恐吾友求規矩於尺寸之外故復發此他日舉似益論當亦以爲然矣便行匆匆上問益加進修追蹤古人是望不宣

答張定夫

蒙頒示舊作四篇至言奧旨皆自得之後學之所未聞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拙之見猶有不能無疑者敢試言之以求教於執事其聞之聖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若周官所謂六藝兼書所謂胡安定教人以吏

全集卷七

七

四

事知兵與水利算數等事者小學也若中庸大學之所謂者大學也學無大小之分小學蓋所以爲大學也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使局於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於藝成而下致遠而泥矣後世學者高談微妙而濶畧名數度越繩墨蕩然無所執守枵然不適於用若此者非特不知小學亦非所以爲大學也以刑名法術名其家以章句訓詁傳其徒陋而無法博而寡要若此者非特不知大學亦非所以爲小學也以

此論者學無大小之分知其一則萬事畢否則兩失

之矣自秦漢而下至二程先生始能發明微言使學者知本末不二體用一源而聖人之書始可得而讀其有功於道甚大來教以爲荀楊王韓固非其比此可以爲定論也而猶謂其道則是也其教人者非也竊謂學者學此教者教此而已不應於道之外又別有以教人也沈涵漸漬渙然水釋怡然理順則雖不責之重禁之切而人自歸於善矣彼其詐僞者非也以此治經以此讀書以此作文何不可之有彼其自處於卑陋者亦非也胡安定之學晚進不能知其詳抑其止於此乎或又有所謂知新上達之功乎此則未敢以輕論也

全集卷七

八

原集

答葉南美

所謂文潛性論謂性爲善惡混固非矣然彼蓋隱之吾心以爲誠然而後言者也今之所謂性善者蓋尊信孟子而云耳未必心見其誠然也蓋求所謂見其誠然者乎謂格物爲扞格切恐未安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以爲仁此可見矣易頌甚佳則既已超然立言矣而曰欲用此意以學易得非謙損之辭也今似許迂臨甚幸今遣人馬去然甚愧率帥也

答胡明仲

恭以閣學侍郎聞望在人既更閱進退之際而愈高
識與不識孰不慕望矧某受知受教之舊其歸向之
心豈間久近然以僻居山谷人跡罕至之地朝夕焦
焦焉饘粥不給之是謀其勢固不能趨造門下至於
咫尺之書亦坐貧與僻左之故無由時致於前鄉者
附便拜書五年于此矣又不知其果達否也顧事勢
齟齬如此與區區之心大不相類謂且得誅絕之罪
於左右矣比者鄉人方刪定附手誨所以存撫教
誨之意不啻疇昔感戴之餘而昔者妄自隱度恐懼
私情渙然冰釋幸甚幸甚某閒居八年籠檻之味艱

入注集卷七

不九

五

難險阻之狀久已甘之斷不敢以此動念惟是學業
不見所超使異時幸而得侍未知何以爲進見之資
耳伏承奉祠既終不復再請益祖宗以祠祿爲憫勞
優賢之異數其予之則曰任滿赴闕故請者有以爲
詞今使執政侍從之臣而猶家貧仰祿自言茲固大
賢之有所不爲第恐衆人之所不識則以爲其意安
在旁推曲引將無所不至雖君子之行固不循俗毀
譽然固有道雖委蛇而不失爲大直者未知台意以
爲何如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且因以求教也僭易死
罪某竊聞文定先生所與諸賢往還簡牘皆以缺石

頤各得一本置之左右閣學侍郎高文偉論其繕寫
者固不敢妄意得之或有墨本儻使得以拜觀不勝
厚幸輒恃眷私之舊遂敢及此仰惟先覺固不倦於
教也今因僧至衡州屬其專持此至門下未即趨侍
執筆倍以依仰敢乞順時倍保台重

荅徐漢英

比人回奉手誨讀之再三不勝感嘆且承涉冬履候
如宜少慰瞻仰伏承垂問墓額但恐李公擇事當時
傳聞未必得其真而後來記憶容有不盡然者不作
墓銘不求挽詩可也似不必揭於墓道挽詩如祭文

入注集卷七

不

墓安州

然爲之者所以自道其痛惜長遠之意本非求而得
者雖今人不免於求然吾告人曰不求則是失其實
矣司馬文正書儀以爲墓前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許
大書曰某姓名某更不書官此益壙中已有志文則
墓前只須如此今既無志文則墓額稍爲文言似未
爲過孔子題季子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此
事始也又文潞公題廣平先生之墓蓋有自來矣後
人多認明道爲謚非也但以其人平生行狀而節以
一言宜令簡重切當乃可傳信而行遠切惟先丈承
事心地坦夷無所矜忤好士樂善甚於世人之嗜利

可謂長者矣若只云長者徐公之墓則是妄貼而得其實而有陰德之意亦在其中矣蓋若云某姓長者則止是稱號若先生府君之類若云長者某人則二字乃是明其德如明道之類是已漢時稱重其人多云長者文帝問田叔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張釋之問文帝周勃何如人上曰長者又問張相如何如人上復曰長者直不疑張歐之徒史稱其長者宣帝以黃霸治行終長者又問龔遂安得長者之言考此則長者二字甚重但世人泛泛言之遂不以爲重耳君子固當論其實也更有鄙見若只是姓名如溫公書儀則子孫自爲也至於稱道德行不免假之於人所謂寓言十九親父不爲其子媒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知高見以爲如何伏惟追慕閭極思所以表見於無窮者之重之又以下問苟有所見不敢不盡其去取之際更在從長必不以爲僭也皇恐皇恐加以見聞不多山居無文字檢閱其有牴牾更得教誨之尤幸輓詩不成語言謹錄呈公擇事如必欲如此呂逢吉乃李氏甥俟他日問之而後從事如何更在垂喻

與黃岡人

比因還介上狀當即呈達今因妻兄專詣門下復附此紙此間哀苦窮愁寥落之狀可問而知不重說也内外食口亦四十人因讀信天緣堂記所謂世間寧有一門同日困於無飯者天之所賦自應不關先生之言端不我欺既以自解尤復借之以止兒啼而解客嘲也無由瞻見惟乞倍萬珍重即還禁塗以慰士論不次

上宰執劄子

比者輒具啓狀候問門下庶幾下情得以上達歲晚寒冽恭惟論道餘暇天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仰恃平日蒙被知遇之厚敢以私懇冒瀆鈞聽某家世農業其爲生之計甚微類皆耕而後食織而後衣者也一鄉之內版籍所載未嘗有以官爲戶者至某始得一官其區區之心非特以仰事俯育而已兄弟家族若內若外所欲以相收相恤者非一皆其義所當爲者而某所從仕來其間居者至於十餘年其遠適者至於二千里間者出守婺州才數月爾藥傷補敗百無一二而大禍仍之屏伏墳墓艱窘萬狀支綴喘息借至今日大抵二十五年間所望以相收相恤

者其貧者日以困壯者日以老老者徃徃物故僅有存者每一念至此若鍼刺之在肺腑重以逋責之未解而有過時之負婚嫁之未辦而有不及時之憂此皆寢食所不皇安者如蒙鈞慈裁賜一外任合入差遣使得躋勲職事上以補報萬一而下以遂其私計之如前所陳不勝幸願昔唐杜牧以私計迫感求爲刺史以爲其於陞井者求出執執者願濯且其言曰爲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爲京官則四處皆困某事勢正亦類此干犯威重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與呂叔潛

全集卷六

六十三

某承乏如故第冬春久早奔走祈請終未見效不勝

悚恐也魏公再相雖出獨斷不知能行其志否種種似未免俯就雖古人有之亦已難矣兩月之間並未見其施設必有所甚重者徒令含類嘆息瞻仰而已季文竟去亦失於見幾不早爾舍人恩澤事僅得季文書魏公欣然以爲當還切須及時料理也伯恭今安在兩日前作書托韓無咎附便亦只是報此朱元晦到此一月而歸其學問精進所養益厚所謂日新而未見其止也恐欲知故及之妻弟與尤延之皆欲來此久未聞近音

答吏部陳侍郎

朱元晦在建安相遇學問材識足爲遠器亦招其來此帥司準備差遣傳錡者信州人沿檄歸鄉不復爲來此計近相見云明年正月即乞休致蓋其家富厚明年即七十也傳雖差下替人輒欲俟其授下文字作非次關申乞辟差元晦敢望同凌丈見宰執言之如許得的確方敢申上也某與宰執書亦云其詳托吏部兩侍郎矣切乞留念仍不報曲折幸甚王龜齡胡邦衡劉賓之相繼造朝當有卓絕切至之論也某乃者拜狀伏蒙鈞慈賜以報答感荷無量不諭悉已遵稟朱迪功喜進脩日新殊未可量也不知朝廷有以處之否呂奉議大倫貧甚閒廢之久士論惜之如主莞財用若期月之關亦可待也此外如郡倅近關無不可者敢望鈞慈特賜矜念前此昂州甚得士民之譽凌侍郎能言併乞垂察

與喻王泉

王泉在鄉

前所說王晉老夫不待按脉而知人病者近得延平守相見論病甚有理蘄州黃梅村中有周先生者異人也江州祁居之尹和靖之高第嘗患臁中時有碎骨出周云乃飲甘棠湖中以生薑爲末服及一餅

則此病自愈已而果然問之云水有屍氣觸其骨飲此水為氣所薰莫先聞之所以有此病惟生薑性烈可以入鼻父之乃能蕩滌諸穢所以能愈也其他異事甚多更無取於人王晉老亦稱之遠方乃有此人豈易得哉辟親之事恐未須忙前日見二公却忘記說隣牆聞人刪定其子為張晉彦壻云晉彦留之他日欲送安國往成親也向說沈洵者今亦為晉彦壻矣

與張真甫

某承乏無補日懷愧悚仰望超然遠引之舉如樊籠之凌雲霄也馬船事前奏尚未下既而騷然煩擾蓋悔所論之不切比復再論副本謹錄呈聖人所謂汝弗能救與是誰之過者其敢逃罪也邪李竑新州編管虞參知建康王曦春官直學士院程叔達丁憂奎中想亦自見報也

與何運使

論語集解得以細覽不專已見不尚文飾而惟其義理之當尤以嘆仰頃蒙喻及文中子嘗見司馬溫公行狀言有文中子補傳一卷比方得之謹以錄呈其所去取大槩畧盡矣此外如云楊素季德林見之類

尤為可笑論語於三家必云季康子孟武懿子之類必稱孔子對曰益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安有身為布衣而於當時之執政而曰素與吾言德林與吾言云云邪

與陳樞密

康伯

某疎拙無取謬當間寄之重曠日持久寂無報効疾病侵凌愈難龜勉怨仇叢聚理必顛隳力丐奉祠未蒙矜察仰惟樞密知院知照素厚倘得借以餘論使某得免於罪戾遂其分願而去亦所以為國計也幸甚幸甚廟堂登用正臣中外拭目以觀舉直錯枉之政然右府本兵材之外事亦固有未易為者竊謂如劉賓之龔釋之劉子駒縱未還朝豈宜久置閒散朱元晦直諫多聞然已除武學博士今若更除都下一差遣其人必有以報稱知遇裨贊盛德馮圓仲之家貧困特甚若得復官致仕庶幾不絕祿食猶可存活此皆善類所望於門下者前所稟任俊臣已蒙朝廷除知涪州矣益良吏也

又

通中伏蒙枉賜誨翰仰見存眷之厚至於詢訪時事委曲周密又見所以任重慮遠之意此所為

拜而賀也天下幸甚蜀中人才有張行成者頃嘗薦之蒙召對除郎中兩月引去今知潼川府其學博而尤邃於易其才高而尤長於理材賦毅然有捐軀殉國之志惜乎朝廷用之不盡也然其人老矣不能復遠出若就四川有重難職事付之必能稱辦又有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燾其近嘗以其問學行義具稟必已仰徹鈞聽如此人者非獨蜀人未易多得也蜀中監司郡守關貪除已奏聞外如張待制震正是精力強明之時而退就閒地殊為可惜又有左朝請大夫郭印老成詳練恬靜有守士論所推重雖年垂八十而精力不衰尙可用也財用不足今日之大患竊見朝廷命令更易不常暗所耗失自不為少只以四川論之如乾道元年令宣撫司差兵五千於鄂州防秋到未數日又復發回原所調發往來津遣搞設沿途供億之費不知幾何矣又於總領所取鐵錢百萬貫欲應副兩淮先發十七萬船脚之費居其大半尋即罷之近日令置制司抄造錢引紙工料之直約二十三萬貫有奇起綱糜費在外今又以無用令罷矣推此類言之若審於出令亦節用愛人之一端也民力困竭矣而建言者每為措克之請州

金鑑卷七

八十七

謝安知

置乏矣而當官者競為羨餘之獻皆非治世美事孰若治其本而末自應乎自古南北分爭事變非一未聞北人浮海入寇者惟元顏亮獨出於此亦是多為岐路以困吾師蓋彼視民如土芥初不計其失亡也使其無膠西之敗遂能深入亦送死耳凡海船之來必候潮然後能入港易舟然後能登岸誠有強弓勁弩乘高據要以待之可使坐斃也若海船不用其所省當以百萬計矣武學博士朱熹不知鈞慈有以處之否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也伏乞留念某頃在東南所聞蜀中事今既親見乃知所聞謬誤多矣大理陳少卿既親見又詳審其心公平乞詳細詢之庶得其實蓋有非書所能盡者具宣撫二月二十一日急召其二子知利州綿州者既傳其所苦已自安然二子尙未回任也某仰辱下問輒此縷縷上稟僭易知罪

金鑑卷七

八十八

謝安知

荅李仲信

某蒙恩兼職翰苑尤非所長方力具辭免也示喻益以愧悚酌古要論舟中得細觀議論宏博筆力雄健欽嘆無已其間鄙意有所疑者輒具別紙竊謂文章之用不過敘事與明理而已理中有事事中有理然

事必得其實理必得其正東坡以言語妙天下而制
科文字未免或語焉而不精擇焉而不詳如賈誼一
論謂當先交絳灌使其不怠然後舉天下唯吾所欲
爲安有立談之間遽爲人痛哭者賈生痛哭之時則
灌已死絳已之國矣此非其實也先交絳灌而實欲
取其權此非其正也致使王荊公得以藉口故區區
既竊嘆仰又顧審處之必蒙照察也其餘三編續得
奉報

與呂子厚

某方念不獲嗣音伏辱書誨慰荷無量正獻文集等
跋語殊愧不稱昔嘗聞於紫微舍人以爲伊川祭文
最能明正獻之心者區區輒述所聞然精微之際未
敢謂厯能勿失也垂喻過厚尤以悚友匆遽上狀不
能逮意尙幸裁照

荅蘇仁仲

某竊惟年德之高而經緯本末足以表式斯世言論
風旨足以開益後來顧乃僻在一涯超然物外蓋識
者所共嘆息才難之患今日尤甚時而出之政恐不
免耳丙辰時議高識卓見者燭照數計三十餘年間
效亦彌可睹矣而談說者云云猶如故况在當時乎

聽察之間所繫大矣益可嘆也示喻改奏文字大抵
吏文稍涉疑似必取決於朝廷不然雖徒決無益益
近例如此所以不能專其他曲折有尺書所不能盡
者殊爲愧悚

與李運使

某山居絕無外事可以一意觀書第目昏日甚殊相
妨也又聞頗苦目疾此中年膏患而應辰特甚耳沈
存中方每日用白湯沃洗勝於服藥不知曾行之否
邊報竟如何目前未見其可恃以無恐者但幸其無
他耳仲秉繳還曾觀詞頭尋趙舍人歸遂行之却不
報行也欽夫中批知袁州次日除鄧藻儀同文潛殊
不曉第恐亦難久也賢良召試辭免文字極得體第
恐命再下亦須一出耳幸望審處之鑿田之議頃於
邸報中見之頗訝其首尾不貫穿今得見全文甚幸
乖崖堂記所謂發潛德之幽光非可爲淺見寡聞道
也大抵定錄乃王欽若主之如澶淵之役並不及寇
萊公一字而其自辯處甚悉也未叔原父等文字多
奇他處方欲謀一定居之地盡哀集所有藏之他時
可錄寄也

荅劉樞密

垂膺力陳時事非特以退爲諫而已尤見所以非苟然者昔韓忠獻與司馬文正公書云竊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爲念懇辭樞弼必冀感悟上意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古今蓋世人但知溫公辭官之爲高而忠獻獨明其心也比者時事紛紛見先知之明衆益嘆仰矣某素庸知照尤不勝拳拳之誠屬目昏目甚沃洗數百遍僅能勉強執筆不能詳謹乞賜矜察

荅梁子輔

伏蒙垂喻溫建二守曲折竊謂三仁夷惠之行不同而孔子皆以仁子之蓋本無私心各行其志不足以相非也三仁固更相爲謀使夷惠而同時則亦必以心相知矣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又自謂直道而事人則其和也豈苟同而已哉孔子之於夷惠固無可無不可然而旅泰山伐嶺吏則責由求以不能正救益有不得已者矣惟發於誠心以敬君愛民爲念而不敢有一毫顧恤毀譽計較利害之心以盡人道聽天命可也天下之禍固有養成者亦有激成者西漢張禹孔光之流阿附唯諾專其身謀以至大盜移國而莫之誰何此養成者也東漢之君子必欲與小人立敵終於俱傷兩敗而國隨以去

此激成者也然則爲君子者豈無中道於其間哉伊川先生嘗曰中則正矣正未必中也世益有正而未必中者不可以其未得中行而謂之不正也正未必中學者所當玩味此語體究此理以嘗自省察其愚陋哀情益惴惴然惟恐不及者乞賜指教幸甚

荅尤延之

蒙喻劉陳二公此皆一時宗師尤難措詞頃嘗問呂居仁丈神宗實錄張天祺張橫渠傳殆非尋常文士所能作呂丈云此兩傳皆是范純甫自做他人豈易及此天祺傳言新法之害當與王安石分受其過橫渠言乃考索所至非默識心通今此二公恐亦類此輒以所聞謾錄呈上舊見范忠宣王正仲曾子開皆云元祐間有朋黨之論忠宣辨尤力錄歐陽公朋黨論以進忠宣奏議言行錄皆可考然竟不知何人爲黨論其論指何事也後得一書曰元祐密疏者有劉器之一章分王安石呂惠卿蔡確之黨各具姓名於其下方知忠宣所爭者此也器之盡言集亦不載此章元祐密疏李仁甫曾借去錄本留史院恐須載併及忠宣所論於傳末筆中再作四明尊堯集爲悔過之書以寄器之器之荅云神考未嘗師安石安石豈

足爲聖人昔既稱道如此今乃置之僭逆悖亂之域
是非去取有非鄙拙所能曉者然事君行已苟亦無
憾而今而後可以已矣事君行已等語蓋亦察其心
也又有書與楊中立以爲不辭一身之有過顧成來
者之無過楊答以賢知過之則道不明不行安能成
來者之無過乎因及禹稷顓臾或出或處皆當其
可耳瑩中齒長而答書以先生稱揚之後以書辭避
瑩中云先生指纓閉以救其惑謂纓冠閉戶龜山及
了翁集其書具載可考也此兩段合載於瑩中傳末
視黯無作欲改作於黯無作道固如是不由外鑠其
下欲添兩句云視彼汲汲如玉而琢

與方叔興

聞既還斯春諸况安適大抵學問之道止是揆於心
而安稽於古而合措於事而宜所以體究涵養躬行
日用要以盡此道而已若家務人事以至應舉從仕
皆不相妨叔興用心於內當益有日新之功也賦兩
篇甚有工然須廣看前輩諸作取其所長盡爲我用
方能從容中節也有問鄭毅夫作賦之法鄭云亦在
乎熟之而已歐陽公言爲文須是看多作多講論多
益此雖小技亦須功力到乃能精爾

與呂伯恭

首夏清和恭惟勉就吉制哀慕未忘百神協相尊候
萬福想臺移趨覲朝廷亦必循例以舊物招致不知
何以處之當預有定論也伊川文字編次如何向所
納去者有可取否近檢得伊川與富韓公之子書又
尹和靖答十一丈書皆錄呈橫渠集元晦頗以爲未
盡會再理會不集後有溫公帖偶有呂和叔與明道
帖正是答溫公所論今亦同往也敬夫雖不得書而
聞所苦良已要須止酒爲善耳近有以其所論西樵
之章而稱門人題跋者刻板散布頗亦上聞亦知之
否承屏居明招益復省事但書問難通爾

汪文定公集卷八

書簡八首

與朱元晦

近建安附示手誨慰荷亡量當暑恭惟尊候萬福某碌碌於此日益愧負思見君子且謀所以當如何者此心往來如飢如渴近事復益可慮雖在疏遠豈能弭忘張真甫為德不竟然此君實有區區之心孔子稱管仲有仁之功若真甫之功實近之不渝當以為戒誠是也羅丈語錄得之甚幸尚有可疑者謹具別紙他日龜山集刻板併以諸家語錄附之不必途延

全集卷八

八

羅

平也羅丈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色天性與色即是空恐難作一類語看有事君人者一章頃嘗問王文信伯有次第否王文云前兩句有次第後兩句難分又問同是一章若如此說則語昧不貫穿王文云恐如信善美須有次第至於大也聖也神也豈可分優劣正與事君人者一章相似神廟時富公嘗薦荆公為翰林學士韓魏公不聽按神廟時韓富未嘗同朝也韓魏公罷相荆王乃召荆公曰絳之相非維意熙寧七年韓子華再相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常見胡明仲說明道以上蔡大驩兜共工事

廣東省圖書館藏

雖先薦共工事恐未必為薦然崇山之放道不足以在之故有典與不足以治之故有刑此語如何不屈於法度之威此恐未足者海之事誠非獲已今益寬所入益

微然更當思所以抹之折張之政固為未遠然今日事勢豈可同年而語自葉左丞作帥盡以郡中財賦之餘獻諸朝今為歲額而帥司諸色糜費昔取之郡者皆帥司自辦又立定寺院納官之額益不如此則不能之餘以為獻也既而拘定寬剝錢鍾世明寺院益以窮感所立之額又不能如數矣而朝廷發下養老軍資揀汰使臣軍資動以數百皆昔所無者近年

全集卷八

二

羅

又

以來方有事於征討召募調發敷買打造之類移日至殆不勝其應接也若窮而不變未知竟如何邪某所欲言者甚多初謂秋涼或可再行承教今遂未可卜也殊以悵仰諫省二公論龍大淵曾觀曾觀未報間却各除知閣仍兼舊職給事舍人周相繼論其不可中批語甚峻二人皆待罪有肯無罪可待劉諫除工侍而張真甫以待制知會稽真甫陳義甚力引富韓公司馬溫公辭副樞事未知能必行其志否郎官李若樸林栗緣禁中點檢小使臣升陟狀而二

人所薦乃雜流批出詰問既而各展磨勘蓋上於細務一一省覽如此也

又

見報有旨引見而未報登對之日竊計誠心正論從容獻納所以開寤上意者多矣因來倘得聞一二良幸李愿中先生十月半間見訪館於眉壽堂方說話間忽覺欲仆急扶之問其無所苦否則曰無事無事尋即不省人事昇之就榻則已蛻矣後事皆親爲料理似可無悔建安簿已扶護歸鄉想聞之必增惻楚也

又

蒙以延平先生銘文見爲自顧不腆何足以發明道學之懿所幸元晦論次皆已詳備庶幾有所證爾福唐父早奔走祈請殊未沾足朝夕凜凜不知所措奈何奈何有以教督良幸魏公再往淮上其意必有不

又

可得而聞者第令堂同席一席不知如此做得否令人念念不已竊聞元晦他日必到延平倘因而下顧莫大之幸

帖論橫渠謚事欲附見於龜山集中切望錄不魏公與水軍統制魏尚復官言者以爲不可乃止遣王錢兩侍郎撫諭兩淮仍措置他無所聞

又

兵級共七人謹遣聽使令自此數日以待來臨王龍二使還自盱眙力言淮上無備士心不固所以遣宣喻更戍兵又督府方治淮東總領司事而洪總領入對復言督府之失所以令總領每半歲或一歲入奏魏公必以罪去但未知輕重如何耳

又

某舟行至安仁而聞魏公八月二十八日薨背於餘干雖道路之人亦相與咨嗟痛惜也前者之約孰謂事乃至此邪

又

某到關下留旬日兩得入對第訓諭所及責任甚重殊未知所稱塞耳元晦奉祠之請亦嘗言之丞相問甚詳其意甚遲疑且云如此是棄賢也張建安之行初者堂白皆欣然許可適有減罷貪關指揮諸公以令行之初殊難之遂已此外有幹辦公事兩關見任人皆堂除臨行乞從本司辟差亦既得請但關在一

年之後又未知肯俯就否行止非人所能良以自嘆也虜遣使請和朝廷亦欲報之聞海泗皆已撤戍矣自此須稍休息但未知何以善後耳陳丞相判紹興比弋陽相見足疾如故若出則須過關也

又

伏蒙示喻一字之失仰見忠告之嚴誠當如此也伊川於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學則無害矣康節之學豈敢輕議所以舉和靖者止欲明從遊兩字太重耳東坡初年力闢禪學如鹽官縣安國寺大悲閣記省記不分明其中引日知其亡月無忘其所能之類其

金華集

卷五

五

後讀釋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從文關西等遊又見其辯博不可屈服也始悔其少作於是凡釋氏之說盡欲以智慮億度以文字解說如論成佛難易而引孟子仁義不可勝用子由又有傳燈錄解見集而子由晚作老子解乃欲和會三家爲一此蓋氣習之弊竊以謂無邪心謂其不知道可也若欲指其失以示人則如某事某說明其不然可也若槩而言之以與王氏同貶恐或太甚論法者必原其情願更察之也

又

別德震久邈在天末無復講習之益豈勝勤仰去秋

上狀弁納所寫李先生墓志不知已到否春氣清和恭惟尊候萬福便中再辱書誨良以慰荷示喻蘇氏之學疵病非一然今世人誦習但取其文章之妙而已初不於此求道也則其疎謬牴牾似可置之濂溪先生高明純正然謂二程受學恐未能盡范文正公一見橫渠奇之授以中庸謂橫渠學文正則不可也更乞裁酌李先生墓志寫得甚草草其間有謬誤處請徑爲改正也論語集解序益簡當所恨不見全書耳蜀士甚盛大率以三蘇爲師亦止是學其文章步驟至於窮經考古之學則往往濶畧未知究竟如何橫渠先生之曾孫流落在蜀有橫渠語錄前所未見又文集亦多於私家所傳者俟有的便納去幸爲審訂也

又

某承乏無補重以目疾廢事丐祠未獲當再請也種種非紙上可究應求秉政足爲治表未知其得仲志否僻遠如坐井底報狀大率兩月餘方到惓惓此心終有不能已者查元章明敏時得相見稍慰寥落此外惟王龜齡張真甫通問爾某拜問尊夫人壽復康寧以次眷集均福有所委令願聞之邵康節子孫大

抵不取二程益私意也邵公濟作聞見後錄有一段
謾錄呈不知果是伊川有此帖否又伊川集中論殺
薄昭事元晦以爲何如

又

丞相云嘗作書相招又以堂帖促行益自得上已手
帖後寂無嗣音不知君子之行止如何朝夕勤仰夏
暑雨恭惟德履禔福元晦當一來似無可疑若既到
之後或有未安又在我矣要之自處既盡然後可無
愧於道也願以此道爲準不必過爲疑慮其疎拙最
無補猶觀未罪去間或得瞻見於此以展發所欲言

全集卷一

七

耳某奉祠如昨第目昏殊甚稍勞勦即或全無所見
也又徧身疥癩坐卧不安疾病如此未始寧息而離
羣索居了無進脩之益朝夕愧懼西銘通書兩書當
置之坐右以求所未至竊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東
西二銘所以相爲表裏而頃來諸公皆不及東銘何
邪前蒙示喻於平易處蹙過益見體道之功久而日
親道無遠近高卑之異但見有不同爾然方其未至
也雖欲便造平易而其勢有未能者曾子聞一以貫
之說因門人之問而曰忠恕而已矣益其見得明
白行得純熟如飢食渴飲非有奇異也每念此事非

億度言語所能及尙幸時有以警發其愚陋也陳明
仲篤志爲善甚不易得其當官諸事想能書中詳言
之但可嘆惜爾

又

某屏居如故第目昏益甚亦良苦也許寄楊文靖胡
文定帖甚幸朱公揆帖見令摹本別寄納伊川先生
文字亦逐旋據檢到者送伯恭矣蔡州所刊橫渠集
近方見之前此所得本亦寄他處忌日之變見呂和
叔藻益必傳之橫渠也塵史所謂者更看伯恭報如
何欽夫正月間一病甚殆今雖良愈尤當加意調護
要須止酒乃善也

全集卷一

八

某兀坐荒山惟日瞻仰奉八月二十八日賜教慰荷
無量冬寒恭惟進脩有相尊候禔福某諸僅如昨雖
此閒居畧無進道之益每切悚懼思見君子尤不能
已也太極說既欲指示人豈免剖析然其理則一而
已矣無可疑者上蔡所學精到文詞又足以發之每
服膺焉來教所喻誠然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竊承
有脩言二書甚渴見也易傳後叙傳易堂記侯更檢
討別拜聞次陳明仲家事初不之聞當作書報之也

與信州程尙書

伏以比年以來民方幸於息肩而信州又得如尙書者辱鎮撫之其蒙幸又有加焉而天下不靖民橫流肆虐戴白之老未始見聞恭惟龍學尙書誠心惻怛惟以利民及物爲事方無事時求所以饒裕矜恤之者無所不至况今遭此鉅異漂蕩墊溺遺無幾亡者暴露委食於鳥鳶存者困乏寄命於俄頃鄉下細民所仰食者大則畎畝而畎畝化爲谿坎矣次者菽粟而菽粟混爲泥沙矣富者方挾所有以幸災貧者將無所恃而抵禁是以良民惴惴私憂過計恐其害不止水而已然而未聞使州有所賑恤以慰存沒之心爲之措畫建久長之利者竊意屬吏徒欲仰寬夙夜之憂不以實告而如某等輩雖受恩顧之異而自以杜門閒居又不敢僭易而言之也伏見隣郡屬縣有程氏數家者皆以財爲長雄乃者漂蕩之餘止留倉庫一所飢民扣門而求之不得於是嘯呼發所藏而去訴之縣縣不能治也時方聞之固已憂隣境有敝而爲之者矣茲又聞上饒縣石人鄉有李氏者閉糴以待賈民持錢造門而不荅則恐之曰必不得將自發糴李始懼而受之其鄉有某氏者欲增價以糴

民與之商推移時不決有數人遠來者不復計所直而從之其不從者患其不與已同也須其出而奪之某閒居不能盡知外事所聞止此二者而已然所以未至如旁郡之甚者蓋有憚於尙書之威重也而某氏之事愬之縣縣亦不能治蓋徃徃烏合之人莫知主名雖欲治之不可得已竊恐小民日迫於死亡之憂不復顧慮然後什伍爲曹鄉閭既無如之何官司又不得而治必有甚於今者矣所謂其害將不止於水者也伏望使州察此事理早賜措畫慶當今可行之宜求古人救災之政每縣專擇明察慈惠之吏委之奉行其有便宜許其以法條陳要使上下之情通則民必被其實惠通變於不得不爲之時消患於無聲無形之內不勝幸甚若只作尋常文字泛泛行下實恐徒爲文具而無益也又聞民以災傷赴頰者甚衆雖未聞指揮竊計使州必且次第施行伏見庚申歲大水爲害當時按視蠲租德惠甚渥民間不免有所陪費逮既蠲放之後縣中乃令放米及一石者出錢買務酒一石置酒之直自足以輸租而向之陪費又在外矣朝廷虛失常賦而民間初不被惠甚可惜也若非預行約束曾不若不蠲減之爲愈也至於愛

納之際或非其人往往加倍概量以足入倉之數除者例卽虛缺今使其戶合納米二石以災傷蠲其半前使受納非其人則所謂二石米者未嘗蠲也夫以百姓之財共公上之用艱難之際宜若於義未爲害也而朝廷猶且有所不忍屈已脩睦使民休息以公上之所不忍取者乃舉而歸之汚吏之家甚可嘆也亦望他日特行約束以警貪狡之心少紓凋瘵之力其他事之纖悉有非所能盡知尚書周爰咨詢必有能言之者矣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髮膚尚無足受況其他乎或曰救人之難飢不及食飢渴飲食猶在所緩則事之所急孰有先於此者乎某不在其位而僭易言之可謂罪矣然思古人救災之意如此其切況食奉祠無功之祿奪門下異常之眷而坐視民病如此而以避嫌緘默自處可謂有愧於心矣伏惟尚書以邦本國體爲心唯恐有所不聞亦必不以僭易賜罪也然而今特已然之害如此陰陽隔屏理有常數夏潦秋旱自古所記今之田畝十存一二使又有他日之憂則民病何時而已脩廢政以召和氣罄誠意以祈多福以弭禍於未形而起福於將來想已在台念久矣不待芻蕘之言也于冒

重下情不勝戰慄之至

答張侍郎

比人回領賜教不勝感慰初雖聞駐節清口繼又聞已奏乞歸鹽官固知清口必非久但區區之意以謂須取道城中而歸庶幾得遂瞻侍以慰釋十有五年去德之思且所欲面稟者亦非一二故前日專人拜書已俟詳報今乃云廿四日取徑路去而某廿六日始奉教已入蘭溪界矣參差如此悵悵何已某欲去之計前此屢以稟知不惟才力短拙無補於事其間曲折甚多又以老母前此隨家兄在黃州一別七年今年七十有七矣近方正母子之名前此雖有欲養之心將以誰告今身在省闕可以言而不言復何待乎七月未嘗欲乞嘉禾偶有都司之命遂復覲勉十月初四明有關徧見諸府以情告諸公皆謂進在即而乃求補外豈有所疑乎終不見察左明云少待結果了去亦未晚某云豈敢有此望正使誤蒙朝廷除擢却恐去計愈難矣時節因緣未有易於今日者未幾四明除人適辛企李赴召除春官遂以東陽爲請諸公初相留之意甚勤既而見其決去亦頗不樂然某以月日輪對先生以是日得官祠又十日

而有東陽之除好事者不知本末以爲與永嘉相表裏至有死黨之說又以謂面對不合騰播百端惟是廟堂諸公備知曲折有問焉亦以告之故久乃稍定予集所報得於傳聞亦不無所自也某上殿所論以謂祖宗時治獄則有開封府御史臺又置糾察刑獄司斷獄則有大理寺刑部又置審刑院自元豐改官制大理寺兼治獄事然猶置少卿兩員一以治獄一以斷刑今則止置少卿一員治獄斷刑皆出於一然則獄之有當平反者當責之誰乎又如祖宗時雖有刑部大理與審刑院然每至赦宥必別置詳定罪犯一司以侍從館閣領之刑部大理審刑皆無預焉蓋所謂罪犯者議法之初皆更其手今若又使之詳定誰肯自以爲非乎至於梓益獲利去朝廷遠每赦則委轉運鈐轄司詳定而不委提刑亦此意也今刑部昔之議法今之詳定皆出一手其能使民不冤乎只如故相用事鍛鍊文致皆韓仲通爲之今又使仲通改正敍豈復有是理况又因星變降詔許民庶言事而事干刑部戶部者復送本部然則戶部之有枉謬誰敢以爲言乎是時韓已去矣上大稱賞以爲切當許以即當施行時已有大理少卿湯燠一員矣又除

司農少卿陳章爲大理少卿專治獄揮治賊吏盡用祖宗法今時與國初代殺伐之餘嚴刑峻法未能盡革當武夫至有不識字畫而以僕從代書簿尉往往以牙狡爲之故朝廷亦不至於天下既定選舉益清前日之刑祖禹著唐鑑以爲士自一命以上刑朝美事然臣之愚非以賊吏爲可恤典憲自絕士類亦何足以士類待之久而濫及於士類爾不必遠引只如意所不樂者往往皆誣以賊罪今之害者陛下聖明今已灼見誣枉若使法治之今雖欲改正而復用之豈可不慎也上云卿所慮甚高遠人所莫竄者治之以儆其餘宣諭之語甚多云臣謂賊吏皆當治但此刑不可輕得其人按治得其實雖停降編置亦縱姦而不問也上云卿所論甚善當此同舍有聞之者從而緣飾撰造欲之事主上所不知乞出之事宰執所知

徒爲紛紛爾恐先生欲知其然故此布稟東陽初以賦財足用故請今乃不如所聞未知所以爲計所示文字謹當一一遵奉別有委令亦乞不鄙

與劉樞密

某屏居蕭寺衰悴多病目昏脚弱日以增劇未知竟如何也元晦改秩奉祠聞必欲力辭決非苟然者矣欽夫必數相見邇來士人頗知爲己之學實二公倡之爲多斯道爲不墜矣劉憲來自臨安近事頗能詳言之可以得其大槩某目昏甚執事艱苦勉強拜狀不能詳謹併乞矜察

上陳丞相

惟是賣鹽一事頃歲承乏見帥司財用窘迫殊甚嘗謀於鄭少嘉朱元晦陳季若淮元晦以謂寧可作窮知州不可與民爭利而少嘉季若則以爲可故於三人中從二人之言止是行於城中間有犯者不過量行笞罰雖杖罪亦絕少時有不相樂者言於廟堂以謂福唐禁監徒流無虛日又有民在塗炭之語省部行下嘗具申朝廷乞委官體究若果如言者之說乞重行黜責朝廷知其無他止行下照會而已然聞後來併外邑亦皆分賣地頭既廣刑罰頗峻每切追悔

前日之舉殆亦作法於涼者也竊聞僕射相公寬平簡易民自不犯非復前日紛擾之弊皆暗消於冥冥之中竊謂常如今日可也後之來者人各有心未必能一遵約束則紛擾之害或更甚矣君子之政當爲斯民無窮之慮

與喻居中

朱元晦以召命再下諸公迫之方行既對力排和議其他皆人所難言者得武學博士待四年闕然其家貧母老勢須再請獄祠也葉幹頗有望於丞相得伸言之良幸

與呂居仁舍人

某平日未嘗學春秋比因考究諸家之說竊以謂讀春秋必先明聖人所以制作之意苟於宗旨有所未明雖有得於片言隻字之間終無益也因有疑曰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然而作春秋者何也今胡氏之說曰中庸誠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止以一言蔽之而不辯何以作春秋終不足以怯方來之感既曰不可矣不敢矣又從而爲天子之事則聖人之言

行鑒矣或曰春秋非有所褒貶特托行事以明王道而已故曰天子之事夫如是則六經皆明王道也而獨於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何也吳楚之君爵則公也僭則王也而春秋書曰子此其彰明者不得謂之無所褒貶也賞罰不出於時王而聖人自爲之可乎此所甚不曉管管於中而未知所決者敢望不倦指教幸甚幸甚至於所謂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極爲抵牾周人雖建子必不以十一月爲冬正月使其以爲冬則是用夏時矣今孔子雖用周正而以十一月爲春乃與夏時相悖安得謂之行夏之時乎其說春正月無水曰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是以周正月爲仲冬矣至其說冬大無麥禾則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有司計歲入之多寡然後知倉廩之竭也夫正朔可改而天時一定今所書冬者以爲夏時之冬邪則是聖人所用正朔前後自相乖戾以爲周時邪則麥不熟於夏禾不成於秋而冬乃納禾稼滌場圃之時矣不知何以抵牾至此因書及之併乞知察亦以見立言之難也無由侍坐以請所疑臨書不勝拳拳

與呂逢吉

比辱回翰不勝感刻水潦爲害父老皆云未之見聞城中特甚想不無遷徙之勞山居幸而人與屋舍皆無恙數畝之田皆爲沮洳矣人情嗷嗷所不忍見若隣境又不止此也魏侍郎之女嫁趙氏者壓死於昭慶寺至今尋其遺體不見前日雨後因揮鋤之際又陷二十餘人於巖下可歎可歎每爲隣里言雖歲事失望然視他處已爲樂土矣不審比旅起居何似伏惟萬福也家叔既至城適事已結斷竟不赴公庭而歸荷賜非淺五馬得無疑其不來邪果爾更得畧說及乃簡示喻子由所作東坡墓志昔見陳齊之云嘗見龜山楊大言及龜山云他只是要道我不是元祐人可謂誤用其心所不三段此固害理而其最不可以示後者如云因經筵言時事大臣不悅風言者攻公當時大臣益呂微仲劉莘老也而以爲與臺諫交通豈非誣罔惇卞輩政以此罪微仲諸公天下後世固不之信而子由乃當時執政遂助實其事何以使小人無詞邪然觀其作穎濱遺老傳邪正分明畧無回隱有不可誣者蓋傳將付之子孫而誌銘刻之石意者特曲筆以避群小之鋒然孰若不作之爲愈邪歐陽公作濮議謂范堯夫傳欽之呂獻可趙大觀皆

誣謗英宗以取直名其後章惇以此書納之禁中使歐陽公有此當悔作於地下矣以此文字不可不慎也林旦事固如來教當時攻之者大過當時謂元祐諸公忠直有餘而識見不足至此語亦告愼之不知高見以爲如何不敢不盡也

又

某連奉手誨仰荷君子眷眷不忘之意非言可謝兩餘微涼審承侍外尊候萬福感慰之至某冒暑至此得雨幸有生意來日可離此因求一見之幸預以爲喜也安姑邪說一至於此今其效彌可睹矣而學者

全集卷八

九

仕

尙未知其然自新制專尙經術四方不知朝廷之意遂謂欲復用安石之學六經新義其價倍貴甚可嘆也忠宣公決無他意如平章之言似亦太過但其持論專欲消合黨類兼收並用而不知其勢亦有未易爲者以僕觀之君子小人之勢決無兩立元祐晚年呂微仲遂去劉莘老門下士而引李清臣鄧溫伯蒲宗孟於從班忠宣公兼收並用之說畧施行矣然出而首倡紹述之說者李鄧也其流害以迄於今亦可見矣曾子開以謂使范公之言行於元祐之時必無紹聖大臣報復之禍然使蔡確不殛死他日復出爲

惡當不下惇卞但不當以詩罪之耳雖不殛蔡確以開後例章惇得志亦肯輕恕諸人乎惇卞在元祐間或偃息大郡或優游奉祠所以償之者厚矣畧無懷惠悔過之意則知專以優柔待小人者恐非其理也若謂忠宣公有他意此則不可其再相力辯臺諫誣罔吐剛茹柔其罷相後又乞寬元祐黨人之罪以至得謫是果何求哉頗更愼言之韓富二公譴論真藥石也劉道原蘇子由皆疑周官子由以爲非周公之全書則可而道原詆之過矣自孟子時固已言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矣則後世所傳或非全書但在慎擇之耳不可盡廢以爲不然也晁以道力闢王安石因安石之尊孟子也併孟子而非之不亦過乎歐陽公謂繫辭非孔子所作前輩多以爲不然韓魏公未嘗與之言蓋護其短也區區所見如此更須面盡人行借紙筆且此作報未聞自愛不宣

又

呂與叔中庸解聖人有所不知聖人有所不能乃云用者顯著而易知不用者微密而難知此謂貴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蓋易知易能者常道也難知難能者至道也知音者聾瞶之所及知味者饕人之所

全集卷八

十

形

及及其至也雖以聖人之知音知味不如師曠易牙之精云云此聖人有所不知也如此乃是師曠易牙能造乎至道而聖人反不如也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之心呼蹴而與之行道之人皆不屑及其至也充不忍人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此聖人有所不能也引證之意與前有所不知之說兩不相干聖人有所不知語小者也有所不能語大者也中庸之說一也前以爲語小後以爲語大不知何所見而云此一章灼然可疑不知與叔何故乃如此說未知左右本亦然否既云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則易知者即易能之事難知者即難能之事又豈當以知爲小以能爲大乎竊恐非與叔之言也豹隱或意別有謂亦望見教南安書益附新江西周純德提舉行可無慮也

又

爲別近爾已若數月窮山兀坐唯有思鄉秋氣益清伏惟汲古涵養神相尊候萬福某以前此塗中觸熱日不免飲冷初第覺其快耳歸來乃大病終多吐清不能更進飲食兩日來稍有生意所謂快心事過必爲傷爽口物多終作毒良可以爲戒也所欲明道集

了翁集並納去溫公日記如錄畢亦頓一見聞宣城守別除人不知何故其詳并有他聞皆願聞之許子履毛季中兩書輒納上因便敢煩指揮附行方耕道之第欲往泉南想須到廣教求書某亦欲作潮陽書他日再當奉浼也王安石邪說既已灼見其非不必多辯東漢之君子節義凜然視死如歸固非後世所能及然更當思聖人過猶不及之訓復於中道可也益自黨論一興賢人君子無噍類而當世之士始知其不可往往僥倖首嚴谷結舌時事董卓之暴有甚於梁冀王甫節節候覽宜士君子所切齒也然以黃琬楊彪朝之宿望與之同列而不愧荀爽陳紀韓融時之名士受其聘召而不辭益有意於保身而濟事矣申屠蟠於衆人互相標置之時則遠引而不言及爽等相繼而起蟠又固守而不出前不陷於黨禍後不汙於賊臣可謂卓然數君子之間矣不知左右以謂如何有以倣發愚蒙者時得聞一二幸甚

又

比人回素教不勝感刻赫日可畏伏惟招提清勝尊候萬福某碌碌自守幸無其他猶恨未知請見之期爾每得來問不見鄙棄所講繹者莫非前言往行之

王季子幸甚邦直元符以後事其初無所考蓋意其如此其後思之不當如此易言之辱示喻當更加許焉右丞之功焯然與日月爭光此固無可議者但許公事因凍水之言人往往信之某頃嘗與知識議及以爲未論其他世之稍識利害者亦不肯爲况許公平然終不知其詳聞之記聞之書乃西京一守陵閹官所傳蓋溫公嘗囑其子孫以勿傳也則其所由來固可疑矣又如記趙中令雖報復私怨而不害其爲功業豈不啓奸臣恃功而無忌憚之心乎昔嘗見胡德輝語溫公日記極有可疑如記富鄭公惑一尼之言至願得爲蛆虫食其不潔富公雖所見不同付至此乎而溫公平日最推重富公其如文韓皆不能無議不應如此記事德輝亦意必後來所增加蓋當時王介甫嘗奏富弼無見識惑一妖尼之言則德輝所謂後來所增加者安知其不然乎耕道見屬二齋記學問膚淺安敢率爾他日自當求教也前日所拜煩附去書一乞指揮早達之爲幸

汪文定公集卷九

題跋三十八首

題司馬溫公賓次啓目

訪及諸君若觀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寮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肯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即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光再拜咨白

司馬文正公所以揭示賓客者不容有毫髮之私凜凜乎其不可犯宜其不悅者衆也然天下之人瞻仰稱頌至于今不衰彼其僞爲色辭輕昇官職苟以歛惠微譽爲心而人終莫之與者豈不異哉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天下惟德可以服人

跋溫公與傅獻簡公帖

孔子許顏子以行藏而顏子與子路或出或處必有以相告語也蓋出處之際古人所甚重師弟子傳授講習亦無出於此者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非畏其人也畏其義也獻簡傅公以

剛毅正首稱天下在熙豐之時雖未甚進用然猶連拜五郡既而得請開局司馬溫公爲之忻慰見於辭翰蓋溫公所欲致朋友之義者獻簡已不謀而同宜其喜也觀二公所以相與亦異乎世俗之交矣

題申溫蜀三公倡和

呂申公知河陽司馬溫公范蜀公並駕訪之此其臨岐倡和詞也既去申公榜其所館爲禮賢堂云方三公同時法從光華臺閣然名未卓然暴白會王安石紛更法度莫不極力爭之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言不見聽迄不受命蜀公年六十三矣亦請致仕而歸安

全集卷九

○ 二

天局

石大怒既落職又自爲制詞醜詎之申公自御史中丞出知潁州安石亦改制詞加之罪而天下更以爲榮焉於是翕然仰望之如泰山北斗矣元祐初溫公申公對秉鈞軸而天下復安蜀公累召不起謂所親曰吾所欲爲者君實皆已爲之矣又安用出蓋其出處未嘗不同者乃如此也鄉人求此詞因手錄以遺之且書其後庶幾誦其詞想其風流人物或者爲之興起也

題蘇東坡帖

歐陽文忠公與子美至厚所以稱道之者不遺餘力

而獨不及其字畫之工至集古錄中不取張從申書乃知前輩好尚不同如此又見其許可之不苟也

跋蘇東坡與巨濟帖

王介字中甫其子沈之字彥魯蘇公自黃移汝與彥魯曾遇於京口作中甫哀辭有束囊端能廢謝鯨之句故此帖問東黨而云致意彥魯也

竊觀端明公所跋東坡帖事有實迹語無虛辭有德者之言蓋如此後學所當取法也從表姪朱熹敬書

題東坡奏文呂二公免拜詔

全集卷九

八 三

惟

東坡蘇公在翰林草賜文呂二公免拜詔引齊小白鍾繇馬燧事既又以此三事皆非其類奏乞聽其辭免蓋公於是非可否惟理所在惟心所安不以言出於已而必欲遂其事也公在熙寧初力論免役之非及元祐欲行差役公復以爲難使謀人之國者皆如公用心豈復有偏蔽之患哉

跋東坡書

黃幡綽告明皇欲作白打使此官真快人意哉此雖戲語亦見蘇公忠憤之氣陳無已與蘇公書云士於天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彼蓋有所見而云耳

題節孝先生行狀

吾黨葉君丙讀節孝徐先生行狀竦然起可作之嘆又欲鋟之板以淑諸人誠有味其言也夫先生嘗語蘇公子瞻曰有功者多矣而獨稱大禹者以其不矜不伐也有才者多矣而獨稱周公者以其不驕不吝也蘇公受而書之策又嘗語黃公魯直曰為政之道慮不厭熟則寡過睦寮佐則事舉魯直謝之曰立參於前坐倚於衡何日忘之惟先生之言精確簡直二公皆蓋世之才聞一善言而信受欽服如此是皆可為學者法故附益於行狀之末云

跋尚公帖

周之士也肆蓋上下之交而以公義相與而無所迂屈所以為大道之行今讀此帖既見尚公能以忠言報知己之德又見一時風俗之厚士得伸其志也視唐之文士詞氣凄凄然至顏蒸芝蘭以効祥為庭燎以照客者亦可憐哉

跋山谷帖

余所視山谷翰墨大抵誨人必以規矩非特為說詩而發也嘗有詩示張氏子云莫學今時新進士談說性命如懸河蓋當時學者之弊

題劉陳二公與唐克之帖

劉元城帖云唐令又陳忠肅帖云克之者謂唐克之也克之元符末上書入籍為鄉道鄉呂元明及劉陳二公所知皆以為天下士也其學以天人一理內外一到自灑掃應對進退與酬酢佑神皆一事無先後之別行義則達道矣極高明所以道中庸也嘗監蘇州酒務為郡守勅免居賢應十餘年余聞於呂公居仁者如此今劉陳二公所咨嗟嘆惜蓋其得罪時也歲月久知之者少故特詳書之

跋成氏所藏山谷帖

魯直放逐嶺表蓋世人掉臂不顧之時也過祁陽成居立道以醫藥隱於市廛獨能倦倦然從之遊昔秦少游謂僧法言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不問可知其為人士雖不可一槩論然成君要非碌碌者立道之子出魯直諸帖見示魯直字畫之妙固當藏之又足以發揚先德於不朽也

跋劉丞相送子詩

某生雖晚而幸得早從先生長者遊忠肅公之言行蓋亦竊聞一二獨未嘗見其字畫也紹興癸酉與子駒相聚於桂林所聞加詳又得遍閱家藏手澤以滿

足平日之願此繼乃忠肅公謫居蘄州送學易先生詩也昔杜少陵云賈誼才冠古褚公書入神湖南清絕地萬古一瞻辛其猶謂此少陵之微辭使人習其讀而不知者也夫褚公之所以為後世歎惜者豈特以其書而已哉

跋張右史送翟中書赴闕詩

右史張公送翟舍人詩其間有云稍出胸臆蘇疲民又改為吾民又改云况公之意常在民然比不如初語之勝蓋右史時方在謫籍故語言間其畏忌如此

題春陵法帖

全宋文卷九

六

六

此帖內魯直字多削去姓名蓋刻石時蘇黃翰墨之禁未解也三卷所收已不多後復散失故往往前後不屬人言舒原伯舍人作郡時葉置榛棘間以此散失蘇易簡之監尚韓丕之純朴前輩固已有定論也

書張士節字叙

魯直之以士節字張君也若曰無此節則非士矣其言可謂峻直而精確者也聞之前輩魯直疏通樂易而其中所守毅然不可奪紹聖初坐史院事所對不少屈於同時史官中得罪最遠轉徙萬里流落累年會徽宗即位召之不即就於還朝諸公中獨不復用

崇寧間前之得罪於紹聖元符者特不用而已耳而魯直以言語觸諱獨再被謫閒居談說名義易耳顛沛之際則已失措或者一更患難不復人色顧迨追咎鄉之特論以為講學未精若其摧沮憾煩至於再三而卒以不悔視死生禍福曾不芥蒂亦可信其為信道之篤也張才叔以正直名一時於魯直獨師事焉彼誠有以服其心也士節之子携魯直所為字叙見過余曰此魯直日用之餘推以予人者非苟為空言也因為詳道所聞於前輩者如此

讀安樞密行狀

全宋文卷九

七

七

余承乏帥蜀幙僚安君亭老出示其大父樞密公行狀因得以盡見前輩出處之節顧猶有可疑者如書紹聖四年三月事極為疏畧若有所隱避謹按公在政府屢與章丞相異論以觀文殿學士出守郡章丞相之黨中書舍人蹇序辰言元祐間公嘗棄四寨請行絀責詔降為資政殿學士中書舍人葉濤不肯命詞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復言公嘗傳會文彥博司馬光今降職輕典也於是落職而濤謫知光州竊計作行狀時蔡京用事也昔春秋有諱辭作行狀者必居一於此矣然春秋雖為魯諱而沙隨之不得見平丘

之不與盟則書之以爲不必諱也微辭雖以辟害至於夫之時則可以揚於王庭而無所忌矣故余特詳書之以告其後人徽宗即位公復用一日帝謂諫官江公望曰安惇近日全拜起不得也江奏曰安惇方正厚重如山如嶽豈可責以筋力臣聞安惇在西府裁抑僥倖中貴多不樂願陛下察之此又余所聞而行狀所不及者因併書之

書節行王夫人事

包孝肅公冢婦崔氏夫亡子天俾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拊養孤弱以立包氏之門元祐十年詔封永嘉郡君表其門閭今觀王夫人之節行無媿於崔矣方宣和間一草一木之異州縣輒以聞而獨無以夫人節行爲言者何哉

書劉忠肅公事

嗚呼讒邪肆行忠賢受禍後之讀其事者猶爲之流涕況其子孫者邪子駒頌爲永州獄掾義不與仇人並處投檄引避世或以爲大過夫曾子不忍食羊裘必有不能下咽者亦何暇問他人之是非也

題包孝肅公奏議

包孝肅公奏議分門編類其事之首尾時之先後不

可攷也如請那移河北兵馬九三章其二在第八卷議兵門其一迺在第九卷議邊門其不相貫穿如此今攷其歲月繫於每章之下而記其履歷於後若其歲月可見於章中者不復重出與夫不可得而攷者不容於不闕也庶幾讀者尚可以尋其大槩云如劾罷張方平宋祁三司使而奏議不載豈包氏子孫所不欲以示人者耶本傳云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遂著爲令然著令迺在慶曆七年十一月時未帥高陽也疑傳之誤

讀龍川別志

無垢居士昔與某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闕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事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問人求官者若此類脊言之予知斯言之爲忠厚未能灼然信受也世嘗罪宋子京爲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規利等語爲太甚讀龍川志所書悚然自失輕議前輩而不知其曲折類此者宜不少矣無垢之言於是益信因書以自儆云

記戒石銘

右蜀王景之文也太宗皇帝摘其中數語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聖意至深遠也紹興五年有詔曰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忘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過郡縣其戒石多置之欄檻飾以花木為守為令鮮有知戒石之所謂者可令頒示天下摹勒庭堅所書非獨置之坐隅亦以為展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嗚呼勤恤民隱諄諄戒諭聖意至深遠也愚恐歲月寢久而莫詳戒石銘之所自者故書景所著全文

而識其事云

題范蜀公集

按蜀公墓誌公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成都人也其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按訪殆徧來者不一而竟無全書蓋公之沒距今八十年矣竊意歲月愈久則雖此不全之書亦或未易得也於是意類次為六十二卷曰樂議曰使北錄不見於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載也而樂議或特出於世俗所哀輯今皆存之又以諫疏內制外制正書樂書附之通為

一百十二卷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為二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廬浚井之事而今之正書無此語豈亦非全書耶

題范太史集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翰林詞草者自元祐六年七月上紹聖改元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四年十一月始為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樂語則得於成都宇文氏所編次繪言集中亦附於卷末

題呂申公集

頃知成都始得申正獻公集蓋散逸之餘裒輯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為少其雜以他人所作者什三四既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虬攷訂刊刪為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黨禁愈益閤匿故一旦紛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闕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鏤板庶幾廣其傳焉其方待罪太史論次熙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脩盛德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而傳信垂後不可以無証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

闕久之無送官者每為之閣筆而歎也使故家子孫皆能如金部用心則其為斯文之賴豈不厚哉

讀申國春秋

右申國春秋十卷蓋所記正獻呂公言行編年之書也公方少時天下期以經濟之業雖出入四朝人望愈重然位有所局時有所制士君子有遺恨焉元祐之元乃始作相二聖恭已仰成而司馬文正同德比義相為左右文正久病繼以不起公實獨當干枋既而平章軍國事雖曰釋文昌之任而三省樞密院機務之要皆預焉非特一相所領與夫平章重事而已

不任集卷九

〇 十三

集六

二府大臣皆公素厚善或所汲引而左右侍從以至諫官御史往往極一時選公論無壅下情畢達進退人材損益政事詔令數下沛然如流水之源莫之能禦於是皆之引領冀望者詠嘆淫泆以為天下能事畢矣然伊川先生獨曰謂公得志志存而未伸也蓋公之任重道遠伊川先生之知之異乎人之知之亦書所不能載也因是書以致公之言行又因伊川先生之言以求所謂志存而未伸者則公之所以言所以行可默識而心通矣

題呂子進集

頃從中書舍人呂公居仁將公嘗言叔祖待制才高識遠徽宗即位初元祐諸公竄逐流落之餘蓋存者無幾獨待制與曾子開尤為時望所屬有欲求官而訊於世所謂紫姑神者神大書云待曾呂作相方發其言雖戲可以見當時人情所嚮待制聞之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逝將臨水玩游魚何人見卯求時夜更著聞言問藐姑毗陵張子厚先生蚤登第以待親不出仕既終養遂家居元祐間近臣屢薦雖除官亦不就也於待制特厚善待制知睦州子厚追送衆日別後寄詩云籬鷄雲鵬各有程處處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籠正其聽蕭蕭夜雨聲此詩亦可想見其人待制之孫金部外郎出示家集始得拭目償所願焉因記所嘗聞於集後張先生名舉字子厚

讀呂榮陽公發明義理酬酢事變二書

世之自謂得道者以前言往行為糟粕芻狗以治天下國家為緒餘土苴汔之放棄典刑闕畧世務至於為西晉之禍或者出而矯之曰吾之道固所以經世也然而天人異觀物我殊歸高明中庸析為二致迹其行事則私智之鑒而已道果如是乎龜山楊先生嘗謂榮陽呂公昔在師門實傳聖學道隆德尊為時

先覺今得公之遺書有曰發明義理有曰酬酢事變
蓋其言雖若有一而道則一也

題呂文靖公事狀

右呂文靖公事狀公之孫中書舍人本中所論次也
文靖相仁宗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他人莫敢望焉而
其輔贊彌縫精微屈折史冊有不能盡者此事狀所
爲作也昔人謂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
否可見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方仁宗臨御
仁厚之德清淨之政民到于今受其賜賢人君子布
滿中外累朝賴以爲用號令文章煥然一新紀綱法
度皆可以持循而勿失四夷和平百姓富實教化孚
洽風俗純厚宰相之事業蓋亦不言而喻矣然而世
之言伊尹百里奚者孟子特明其不然則是書之作
蓋亦有不得已焉爾

跋貞觀政要

此書魏州公庫所刻板也予頃守婺惠此書脫誤頗
多而無他本可以參校紹興三十二年八月偶訪劉
子駒於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後唐天成
二年國子監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
則闕之以俟他日閒暇訪善本且參以實錄史書

庶幾可讀也時蒙恩除知福唐且有旨促行元迫殊
甚二十有一日燈下書

題張魏公與王詹事作不欺室銘

凡人緣飾於外何所不可至於死生之際氣不亂志
不變此決非智巧果敢所能強爲也丞相魏國公將
啓手足爲龜齡侍御作不欺室銘詞氣凜然如曾子
之戰戰兢兢也學道之功豈偶然哉龜齡以剛毅正
直稱天下方且以不欺銘其室又資諸人以爲善若
不及焉其過人遠矣

題張魏公折樞密與劉御史帖

平蠻之功御史何不自言非立功之難不有其功之
難也御史既沒而其子汲汲然思所以推明父之志
者蓋父子之間生死之際雖或默或語其趨一也

跋張魏公釣臺詩

忠獻魏國公純孝精忠貫通日月克塞天地既以身
任天下之重至於可以去而去宜亦與世相忘矣然
而惓惓之義其根於心者豈能已哉此詩蓋公辭相
位過嚴子陵釣臺所作玩味其意趣於言語之表想
象其風采於翰墨之餘庶幾得公之心焉

跋張魏公詩

魏公以天下為己任舉世莫助齋志永已此詩其將終二十日前所作雖閱遠平澹若將與世相忘而拳拳之志見於言意之表者終不可掩也所謂任重道遠者與

題許右丞瀚作陳少陽哀詞

尚書右丞許公之為人其言也詎所著易春秋論語訓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陳諫議哀詞指擿情偽究極本末詞繁而不殺蓋忠憤所激乎予所謂予不得已者與

書吳忠烈遺事

全集卷九

六上

忠烈吳公力扞戎虜以保全蜀其忠勇謀畧夫人而能言之今觀其遺事如平羅營田與水利關曠土招流民減冗員節犒享汲汲焉以愛民體國為意昔元國省繇役之勞馮奉世惜轉輸之費郭子儀鎮河中為始三人皆卓然為漢唐中興名將蓋其用心遠矣今復於忠烈公見之公沒幾三十年蜀人奉嘗之如一日其忠誠之所感格惠愛之所固結非偶然也

題譚師直士訓

長沙譚公師直其未及識之而得其言於劉子駒為詳蓋得意於聖人之學專以躬行為本者也今年六

十餘矣取聖門之言集為士訓置之座右以自課厲汲汲焉如恐不及蓋其心必有不可以已者惟躬行而自知之非口耳可及也

書王直講所著教述篇

王公直講著教述一篇以謂學者當高其志至於聖人而後已夫聖孔子不居庸可幾乎曰智仁聖義周官以教萬民矣既曰教之捨聖人孰為之標準故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的學者亦必志於的危冠侈袂厚自藩籬以別異於民至即古人所以教民者諗之顧疑且畏訖以不果何其不相應也直講之孫植既以先訓錄不流布又屬予書其右端因為道古人所以然者庶知夫士之尚志理所當然非以為高而教述所謂高其志者亦為流俗趣尚陬陬者云爾

全集卷九

○ 志

王直

汪文定公集卷九 終

汪文定公集卷十

題跋二十四首

題宋宣獻公帖

適來說書處藍御藥傳皇太后聖旨爲皇帝後苑射令進詩仍著勸勉意度元稹綬上資政侍郎仁宗皇帝初即位章獻太后同聽政以孫公奭馮公元宋公綬分侍講讀今觀此帖雖從容射圃之際太后輒使諸儒賦詩勸戒信乎文王所以聖也

書羅宗約試粹錄

世之言行必於其私見之蓋無所潤飾也韓退之一時儒宗及其示符詩乃夸詡居處服用之盛勸之以學與其他言行絕不相似識者疑焉故右文殿脩撰羅公作試粹錄所望於其子孫者在於聞道而不爲章句之學自非精思力行真知天爵之貴爲不可復加者則閨門之言豈能出於此哉宗約年逾三十蕭然獨處紛華盛麗不以汨其中孜孜爲道之求至於當官臨事纖悉必舉隱伏必察無一毫苟且意曰吾道固然非有二也蓋其淵源所漸有自來矣

讀喻玉泉紹興甲寅奏對錄

正月初三日樞密院劄子差往行在奏事奉

聖旨張松允喻樗初九日內殿引見樗上殿奏曰臣等隨知樞密院事張浚前去措置江上軍事虜騎已於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後節次遁去淮甸今已安靜浚遣臣等奏知上曰朕昨遣張浚措置江上慮無遺策江上事宜卿等備知本末故命卿等上殿虜人因甚遁去樗曰虜人實欲長驅江南陛下親董六師將士奮勵初至淮甸首挫其鋒我師堅守虜人無隙可乘遲回疲敝固不得不去此皆陛下廟筭深得全師致勝之道上曰既全師便與浚獲無異樗曰過於殺獲上以爲然樗又曰虜人愛惜士馬不敢輕動向來輕涉大江則無噍類矣上曰長江不可輕渡虜人貪林輒欲窺伺苟能堅守必不敢渡兼朝廷今次諸事措置得宜實天誘其衷委用得張浚及得卿等贊助之力樗等曰江上事宜實緣廟謨措置皆中機會臣等初無毫髮之補上曰邇來措置却是不失機會如張浚江上所行皆與朝廷意合松允謝曰虜人遠遁皆陛下天威所臨臣叔父浚蒙被使令無尺寸之功今待罪於外遣臣奏事臣草茅疎賤因緣得望清光不勝萬幸樗曰臣等有已見具劄子奏呈上曰好樗讀劄子云臣等聞杜牧有言上策莫如自治下策莫

如浪戰古今論者多矣惟牧爲得要也屬者征虜
深入淮甸陛下親董六師士氣奮勵人百其勇皆有
吞噬逆賊之心而宸慮獨謂彼之所計者不過勝負
而我之所繫者乃在存亡顧所以自治者如何爾豈
能與之爭一旦之利哉卒能不費一鏃而坐困強敵
此殆漢高帝所謂聞智不闢力自用兵以來全勝未
有如此者也今虜騎既遠議者必曰乘勝復山東河
北爲吊民伐罪之舉此固今日之勢也然臣等聞之
唐史有言以亂易亂終歸於亂以治易治其治乃定
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叛豫備逆不道
則誠亂矣民之戴宋則誠可勝矣至所以自治而不
可勝者陛下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兢兢業業日謹一
日若強敵之未退九學術之未明則思所以明之邪
正之未辨則思所以辨之厚風俗立紀綱脩軍政持
之以至誠行之以不倦所以自治者無不至焉則將
帥之臣必能深謀熟慮以成必勝之功天下之事可
一舉而定矣惟陛下力圖之上聽畢曰好好又問諸
將偏裨可皆有闔志擣曰將士皆有闔志松允曰近
日諸將各遣輕兵追襲皆有殺獲張浚候類聚奏聞
上曰時有捷報昨亦有捷報因曰虜人用兵軍士

不解甲已二十有年自古未有如此而不亡恐一二年
間彼有自焚之禍松允曰浚所遣間諜并擒獲招降
之人皆言虜中情狀虜衆實攜貳擣曰劉豫自此亦
不復能朝夕矣上曰此蓋不足道劉豫本只是山東
一書生初無功勞欲據十州之地豈有此理其威可
待也上曰劉子留下擣即致於榻後上曰江上措置
卿等幕府之功爲多與卿等改合入官陞擢差遣擣
曰臣等初無功勞仰荷聖恩臣等今欲復回張浚處
取聖旨上曰已召張浚可喻以事畢面至常州以來
等候擣曰臣等即便出門前去上曰且喻張浚令速
來朝廷事一一待張浚商議擣松允同日恭頌聖訓
下殿謝訖退

張蜀州出示外舅所書奏對語錄蓋自甲寅至今且
三十年事變百出而丞相魏公云亡將及暮矣爲之
感嘆不已頃歲在朝嘗因事進言杜牧自治之說雖
聖人復起不能易矣然猶有可疑者蓋自治之外無
他說矣今乃有上策中策下策是未始有定論也是
謂其君不能也若孟子則曰能治其國家者誰敢侮
之不然則已矣豈復有上策下策哉

伏承委戒提舉學士銘文云云世以有名爲不朽有子爲不死提舉學賢科臨人持節嘉譽騰聞而龍駒鳳雛清才騰仕克家有繼哀榮終始可以無恨矣

贛州李先之剛介寡合言語確詡而於施公相予特厚宜和末嘗以書抵公曰受形氣於天地父母如聖揚可以無恨蓋自是二十餘年間天下事數變士亦竭其知力以應之究其所成能無負於初心者幾人也施公文學才譔不爲後人而審於處已恬於自進自負一節全而歸之今資政殿學士程公亦以爲可無恨者蓋其平日心之所存力之所至如贛州者其有以知之矣

跋南溪始泛詩

此昌黎先生詩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讀者當知之

書韓公五箴

余素不能書同官呂文甫以此紙求字每誦韓文公五箴恨習氣不除動輒犯戒至若言箴所謂尤中吾病因書以記過且願與同志者勉之字之工拙不足道也

跋李先之文

右李公先之文施聖揚見示聖揚毛季仲二公皆從公游爲某言公介潔寡與意所不樂者不忍正視其面爲建昌軍其縣使客至公輒移病辟之其聞公之名願見不可得者往往先造其門嘗赴郡宴太守願官奴私語公揖起席守俟之良久則公已去矣疆挽竟不就蓋其所自立大抵類此季中又言公爲西京學官程正叔先生方里居公一日見且請納拜伊川曰何也公因請受教伊川乃許後請別伊川曰子行太峻恐不免於世春之朝廷議復元祐皇后位號公見諫官陳瑩中曰此雖美事然復之既易異時變更不難宜使百官集議攷正當時所以廢絀之因庶幾可久瑩中明日將論之而麻已降矣遂不果公曰瑩中非裂麻手矣使公當此地君子信其必能踐言後果有他議而服公之識見也卒於虔州季中父彥時爲虔倅白郡具奏乞褒典守不從彥時獨銜以聞得贈待制某見聖揚問所聞於季中者聖揚曰舜顯與先之游從久未嘗一言及伊川也慨懷前脩不可得見詳記所聞尚見公之彷彿云彥時名隨季中名叔度

書糾繆正俗

右糾繆正俗八卷按顏楊庭表以爲稿草纔半卽秩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每章以諸書標所釋字於上然所引論語尚書禮記春秋史記漢書中事則各以諸書書名於前自東觀漢記後讀標宋書字餘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事數章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刺如此必是屬藁之際偶爾標題未遑緒正除史記乃是論作史體制宜如舊外宜改宋書論語字爲性與天道尚書爲覽之者不一禮記爲取春秋爲游漢書爲陂宋書爲道憐又春秋下皆是左氏傳事或詞非解經小顏既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爲春秋也又阡字下止引漢書原涉傳別無訓說疑有關文受授字乃是壽字有兩音宜改受授爲壽以此益知非當時定本顏所是正譌謬甚衆惜乎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楊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必以爲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乞言讀有爲又字未失也評謀謀于野則獲自是記一時事恐不緣草創立文爲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爲草野則可而以疑左氏則過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立言正俗而曰公主既尊主得云侍奉亦未免爲習俗所移

也潘岳賦類前哲以長懸岳必不以懸爲勉但拘於聲韻易左氏語以牽合懸蓋取茂盛之意若以爲勉勵非惟不合左氏亦復不成賦語岳必不然斯則文人相輕或損其真矣殿研二釋頗爲穿鑿按晉書沮渠蒙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也研研即崛強之貌恐語音變而爲殿研殿乃殿師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爲一語必欲求其一義則又過矣

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予攷之其失自楊子雲始子雲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於太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以與尹吉甫並言之非其實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此又承子雲之失矣至於王廷壽曹子建用之不爲無所自也

書少陵詩集正異

始余得洪州州學所刻少陵詩集正異者觀之中間多云其說已見卷首或云他卷或云年譜殊不可曉既而過進賢偶縣大夫言有蜀人蔡伯世重編杜詩亟借之乃得其全書先後知正異者特其書之一節爾不可以孤行也此書詮次先後攷索同異亦已勤矣世傳杜詩往往不同前輩多兼存之今皆定從某

字其自任蓋不輕矣詩以氣格高妙意義精遠為主
屬對之間小有不諧不足以累正氣今悉遷就偶對
至於古詩亦然若止為偶對而已似未能盡古人之
意也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言其服用之盛爾故
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言故鄉方用兵爾今悉以他
本改作馬鞍故園固未知其孰是其說則云若千金
買鞭以物直校之非也若故鄉為營則營亦大矣此
等去取非所謂不以辭害意也律詩全篇屬對固有
此格非盡然也如必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
時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皆律詩第一
聯也今改作年妙人行以就偶對若他本不同定從
其一猶不為無據此直以己意所見徑行竄定其矣
其自任不輕也正異云攷其屬對事實當作年妙且
英妙者猶少俊云爾不惟無害於事實亦未嘗不對
也聞中所刻東坡杜詩事實者不知何人假託皆鑿
空撰造無一語有來處如引王逸少詩云湖上春風
舞天棘此其偽謬之一也今乃用此改天棘夢青絲
為舞青絲政使實有此証猶未可輕改况其不然者
乎余謂不若於杜集之後附益以重編年譜各卷叙
說目錄正異等以存一家之說使覽者有攷焉可也

未可以為定本

跋劉貢父詩話

詩話指功曹非復漢蕭何為杜詩之誤按漢高祖紀
蕭何為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後策謂蕭何曰
卿以功曹為吾蕭何則杜詩非誤矣

跋馮宿所為某碑文

裴度征淮西韓愈馮宿皆在幕府後宿為比部郎中
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為歙州刺史今觀宿此
文使佞虛誕識見淺俗詞氣卑弱決不能作論佛骨
疏時宰之疑其不智甚矣

書令狐彰開河碑

令狐彰為開府儀同三司元載為集賢殿崇文殿大
學士脩國史彰在滑州有開河之功而唐書三人傳
皆不載

讀石洞霄傳

劉歆叙七畧以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至道家者
流有所謂黃帝力牧之書蓋非特不以道家為神仙
亦不以黃帝為道家也自崔浩請頒寇謙之之說於
天下是後道家方技遂合為一以黃帝為道家且不
可況又變而為方技乎人情喜異而疑似投其所喜

乘其方疑而遂入之。又借重於崔浩故黃帝之說其謬謬至此。又安知後之好事者不以吾徽宗藉口此石洞霄傳所爲作也。

跋王荆公所書佛偈

荆公贈太傅其制云少學孔孟晚師瞿聃世或以爲有所譏然公自謂余幼習孔子長聞佛老之風而悅之則制詞蓋公志也公所書彌勒偈此特其一爾可以見公於異學其篤好如此。

跋王荆公與呂申公書

右王介甫與呂申公書介甫自少氣高一世而於申公屈服推重如此然一旦同朝議論少異則詆之惟恐不力况疎遠之人而欲與之較長短哉觀末後一紙無復異時之綢繆矣。

題司馬溫公奏議

溫公欲以宰相領總計使其後宰相制置三司條例司則公之言畧施行然且力舉其不可蓋以名雖若同實則大異此天下之事疑似幾微之際所以不可不察也。

題續池陽集

畢漸當章惇用事嘗建請元祐黨人所立碑碣宜一

切毀壞今觀續池陽集二蘇二孔魯直之詩皆載而漸實序之向所建白乃自犯之何邪張丞相天覺在言路導王介甫而指司馬溫公爲姦邪者也及觀其作唐質肅公墓誌言溫公則曰司馬公光謂介甫則直曰王安石而已由是觀世之議論謬於是非邪正之實者未必心以爲是使士大夫心口如一豈復有紛紛之患哉。

題林子中集

右林子中集初無卷第今次爲六十卷林名希字子中紹聖四年同知樞密院事然紹聖以後章表之類皆不見豈其家不欲以示人耶其在熙豐間徊翔館閣最久又嘗貶斥其作孫少述傳東觀絕筆序書當時大臣事畧不回隱今此集所載皆寬定無完篇蓋既進用於紹聖則詆元祐譽熙豐故其說屢變也偶得其別本今兩存之。

題蔡京乞焚毀元祐時政記奏藁

一朝議論其可傳於後世者燔毀無餘然公論嶄然不與煨燼而俱化五帝之事千不存一三王之事百不存一何足恨哉。

題金谿吳順顯道文

人所見不同謂元祐改更法度為非猶或可也而平戎賦乃云因於宮中以擅廢置非特法度公卿而已此獨二蔡二惇敢為是言其他雖紹聖元符用事者亦不敢云爾也險波以幸遇合為子孫者所宜揜惡乃反刻之板冠之卷首若恐人之不知也是獨何哉

題蔡條訴神文

崇觀以後世之大體雖可見而其詳不得聞矣觀此文條出官才一年遭所生母喪除喪則入館明年為侍從蓋僅二十許歲爾嗚呼亦異哉及其流落困厄聲冤籲天所謂不德余以驟壯姑允余以速老邪

跋李伯時孝經圖

李伯時畫超然塵土之外其精緻微密處幾與造化爭衡豈凡流所可彷彿猶恨其不深究孝經微意其間不無可議者此君子所以為之痛惜也范陽張九成書

漢石建以馴行孝謹為齊相國齊國慕其家行不言而治此所謂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也况於聖人乎伯時畫此章乃微纏術楊蠱然者何也

熹伏讀范陽王山二先生跋龍眠孝經圖語有以見有道君子心目之間無非至理非如好事者徒

議工拙於筆墨間也拜謁王山先生墓下公予遠出示此卷恭想儀刑不勝涕感因敬書于其後云從表姪朱熹

書朱丞相度江遺變錄

建炎三年三月一日中書侍郎朱勝非拜尚書右僕射五日苗傅劉正孝叛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子即皇帝位隆佑太后同聽政制除傅慶遠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正孝渭州觀察使副之六日赦書上太上皇帝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除傅屬官張渠馬柔吉王世脩並為直龍圖閣王鈞甫為右文殿脩撰十日改元明受其詔曰稽日月有臨之義合天人並受之公御史中丞鄭穀言近日朝廷差除行遣多出傅正孝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無虛日外議喧然若上下共由此道國家興喪未可知也乞嚴賜戒敕此章嘗侍時禮部侍郎張浚糾合義兵於平江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自江寧以兵來會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宮十三日詔召呂赴闕除張禮部尚書傅正孝節度使呂張皆不受命詔責張散官郴州安置張又不受命呂張等移檄討逆二十三日詔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曉

授受本末不計社稷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
詔命蓋指張也已而呂張皆奏乞復辟二十四日詔
降睿聖皇帝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皇帝
為皇太姪監國二十五日鄭穀留百官班乞金臺上
殿乃召鄭穀與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同對二人力爭
其不可又至都堂事之遂寢前詔四月一日復辟三
日義兵至臨平傳正彥遣兵拒戰大敗乃遁於是詔
賜鄭穀曰頃者逆徒作難將臣扇虎脅制朝廷行其
私意大臣俛首惟其所為卿適在中司義形正色不
為室家之計屢陳社稷之言雖文武協規外有勤王
之舉而忠義奮發亦由守節之臣殆茲還政之初特
有樞機之受降此詔時朱今觀朱丞相度江遭變錄
其秘謀奇計固多世人所不知者然其間大節目往
往不見如苗傳及其蜀差除二十又六日赦書上徽
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今但云上幸別宮繼有旨稱睿
聖太上皇帝然則赦書誰所定所謂有旨者其安所
自出哉又改元明受乃三月十日而以為十八日又
十二日百官始朝睿聖宮今但於幸別宮之下云宰
執百官皆從侍衛如儀而已張丞相所上表其畧云
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

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質
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凌不有悔禍則二百年
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
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
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居形
勝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微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
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定江右如此則於國家
大計似為得之如以臣言為然乞行下省司令率文
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云臣伏觀睿聖皇帝方春秋
鼎盛而遽爾退避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
恐生他事更乞懇斷詳的施行此表全文見呂今度
江遭變錄但云張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虜情而已
既改抑去微名為貶損微號又表中其他要切之語
皆不載蓋所謂微名者乃是時所上睿聖仁孝皇帝
之名其與位號不同矣而差誤疎畧如此果何意耶
賊徒凶焰而馮康國以布衣單騎入城說諭傳
等其死生未可知乃謂遣康國者欲成就一官爵耳
責張丞相散官郴州安置而止云罷禮部侍郎謂檄
書到反正事已成然二十四日詔乃云云如此何也
臨平之戰而以為未嘗戰聞勤王檄云天下共誅之

而謂事若至此雖誅何益又因說再貶汪黃一相而謂張丞相為黃潛善所知且苗雖誤國豈不容其知人况是時為執政者其與黃同乎異乎竊謂遭變反正事之細微曲折固不一然其本末大槩則有不可掩者是以據其實備論之庶幾是非有考焉

書元祐八年補錄

此王銍所論次桐廬方稚川錄以見寄余頃在秘館見銍所進本與此不同疑銍復有所增損以示人也如蔡確傳言確之治獄於法外求情如王安石之解經於意外求理今此語皆刪之矣所寄劉莘老云諸公為蔡氏計入皇太后側不為高氏計乎其甚鄙且意有所謂又記莘老規臺戶言文潞公之失以諷動之議者不以王彥霖為直審如此何獨彥霖爾蓋莘老張芸叟傳欽之梁况之王朋叟韓原伯皆不直也不知皆何所據

汪文定公集卷十一

墓誌銘四首

徽猷閣直學士右太中大夫向公墓誌銘

紹興二十有三年三月辛亥徽猷閣直學士右太中大夫致仕河南向公以疾終于家歲七月庚申葬于臨江軍清江縣建安鄉之金澤既而公之子以武夷胡宏所狀公之行以來請銘某晚進公實屈折行輩與之交凡公平生出處大節類多得於見聞者屬未及秉筆而遭罹家難待盡山谷自分已矣既除喪公之子復以為請乃次序而銘之距公之薨蓋十年公諱子誼字伯恭世為開封人丞相文簡公之五世孫欽聖憲肅皇后之再從姪也曾祖傳範汝州觀察使贈太尉謚惠節妣萬年郡主趙氏東海郡君徐氏祖繪太子右贊善大夫贈正奉大夫妣碩人曹氏太碩人李氏考宗明武德大夫妣永國太夫人李氏公生而秀異自幼凜然如成人敏悟強識迥絕流輩元祐三年以後復辟推恩補假承奉郎明年后崩又以遺恩遷雄州防禦推官監濱州鹽酒稅東南建帥府幙屬自朝廷選除公鎮南軍節度推官臨事不苟數與帥爭議可否府中畏服改宣議郎監儀鸞司公耻

與閹寺共事乞歸吏部改真州司錄事權知開封府
咸平縣豪民馬氏倚陰犯法獄具上府尹盛章方以
圉空覲賞却不受公直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劾
公以脩學市木不如期直請御寶特勒停久之復官
監杭州洞霄宮除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司主管
文字淮南連年旱漕不通有欲浚河與江淮平者內
侍主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公行視公以爲運河
高江淮數丈自至江淮凡數百里欲通之使平萬萬
無此理前此有司率三日一啓閘復作澳以潴水故
水不乏比年行直達之法重以應奉往來啓閘無朝
夕復何暇歸水平昔之堰閘往來不存今第修復故
迹嚴其禁約則無患矣所條畫盡悉使者用其言漕
復通朝廷嘉之遷秩一等召對除淮南轉運判官陞
辭力論財用所以不足故且言伏見手詔應奉司所
費皆從中出語未畢上曰誠不欲費漕公對曰郡縣
奉行惟恐不及豈知陛下聖意所在因言朱勔挾應
奉爲奸至一大石用八百餘舟公爲欺謾莫敢誰何
兵夫不可校虛實一綱所費毋慮數千緡甫及官軍
支請之期則奪之故其下籍籍嗟怨上曰待委卿覈
察公曰微臣疎遠付以此事則死無日矣上曰朕未

嘗姑息此輩凡事直以聞即降御筆付公云應奉綱
悉從御前給外路不合支繼有旨委公專一覈察應
奉搔擾違法者公既至率以法繩之勦雖素積亦少
戢淮上帥守往往挾權貴爲重公按治無所避宿毫
通海四州飢方移真揚米賑之發運司乃言江淮米
賤乞均糴而淮南當四十萬斛公力論其欺罔取所
在實直以聞於是不悅者益衆俄罷去金寇犯京師
淵聖即位召公將以使軍前公曰李鄴已屈膝於虜
酋乞先定相見之禮迺可往或謂公不能屈恐誤事
乃已除京畿轉運判官寇退公隨宜支移廣糴軍糈
復上言國初運東南糧於京畿初無限量元豐中歲
用百三十萬石以卸納稽滯始以百五十萬爲額崇
寧初以六十萬入中都始以九十萬爲額至宣和末
得十萬而已蓋二十餘年中兩浙漕臣皆權幸姻舊
止以入京六十萬較最而京畿使者不復究其本
末故兵食常不足乞自今兩浙最從京畿覆實是
歲十一月終已得七十萬其後京城再闔諸道兵集
率賴其用除右司員外郎詳議戶房檢討官執政者
不咸公度不能從容其間引嫌不就乃以直秘閣爲
京畿轉運副使且詔公相度漕計公言祖宗置發運

司經制六路財賦法令周密其爲利甚博今轉般廢而爲直達諸路鹽課之利奪而歸權貨糴本錢罷而爲羨餘公私俱病矣方時艱難舊法未易卒復欲且權宜救急請令發運使副判官三員迭相往來周而復始其一在真州主江湖其一在泗州主淮浙其一在京主交納理欠在泗州者循例奏計皆從之一日急召對上曰朕昔在東宮聞卿淮南之政今除卿開封尹公皇恐固辭適以直龍圖閣兼淮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時京師已戒嚴卿范蠡遣人清野肆行擄掠公捕得數十人戮之以聞詔許公以便宜行事今上以康王開大元帥府于河北公以外路動息及所措置事募壯士達奏于京師復以京師平安及大元帥府行移檄東南八路以安人心詔監守郡守勤王公糾合義士收輯潰兵期以入援請元帥移軍曹濟約諸道同進詔復以金人議和勤王之師勿輕舉衆疑惑不前公獨遣部將金汝翼由鹿邑至太康力戰爲虜所獲虜欲得李綱吳玠徐處仁宗澤及蔡京王黼蔡靖王安中等家屬朝廷爲之遣使四出公知非王命執留不遣二帝北狩張邦昌僭位邦昌遣人持書至廬州問其家安否公檄郡拘縻其家又遣人以

僞詔詰公止兵公以聞大元帥府復遣子瞻請于大元帥宜處分軍國事來勤王憤怒之兵帥諸將北渡河出虜不意襲之救二帝急危若失機會恐窺伺之徒內連外結未易定也元帥至南都即帝位欲留公自近公以二親在東南乞補外乃復以爲發運副使邦昌以三公平章軍國事公乞致仕避之論者謂公在宿州嘗差宋良嗣者權鈴轄不當奪職與郡未幾賞宿州守禦之勞良嗣預焉亦遷公一官公辭曰前日以爲非則今日不當以爲是時宰大怒御史遂言公有不法事按驗無一實猶降三官知襲慶府丁母府憂明年奪喪知潭州力辭不獲命到官七日會遣戍襄陽衆憚行夜半縱火殺人公亟命傳呼列炬登城飾持更者一如無事時於是賊所未至按堵不動督厲牙兵斬首數百級比明皆遁急追襲降之三日復遣戍無一敢喘者時建炎己酉也其冬虜騎自鄧城南渡略武昌入江西州縣皆望風降遠抵長沙境上或謂他州縣皆已下敵鋒不可當蓋避諸公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使向之諸郡有一二能爲國家守虜其至此耶既而虜騎傳檄公使降公答書數責之登城誓衆激以忠義將士無不殊死戰雖殺傷相當

而外救不至凡八日城破公率衆入子城巷戰者二日乃焚虜柵奪門以出軍於湘西郡人咸從公以忠義自奮無一降者寇退公上章以失守自劾詔奪職罷免未幾朝廷治州縣之投降者公之忠節始白賜詔獎諭復還職任公乞持餘服至於四五不許時孔彥舟者縱兵火掠西阻領橋不能前鼓柵而下公遣兵擊走之有李冬至者起兵於宜章會將官吳錫提精兵數千無所歸公招致之激勵討冬至沅平之有曹成者自江北縱掠入湖南欲踰嶺公曰若使此輩得逞則湖嶺非王土矣當隨以計破之迺屯于衡之安仁有兵才數千遣人諭成待以善意給其糧成遂巡不果進公以事勢危急請兵于朝請援于鄰路者相繼也皆不報幾百餘日賊率衆鼓譟直抵屯下公以單騎入其軍衆皆羅拜公與約毋得劫掠皆聽命擁公至道州賊以公不便於已復送公出營公以討賊不效自劾既不報且有召命公力辭復乞持餘服從之服除知廣州海賊與郡吏交通官府及兵將動息輒先知之公合胥胥詰責之能以實告則已不然將不復生出獄矣胥大恐言其情於是盡得盜姓名及所囊橐往來宿食處是後盜發輒得領海肅然未

幾以御史有言罷去公遂乞致仕繼丁永國憂服除一時善類文章論薦詔落致仕知江州又改江東轉運使且召對公奏曰昔漢高祖之取天下其謀先定於漢中蜀先主之復漢祚其謀先定於辛野陛下圖中興之業而初無一定之論是以九年而功未就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否泰安危所繫今廟廊之上乃有附逆之人而欲攘夷狄難矣上嘉獎再三進秘閣脩撰時江東使者當饋餉大將劉光世張俊軍凡軍中追求之非法者公隨事裁抑會僞齊入寇光世軍合肥以乏糧爲詞請退保公晝夜倍道至合肥光世引兵欲出公直入城按簿書具以見在泉穀與沿路綱運上聞以大義責光世光世乃不復退進擊賊破之然以此與光世不協求去詔移兩浙路初公卜居臨江名曰薌林至是入覲上親書薌林字賜之進徽猷閣待制爲都轉運使戶部侍郎公所論事益衆一日進對上顧問至移時閣門以當進膳欲奏而未敢有攝起居郎者遽出位彈奏公退即待罪又乞致仕詔以爲無罪可待而公請不已除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上賜舟親題曰汎宅時王倫自夢中與其使者偕來公上疏以爲禦戎之道自古人主不憚屈已

與之和親則有之未聞首足易位者且却而勿受且乞致仕甚力許之仍賜詔褒諭自是歸隱凡十有五年積俸錢三百萬悉捐入郡學爲養士藏書之費自卜葬地後事皆豫備且自遺奏率人所難言者享年六十有八詔贈右正奉大夫娶范氏宗子博士獻之女累封安康郡太夫人男七人洛右朝奉郎澹右承議郎渚右通直郎餘皐世女七人長適右承議郎劉長福次適右從事郎吳謙次適右宣教郎黃挾次適承務郎陳延世餘不育孫男四人士伯士虎皆將仕郎次士彪士叔孫女六人長適進士韓顥次適右迪功郎劉荀次適將仕郎韋相餘幼公性至孝承顏養志必探其微李碩人沒乙回郊祀任子恩加贈友愛諸弟先奏諸姪官然後及孫置義庄以贍宗族貧者篤故舊親名賢與朋友交盡言無隱周人之急不計其私而自奉甚約其見義必爲如恐不及置禍福於度外識慮精遠洞見物情盤錯之會談笑剖析皆出人意表興利除害不計目前爲政雖嚴而本於仁恕所至可記甚多此特著其大者蓋自臨川王氏以其一家之學同天下立法令設爵祿以誘之天下之士循誦習傳以爲成說後之用事者持之益堅士稍

出意欲自激昂則摧沮擯斥其則有不可測之禍故家遺老雖有存者世往往指笑以爲戒風聲氣習薰炙漸漬大抵以委靡隨順爲俗故利在閹寺在權臣則從之利在夷狄在盜賊則從之有能於此卓然特立更閱夷險不爲利疚勢回而竝自拔於流俗之中者豈非難哉方閹寺用事趨附者惟恐後公以小官與之辦曲直不少屈未幾夷狄盜賊交亂迭起或乃甘心於汙偽他亦退縮奔竄爲全軀保妻子計公獨奮不量力嬰其鋒蓋僅脫死如毛筆者數矣既而大臣專權以峻刑箝天下口自非曲意阿附鮮有免者公言一不合見幾而作超然物外自適其適於是人始服公爲不可及也元城劉公安世曾謂公必有立於世文定胡公安國謂公氣節忠鯁心向國家尊戴君父徇公忘私正今日扶持三綱之人也由今觀之二公之言益信銘曰顥跖之分曰義與利孰駸斯人學乃爲利舉世靡靡偷安苟活不有君子豈能自拔公以英姿輔之正論惟義所在他無足問方時多艱馳騁其中如水萬折必歸於東年五十餘謝事而歸惟介於石故能見幾知之固難行亦匪易若公始終蓋可無媿我爲此詩以示來裔後有考者尚論其世

延平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侗字應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纁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幼警悟既冠游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不事科舉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自適者餘四十年其始學也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直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誠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汎應曲酬發必中節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能者閨門內外怡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扶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鄉黨愛敬悍暴化服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隨其氣質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及身

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嘗謂讀書者當知其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至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也幾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字而其辯析精微尤謹於毫釐之間以為千里之謬必自此始蓋先生資稟勤特氣節高邁而克養粹厚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中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誠淫邪遁之所以然者雖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宗節義厲廉耻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崇空言而已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脩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脩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文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先生以隆興元年十月壬申卒於福唐府治之館舍年七十有一其門人左迪功郎武學博士朱熹元晦狀先生之行如此元晦之為人也審於擇善嚴於衛道遺佚貧困而不以外物易其所守之錙銖其師事先生久益不懈以為每一見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

此也其守福唐聞先生之言行於元晦爲詳他日移書屈致先生不余鄙惠然肯臨竊庶幾聞所未聞焉至之日方坐語忽疾作頃之已不救矣其孤護喪以歸將以二年八月庚申葬於所居山之左而以銘見屬其於先生雖不獲從容扣請以畢其所欲見之志而其慕向之誠非苟然者且元晦之賢其所畏也銘曰學以爲己已則安在嗟世之人以外爲內挾策讀書無異博塞先生之學有原有委端居靜慮以究天理是中澹然塵垢不止真積力久道乃在我大本既立施無不可世莫之知老於布衣獨使一鄉化爲善

吏部郎樊茂實墓誌銘

良我爲銘詩以俟君子有欲求之其考諸此
茂實樊氏名光遠臨安錢塘人曾祖文妣婁氏祖用安妣王氏考周贈右朝請郎妣席氏贈安人累世皆隱德不仕至茂實始以儒學顯初臨川王荆公著三經義字說以同天下之學舉世誦習如六經然范陽張先生以爲學者貴於自得而躬行可以爲天下國家用也今守其家鑒附會之說而脩身治人析爲兩途則何貴於學矣先生以此數見黜於當時之有司貧至飡粥不給茂實獨師事之甚謹既卒徒步就太

學試以書義對是時文體亦稍變矣而茂實獨直指王氏之失力排之切中其要考官奇之置高等是後士人乃益得自致於學紹興五年茂實試春官爲第一遂中進士第調秀州海鹽縣主簿改常州教授未行召見除秘書省正字秦丞相用事狄人來歸河南地茂實因輪對力言所當思患而預防之者秦丞相始不悅未幾狄人叛盟前日異論者益見忌乃出茂實爲閬州教授茂實以大母年高而迎養非便得請監潭州南嶽廟丁大母憂服除歷廬州明州教授秦丞相既薨詔除茂實秘書丞方秦丞相時尤以疑忌得罪者往往累赦不復又奪其所當得恩澤茂實得召見言之太上嘉納詔還恩澤有差而茂實爲監察御史茂實在臺中所裨飲甚多未幾爲工部員外郎得請知興化軍茂實初未嘗歷吏事興化俗號難治生謗起訟長吏鮮以理去茂實曰吾以誠待人他不恤也既至簡節目通下情先教化而後刑罰獄訟日衰少遷提點福建路刑獄茂實於刑獄尤盡心凡所以要束防察甚備閩多劫盜類與州縣吏相表裏不即獲間有在官者吏輒併財主繫之以是無敢愬者茂實許其徑詣司自言而嚴追捕勘鞠之限始有

所畏建州兩獄充斥茂實至釋囚繫一百四十有三
人朝廷爲罷免長吏其他所平反全活甚衆徙知嚴
州適諸軍遣人募兵皆誘畧平民所至騷然人不敢
入市茂實具奏其狀乃詔諸軍皆立額有闕則取旨
下諸州寄招其患遂息嚴每感其御爐炭其實皆科
取於民茂實奏罷之提點浙東路刑獄高麗將入貢
茂實極言其甚不便者六事于朝詔即止之即位召
爲吏部郎茂實以足疾辭尋除福建路轉運副使不
行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以隆興二年七月卒年六
十有三茂實氣貌嚴肅言語確訥不知者以爲簡也
自得罪秦丞相茂實二十一年入朝總歲餘輒出蓋
有不悅者既而諸公貴人議論士大夫之當召用者
未嘗不以茂實爲稱首茂實初無求於人也是以久
在外吏部之命蓋將用之而茂實不能進朝遂以不
起識與不識皆爲之流涕也然茂實強學力行更閱
世變操履如一顧念平生無一可愧恨者其志得矣
他何言哉有尚書解三卷禮記講義二卷梅賾雜著
十卷藏於家娶陳氏笄學博士從道之女封安人子
男三人擴左脩職郎抑左迪功郎饒州浮梁縣主簿
爲將仕郎女一人許嫁將仕郎陸龜孫男七人致堯

拱舜贊禹暨湯憲武保成規宣女一人諸孤將以其
年十月甲子葬于錢塘縣安溪鳳泉山之原而移書
獨某爲銘某與茂實皆范陽先生之門人又同年進
士又同爲秘書省正字既而還朝以至去國亦適相
先後道義之契非他人之比者銘其可辭銘曰舉世
方紛獨尊其所聞更歷險夷不傾不敬以終其身以
畀其後人

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陳公墓誌銘

公陳氏諱璿字國壽建之建陽人曾祖譔贈奉直大
夫祖奉議郎致仕考賓贈右朝請郎妣江氏太宜人
太宜人早寡惟一子教之甚嚴公亦自力於學中建
炎二年進士第左從事郎汝州觀察推官未赴權建
之崇安縣丞會金人入寇且渡江諸將不能守潰兵
有入閩者人情洶洶縣令與諸佐官皆避之居民亦
驚走公獨不動曰此官軍也當善待之既至犒勞供
億率過其望帖然無敢譁又移文前略使儲峙以俟
兵民舉安一路賴以無他事建陽弓手王延勝等嘯
聚燒縣舍殺主簿官軍數不利使者專委公討捕公
糾合民兵得千餘人迎戰于麻沙克之賊所擄掠子
女數百悉訪還其家以功特授左承奉郎公初未歷

任雖一時守領而遇事已能如此監湖州梅溪鎮通判建康府連帥故執政強明過人察獨受成事惟謹公獨不苟從事有未安請問辯折詞順意焉帥每憐然從之公初不語人也大將張公以樞密使視師即建康治戰船欲以公提舉且曰事畢可轉六七官矣公以其間曲折所當議者非一而共事者皆難與語力辭不就張不樂數引他事相鑄譙公從容應答畧不以介意既而張罷兵枋朝廷下有司考覈其軍中財用主者以委公謂公必不遺餘力公平心處之不為已甚張始歎服授福建安路司辟差叅議官未赴

年集卷一

六

王

或窺伺中傷以為奇貨公在嶺外所調護流人甚厚監司郡守例獻羨餘亦有龜勉以避禍者公獨未嘗獻也其不為時俗所移類如此既召對蓋將有所屬任公議論復不合廣州之除非美意也方待闕間而秦丞相薨詔以公知湖州未至改兩浙轉運副使公雖苦足疾而治事精明如平時然以久廢朝謁不自安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進直徽猷閣以寵之尋起知饒州已而疾益侵再得請以歸以紹興二十八年五月丁卯終于家年六十有一積官至左朝散大夫娶詹氏翁氏張氏皆封宜人五子長炤右脩職郎英州真陽縣主簿奔公喪死于路煇右脩職郎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次煇次煇孫一人坦公姿貌魁碩質性莊重於吏事尤精敏牒訴案牘一覽即得要領至其細微委曲皆洞見吏更不能欺約束堅明未嘗以卒伍輩持符至州縣而事皆如期其剖決通滯伸理冤結戢奸革弊所至皆可紀故世卒以吏事稱公然公守正持重不以進退得失為意其見義必為為必不可奪使其進而立朝豈苟然已哉公之用於世既不盡其才而世之稱公者亦不盡也諸孤以三十年三月甲申葬公于建陽之招賢里鑑原其營

年集卷一

六

王

通判靜江府事亦時相所不樂者公獨相知照燁以
公行狀未請銘義不得辭也銘曰利不苟就害不苟
避時雖變化一斷于義隨所試用到則有聲曾不一
日立于朝廷才難固然知亦未易我為銘詩以告其
氏

汪公為此銘十年矣燁屬試書而立于墓淳熙三
年十有一月始克書之張拭記

余戊戌歲來寓安國精舍索居荒陋懼不聞其過
曾記晦菴為余言陳侯官之為人既接而情益親
因得見其先微猷墓誌留藁蓋王山人之文而書

之者南軒也其文足信其書足敬所以能致文若
書者其父子之賢可知已東漢鄭鑑謹跋

泰丞相用陳公為淮西帥將付以邊事公以其
意叵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審陽意見公考亭
私第人為意言此其詳今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
熙辛丑因觀汪公所撰誌銘書此以補其闕時汪
公薨已七年而敬夫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
深新安朱熹書公孫坦藏

汪文定公集卷十二

墓誌銘四首

沙縣羅宗約墓誌銘

宗約羅氏諱傳文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恭人鄧
氏祖崎朝請郎右文殿脩撰妣張氏陳氏皆宜人父
彥溫右從事郎知建寧府旌寧縣事贈右承議郎妣
鄧氏黃氏皆贈太孺人其先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為
南劍州沙縣尉者因家焉五世孫覺始舉進士再世
而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顯重於世至宗約復以道學
行誼克世其家焉宗約生有異質家人試以碎集一

無所顧獨匍匐取書冊之言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
公歎異為文以記其事年十餘遭旌寧府君喪哀毀
如成人治喪必誠必信用右文公奏補官授右迪
功郎福州司戶參軍臨事不苟無鉅細皆有條理再
調靜江府觀察文使往管為嶺徽以西一都會府事
既已叢劇而連帥監司亦多委以事宗約皆從容治
辦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悟意竄斥繫踵南米宗約
悉善遇之至或鬻水以濟其乏改右宣義郎知贛州
瑞金縣事始至歲歉宗約先事儲積既而發廩賑贍
事皆明臨之其至誠惻怛雖一主於惠愛無所吝而

措置纖密精明人亦
設方畧得首惡數人
國張忠獻公都督江
羅皆不擾而濟張公
知和州未赴而四川
審精密每論事反覆
州勞將士宜撫使以
受而難於辭還次漢
餘悉輸制置司公帑
不自振宗約訪得之
勸馬士之遊宦蜀土
之賴以濟者其衆累
崇道觀行至嘉州得
而拱手端坐無憤谷
逝矣然幸大事已竟
甲辰也享年五十有
理喪事則獨有書數
相與嘆嗟以爲不可
地祖塋之旁宗約娶
男二人曰問曰闢孫

策中有指陳時事鯁亮切直者竝實上列無失忠謹
無上諂諛稱朕取士之意既而考官以公所對進上
臨定其文以爲經學淹通議論純正可第一及唱名
則公也士論翕然稱愜詔益嚴銷金鋪翠之禁且以
交趾所貢翠羽焚於通衢實自公發之授左承事郎
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又詔王十朋係朕親
擢第一人欲試以民事尙待遠闕可特添差紹興府
僉判秩滿除秘書校書郎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時
北虜且叛盟朝廷疑之猶未敢誦言爲備公因輪對
力陳其不可無備者且曰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

全集卷十一

四

人之要莫先於人望今若內若外士夫軍民咸謂有
天資忠義才無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
樂爲用可爲大帥者或實散地或遠郡願陛下起而
用之可以作士氣擾敵謀又言三衙管軍或久而不
代兵柄在手利權財賂又皆入其門且其官至三公
樞密所以節制諸將者乃班其下倒置如此其能節
制之乎併及諸軍承授皇城邏卒之弊其他指陳率
人所難言者公之將有言也人皆危之而上特開納
焉既而罷諸軍承授邏卒亦加職更定樞密與管軍
班次管軍亦引去邊備益嚴舊人相繼復用自昔人

臣論一事或章十數上或合衆力爭不能回公以一
言悟意而事皆次第罷行於是天下仰上之聰明大
度虛懷從諫非徒優容之而已然大臣有不樂者公
亦數求去除著作佐郎罷其無職公以求去得遷力
辭不許久之除大宗正丞仍待次尋得請主管台州
崇道觀今上即位除知嚴州未赴間召對公奏言太
上皇帝非耄期倦勤之時而以天下授之陛下賢於
堯舜遠矣陛下所以仰副太上付託者當何如舜重
華協于帝然八元八愷堯未及舉而舜舉之四凶堯
未及去而舜去之今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

全集卷十一

五

人材之大進退朝廷之大刑賞其所當行者宜若舜
之所以協于堯而行之以彰太上知子之明以盡陛
下繼述之道又言今和我與戰守之議未決臣謂或
戰或守當相時進退而和決不可議也又言右相虛
位天下拭目觀陛下此舉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然
後用之可也不可非其人以失天下望除司封員外
郎無國史院編脩官又兼崇政殿說書除國子司業
諸生固已迎服矣而公於學校事其細微曲折皆參
然前知所舉措無不當人心者會詔百官言事公上
疏以爲百官進退者大臣之職論思獻納者侍從之

職正朝廷紀綱者臺諫之職今居其位者往往不舉其職宜有以董正之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曰任賢曰納諫曰賞罰其言反覆詳盡切於時務上覽而嘉之即召公與工部侍郎張闡對便殿從容論天下事甚衆請退復留者再賜坐賜酒又賜御書隆興元年四月除起居舍人改兼侍講公與左史同奏史職廢壞者其一曰起居注錄本進呈非古欲勿進其二曰雖侍立而在殿東南隅未嘗聞天子德音如二府自有時政記其餘臣僚登對欲許令史官侍立其三曰後殿侍立而前殿則否於義無據

六

欲前殿侍立其四曰直前奏事欲不必預牒閣門及候班次皆從之越月除侍御史公素以剛毅正直稱天下至是人皆曰真御史矣公益自任以當世之重大抵以定國論正人心爲本而去其害治者不屑屑於細故也江淮都督府出師進取宿州虜衆來爭我師退守淮都督張公浚上表自劾公奏曰臣自總角在草茅間聞亂華痛心疾首義不戴天臣素不識張浚聞其天姿忠義誓不與賊俱生實敬慕之頃以館職輪對首言虜情不測乞用浚等既而虜果入寇太上皇帝親征道浚知建康府陛下即位因以

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爲當臣去冬被召至闕前後進退皆以爲恢復大計仰贊聖斷又乞陛下勿貳以濟大業浚遣二將取靈璧虹縣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陛下任浚爲難及王師不利橫議遽起臣嘗奏陛下用兵爲祖宗靈寢而舉爲二百年境土而舉爲中原吊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蓋當內脩政事俟時而動陛下剛明果斷規模固已素定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今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欲望正臣妄言之罪特加竄逐詔以公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乃以集英殿脩撰知饒州乾道元年七月移知夔州尋除敷文閣侍制三年七月移知湖州未幾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數月起知泉州進直學士又移知台州公以病力辭且乞致仕乃復提舉太平興國宮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召旨敦趣公力疾造朝上特御選德殿而公足弱不能趨詔給扶減拜且賜坐又詔權免朝叅又遣使以告及金帶就賜公三上章乞致仕乃詔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公薨矣實七月丙子也享年六十上聞嗟悼賻卹有加令兩浙路轉運司給塋事公積階至左朝奉

不淫集卷三

六七

郎封樂清縣開國男至是贈左朝散大夫遺戒喪事
毋得用佛老教諸孤行之以十有二月丙午葬公于
縣之左原白巖碩人賈氏有賢行先公二年卒至是
合祔焉男三人聞詩聞禮皆太學生孟丙早卒公兩
遇郊祀恩皆奏其弟故二子皆未仕女三人長嫁進
士錢萬全次許嫁賈梓孫男四人公立朝議論出處
大節既如此矣初公以文學先天下人謂其於吏事
未必數數然也而自爲郡佐遇事不苟民有訟久不
決多走諸司乞委公雖文書填委公一一繙閱不以
付吏審核情偽參用經律所與奪人皆厭伏其治郡
既以廉潔公正率其下間有爲不善者則反復告戒
誠意篤至人亦有耻故未嘗按吏爲文勸導百姓以
遷善遠罪之意有爭訟則曉以義理多退聽者故鞭
朴罕用事至立斷其甚不得已乃推鞠亦不淹繫故
獄屢空未嘗遣官吏至縣而人素信伏事亦舉利有
可以予民者予之輸租使自操概而用度有節財亦
足月率兩詣學宮延見諸生從容誨誘且以詢郡政
饒久旱公下車即雨湖久雨傷稼公入境即霽每罷
郡士民涕泣遮擁不容去或借留於部使者既不得
則奔走道路或越境不忍別者衆人聞公喪會哭於

八

八

八

開元僧舍又立祠堂以事之近世爲政得人心未有
如公比者公有梅溪前後集五十卷尚書春秋論語
孟子講義皆指授學者未成書也公於文專尚理致
不爲浮虛靡麗之詞其論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
盡無所回隱尤條明明白蓋自漢氏專用儒術而士
或飾詐或阿諛取容至於守節死義能爲國重則未
必以儒名者世遂以儒相鄣若公之學問粹然一出
於正謹守而力行之義之所在疾趨徑前未嘗以利
害毫髮顧避更閱夷險特立不回施於政事左右具
宜信乎其有本如是也嗚呼此真所謂儒者耶銘曰
漢廷用儒黷獨慝朴淮南憚之誣不敢作謂公孫華
發蒙振落儒豈不用其效奚若孰知其故鼠腊非
公之節義視黷無怍屹然立朝作世郭郭正色
危言惕惕招之不前麾之不卻猛虎在山衛及
出守四郡治行皆卓問胡爲然非智之鑒聖有謨訓
守約施博惟其躬行粹美無駁遺固如是不由外鑠
於彼汲直如玉而琢我爲銘詩以表儒學人雖云亡
尚有槩獲

顯謨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師心字與道世爲婺州金華人曾祖惟竟故不

仕祖本故贈宣毅郎者登承議郎贈進妣陳氏太
原郡夫人公幼敏悟強記而靜重如成人未冠游鄉
校數試藝有聲登政和八年進士第授迪功郎海州
沐陽縣尉時承平久郡縣無備河北劇賊宋江者肆
行莫之禦既轉掠京東徑趨沐陽公獨引兵要擊于
境上敗之賊遁去詔改承奉郎監信州內口排岸丁
外內艱服除紹興元年知福州長溪縣政事詳明民
便安之盜起建寧官軍由永嘉浮海入閩討之道長
溪供億百出倉卒間皆不擾而辦宣撫使賢之併以
治狀聞除大府寺丞尋例罷職事官之待闕者除幹
辦諸司審計司行大理寺丞九年金人以侵疆來歸
詔僉書樞密院事之臣往使陝西宣諭德意辟公幹
辦公事時多謂和好可久蓋畫之際力陳虜必渝盟
宜蚤爲備初大食國遣滿亞里入貢而廣東市舶司
例計置回賜官吏竝緣侵刻訟久不決詔公同御史
往廣州即訊獄乃竟除將作少監遷樞密院檢詳諸
房文字右司左司郎中十三年郊祀以爲提點一行
事務遷權工部侍郎充大金賀生辰使還未幾出知
秦州公勤於吏事動有繩墨州素匱乏公撙節浮濫
檢稅欺隱久之廩庫盈溢方秦丞相用事監司郡守

類獻羨餘以希進或謂公盡獻諸公笑不答則以貸
貧民之逋租者猶沛然有餘積也尋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二十三年浙東大旱衢州飢民嘯聚雖頗捕
獲猶未定則起公知州事公鎮以安靜民復安堵如
故時士大夫往往以告訐爲功通判州事汪召錫揭
據宗室令衿語言以爲謗訕公聞而勸止之不聽令
衿謫居汀州且置獄通判迫其人行無敢過門者公
獨遣人慰安而陰調護之除知瀘州中途改知洪州
克江南西路安撫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注前帥張
宗元所與張丞相詩言於朝欲并中之獄辭所連逮
百餘家公隨事救庇賴以免者爲多會秦丞相薨事
亦熄上躬攬權綱一新政事凡昔之無良其挾特附
以逞者次第譴斥於是公獨以不倚見知除敷文閣
待制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湖南周敞久流連
未復公悉力拊摩戶口日增奏言湖南上流重地而
兵力單弱頃年茶商弄兵一道騷然乞分鄂渚重兵
留屯以示形勢從之召爲戶部侍郎上勞問甚渥且
曰卿以不附秦檜故去國久朕知卿未嘗忘也公因
奏宜塞倖門聞言路上語及國用公謂生財不如節
用所條陳甚悉又言鄂渚戍兵市馬北境宜禁止之

以室邊界歸歸峽產茶民私販入北境利數倍自
知監法不復顧籍因自棄為盜由引錢太重貧不能
輸故抵此乞別創憑由輕立引價既開其衣食之門
民必悔過改業庶幾化誘愚民消弭群盜上然之選
給事中兼詳定一司勅令兼侍讀遷權吏部尚書進
讀三朝寶訓終篇公奏祖宗創業垂統所以長慮却
顧為子孫萬世計其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
今不可不監又奏帝王之於史其要在於觀得失究
治亂今進讀漢書願摘切於治體者讀之詔可公從
容進退所以致盡規之義者前後非一懇切詳盡上
皆嘉納焉二十八年浙東水災上憂之以公為顯謨
閣直學士知紹興府事兼浙東安撫使既至詢究疾
苦寬逋責賑乏絕民以不流亡顯仁皇后最宮事畢
進顯謨閣學士時有獻議者持陰陽家說欲於殿宮
舊禁之外廣立四隅以二十里為禁城其間墳墓當
徙者殆且千數公具奏言其不便詔遣御史按驗獲
免者七百六十有奇薦獻之物舊取於民公謂聖孝
通於神明薦獻極其誠敬豈宜使民勞費請以上供
錢給其直從之和買繒綉以贄產為多寡之差而縣
各不同會稽偏重尤甚公請奏損之後亦畧如公言

三十年知福
意道路洶洶
求人材謂任
籌邊二曰邊
虜壓境而不
將軍中新進
遠緩急不能
事又請推行
汀州鬻鹽峻
民與關通械
不能得致仕
之守貳皆坐
州太平興國
道殯相屬公
全活乾道元
進左朝宣奉
第年七十有
金華惠日鄉
漢右通直郎
建路提舉市

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出後公之長兄師醇注右
迪功郎新監行在太平惠民局淑先亡分右承務郎
三女適仕族孫男七人柄右承務郎兼樞梓樾朴
孫女十二人曾孫男一人公敦厚實詞氣穆然不
見喜愠遇事精詳必審其可而後發不為表襮以求
赫赫附兄之孫如已子族女之貧不能行者皆使之
有歸雖自奉養儉薄而親舊困乏皆周之久益不厭
既退居自號達翁所著詩文章奏藏於家自公仕宦
五十餘年間世之變故多矣士方隨時炎涼而為之
俯仰竭其巧力以趨勢射利其他一切不暇顧也

公更閱夷險出入中外恬靜凝重雅有常德表裏相

副終始如一而從容進退自適其適康寧壽考贊為

宿望洪範所謂福者殆無憾焉觀公之本末其念慮
操履所以感通名致夫豈偶然者哉銘曰恂恂王公
率履由衷不為異不阿為同在昔柄臣欲人同己
利誘威脇翕然風靡時方培克爭進羨餘公散其積
代民逋租時方告訐人莫自堅公獨哀矜勸以無然
皇明獨斷屏除羣邪公以不倚帝庸環嘉國計之重
爾其開闔朕命之嚴爾其出納乃侍經席乃長天官
乃眷大邦于藩于宣寒暑曾遷誰能不移中外出入

誰能具宜公惟一意秉此常德更閱事變其儀不惑
進退有裕壽考且寧歸安斯立始終哀榮天道與善
人或疑之視履考祥其觀此詩

左奉議郎汪公墓誌銘

公諱喬年字房孺信之上饒人公自為兒嬉戲膝下
時已能順適親意既長操行益篤天性敏悟又觚剌
屬於學在崇寧大觀間雖以習一經應書而偏觀他
經及諸子歷代史記往往浹洽規摹古人作為詩騷
蓋不專於舉子之業至舉子之文亦自成一家人會
御史陳公希錫求居於信公獨知所愛重朝夕敬請

陳公為公言前輩出處大節學問文章本末甚悉公

益得以考正焉於是郡丞洪公芻監試進士得公之

文而大奇之以為非尋常舉子所及恨考官拘於尺
度僅能勿失而已其贈行之言以為汪子之文獨余
知之瑯琊瓊琚如也騁騷騷如也設不長雄於二
千人中猶當霸於一經也或乃指其瑕而捨其瑜議
其牝牡驪黃而棄其千里何哉然自是試輒不售至
紹興五年始以特奏名進士對策擢為第一歷池州
建康府饒州教授自左迪功郎用舉者再轉至左宣
敘郎又以從國信使出疆轉左奉議郎也兵火之餘

廢事草創時沿江猶未解嚴戍兵往來類多托宿於學生徒解散學官備員而已先聖廟像摧剝棟宇傾圮公至即白于州而更新之學故有邱舍為富民冒占者數年至是皆考究而簿正之其他所經畫甚衆廩庫充牣養士至百人實自公始公平居雖食貧而於貨錢出納物價低昂漫不訾省至其當官乃留意於細碎如此其後二郡亦隨其窾陳補葺焉不求新奇也接納後來訓誘不倦四方游學無所歸者病則臨視療治死則任其後事以為常其歸自饒貧甚荒郊敝廬藜藿塞徑或飮粥不繼而獨以書冊自娛

紹興二十有五年正月乙亥終于家年七十有六公豈弟樂易不以世俗細故帶芥其中於人無怨尤雖有以惡聲至不校也臨事接物一以誠信未嘗逆設機械喜賓客每或斥服用為食飲費聞人之過如不聞得人一善則稱道不容口少以文字顯晚以年德尊而未嘗自居退然如不足者故雖耄老而齒髮不衰耳目聰明亦其德性寬裕致然也鄉里之士方喜公之康彊而不意其止此莫不失聲嘆息或至流涕有文集七十卷曾祖諱惠祖諱濟考諱皓贈右承事郎妣陳氏贈孺人其配鄭氏贈孺人左宣教郎東陸

之女男七人曰大忠其女二人長適進士鄭鍵次在室諸孤將以是年月日葬公于開化鄉之橫山奉公之治命以來請銘惟信之汪氏皆唐末自徽末徙分散既廣莫可考也公于其有宗黨倍年之尊而屈折輩行與之為友臨絕之音以銘見屬其何敢辭銘曰嗚呼房孺其德之裕俛仰一世無怨無惡維心之亨豈曰不遇今其亡矣誰或起之有子七人尚其似之

汪文定公集卷十二終

汪文定公集卷十三

祭文五首

祭趙忠簡公文

維公兩登上宰俱值阨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之別莫非命也豈有他哉事既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僅脫鯨波之險獲至於斯孰為馬鬣之封未知所向昔任昉無漬酒之妾而劉峻廣絕交之書吁嗟此風何獨今日念嘗游於幙府忍自比於路人奠以告哀言不盡意

祭張魏公文

嗚呼輔相之業必曰格天嗟後世之籍籍角巧力以為賢萬姓塗炭中原腥羶豈夷狄之能為蓋感應召致而則然將導迎於善氣必有與天為一者焉於維我公體道之真聖有謨訓力行以身念慮精一不已其純雖在閭室如見大賓移所以事親者事上推所以愛已者愛人任重道遠白首日新武夫悍卒兒童婦女聞公之名者如仰日星望公之貌者如見父母蠡彼犬羊亦作人語每問中國用公與否之人之德發揚普調綏之斯來其孰能禦然而變故日出艱難備皆怪神器於已傾遇醜虜於方張既顛危之獲濟

亦進退之靡常志雖馳於幽燕迹乃滯於湖湘二十年餘再秉樞鈞百未施其一二復異說之紛綸蓋公之所能者天其所不能者人自古所嗟今復奚云方宴適於林泉謂永綏於壽考胡不勅遺喪此元老惟其出入公門期式瞻於儀表以畢願於斯文孰謂此來言無復聞既念其私復哀彼民徒反袂以長號淚淋浪而沾巾嗚呼哀哉

祭陳丞相魯國文恭公文

惟公稟氣之和體道之全混厚純粹得於自然端委廟堂如山如淵以公宰物以誠格天仁者之勇德人之言有發必中有持必堅密啓建儲見幾之先決策攘夷達事之權四方既寧聖主初元公拜稽首再歸丘園歸未暖席詔書促還勤勞王家病不復痊嗚呼震悼塗人涕漣嗟世之人挾數矜智公初無心上益注意嗟世之人歛惠徵譽公初無言人自欽慕生榮死哀夫豈人力一言以蔽惟其盛德應辰拙疎公實見之前後薦引始終保持聞公之喪身在西蜀有愧古人不能匍匐痛楚摧傷恒然此心萬里致奠公其俯臨嗚呼哀哉

祭凌尚書文

惟公氣粹美學問純正克養既厚持守益定視其
容貌如不勝衣孰知其勇見義必為聽其議論如不
出口孰知其直言無所苟諂公為清清而有容謂公
為和和而不同人有一善或以自矜公終其身兢兢
靡盬蚤以文鳴出類拔萃歷守五郡所至稱治進冠
侍從惓惓獻納退領真祠遂老蒼雪平生百為無一
可愧夫豈偶然有本如是年垂八十古昔所稀人猶
望公胡不期頤矧如蠡惠於世鮮耦公獨忘年俾與
為友其知以心其愛以德庶幾永久得不蒙益今則
已矣流涕橫臆哀病疲爾不能匍匐緘詞千里言此

心惻嗚呼哀哉

祭女四娘子文

維年月日爹爹媽媽以清酌時果庶羞之奠祭于四
小娘子之靈自汝云亡于今一月追念痛苦殆無生
意汝夫於汝死生之際竭誠盡力汝而有知可以無
憾今將舉汝之柩歸卜塋于明州於義當然母或驚
怖為汝父母事至於此無可柰何惟有撫養汝子望
其成立庶能奉汝之祭祀而已嗚呼哀哉

詩五言十八首

暮春

閉門聽風雨不知門外春
茲晨聊散步霽色如相親
日月不吾與花柳隨時新
悠悠竟何事惻然懷故人

白雉雞

鐵爪玉龍鱗紅冠不染塵
五更繞報曉驚動世間人

送剛定聞人丈歸嘉禾

謾作中都士柴門每自扃
遺經究終始奇字講聲形
前輩今無幾微言世莫聽
扁舟轉河曲已見故山青

壬辰立春

春雪正紛紛荒山書掩門
羨君筋力健策杖過前村

題鄭氏藏金堂

子雲抱遺經寂寞飢欲死
誰家千金郎車馬塞關里
如何今世人持此欲勝彼
要知聖賢心不為取青紫
冷暖自所知吾言聊爾爾

題表上人卷舒軒

高軒聊自娛悅仰稱幽居
世道有興廢人心隨卷舒
圓機應如此膠柱合何如
愧匪許詢輩時來問滿虛

借舍人呂丈送大雅東還韻奉呈

典刑寄老成師友須淵源
今代紫微公身退道益尊
言行無表襮卓然中所存
雲雨自飄飄誰能動三寸
洗垢既無垢尚或有痕痕
嗟我與徐子昔也同公論

相期膏吾車從公畢斯文

輓侍讀龍圖學士周公

四海聲名久中朝德齒優金華方入侍琳館遽歸休
全福人皆仰孤風世莫留老成零落盡不獨爲吾州

輓叅政王公

轍迹環吳蜀艱難歎委頓東鉤繞數月去國竟終身
文武才猷遠經綸事業新襄陽耆舊內當復有斯人

輓宣撫吳郡王二首

節義家傳久艱難始見忠一心惟徇國百戰竟平戎
環列周盧肅官儀道路同細看麟閣上誰得似匆匆

其二

太傅元功首汾陽異姓王恩榮兼二美聲迹遠相望
名載風雲會神遊水月鄉維師空贈典無復見鷹揚

輓學士張公

俎豆平生事逢時却論丘壑中多妙畫閭外有長城
爭未登三府何言夢兩楹空餘行樂處畫像真如生

輓詹事陳公

給諫皆言責論思本從臣獨公直舉職臨事肯謀身
再起名尤重金歸迹已陳空嗟古遺直無復見斯人

輓呂舍人

連蹇成遺老纔聞直禁林是非終不屈進退了無心
萬事邯鄲夢千秋正始音心知公不朽霄涕自難禁
接物初無間微言獨得聞相期深造道不爲細論文
日有高山仰誰知半路分新阡疑可望目斷只愁雲

宜春漫述

本是扶犁客隨緣謾作官故山應念我微嚴已闌干
題法海院龍溪亭

微茫雲雨角屈曲路一綫未容快先覩已數行百轉
流溪何從來神物昔嘗玩輿梁儼堅牢亭宇欄明綯
豈惟濟病涉更可供息宴信哉善知識作此巧方更

茂樾兩交蓋青林四擁嶺柱恐境中人却有尋常意
臺山不須問此去直如箭何妨酌露漿一洗眼花眩

舉頭未及眸已知梵王殿

和遊南巖

南峯不藏善逢人說南巖南巖亦何好造化秘此絨
烟雲印全提松竹邑乎酣去郭十里羸守成僧二三

乞身滿一日幽事亦可探行客問征途居者索繼啣
蕭條野店烟蔓靜彌勒龕念非塵外侶不分禪味甘
受傭作閒人自縛亦何慚于時日在房山色染露藍

一徑盤礴青群峯列空嵌冷泉計涓滴淪爲清塵凡

端如常德靜可驚疾步食懸鋪出雲門回首憐烟嵐
公其吐妙語勝事須待南

歸雲臺

浮雲本無心人心逐雲去更作歸雲堂雲歸竟何處

陶山書院

陶山讀書處景物自天成幽澗菁莪盛高岡彩鳳鳴
兩餘山色秀雲華月華明靜聽寒泉響潄潄淅淅聲

詩七言二十一首

宜春書事

飢寒驅出故山身俗事如麻撥不開問我此行何所

得未嘗識面有清臺

宜春土產極而虛蒙珥筆之名每欲為承人

洗之偶筆工傅氏求詩作此

只今頭上半儒冠誰肯公庭弄古端試問毛錐將底
用奪標他日萬人看弁標乃宜春先賢故事

雪中梅花

風弄蘆簾掩復開閉門一室此徘徊故人難留扁舟
至遠信誰憑驛使回窗外不知飛霰集坐中只覺暗
香來新詩亟報春消息不待天邊看斗魁

常山孔鳩碧昭閣

門前塵土暗木冠池館無多意已寬試問主人閒適
味冰蠶正自不知寒

與談命鄭柯山

柯山落魄一仙翁一十八宿羅腹中學術談通明若
鑑胸襟豁達氣如虹醺醺痛飲一樓月落落高談千
古風一本流年無惜示貯之他日驗窮通

與酒家沈生

有客堂堂空兩手無人為借太阿求與君上決浮雲
破放出陽光為丈開

送王佐獻歸信州

月旦于今合收評一官謀食百無能君歸錦里應
問好箇籃田任縣丞

水雲堂

雲本無心水自流龍鱗鳳翼此中遊遂令巫峽桃源
景頓覺投歸在寸眸

贈婺源汪氏

曾執干戈衛魯邦穎川家世愈芬芳扶疎枝葉連江
浙烜赫功名冠魏唐世有龍驤卓犖高才當企及青
精一飯故宜償獲通譜系誠傾蓋昭穆從斯永不忘

次漢英教授示和尹少稷韻四首

五車挂腹成何事空受才名二十年一壑生涯長
歸邇來行李已三遷

其二

淵明心遠自無塵豈必山涯與水濱雲氣日佳飛鳥
樂寥寥此意付何人

其三

嘯昔持心欲見賢肯容間巷快爭先豈知咫尺隔千
里空誦白雲長在天白雲上在天口
公遺少稷詩

其四

泮宮夫子日爲門厭聽兒曹說怨恩猶念貧交無與
樂時流妙語到荒村

陳經畧公朝四首

喜詠高秋此日生門閭佳氣想充盈堂堂體貌千鈞
重凜凜精神一座傾使老民瞻王帳要知聖主有
金城堯年却作貂蟬去五莖難淹公人五莖皆
出廣石

其二

嬌姓從來莫與京傳家初不意公人三言今入桂蒼蒼
處倍覺中台兩兩明南後不聞刀擊北轅行見衮
衣迎定知天錫公難老端與邦家立太平

其三

僥視人寰僅一漚應緣來作聖時遊英風蓋世桂林
伯相業家傳戶牖候號召即看持王節姓名已久覆
金甌他時欲記中書考簡策應須汗馬牛

其四

欲知今歲好生朝召節聯翩下九霄便入三槐新位
次空餘八桂舊歌謠機神照物宜前列質幹參天合
後凋他日凌烟圖畫處方瞳炯炯映金貂

送陳經畧二首

英姿卓犖衆公人兼雙假威名鎮藩南忽報郵音駸尺
一即看躋次近冠三照人風采誰居右致主功名在
立談遠俗豈知如許事只言無計駐征騶

其三

清明公正復慈祥觸眼平生見未嘗自幸來依驃騎
幙如何又趣舍人裝雲霄去路日千里萍梗微蹤天
一方獨有此心無遠近歲寒猶欲試冰霜

分韻送胡丈歸建康

先生向卧武夷顛一旦趨朝豈偶然報國自期如鰲
日歸田曾不待來年懷鉛共歎楊雄老鞭馬今輸祖
遜先冊府風流久寥落送行始復有詩篇

牽牛花

紅樓夢獨立難誰人擡起傍欄干一朝引上簷櫓
去不許時人眼下看

尤美軒

巉然絕壑臨招提仰視疑欲干晴霓林巒獻狀遂左
右烟雲變相隨高低少日登高不憚遠喘汗顏頰如
夏畦却憑軒檻認行處一覽不待窮攀躋愛山願作
此軒客飢火驅出仍東西青衫烏帽犯塵土夢想春
綠浮鷺鷥歸尋舟剡劍已往扁榜僅能好舊題道人
知我若有失更附山房拂拱枰方欣勝觀還昔時忽
時妙語來踏溪茫茫六合有安宅恍悟十年行路迷
甘與山僧為逆旅自便婦姑相勸谿暗明通擁悲涼
汝無所遂者吾其棲但慚屋上復加屋空費囊中金
裹蹄

懷玉山

蓮宮高聳月峯峭自與紅塵絕世交萬頃田疇天外
種數聲鐘磬落日邊敵地寒春盡花方綻寺僻僧閒疏
不抄禪月滿堂詩句在懷無碍玉可相拋

太甲山

君王自古幸遊多未必南從到澗河龍虎直藏金鼎
火鳳凰從食玉山木雲霞落日舒旌幟琪樹西風帶

珮珂伊尹樂耕南畝日相應高隱猶差我

荷池

香分華社色專城綠蓋如雲照乘明曉露沾秋葉
曳涼風吹月夜經營

琵琶洲

塞外風烟能記否天涯落日自心知眼中景物參差
是只欠江州司馬詩

藏初生

一拳打破地皮穿竿住春風不放拳直待子規啼夜
月放開青掌始朝天

御殿瓦

曲曲灣灣散復收覆如岡隴仰如溝能教有漏成
漏解使斜流入正流鳳侶雙雙朝殿用鸞行對對滴
簷頭時人莫道身骸小蓋得君王萬萬秋

汪文定公集卷十三

廣東
中山
縣
圖書館

別本汪文定集十三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汪應辰撰應辰全集已於永樂大典內哀輯成
編別著於錄此本乃明程敏政以內閣藏本選錄
而成非其完帙

李延平先生文集五卷

〔宋〕李侗撰 朱熹輯

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李孔文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延平文集

三卷附錄二卷》提要



追贈太師趙國公諡文靖
延平李愿中先生遺像
李延平文集家藏首卷

延平李先生贊

灑然灑然知在何處問之雙流雙流
長去問之九峰九峰無語天地萬物
各得其所

後學元世三山林興祖

李延平先生文集

卷一

序

李延平先生文集

延平李先生之學得之仲素羅

先生羅先生之學得之龜山楊

先生龜山蓋伊洛之高第也李

先生不特以得於所傳授者爲

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之所

未言者今觀此編與行述之所

紀智者觀之當見之矣始我文

公朱先生之大人吏部公與延

平先生俱事羅先生爲道義之

趙序一

序一

交故文公先生於延平爲通家

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

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

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

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

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

得者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

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旣歸之後

也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

始學亦務爲儻侗宏濶之言好

趙序二

序二

同而惡異喜大而耻於小於延
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
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
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
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

趙序三

序三

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
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
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文
公先生之言行布滿天下允明
俊偉毫厘必辨而有以會其同

曲折致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中庸本末兼舉細大不遺而及
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
據而篤守循序而漸進無憑虛

趙序四

序四

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一言
之緒也世之學者其尊信文公
之道者則以爲聰明絕世故其
探討之微有不可及至於不能
無疑者則又以爲其學出於性

習之似得之意好之偏而已而
不知師弟子之間離合從違之
際其難也如此嗚呼此蓋爲千
古計也豈容有一毫曲徇苟合
相爲容悅之意哉北海王耕道

題序五

序五

舊讀此書而悅之攝毬姑孰取
之刊之穉齋以昇學者其惠宏
矣師憂贊貳于此因得述其所
聞于後以告同學者蓋丙辰夏
夜之言也幸賁其僭嘉定甲戌

三月望日後學趙師夏謹識

趙序六

序六

李延平先生答問序

延平答問者子朱子述其師延平李先生答其平日之問以明其傳之有自也先生之學得之豫章豫章得之龜山龜山實得之於伊洛伊洛之學則又得於濂溪其源流之正授受之真不啻日月之明雷霆之震雖聾瞽之人有不可掩者朱子固以豪傑之才聖賢之質嘗汎濫於諸

序一

序七

家入出於佛老者亦既有年年

二十四爲簿同安始受學

生之門服膺先生之訓剖微窮

深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

所歸矣故嘗曰自見李先生爲

序二

序八

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

釋老之說皆非又嘗與先生論

易聞之悚然曰始知前日空言

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先生亦嘗與友人書曰元晦進

學甚力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今既見儒者路脉一味潛心於此端明汪應宸亦云元晦歸事延平久益不解嘗言每一見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

周序三

序九

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先生之學雖出於羅楊而自得之妙則青于藍而寒于冰是宜朱子之出其門也然其學也妙體用而爲一合顯微而無二實斯文之正

脉吾道之的傳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無異趣者而末學晚生未窺戶牖有或以著述少之嗚呼天地之能不可見觀之春夏秋冬可見孔子之能不可

周序四

序十

見觀之顏曾思孟可見先生之能不可見觀之朱子當見之矣則朱子之所以得爲朱子實賴是編以啟之也木思觀有年徧求于人而不可得深愧寡陋未

攷元史從祀之詳成化乙巳乃
復上請于朝併乞校頒其書羽
翼正學有司置議事不果行既
六年乃得延平髡庠近刻本而
讀之承傳舛訛益增疑懼又三
年始求得嘉定間刻本而校正
焉比近本既多後錄而復僭爲
補錄以附于後刻之嚴髡傳示
將來俾知朱子有得于先生而
先生有功於朱子誠如雷霆日

周序五

序十一

月之不可掩矣

弘治乙卯夏四月旣望後學琴

川周木序

周序六

序十二

李延平先生集序

道學之家因象山考亭早歲得
有異同於是主靜實修之說至
爲翰攻墨守以余觀之皆小儒
勦習緒論未睹斯道之大原耳

本一

序三

嘗稽考亭亦嘗汎濫百家自負
豪志每留心於乾竺流沙諸
書及受學於

李延平先生之門爲學乃始歛
就平實則知上達之功率皆本

之下學者也先生蓋嘗師事羅

豫章豫章好靜坐先生退而示
靜坐時自稽古樂未發
氣象久之洞貫融釋事之條理
則先生固嘗根極主靜了徹悟

本二

序十四

門時不欲標樹自異知先生則
愈知考亭矣濂雒之學至考亭
而集其成要之古人先河後海
之義則先生其積石龍門乎先生
生生平不務著述卒後考亭輯

其問答遺言釐爲三卷傳之四
百餘年歲久弗戒於火其裔孫
葆初何僑吳門以恭戎入閩修
葺祠宇重鋟之以惠後學而以
其別集二卷附之於後適余行

本三

序五

部劍津因得而稽閱之其間詮
釋典墳撰研性命罔不本之君
父大倫以及日用常行當昭達
言湮之日而愈照當空秉炬
迷途所謂千百在之遠東海北

海之遙而驗之此心以理無不
不同者也管人以世無二程寧
復知有濂溪然刻若無考亭將
不知有先生矣余於大道指歸
未窺涯涘惟是家奉豫章徙居

序四

序六

伊維比年入閩得瞻先生及考
亭里宅不勝徘徊慨慕故因葆
初命序先生之集而備著先儒
道術源流初字異因先後之予
所以一道德而崇實修庶不虛

按初刻斯集之盛心也夫但余
意有未盡者近代從祀之典寒
寥僅止數人河東不事著述顯
先生新建獨堅良知顯擢湖然
自先生而推之其間篤行清修

序五

序十七

羽翼聖宗者實有其人

廟廊之上詳加考慎進而俎豆

以示崇儒勸學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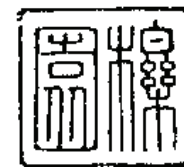
新朝一大盛事也讀先生集

因併取之以志余景仰先正焉

一之私耳

順治十一年甲午仲春古浚周

亮工頓首題於賴古堂



序六

序六

李延平先生答同序

靜坐禪延平先生答同安

一二語竟日涵泳不能

置至於學者心體力行

之則畢甚有所不能矣

李序一

序九

能以考亭之才之學同

安歸後乃悔其言之全不

濟事而為學如就平寧

然則近之著書主之以為

文集者其亦不可以已乎

邵子大指於三易春秋

深所推切俾號靜動之

向存養功夫既密氣

管融他運用神妙自然

於聖賢造理處不減毫

李序二

序十

故遇事可多言作書

不能多字而辭氣醇厚

學徹使人眼不覺沉着

其一二聲業處亦復甚

人汗省理會不窮裨益

漢學之歷淺而嗟夫
美大文章在是先生
其所以文章為先生之
文可不傳先生之詩可不
作但常讀先生所稱諸官

李序二

序二

親梅詩平生漁養侶可知
兒又何必補嚴桂為冰壺
秋分題假微雲或金用
是俯仰群衆對揚千
聖一乃果川惠風雨產

無待漸漸于澆俗勢前
人爵祀後傳後也不指以
舊和事君之請而竊附
數行焉然已日厭其為
多言矣

李序四

序三

瑯邪後學李佐聖題



延平李先生序

嘗謂從古聖賢之道即聖賢之心而已聖賢相傳之道即聖賢相傳之心而已以心印心則學無不正理無不醇然後斯道始

孔序一

序三

賴以不昧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迄今日歷數千載而若符也至世代之遞遷運會之升降斷而復續晦而復明蓋有天焉以主之誠非偶然者矣如

延平李先生受業於豫章羅氏

之門盡得其心傳之秘再傳而及考亭朱氏師弟授受所著有問荅語錄諸集其爲學也內外顯微合其致本末精粗貫其理

孔序二

高

曲折疑難反覆推明皆本學者躬行心得之微不外生民日用彝倫之常驅習俗之詭趨還性分之固有俾經書正旨闡發無餘君子得聞大道之要小人得

蒙至治之休於以繼往開來紹
先啟後不啻警聾瞽而揭日月
於中天鄒魯以還未數數也此
唯先生心聖賢之心斯道聖賢
之道道聖賢之道亦祇不失聖

孔序三

序

賢之心使非天焉堯舜之後何
以有禹湯禹湯之後何以有文
武文武之後又何以有周公與
孔子乎孔子道統之傳至孟氏
而息千有五百季而後河南二

程氏紹踪緒於有繼龜山氏北
學於中國載道而南始爲羅氏
接其傳以授延平先生而道益
著此其時倘不有考亭及門而
悟道脈之真非空言可補盡舍

孔序四

序

所尚虛無而崇實際則先生之
學息將邪說復起惑世誣民若
決江河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道尚忍言歟嗟嗟况時
經改革其間鴻文大章到處遺

兵燹而遭丙王者不知凡幾
先生之文不隨時數爲消沉且
二十代之後得賢裔徐初公編
緝重梓又值我

櫟翁周夫子秉藩八閩以斯道

孔序五

序卷

爲已任從而鑒定大明於世人
以載道道以人傳天乎人乎殆
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哉吾
深幸斯道之責轉有所寄矣不
敢以不敏辭於是乎序

尼山嫡派後學孔興訓謹識



孔序六

序卷

李延平先生文集序



粵稽我先師孔子上接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道統以開來學當時見
而知者顏曾子思私淑者孟氏曾
子子思孟子皆有書顏子獨無書
孔子稱之曰回也其至乎雖上古

李序一

序

聖人亦若是若是乎道統之傳固
非必有傳書也濂洛派衍道歸南
閩李延平先生紹述龜山豫章授
學朱子源流端緒灼然可尋何後
人獨以著述少之至明萬曆間始
定議從祀惜乎歷二百餘年詞臣

禮官無有能折衷於顏子者規

焉以延平問荅要語之錄及朱子

愚聞之師等言為備食廟庭之左

驗抑何謬耶正入閩來尋訪先儒

舊蹟如胡蔡游真諸子講席猶溫

遺言具在未嘗不肅然起敬毅然

李序二

序

奮興也數過劍津不得一展拜延

平之祠以為憾余春先生裔孫葆

初走一介至三山以先生文集見

示並受而讀之作而曰先生其似

顏子乎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先生

教人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顏子簞

瓢屨空不改其樂先生歷四十餘
寒暑啜菽飲水亦自有餘顏子於
聖人根本有默契處孔子謂非助
我先生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心
廣體胖非文字言語所及先生云
賴天之靈嘗在目前如此安得不

季序三

序世一

進幾于喟然一嘆又何其言之似
顏子乎雖然問答語錄皆朱子手
編往來辯難諸書及上舍梅林數
咏亦先生之緒餘耳不著書不立
言是顏子之所以為大也先生累
葉簪纓名賢接武如魯公文學者

代不乏人葆初習經緯之才馳驅
王事更能表章先德垂諸久遠洵無
慚於賢裔也已

南蘭陵後學季芷敬題



季序四

序世二

李延平先生文集序

韓子云文者貫道之器故五經
言治道而理學貫乎其中此清
廟明堂之文也學庸語孟兼言
理學治道此聖賢詔世以先覺

何序一

序三

覺後覺之文也外此則史言歷
代之行事各擅一家之長子則
各鳴其所能而未必皆合於吾
道之中至于古今諸家之文集
則皆游心藝林專習詞翰務以

組織雕鏤粉飾藻彩爲工紀頌

詩賦或代歌代哭借他人之酒

盃澆我胸中之礪礪茲所謂文

集耳若李延平先生者予以爲

有異乎是先生少游於羅從彥

何序二

序四

門下研窮性命之學結廬山阿

屏絕世故歷四十餘寒暑嘗饗

殮不繼而誦讀參悟時不少輟

翛然自怡當時同鄉鄧迪稱其

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晚得精

一之旨傳其統于朱晦翁學者
稱延平先生所著有延平問答
及語錄諸集今其裔孫孔文字
葆初者重梓而行之予謂先生
之著述非文集也乃羽翼五經
鼓吹學庸語孟之書也貫道之
器惟先生之文足以當之謹序

吳龍後學何棟拜手識



李延平先生文集序

嘗聞道脈之傳肇自羲軒中逮唐虞
至吾夫子而集大成邇道統者謂自
堯舜禹湯以至文武周公孔子至子
興氏而不得其傳然則尼山而後遂
爲斯道絕續之關乎乃近代以來瀛
洛諸儒後先繼起皆能紹明聖學一
綫未絕之緒厥有賴焉自諸儒倡道

東南而閩地遂以道學鳴於天下若
延平李先生獨得不傳之秘於豫章
羅先生之門蓋豫章之學近接龜山
遠宗濂洛其所由來遠矣先生從遊

最久故其聞道獨蚤一時精義入神
探賸索隱乃若朱晦庵氏羽翼經傳
闡繹聖真其言論著述與六經語孟
並炳日月而考其淵源實惟先生爲
依歸則晦庵爲予與後一人而先生
又數千年繼往開來之一人矣余生

盛序三

序七

也晚當聖達言湮之後寡陋愚昧其
于道學之旨未能窺見一斑然高山
景行實深寤寐先生裔孫葆初氏表
章先德博求遺編參訂校讐彙爲一
書而先生之學益以大明于世余得
而卒業焉其同堂之所考證簡牘之

所指陳詩歌之所發抒讀其書想見
其爲人殆低徊不能已焉而先生之
書將與日月江河流于宇宙安所用
其楊杞爲也謹序

古婁後學盛交泰昭氏題

于沙陽公署

盛序三

序六



重輯李延平先生文集小引

聞之前人有美而弗爲之闡揚後進之譽也幸生大賢之里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拜其遺像瞻其儀型而嘉謨懿行聽其廢闕罪孰甚焉今夫好奇之士足跡所至務爲探奇索幽吊古

林小引一

序

求逸或于窮山莽野荒塚斷碑之下得其隻字莫不歡呼踴躍飾行翻傳若夫山僧野老畸人女士一言之韻亦必群相酬和共爲揄揚稱爲盛事膾炙人口騷人墨士流風孔長乃聖賢道脉理學淵源墜焉弗講抑獨何

歟吾邑

先賢李文靖先生者上以繼楊羅道南之傳下以開朱子大成之統其有功聖門嘉惠後學固昭昭在天下萬世也彼未窺戶牖之士至或以其著述少之嗚呼亦甚不知先生之道也

林小引二

序

且夫言也者聖賢所以載道故得道而忘言猶之筌者所以載魚故得魚而忘筌論語一書亦門弟子之所述而誌之者也故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昔朱子云先生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

學亦不過恁地涵養將去故粹面盎
背自然不可及又曰自見李先生後
學始就平實則知先生之意固不存
于著述也明矣耶答問一書亦先生
身後朱子追思而手編之者今觀答
問中試求其涵養氣象者爲何如其

林小引三

盛

于日用上下工夫爲何如其雖在山
野憂世之心爲何如嗚呼其可以著
述求之歟先生之言曰某語言旣拙
又無文采發脫道理不甚明亮有曰
某文采鄙拙未能輒發一語是先生
虛衷與物也人亦遂以是疑之觀先

生初上羅先生書灝氣宏辭直與昌
黎師說相表裏亦可得其一斑矣自
茲之後一意潛心于涵養遂不復留
意于文章蓋先生瑩徹無瑕如水壺
秋月至其論三綱不振義利不分則
又如烈日秋霜非充實允輝而能若
是乎予性質粗鄙而多窘束每一思
先生書云如至人家看壁上碑文必
俟茶畢起向壁看看畢又移向次壁
看看畢仍就坐其詳緩專一如此其
語侯師聖亦然至如不甚快處亦自
念所寓而安方是道理今乃如此正

林小引四

字

好就此下工夫看病痛在甚處予每當此一思之亦不覺渙然水釋其語語引人着勝地如此予既服膺先生斯道每歎斯集之廢闕手錄一編訂其訛舛分其卷帙廢集見聞貯之笥中擬付棗梨予友葆初君于從戎之

林小引五

序

際皇皇于譜牒之是求乃又殫心于文章理學亟求鑄以垂來模其志洵足尚矣予嘉其請而樂觀厥成因係一言于簡末嗟夫予願天下之讀是集者請弗以文字求之當求夫先生之所以涵養與其所以日用處下工

天與憂世之心則幾矣

順治癸巳長至日同邑後學林潤芝

延年氏敬書



林小引六

集

李延平先生文集序

家夫子曰文不在茲乎則斯文一脈契合天道直關於身心性命之蘊賴有人焉力爲擔持之以成繼往開來之學始維斯文

孔序一

於未喪蓋爲文亦甚難言至今日又甚易言文無論左史繁露諸子百家之編章即如歌賦詩餘咏花哦月喚鳥呼風彙函則文集鑑品即謂文人矣雖詞揆

雲霞筆泚江海寃無當於理學

淵源如家夫子之所謂文也家夫子之所謂文者延平李先生其殆庶幾乎先生研窮真與體合精微嘗証道於楊羅二公援

孔序二

寃性與天道之要故著論述作咸發明乎學庸語孟六經之旨以闡斯文之正脈故元晦朱先生而師事有年遂棄老氏崇虛之教始從事於平實註經書啟

聾瞶皆得力於先生之垂訓先
生固為考亭之儀範實為洙泗
之功臣矣其所謂文集寧區區
綴藻翰工雕鏤燦人耳目為一
時之文章已耶繼往開來遺先

孔序三

生吾誰與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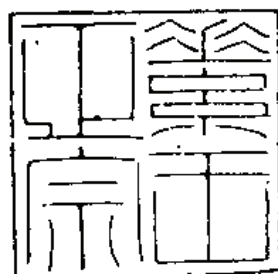
告

順治甲午孟春之吉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

孔興燮敬題於闕里萬代宗

師樓中



孔序四

李延平先生文集凡例

卷之九

卷之九

一原板藏之郡庫明崇禎乙亥秋邵城火堂房庫
扉悉燬李氏僅存一本予手錄之然內多殘破
今悉攷正尚十之六七其無所攷者仍闕之以
俟博雅

一舊本次序舛錯如文公祭文二篇并行狀趙師
夏序文忽入於後錄四版之內殊爲無說今以
趙序并于首行狀傳祭文挽詩附于後似有次
第

李延平文集

凡例

一琴川本有師弟子答問字近本無師弟子答問
字而作書中要語者上今爲分爲五卷

一舊本將附錄概前後又答問中殊之次第今照

原本將答問分爲上下二卷餘各分次卷帙

一是刻因舊本有彙輯不妥者畧借爲更定俾讀
者得其頭緒非甚舛者不敢妄也

一是集因先生孫聚戎孫勗君戎事孔棘索稿付
剞劂氏甚急是以未及廣搜及搜獲一字亦罔
敢遺至如宋陳協謚議周坦覆謚議並謚告以

及各疏諸文闕者嗣當補入

一原本自答問補錄行狀傳祭文外凡祠墓書院
遺址并諸碑記俱不載今悉錄入俾閱者展卷
而得之或有墓先賢而景高風思登堂而拜
墓下者不苦於詢訪而車馬踵接亦不至條籍
之一助云爾

劍浦林潤芝延年氏識



李延平文集

凡例

二

李延平先生年譜

卷一

宋哲宗元祐八年癸酉先生生于南劍州之劍浦

縣

徽宗政和六年丙申先生年二十四歲始受學于

羅豫章先生之門

高宗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年六十一歲朱文

公時年二十有四始來受學于先生之門

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年六十五歲郡誌載先生子

信甫及友直同登王十朋榜進士

李延平文集

年譜

二十八年戊寅先生年六十六歲文公來見先生

于延平

三十年庚辰先生年六十八歲文公又見先生于

延平

文公寓居介旁西林院者閱月大令載文公有西林寺及贈僧詩并序

三十二年壬午先生年七十歲春文公迎先生于

建安遂與俱歸延平文公復寓於西林院者閱

月

按壬午七月二十一日先生書云家人為兒輩所迫不能謹守遂往某則是年家人亦來建安時信甫為建安

主簿更請迎養時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年七十一歲以二千更

請迎養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于昭武

先生

娶同邑吳氏之女時及遊武夷而歸會閩帥汪

應震以書來迎至之日疾作遂卒于府治之館

舍時十月十有五日也後數日諸子至以其喪

歸按一說誌時汪公知福州則先生卒在福州也

是年文公將趨召問今日所宜言者于先生

二年甲申正月文公來哭先生于延平又序述行

狀請閩帥汪端明誌其墓比堯文公又來會

傳云先生墓文公所卜云

李延平文集

年譜

理宗淳祐六年丙午福建提刑楊棟具狀請謚太

常寺丞通直郎太常博士兼景獻府教授陳協

議謚文靖朝散郎尚書攷功員外郎兼禮部郎

周坦擬謚議

七年丁未賜謚文靖時先生歿二十五年矣

光宗紹熙五年十二月文公竹林精舍告成釋菜

先師孔子從祀周程張邵司馬及李先生

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江浙行省申據胡瑜牒請

封爵並從祀

至正二十一年七月中書判送禮部行移翰林集

賢太常三院會議俱准所言回呈中書省

二十八年八月奏准送禮部定擬贈太師追封越

國公綏詞頭宜命遣官賁往福建行省訪問子

孫給付施行

明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南京行人司行人周木疏

請從祀

又福建提學熊汲疏請從祀

萬曆三十三年福建巡撫徐學聚御史方良彥疏

李延平文集

年譜

三

請從祀

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福建提學熊尚文疏請

從祀六月十五日禮部覆題四十二年甲寅六

月從祀

聖廟

題四十四年三月奉

李延平先生文集目錄

目錄

卷之一

答問上 七十一則

卷之二

答問下 附補錄共一百七則

卷之三

書 八篇

行狀 一首

詩 三首

李延平文集

目錄

附錄 二十二則

卷之四

行狀 朱熹撰

傳 宋史

祭文 二篇

又挽詩 三首

竹林精舍告成文 朱熹撰

墓誌銘 汪應家撰

卷之五

宋楊棟請謚文

陳協謚議 副補

周坦覆謚議 副補

謚告 副補

元胡瑜請封爵從祀議

明周本請從祀疏

熊汲請從祀疏

金賁亨周弘祖請從祀疏 副補

徐學聚方良彥請從祀疏 副補

李延平文集 目錄

熊尚文請從祀疏

禮部覆從祀疏

書院紀原

重建書院記 明徐海撰

又明劉建撰

又明何維相撰

重建風雲閣記 明倪安撰

重建祠記 明陳觀撰

又明費宏撰

碑記 明熊岳撰

重修文集錄 明李維撰

長房友直公派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何公 生三子 友直 明公長子 仲連 明公長子 公足 明公長子

○友諒 明公次子 友聞 明公三子 公榮 明公三子 公儒 明公三子

○昌子 明公三子 若璞 明公三子 春生 明公三子 廷松 明公三子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德璵 明公長子 萬里 明公長子 應科 明公長子

○李氏世系

○太亨 明公長子 應麟 明公長子

○光明 明公長子

○士世 十一世 十四世 十五世

○清 明公長子 崇 明公長子 璋 明公長子 進京 明公長子

○進厚 明公長子 進貴 明公長子

○士世 十七世 十八世 十九世

○彥璵 明公長子 純 明公長子 執中 明公長子 必榮 明公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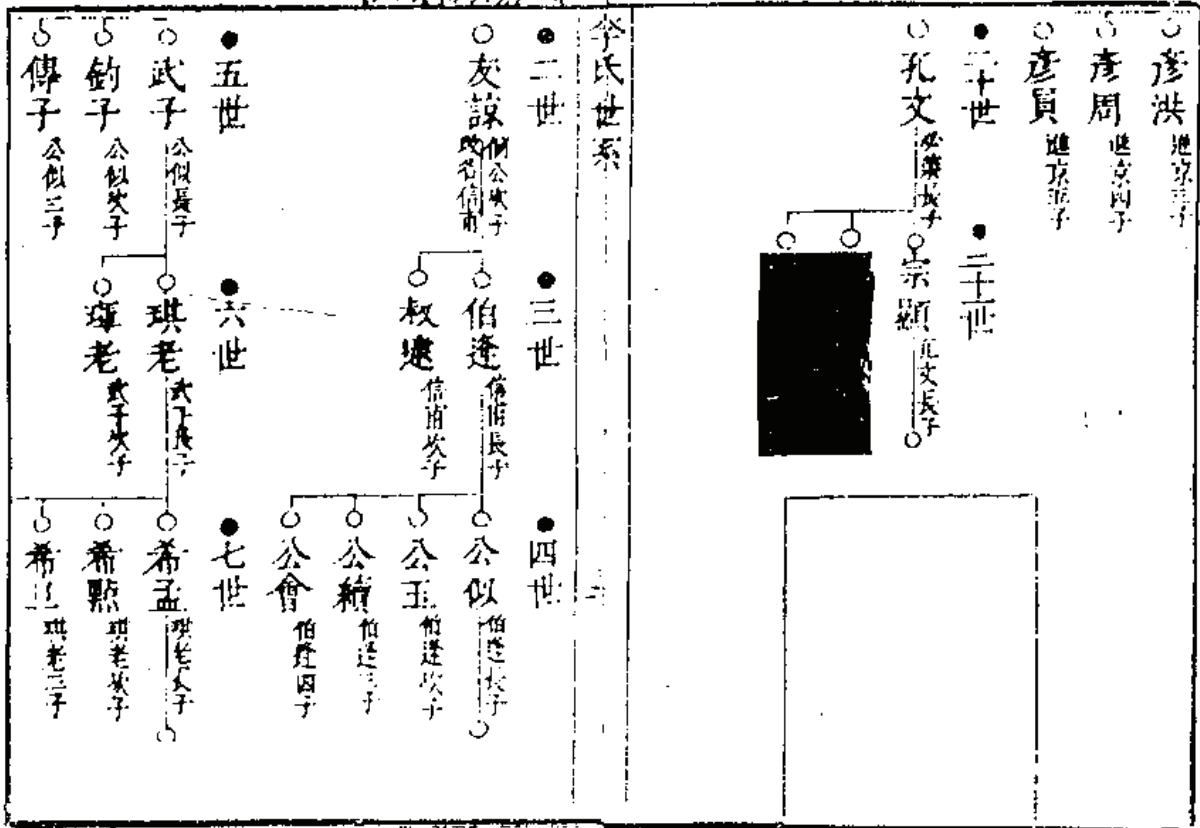
○彥璵 明公長子 純 明公長子 執中 明公長子 必榮 明公長子

○彥璵 明公長子 純 明公長子 執中 明公長子 必榮 明公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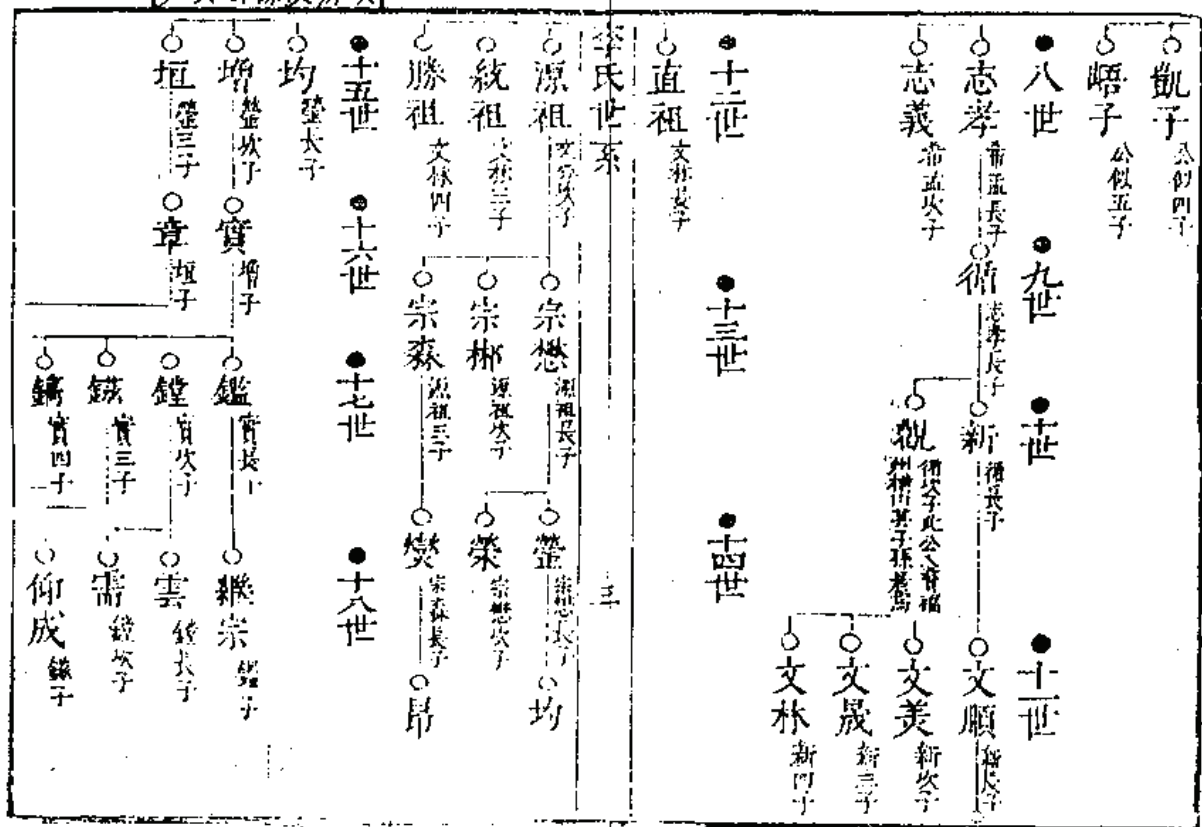
○彥璵 明公長子 純 明公長子 執中 明公長子 必榮 明公長子

○彥璵 明公長子 純 明公長子 執中 明公長子 必榮 明公長子

瓜公諒友房次



瓜長公諒友房次



集 15—443

李延平文集

孫氏

二

騰標歲貢

騰瑞恩貢

騰標歲貢

勝機國學

莊國學

翔國學

騰球歲貢

騰琬廩生

騰樞歲貢

騰現國學

騰贊廩生

鍾時國學

華國學

一韓廩生

一范廩生

騰興國學

騰燦廩生

廿一代孫光煥廩生

光煥國學

光煥廩生

光海廩生

光炯歲貢

光前庚戌進士

廷讓己酉舉人

光徽廩生

希孟國學

希天廩生

斐然歲貢

果然廩生

畢然國學

廣銑廩生

祖延國學

元幹廩生

中和廩生

紹德國學

紹功廩生

李延平文集

孫氏

二

瑞龍廩生

光緒增生

廿二代孫開芳庚辰進士

嘉元庚子副榜

喬棟甲午舉人

賴庠生

顧增生

項國舉

元音廩生

孫氏

李延平文集

四



李延平先生文集卷之一

宋門人元聘朱熹編

同邑後學林

宋後學趙師夏校

喬孫光熙糾

明後學琴川周本校

光龍蟠鄉氏全定

二十代裔長孫孔文重訂梓

同男顯泰攷

荅問上

丁丑六月二十六日書云承喻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爲他事

李延平文集

一卷

一

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無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存養終不爲已物也更望勉之

戊寅七月十七日書云某村居一切只如舊有不可

不應接處又難廢墮但斬斬

近本無下斬字

度日爾朝夕

無事齒髮已邁筋力漸不如昔所得於師友者往

來於心求所以脫然處竟

近本作竟

未得力頗以是權爾

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爲準玩味久必自

有會心處卒看不得也伊川先生云春秋大義豈十柄如日星所易見也唯微辭與旨時措從宜者所難知爾更須詳考其事又玩味所書抑揚予奪之處看如何積道理多庶漸見之大率難得學者無相啟發處終憤憤不洒落爾

問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東坡謂可改者不待三年意以爲使父之道有不幸不可不即改者亦當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使事體漸正而人不見其改之之迹則

李延平文集

一卷

雖不待三年而謂之無改可也此可見孝子之心與幾諫事亦相類 先生曰三年無改前輩論之詳矣類皆執文泥迹有所遷就失之須是認聖人所說於言外求意乃通所謂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近本有孝子之心也字 何在如說春秋者不忍遽變左氏有官命未改之類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新須不忌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近本有耶東坡之語有所激而然耶近本有是亦

近本有作以有意也事只有箇可與不可而已若大段有害處自應即改何疑恐不必言隱忍遷就使人不見其改之之迹此意雖近本有未有害第近本有處心如此即駁駁然所近本無失處却多吾輩欲求寡過且謹守格法爲不差也幾諫事意恐不相類更思之

問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舊說孝子不妄爲非惟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慮恐夫子告孟孫之意不然蓋言父母之心慈愛其子無所不至疾

李延平文集

一卷

病人所不免猶近本有恐其有之以爲憂則餘可知也爲人子者知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所以奉承遺體而求免於虧辱者豈一端而已矣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敬手足而後知免焉者也不遠遊遊必有方不登高不臨深皆是此意 先生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當如上所說爲得之舊說不直截聖人之告人使知所以自求者惟深切庶可用力也

問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

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熹謂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近本作謹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不知幾微之間尊敬近本作謹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然諸家之說多不出此熹謂當以春秋所書歸生許止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誠不爲過不然設譬引喻不應如是之踈而子游之贊亦不待如此告戒之也 先生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爲孝近本作敬雖孔門近本作字學者亦恐未免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近本作則陷於犬馬之養矣孟子又有養口體養志之說似亦說破學者之未察處皆所以警乎人子者也若謂以春秋所書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誠不爲過恐不須如此說歸生許

止各是發明一例也

問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熹竊近本作切謂亦足以發是顏子聞

言悟理心契神受之時夫子察焉而於心有感發也子夏禮後之間夫子以爲起近本作成予亦是類也

但子夏所發在言語之間而顏子所發乃其所自得處有以默相契合不待言而喻也然非聖人有所未知必待顏子而後發如言非助我者豈聖人待門弟子答問之助耶近本作爾 先生曰亦足以發

前說似近之恐興起近本作啟予不類深玩之可見非助我者豈聖人待門弟子答問之助固是如此然亦須知顏子默曉聖人之言便知親切道體處非枝葉之助也他人則不能見如此精微矣妄意如此氣象未知如何近本作何如

問子張學于祿夫子告以多聞多見闕疑殆而謹言行其餘蓋不傳無以致約故聞見以多爲貴然不闕其所未信未安則言行之間意不誠矣故以闕之爲善疑殆既闕而於言行近本作有不謹焉則

引尹言無取慢者故以謹之爲至有節於內若此

尤悔何自而入乎然此皆庸言庸行之所必然非

期以干祿也而祿固已在其中矣孟子曰經德不

回非以干祿也近本無而祿下二十字與夫子之意一也伊

川先生亦曰子張以仕爲急故夫子告之以此使

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恐亦是此意未知是否

先生曰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得中

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爲已之學也然

亦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道一萌意焉則外

李延平文集

一卷

六

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開疑殆告之又使之慎

其餘則反求諸已也切矣故孟子有經德不回非

以干祿之語苟能深體得此則馳外之心不作矣

伊川所謂才有縫罅便走了之意

戊寅冬至前二日

近本無口字

書云承示問皆聖賢之至

言某何足以知之而吾元晦好學之篤如此又安

敢默然也輒以昔所聞者各箋釋於所問目之下

聊以塞命爾它日若獲數曲頰面質論難又看合

否如何大率須見洒然處然後爲得雖說得行未

敢以爲然也

問向以亦足以發之義此教因引起予爲證蒙批論

云亦足以發與起予不類熹反復思之於此二者

但見有淺深之異而未見全不相似處乞賜詳喻

先生曰顏子氣象與子夏不同先玩味二人氣

象於胸中然後體會夫子之言亦足以發與近本無與

起予者商也之語氣象如何顏子深潛淳粹於

聖人體段已具故問夫子之言即默識心融觸處

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而已

李延平文集

一卷

七

退省其私則於語默日用動容之間皆足以發明

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也子夏因問詩如不

得繪事後素之言即禮後之意未必到似近本作事有

因問此一事而夫子即可之意此所以不類也不

知是如此否偶追憶前日所問處意不來又未知

同日因如何疑而及此也更候他日熟論

問春秋威

近本作桓下並同

公二年滕子來朝按滕本稱侯

伊川謂服屬於楚故貶稱子熹按楚是時未與中

國通滕又遠楚終春秋之世未嘗事楚威爲宋役

爾不知伊川別有何據又陳蔡諸國後來愚楚者亦未嘗貶爵也胡文定以爲爲朝威而貶之以討亂賊之黨此義似勝然勝自此不復稱侯至定公之喪來會葬猶稱子夫豈以祖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然則胡氏之說亦有可疑者不知當以何說爲正胡氏又謂凡朝威者皆貶獨紀侯以咨謀齊難而來志不在於朝威故再朝皆無貶焉近本作切以爲果如此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也不知春秋之法果如此否二年紀侯來朝左氏作紀半後有人

改過遷善又善近本無長惡惡近本無短不應如此是可疑也近本無義以謂從胡之說於理道爲長近本無義夫子所善討亂之法甚嚴勝不以威之不義而朝之只在於合黨結交此春秋也既已貶矣後世子孫稱侯無聞無以自見於時又嫌地福小本一子男之國宋之盟左傳有宋人請勝欲以爲私屬則不自強而碌碌於時者近本矣自一貶之後夫子再書各必一義而發遷又以侯稱之無乃紛紛然淆亂春秋之旨不明而失其指乎蓋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近本無無所因是私意也豈聖人之心哉若如此者似於後世之疑不礙道理爲通又不知如何春秋所以難看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酒然近本無豈能無失耶近本作諸侯他日及後而難嚴義或得其旨伊川之說考之諸侯宋楚春秋之前履場於楚事達更侯葬於也又來聘以謂紀侯來辭謀齊難志不在於朝威故再朝無貶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若果如此尤害義理春秋有誅意之說

紀侯志不在於朝桓則非勝子之類也列國有惡難以義而動又何疑耶紀侯來朝左氏作杞字後有入杞之事傳皆有說胡氏因公穀作杞字春秋似此之類者多如齊子糾左傳只云納糾伊川乃以二傳爲證又嘗有看春秋之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參考理義之長求聖人所書之意庶或得之

問禮之用和爲貴一章之義 先生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

李延平文集

一卷

十

者是也禮之道雖以和爲貴然必須體其源流之所自來而節文之則不失矣若小人由之而無隆殺之辨知和而和於節文不明是皆不可行則禮之體用失矣世之君子有用禮之嚴至拘礙者和而失其節者皆非知禮者也故有子以是語門人使知其節爾

問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橫渠先生曰君子寧孤立無與不失親於可賤之人焉據此則因也親也宗也皆依倚附託之名但言之漸重爾所因或失其

所親謂可親之人則亦不可宗人之可親者必可宗其不可親者必不可宗故君子非孤立無與之患而不失其親爲難

其將欲有所因也必擇其可親者而因之使彼誠賢則我不失其所親而彼近本作後亦可宗矣立文與上二句相似皆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做之意不審尋意以爲如何近本作何如先生曰伊川先生

曰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恭近於禮也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以遠耻辱

也因恭信而不失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猶言

李延平文集

一卷

十一

禮義者不可得見得見近本無下得見字恭信者可矣詳

味此語則失親於可賤之人自無有矣蓋以禮義爲王故也

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蘇東坡曰夫子之

於詩取其會於吾心者斷章而言之頌魯侯者未

必有意於是也子由曰思無邪則思馬而馬應思

馬而馬應則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故曰思無邪思

馬斯但此頌魯侯者之意也兩說未知孰是 先生曰詩人興刺雖亦曲折達心之精微然必止乎

禮義夫子刪而取之者以此爾若不止於禮

邪也故三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是思無邪而

所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須魯侯者

偶於形容盛德如此故曰思無邪於馬言之者又

有秉心塞淵然後騷此三千之意

問善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橫渠先生曰常人之學

日進而莫自近本知也仲尼行著習察異于常人

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進德之盛者與

伊川先生曰孔子生而知之自十五至近本七十

李延平文集 卷十二

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者聖人未必然亦只是爲學

者立一下近本作法盈科而後進不可差次須是

成章乃達兩說未知孰是 先生曰此一段二先

生之說各發明一義意思深長橫渠云化而知裁

伊川云盈科而後進不成章不達皆是有方處更

當深體之可爾某竊以謂聖人之道中庸立言常

以中人爲說必十年乃一進者若使困而知學積

近本作而十年之久日近本草草而不倦是亦近本無

是亦字而作近本操心積慮焉可以變化氣質而必一進也若以

莽蕪裂之學而不用心焉雖十年亦只是如此則

是自暴自棄之人爾言十年之漸次所以警乎學

者雖中才於夫子之道皆可積習勉力而至焉聖

人非不可及也不知更有此近本作似意否

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伊川曰灌以降

神祭之始也近本既灌而往者自始及終皆不

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謝氏引禮記曰我欲觀夏

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近本作也我欲觀殷道是

故之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

李延平文集 卷十三

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此爲證

而合此章於上文杞宋不足徵之說曰考之杞宋

則文獻不足考之當今則魯之郊禘又不足觀蓋

傷之也呂博士引荀子大昏之未發祭之未納

喪之未小飲一也解此與趙氏春秋纂例之說不

審何者爲是先生日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

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日近本禘自既灌而往者吾

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如昭穆失序之類於

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歟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近本作深理矣於天下也何有

問或問禘之說一章伊川以此章屬之上文曰不知者蓋爲魯諱知夫子不欲觀之說則天下萬物各正其各其治如指諸掌也或以爲此魯君所當問而不問或人不當問而問之故夫子以爲不知所

李延平文集

一卷

十四

以微諷之也餘如伊川說云龜山引禮記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共事者臣也不明其義近本作事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非或人可得而知也其爲義大豈庶幾云乎哉蓋有至願存焉知此則於天下乎何有此鼓說不審孰是先生曰詳味禘自既灌以下至指其掌看夫子所指意處如何却將前後鼓說皆包在其中似於意思稍盡又未知然否

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竊疑此二句乃弟子記孔子

事又說近本作記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先生曰某嘗聞羅先生曰祭如在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意與鬼神交庶幾享之者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則誠不享矣雖祭也何爲

問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嘉謂此非謂不足觀蓋不誠無物無物則無以觀之也先生曰居上寬爲禮敬臨喪哀者其本也有其本而末應若無其本粲然文采何足觀

李延平文集

一卷

十五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謂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卽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而亦將有以自得於夫子以一以貫之之近本無下之字語告之蓋當其可也故夫子直以此告之曾子於是默會其旨故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問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

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然則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其門人豈有異旨哉而或者以爲忠恕未足以盡一貫之道曾子姑以達道不遠者告其門人使知入道之端恐未會盡曾子之意也如子思之言忠恕達道不遠乃是示人以入道之端如孟子之言行仁義曾子之稱夫子乃所謂由仁義行者也先生曰伊川先生有言曰

近本

作別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

李延平文集

一卷

十六

也體會於一人之身不過只是盡已及物之心而已曾子於日用處夫子自有以見之恐其未必覺

此亦

近本

作以是一貫之理故卒然問曰參乎吾道一

以貫之曾子於是領會而有

近本

無得焉

近本

作焉

應之曰唯忘其所以言也東坡所謂口耳俱喪者

亦佳至於答門人之問只是發其心耳豈有二耶

若以謂聖人一以貫之之道其

近本

作甚精微非門人

之間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如是

之支也如孟子稱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皆足以

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精粗不二表同盡是此理則非聖人不能是也中庸日忠恕達道不遠特起此以

近本

無示人相近處

然不能貫之則忠恕自是一忠恕爾

十一月十三日書云吾人大率坐此齋窺百事驅遣

不行唯於稍易處處之爲庶幾爾某村居

近本

兀坐一無所爲亦以窘迫遇事室

近本

作窘寒處多每

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

餘矣夫復何言

李延平文集

一卷

十七

來喻以爲人心之既放如木之既伐心雖既放然夜

氣所息而平旦之氣生焉則其好惡猶與人相近

木雖既伐然雨露所滋而萌蘖生焉則猶有木之

性也恐不用如此說大凡人理義之心何嘗無唯

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間不至措止則夜氣存

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

氣象自可見此孟子祭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

力若欲

近本

作有涵養須於此持守可爾恐不須說心

既放木既伐恐又似隔截爾如何如何又見喻云

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則不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伊川以爲制之於外而養其中數近本處蓋皆各言其入近本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牽合貫穿爲近本爲字一說又所謂但敬而不明於理則敬特出於勉強而無近本無字洒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洒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工處不如近本此則失之近本矣由此持守之从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

與心爲一庶幾洒落爾其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常只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近本無多此至心近本亦間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爲道理所縛殊無進步處今已老矣近本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賢問所疑何愧如之

已卯六月二十二日書云間不輟留意於經書中縱未深自得亦可以驅遣俗累氣象自安閑也

已卯長至後三日書云今學者之病所患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近本顯字然尤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

庚辰五月入日書云某晚景別無他唯求道之心甚切雖間能窺測一二竟未有洒落處以此兀坐殊憤憤不快昔時朋友絕無人矣無可告語安得不至是耶可歎可懼示諭夜氣說甚詳亦只近本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節尋求即近本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伊川語錄中有記明道嘗在一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爲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人一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夜氣之說所以近本於學者有力者須是兼且晝存養之功不至近本枯亡即夜氣清若且晝間不能存養即夜氣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某曩時從羅近本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近本靜坐某時未有

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有喜怒
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近本無作何氣象此意
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
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
往不能無補也此中相去稍遠思欲一見未之得
恐元晦以親旁無人僕侍亦難一來奈何切望隨
宜攝養勿貽親念爲至禱也

承惠示濂溪遺文與穎濱語孟極荷愛厚不敢忘不
敢忘通書何亦曾見一二但不曾得見全本今乃

李延平文集

一卷

二十

得一觀殊慰卑抱也二蘇語孟說儘有

近本可商

論處俟他日見面論之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序

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

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佳胸中洒落卽作爲盡

洒落矣學者至此雖甚遠

近本有

然字亦不可不常存

此體段在胸中庶幾遇事廓然於道理方少進願

更存養如此

羅先生山居詩某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者錄去頗

樂壽詩云山深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有

字

知寡與真堪咲

此一句

賴有顏瓢一味長池畔亭

日濯纓詩云擬把冠纓掛瑤壁等閑窺影自相酬

邀月臺詩云矮作墻垣小作臺時邀明月渴襟懷

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又有獨寐榻

近本

作龜白雲亭詩皆忘記白雲亭坐處望見先生母

氏墳故名某向日見先生將出此詩邀月臺詩後

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

近本多

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云也知鄰闔非吾事且把

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間也

李延平文集

一卷

廿一

聞召命不至

近本

復有指揮今來亦執前說辭之甚

佳蓋守之已定自應如此縱煎迫擾擾何與我事

若於義可行便脫然一往亦可也某嘗以謂遇事

若能無毫髮固滯便是洒落卽此心廓然太公無

彼己之偏倚庶幾於道理一貫若見事不徹中心

未免微有偏倚卽涉固滯皆不可也未審元晦以

近本無

爲之如何爲此說者非理道明心

近本

合未易可以言此不然只是說也

庚辰七月書云某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

涉世故未有所入問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等
求至今澹泊憂患磨滅甚矣四五十年間每遇情
意不可堪處卽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嘗忘廢非
不用力而迄于今更無進步處常切靜坐思之疑
於持守及近本無及字日用儘有未合處或更有闕缺
未能融釋也向來嘗與夏吏言語間稍無間因得
一次舉此意質之渠乃以釋氏之語來相淘終有
纖奸打說處全不是吾儒氣味旨意大段各別當
俟他日相見劇論可知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

李延平文集

卷一

廿二

同如孔門弟子居終日切摩又有夫子爲之
依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
落處非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元晦更潛心於此勿以
老邁爲戒而怠於此道乃望承欲秋涼一近本欠一字
來又不知偏侍下別無人可以釋然一來否只爲
往來月十日事疑近本作之疑亦可矣但亦須處得老
人情意帖帖無礙乃佳爾

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

近本體一句卽作爲

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
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
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又云目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數句偶
見全在日用間非著意非不著意處才有毫髮私
意更沒交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處却如何湏喫
緊理會這裏始得某髮時傳得呂與叔中庸解甚
詳當時陳幾叟與羅先生門皆以此文字說得浸
灌浹洽比之龜山解却似枯燥晚學未敢論此今

李延平文集

卷一

廿三

此本爲相知借去亡之已久但尚記得一段云謂
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
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
可以道也近本欠也字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
乎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
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
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近本錄蓋作矣
于說必有事焉至於助長不耘之意皆似是言道

體處來論乃體認出來學者正要如此但未知用時如何體今渾然體用無間乃是不然非着意非不着意渾然渾然未然也某嘗謂進步不得者髣髴多是如此類室近本礙更望思索必日熟論須見到心廣體胖遇事一一洒落處方是道理不爾只是說也

又云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一段某之意只謂能存養

者積久亦可至此若比

近本

作此之不違

近本

氣象又

近本

作只迥然別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

李延平文集

一卷

廿四

且畫之間一有憊焉遇事意接舉

近本

處不覺

打發機軸即離

近本

作離間而差矣

近本

存養熟理道明

習氣漸爾消鏽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

近本

亦

不易也來論以謂能存養者無時不在不止日月

至焉若如此時却似輕看了也如何

承論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會心與氣

即不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

近本

作處

如此不見所謂氣所謂心

近本

謂心三字

近本

渾然一體源

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別那箇是心那箇是

近本

那箇是氣即勞攘爾不知近本有可以近本此否不然即成語病無疑若更非是無惜勁論近本儕正要如此

錄示

近本

明道二絕句便是

近本

吟風弄月有吾與

黠也之氣味某尚疑此詩若是初見周茂叔歸

有之

時之句即可此後所發之語恐又不然也

蘇語

近本

說儘有

近本

好處蓋渠聰明過人天地間

理道

近本

不過只是如此

近本

有時見到皆渠聰明

之發也

近本

但見

近本

到處却有病學者若要窮理

李延平文集

一卷

廿五

亦不可不論其所謂儘有商議者謂此爾如來論

云說養氣處皆顛倒了渠本無淵源自應如此也

然得惠此本所警多矣

某兀坐於此朝夕無一事若可以一來甚佳致千萬

意如此然又不敢必親恐侍旁乏人老人或不樂

即末可更須於此審處之某尋常處事每值情意

迫切處即以輕重本末處之似少悔吝願於出處

問更體此意

近本

此已前分爲上卷已後多延平

李先生書中要語卷下門人朱熹元

聯編

辛巳二月二十四日書云示下所疑極荷不外己言

鄙見之說繼其後矣但素來拙訥發脫道理不甚
明亮得以意詳之可也

問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二程先生謂此言氣質之性
非性之本尹和靖云性一也何以言相近蓋由習
相遠而爲言熹按和靖之意云性一也則正是言
性之本萬物之一源處所以云近但對遠而言非
實有異品而相近也竊謂此說意稍渾全不知是
石先生日尹和靖之說雖渾全然却似沒話可說

李延平文集

一卷

廿六

學者無着力處悉須如二先生謂此言氣質之性
使人思索體認氣質之說道理如何近本爲有力
爾蓋氣質近本無之性不究本源又由習而相遠
近本政安要玩此曲折也

問公山弗擾佛肸二章程先生謂欲往者聖人以天
下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
不能改也又云欲往者示人以迹子路不喻若夷
之熹疑召而欲往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
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爲惡已甚義不可復

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下

知是否又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論近本

論之爾子路於公山氏疑聖人之不必往故夫子

言可往之理此語意中微似竿水於佛肸恐其境

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境已之意不知是否又

謂示人以跡者熹未喻其旨 先生曰元晦前說

深淵近本聖人之心一箇體段甚好但見有少礙

若使聖人之心不度義如此易動既非即非就此

更下語近本無就此又兩條告子路不同即其疑

李延平文集

一卷

廿七

而論之以下亦作竿水隨身之說氣象不好聖人
定不如是元晦更熟玩孔子所答之語求一指歸
處方是近本聖人廓近本然明達無所不可非道
大德宏者不能爾也子路未至此於所疑處即有
近本礙近本龜山謂之包蓋誠有味也示人以迹恐只
是心迹近本據此事跡皆可爲然又未必備者
益有憂樂行違確然之不同無定體也

問予欲無言明道龜山皆云此語爲門人而發熹恐
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

地流出來非爲門人發也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趣頗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也先生曰此一段說甚佳但云前後際斷使言語不着處不知覺地流出來恐不消如此說只玩夫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數語便見氣味深長則子欲無言可知旨歸矣

問殷有三仁焉和靖先生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爲所

李延平文集

卷一

廿八

當近本無爲惟仁者能之熹未見微子當去箕子

當因比干當死端的不可易處不知使三人者易

地而處又如何東坡云箕子嘗欲立微子帝乙不

從而立紂故箕子告微子曰我舊云刻子王子不

出我乃顛隤言我舊所言者皆子是以二子或去

或因益居可疑之地雖諫不見聽故不復諫比干

則無所嫌近本故諫而死胡明仲非之曰如此是

避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熹按此破

東坡之說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子

以存宗祀爲重而背國也此比干三孤以義強君以

存人臣之義而非要名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

極之法爲天而非貪生也熹恐此說亦未盡善如

箕子一節尤無意思不知三人者端的當爲處當

如何以求之先生曰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爲

之非有所擇此近本求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

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干即以死諫庶幾感悟存

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後來通然爾豈可

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徹耶仁只是理初無彼

李延平文集

卷一

廿九

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胡明仲破東坡之

說可矣然所說三人後來事相牽何異介甫之說

三仁恐如此政是病廢昏了仁字不可不察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近本

作不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

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

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

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人物之心

近本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

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闡開至終萬物始
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
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
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
本達道處又與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
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近本作者即何緣知之蓋就天
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
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
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

李延平文集

卷一

三十一

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近本無伊先生以
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
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
只近本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近本無
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
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
爾妄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爲如何近本作有疑
更容他日得見劇論語言既拙又無文采似發脫
不出也元晦可意會近本無消詳之看理道通否

辛巳上元日書云昔嘗得之師友緒餘以謂學問有
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之象
見卽是自得處更望勉力以此而已

辛巳五月二十六日書云某村近本居一切如舊無

可言者窘束爲人事所牽間近本有情意不快處

一切消釋不復能恤蓋日髮之離理應如此爾

承諭近日學履甚適向所耽近本戀不洒落處今已

漸融釋此便是道理進之効甚善甚善思索有窒

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思求

李延平文集

卷一

三十一

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而

五十知天命一句三先生之說皆不敢輕看某尋常

看此數句竊以謂人之生也自少壯至於老耄血

氣盛衰消長自近本不同學者若循其理不爲其

所使則聖人之言自可以馴致但聖賢所至處淺

深之不同爾若五十矣尚昧於所爲卽太不可也

橫渠之說似有此意試一思索看如何

辛巳申元後一日書云喻及所疑數處詳味之所見

皆正當可喜但於洒落處恐未免滯礙今此便速

不暇及之謹俟涼爽可以來訪就曲折處相詳

彼此或有少補焉近本無爾

辛巳十月十日書云看文字必覺有味靜而定否

承錄示章齋記追往念舊令人凄然某近本無中間

所舉中庸終始之說元晦以謂肫肫其仁淵淵其

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近本無

字盡性近本有能然若如此看即於全體何處不

是此氣象第此無甚氣味爾近本無某竊以謂肫

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効處

李延平文集

一 卷 三

就近本無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近本

有就近本無儘有近本有地位也某嘗見呂云近本闊與伊

川論中說呂以謂循近本有性而行無往而非禮近本

禮義伊川以謂氣味殊近本無少呂復書云云政

謂此爾大率論文字切在深潛縝密然後蹊徑不

差釋氏所謂一起直入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

不可不辨

某奏晚碌碌只如舊所恨者中年以來即為師友捐

棄獨學無助又涉世故沮困殆甚尚存初心有端

緒之近本有可求時時近本無見於心目

壬午四月二十二日書云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

近本無處草木衣近本作食苟度此歲月為可他

一切置之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為庶幾耳若欲進

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飭所不及處使

之脫然有自得處始是道理少進承諭應接少暇

即體究方知以前皆是低看了道理近本無此乃

知覺之効更在勉之有所疑便中無惜詳及庶幾

彼近本無此得以自警也

李延平文集

一 卷 三

壬午五月十四日書云承論處事掇掇便似內外離

絕不相該貫此病可於近本有靜坐時收攝將來看

是如何便如此就偏着近本作處理會久之知覺

即漸漸可就道理矣更望勉之也

壬午六月十一日書云承論仁一字近本作條陳所

推測處足見日來進學之力甚慰某嘗以謂仁字

極難講說只看天理統體便是更心字亦難指說

唯認取發用處是心二字須要體認得極分明方

可下工夫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

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處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
仁矣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
要切近本作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體通
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處求之
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近本無天理無
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仁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
理也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二箇
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
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近本無發洩觸處貫通
體用相循初無間斷近本無得甚好但又云人
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
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
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
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
所聚會欲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
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
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
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近本無須體

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
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
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
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
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近本有分殊龜山云知其
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
知字上用着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
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
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
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
本源體用兼舉近本無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
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
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近本作皆包攝在此二字
爾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
功若欲近本無於此近本無進步須把斷諸路頭
靜坐默識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
說也更熟思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一章昔日得之於吾

黨中人謂葉公亦當時號賢者夫子名德經

地人孰不識之葉公尚自見問於其徒所見如此

宜于路之不對也若如此看仲尼之徒渾是客氣

非所以觀于路也蓋弟子形容聖人盛德有所難

言爾如女近本作子字奚不曰下面三句元晦以謂發

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即

言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此三句只好渾然

作一氣象看則見近本作是字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

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爾元晦更以此意推

李延平文集

一卷

三六

廣之看如何大抵夫子一極際氣象終是難形容

也尹和靖以謂皆不覺其聖之意此亦甚大但不

居其聖近本無聖字一節事是門人推尊其實如此

故孔近本作夫子子不居蓋因事近本作是而見爾若近本作常

以不居其聖橫在肚裏則非所以言聖人矣如何

如何

以今日事勢

近本無勢字

觀之處此時唯儉德近本作德儉避

難更加翰晦為得所他皆不敢以姑息自恕之事

奉聞也元晦更切勉之上蔡先生語近看甚有力

渠一處云凡事必有根又云必須有用處氣計

用處病根

近本作根病

將來新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

經心也

壬午七月二十一日書云某在建安竟不樂彼蓋初

與家人約二老只欲在此繼而家人為兒輩所迫

不能謹守途往某獨處家中亦自不便故不獲已

往來彼此不甚快自念所寓而安方是道理今乃

如此正好就此下工夫看病痛在甚處以驗之它

皆不足道也某幸得早從羅近本作休先生遊自少時

李延平文集

一卷

三七

粗闕端緒中年一無依近本作助為世事澳涓者甚

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頹情中後

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何慰之如近本作如之

對事熟讀數過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

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議為名爾書中論之甚

善見前此敎近本作教文中近本作有和議處一條又有事通

許便宜從事之語蓋皆近本作皆持兩端使人心疑也

要之斷然不可和自整頓綱紀以大義斷之以示

天下向背近本作作或立為國是可爾此處更近本作可引

此又許

近本

便宜從事處更下數語以曉之

某不能文不能下筆也封事中有少疑處已用

紙貼出矣更詳之明道語云治道在於脩己責任

求賢封事中此意皆有之矣甚善甚善吾儕雖在

山野憂世之心但無所伸爾亦可早發去爲佳

辛巳八月七日書云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兒輩所

見凡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疎漏欲頽敝處氣象

殊不佳既歸來不免令人略略脩治亦須苟完可

爾家人猶豫未歸諸事終不便亦欲於冷落境界

李延平文集

一卷

三八

上打疊底幾漸近道理他不敢恤但一味窮求亦

有沮敗人佳處無可奈何也

謝上蔡語極好玩味蓋皆是於日用上下工夫又

言語

近本

只平說大是風味深長今已抄得一本

矣謹以奉內恐亦好

近本

看也

問嘉昨爰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

獸者先生不以爲然蓋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

其說復求正於左右竊謂天地生萬物本乎一

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

中卽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

謂仁也

先生批云有血氣者有血氣者更證完此處

但氣有清濁故

衆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

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

近本

具此理而不

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

近本

仁之爲仁

有則

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人之爲人而存之人與

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

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

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

先生勾出批云以上文緊得之它日

李延平文集

一卷

三九

更用熟讀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

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

字

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

先生批出批云無此

發未發時看

合而內外爲可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

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綜不可名

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

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

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

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

云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句即其所以事乎世

之謂也

先生指出此云是不須引孟子說以證之孟子之說實以蓋言恐下工夫處落

空如釋氏然孟子之說亦無標顯精微之謂今錄謝上蔡一說於後玩味之即無時不是此理也此

說極有力

大抵仁字

近本

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

容和粹涵育融濫不可名貌

近本

故特謂之仁

有在

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

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

亦不離

近本

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

是本然之仁義

先生勾斷此云推測到此一段甚密為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

李延平文集

一卷

四十

也其性

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為義失

之遠矣又不知如此上則

近本

推測又還是否更

乞指教先生曰謝上蔡云吾常習忘以

近本

養生

明道曰施之養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

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勿正

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

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

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上蔡錄明道此語於學者

甚有力蓋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即於鬧處便

不著蓋

近本無

不曾

先生確實於日用處下工夫

又言吾每就事

即恐

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

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於此更思看如

何唯於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

幾漸可合為已物不然只是說也某輒妄意如此

如何如何

問

近本無

熹又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曲折而

誨而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

李延平文集

一卷

四

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

近本

緊切

處只是要得這裏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

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

盛滿時而益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

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

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

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而文

近

又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

此理不審先生以爲如何 先生曰養氣大要
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
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晬面盎背便是塞乎
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爲得
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
分曉貼陷方是某尋常覺得於畔援猷義之時未
必皆是正理亦心與近本作與心氣合到此若髮髯有
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耶某
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近本作緒須從知

言處養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近本作

有此近本作有謝上蔡多近本作有謂於田地上面下工夫此

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

與氣合之時不倚不偏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

所謂直方大不習無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

然矣元晦更於此致思看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

揆是與非更俟他日面會商量可也

問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竊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

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却自

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其上

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秉養之性

才存主着這裡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

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爲至誠貫徹實有

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

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

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不審先生以爲如何

先生曰此段看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爲靜無

而動有作一貫曉會尤佳中庸發明顯微之理於

承祭祀時爲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

見令學者有入頭處但更有一說若看此理須

於四方八面盡皆收入體究來令有會心處方是

謝上蔡云鬼神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近本作

地近本作地問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慮近本作

始得講說不濟事又云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

便無更於此數者一併體認不可滯在一隅也其

偶見如此如何如何

壬午八月九日書云此箇氣味爲上下相咻無不切

此者這箇風俗如何得變其於此有感焉當今之

時苟有脩飭之士須大段涵養韜晦始得若一日

齟齬有所去就雖去近本流出近本遠矣然以全

體論之得失未免相半也使衰世之公子皆信厚

須如文王方得若未也恐不若且誦龜山與胡文

定梅花詩直是氣味深長也如何龜山詩欲擊殘

寒梅作選錄莫把疎英輕開雪好歲

清覺月明中右清宮觀梅寄康衆

韜晦一近本無一字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深潛

定不能如此遇事輒發矣亦不可輕看也如何如

李延平文集何書後注

十月朔日書云承諭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乍

喧乍靜乍明乍暗仔細點檢儘有近本勞攘處近本

無處詳此足見潛心體認用力之効蓋須自見得

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因此而脩治之推測自可

見甚慰甚慰孟子曰夫仁亦在夫熟之而已乍明

乍暗乍喧乍靜皆未熟之病也更望勉之至祝至

祝

癸未五月二十三日書云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

處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熟處可自得
然氣象矣勉之勉之

六月十四近本日書云承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

中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

此語錄有云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留在

心中近本為悔來諭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銷

近本隨得胸中若如此即於近本道理極有礙有

此氣象即道理進步不得矣政不可不就此理會

也某竊以謂有失處近本罪已責躬固不可無

李延平文集一

然過此近本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胸中却是積

下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近本

愧悔不去為何而來若來論近本所謂似是於平

日事親事長處不曾存得恭順謹近本畏之心即

隨處發見之時即於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

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

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近本留意神化二字所存

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

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於靜然時及日用處

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

近本在道

不進者只爲多有坐此境界中爾禪學者則不然

渠亦有此病却只要絕近本念不操以是爲息滅

殊非吾儒近本就事上各有條理也近本元晦

試更以是思之如何近本或體究得不以爲然便

中示報爲望近本且先生又云前日所答只是據今

如此說只是提破隨人分數看得如何近本若

地位高低人微有如此處只如此提破卽然永

某近本人之去傳者以爲緣近本衆士人於通衢焉

李延平文集

一卷

四六

辱之責以講和誤近本國之罪時事遂激而一

變或以爲逐此近本人誠快與論然屬辱之者亦

無行遺恐使近本人失上下之分某竊以爲不

然今日之事只爲不曾於原本處理會末流雖是

亦何益不共載天正今日近本第一義舉此不

知其它卽弘近本上下之道而氣正矣夷狄所

以盛者只爲三綱五常之道衰也

七月十三日書云在此粗安第終不樂於此若以謂

隨所寓而安之卽於此艱艱便不是此微處皆學

者之大病大凡只於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

七月二十八日書云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緣三

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

而中國之道衰夷狄盛皆由此來也義利不分自

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如前日有

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近本此二事皆今日之

意者欲人主如此留意二者苟不爾則是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也

李延平文集

卷

四七

事何蒙指喻二說其一已叙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

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代之大

略如前書中之意到闕萬一得對畢卽錄呈也但

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

欲措詞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爲說無乃此身自

坐在裏許而不知察乎此深可懼者此間亦未有

便始留此幅書以俟付行若蒙賜教只以

陳文處可也此則原在附錄之末今

李延平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李延平先生文集卷之二

宋門人元晦朱熹編

同邑後學林淵

宋後學趙師夏校

喬孫光熙輯

明後學琴川周本校

光龍蟠知

二十代裔長孫孔文重訂梓

同男 顧泰攷

答問下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異于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倚

李延平文集

苦人他也畧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羅仲素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墮墮之氣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

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

生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始能收歛

羅仲素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 李先生氣象好

真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

也去理會尋討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下落更

續書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

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駁除

今看得來是如此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

之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

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只是

李延平文集

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

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

是時羅 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

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

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

愈明靜矣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先生答

之云 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

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

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
急先生去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
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
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
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
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
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
盃醉元本無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迴後來
收得恁地醇粹所以難及

李延平文集

二卷

三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
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
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
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
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
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
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淳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
元本無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

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
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
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來
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元本無後之曰持守
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
這裏又差從釋去

李先生云看聖賢言語但一踴看過便見道理者却
是真意思縈着心去看元本無便踴過了多

李延平文集

二卷

四

原本答問下止此後卽附祭文挽詩及行狀並趙
師聖序而此後爲答問補錄今既以趙序并於前
行狀與祭文挽詩列於後故以答
問下十五則與下諸錄合集之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叟底豫者盡事親之道
其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音羅先生語此二
句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不以道得富貴不處不以道得貧賤不去是說處這
事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主宰處終食造次顛沛
是操存處李先生說得好

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

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助

問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如何曰所以然者亦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致此理惟延平之說在或問格物中與伊川差合雖不顯言其窮理而皆體此意

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

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効如此得

李延平文集

二卷

五

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

通書言通微無不通李先生曰齊宣王說好色孟子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

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闕嘗以此理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

問五十而知天命曰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平穩如何熹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

吾與同言終日章宗注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問李先生謂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然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嘗舉問李先生曰頃年張子韶論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

李延平文集

二卷

六

易公看得好

孟子養氣一章李先生曰記是癡貼起來又曰若說道視貼却是兩物氣與道義只是一氣發出來後來思之一氣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視貼字却說得配字極親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熹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後見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遂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

李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詎熹當時

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李曰不要如是
廣說須窮其言也初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必有事焉由此可至君子三變改過遷善由此可至
所過者化李先生說

胡氏春秋文八年記公孫敖事云色出於性淫出於
氣其說原於上蔡此殊分得不是李先生嘗論公
孫敖事只如京師不至而後便是大不恭魯亦不
再使人往便是罪如此解之於經文甚當蓋經初
無從已氏之說

李延平文集

二卷

七

李先生言羅仲素春秋說不及文定蓋文定才大設
張羅落者大

舊見李先生云初問羅先生學春秋覺說得自好後
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說有未定處又云不知後
來到羅浮山中靜極後見得又如何

李先生說今日習春秋者皆令各習一傳并習註解
只得依其說不得臆說

橫渠語云一故神兩故化李先生說云臆理會此段
不得終夜椅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平

穩每看道理處皆如此嘉時爲學雖略理會得育
理會不得處便也恁地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
得是恁地地下工夫

李先生云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熹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
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有理
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
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
理會耳

李延平文集

二卷

八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
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
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

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
坐地思量方始有得熹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
李先生云書不要點看得更好

李先生言事雖紛紜須還我處置

嘉少時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
畢竟佛學無是處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關佛者皆以義利辯之此是第二義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漸見其非伊川令呂進伯去了韓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

侯先生傳程門語錄多未通明先生嘗薦之羅他錄作揚

後延平先生與相會頗調胡先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凜然嚴毅之容與相

李延平文集

二卷

九

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游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沒理會

李先生說陳幾叟輩皆以楊氏中庸不如呂氏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

李先生嘗云人見龜山似不啻事然甚曉事也

李先生答汪端明云龜山對劉器之言爲貪文定代

云干木

云不若龜山之逃避也

李先生云侯師聖嘗過延平觀其飲啗嬉遊入也

李先生云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

費力

李先生云天下事道理多如子瞻才智高或窺得然其得處便有病也

何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

象憂喜亦憂喜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盖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做很闊闊於其間

李延平文集

二卷

十

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所謂云正謂此耳

仁字心字亦須畧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誠思之

父在觀其志章至於三年之間如其非道固有所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因以問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所失却多

聖人所請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

呂與叔論民可使由之處意思極好肯待李先生論近世儒佛雜學之弊因引其說先生亦深然之凡百但以此等意思存之便自平實

中庸不可能龜山之說乃是佛老緒餘向見李先生亦自不守此說又言羅先生陳幾叟諸人嘗以爲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此又可

李延平文集

二卷

十一

見公論之不可捨矣

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文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論之而已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畢意不約而合護以布聞李丈名伺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川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棄後學久矣李文獨深得其間與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人甚慕事之請以爲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

溫謙慤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轡然君子人也先子與之遊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

去年春間得范伯崇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爲不然命其慈實做工夫後來後別此亦是一格也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

李延平文集

二卷

十二

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泄柳申詳聞李先生說正如是林說恐非

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最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

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意自延平逃去學問無分寸之進汨汨度日無朋友之助未知終何所歸宿春秋工夫未及下手而先生棄去然嘗略聞其一二以爲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耳此亦可見先生發明之大旨也

黃公灑落之語舊見李先生稱之以爲不易窺測到

李延平文集

二卷

十三

此

二程先生集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此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其他又可盡信邪只此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

李先生言孔明不如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如孔明之正大

李先生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李先生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中流出非從領中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信之學者譬如鸛鵒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李先生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脩己俟時則不可一日怠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己非也

李先生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見龜山通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

李延平文集

二卷

十四

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體胖

李先生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于天附于地列於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群生者形者色者莫不分繫于陰陽

又曰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其爲氣炎其爲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爲性以耦爲數以柔爲體其爲氣涼其爲形方沉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李先生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

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于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又曰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發可求樹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李先生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章

李延平文集

二卷

十五

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而見李先生曾如此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

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便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

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茂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侍較透熹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早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李延平文集

二卷

十六

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

格致
氏曰
程

子言者一事則未得且則第一事延平則言且就一事推事待其顯得然後另第一事其言不
同蓋程子以人心各有明處有暗處若就明處推
去則易爲非爲一事未窮得而可或以二參以
三也若延平則專爲不能生一者之說

李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

緩雖行一二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問

李先生如何養曰先生只是潛養思索

李先生行郊外緩步委蛇如在室中不計其遠嘗隨

至人家才相見便都看了壁上碑文先生俟茶罷

卽起向壁立看看了一壁碑又移步向次壁看看

李延平文集

二卷

十七

畢就坐其所持專一詳緩如此初性甚急後來養

成至於如是也

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

及子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

然甚齊整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

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

同類如也真得龜山法門亦嘗議龜山之失

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類然若一田夫野老

李先生好看論語自明而已謂孟子早是說得好了

使人愛看了也其居在山間亦殊無文字看讀

正更愛看春秋左氏初學於仲素只看經後侯師

聖來沙縣羅邀之至問伊川如何看云亦看左氏

要見曲折故始看左氏

正蒙知言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及看舊嘗看正蒙

李甚不許然李終是短於辯論邪正蓋皆不可無

無之卽是少博學詳說工夫也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

李先生有爲只用蠱卦但有決烈處

李延平文集

二卷

十八

李先生之學云常在目前只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

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侯師聖大廳疎李先生甚輕之來延平看親羅仲素

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麤疎

處

李問陳幾叟借得胡文定春秋傳本用薄紙與謹寫

一部易傳亦然

熹初師屏山籍溪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熹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曾與他

說禪李先生只說不是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
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
看聖賢言語熹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
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回看釋氏
之說漸漸破綻漏百出

李先生云賴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進蓋李
先生爲然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龜山之學以身
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
生之學出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

李延平文集

二卷

十九

李先生教學者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爲
如何伊川謂既思卽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
至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表
裏

嘗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
之助幾成廢墮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只常在心
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
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邪

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

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
之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不是一旦牽強著力
做得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
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
致其所得之淺深

熹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
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
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
日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牋一編題曰中和舊說

李延平文集

二卷

二十

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
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
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
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
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
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
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

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牴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

羅博文嘗從李愿中先生遊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喟然歎曰儒佛之異亡他公與私之間耳嘉亦受學于李先生之門先生爲慕道公之爲人甚詳於其從辟江淮也喜而言曰張公高明閑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時嘉未識公也及先生沒乃獲從公遊而得其志行之李延平文集 二卷 中

美然後益信先生爲知人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復留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概此事以涵養本原爲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

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

指訣

李延平先生文集答問二卷終
李延平文集 二卷 中

李延平先生文集卷之三

宋門人元晦朱熹編

同邑後學林潤芝彙輯

光緒二十九年

宋後必趙師夏校

荷孫光熙緝甫氏

明後學琴川周本校

光緒二十九年

二十代裔長孫孔文重訂梓

男顯泰攷

書

初見羅豫章先生書

個問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關其

李延平文集

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其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

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攷

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

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所傳

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

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鬼焉可

也夫巫醫藥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

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

明而參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

恭惟先生鄉丈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

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脩行

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

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

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

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

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倘之愚鄙

欲操板筆以供掃除幾年于茲矣徒以習舉子業不

得服役於門下先生想不謂其可棄也且倘之不肖

李延平文集

今日拳拳欲求教於先生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

也抑倘問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

也人有病於饑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

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及世不知慮者豈

愛心不若口體哉鼎思甚矣然饑而思食不過乎菽

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布之溫道之所可貴亦

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

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詭譎詐可以駭

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饑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絺布

之爲美而必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爲利祿之學兩終星紀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會也身爲男子生在中華又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辯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悵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褻揀然而不淨守篤而

李延平文集

三卷

三

不數朝夕恐懼不啻猶饑寒切身者求充饑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長者之累哉聖學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絕嗜慾捐想念卽無往以生心者特相與遊亦足以澄汰滓穢洗滌垢坌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會爲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自愚則欺也衆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暫引此以爲入道之門也仰惟先生不言之而飲人以和接物而與之爲春未占而予無有遠

邇此侗所以願授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趨無塗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闕鑣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啓之廼之輔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則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

與教授公書

侗頓首再拜鼎元秘教尊兄座前侗不見顏範甚久咫尺時聞動靜深以自慰梅雨方鬱伏惟燕居爽愷

李延平文集

三卷

四

願神尊候萬福侗塊處山樊絕無髮昔師友不聞道義之訓朝夕兀坐賴天之靈尚得以舊學尋繹以學釋貧憊而已其他亦何足言苦於無侶可以縱步前造齋館以承近日餘論臨紙馳情未間伏冀順序爲遠業加衛以須陞用至扣至扣乘便謹上狀不宜重午後一日侗頓首再拜上

又小簡偕遵堯台衡錄

侗向承見喻舊寫得羅先生遵堯台衡二錄欲望頒示一觀若蒙寄附便來甚望蓋兀坐絕無過從正賴

師友之說散胸中潰潰耳有吾兄昔日唱和佳篇亦莫不外相示看畢卽上納也侗再拜

又與教授公書

侗頓首再拜鼎元秘書契舊昨便中傳示誨幅并錄示盛製一觀心畫如見顏角玩味以還慰感未易可言區區欲卽詞狀竊聆車馬近與日者他適以故未果於奉書惟積傾仰耳秋暑尚熾遠惟卽日以還慶侍尊候動止萬福侗塊處山間絕無過從賴有經史中古人心迹可以探願雖粗能遺釋朝夕然離群索居

李延平文集

三卷

五

不自知其過者亦多矣尚何敢疏一二於吾兄者邪忽得不外損示所志一一諦思足見別後造道之深歛服歛服侗文采鄙拙未嘗輒敢發一語近爲朋遊見迫有一二小詩輒不揆錄去求教取笑而已非敢以報來辱也便次有以警誨者千萬勿愆至懇至懇咫尺未期會合且冀勉厲以赴省闈大敵行席幾科爲交游慶此外加愛爲禱七月十四日侗頓首再拜

與羅博文書

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儕鮮有晚得此人商量

所疑甚慰又曰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某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皆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發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

李延平文集

三卷

六

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

與劉平甫

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近本作如有力也

又與劉平甫

大率有疑近本無疑字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着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達朱韋齋暨吳少琳書

伺再拜上問韋齋監稅朱友何來所委求大字語
問吳少琳在嚴州印歸遂以應命別寄人求之諒下
易得也六十房下近得一孫子似易養老竟未有兒
孫亦差慰六十學中相知爲渠議得范氏親已入聘
矣次第來年春間可畢姻也家中人口漸衆多一付
之諸子自經營老人但知絕甘分少而已餘無他念
也設及之

行狀

吳方慶先生行狀

李廷平文集

三卷

七

方慶字少琳廼構之長子也父汪雷州刑曹道遠不
赴後贈承仕郎母葉氏贈孺人繼母魏氏封太孺人
齡亂穎悟敏秀超群篤行好學博涉經傳尤深於詩
書政和五年升貢太學內舍宣和三年何渙榜登科
臺檄公昭武考試公試李綱三卷批云此子必能爲
國了事擢爲解首調吉州永昌尉以父憂去服除會
建州震憐奉養繼母不赴詮集者數年李綱相首召
公叅議公欲不起宗族強乃行至則綱相七十日而
罷授福州司戶而歸再陞從仕郎知松溪縣爲邑僻

陋民不知教其俗悍而好鬪公以禮化之皆感悟自
革脩崇學校舉善而教不能士類多所成就茲誦之
敵愾境歲飢公乃開倉賑給躬親督察老幼沐均平
之惠一境得全有崇先者潛結克黨欲煽爲變期夜
半竊發公察得其情前期儆戒賊計不知所出束手
就擒事定人始知之獄具白於郡郡將疾其能一切
釋放公力爭之志不可回士大夫聞之莫不浩歎後
范汝爲復起果皆其黨則郡將之過也朝廷言事者
以是多功秩滿還鄉時李綱卒公不復有仕志慨然
李廷平文集 三卷 八
有慕淵明松菊之興謝事於朝奏牘在道公故人
之遂尼之不克上得調遂安軍節度推官監司交
之公畧不屑意壬申得遂掛冠之請以通直郎致
賜五品服大夫在堂會天子有事於南郊
書之寵賁及存亡鄉閭榮之公旣得謝優游舊隱
廬號曰真佚終日嘯咏其間爲終之計逸居五年
卒享年六十有九天性曠達恂恂愷悌不爲崖岸
絕之行是非不涉于口喜愠不形于色善與人交
終如一未嘗忤物沉默進退介然自守方知命之平

遂有告老之意或謂之曰公血氣方剛事業未竟奚
去之果公曰鵬鷃適逢各適其道平生仕宦未嘗有
毫釐營進之心卒遂所請怡情楚壑養逸丘樊徜徉
于閭里以觴詠自娛其古逸民之風歟公娶張氏繼
娶沙陽鄧氏併欄先生之妹皆賜孺人妹婿延平李
侗狀公行事如此

李延平文集

三卷

九

詩

上舍辭歸羅豫章先生

學道求師久劍潭豈綠枯朽預濡涵致知事業同歸
理克己工夫判立譚未借老商顏笑一已偕韓氏倍
重三過庭若問論詩禮應問從誰學指南

梅林春信

積雪千林凍欲摧倚欄日日望春回天公爲我傳消
息故遣梅花特地開

靜庵山居

李延平文集

三卷

十

勝如城外宅花木擁簷前一雨晚時過群峰翠色鮮
採荆烹白石接竹引清泉車馬長無到逍遙樂葛天

巖桂

詞補

附錄二十二則

豫章先生送延平行詩云聖言天遠海潭潭獨在潛
心从泳涵猥念百家非已好安將一貫與君譚賢
如賜也才知二學若陳亢只得三此道誤來因自
足却隨鵬鳥話圖南

再用韵送延平行云心源寂靜映寒潭每欲操存更
養涵顧我自思攀劇論荷君時與得高譚眼前舊
識知多少物外深交沒二三幸久相親頻握手遽
成分別又東南

李延平文集

三卷

十一

又和嚴桂詩云幾樹芬芳檀與沉枝枝若占鄰家林
風搖已認飄殘菊日照潭疑綴散金仙窟移來成
美景東堂分去結清陰我今不願蟾宮折待到蟾

宮向上吟

羅先生與陳默堂書曰承喻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
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
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從彥聞尊兄此言猶著
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愿中者問道甚銳曾以書求
教趨向大抵近正謾錄其書并從彥所作小詩呈

左右未知以爲然否

愿中以書求道其力作詩五首以勉其意然借視聽
於聲盲未知是否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渾

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

學道以思爲上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曰睿

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法一切反是

不聞鷄犬鬧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

禮義眼前風物任繁華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旦安民臨深履薄緣

李延平文集

三卷

十二

何事祇恐操心近矣

外語聖人之學中乾佛老皆有書在快擇也

彩筆盡空空不辨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

空水與物自然無怨思

樵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閑雲過九峰不似在家貧

亦好水邊林下養疎庸

陳淵答李先生書云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友

獨能自拔流俗而師尊之其爲識慮豈淺淺者所

能窺測聖學無窮得其門者或寡况堂與乎孔子

之門從遊者三千獨得顏子爲殆庶又不幸短命

道之難也如此

又云自仲素老友之亡舊學荒廢無所就正方茲待
盡丘壑朝廷不知其愚實在要地平生自誑一旦
暴露想雖如吾愿中之想恐亦不能掩其惡也用
是日念在朝轉求外補以畢餘境尚賴忱誨洗滌
積垢而來教過幾何以當之行親杖屨遠紙言不
能盡

魏元教授答李先書云仲辰詩甚佳

廖衡字仲辰
羅先生友人

也 不謂志趣如此乃不永年天於善人何如邪可

李延平文集

三卷

十三

歎可歎遵堯台衡二書乃爲八一哥取去

八一哥
是先生

生之子諱
敦叔者

可惜忘錄此子近聞其爲絕世也既趨

向異途存在罔知但可太息耳

文公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于李先生還然如

將弗勝於是欽華就實反博歸約

文公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自受學于

李先生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專精致誠剖微

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

矣

文公常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
事於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
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辨與倫比又
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
從遊累年精思寔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羅先生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簿卒于官無嗣族人

羅友爲惠州判官遣人扶護以歸遇寇竊發寄載

於郡之開元寺門人李愿中始爲歸葬于本郡母

本延平文集

三卷

十四

夫人墳之側

羅博文云延平先生之傳遇某伯祖仲素先生之道

河洛之學源流深遠

陳淵語孟師說汲有曰孟子饑者甘食渴者甘飲與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愛矣

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龜山云此說甚

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

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爲

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

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絕少非愿中
有志於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

劉將孫跋豫章書曰考亭朱氏出延平李氏延平李
氏出豫章羅氏今朱氏之書滿天下延平豫章之
遺言緒論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後
慨然求之者舊聞久乃得延平答問其詞語渾朴
皆當以三隅反者且自謂不能發揮以文又久之
得豫章家集又非延平比愚于是益信二先生之
所以上接伊洛而下開考亭者初不在於言也

李延平文集

章集此跋後有元貞第二春廿有二月廬陵
後學劉將孫手書○劉公係延平教養也

豫章遺藁當以延平先生文集并行遂決意藏諸書
院之古穢洞底託承久

李延平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李延平先生文集卷之四

宋門人元晦朱熹編 同邑後學林潤芝彙輯

宋後學趙師夏校 裔孫光熙緝市氏

明後學翠川周木校 光緒蟠鄉氏全定

二十代裔長孫孔文重訂梓

行狀 朱文公撰

男 顯參政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
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

李延平文集 行狀四卷

朱氏祖諱燠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

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 按郡誌幹登天聖二年甲子

戊寅呂榛 父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夫人儵

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

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遊鄉校有

嚴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

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

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咲先生若不聞從

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

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深許焉於是退而
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
屢空怡然自適中間罷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
遣子弟從遊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
舉進士試吏旁聽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自
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于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
于武夷溪潭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
禮事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
之日疾作遂卒於府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
李延平文集 行狀四卷 二

興元年十月十有五也汪公爲道參議官王君伯
序觀察推官謝君攸諱子季躬視棺殮禮意喪具無
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立送以喪歸先生娶同稅吳
氏子男三人友直左脩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
脩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早亡
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
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誥極如羅公
者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
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

中者若是者益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實在乎是
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于
世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
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
所高厚細而品類之所以化育以至于經訓之微言
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
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
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
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

李延平文集

四卷

三

若無人嚴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
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
賦必爲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
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
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
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
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
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必心體
認天理若見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

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所
於未有灑然永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
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
與古人異於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
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
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邪嘗以黃太史稱灑溪
周夫子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
者氣象嘗詠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

李廷平文集

四卷

四

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
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
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
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
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
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
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
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
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于語孟他

經無不貫達一本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

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

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皆

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

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

其辨析精微毫厘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

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

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于疑似亂真之說而不

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安樂勁特氣節

李廷平文集

四卷

五

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同目色
溫言勵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
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
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蚤歲聞道卽棄場屋
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
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耻爲先本
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
于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誠淫邪遁之所以然者
蓋辨之于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

君子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元
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永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
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嘉護從
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
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
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于世而已未嘗輕以
語人故上之人既莫知之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
不獲施之于時退未及傳之于後而先生方且玩其
所安樂者於賦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
李延平文集 四卷

依平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
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
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沒
矣龜山之所聞于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
得其傳矣嗚夫痛哉諸子方謀窺竅之事願嘉承學
之久宜知先生之蘊使其事以請銘于作者將勒
諸幽堂以告後世知德者有以攷焉嘉愚不肖蒙被
教育不爲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爲不詳
然未能有以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

二書之詞若繁而不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可謹
狀

李延平文集

四卷

李延平先生傳 宋史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從人羅從
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見從之累年授春秋中
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
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
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
彥極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
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制
事之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較而衆
李延平文集 傳 四卷

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爲經理賑助之與
鄉人屬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
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過雖
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
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磋
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
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當知
其所言其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

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
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
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樂以理一而不察
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
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
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
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
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
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要指也

李延平文集 傳 四卷

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于身實見
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
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庶
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
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
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
邪侗既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
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
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我

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爲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日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干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李延平文集傳四卷

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後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聽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權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于朝云

祭李延平先生文 朱文公撰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凛然高風荷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大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

李延平文集 宋文四卷

十一

妻安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追其卒年德盛道尊有來樞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顯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沒孰云非天意也小生叩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其源流閭閻侃侃欽在推先水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

歲暮斯志從游十年勝兼羅座春山朝榮秋堂夜空
仰事節理無幽不窮相期所深見勸彌切幾步方休
鞭繩勉事安卑特行過我衙門返旆相遺涼秋已分
煮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復教詔最後有言
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
歸裝朝殿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
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走後人死有餘憾
儀形永隔卒業無期塵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經前
事真以費不亡者在鑒此誠意

李廷平文集

卷四

十三

又

山顛梁壤歲月不留卽違有期親賓畢會輿車既歸
薤露懷忠生榮死哀孰不推慕慕等久係教育義重
思深學未傳心言徒在耳載瞻總將彌切痛傷繁全
三年奠酬風志畢歸一慟永訣終天嗚呼哀哉

又槐李先生詩

三首

河洛傳心後毫厘復易差淫辭方眩俗夫子獨名家
本末初無二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煙霞
聞道無餘事第君不計年靈賦運轉與風月自悠然

瀝落濂溪句從容洛社篇平生行樂地今日但新阡
岐路方南北師門數仞高一言資善誘十載咲徒勞
板塹今來此懷經痛所遭有疑無與析揮淚首頻搔

李廷平文集

卷四

十三

竹林精舍告成文

竹林精舍告成欲祀先聖先師古有釋菜之禮約而可行明日就講堂行禮宜聖像居中充國公顏氏卿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並紙濂溪周先生東明道程先生西伊川程先生東康節邵先生西司馬溫國文正公東橫渠張先生西延平李先生東從祀亦紙並設於地先生爲獻官極其誠意如或享之類祝文曰維年月日後學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李延平文集告文四卷
元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繼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與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里一源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熹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遠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勛冀以告處向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謹率諸生恭脩釋菜之禮以先

師充國公顏氏卿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

李延平文集

四卷

十五

李延平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
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夫人朱
氏祖諱繼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君胡氏
咸寧郡君朱氏父渙大全諸書作渙李氏諱作渙誤朝奉郎贈右朝
議大夫妣夫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李氏諱公四子
長公次公先生幼警悟既冠遊鄉校有嚴已而聞郡
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
遂往學焉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于是乎不事科舉屏

李延平文集

墓誌四卷

十六

居山里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筆瓢屢
空怡然自適其始學也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若是者益久之而知天下之
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
得其本則凡出于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
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
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
以至於經訓之微旨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
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

洞然泛應曲當發必中節故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
能者若閨門内外人倫肅穆若無人般而衆事自理
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鄉黨起敬暴悍化
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氣質淺深誘之
各有不同而要以及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
嘗語讀書者當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
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
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
志也者幾希故未嘗爲講解文書而其辯析精微差

李延平文集

墓誌四卷

十七

於毫釐以爲千里之謬必自此始蓋先生資稟勁特
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
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
中若有成法異端之學無所入于其中然一聞其說
則知該淫邪蕩之所以然者雖超然遠引若無意於
當世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
正人心節義勵廉耻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
特崇空言而已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脩耿
郎信州鉛山尉信甫左脩耿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

友聞宋仕女蓋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先生以隆興元年十月壬申卒于福唐府之館舍年七十有一其門人左迪郎武學博士朱嘉元晦狀先生之行如此元晦之為人應宸所畏也審于擇善嚴于衛道遺佚窮困而不以外物易其所守之備錄其事先生久益不懈以爲每一見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士達不已日新如此也應宸守福唐聞先生之言行于元晦爲詳他日移書屈致先生不予鄙惠然來臨庶幾聞所未聞焉至三日方坐語忽疾作之已不救矣

李延平文集卷之四終

其孫護喪以歸將以二年八月庚申葬于所居山之左而以銘見屬應宸于先生雖不獲從容敬請以畢其所欲見之志而其景慕之誠非苟然者銘之曰學以爲己已則安在嗟世之人以外爲內挾策讀書無與博塞先生之學有源有委端居靜慮以究天理其中澹然塵垢不起真積力久道乃在我太本既立施無不可世莫知之老于布衣獨使六卿化爲善良我爲銘諸以俟君子有欲求之其致于此尤宋隆興二年歲次甲申孟夏之吉數支廟直學士汪應宸預首

拜撰

李延平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李延平先生文集卷之五

宋門人元晦朱熹編

同邑後學林

宋後學趙師夏校

裔孫光熙

明後學琴川周才校

光龍蟠

二十代裔長孫孔文重訂梓

同男顯叅攷

宋楊棟請謚羅李二先生狀

禮部狀准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下朝奉郎直秘閣福建提刑楊棟狀臣竊惟欲治天下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者先正學術學術不正則名實淆亂是非顛倒上無所折衷下無所則效無所折衷故上聽或無所則效故民志亂民志靡定則遺親後君之俗興而天下之患從此始矣故正學術以正人心誠當今之急務也恭惟聖朝天開文治純公正公二程先生崛起伊洛之間開道于元公周夫子而遂造其至續孔孟大公之傳開萬世可久之業本末一貫人已俱立堯舜復起不易吾言嗚呼盛哉二先生沒傳其道者曰龜山楊文靖公龜山楊文靖公傳之羅先

李延平文集

五卷

李延平文集

五卷

生從彥羅先生從彥傳之李先生何時朱文公講學求師四方後見李先生聞所謂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說脫然知道之大本在乎是也從遊累年復問辨而卒傳先生之學由周程而來其所傳授本末源流不可誣也陛下嗣登大寶首宗朱文公之道以風天下其門弟子之賢者亦蒙褒表或賜美謚朱文公之學寔師乎先生獨未聞有以推尊其師者豈以其師著書不多不若諸人之論述詳而發明顯歟不然何陪禮于其弟子而反遺其師也夫天下之至善曰師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且聖賢著述皆非得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顏子不著書寔為亞聖然而論語必以堯曰終篇孟子末章歷叙堯舜至孔子而韓愈原道之作所謂以是傳之必謹擇而明辨者所以示萬世之公傳率天下以正道觀朱文公所稱羅氏曰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公一人而已其稱李氏曰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

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則朱文公所得于李先生
李先生所得于羅先生者厥或在此而有出于文字
詞義之外者可知矣今天下學士家有朱氏之書人
誦朱門之語而其切要遠大精寔中正得之心而見
于行則知者鮮焉是徒誦文公所著之書而不知文
公所傳之道若非明示正宗使天下曉然識所趨向
以求造乎至善之地棟恐名寔淆亂是非顛倒文公
之書雖存文公之道將喪矣故竊以爲欲明文公之
道莫若尋文公之師陳淵將明指咨諏閭部寔在羅
李廷平文集 五卷

李二先生之鄉而平生之志頗知景慕用敢列其事
以聞欲乞聖慈探聖學之傳重師道之本以其所以
尊崇朱文公者而推尊其師等而上之以及羅氏各
賜美謚昭示寵褒表勵方來庶几伊洛之學不淪于
言語朱氏之書寔見于踐行豈惟二臣潛德發輝其
道光大而于損文華以崇德行正學術以正人心實
非小補

胡瑜請封爵從祀疏

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江浙行省申據胡瑜牒嘗謂文
治興隆宜舉行於瞻典儒先褒美期激勵於將來蓋
國家化民成俗莫先於學校而學校之設必崇先聖
先師之祀者所以報功而示勸也我朝崇儒重道之
意度越前古既以加封先聖大成之號又追崇宋儒
周敦頤等封爵俾從祀廟庭報功示勸之道可謂至
矣然有司討論未盡尚遺先儒楊時等五人未列從
祀遂使盛明之世猶有闕典惟故宋龍圖閣直學士
李廷平文集 五卷

謚文靖龜山先生楊時親得程門道統之傳排王氏
經義之謬南渡後朱張呂氏之學其源委脈絡皆出
於時者也故宋處士廷平先生李侗傳河洛之學以
授朱熹凡集註所引師說卽其講論之旨也故宋中
書舍人謚文定胡安國聞道伊洛志在春秋纂爲集
傳羽翼正經明天理而扶世教有功於聖人之門者
也故宋處士贈太師崇國公謚文正九峯先生蔡沉
從學朱子親承指授著書集傳發明先儒之所未及
深有功於聖經者也故宋翰林學士叅知政事謚文

忠西山先生真德秀悁學窮經踐履篤實當時立儒學之禁以錮善類德秀晚出獨以斯文爲已任講習躬行黨禁解而正學明此五人者學問接道統之傳著述發儒先之秘其功甚大况科舉取士已將胡安國春秋蔡沉尚書集傳表章而專用之真德秀大學衍義亦僭經筵講讀是皆有補於國家治道者矣各人出處詳見宋史本傳俱應追錫名爵從祀先聖廟庭可以敦厚儒風激勸後學宜命禮官討論典禮如周敦頤等例聞奏施行以補闕典焉道幸甚本省以

李延平文集

五卷

五

其言具咨中書省仍遣胡瑜赴都投呈至正二十一年七月中書判送禮部行移翰林集賢太常三院會議俱准所言回呈中書省二十二年八月奏准送禮部定擬五先生封爵謚號俱贈太師楊時追封吳國公李侗追封越國公胡安國追封楚國公蔡沉追封建國公真德秀追封福國公各給詞頭宣命遣官齋往福建行省訪問各人子孫給付如無子孫者於其故所居鄉里郡縣學或書院祠堂內安置施行

元史

明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周木請從祀疏

謹奏爲崇儒重道事內一件臣聞從祀之典凡先儒有功於聖門者咸與其列而況得夫聖統之正傳者乎臣竊見宋儒延平李侗得傳伊洛道學之妙徽國文公朱熹實師尊之講明正學其有功於聖教甚大紹熙五年十二月熹年六十有五始作滄洲精舍告成釋菜先師孔子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以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邵雍司馬光及侗七人從祀時陞祀之典未舉也先是淳熙七年三月熹守南康申省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六

轉聞乞陞泗水侯孔鯉於從祀時不果從及熹既沒至理宗淳祐元年以手詔陞敦頤顥頥載及熹於從祀度宗咸淳元年幸大學又陞雍光於從祀二年又陞泗水侯於從祀悉取熹故事行之而獨不及於侗焉當時宰執宜有所請而不聞者此無他有其君而無其臣故也臣竊以爲侗之學其傳歷有所自而熹之師亦非侗一人滄洲之祀獨推於侗而不及他者是必有深意也厥後熹之門人蔡沉及元儒許衡吳澄一則得熹小學讀之敬信如神明一則得熹所註

大學讀之卽知爲學之要是沉之與衡與澄皆親炙私淑於熹者也今亦陞於從祀久矣况熹自言侂爲義重恩深之師歷朱子今未之有請者此無他蓋侂之學超然獨得於心性隱微之間而非言語文字之末宜人之所不及知者惟熹得而真知之故滄洲之祀獨與焉此無足怪者性與天道子貢之資猶不可得而聞也昔孔子之門其徒三千惟顏子終日如愚而獨稱爲好學然考其驗則曰不遷怒貳過而已答其問仁則曰克己復禮然問其目則曰非禮勿視聽

李延平文集

五卷

七

言動而已至於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三月之久心不違仁故周子以爲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動必求諸身其所傳大學開端用力莫先於明德之格物中庸之書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其用力指要莫切乎戒慎恐懼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孟子之書只是要正人心使人存心養性而已故嘗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引孔子之言曰操則存舍則亡七篇之要無踰於此故侂於四子之道發明其義者則見於熹之集註

躬行其實者則散見於宋史侂傳及熹之語類與熹之年譜所載從遊之詳文集所載侂之行狀祭侂之文挽侂之詩書周子通書後語文滄洲精舍告先聖文合而觀之則侂之學道之妙熹之師傳之益與侂之有功無功於世教蓋自有不可掩者或者以著述少侂昔胡安國嘗請以程顥從祀其略曰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是可專以著述爲哉且聖賢之學率性而已侂真得聖人之正學滄洲之祀熹嘗等其位與敦頤等並列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八

於顏孟之下矣而至今不得列於性惡荀况之下者何哉臣愚不知其所謂也臣又聞熹嘗集侂之言行爲一編名曰延平答問歷歲旣久今雖世儒之家多不能有其書伏覩國朝性理大全五倫書所採錄者是皆性命道德之言精純明備使學者不得見侂之全書尤爲可惜是宜世之知侂者少也伏望陛下勅付大臣討論故事加侂封爵陞祀孔子廟庭仍詔內閣檢求其書校正頒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正學大明孔子之道於人使天下之學術一出於正豈小補

何季躬逢其盛成化二十一年七月日

李延平文集

五卷

九

明福建督學熊汲請從祀疏

謹奏爲錄真儒明道統以光聖治事惟崇儒重道帝王之美節而繼往開來舉百世之遺以昭一代之盛非大聖人有作莫之能也恭惟陛下聖神文武應運中興心法之傳上符堯舜敬天法祖制禮作樂陳藝極而昭道軌固已極其明備而巍然煥然無以加矣乃稽古右文祀周孔於殿廡錄顏曾之來裔於道統之傳尤致意焉海隅蒼生咸熙熙然鼓舞於不識不知之治真千載一時也適有學術明脩道統攸傳如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十

宋羅從彥李侗一代真儒應從廟祀未蒙采錄得非儒紳建議之未及乎要之公論久而不泯聖道待人而傳則所以倡明而主持者不有望於今日歟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第凡有道德者則以爲樂祖祀於瞽宗此祭法先師所由始若孔子道高德厚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六經垂憲功德在人宜萬世食報無窮焉故得尊祀學宮以爲先師一時及門如顏曾由賜輩私淑諸人如孟軻氏間道雖有不同要之均爲有得者焉則四科十哲列德

譔次脩食配享禮不容已漢董仲舒隋王通唐韓愈
宋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楊時朱熹胡瑗司馬
光諸儒前後論列咸得從祀固以有功於孔門於道
相爲發明亦禮不可改矣迺若羅從彥者受業於楊
時以承濂洛之傳李侗者受業於從彥以啓朱熹之
學是二儒者其爲道統絕續之機一脉相承而從祀
報功之典安可缺也以羅從彥言之觀其自幼穎悟
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初爲博羅主簿聞楊時待程氏
之學徒步往從之見時三日驚汗浹背日不至是我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十一

虛過一生既卒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
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朱熹嘗謂楊時倡道東
南士之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從彥一人而已以李
侗言之觀從彥好靜坐退入室中亦靜坐于靜中驗
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又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
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雖飲食不充怡然自適闔門
內外穆若無人衆事自理尤接引後學不倦嘗曰學
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然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
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是二儒者人品學術光明正

大而潛心默識身體力行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作之
孔門當在德行之科矣寧不可以備從祀之列乎况
其充養有道圭角渾然亦非無意於世用者如從彥
遵光一錄洞悉宋代治亂之迹深闢元豐功利之人
天下無不是父母之言又足以扶三綱立人極潛消
乎逆亂篡殺之禍李侗憂國傷時每以三綱不正義
利不分爲言而深慨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惓惓於
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勵廉耻以爲治本使得各表
見以致之用必有可觀雖身不獲用未究厥施而議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十二

論風采聞者自是以與矣宋臣楊棟特詣於朝乞將
二儒昭示寵褒各賜美諡後羅從彥諡文質李侗諡
文靖元中書省建白乞定五臣封爵諡號後楊時追
封吳國公李侗追封越國公胡安國追封楚國公蔡
沉追封建國公真德秀追封福國公是二儒在宋元
之朝屢建尊崇之議惜未盡其實爾得非有待而然
也耶竊見成化二十一年行人司副周木泰乞李侗
從祀未及羅從彥時議有以著述少之以故罷行臣
竊以道體至大所入所得各有不同躬行君子孔子

以爲未之有得固不在多言也故賴子如愚不嫌首
列董仲舒程頤胡瑗皆未以其著述之少而不之錄
矧在漢以前六經未明言以明道似不可無自漢以
來經術裂而大義乖正恐夫煩詞勦說之足以害道
也邇歲皇上允臣下請特進陸九淵從祀而罷祀戴
聖劉向鄭衆馬融鄭玄盧植范甯賈逵何休王肅王
彌杜預吳澄輩仰窺去取之意正以根本枝葉盛衰
論爾聖意曉然天下學者咸知承風嚮德矣况二儒
之學直是擺脫世俗一切之習於天理人心上照出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十三

書采入二儒之論皆道德性命之懿是其詞精義
闡道章教驅祛功利啓迪人心於聖道多所發明而
羽翼六經矣抑豈在從祀諸儒後耶况其上接楊時
之傳下啟朱熹之學一脉相承端緒可尋熹於宋時
登祀無容議矣時亦近蒙收錄夫邇流求源固津涯
之可循論汗馬功而運籌決策者必當其先揆度衷
曲雖楊時朱熹之心亦有未能安者則夫進二儒於
從祀又豈情之所可已禮之所可少也哉 臣嘗私竊
擬議李侂之學表裏融釋高明純粹可以次周敦頤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十四

程顥之下朱熹之學能歸於正而集大成者是侂
段已具熹特擴而大之耳固無一言一行非其所得
力者而啟迪後學功則倍於胡瑗也若從彥平寔端
慤乃侂之師議論文采侂則稍斂之以入精純究其
所得胡瑗司馬光呂祖謙許衡未能或之先也是皆
得道之正而紹道之傳未可軒輊於其間洞極指歸
侂或寔深於從彥也然則泰以諸儒而例論之以之
從祀孔廟抑何愧耶 臣待罪閩省寔揚時羅從彥李
侂朱熹從出之鄉周爰咨諏咸以揚時朱熹既得登

進而羅

同臣切

安者惟

學豈顧

及上陳

然則百

有待於

恭詳博

祀孔子

季延平

甚爲此

謹奏聞

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深言之謂成朱子者與生朱子等可也徒用其青蘋忌其藍恐非所以彰國家報功之厚尊生之本而遺學之源尤非所以弘師門錫類之仁查得孔廟配享始於曹魏末年止于顏子一人迨宋元豐七年進孟子爲二配議者謂孟子受業於子思子思受業於曾子咸淳三年遂以曾子子思並配然後配享有四夫楊時載道而南羅從彥親承衣鉢李侗衍其緒而後朱熹接其傳是朱熹之於李侗羅從彥猶孟子之於子思曾子也配享孟子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十七

而因配享孟子之師成憲具在從祀朱子而因從祀朱子之師事體相同我皇朝尚理學特祀胡居仁等而羅從彥李侗賢又不啻若胡居仁等者則此自聖朝不容缺之典也臣奉璽書云風教所關宜以綱常爲已任地方有此大儒而祀典未舉又自臣身不容諉之責任也倘蒙賜俞行勅下禮部速賜題覆地方幸甚斯文幸甚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具題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禮部覆從祀議

題爲地方真儒議補從祀候覆日久謹循職掌懇恩速賜覆補以隆風化以光聖治事祠祭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福建提學僉事熊尚文題前事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又查得萬曆三十年福建巡按方元彥題爲議補從祀崇真儒以光道緒以廣聖治事等因俱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隨該禮科叅看儒臣從祀之議蓋所關於學庥人心世教良非渺小今巡按方元彥疏舉羅李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十六

二儒列祀廟庭夫二儒潛心正學上接伊洛之傳下啟紫陽之緒真聖統之正派也羅豫章旣爲楊龜山入室弟子李延平又朱紫陽宗其衣鉢當時業躋楊朱子俎豆之列乃獨于二儒而靳之何歟我朝稱道術必曰孔孟必曰程朱然孔子倡道于洙泗有曾子子思相繼發明而後孟子接其傳程氏倡道于伊洛得羅豫章李侗相承衣鉢而後朱子衍其緒則羅李之功實與曾子子思等故從祀之典在元至正則浙江行省有議在國朝則學臣金賁亨周弘祖等有議

今日此舉正係萬代瞻仰者但事重禮殷不可不慎
歷查先年如薛瑄王守仁陳獻章等從祀皆令儒臣
議奏進然後會官廷議上請合無比照往例仍勅
下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等衙門文學諸
臣令其廣咨博採將兩賢生平行實及人心公論逐
一作速撰議各自奏進候御覽發下之日本部仍會
官廷議具疏上請伏候聖明裁定勅下欽遵施行庶
於聖道有光矣萬曆三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是着各衙門作速議奏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六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十九

月奉聖旨從祀聖廟

李延平先生書院紀原

延平乃羅楊李朱四先生傳道之邦龜山先生早學
于二程先生之門及歸明道送之曰吾道南矣豫章
先生師事龜山延平先生又學于豫章三先生皆劍
人也晦菴先生雖新安人實生于尤溪之尉廨又從
延平先生學此傳授之源流也嘉定二年陳復齋必
來守是邦遂做白鹿規式創書院于南山之下以爲
奉祠講學之地禮聘九江蔡念成爲堂長延請弘齋
李燾定學規捐俸市田以贍生徒時真西山帥長沙
李延平文集

五卷

二十

未上亦來預講四方名士咸會其後傳守康重建祠
堂于禮殿之側又籍廢寺田以益之初復齋以書院
成請于朝乞賜額當軸者格而不行又常請記于西
山旋復書之記稿已就以勅額未下姑俟之端平改
元今大叅鄭性之赴闕經從首謁祠堂諸生因申前
請乃轉達黃守埈爲之露奏至十月命下宜賜延平
書院爲額越明年秋淫雨爲沴水突山頽禮殿祠堂
一時覆壓所存者講堂四齋及風雩橋而山勢壁立
慮有後患董守洪謀圻之下其議諸生合詞曰圻之

便遂相與度地于闢猿洞去舊址僅百步地勢平夷
徑深遠枕九峯順劍潭登嶽清泥四面朝揖絕市井
之囂飽泉石之勝真群居講習之所禮殿建于右書
院設于左不相瀆也又泮堂以奉先生講堂前峙四
齋對立視昔加闢焉姑叙砌移之大畧詳列於后李
左史大同爲記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廿一

四庫全書

重建書院記

聖賢傳道之具也道體無爲託聖賢而後能以有爲
也聖賢作則斯道明於時聖賢不作則邪說惑於世
聖賢其重也哉上自堯舜下迄周程以斯道淑人心
者可見矣延平愿中李先生於其後慨然有志斯道
已而聞豫章羅仲素得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中立
之門先生遂往學焉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
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所傳之與嗚呼天之產
先生者政欲闡明斯道於當時也夫豈偶然哉宋嘉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廿二

定二年陳復齋來守是邦公慕先生道德文章溫和
純粹倣漢白鹿觀建書院於鐔溪南九峯之下以奉
祀焉殿塑聖像廡繪從祀祀堂繪四賢臨溪有門門
內有橋曰風雩接兩山跨蓮池池上有亭曰濯纓殿
階之南復立道南堂左右列明誠忠恕中和敬義四
齋東有光風霽月亭堂後有閣曰尊經尊經之南有
棧曰橫翠當時四方賢士會講於斯遭元季兵燹遂
廢我朝龍興之初洪武庚辰郡守俞公廷芳重建於
時僉憲匡公按臨憫第宅爲民侵擾雜處一皆絕之

唐裴悉歸于院數十年間凌風戩兩殿廡傾圯宣德
戊申豐城雷侯誠來守是郡歎其荒穢遂創俸敦工
修葺率爾一新庚戌冬判府玉山程侯鈞以爲當時
得傳吾先世道於楊羅之門者獨先生也又捐貲塑
像增構禮亭於祠前凡大夫士來叅謁者莫不親先
生儀形於參髯彈津李仲淵有弟勝以文學任無爲
州判官崇儒好道亦先生之遺裔感其落成來請余
記余固陋欲辭義不容辭者有二焉上念先生明辨
折衷俾斯道昭如日星而敷世誣民戕仁賊義者不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廿三

興下念雷程二侯振作斯院使道學之風不泯而方
來之士知有所宗又奚可無一言以求助哉雖然先
生道德文章燁然載諸簡冊固不待余言而助然世
有先後人有古今不詳言以述之則後人無所據遂
執筆書以刻之他日南闕上子于焉而講學于焉而
行禮則必潛思力行以維先生餘風如是則先生道
德之名益尊而雷程二侯作興之功愈著矣仲淵豈
不大有幸焉是爲記宣德九年龍集甲寅春三月既
望南平縣儒學訓導蕭山徐海書

重修書院記

事若可後而必不可後者道所係也知者知之衆人
昧焉延平闢名郡也出郡城南九峯下有延平書院
故爲宋李先生侗講道地書院則郡守陳宏勗於嘉
定己巳繼壞端平乙未守董洪脩元季兵燬國朝洪
武庚辰守俞廷芳勸祠監陋弗稱天順癸未監察御
史尹仁改復舊規久而圯今澶淵王公範守郡重修
之起其仆易其敝而飾其浸漶者中爲祠祠先生像
後爲講堂左右爲兩廡前爲儀門又前爲濯纓亭直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廿四

風雩橋臨溪爲門揭延平書院額繚以周垣工始于
成化癸卯春三月秋八月吉告成規制弘麗視昔有
加焉夫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傳於孔子孔子傳於孟
子而孟子無傳也自後歷秦而漢而唐至宋程子生
續其不傳而傳於朱子始大明於世雖曰程子傳於
朱子朱子初不得爲程子徒實得之先生若孟子得
傳於孔子之道而不得爲其徒亦惟私淑子思之門
人是則微先生則程子之道無自而傳朱子亦無自
而得傳程子之道先生之功於是爲大此書院之所

以興先生之所以祠歟或謂書院地也道在人不在地蓋慕其道則慕其人慕其人則愛其地卽其地則如見其人而想其道此先生之所以必祠書院之所以必興興而或廢廢而復興歟烏乎孔孟之道息佛老之道以隆道非吾道世隆其道輒崇其道以微福田利益祠先生非他有所微知吾道之在茲稱王公爲郡多善政知政必先於教教本於道故惓惓於書院之興祠先生恐後也郡儒紳耆石請記將示久遠因著其規復之由以彰王公之爲政知先務且俾後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廿五

五

之人欲學朱子者當知所自成化二十二年歲次丙午仲春二月望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左春坊左庶子經筵官兼修國史洛陽劉健撰

重建書院記

嘉靖甲辰春三月余按閩自永定入汀東趨三山過劍浦臆焉周覽九峯上下諸勝則見其繚聯崔嵬崢嶸迥嶮特壁立河自武夷道建安及劍與清流順昌諸水匯而合流南徂南臺東入於海湍逝震激激激澎湃執箭迅而不可止石磷刺嶮嶮嶮立屹爲閩越砥柱予觀之而知英賢所生川嶽靈孕殆不可誣越明年二月再歷茲郡遂登西山謁所謂四賢祠者蓋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朱紫陽合祠也是日也天朗氣清物融景秀士從雲集彬彬說說緬景前哲幸托斯文寔有曠世同然之感爰稽舊規遍式道林則知四賢各有專祠龍山道南文質社溪霞州關里廟貌並新惟水南故有延平祠漫漶不治讀舊碑不能字句得其年焉成化乙巳予愀焉作曰祀地獨靡稱胡可哉會逢其適豈山川之靈殞有待耶乃檄之郡守馮子岳率厥僚屬度地審式議報予可之乃出公帑之贖金飭財備度以是月某日百工俱作易故以新爰榮厥趾爰丕厥美于是堂其中曰象德示報也

表坊于外曰延平書院識實也坊于內曰永壺秋月
取郡迎語見先生之學淵源學際也又其內爲風雲
亭見先生之趨與物同體也其後爲明翠軒取諸光
際應草之義見先生之學得之濂溪也夫是祠也其
爲象也深其取義也廣其諦慕也切三者備而祠成
而樹聲流美昭往貽來嗣是而敦祀典之未備者于
斯乎有稽也先是郡議以先生與豫章未得崇祀孔
子廟庭當上請予覈而嘉之疏具會以言事罪繫不
果上夏六月道此適祀成郡邑之長偕其佐屬與學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廿七

之師生請曰祠落矣願留一言以垂不朽予曰維栢
貴也倘蒙思不死當成諸同志之美旣罷歸五年延
走吏來請予不敢忘遂紀其寔如此而繫之以辭是
舉也同遊而贊議者則副使黃子福泰議孫子雲鄭
子有周僉事利子賓戴子諒興化推官章榮汀州推
官黃弘綱也集議而責成之者則郡守岳泊推官楊
樞南平知縣張肅也將樂知縣劉一夔經歷周斯縣
丞孫儒凡相厥成功者也故並書之辭曰於惟先生
山岳降靈忠信淑質本乎風成乃若問學寔則師承

龜山鼻祖道南啓英書謁諫章親授法程至其自得
獨詣益精未發之中氣象神疑歷歷體認天則流行
廣大精微玉振金聲上溯群公目麗天中濂洛光霽
伯子春風先生見道寔與之同象山立本簡易貫通
先生所造益粹以融文公及門考正折衷斯文不墜
先生之功栢也顯愚弱冠景從歲墻儼惕矢言令終
勒之樂石爰紀予惛曠世感召教思無窮南海後學
何維栢撰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廿八

重建風雩橋記

延平郡守括蒼俞公既新文靖李先生之祠復建小橋於祠前經始也度所用不貲以其意言於鳳陽王希哲氏希哲之爲人儻特達剛毅和樂又侈之以讀書好禮慕義強仁故錚津之大夫士莫不起敬而交譽也其伯父雖總戎禦郡希哲則積學縉文用是得公之說慨然領之且曰先生上繼楊羅下傳朱子其遺風過化至今炳炳在人耳目吾輩居是邦淑先生之化不少恒以無所補報爲媿爲恨今公既復其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十九

祠若橋者則希哲敢辭乎哉於是計丈尺揣高低措材用僦徒庸希哲一皆總之不逾月而成下壘以石上構以木有梁窮然有亭巽然可游可息可登可眺俯曰風雩橋之西數步有亭曰濯纓環以竹樹因舊制也屬峻記之峻惟昔者四子侍坐曾點言志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夫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曾點之志與聖人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自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世俗之儒泥於章句淫於老佛逞私智以就功

名決性命以饗富貴其於脩己治人之道則憚然矣孰知聖賢之所樂哉若此者千有餘年河南程氏兩夫子出得仲尼顏子之樂爲吟風弄月之歸於是聖學復明于世當時坐春風立門雪者非一人惟楊文靖公傳得其宗既而南歸道與之俱遂傳之豫章羅先生以及延平焉延平灑落誠明清通和樂是則風乎舞雩之氣象也天下後世孰不有泰山北斗之仰至其樂得其所者知之蓋鮮矣昔人以是名橋不惟知先生之志誠有以得先生之樂矣然而其橋毀其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四

名湮三十餘年矣俞公能復之希哲能成之俾先生之道復明先生之樂載著其有功於斯道也何如哉矧俞公以文章政事蒞郡恒以堯舜其君爲心老安少懷爲志吉月偕希哲率郡庠諸生拜先生於祠下遊息於風雩之橋咏坐於濯纓之亭講明道學則樂而得其所者不在先生而在俞公與希哲矣政教由是而行風俗由是而美則其氣象不在昔時而在今日矣九原可作先生亦當喟然名橋之義豈徒然哉是宜刻之於石俾遊於斯者知道學之淵源咸有志

其志而樂其樂於無窮也承事即涉縣知縣倪峻記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日

李延平文集

五卷

三

重建祠記

延平舊有書院在城南九峯之麓中建祠堂以奉文
靖先生李公祀按郡誌皆始於宋嘉定間創制也書
院則起於陳守宓祠堂則起於傅守康端平間黃守
孚奏請延平書院爲額籍田祭祀已非一日矣至元
季燬于兵國朝混一城設武衛書院與祠堂故址悉
鞠爲武士園蔬陶冶之場欲復者因病其艱焉洪武
己卯郡守括蒼俞公廷芳府倅潞江戴侯貴偕僚佐
相繼來蒞是郡咸風草所聞惜祠堂久廢莫克展誠
李延平文集 五卷 三

于是顧瞻遺跡慨然興歎迺曰延平爲道南之邦而
先生實傳道之宗師今祠堂若此將何以淑人心厚
風俗施教乎遂相與按舊誌據士論請于本道提
刑僉憲奉議諭公善斯請躬詣相度俾典守者漸歸
其所徯地于是諏日鳩工度材卽其故基爲堂三楹
奉先生神主此其初制也暨奉議公畢事歸闕而所
徯之地公私相雜或有以爲世業者忙慢依違尚艱
於開拓適僉憲番禺匡公特節再按是邦尤篤于斯
爰復申前請而盡歸其故地焉由是外環以垣中闢

以道中道有門橫翠有樓歲時月朔偕僚友師生羅
拜祠下而先生之神始安其棲矣蓋經始于洪武庚
辰之四月十三日告倘于次年之正月望日也復恐
歷年漸久歲月易忘乃命記其重建之由俾鐫諸石
以示來學觀自往歲董教來鐫志存景慕今幸見復
興義弗敢辭謹爲之言曰道出於天而倘於聖人故
堯舜以之而爲君孔孟以之而爲師斯道昭如也及
夫周道衰聖人不作異端並起學者莫遑所從所謂
道者於是乎息矣至宋濂洛諸大儒出若周程張邵
李延平文集 五卷 三三
齋乎百世之下續乎千載不傳之緒提綱絜要開示
蘊奧俾斯道燦然復明於當是時程夫子之門唯龜
山楊先生獨得其宗旨倡東南道統延平號鄒魯邦
焉龜山傳而羅豫章豫章傳而先生先生胸次冰壺
秋月瑩徹無瑕傳授心法之要必於喜怒哀樂未發
之氣象而求所謂中是以考亭夫子傳之而道學大
興人心以正學術以明折衷群言有功萬世者實先
生有以啓之也今世崇文公之道而不推本於先生
之所傳則師友淵源之學何在乎此祠堂所以旣燬

於兵而又復興於我二僉憲公賢郡守者是天未泯
斯文而吾延平道南之學當與天地相與永久楊羅
李朱四君子之學宜復有其人也謹書此以記之將
任佐郎鄉貢進士延平府儒學教授陳觀記洪武辛
巳四月十五日

祠記

延平先生得伊洛之傳于豫章羅氏而授之晦庵朱子其有功于繼往開來爲甚大晦庵狀先生之行至于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處之則其所至允矣成德君子而庶幾優入于聖域矣蓋道以中庸爲至自堯舜以來心相授受未有能外乎此者先生之學則欲默坐澄心以驗乎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以涵養其本原故所見卓然持守益固心境融釋事理貫通體之于身施之於家汎應曲酬

李延平文集

五卷

三五

發皆中節推而極之雖經綸參贊之功可以馴致非直得夫道統之傳未有能與於此者也先生雖超然遠引不及進用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隆興初晦庵將趨召命問所宜言先生謂三綱不振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義利不辨故人心陷溺而主勢孤晦庵遂用其首說以對使當時采而行之則頹風可極人極可立而宋事不至於日非矣其本末備具如此又豈空言無補者哉論者乃以著述少先生不知聖賢之學必切于身心措諸寔用不在于言語文字之末

况晦庵之探討聖經發明斯道幾無餘蘊而往復問辯得於師說者爲多天下後世溯淵源而思濬導之德烏能忘耶劍浦爲先生邑里故有書院在九峯之麓今天子正德十有四年知府歐陽侯鐸始至往謁慨其荒陋亦旣葺而新之竭虔妥靈猶病其未稱也會登華滯祠城內佛老之宮不下數十其一名天竺堂者造與先生之家族僣侯請于巡按御史沈公文燦卽是爲先生祠復慮其勞與費之及民也則稽滯祠所入什義民王文俊督配徒并力營之堂廡門垣

李延平文集

五卷

三六

既嚴且遽召先生後裔庠生授之扁輪俾司啓閉而時灑掃焉頃以成告沈公謂灑牲之碑不可無述而以屬予時分守叅政宋公冕提學副使胡公鐸分巡副使黃公昭僉以爲然侯乃偕同知萬君廷彩推官陳君韶遣使來徵予記爲請况茲生長游歌之地宜凡祝俎豆之不吝緩然亦缺焉而未備豈所謂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則世不復議其固然乎今諸公與侯同德一忠汲汲焉舉未備之典可謂不安於流俗而知爲政之先務矣且興葺之間昭示好惡所以崇

政教闢異學善民俗是於是乎在是卽情之發而中
乎節者非知道其能然哉宏樂其成懼來者莫知其
始作之故也于是乎書正德十五年歲在庚辰秋七
月癸卯祭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
學士致仕後學鉛山費宏謹記

李延平文集

五卷

三七

田碑記

豐城後學如熊子者何幸得入李先生之境知先生
之墓在瓦口山之陽也故熊子視學八閩一票今上
功令俾閩士惟紫陽朱先生傳註是遵朱先生實得
統於延平李先生焉則李先生者開紫陽之道脉啓
百代之真傳千秋俎豆先生之食報宜也熊子嘗以
從祀孔廟抗疏俞旨議行歲庚戌乃以督學遷維揚
倘兵且辭先生之里往矣嘗訪先生之後先生郡有
祀祠家有特廟春秋郡守率屬祀於祠後命博士往
李延平文集 五卷 三八
祀於其家之廟先生於血食洋洋在上在左右哉先
生之祠若廟所以妥先生之神也先生之墓所以藏
先生之魄也祠則祀家又祀墓第已焉亦奉牲舉奠
禾蠶之義也如先生何矧山深墓百草茂狐潛忽爾
崩圯漸以褻蕪也又如先生何焚楮成儀披荆護塚
以賢者爲先生後力自能爲之而講先生之學官先
生之士者晏然不爲先生計亦罪也熊子官最拙無
能明先生義理上以報朝廷辭尸素惟是交際甚鮮
儀節多疏贖緩之餘無愛也出三十金與先生之後

爲置田若干畝備春秋墓祀及預年代脩葺諸費當
是時也郡守倪君助俸十金共成茲舉熊子綱以爲
請祀先生於孔廟者崇先生之完念也完念動於熊子錫
使得備諸費者崇先生之完念也完念動於熊子錫
予之典惟天子是命所不憚抗疏以請期于殫是念
而足若是片念熊子萌之賢守令相與襄之豈足徵
先生之享先生亦豈借熊子片念以存斯墓于不朽
先生繼往開來之功自千萬世無能朽也熊子諱尚
文江之豐城人登乙未進士郡守倪君諱朝賓浙江
李延平文集 五卷 三九

之蕭山人登戊戌進士南平令劉君諱兆元粵之博
羅人登甲午鄉進士得竝記萬曆庚戌歲冬月之吉
豐城後學熊尚文撰

復李葆初重梓延平先生文集啟

遠承

惠札謬荷推許以

先儒文靖公大集索弁簡端捧誦之餘自揣何人得
與名其集中又自揣何人而不與名其集中昔人
以千聖之學至尼山而集其大成諸儒之學至考
亭而成其大成今世皆師考亭而不知考亭之師
延平先生是禘祀而忘祖祭海而忘河也閩中之學
前有龜山後有考亭而

李延平文集

五卷

四

延平先生以一身而肩守先待後之統今

門下之刻斯集令宇內之人格然知淵源之有自將
聖道大昭于世不特傳家之弓冶寶且渡世之津
梁也尚容盥手裁勒報

命以附不朽謹復通家侍生周亮工頓首拜

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作一兩月便有效驗學者不作此
夫座過一生誠可惜 同治癸酉三月吾錄朱文公語

延平文集三卷附錄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李侗撰侗有朱子所輯延平問答已著錄此本
乃侗裔孫葆初更彙詩文一卷附綴於後改題此
名故宋志不載前三卷均標曰朱熹編其實朱子
惟編問答未編詩文特借以爲重耳後二卷爲附
錄則朱子所爲行狀之類也

蘆川歸來集六卷

〔宋〕張元幹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蘆川

歸來集六卷《提要》

[illegible]

蘆川歸來集卷第一

律詩五言

次韻唐彥猷所題頌野王祠與

霍子孟廟對

蘭若黃門像相望
博陸居衣冠
塵亦暗蕭鼓
祭全踈
草色侵荒
運潮聲過夕
墟遺風猶可想
吊古一觴餘

過宿趙次張郊居二首

北客多流落
東村更寂寥
肯司清夜夢不

待故人招月掛荒園竹
霜飛獨木橋
曉雞休起舞
且共論天驕

右一

莫歎交游晚
相期歲月深
秋來初識面
老去要知心
燈火須更撲
杯盤取自斟
平生王霸術
袖手有微吟

右二

雲物果何好
客愁今更新
坐來江月白
興次韻奉和平叔亭林至日之什



在雪籬春我輩且同酌
公詩殊出塵
莫思淮海上
黑幟雜黃巾

花飛

雨暗連兵氣
花飛點客愁
寓居皆野寺
相過只扁舟
不作新塘去
還為後柳游
盤殮雖杞菊
得飽勝推牛

送江子我歸嚴陵

久客驚秋晚
懷歸更送君
亂來俱避地
先去惜離羣
山閣孟浮菊
江城鴈度雲
行經釣瀨
時事不須聞

亂後

亂後今誰在
年來事可傷
雲深懷故里
春老尚宅鄉
寧復論秦過
終當作楚狂
維舟短籬下
聊學捕魚郎

返正

諸將爭傳檄
羣酋尚阻兵
天旋黃屋正
日轉赤墀明
喪亂多妖孽
經綸貴老成
鯨鯢終必戮
草木已知生

冬夜有懷柯田山人四首

聞說新居好山樊卜築深
藥囊能濟物龜筮少知音
四海憂黔首中原盡綠林
直須期雪屋夜棹去相尋

右一

坐閱干戈擾輸公已定居
生涯今易足世態莫嗔渠
晷短全踈客窓晴好對書
故山常入夢何日到吾廬

右二

客裏了無况乱來何止貧
淹留頻換歲老大更思親
沈飲思田父供糧乏故人
自憐歸未得不是白頭新

右三

雅欲賦招隱何堪吊戰場
獨看星錯落久立夜蒼茫
羽檄來東越風煙隔下塘
安閑隨處有冠蓋莫相望

右四

登垂虹亭二首

一別三吳地重來二十年
瘡痍兵火後花石稻梁先
山暗松江雨波吞震澤天
扁舟莫浪發蛟鰐正垂涎

右一

熠燿流螢火垂垂飲倒虹
行雲吞皎月飛電掃長空
壯觀江邊雨醒人水上風
須臾風雨過萬事笑談中

右二

送趙公遠往建康

王孫朝謁去功業數流年
強項今三已棲遲未九迂
笑談曾擊賊謀略盡臨邊
秋雨長干路歸時且著鞭

偶成寄友人

萬里天南客三年日至歸
群陰雖久否吾道豈終微
顧我氏稱逸如君適正肥
鯨魚波浪穩雲翼有時飛

感事四首丙午冬淮上作

國步何多難文驕據孟津
焦勞唯聖主游

說盡姦臣再造今誰力重圍忌太頻風吹
遷客淚為洒屬車塵

襄漢幸良復有于今

漫興

右一
血洒三城渡心寒枯罕兵洛師聞已破陵
邑得無驚憤切吞妖孽悲涼托聖明木朝
仁澤厚會復見承平

右二

賊馬環京洛朝廷尚議和傷心聞徇地痛
恨競投戈始望全三鎮誰謀奔兩河群山

未蘊醢吾合老江波

右三

肉食貪謀已幾成國與人殊旒輦遺賊王
冊忍稱臣四海皆流涕三軍盡奮身不堪
宗社辱一戰滅胡塵

右四

丙午春京城圍解口號

胡馬來何速春壕綠自深要知龍虎踞不
受犬羊侵九廟安全日三軍死守心慄為

老蒼書題爛貧營口腹忙未能忘壯志遲
肯愛剛腸暑短催寒急燈明伴漏長牀頭
褚衾在不怕滿簷霜

奉送富修仲赴南昌尉

吏道雖餘事人情要飽諸家風端自守句
法有同參南浦翻雲浪西山滴翠嵐折腰
與趨走政恐未能堪

夜宿宗公大室求詩甚勤為賦

五字

林表登層閣秋聲隱暮鍾鷄歸苦竹寺雨
閣亂雲峯屢乞留新句重來訪舊蹤松門
罕車馬似喜老夫逢

范才元參議求酒於延平史君

邀予同賦謹次其韻

桑落冷筍玉菊離霜著天飄零河朔飲悵
望竹林賢烏有防前轍青州貴下田史君

能遣騎端為喚魚缸

次韻晁伯南飲董彥達官舍心
遠堂

今夕知何夕真成累十觴
爐薰飄月影窗炬剪花香
政嬾還詩債無從發酒狂
故人憐久客舞袖要須長

喜錢中伯病起二首

一室維摩老長年法喜游
苦心翻貝葉癡坐寫蠅頭
可是文園病何堪把國憂
我知

公健在膏相盍封侯

右一

花飛傷宿雨山潤照清晨
念子經時卧嗟予一味貧
稍聞疎葉餌遐想整衣巾
何日扶藜出相陪醉晚春

右二

叔易自三吳歸同赴竹菴荔子
之集二首

惜別梅花雨來歸荔子秋
江帆成昨夢雲

嶠忽重游共喜身長健
寧論久客愁慙慙老居士
更為寶峯留

右一

客去雲俱散山空月正圓
不參藤樹句自透竹菴禪
骨法凌煙像家聲鼓瑟篇
直須陪叔季急佐中興年

右二

寄錢中伯二首

子去客昭武今懷舊游青山
渾在眼白髮暗添頭
旅食今安好歸程僅滯留
谿邊因野步試覓水明樓

右一

一點照今古胃中殊了然
不妨為漫吏可但號臞僊
丹荔盟猶在凝香句未傳
秋風稍涼冷速辦下灘舡

右二

真歇老人退居東菴子過雪峯
特訪之為留再宿仍賦兩詩

雲卧孤峯頂齋餘閑戶眠時容龍象衆來
說葛藤禪此日輸真歇平生最信緣從渠
魔起謗把火謾燒天

右一

山月轉松影澗泉鳴夜窻清談虎溪遠癡
坐鹿門龐虜帳終亡滅邊城盡受降晨鍾
發秋思同夢繞三江

右二

解嘲示真歇老人二首

不作市朝夢生憎城郭居前身真袖手妄
念入儒書丘壑無疑老軒裳久已疎世人
多大屋爭笑賣吾廬

右一

毀譽何時了雞蟲事可知不妨遭點檢好
在莫相疑高爵非吾性奇勳任爾為道人
元具眼批判亦慈悲

右二

申伯有行色會宿東禪次元韻

真成風雨夜精舍對床眠去住非無數行
藏莫問天十年瀕瘴海一棹破春煙君自
足歸興不妨啼杜鵑

次折樞留題雪峯韻

軒冕本無意煙霞如有期故人客野老勝
踐見新詩誰辦兼忘世公當急濟時春歸
仍送別好在出山遲

次韻范才元中秋不見月韻

不見中秋月長吟五字城浮雲有底急清
影可憐生殘夜四更句故人千里情與君
徒悵望天上自分明

次呂居仁見寄韻

老去猶為客誰人念退居相望千里路賴
有數行書白鷺猶堪寄烏牛政憶渠何時
聞枉駕竹裏喚行廚

次韻劉希顏感懷二首

春光垂老日胡騎欲歸時王氣如三捷催
聲定四馳山河還舊貫草木有餘悲擬頌

中興業孤忠只自知

右一

避謗踈毛穎推愁賴索郎坐來春漏促夢
去畏途長故國書題冷新詩齒頰香湖山
雖好在歲月已相忘

右二

郭從範示及張安國諸公酬唱

輒次嚴韻

登樓乘暇日喚客共澆愁春去花猶發陰

濃雨未休和詩真冷澹得句總風流能遣

西隣老殊無陋巷憂

上張丞相十首

閩粵諸侯地春風盡去思三年歌德政萬
戶繪生祠位極聊方伯謀深必帝師待公

安社稷四海被恩私

右一

廣漢家山遠臨川道路旁安輿懷故壘同
氣聽甘棠雪後風煙潤春歸草木香丹心

馳魏闕夢想萬年觴

右二

活國勲奇甚平戎志未衰肯從時論屈自
許世人知豹尾遙臨鎮蟬冠暫執釐天將
擒頡利露布捨公誰

右三

百六古今有兩宮開闢無與師誠刷耻奮
袂競捐軀必挾三靈助能令萬國孚九宮
敵六中何患五單于

右四

蠢爾天驕子中原既太深野心殊叵測內
地似頻侵日吳那常晦陽生自剝陰德光
非不借終識殺胡林

右五

國士多孤憤君侯特長雄玉墀曾復辟鉄
券會論切宇宙尊文物華夷介土風力扶
炎運正此意合蒼穹

右六

衮繡春秋富旂常事業新三遷推孟母一
德表商臣任重能知止功名盡保身儻容
陪几杖同訪赤松人

右七

賤子居閭里明公總帥權姓名誰比數禮
遇每周旋老去無三窟閑中有二天知音
何日報願見中興年

右八

罪放丙午末歸來辛亥初不談天下事猶
誦古人書利病明諸掌危疑徹後車他時
果無悔載籍定欺予

右九

簪紱久已棄行裝今甚疲買山如略辦畢
娶更奚爲小築開三徑躬耕起一犁賴公
霖雨手忍賦語離詩

右十

送李文中主簿受代歸庭闈
豹隱猶遮霧鸞栖遂及瓜綠林方在境綵

服往還家世路久來險人情何用嗟胃中
自丘壑樂處是生涯

戊辰春二月晦同栖鸞子送所
親過寶積題壁間

春江因送客雲嶠更登臨精舍經行地征
人去住心猿啼清夢斷花落曉窻陰勝踐
成三宿俱來此意深

蘆川歸來集卷第一

蘆川歸來集卷第二

律詩七言

次韻送友人過山陰郡時夜別
于舟中

草草杯盤燦燭光故人相對水雲鄉
君去訪秦望丘壑我歸為楚狂
活國未逢三折臂憂時空轉九回腸
絕憐明發成南北夢寐全無夜太長

喜王性之見過千金村

春來書劄已西東喜復相逢亂世中
萬事安更唯舌在三年流落轉塗窮
雲收野寺侵廊水月掛孤帆送客風
剩欲留君明日住夜闌難得一罇同

次江子我迂居韻

平生自省宜三黜老去何心望九迂
避地湖山聊復爾脫身兵火想當然
浮家泛宅非無計坎止流行本信緣
猶恐驚濤翻四海直須化鶴作飛仙

次趙次張見遺之什韻

海邊游子日思歸新句勞君更置規
莫問人間多貝錦正如天上有參旗
寄書只欲憑黃耳去路誰能畏赤眉
定與故巢猿鶴老此生無愧北山移

過雲間黃用和新韻

綠池剩欲開花徑傍舍先須作草堂
雨後不妨頻檢校客來留得共徜徉
故園怪我歸何晚避地輸君樂未央
待得功成方卜築豈如強健享風光

蘭溪舟中寄蘇粹中

氣吞萬里境中事心老經年江上行
三徑已荒無蟻夢一錢不直有鷗盟
雲收遠嶂晚風熟浪打寒灘春水生
鳩鴈北飛知我意為傳詩句渡陽城

別綬老

無端流落迫殘年三十南山訪老禪
未契安心了難覓不如同世且隨緣
頻移竹几

負寒日旋拾松稍炊晚煙珍重孤雲出山
去東西南北一青天

次江子戎聞角韻

夫差故國縈寒水鉄馬南來忽振纓城上
昏鴉爭接翅舟中逐客謹逃名胡笳怨處
風微起濁酒醒時夢易驚飄泊似聞山寺
近真成夜半聽鍾聲

次韻來呈公澤處士

屏迹茗溪少往還時危尤覺故人歡相期

臘盡屠蘇酒速享春來首蓐盤雪夜劇談
金賊入風江絕歎鉄衣寒何年天上旄頭
落併滅穹廬舊契丹

坎友人寒食書懷韻二首

往昔升平客大梁新煙然燭九衢香車聲
馳道內家出春色禁溝宮柳黃陵邑祗今
稱虜地衣冠誰復問唐裝傷心寒食當時
事夢想流鸞下苑牆

右一

孤生投老急覓裘萬里雲山已勸游共喜
石交逢異縣更陪綵筆賦春愁無心俯仰
猶多事與世浮湛已拙謀冷雨吹花作寒
食三杯軟飽且眠休

右二

訪親于連江因過筠溪叩門循
行數其荒翳不治有懷普現居
士口占此章

筠庄主人何未歸溪畔長林穿翠微此去
功名時欲至箇中車馬跡全稀茅茨漏久
蝸涎篆籀落歌多蛛網圓公肯借菴容我
老為公朝夕掃柴扉

奉同公直祀老過應夫石友齋

王郎曾次鬱崢嶸鑿牖開軒不浪名疾世
政須論石友絕交今已見方兄我曹自笑
真同病吾道誰當為主盟但得此心如此
老故人寧復負平生

宮使樞密富文和篇高妙所謂

壓倒元白末句許予尤非所敢
承謹用前韻叙謝

脩門一出十經春相業時來自奮身袖手
深謀終活國揮毫佳句且驚人話言每許
聞前輩賓客何堪接後塵待掃撿搶洗兵
馬兩翁玄語記天津

子立昆仲垂和遊天宮詩既工
且敏義不虛辱再此見意

華裾綠髮等青春詩似橫雲定後身家學

乃翁真具眼祖風當代豈凡人字中仙爪
便搔痒句裏靈犀解辟塵萬壑爭流君看
取西興從此是通津

端常觀察被旨入蜀迎母夫人
所得贈行詩文成巨軸矣臨別
亦辱見索匆遽中愧乏好語掇
拾諸公餘意勉成四韻

髻觀分携幾見春它時有恃獨常顰何期
萬里漂零後忽報三巴信息真素髮輕安

膺晚福遠懷悲喜望征人王孫盛事今雙
美及早歸來奉紫宸

次韻文老史君宗兄見贈近體
佳什兩篇僕與公別四十餘年
一旦邂逅情著于辭

史君元自錦宮來百犬重尋灩澦回化閱
行年如伯玉心成全德過王貽把麾政爾
人生貴持橐終期間世才莫問桃花今老
矣劉郎去後任渠栽

右一

舊游蘭若盡英才坐上高談亦壯哉老去
語音雖記憶衆中容貌各驚猜津亭夜雨
故人少樽酒燈花鄉信來茂苑相逢話京
洛拖屣猶喜待春回

右二

冬夜書懷呈富樞

耳聾無用問新聞矯首何妨目作昏癡絕
已甘投老境背馳寧受乞憐恩難陪年少

從渠薄賴得春回為我溫京洛交游頻檢
校度江今有幾人存

次韻趙元功贈李季言之什

赤縣飄零未易逢那知今夕一樽同好招
明月共清影託與白雲行太空憶憶舊游
如隔世蹉跎壯志莫論功兩公秉燭還相
對情話從渠半醉中

次韻元功才友道中見貺因以
解嘲

當時勇決徑歸休更有人愚似我不何許
置錐寧免累直須畢娶始無憂頻遭白眼
傷流俗誰向青門念故侯客裏題詩相慰
藉羨君椽筆盡蟠頭

奉送晁伯南歸金谿

君家諸父多人傑半是平生親舊間莫話
故園空嬌首相從逆旅足開顏文元勲業
金甌字昭德風流王荀班此去騰驤吐虹
氣何由來伴老夫閑

奉簡才元

遮莫胡僧問劫灰日
慣識宮粧樣花信
身總健浩歌誰怕
盡羞殺墻陰錦被

才元思

遺騎扣門

嚴韻

陽和生發驗葭灰

向人忘冷落歲寒
遭花惱何獨題詩
思更看鉄畫寫離

奉酬才

夜飲華堂燭屢灰

一笑對三繁客裏

歌扇去歸時還是

路但記群山翠作

冬夜癡

矣因和前韻奉呈

擁爐書帙易塵灰
覽古臨窻獨對梅
未寤徑須呼子謹
常奴何得北方回
虛名到底將安用
能事從來不受催
似許相過陪客醉
曾中那復有愁堆

遊東山二詠次李丞相韻

寒木高蘿幾曲溪
新碑零落卧荒祠
澄潭想像雲頭涌
懸瀑依稀雨脚垂
地軸漫煩龍虎戰
天符那得鬼神私
茫茫造物殊難曉
要是為霖自有時

右鱸谿

公如謝傳暫閑身
我亦歸來效季真
山屐數陪銷暇日
詩篇常許和陽春
虛懷寄傲三休外
洗眼旁觀萬態新
谷口榴花解迎客
騎鯨端為謫仙人

右榴花谷

留寄黃檗山妙湛禪師
晨發鄉城越數峯
我來師出失從容
白雲

遶日藏秋寺
青嶂聞猿驚
暮鍾世亂可無閑
地隱山深偏覺老
僧慵他年芋火談空夜
雪屋松窻約過冬

用折樞韻呈李丞相二首

參陪仍許瘦筇支
長者登臨敢後期
鍾斷白雲飛雨過
月生青嶂夜涼時
心知勝地都忘睡
喜聽連牀共和詩
蓮社風流增荔子
餘生長健更何為

右一

莫問蒲萄出月支
不緣瓜棗訪安期
輕紅滿地人慵掃
空翠霑衣雨足時
松蔭晴泉聽落澗
蟬嘶晚吹助裁詩
公乎此去歸廊廟
無用山中怨鶴為

右二

再和李丞相遊山

海山幻出化人宮
樓觀新崇萬指容
雲霧入簷銀色界
藤蘿昏雨妙高峯
放懷久已參黃檗
雅志無疑伴赤松
欲去更聞獅子

吼忘歸橋下興猶濃

次錢申伯游東山韻二首

東麓坡陀盡梵宮
我來泉上照衰容
解衣又作茶瓜客
倚檻同看煙雨峯
何用苦吟凌鮑謝
要須高節配喬松
海冰永閼雖沙畫
絕歎故人遺墨濃

右一

掃榻開軒走寺宮
吾曹終日得從容
夕陽初落鯉溪路
雲氣半遮獅子峯
試問丹砂回白髮
何如瀑布煮枯松
暮年縱有壯心在
歸意已勝山色濃

右二

次韻錢申伯遊東山既歸述懷之章

山人不省大明宮
懷昔幽尋自改容
廬阜東西二林寺
錢塘南北兩高峯
百年有盡雲歸壑
萬事無邊月掛松
滿院蒼苔重到日
秋光欲滴向人濃

哭鄒德久二首用前韻

出守真成夢蟻宮
天台雲色亦愁容
時來盡錫萬釘帶
仙去俄歸群玉峯
川上可驚如逝水
歲寒徒有後凋松
煩將老眼銀河淚
共灑西風絮酒濃

右一

窮達那知十二宮
由來與世不相容
廼翁極諫牽龍袂
哀百謫同愁割劒峯
前輩品題推玉樹
平生憂患擬蒼松
傷心身後夸君賜
泉路恩光底事濃

右二

再用前韻哭德久

女無美惡如深宮
盛德如公果不容
何遽蓋棺臨禹穴
未應藏骨在秦峯
論文平日樽中酒
掛劒它年冢上松
點檢交親祇解少
存亡悲感老情濃

再用前韻重哭德久賢史君

風撼棠梨對瑣宮
中郎談笑孰形容
不居

上界神仙府當在補陀孤絕峯至論每符
磁石鐵長生空問茯苓松九原可作還知
否底處返魂香最濃

蘆川歸來集卷第二

蘆川歸來集卷第三

序

亦樂居士文集序

文章名世自有淵源殆與天地元氣同流
可以幹旋造化關鍵顧在人所鍾稟及師
授為如何譬由一身五官百骸各隨形模
萬態不同至於上下左右則難以倒置必
也精神發揮迺中儀矩不然土木偶爾前
輩嘗云詩句當法子美其它述作無出退
之韓杜門庭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俱名活
法金聲玉振正如吾夫子集大成蓋確論
也國初儒宗楊劉數公沿襲五代裏陋號
西崑體未能超詣廬陵歐陽文忠公初得
退之詩文於漢東弊篋故書中愛其言辨
意深已而官于洛乃與尹師魯講習文風
丕變寢近古矣未幾文安先生蘇明允起
于西蜀父子兄弟俱文忠公門下士東坡
之門又得山谷曠括詩律於是少陵句法

大振如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陳無已之
流相望輩出世不乏才是豈無淵源而然
耶故尚書戶部侍郎豫章王公承可人品
高妙其文章深造少陵閩域一時聲名藉
甚薦紳間惜乎天不假年位未稱德善類
盡傷後六年公之第三子滑叔濟手哀先
人平生所著總若干篇離為六卷名曰亦
樂居士文集子職也叔濟賢而有文克世
其家一日屬予序之將鏤板傳于世予晚

生雖不及見東坡山谷而少時在江西實
從東湖徐公師川授以句法東湖山谷甥
也哉卿視東湖里中文之行也東湖昂藏
嚴毅不妄許可集中多有贈答斯已可見
然而今代鴻儒以文鳴要路能軒輊人者
頗多叔濟不它求反取信於退閑無聞之
老何耶得非以皇祐中與先祖同
年進士迨宣和初少師公師廣陵予以年
家孫展拜牀下復齒長貳鄉三歲輩行既

同情義不啻手足景服言之詳誠莫予
若也叔濟用予燕類之語俾冠編秩獲託
名不朽幸矣尚何敢辭哉卿在朝廷則獻
納論思書于史官在方鎮則撫綏智略碑
于德政固不待予言姑推其淵源所自來
追古作如此後世君子必有處之矣紹興
二十四年九月晦日

記

福州連江縣潘渡石橋記

閩中統八州之地重山復嶺綿亘聯屬而
旁海城邑亦居其半大抵谿壑之交會潮
汐之吐吞或匯為深淵或激為犇湍必曰
蛟螭窟穴存焉設有舟楫乘險可虞惡少
椎埋得以邀留行旅自夏徂秋颶母飄烈
瞬息暴至固使人惴慄震掉一旦雷雨晦
冥莫辨咫尺凡問津者皆病涉也皇朝
嘉祐間莆陽蔡公君謨守溫陵始作石橋
萬安渡雄盛冠於東南豐碑歸然大書深

刻邦人至今祠之其墨本流傳常在人耳目自爾所至多取規撫然世間假修頭陀行之流往：藉此為姦利囊橐徒費歲月迄無成功如連江潘渡本以姓著先是里人林道夫等推與其事歲在乙卯歷四載僅能鑿石花村已而僧資逸輩嗣之既再暮會計所贖金共不滿二百萬皆廢於索址隨築屢毀沙水蕩潏漲落崩騰莫之禦也道夫資逸心志俱怠輒棄去又再暮矣

前安撫使程進道適由永嘉移鎮此邦壬戌春二月也渡有候館公少休焉謂此渡實羅源寧德長溪三邑塗所自出而車馬如浙東廣右者絡繹往來念當積源之患與夫向所謂凡問津病涉者誠不可無橋以濟銳意是舉召知縣事阮侯朝瑞俾經營之侯思慮精密善揣摩用鉤距略不畀付胥徒陰擇所治號能住持僧數人者輩其役有得淨安之思顯授以程度思顯堅

忍通練出納推謹而畏督責常跼蹐救過不暇予竊怪侯乃能從容三尺之間獨仰衆人樂從有成如此不其難哉然則是非毀譽果可卜矣時當終更寅緣以書來求予為之記甚力予將何辭姑綴緝本末阮侯名珪朝瑞蓋其字是亦莆陽人云

題跋

題跋了堂先生文集

某愚且贛不學無術卒老于行然少時有志從前輩長者遊擔簦竭蹶不捨晝夜宣和庚子春拜忠肅公於廬山之南陪侍杖屨幽尋雲煙水石間者累月與聞前言往行商榷古今治亂成敗夜分廼就寐先生嘗謂孺子可教賜以大父手澤題跋曰為士而能尊其祖為子而能幹父之壺此可久之習也辭采燦然足以有譽於世矣某書紳佩服終身弗忘且刊之碑版永藏于家貽訓子孫墨猶未乾也願其何人乃獲

先生知過期待如此茲者又辱次對貳卿
崇篤先契不鄙荒唐容許校讎了堂文集
得非目前賢士大夫及識先生者所存無
幾耶於是自夏涉秋手加審訂凡字畫之
訛舛倫序之失次是非之去取分部卷帙
各適其當具如別錄僅或其說可採邵州
舊版於理當捐且併刻易說諫藁合而為
一始克盡善庶幾後學知所師承不為異
端所惑於道豈小補也哉昔韓文公為唐

室一代儒宗而門人李漢趙德實為之編
次且序冠其首遂託名以垂不朽其晚生
固不敢序先生之交幸從事於編次似無愧
於李趙嗚呼自王氏網羅六藝斷以已意
力行新法變亂舊章天下遂多事已而子
壻兄弟表裏祖述遺禍無窮先生獨知尊
堯愛君憂國先見之明肇於欲萌逆料其
弊甚於中的視之若仇敵甘心犯難雖百
謫瀕九死而勿悔孟軻氏曰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又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合而言之遇
於先生平日立朝行已信無疑矣百世之
下凜々英氣義形于色如砥柱之屹頽波
如泰華之插穹昊如萬折必東之水如百
鍊不變之金捨吾先生其誰哉死而不亡
者予於先生見之

跋曳尾圖贊

水鳴蘆根闔首吐氣彼靈於人正以自累
我寧無知言曳其尾千歲之中君子所履

郭索圖贊

螯橫兩戈怒目稍眊塞蒲是依下有積潦
以火誘之郭索可悼彼鼎食者戒之在躁

醉道士圖

黃冠師未用事時見之圖畫自有蕭散出
塵之想今日盜賊遍天下雖使此曹骨碎
未快人憤

倚竹圖

楚辭凡稱美人與古樂府所謂妾薄命蓋皆君子傷時不遇以自況也好事者用少陵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便入圖畫工則工矣視小姑娘彭郎抑何以異

深谷藏猿圖

自荊州上峽江深麓茂林間猿猱甚多常十百為群及玩行旅此余所見者觀紙上通臂攫拏之狀苟得忘危亦可為愛官職者戒

者戒

飛泉圖

頃在龍舒夏六月與客游瀟山天休觀飛瀑當戶聲如轟霆落蒼壁萬仞下使人骨毛竦寒幾欲挾纊今觀此圖自可却暑

牧童牛渡圖

牛用於世多矣寧戚扣而歌田單火之戰丙吉問其喘不獨為耕具也與權所藏牧童牛渡圖放浪於春陂平坂間了無敵敵

之狀將收稼穡之功孰謂太平無象今日見之不覺涕流

跋野次孤峯圖

蓋自玉局老僊作枯槎怪石後人宗師之至有真贋莫辨者此為庶幾

跋少游帖

吾家頃歲藏少游訪龍井辭才師行記手藁字畫道媚深有二王楷法建炎丁未寓居西湖秋八月兵亂亡去今踰一紀矣忽

見史侯持正所携帖念之惘然紹興庚申初夏五日真隱山人書于水口精舍

跋蘇黃門帖

蘇黃門頃自海康歸許下安居云久政和二年晚生猶及識之衣冠儼古語簡而色莊真元祐鉅公也已而與其外孫文驥德稱相遇澶淵出書帖富甚今觀史侯所藏數幅蓋中年筆札也兵火之餘豈易得哉是宜十襲遺諸子孫不妨模以墨本流傳

于世

跋東坡枯木

盤根錯節無藤蘿之蔓衍而深根固抵非
霜雪之彫枯類婆娑之挂影或扶踈之珊
瑚豈陋人者能為此圖

老燕墨戲二鬼

議者多謂鬼無形似畫師易工予不然之
觀此戲筆自有情狀宜為好事者所愛

跋龍眠佛祖因地

釋典開卷多稱世尊在耆闍窟山中或云
在給孤獨園雙木下至於少林面壁度嶺
傳衣未有不遠離人境者此圖佛祖儀相
簡古行住坐卧皆在山林故古道場至今
天下據形勝處蓋其源流如此

跋楚甸落帆

往年自豫章下白沙嘗作滿江紅詞有所
謂綠卷芳洲生杜若數帆帶雨煙中落之
句此畫頗與吾眼界熟要是曾次不亢者

為之寧無感慨

跋洞庭山水樣

士人胸中有丘壑者若能游戲水墨間作
平山遠水固非畫工所及舊傳宋復古八
法謂之活筆想見風味此蓋得其髣髴云

戲大國宗室景年作

犬戎亂華痛憤徹骨髓貴公子墨戲乃爾
使生今代豈不怒移水中蟹乎

跋趙祖文貧士圖後

晉宋間人物風流如陶淵明環堵蕭然不
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卧北窓下涼
風時至自謂羲皇上人此詩獨不顯姓字
要是當時隱君子耶抑自况也貧者士之
常曾次所養果厚必無寒餓憔悴色故能
安於青松白雲之下而操孤鳬別鶴之音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宜其淵明願留而保
歲寒也向使望塵雅拜者稍知金谷園中
竟不免禍敗詎肯相予以論事人耶紹興

已未中秋前三夕菴居不寐風雨驟來淒然有感篝燈起坐取無量所示祖文東方貧士圖作跋遲明歸之

跋米元暉瀑布橫軸

老嬾天教脫世紛山川到眼失塵昏絕憐千仞鳴飛瀑一灑風中八表雲

跋蘇養直絕句後

後湖醉卧已仙去但有言句留人間文采風流照千古羅浮誰復遣金丹

跋折仲古文

晉郝隆為吏府參軍有姪隅躍清池之句
姪隅魚也唐顧況作閩園詩有園別郎罷之句郎罷父也今折文微晚萬物游戲筆端而富大印可之如悒悒二字是亦古人餘意耶然攷諸方言謂使為殺當用殺禮之殺以平聲呼之庶幾近似若迺曰柴政恐兩公一時聽訛爾

跋山居圖

首垂三十年矣人生能幾別其樂未易復得也詩有自然之句而句有見成之字政恐思索未到或容易放過便不佳爾粹中行且來便當痛飲話舊仍和我句

千山忽暗雨來時天末濃雲送落暉老眼平生飽風浪猶憐別浦釣舡歸

跋山谷詩藁

山谷老人此四篇之藁初意雖大同觀所

改定要是點化金丹手段又如本分衲子參禪一旦悟入舉止神色頓覺有異超凡入聖祇在心念間不外求也句中有眼學者薦取閩人張某跋

跋米元暉山水

士人曾次灑落寓物發興江山雲氣草木風煙往々意到時為之聊復寫懷是謂遊戲水墨三昧不可與畫史同科也蘆川老隱云

跋東坡墨帖

往在東都時見王文樂道出示汝陰所藏歐陽文忠公雜書盈軸多用片紙問事於宋景文諸公不以前輩自居而耻於下問此其為儒宗也觀東坡先生帖尾所質謝如槃取官藁事諄複尤審乃知三蘇遊文忠公門同一關鍵可為後生文字輕脫妄發之戒

跋江貫道絕筆古松

石根盤屈老蒼官絕筆慙慙記歲寒萬里風雲欲飛化君家留得壁間看

陳中行宣事樂府跋尾

往在東郡時稔聞陳公中行瑰奇倜儻之士儒學起家易武階守邊郡嘗遇至人授以金丹靈藥甚異且戒曰非大厄未可餌此虜求和公一旦奉使出塞不欲以藥自隨遽感疾死外域今觀中行所書便面長短句凡六解清而婉不減唐人風味蓋平

生得意語也議者惜公仙風道骨雖有大藥竟不聞羽化然公之亡也丹之英華亦去所存者狀如石子孫猶秘之豈公與丹俱尸解耶後世歌此詞想見其人矣

蘇養直詩帖跋尾六篇

往在豫章問句法於東湖先生徐師川是時洪芻騎父弟琰王父蘇堅伯固子庠養直潘淳子真呂本中居仁江藻彥璋向子諲伯恭為同社詩酒之樂予既冠矣亦獲

接臂其間大觀庚寅辛卯歲也九人者宰木久已拱矣獨予華髮蒼顏窮富西湖之上始及識德友一日出示養直翰墨凡六犬軸各索題跋適連宵雨作春泥良是中原禁煙天氣篝燈擁火追記舊遊悄悄不能寐乘醉為書且念向來社中人物之盛予雖有愧群公尚幸強健云

右甲卷

士之出處隱顯各行其志願始終一節如

何耳堯舜之世不廢巢由是故楚狂接與
長沮桀溺荷蓑丈人輩垂名萬古不必皆
策勲鍾鼎也歷代信史未有無隱逸者異
時董狐復出誅姦諛於既往則養直之幽
光愈彰矣玉局老仙發明在前羅浮真人
印可在後中間數十年略未嘗為塵埃所
汙亦要用吾曹輒下語德友意則勤矣尚
復奚言姑以甲乙次第其卷輒歸諸巾衍
蘆川老隱書

右乙卷

亡友養直神情蕭散儀矩雍容自是貴公
子而識度超諸照了世法英妙時已甘心
山澤之臞故詞翰似其為人良由家世名
德之後平生履踐追配前哲晚乃力辭召
聘高卧不起老於丘園蓋此事素定於胸
中非一時矯激沽譽者宜乎仙去雖無羅
浮金丹其意已在雲煙滅沒間久矣黃真
人者那得不一引手耶蘆川老隱云

右丙卷

養直未見東坡時出語落筆便脫去翰墨
畦徑自有一種風味真所謂飄然凌雲
之志所以受知於東坡先生久而果神仙
中人也德友所藏詩詞多是後湖集中所
未有要當流傳墨本用貽好事者吾德友
終能深襲獨秘耶如木犀詞末句身到十
州三島心遊萬壑千巖是豈軒冕所能籠
絡也平生大節如此縱非仙去自足以高

一世此語可為知者道蘆川老隱云

右丁卷

養直此軸十數帖皆為德友往還書尺也
其間情誼無非輸肺肝雖甚匆遽時行書
小草濃澁欬正初若信手而筆意俱到句
中有味覽之使人忘倦至於論虞允佐人
物掛冠神武之興此舉固清然二十四考
中書令者復何人斯此論可垂方來不當
只付之戲笑也蘆川老隱云

右戊卷

養直二十三帖作一軸筆意圓熟詞采精明如珠走槃略無定勢而璀璨奪目光采射人及復尋繹沈著痛快誠不在楊少師之下李西臺所不及也德友尤宜寶惜之此老不妄許可人而乃拳拳如此觀其卜居帖中所謂山色雲濤四環正當山水佳處此段果成異日遂為煙波主人公苦肯入社當分半座在它人殆未易得此語也

德友其能忘懷也頃年江左親舊說養直別業在灋陽三兩載必一往檢過經行佳處所至痛飲未嘗不與人傾倒篙師打鼓發舡張帆呼風每苦養直醉卧江上酒壚邊新息如雷也高標遠韻當求之晉宋間此生那復見斯人耶蘆川老隱云

右己卷

題范叔儀所藏姪智夫山水短軸
西北山川峻極雄壯良由土厚水深以故

風俗醇古自昔賢傑生其地者得所鍾稟混全質直忠信嚴重宜乎功名節義代不乏人此語可為知者道雄陽范恬智失嘗與迺叔戲作短軸蓋取范寬筆法展卷便覺關陝氣象歷歷在眼向來惠崇輩愛寫江南黃落村平遠彌望數峯隱約雖曰造化融結有殊然而秀發可喜終近輕浮何能起予滯思吾叔儀讀之當亦憮然蘆川老隱跋

跋蘇詔君贈王道士詩後

文章蓋自造化窟中來元氣融結胃次古今謂之活法所以血脉貫穿首尾俱應如常山蛇勢又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又如優人作戲出場要湏留笑退思有味非獨為文凡涉世建立同一閨鏡吾友養直平生得禪家自在三昧片言隻字無一點塵埃宇宙山川雲煙草木千姿萬態盡在筆端何曾氣索此篇頃見別本尚餘一聯云

故歲去超忽來日俄趣裝方入斷章雖曰
達人大觀然太涉悲戚殆似鬼中太白真
語識也養直下世今將一紀矣九原可復
作耶讀之愴然併為從周之子庶藻記之
卷末庶幾風流不泯紹興丁丑夏至後七
日蘆川老人書

跋蘇詔君楚語後

風雅之變始有離騷與詩六義相表裏此
興雖多然卒皆正而不淫哀而不怨宜乎

古今推屈宋為盟主後之數子如九懷九
歎七發七塔之類著意摹倣未免重複姑
置工拙如何大槩開卷使人易倦良由軌
轍一律竊然追逐前賢步武間心殫力
疲不能跳脫翰墨畦逕良可恨爾觀吾養
直所作攄發已意肆而不拘凡所形容不
靳合於屈宋政自起詣殆不可企及此章
贈別從周者頃在東都一日陳去非呂居
仁諸公同予避暑資聖閣以二儀清濁還

建炎初載秋八月錢塘營卒嬰城作亂官
軍四集矣臨川王叔毅為新城令提鄉兵
來旗幟精明號令甚武一日眼短後衣投
刀入真承祖寨陳攻打破賊策尤覺眉目
有英氣是時坐上見所持湖山形勢水墨
寫成自云戲筆也濃淡遠邇歷歷可觀予
始知叔毅善畫倣古人胸中略無一點
塵土後十二年青社趙無量通守晉安出
示叔毅所圖山居開卷慨然殆前自輞川

今代龍眠歟念無量叔毅為齊年故人
各已四十有九齒髮向衰而萍蓬無定頗
欲挹此圖區處住山活計庶幾如對晤語
無量豈亦有意耶此段因緣要當為我舉
似叔毅僮問予山居之樂則未必在二子
下風也紹興己未中秋蘆川老隱跋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紹興八年季冬既望趙無量會飲淪茗竟
出所藏米元章下蜀江山橫卷此老風流

晉宋間人物也故能發雲煙霄霧之象於墨色濃淡中連峯脩麓渾然天開有千里遠而不見落筆處詎可作畫觀耶六朝興亡實同此歎

跋陳居士傳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鄉善士何代無人如齊魯二大邑史猶失其名則古今隱德不耀者多矣龜山先生所作陳居士傳形于嘆歎而附以託孤之事為知評心服者

雅意激厲風俗又得了堂道鄉諸公表襮之天下後世知仰居士實繫斯文也陰德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夫何疑哉

跋江天暮雨圖

劉質夫建炎初與余別於雲間今乃相遇臨安官舍出此短軸求跋頗憶丙午之冬吾三人者蘇粹中在馬情文投合皆親友好兄弟嘗絕江同宿焦山蘭若夜濤澎湃聲入夢寐中回

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分韻賦詩會者適十四人從周詩殆佳為諸公印可然則阮嗣宗喜仲容又常曰吾不如與阿戎談方之養直倦如此不為過也從周後養直數載亡亡其子庭藻有志古季手抄離騷成誦不輟且求為題翁跋所藏顧家有哲匠但熟讀數百過何患落筆不名世耶蒼川老人書于攜李弭棹亭中丁丑仲夏望日

跋蘇庭藻隸書後二篇

士抱美質必加砥礪以立廉隅始克有成若挾所長傲形于色掩其美臭傳不云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庭藻潤公五世孫種落筆便有見處要是蘭方茁知其為國香但年少氣豪高視萬物之表太露圭角傷鋒犯手未免遭人詆訾能痛鋤傲慢善擇交友涵養器業且飽讀古人書自然左右逢原豈易量耶予及從景謨宗承公遊景謨宗承公

常呼予在輩行此言未為過一日故人凌
世高出示庭藻隸字甚古把玩久之可喜
非可念因書于卷末廷藻其志之丁丑結
制前九日老隱跋

右一

近世隸學罕師西漢筆法易入八分者無
他蓋習魏受禪碑一落畦迕便不可醫此
手法大病也廷藻始留心作隸字便得拙
意閒卷末論是非而氣象奇古已覺度勝
積之歲月當過人十數等紹興丁丑夏四
月已未老隱云

右二

跋張安國所藏山水小卷

世所謂冒次有丘壑者窮而士達而公卿
其心未嘗湏臾不住煙雲水石間又況如
吾宗安國得友人把玩短軸標而藏之每
出以示諸好事雖烏帽黃塵汨沒困頓開
卷便覓萬里江山在眼界中可想蜀僧為

同舍郎周旋落筆時然則安國不忘故舊
風味如此冒次可知矣

蘆川歸來集卷第三

蘆川歸來集卷第四

贊

薌林居士贊

雍熙相國之胄憲藩母后之家視富貴如浮雲棄軒冕猶弊屣良由天資拔俗雅志好賢臨事必欲出奇為善常恐不及所謂胷中丘壑皮裏陽秋蓋自英妙時固已沈著痛快矣雖曰守節伏羲而遠跡危機雖曰正色立朝而獨往勇決殆將明哲以保身優游以卒歲者歟若夫袖手旁觀傲耽一世福祿未艾俟命方來則予謹在下風也識者見之亦必有取於斯語

俞義仲畫贊

神鋒清号有臞儒列僊之風骨勝度閑号無公于王孫之習氣外和同於衆人而中傲睨於一世袖手旁觀不妨遊戲與予定交垂四十年更歷險夷未嘗以升沉炎涼毀譽軒輊使其聳聲昂霄一日持起雍容

進退所謂若素

彭德興

凜然其容也雖且琅然其辭也雖且蓋氣節勁而論議之臨敵對壘則不策勲自當以劔居用号又何怨知我者聊復三語掾

范叔子

色莊而語簡性怒輩出處典刑參之無意是非莫定從容如川流霏電議正信乎壘坡之儻未見於行事施渟衍之深且孰能佩玉珥貂遭時偶

為名卿卿復冠屨搢貝遠而望之僉曰儒服斯之謂稱

妙喜道人真贊

無礙辯才正法眼藏喜怒妄真初不著相坐斷生死路頭勃跳毗盧頂上吞却栗棘蓬管甚黃茅瘴有人認得老師放他三十拄杖

慧照譽和尚真贊

行解一如根器純熟果位中古聖賢叢林

中老尊宿三樂十二分橫說倒說圓通八萬四千門胡現漢現具足大洪山頂運慈悲攝受虎狼蛇虺毒正當慈麼時好作沒量福維摩鉢裏遍虛空活盡行旅衣冠族誰能辦此供養心要使衆生脫魚肉我知芙蓉宗派有兒孫那箇是渠本來真面目

康伯繪畫贊

元紫芝眉宇澹然簡古謝幼興丘壑正爾

卓犖迺若吾子以邁往不羣之氣與神鋒太雋之姿方幼與恐未免於富貴慕紫芝雅有志於文辭蓋浮游物表殆彷彿其如此彼輪囷胃次亦孰得而知耶

西禪隆老海印大師贊

楊子江心飽經波浪臨平山上看盡風光驀然唱箇還鄉曲來坐海山古道場其圓機轉物也山河大地不離掌握其辯口談天也邪魔外道為之膽碎知我者謂我達

場作戲不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請看父母未生時只這面目何曾是也

醫僧真應師贊

慈濟之孫慧覺之子以疾苦度諸衆生以藥石作大佛事是為僧中之扁鵲故能療人之垂死而圓頂方袍亦略取其形似者也

高蓋長老真贊

喚作似慈濟也唱喚作不似慈濟也唱夢

幻泡影本來空耳鼻舌身皆假合慈濟由
是強名梵志常翻着襪赤灑灑活發灑灑

蘇廷藻畫贊

賢公孫而樂為寒士生涯佳少年而慕用
前輩風味蓋名駒在閑已有千里之足於
菟墮地便有食牛之氣天乎早孤自立于
世噫抗志患不高其高常失於絕物閱書
患不廣其廣或滯於未通必也褻陽秋於
皮裏吞雲夢於胸中是宜尚友古之人道

何慮不挺挺然祖風充乎大者自可以華
其國用其小者亦足以美厥躬

自贊

爾形侏儒而行容與所守者獨出處之大
節所歷者皆風波之畏塗彼其或取者在
是為之不悅者有諸使其佩玉劔履定非
廊廟之具野服杖屨庶幾山澤之臞乎

丙寅自贊

這癡漢沒思算初乏田園却懶仕官辦得

所向方圓未嘗敢做崖岸只用兩僕肩輿
不羨儻來軒冕投閑二十餘年善類干煩
殆徧好之者徹底信其真貧惡之者豈免
遭他點檢要當畢娶杜門自斷此生憂患
罷去謁府參官一等着衣喫飯休拈翰墨
文章說甚安危治亂就使立事赴功決定
違條礙貫箇中人高着眼方瞳綠髮照青
春期與飛仙遊汗漫現此風狂道士身長
庚曉月聊相伴

庚申歲自贊

一旦謂吾仕耶毀冠裂冕與世闊疎一旦
謂吾隱耶垂手入鄽與人為徒愧姓名之
未能變何形容之猶可圖頗欲治貨殖兮
方陶朱公不足聊復啖杞菊兮視夫隨生
有餘行年五十矣雖髭髮粗黑然田廬皆
無陶、兀、遇飲輒醉著枕即寐一念不
生萬事不理至於酒醒夢覺則又大笑而
起摩腹叩齒孰不睥睨曰此老真甚愚

甲戌自贊

蘆川老居士今春六十四勇退急流中畢
竟只這是胡為元命年輒下廷尉吏業風
何見吹逆境忽現示儻非造物慈航貸小
人戾故山念欲歸夙債尚留滯骨肉頗相
忘眠食初未廢心存自在天腳踏安樂地
歡喜待衆生冤親平一切騰元行默
然玄意脩然岸幅中聊寫形神氣認取
主人翁莫問似不似也

陳居士團栾圖贊

我觀世間種業此老化行無盡緣示現
百年居士身來償七子未了債是心久作
露電觀冤親悉具解脫門何止九族出輪
迴普願衆生成正覺

圓淨律師贊

師傳行業攝群魔及見東坡所得多老向
西湖清徹底更開雪窟現森羅

圓首座贊

橫挑柳栗布囊寬江北江南踏遍山參得
黃龍死心句歸來誰問遠三關

東坡為焦山綸老作木石却書
招隱一段因緣在紙尾園菴寶
之欲贈好事大檀越作歸止計
為題數語

招隱公案焦山戲墨雖然信手拈來自是
冒襟流出價直百千兩金成就園菴三窟
也

布袋和尚贊

維此大士無邊身三千大千同微塵慈悲
憫爾末劫人顛倒雜懷貪癡嗔布囊示現
睡豈真作如夢觀非想因劫火不壞囊常
存衆生悉度解脫門我來稽首彌勒尊普
為說法一切聞

銘

山桂菴銘

晉安劉公華即延平官舍西麓誅茅結廬

面山旁挂地不踰丈而盡挹勝覽真隱居
士過焉命曰山挂菴取小山叢挂之句也
因為作銘曰
眼界貴寬心地貴閑耳根貴靜劉子結廬
畏此簡書雖吏云隱山光蒼々谿水泱々
是用適性旁據挂叢秋芬揚風俯視奔競
誰為賞音與時浮湛期則有命凡厥後來
俛哉游哉順受其正

休菴銘

同郡李君應求榜其燕居曰休菴嘗屬桐
卿朱公新仲為之記出以示予且乞銘座
右書云作德心逸日休噫仰不愧於天俯
不作於人厥有旨哉予以是知應求所存
心矣作休菴銘曰
古君子儒環堵之室心廣體胖既安既佚
養此休譽時乃休功為名公卿休祥在躬
晉安黃夫人墓誌銘
有宋處士鄭君德稱之室黃氏台州黃巖

縣尉諱待問之長女黃卿先生也家世晉
安夫人自幼聰慧過人事親誠孝先生夫
婦素鍾愛之擇所宜配年二十歸處士治
家斬々有條理歲時祀事必躬蠲潔馭戚
獲輩寬猛適當得其惟心未嘗施鞭扑唯
以善言訓誨之率就規矩不怒而威威耻
有過失十五年申安貧自樂順適處士之
意頗如德耀事伯鸞內外姻黨無間踈戚
聞夫人之風靡不欽慕歲在癸巳夏四月

處士歿於大父舊廬夫人是時年未四十
持喪甚嚴諸孤纍々然方韶齒夫人非特
能守其志且慮郊居從師匪便亟斥賣奩
具得舍數椽直郡庠之左俾兒曹朝夕尊
所聞見蓋不待三遷果皆業儒夫善師孟
母若夫人者鮮矣紹興辛未春正月以壽
終享年七十八後七年戊寅歲某月某日
岳舉其柩合葬于處士墓是為懷安縣欽
德里文山之原男三人長曰岳次曰岳蚤

卒季曰岡嘗預鄉薦不祿女亦未嫁而天
今獨品存孫男二人曰庚曰育皆為士孫
女三人長適進士陳炳文餘在室品推尚
不羣無心進取以翰墨遊公卿間養母盡
孝人喜饌之用助甘旨與予別八九年矣
三遺書告以葬期必欲求予銘其母每請
愈堅義不可辭乃為之銘曰

蘆川歸來集卷第四

蘆川歸來集卷第五

青詞

皇太后青詞

東朝違豫晨昏省定以尤勤南面焦勞上
下神祇而致禱需澤普施於寰宇歡聲允
洽於黎元 皇太后殿下誕育聖躬欽崇
天道厚載之德惟廣無疆之壽愈隆節宣
徽爽於冲和康復佇迎於景暉臣班陪從
列職在奉祠敢稽香火之修是用壇場之
祓降靈車風馬而來格繁珠星璧月以昭
回四海馳心仰慈寧之有喜千春受社卜
長樂之方興

戊午歲醮詞

戴天履地雖屬萬物之靈負陰抱陽莫出
五行之數時推亢泰命係窮通故忘知止
之心輒叩蓋高之聵竊念臣孤根自立薄
祐良奇少有意於功名壯適丁於離亂去
國門者逾一紀脫班簿者將十年非不貧

厚祿以利妻孥私憂四海之橫潰非不好
美官以起門戶痛憤兩宮之播遷忍耻偷
生甘貧削迹掛衣冠而不顧辱溝壑以何
疑故鄉同流寓之徒老境覺侵尋之晚中
原別業蕩兵火以無涯先世弊廬緣喪葬
而易券甚欲畢嫁娶之累稍容追耕釣之
游志願未諧經營殊拙值此勛勞之日占
於焚惑之躔尤屬忌星宜遭謬口載懽愆
尤之積重罹災禍之深用罄祈禳投哀造

化伏望回光碧落垂鑒丹衷俾爾安閑常
遇豐登之世錫其壽富曲成隱逸之民

本命日醮詞

目聞災祥雖由於天降善惡必自於己求
天亦何私己當無愧慊或陰陽之繆蓋尚
容穰禴於過愆敢瀝丹衷仰干鴻造竊念
目蚤師前輩許奮孤忠顧功名之會難逢
在出處之間加審嫉邪憤世徒有剛腸憂
國愛君寧無雅志去脩門僅周二紀歸故

里殊乏一廬未免口腹以累人所望兒女
之畢娶晚節優游於井臼甘心潦倒於山
林悲繫生成良增跼蹐迨此建寅之月適
臨元命之辰恭啟星壇特延羽服償其夙
願冀以小亭庶寬填壑之憂徐治先塋之
役伏願二蒼昭鑒衆聖扶持通觀正論之
行坐待中原之復復同遺老用保餘齡

代人為母生朝青詞

長生久視必欽奉於真詮道骨仙風迺本
原於夙契竊推步閏餘之數常跼蹐履載
之私爰卜災祥儻容穰禴伏念妄派分王
族聘自相家蚤歷艱難旋罹倣援仰照臨
三光之下火宅煎熬役思慮五濁之中塵
緣束縛每存心於公正或造業於貪嗔積
習愚癡稔成罪戾頑固逃於陰譴寔有慊
於隱憂蠢々蜚蟻之微駸々桑榆之晚戌
辰將換甲子既周雖齒髮不至甚裴而福
祿敢期未艾適屆始生之且甫迎元命之

年是用蠲索壇場闡揚科教延羽流而齋戒嚙龍液以袪除伏願紫府增齡蒼宮降祉雲仍稱壽壯門戶之簪纓祖禰居歆勤歲時之蘋藻俾豐衣而足食盡問舍以求田俯徇丹衷悉繫鴻造

生朝青詞

目聞履載無私萬物咸資於長養榮枯有數四時密運於盈虛輒希作善之祥敢黷曲成之造伏念目孤忠自許蚤雖抗志於

功名拙直乏謀久已求全於出處浮湛里社經涉星霜罔貪爵祿以素餐寧向山林而獨往未忘踟躕庶寡悔尤侵尋遲暮之年永感劬勞之日爰伸夙願式舉真科伏願飈馭下臨丹臺降格憫茲遺老錫以脩齡俾坐見於升平獲行歌而逸樂

正旦本命青詞

目聞五行錯綜考定數以係窮通六甲循環推飛宮而占休咎伏念目甘心貧病匿

跡埃塵敢誦道以信身粗知榮而守辱庶逃陰譴猶有私憂太歲丙寅衡對長生之運元日辛未首臨本命之辰適契合神或為吉會是用導迎殊祉虔啓真科延飈馭以集祥歆琳壇而精禱伏願圓宮垂覆列曜騰輝僅善質以遐年必曲全其晚節俾遂隱居之志聊存積慶之家

代人本命設醮青詞

目聞履載無私萬物咸資於造化盈虛有數四時密運於機緘輒希作善之祥仰瞻蓋高之聽伏念目孤忠自許蚤雖抗志於功名拙直乏謀久已求全於出處荷聖神非常之知遇會風雲疇昔之黃緣接武從班丐祠真館爰再三而力請覲萬一以便私侵尋遲暮之年坐享素餐之祿未忘踟躕庶寡過尤不無役思慮於五濁之中置能逃照臨於三光之下果曲成於雅欲然有慊於養病適丁戊辰元命之朝迺屬已

卯立秋之閏儻容襁褓敢怠精虔是用蠲
潔壇場闡揚科教延羽流而齋袞嘒龍液
以滌除伏願紫府增齡蒼穹降祉聚珠星
而璧月通華笈於琅函式安知足之心中
在不貪之寶載祈善貸俯徇愚衷

辛未本命歲生朝醮詞

兩儀廣大每跼蹐如靡容二曜光明敢潛
藏於必照爰輸丹悃式叩蒼穹伏念目粗
識古今唯知忠孝幼從庠序國嘗妄意於

功名壯掛衣冠或冒居於寵利士也各行
其所志時乎自棄以難逢奉身盡掃迹於
丘園撫事猶累人以口腹進退非據廉耻
何顏茲誠獲罪於聖賢久已甘心於貧病
未能畢娶聊復營私賦輦頭鼠目之形是
宜跋躑見簞食豆羹之色徒取譏嘲適當
元命之年矧值劬勞之日特延羽客恭啓
露壇嚴禳禱於陰愆儻導迎於純嘏伏願
上真檢校高監昭回定一世之窮通契五

行之消長安夫環堵北山之文弗移俾爾
虎眉少微之星長繁享有生之常產樂無
用之散材未盡顏齡悉繫鴻造

家公生朝設醮青詞

目聞禍福由平一已忠孝難以兩全儻微
知止之明必抱終身之恨伏念目父子俱
塵於仕籍閔吳並脫於賊兵初赴難以請
行驚魂永定迨再生而聚首舊觀復還有
識者為之寒心謂茲焉可以稅駕而况道

不容以行其志奚必祿然後乃養其親彼
幸免者安可恃為有常拆過憂者始能全
夫無咎連年罪戾徒致煩言舉目怨憎孰
非見嫉與其蹈危機而涉世曷若躬苦節
以力田事君之日固長數口之家易足雞
豚布帛盡溫飽於人情鍾鼎山林適窮通
於天性目願畢矣天聽臨之爰因目又誕
祐之辰敢舉家庭祈禳之禮伏望高穹垂
祐庇會除愆卜福地以閑居曲存覆載闔

私門而奠枕永荷生成

代人醮詞

藥笈琅函演祕文而有請雲車風馬鑒危
烟以來歆天聽雖高人心自感竊念目妾
桑榆晚景螻蟻微蹤脫身兵火之餘避地
海山之上沉綿抵咎調護乖方屢反覆於
炎涼輒變移於寒暑鬱蒸內熱發彼謠言
抱冰霜而戰兢搜膏髓以昏憤巫醫並走
藥石交攻殊困養病尚留殘孽必遇災躋
於陰譴爰占厄運以虔祈肅欵羽流仰降
臨於斗北恭陳穀旦樂長至於日南披瀝
肺肝收召魂魄伏願祥開碧落罪削丹書
三辰照以靈官五行順於司命滌除瘴癘
漂雪形神俾強健於寢興獲安平於飲咏
畫繫造化難報生成

疏

皇太后功德疏

真遊渺邈悵仙馭以難回梵供修嚴薦慈

闡而虔啓雲天悲慘雨涕霑霑恭惟大
行皇太后德比塗華仁深任姒蚤歷艱難
之步旋安保佑之榮福緣允屬於聖君位
果推隆於佛母奄終大養茂對中興皇
帝願力無邊孝思罔極勿問慈寧之寢思
瞻長樂之宮永念劬勞何堪荼毒大行
皇太后伏願超昇梵率悟證祇園式憑竺
典之文夙受靈山之記抑祈大覺印知

追薦葉尚書疏文

地水火風四大終歸於有壞生老病死一
身孰免於無常論壽夭亦遲速之間貫古
今奚貴賤之別必資徹悟始脫輪迴其官
履踐清修性根純熟久絕功名之念殊忘
勢位之崇謙恭何啻寒儒長厚可謂君子
住善光明境界通大方廣經文卜居宛在
於別峯示病不離於丈室結習既盡果位
復還徒擗踊其子孫定依棲於佛祖聊憑
冥福式表契家伏願風熏知見之香行毗

盧頂上游戲功德之水出華藏海中悲憫
浮世之塵勞超昇諸天之快樂仰惟大覺
印知

募衆緣買魚放生疏文

寶勝如來解脫本根於六入流水長者功
德具足於十千不起信心孰從猛捨憫閻
都之俗習造殺業於歲除競決陂塘悉施
網罟逐錐刀之利竭澤莫遺資口腹之饒
垂涎未已今則化財結社發願放生園

洋、俾各全其性命波、挈、當自悟於
因緣雖碑無顏魯郡之法書而事有蘇東
坡之陳迹大衆歡喜諸佛證明

永福大興抄題修造疏

邑稱永福論山川秀氣則世出顯人寺揭
大興據水陸要津而地為爽塏宜金碧之
輪奐及荆棘以荒蕪過者孰從歸依居焉
寢成頽弊必仗檀那之起廢庶資名寔之
相符上雨旁風真是雪山穿膝一椽半瓦

譬如佛塔聚沙福既永保於千季興乃大
同於四衆肯禪勝事願列芳樹

修建薦拔富沙水災黃籙會疏

頑雲屯野常時暑雨之霖霪駭浪滔天一
且山城之冒沒風輪忽轉坤軸潛傾豈觸
怒於蛟龍遂喪身於魚鼈骨肉號呼而莫
救室廬漂蕩以無餘不問賢愚棄衣冠而
徒跣奚論貧富委金帛於泥沙吐怪事所
未聞哀群生其同措軌曉神靈蒼茫之意

皆由造化倚伏之機重念甌閩荐罹兵火
尚瘡痍之未合何災害之若臻頃戰鬪者
丁壯被傷今奔波者老稚通患方駢肩而
躑躅競滅頂以湮沉浮木蔽川既隱市声
於陷地浮屍入海盡藏腐骸於叢鄉是用
憫彼驚魂遭茲非命欲拔九泉之寃滯必
祈三界以皈依願同居覆載之中忍坐視
幽冥之下不貪之寶可守厚亡之戒甚明
爰共濟於超升庶普霑於利益答羽蓋步

虛之彤璽修琅函鍊度之威儀虔啓真科
寔繫衆力

代人生朝道家功德疏

陰功休德來鍾積慶之門雅望重名式表
挺生之瑞仰上界神仙既降爲人間宰相
奚疑童面之經默傳瓊田之草已植某官
伏願食霧飫金石之氣飲光吞日月之華
火棗交梨夢想朝真於絳闕冰桃碧藕心
遊侍宴於瑤池鮑背長年方瞳難老永壯
明堂之柱石蔚爲清廟之珪璋呵叱六丁
木鐸主盟於吾道平章五變霖雨潤澤於
斯民仰賴高穹俯垂昭鑒

追薦趙無量疏

清社世家今流寓者止數族儒林舊德知
典故者餘幾人好事訪古印法書平生耽
野史名畫雖星散盡於兵火而風味存於
笑談政爾過從俄聞奄忽驚崇朝之永訣
撫陳迹以深悲某官城府坦夷門庭和易

寬街轡於臧獲重樽俎於交親時陪長者
之遊自任忘年之友謂宜難老何遽貪程
命信是呼吸間臂真成屈伸頃念犬馬之
齒偶長蒙閑居以輩行相推願蒲柳之姿
易衰聊避俗而身名俱晦竊比鴛原之義
式修貝葉之科著鞭恐祖生先本無心於
馳騫作佛在靈運後庶有助於因緣

鎮國夫人功德疏

蜀道山雄必增崇於壽相坤維氣秀良鍾
聚於慈顏幸逢設帳之辰爰即布金之地
式憑縉侶共表精誠伏願某人宿植善根
勤修梵行自性如同佛性色身即是法身
道與時升袂象服以貂蟬之珥母山子貴
戲綵衣以袞繡之章鴻鈞將入輔於至尊
紫詔遂加封於兩國享千秋之燕樂備五
福以安榮慶及雲來恩沾族系

聖跡院出隊求化疏

舊歲早暵甚廣諸方乃大例關堂今春飢

饒異常此地亦隨時貴糴維康僧之香火
號聖跡之道場初無田疇悉仰檀越鍾魚
之響已間新粥飯之緣將落室是念貧女
一錢辦心即同辦供稍寬齋腸三蔑知恩
方解報恩欲種善因勢須猛捨莫看居士
面且試老婆心

為演老作衆緣水陸疏文

幽明異趣遵竟路以圓通生死同波賴慈
航而濟度諸佛子等沉迷五欲流浪三塗

造一切之苦因盡無明之業識爰經浩劫
莫值善因不有皈依孰為懺悔著儀文於
天監標顯現於咸亨緣雖起於阿難狀寔
存於維摩面頌功德不可思議宜音勸信受
奉行若聖者凡竭誠心而發誓欣結社以
隨緣所冀罪垢消除悉願冤親解脫茲者
法筵清淨佛事精嚴肇新上國之壇場一
洗南方之耳目初中後而分夜去來今以
同時投哀大慈大悲成就無遮無礙三災

伏信闍老不許商量行路同悲舊交增痛
爰修功德用薦幽冥伏願一念圓明千燈
照耀識破從前之眷屬盡是冤親悟了過
去之因緣莫非夢幻無復身世之孤苦兼
忘妻子之愛憎入解脫法門得自在三昧
往生極樂國常住菩提場

追薦李丞相設齋疏

死生旦暮之常輪迴多幻談笑屈伸之頃
脫離塵塵自非宿植善根孰能頓超果位

其官本堅固為忠蓋廓智慧以聰明現宰
官身具足無邊之願力觀法界性了知一
切之妄心報地甚深貪程太速未盡六十
小劫不見甲子上元想廊廟之衣冠話言
如在陪山林之杖屨步武已陳委富貴於
浮雲忘功名於故紙愛憎俱泯毀典全收
荔子丹弓爰值始生之閏梁木壞矣奚勝
永訣之悲是用恭叩佛乘普聞義諦真師
子吼奮迅廣長舌相流通難酬國士之恩

聊効門人之禮情文哽塞涕泗橫流伏願
悟一念於最初斷諸緣於末後往西方極
樂世界度南閻浮提衆生
雲外千山通諸方之道路秋來一雨起平
地之風波裏相現前成功忽毀等劫火之
俱壞輪巧匠以旁觀直須截斷衆流不勞
私筏僅欲超登彼岸必假津梁凡所往來
俱霑利益

薦拔水陸功德疏
麓川老隱紹興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已時伏觀永福縣崇光寺前溪流累
漲渡舟傾覆士庶僧尼若男若女等
約三十餘人並皆溺死即時呼舟拯
濟共活五人蓋緣吝財輕生喪身失
命民雖愚暗事可憫傷謹捨淨財入
崇光寺就二十七夜修設水陸冥陽
齋一會回食供僧用仲薦拔者

八難丕安和平六道四生均霑利益
代梵天功德疏
五百歲而賢者生親送雅聞於釋氏三千
年而蟠挑熟竊嘗九屬於德星運值中興
才推間世伏願其官雄姿英發爽氣殊倫
善開方便之法門夙有慈悲之願力為蒼
生起名已覆於金甌現宰官身功佇調於
玉燭龍天期諸外護龜鶴羨此長年敢憑
貝葉之文用益喬松之壽

追薦張永州功德疏
死生乃始終之說壽夭亦遲速之間要當
知闕陷世中切記取末後句子一百二十
歲永免這箇臘月三十日只散尋常坐斷
六道四生路頭跳出十方三界却外某官
性通佛地季貫儒流詣闕上書欲展青雲
之步從軍草檄嘗為綠水之賓將懷印綬
以臨湘忽歎神魂而游岱真人無位出入
面門扇子上天築着鼻孔捨瞿曇何所依

積潦漲溪叢自千峯之雨衆生爭渡意輕
一葉之舟傾覆在前號呼莫救目駭驚濤
之壯神傷滅頂之凶良由共業宿因忽爾
橫罹奇禍弗謹危亡之戒可無性命之憂
癸魚腹以云多垂蛟涎而或脫諸佛子等
沉迷苦海不過慈航流浪愛河未登彼岸
所願從今向去永斷貪嗔癡更同見在未
來常聞戒定慧凡為利益莫起風波

通老請疏

開山立碣必表洪照道場結社蓮宇修
惠遠故事茲為勝地盡畀高人某人言滄
而行孤性疎而色野雅宜林下迥在世間
得句律於東湖訪師資於南嶺草堂初到
推法器以爭先黃檗遍參舉叢林而稱首
究竟雲居上足承當佛眼嫡孫千古風流
一時光彩元戎乃作家檀越居士則隨喜
門徒杖屨相從箭鋒莫避秋來雨過也防
蘭院鳴鍾月出猿啼正好虎溪送客

聰老請疏

宗風未墜大山門佛事鼎新法席久虛老
尊宿道場遴選式孚衲子允屬作家某人
不打葛藤善批判古人公案絕無滲漏皆
流出自己曾襟嗣續巴陵淵源臨濟雖然
把定正脉何嘗貶削諸方厭負郭之石泉
三义路口邊侵霄之鳳軸百尺竿頭戴元
戎外護之恩逢聖主中興之旦一心奉請
四衆歸依願聞海潮之音速登獅子之座

攝龍象於叢社贊箕翼於羅圖

明老請疏

擒縱殺活直須覲面當機成住壞空正好
安身立命古德有見成公案闍梨自錯認
話頭早知飯熟多時畢竟鉄牛在陝府又
被風吹別調洎令鷄子過新羅某人臨濟
正宗北亭嫡子項化行於南嶽旋應現於
西峯出世最先罷參蓋久未肯得休去歇
去承當取胡來漢來切忌商量何堪疑着

舉叢林多證龜訪鼈是檀越皆把攬放舡
歷知萬物本來無早是九年車不出百尺
竿頭進步孰不失驚大火聚裏翻身湏還
好手到這裏且要將錯就錯為人處未免
隨鄉入鄉啐咏同時因緣會遇辦心不如
辦供知恩方解報恩普薰三界之香恭祝
萬年之壽

請法海通老疏

閩都分鎮三山鼎峙於城中法寶創基四

衆川流於座下必得本分尊宿始成行道
叢林維東諸侯寔大檀越欲全提其正令
遂決用以迅機其人龍門兒孫楊岐宗派
氣吞雲夢冒次露巖聲之姿語帶煙霞筆
端奮風雷之舌開曇華於文室見德雲於
別峯所向歷然還渠識者人境俱勝戶外
之屨甚多魚鼓一新屋上之鳥轉好况問
法無絕江之阻而入社有展鉢之頻何惜
明窓聊同隱几閑浮生之半日發深省於

晨鍾佇迎象取之臨恭祝龍顏之壽

遜老住報恩疏

大善知識無非方便爲人一切衆生皆能
立地成佛未論三種滲漏莫非五位君臣
出家若是正因逢場不妨作戲毛吞巨海
鋸解秤鎚某人梵行精修宗乘圓覺蚤遊
靈石聞猿啼青嶂之深晚嗣雲峯看毳輓
白雲之際縱橫自在舒卷隨宜與諸方兄
弟結粥飯緣要後代兒孫同安樂界頃年

資聖之塵刹已起平地上骨堆今日鎮國
之機鋒誰解虛空裏釘鼓明眼鵝王之擇
乳寔相香象之渡河將什麼喚作報恩祇
這箇名為嗣法祝聖壽以第一義諦談禪
於不二法門大家且唱太平歌何處更寬
西來意

代請歌公長老住福清蘆院疏

大千世界阿蘭若全盛於東南百丈規繩
比丘尼各分其保社必推法畧以振宗風

爰堅男女之信心用續佛祖之壽命其人
飽參尊宿行業精勤遍住道場禪機警悟
節粒食而唯嚼香蜜屏綿繡而常衣芻麻
事類古賢名聞知識蒙諸方之印可審四
衆以歸依女子定聞不妨拈出老婆心切
大是作家未客北斗裏藏身且要僧堂前
相見與多年之蘆院舊店重開看今代之
末山逢場作戲好唱遠鄉曲休歌結草菴
願贊齋慈共祈春筭

代請真戒師住圓明疏

粥魚齋鼓到處皆是道場露柱燈籠現前
無非佛事莫問山林城市當隨時節因緣
其人得自在禪修平等觀遍諸方而遊戲
盡四衆以歸依承嗣作家宗師批判古人
公案久矣薰天炙地宛然運水般柴去住
無心未用身藏北斗卷舒在我且將芥納
須彌要令海印家風不離普門境界雖則
因風吹大何妨洗脚上舡請效嵩呼來陞

祝座

泉州惠安大中院請前住永春
太平智銓住持疏

縱橫妙用無非信手拈來吟咏同時未免
逢場作戲牆壁瓦礫猶能說露柱燈籠總
會禪直下承當不容擬議某人雲門後裔
通照宗風雖無瞞人之心宛有超師之作
因緣偶合行解圓融直饒一道神光已是
兩重公案拙得住山斧正在相風使帆執
取夜明符便要斬釘截鐵恁麼則冰消瓦
解任從它水長取高驢事未了馬事來張
公喫酒李公醉最好箇轉身路莫錯認定
盤星請續不盡之燈願祝無疆之壽普聞
法語共戴人王

請前金地長老了性住永春

平院疏

大丈夫始解出家古尊宿各明已事橫擔
柳栗到處同參昨上眉毛詎令蹉過覓心

了不可得問佛方知有因某人具無所礙
辯才咆哮獅子窟識未生時面目吐盡野
狐涎曾施陷虎之機宛在布金之地據北
見成公案還他靈利衲僧更須本分鉗鎚
乃顯作家手段已陵平生三轉語足以報
恩徃山會下五百人要知問取振起太平
場席承當臨濟兒孫決定論芥子須彌擬
議間龜毛兔角一口吸盡西江水馬駒踏
殺天下人演乾宮貝葉之文祝震旦王旒
之壽勿藏斗裏揆聽嵩呼

請竹菴普說疏

中原虜禍棄別業而久荒南土冠攘挈行
裝而蕩盡故鄉返如流寓一室本自空虛
服五載之苴麻營四喪之丘壠舉家食粥
者屢矣指囷贈粟者蔑然絕憐有患之身
幾至無衣之歎持是心以堅忍偶未死於
悲摧終祥祭而驚弊廬事禪敗而贖通券
少年尚氣赴人之急何難老境偷閑治生

之謀乃拙念阿堵特積散去來之物使眾
生分愛憎喜怒之情不有舉揚誰共諦聽
今日居士長者共作證明爾時債主冤家
悉皆解釋願聞安樂法常結清淨緣

請惠安大中長老義端住南安
延福寺疏

呵佛罵祖未當僂羅拽把牽犁幾乎敗闕
具得正法眼識取最上機旋風打不妨八
面未臺山路大好葛直去某人掃除物我

脫離聲塵嗣真歇之家風出清源之宗派
道價風經於印可叢林蚤許以歸依參透
古德話頭換轉衲僧鼻孔咸推老手數主
名藍與麼赤灑、時箇中活潑、地念巖
頭之故居虛席捨筆諫之真蹟未歸未須
禪牀上接人且要法堂前剗草深錮痛劄
把定放行任它諸方號十字街頭須還文
室住三家村裏靈羊掛角大衆無疑香象
渡河謂師速道福延此土算祝至尊願聞

不二法門共聽第一議諦

代人作湯勝

白雲飛出特地風光黃梅熟時端的消息
項門眼負荷天法室中句親切為人賓主
已分因緣非細某人平生脊梁孤硬過參
拄杖橫行普熏知見之香深入禪悅之味
咬破鉄酸餬吞却栗棘蓬冷暖如飲而自
知中邊俱甜而無礙三脚驢猶看覲草一
隻箭已射入城衆所甘心言須苦口請嘗
霜後菴摩勒始信美勝元酥醅祇恐坐斷
舌頭不怕築著鼻孔

茶勝

騎着佛殿何妨老漢放風狂撒了禪牀只
恐諸人沒手段未咬破雲門餅且喚取趙
州茶悟最上乘履真實際種田博飯初心
季古德住山擊鼓升堂隨分爲檀那說法
直得龍天歡喜是宜緇素歸依百尺竿頭
離身有句三家村裏舊店還開團圓秋月

照碧潭藹、黃花明翠竹莫問君臣賓主
但觀時節因緣煎春露之一杯生清風於
兩腋敢勞大衆同應當筵

湯勝

般柴運水居山妙用縱橫掃地焚香舉世
生涯冷澹名向箇中薦取何勞直下承當
依象王行作獅子吼折脚鎚煨糞火絕念
紛華柳栗棒掛鉢囊信緣去住十二時無
非佛事大千界獨現法身可謂是石火電

光不容眨眼到這裏泥牛木馬各自點頭
且置葛藤同參菓石味長松以舌本澆甘
露於心田恁麼宗風真堪贊歎略展家常
禮數重煩清衆證明

茶勝

一口吞盡逝莫向作掌勢處承當信手拈
來要須未舉托子時會取標禪律雖古今
立異問佛法則南北何殊迺眷閑中罕聞
座主欲識人天眼目且隨粥飯因緣續無

盡燈八萬四千門悉皆歡喜轉大藏教三
乘十二分本自流通其人願力慈悲身心
廣博常誦七俱胝神呪度脫眾生獨傳五
印土梵音參同密印出入華嚴境界游戲
賢首道場大目溪邊誰論去來之相小華
峯下聿新圍繞之儀竈牛之塵已橫貝葉
之文未墜况是禽呼春起不妨花泛芳香
聊頌瑞草之冠普為雲堂之眾俯臨法會
共洗塵昏

代人湯勝

黃牛熟炙橘皮叢林勝樣嵩老濃煎姜杏
古德家風欲發初地鈍根未免重下注脚
居士長者塵、刹、生信心國王大臣在
在處為外護其人辯才無礙妙湛總持
橫說倒說流通胡現漢現具足沒量神通
真散聖平生受用輸作家護戒律之精修
善神捧足感標科之真義諸天雨花講席
肇新法門永賴出廣長舌相遍滿三千大

千化清淨法身歸依一佛二佛甘苦箇中
薦取冷暖隨人自知龍華會上好結緣吉
祥老子不孤負敢勸清眾為作證明

茶勝

香嚴圓得為山夢兩手擎來院主透過趙
州關三喚拈出好去百草頭薦取更向一
樵下承當某人道眼分明家風淡薄密付
雲居之古衲飽嘗安樂之靈芽花乳清冷
風生兩腋塵根迴脫舌覆大千本眠雲卧

石之人應垂手入鄧之供白足之師高潔
聊復火種刀耕青蓮之宇莊嚴何妨草衣
木食活泉新汲小鼎微鳴莫問春去春來
有商省處但見漚生漚滅驗在目前辱海
眾以臨筵講山門之常礼

精嚴寺化鍾疏

晋安郡西南隅群山挿天林麓鬱蒼彌望
秀色絕江而往地號水西中多蘭若金碧
輪奐有古道場是名精嚴今勝曰願忠資

福院歲在戊辰僧結制日洛濱最樂普現
三居士拉蘆川老隱過其所而宿焉徐聆
鍾磬珠令嘈呖同作是念維大山門晨夕
所考擊一切聞聽豈應如是譬猶健丈夫
堂、七尺宜乎音吐發越洪暢而乃喑啞
弗稱其軀是山門病爾時長老法勳即從
座起而白衆言時節因緣自當改作居士
長者等是曰檀施熾大火聚鼓大鑪鞀不
日成之亘千萬年與茲山永久政在今夕

心念間必使衆生無明一撞盡驚祖師正
令三界普聞其功德不可思議諸公相視
皆大歡喜歸而為之疏以遣化云

勸施金剛經疏

開元老一公禪師歲在戊申住福城西顯
報嘗發心願募賢士大夫三十二位自書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各一分鏤板印施經
成之日具伊蒲塞饌人受一部盡此報身
持誦不輟凡書經者止著郡望仍各抽錢

參旣為工墨佛事種種所費此志已二十
撰矣猶未能圓成維是經有不可思議無
量無邊大功德古今因果報應贊歎難盡
時節因緣正在今日願入社者幸題姓名
如或書寫未暇只欲隨喜受經亦希垂示
共結勝緣

蘆川歸來集卷第五

蘆川歸來集卷第六

大監蘆川老隱幽宮尊祖事寔

福州福清縣幽宮院行者啓通等

右啓通等今在常州武進縣

張祕丞處將錢貳拾貫文銅錢

玖拾柒陌欲買田地逐年收地

利捨入幽宮院作女弟子張九

娘疏奉爲

外翁秀才劉四郎 外婆張三

十四娘 亡妣劉二十九娘三

人忌晨供僧表白今先交領得

銅錢壹拾貫文玖拾柒陌其餘

錢別支撥前去蕙托 劉立之

秀才勾當今立交領文字爲憑

謹狀熙寧捌年拾貳月 日

福州福清縣幽宮院行者啓通押

狀 同領錢肯習押

祖少師文靖公手澤判押

九娘收此照會更將此批與

十伯處可取拾貫文九十七陌

添與此人且先附信去要添置

田地收利入幽宮院三日 押

祭祖母彭城郡夫人劉氏墓文

昔我先祖未取科第粵時夫人始作之配

儒生窮愁想見中饋逮生多男室則已繼

同穴送終是爲林氏宜夫人宅獨厝茲地

先山深林樵牧不至歷數十載父老不記

有孫爰歸發其久翳閭諸里閭歎息出涕

生雖不事死亦子貴彭城之封象服煒々

醢酒割牲用示幽賁嗚呼哀哉

先祖特進始娶劉氏劉無男子獨

產二女長則夫人次適于鄭又皆

無男子也先祖既嘗力責其外

舅姑夫人之亡遂相其次自爾應

舉覓官寢以仕官子孫不復來尚

以田屬幽宮俾供諱日今數十年

矣元幹獲緣職事道過墓下翦伐
荆棘掃除阡隧并得翁媼之墳祭
拜焉庶幾克成先祖之志乃刻鄙
文以告後來宣和元年八月初吉
孫元幹記

蘆川豫章觀音觀書

元幹以宣和元年三月出京師六月至鄉
里十一月乃復治行得先祖特進子澤
於外孫陳氏蓋先祖幼養於姑家長則

為其婿劉氏無男子而祖母止出一女適
陳氏亦不壽今家姑暨諸父皆林夫人子
也觀夫買田作供以為父遠計不委之于
孫而授之陳氏所以貽子孫懽者可見矣
曾未百年寢已蕪沒幸而得之自謂可以
贖責也先祖塋兆在仙宗觀東有林氏
子葬其親遽遣匠石於神道華表之前青
龍左臂之上取可以為柱為礎者枚數至
二百有奇輦於山南新阡旁者殆過半元

幹謂卿曲當責以義此石既鑿訟之何補
弟築其毀作亭數椽以為歲時愒息之地
葉已輦之石移書愧之先祖有舊屋在
村落中子孫不復居今為傭耕者所舍元
幹奉二代畫像於正寢擇淨人嚴香火
灑掃之役使過者猶曰文靖宅也先祖
凡五男子其仕宦者四獨六伯父終於布
衣老妻二子維仰食於諸父然頗為債家
所窘元幹載念伯父之歿以時之不易藁
葬蔬園迨今三十年二兄不振無乃以是
特卜爽塏遷之冀其孤之或興不獨平其
券也有鄉先生鄭俠介夫者年垂八十及
與先祖遊元幹兒時所願見賢書及門
適已抱病延入卧內歡若平生而遺言餘
言預聞一二後數日遂哭之若有待然先
是姨母寓信陽老矣元幹所未識枉道拜
之悲余母早世而喜元幹長大也為留數
日蓋母孫亡時元幹方巾角既至里中宰

木雖拱門墻缺然周覽流涕凡所以為觀
美者心固欲之而力有未及也不能已已
於是繚山以垣加植松栢揭氏號于門廡
幾它墳焉元幹平生坎壈屢違手足之釁
去家時僅存一弟甫三歲又天折異日亦
有未葬者歸其骨並瘞之是行也既得劉
氏三塚治完之且獲是書以傳于家則窮
年奔走亦復何憾因錄可訓于孫者二年
正月十四日豫章郡觀音觀書

宣政間名賢題跋

掃除先遠之丘墓掇拾祖德之手澤真子
孫職也而又能以文字翰墨發明之仲宗
之於是舉也於是為得矣退之稱歐陽詹
慈孝最隆其為文章善自稱道吾於仲宗
亦云宣和二年 月廿七日豫章洪芻駒
父書
張侯仲宗近作殊有老成之風無復少年
書生氣適閱越數千里及見大父時客非

獨手澤存焉掃 劉夫人冢不忘其本也
東湖居士書

為士而能尊其祖為子而能幹父之蠱此
可父之習也碑采燦然足以有譽於世矣
宣和庚子陳瓘書于廬山之南

知士無難得其用心斯知之矣今仲宗得
大父手澤數言於亂紙中遂嚴飾而藏之
以詔子孫此其用心必且淬礪其質追琢
其章以發揚幽光詎肯失其本心以貽前

人羞于君子以是賢之宣和庚子建安游

酢書

文章可以感人非有本者不能也仲宗去
親庭適數千里外見於行事皆忠厚惻惻
與世之游于異矣故其自叙使人讀之慨
然增丘壠之念宣和壬寅劉路書

余崇寧間與安道少卿同仕于鄴公餘把
酒以詩相屬時仲宗年未及冠往來屏間
亦與坐客賡唱初若不經意而辭藻可觀

莫不駭其敏悟安道既入朝其後數年
余亦歸自河朔再會于京師仲宗事業日
進又數年復見之則已卓然爲成材矣蓋
其天資夙成素有以過人也至於竭力松
楸克勤祀享薦於禮義孝愛之道所謂文
質彬彬者歟此又可嘉也於是乎書廬陵
歐陽懋

仲宗昔予太學同舍郎嘗哀其亡友唐慤
生詩帖軸而藏之裸飾燦然如諛達人貴

公得氣時予嘗書之嘉其朋友之義今又
書此以見其爲人子孫之孝宣和五年五
月晦仙井何桌文顯題縑文度同觀

昔馬少游願爲郡掾吏意在墳墓笑伏波
有大志人志固不同也至伏波在壺頭乃
始念其語少游幾近本哉仲宗諸父皆顯
用於時武部以久次求本郡將行復留士
大夫一出而難返如此賴仲宗及爲小官
時周旋荒遠補所闕遺了堂先生推言幹

盡之義善矣舉斯而言吾家季父得奉使
鄉部十年歲時輒至山林豈非私室之幸
邪宣和甲辰中秋五峰翁挺謹題

世之人處父子兄弟間有厚有薄其有厚
者非真能孝友也施報不一意慮爲變出
於有激云爾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惟無所
薄者爲能有厚也觀仲宗之所立則古人
之意得矣宣和五年六月二日呂本中書
仲宗隆於慈孝蓋天性然也苟其本立矣

則積而爲事業發而爲詞章豈復有二道
哉有德者必有言其仲宗之謂予宣和六
年四月九日趙郡蘇庠書

仲宗諸父皆特進公繼室林夫人之子
俱非劉氏出也其子孫聲容蓋未嘗相接
觀公付委陳氏之意所以望其子孫其
責亦輕矣仲宗得其手澤乃訪尋於丘荒
莽莽之間割牲醢酒以致其誠意又爲文
刻石以表識之其於尊祖追遠之義盡矣

吾將見其流風所被使鄉邦民德歸厚必
自茲始也宣和甲辰四月辛亥龜山楊時
書

仲宗尊祖追遠之志叙事記久之文余不
復贊其贈言皆百世之士後之觀仲宗者
可以知其爲人矣宣和甲辰四月六日鄱
陽汪藻書

予曩與安道少鄉遊聞仲宗有聲庠序間
籍甚恨未之識今年春仲宗還自閩中訪

予梁溪之濱聽其言鯁亮而可喜誦其文
清新而不羣予洒然異之然未敢以是知
仲宗者士之難知久矣富於文而實未必
稱敏於言而行未必副曷敢輕許人哉別
未幾仲宗復貽書勤勤以其大父手澤
諸公所跋示予且求一言夫學士大夫則
知尊祖矣君子薦於親則民興於仁推是
心以往所以稱其文而副其言者率如是
古人不難到也在仲宗勉之而已宣和甲

辰孟夏晦李綱伯紀書

後四年歲在戊申仲冬既望李維仲輔李
經叔易同觀於梁谿拙軒時季言如義興
未還

買田飯僧春於冢間之餒魄時進公
加人一等矣仲宗之文忠厚惻怛叙事條
毫蓋其孝友淵源所從來遠也宣和甲辰
九月旦日王以寧書

宣和六年十月廿八日劉世嘗觀

鍾與仲宗游且十五六年得其治性修
身求師尚友之道有軼於羣公所稱者若
夫懷念祖德俾發聞於人特其盛德之一
爾宣和七年二月丙午汝陰王銍書

中宗以行義之美成於事親滋於先祖
訪之故老得其祖布衣時前夫人劉氏
之墓表而出之以示後昆嚮非仲宗之孝
愛格於幽明儻故老之不存文字之泯沒
無所考據則劉夫人之冢長翳草棘間

矣豈不悲哉古今文人撰著甚衆使人讀之或至太息流涕者以忠孝之實存焉爾仲宗於其祖夫人之文也豈不然哉眉山蘇迨書

余頃未交仲宗先伯氏景方趨使交焉然此時但見仲宗詩文蔚然可愛固已恨得交之晚乃今復以懿行見信於當世賢士大夫則余曩日之所以愛仲宗者殆誤矣孰謂先伯氏平生取友止於文詞間哉因是又使人追念賢兄而流涕也燕郡張穢書

仲宗年昔負絕俗之文今又見高世之行羣公贈言足以不朽矣願予何足以進之強為題跋云宣和乙巳中秋後二日山陰李光

近世士大夫有捨其父祖而惟外氏之尊憑藉其名步推勢而致位貴顯者視張子此事真可嘉矣靖康改元七月十四日

眉山任申先

仲宗之用心與見於行事者每有過人非獨此事也所與遊皆一時名人勝士可謂行不負於幽顯矣而云云者猶不止嗚呼斯其所以為賢歟建炎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江端友

永福張仲宗國士也忠厚足以勸薄俗義風可以勵浮淺至於純孝錫類追遠奉先出於天性生資又何疑焉逝者果有知乎

蓋不可考然車過三少腹痛勿怵豈獨為一時戲笑之言邪睢陽王浚明書

陳晉之夢得其云世外祖鄭氏故塋於荒榛野蔓間歲既踰百烝嘗弗墜殿撰張公深道作詩以紀異有云莫言伯道無兒嗣看取千秋祀事存兩公皆閭之君子也今殿撰公之猶子元幹仲宗所立復如此諸老先生又從而嘉歎之誠可以風薄俗云李易謹題紹興二年人日

說者每嘆近世無忠臣非無也求之於孝
子之門則必有足觀者 仲宗幹蠡之譽
書於廬山之南而梁谿之濱且勉之使推
是心以往異時移以事上將見憂君之憂
無適而非忠也紹興壬子正月二十八日
里人辛炳

掃祖母之松楸實大父之手澤省母黨謁
鄉先生通有無於伯仲而葬其亡老此士
人所當爲况仲宗之賢乎蓋仲宗官遊四

方時適歸焉不以能爲之爲難而以得爲
之爲幸此記事之文所以作也若以仲宗
爲非劉氏所出之孫乃能切切如此便加
贊美一何待仲宗之薄邪一種天地豈有
先後之間乎仲宗上塚時諸父各列於朝
不能即歸仲宗乃幹父之蠡爾了翁之言
可謂句中具眼夫了翁百世師也下視時
輩如黃茅白葦耳幹蠡之語豈輕以予人
仲宗於是爲賢紹興二年人日拚欄鄧肅

志宏

士而尊祖所當爲也今之學者類喜近名
而不知爲所當爲於吾 仲宗不得無愧
劉殷少孝於祖母神賜之粟七年 仲宗
行老矣而方諱窮造物其終報之耶筠溪
李彌遜書

仲宗孝愛忠厚之意見於筆墨之間蓋不
獨文字妙當世也表章仲宗尊 祖之義
者其人之往々余所欣慕亦足以見仲宗所

與遊多天下長者也新安朱松紹興壬戌
十月七日觀於連江玉泉寺上方

觀 仲宗此文感念落陽松楸未知拜掃

之日不覺涕泗橫集乃知此文之傳足以
勸失爲人之孫者三復數仰紹興癸亥二
月廿二日洛陽富直柔題

紹興癸亥仲春晦仲宗出此軸相示并得
熟讀諸公跋語所以贊美 仲宗尊 祖
篤親之意既詳且盡不可以有加矣復何

言哉歎仰之餘因書其後延平葉份
仲宗用心如此而所推許者皆一時名人
可以厚風俗矣紹興癸亥六月旦觀於福
唐東野亭石林葉夢得書

書 幼侍 先君提舉官遊每見好
古書盡心竊書之時或展玩數日必
走膝下凝罔 先君以其不好弄

亦深愛之一日發篋得數紙墨刻
意若不憚謂數日此書家 判監
幽崇尊祖事 蘆川刻本于罔
奈欲歸未能也 曾雖獲記其言
未悟其意 父歿數年 年先
三人偕仕 臣不知何從得此舊藏
念欲哀而為一食貧未暇今南要

倅清目家兄呈表丞吳江得黃文
昌書三高詞刻石垂虹督假令
武做得 胡忠簡子 提刑公示
及賀新郎二詞真蹟諸賢見
之叙述稱嘉謹已模本成帙 數
承乏替川併以家集銀梓 信目弟
待次京局實司之因誦甲戌自贊
而知 蘆川初度之年在辛未誦
上陳侍郎詩序而知掛冠之年甫
四十一揮塵錄所載亦復叙收凡
詞翰可無遺逸矣獨 幽崇孝
慕一節人未知之者 曾固歎成
先君之老以所藏閩中石刻并刊
歲月因循後恐老大心勞遽然難

就敬玩題跋皆宣政間偉人蓋
以其尊祖譽盛稱不特美其詞
翰也今 蘆川歸葬閩之螺山
先君昆仲三人二居華亭叔父知縣
歸閩其後未有顯者 都運寺
正叔父之後巽昌師昌二兄未脫選而
殂 滌昌兄自太學登科止於一尉
益昌弟今已升舍奏平請舉該
免且丁家棘數昌兄弟將欲拜掃
松楸如 蘆川祀 祖母劉夫人
之墳叔伯叔兄弟之葬築亭葺
屋俱未効其髣髴謹以幽崑顙
末及名賢跋語附于文集目曰幽崑
尊祖歸此亦 蘆川所書以傳

子孫使知有尊祖之誼云嘉定
己卯益昌孫通直郎知於潛縣欽臣
敬書于縣齋袁備堂

蘆川歸葬集卷第六



別本蘆川歸來集六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張元幹撰是集已於永樂大典中裒輯成編別著於錄此本凡詩二卷雜文三卷末附幽巖尊祖事實一卷詩僅有近體又編次無緒至以題米元暉瀑布橫軸一詩題蘇養直絕句後一詩題江天暮雨圖一詩題江貫道絕壁古松一詩入之雜文跋類中蓋殘缺掇拾之本也

陳文正公文集十三卷

〔宋〕陳康伯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陳文恭公
集十三卷》提要

重刻陳文正公先生文集

序

先生中興之首勲也先生
之相業行實繫籍聖賢其
後必傳諸史冊泐諸金石
昭然可紀故凡性情道德
學問文章發之於紀綱政
事顯之於號令聲名顯印
問望金錫圭壁爽在丕見
爲可法而可傳者也況其

有關於廟謨有裨於生民
有傳於後世此天地之正
氣川嶽之鍾靈蓋不啻
之英傑誠哉一代之偉人
也故先生之在朝歷事二

序

二

帝前後廿餘載功業詞章
巍然煥然設使天假以年
則宋室之土宇可全復而
不徒江南之半壁矣熹從
事二紀獲庇同朝先生之

之相業行實皆熹之習見
習聞親炙而佩服之者也
惜泰山旣頽梁木旣壞遺
言碩畫幸賴有賢嗣偉節
伯仲諸人克繼先業顯名

序

三

于朝又熹之金蘭筆研同
事者一日以先生之文集
丐余爲序熹雖不敏亦不
敢辭于是澣手焚香端坐
肅觀越月餘而始畢亦不

敢贊一詞但因所請以次第其篇凡三十卷而弁諸首云

皆

乾道七年新安門人朱熹

序

四

頌首拜書于碧落洞天

陳文正公文集目次

卷之一

奏疏畧

奏疏畧一

奏疏畧二

奏疏畧三

奏疏畧四

奏疏畧五

奏疏畧六

奏疏畧七

奏疏畧八

奏疏畧九

奏疏畧十

表

陳文正公文集

目次

一

紹興辛巳御平臺召對御筆金書書忠二大字內則詩四

章臣康伯謝表

謝皇上勅命修編家譜表

謝聖恩頒賜綠色蟒緞十表裏白銀五十錠表

謝賜曆日表

卷之二

詔

紹興辛巳親征草詔

又

詩

襲封衍聖公誥	誌	族譜誌	祭文	祭祖祝文	祭祖祝文	祭后土祝文	祭后土祝文	詩	賜老歸田詩	通龜峯詩	詩餘	陳文正公文集 目次	院郎歸 暮春過嚴陵釣磯有感	卷之三	御札	高宗御札 五十六条	孝宗御札	御旨	孝宗勅賜御書旌忠顯德之碑	卷之四	剞	尚書吏部擬授迪功郎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尚書吏部擬轉承奉郎剞	勅轉奉議郎剞	勅轉太常博士剞	勅左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剞	勅授戶部司勳員外郎剞	勅提督糧儲剞	勅左朝奉大夫軍器監剞	勅召起相剞	勅修理祠墓剞	葛丞相剞	卷之五	陳文正公文集 目次	勅特授左光祿大夫誥 贈鎮國夫人何氏誥	勅授左金紫光祿大夫誥	擢任制誥	勅改謚文正誥	勅諭	勅賜陳氏家譜誥	勅陳安節誥	外集	卷之六	鑑史諸書	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憂寅政鑑	建賢錄
揮塵錄	性理
朱子大全	人鑑編
名臣言行錄	白眉故事
古今人物論	
卷之七	
郡誌	弋陽縣誌
鉛山縣誌	
陳文正公文集	目次
卷之八	四
贊	
小像贊	虞允文 小像贊 梁克家
文正公贊	朱熹 小像贊 華陽伯
切臣詩贊	宋濂
跋	
讀親征詔草	何澹 又 辛棄疾
又	謝深甫 又 陳
又	葉適 又 張岩

文正公遺像制誥墓文後	沈琮
陳氏家譜跋	陳一勤
卷之九	
書	
陳丞相辭免除著作佐郎書	王十朋
上陳丞相書	王十朋
陳丞相辭免除乞外任書	王十朋
上魯國公書	朱熹
又書畧	朱熹
陳文正公文集	目次
卷之十	五
上福國公啓	王十朋 又
又	上魯國公啓 朱熹
卷之十	
譜序	
詔草序	李以初 御賜金線譜命汪藻直學士叙
族譜序	張浚 又 虞允文
又	謝深甫 又 何澹
又	陳珽 又 李奎

世孫 以乾編次
士選承訂

奏疏畧一

詳見宋本傳聖政錄傳紀諸書今其畧云陳康伯居司動郎官時上疏力陳更化之說欲以救時病強國勢又云欲求苑簡之臣于倉卒之時不若進副直之士於閒暇之日去其兩淮望風奔潰會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見危授命者有人矣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一

一李孫乃桂補正

奏疏畧二

全亮將淪盟人情喘恐廷臣爭進退避之計康伯獨奮然請對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若誤聽此屬之言臣恐士氣衰竭人心沮奪大事去矣有如六師未卽遽行且以建王爲元帥先往撫師其亦可也上然之未及發而亮已被屠中原遺民日望王師之至康伯上奏乘此機會決策親征連圖進取上旣至建康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爲帝王之宅矧今北土之人謳歌未改旣聞大駕臨江此必延頸舉踵以望振拔宜遂駐蹕以係其心上已開納會有密啓東還者事下侍從台諫

集議以聞康伯曰今欲控帶襄漢接引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

之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之近議者徒以一時僥倖從之人內顧思歸故爲是說以悅其意豈爲國家計哉過聽其言臣恐回鑒之後兩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非細事也然是時上下人懷家室之安士無天下之志欲歸者衆一暴十寒莫聽宸聽康伯雖有縷縷之忠竟不獲婆敬一言之用使當日主上慨漢高之軼遂都金陵則中原之復可計日而待也寧僅偏安而已哉嗟乎世運之盈虧雖曰天命抑亦人事然也千秋萬歲後有識者不能不爲之于斯云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一

一李孫乃桂補正

奏疏畧三

紹興九年康伯上言義倉之法惟克賑急不許他用諸路州縣歲收苗米六百餘萬石其合收義倉米數目不少年來雖聞有災傷水旱去處支給不多訪問諸路州縣軍饑已將逾年所收米數更不依條退項督管皆是擅行侵用從來未嘗請察乞下諸路州縣主管常平官取索五年的實收支數目仍開說逐年有無災傷水旱檢奉審察施行上曰義倉所以備水旱凶荒比年州縣或侵支盜用或賬簿無術僻遠之民窮困而不得被其惠可令措置

奏疏畧四

十六年上曰監司郡守須修舉職事若不惟民不奉行法令郡守令監司按劾監司令御史臺諫按劾然後上下有綱紀康伯上言陛下承祖宗付託之重正宜使上下內外共為一心以扶持而全安之奈何命之出於上者下不得以矯其非政之行於下者上無以稽其失所謂命出於上而下不能矯其非者蓋人君之行事豈非一一其盡善盡美也哉今陛下必欲杜私謁而存公道舉朝廷之紀綱度法以與臣子共守之誠國家之福也

奏疏畧五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一

三

二十年詔籍鄉社兵績效乃請籍民為義勇其法取於人戶雙丁十戶為一甲五甲為一團擇一邑之豪為總首歲於農隙教閱官給其糧後籍至七八千人康伯上言自軍興以來東南州縣糾率鄉兵捍禦盜賊官司無一毫之費若非激賞無以勸功欲將應鄉社守隘防托去處每鄉守領限以名數從州縣出給文憑以免身假勞勞之人次第保申朝廷量加爵賞

奏疏畧六

二十六年太史奏羣出井宿間合行寬恤事務上曰君臣之間宜更相告戒共修政事以合天戒臣康伯奏中無使女寵管官闕

則天意順無使戚里干朝政則天意順無使小人間君子則天意順無使虜狄侵中原則天意順若夫不御正殿減膳徹樂此特應天 之末耳

奏疏畧七

三十一年宰執陳康伯疏中有云自今虜將帥皆望風奔潰未敢有抗之者建炎三年十二月兀朮自杭州分兵至明州城下浙東制置使張俊之拒捷四年小兀朮還遇吳江浙西安撫司統制陳思恭以舟師敗之於太湖幾獲兀朮紹興元年兀朮攻和尙原吳玠破之四年撤離喝犯殺金平吳玠又敗之韓世忠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一

四

敗兀朮游騎於大義鎮六年楊沂中敗偽齊劉猷于藕塘劉猷大敗兀朮於順昌十一年劉錡大敗兀朮十萬於柘皋三十一年劉錡遣將敗高景山於皂角林李寶敗鄭家奴於密州之塘邵宏淵拒虜于真州之胥浦橋獲捷十一月敗金亮于白石是歲馬司中軍統制趙樽復蔡鄂州都統制吳拱州拒虜于英潮統制王宣拒虜于碓山鎮口都統制張于蓋圖海州此皆渡江以來中國勝捷之可稱者也

奏疏畧八

疏中有云強戎侵侮強戎標悍翕忽凌之如履平地深之如入

無人之境皆提其一今又奪國之三矣想夫蛇蹠不跡旁干國
河狼毒手腥薰蒸樓櫓戎旗曳青城之烟胡馬飲息沉之
啼腥血錦里飄紅鬼哭愁眉峯嶺翠壁拂面棘露沾衣
翠梓顏回顧潛涕噫夫何使鬼賊豎形之小醜侵侮如是之甚
抑

奏疏畧九

疏曰我國家災圖再造瘴氣未靖兀酋之始渝盟也順昌之役
則我武而彼等邑矣勇亮之再渝盟也永石之役則我江有
而彼秦符矣吾國之君臣上下不日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一 五

之則曰今日之事有進攻無退守也臨江誠士舟運如飛用能
就逆酋之魄而破虜亮之膽豈非吾氣凜然有以致之耶

奏疏畧十

疏曰曩者丁未陽復六花呈瑞百祥稱慶豐稔有期三十餘年
民苦歉告胡為瑞于雪而不瑞于歲邪敢瑞拜而言陰陽發而
為雪天之瑞也抑陰助陽以為心君之所以符此瑞也君子為
賜小人為陰進君子退小人則利正之陰陽定中國為陽虜秋
為陰強中國為陽秋則夷夏之陰陽定德澤為陽刑罰為陰陽
德澤有刑罰則政治之陰陽定我之陰陽既定則天之陰陽小

莫不定不然則和干正夷謀戾刑勝德陰和用事陽明退合
膏露于天醴泉於地不可以瑞言也而雪乎哉又況永山雖
而毒虎泉下者猶抱未雪之冤痛霜刀既接而陷身胡沙者
多齧雪之凄涼龍翔與後千室露處獨不念其風雪之颺狂乎
萬影沉離萬間失庇獨不念其雨雪之凍裂乎常陰為陰
比屋憂未歇也昔人有言長安貧者為瑞不宜多毋謂某年之
瑞雪可喜當思曩年之瑞雪為駭

紹興辛巳上御平堂召對御筆金書蓋忠二大字內則詩
四章康伯謝表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一

六

紹興三十一年二月戊申早朝罷召令諭宜陳康伯至殿左平
臺上賜露華酒一瓶燒劍一分點心二樣各擬下飯一臣奉頌
叩頭拜賜訖上諭曰此時百姓無科斂之擾繁臣康伯對曰陛
下恩澤已覃被四方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
食之人須更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自然遺文書房官
舊受御筆金書蓋忠二大字內則詩四章手賜康伯臣拜跪
叩頭領受俯伏叩謝臣見今六十三歲歷事列聖三十六年
侍經惟一十五年絲毫無補坐糜廩祿臣雖至愚幸不知愧伏
蒙賜宴分賞死報遂蒙賜字賜詩面諭加寵加隆百拜而受

父之恩奕世以爲子孫之寶伏願聖祖同天萬皇與於有莘梓
厚配地流聖澤於無疆臣不勝歡抃無任瞻戴感謝之至

皇上勅命修編家譜表

臣陳康伯叩頭非謝曰竊念康伯自弱冠以來至於今日叨蒙
累朝列聖作養援卹之恩簡任領托之命天高地厚不可以名
言也蓋當委質朝躬少圖報稱而才疎識淺莫效涓埃表皇上
遺傳恩綸寵以聖書錫以金幣寔倍常倫昨進家譜勅令史院
修編填諸全章增藻降自重霄非惟欣德于餘生抑且仰恩於
身後誠百年之盛典正今古而不再也伏願聖躬保重聖壽隆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二

七

長德政日新邦豕鞏固臣等不勝欣躍無任感戴叩謝之至

聖恩頒賜綵色蟒緞十表裏白銀五十錠謝表

臣康伯謹奏爲謝恩事茲者恭遇太高殿九廟等安額欽蒙遣
臣祭告禮成伏蒙聖恩頒賜綵色蟒緞十表裏白銀五十錠臣
謹詣首頓首祇頌伏以紫殿依山崇享帝之闕宇黃金捐榜脩
告神之令儀懼祇役以多愆荷推恩而旣渥煌煌文綺恭擎天
府之頒炳炳溫綸敬戴主恩之重忱殫華祝効日瞻於堯民壽
比嵩高歌天保於周雅臣無任感謝之至

謝賜曆日表

伏以曩時二之日振古如茲周曆萬斯年自今伊始凡歲敬授
悉賴裁成恭惟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爲天命受三朝之圖籍罔
不朝宗在七政之機衡皆如軌度迺頒新政爰布曆書臣等職
將明當考協不遠咫尺既同拜賜之榮敢離煩史而怠觀風之
事除臣列名例謝外臣首被天恩無任瞻望就惶俯伏之至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二

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喬孫思莊重修

朕履運中微遺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坏土之悲二帝蒙塵莫
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裂于版圖嗚恨何窮待
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幾繼好以弭兵屬戎虜之無厭
信盟之不顧怙其暴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克泥毒編於華夷
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暴虐為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為可
侮輒因賀使公肆嫚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漢淮之壤吹竽
大謂秦無人朕姑務于含容彼尙飾其姦詐嘯厥醜類驅言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二

九

良妖氛寢結于中原烽火遂交於近甸皆朕威不足以致登德
不足以緩懷負爾萬方於今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
竊素以啓行率饒辦而導伐取細柳營軍之制考澶淵却
規謂首一類惟聲四起歲星臨於異分虜成澠水之勲關士
於晉師當決端原之勝尚賴服膺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
力一心捐軀報國其雪侵凌之耻各堅恢復之圖朕以正日
五日親臨軍前勸勞士卒播告中外咸使聞知高宗手敕
凡文奏來此詔一出功並補天

紹興親師詔草

朕揚膺祖訓祗遵皇圖永維國步之艱越在淪隅之阻聞者率
馳於使驛庶幾少戢于兵鋒而邊侯屢驚敵情未革既抵蕩十
秦隴復窺伺於荆襄念億萬姓之黎民久遭殘虐慨二百年之
陵寢莫獲薦陳爰奮勵於諸軍以肅清於舊壤靡待前矛之
脩得臨細柳以勞師副上皇與子之心攬列聖在天之憤鏘
龜釜躬御戎軍睿言駐蹕之初申飭攸司之愛各揚乃職明
朕毋征役以煩民毋誅求以剥下守成嘉績迄底丕平咨爾
外戚體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紹興壬子奉遣徵考太行文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二

十

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修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紀遠
他風霜於將先節上之旄蓋滌口中之舌能存歎馬角之未生
魂消雪窖攀龍輦而莫逮淚酒永天

贊封衍聖公誥

紹興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准宣撫使司牒差使臣章俊齋
到行在入內侍省御前金字牌遙送到告一軸五十代孔
授承奉即贊封衍聖公專主奉先祠事卿陳康伯撰諸本看
日仲尼之道垂休萬世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此者贊封奉祀
宜及後是以爾厚重深辭選其乃事是遵典常命以京秩昇以

公圭非特爲爾身榮實所以尊先聖也往其懋哉臣以匪材謬叨寵渥不敢違刻卽具創草投進貽黃伏乞聖慈特賜聽候特揮謹劄奉呈

族譜誌

吾先公忠肅公悅倦以追遠報本以尊譜爲事悉互考訂求之有年未克成編一旦側世命康伯實藏家廟至此四十年家族彌昌子孫寢蕃第恐異日支流綿遠或有視骨肉如塗人者弗承先志請朝賜諡又命史臣續所未續得脩述詳書以酬先公之志於地下至于立身揚名增光前烈尙該族之才後者世孫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二

十一

康伯頓首謹誌

祝文

大宋紹興三十年歲次庚辰八月丙午朔越二十七日壬申上柱國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知制誥國史院進封開國信國公玄孫康伯謹以牲酒之奠致祭於懷玉山隱聚社里第九世上祖六一居士府君同妣楊氏靈墓前而言曰人本乎祖百世匪遙精神旁通體魄如在遠孫席庇展省還鄉萬木一春萬木一清豐本濬源用永有譽惟我上祖寔克相之

祭后土文

第九世上祖同妣墓后土氏之神自睦來信上祖卜遷安寧茲卅今三百年高山峻嶺其上隆然神相我後慶源如川

祭祖祝文

孝玄孫康伯謹以牲養敬奠敢昭告於壟山社里陳氏始遷第一世

上祖謚明道行一公贈太師追封英國公府君妣黃氏夫人高祖謚學正行一公贈太保追封鎮國公府君妣何氏夫人曾祖謚惠和行二公贈太師追封楚國公府君妣鄭氏夫人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二

十二

祖謚孝靖行廿九公贈太師追封越國公府君妣徐氏夫人考浙江轉運副使謚忠肅行五十公贈太師追封秦國公府君妣鄭氏夫人繼妣李氏夫人神墓前而言曰禮去鄉國首墓而行重遠也我公遷於壟山動踰百年并已既殊歲月亦久踈迹松楸事勢使然餘慶所覃靡間彼此康伯自竊科第登進公朝脩列法從推厥本源敢昧所自謁告來歸展省墓下追懷雨露林傍添增惟我公祖流慶後昆願自今始無曠彝禮尙饗

祭后土文

公祖墓后土氏之神我公遷於壟山流慶後昆願自今始無曠彝禮尙饗

以固祖考來歆神亦惠顧諸靈雄奇獨我齊齊我族既得百世無歌

賜老歸田邑人陳康伯書弋陽館

憶昨東京拜相時武夫前導爭馳上奉天子一人命下率百軍羅網維泰階賜膳脩金獎上食供進黃門賁夜來胡塵犯邊七手遲億萬兵擒虜擄揚殺氣橫九秋指揮猛將皆貔虎入荒掃蕩沙漠空旋師奏凱明皇宮英雄富貴皆長事辭榮解纓歸興渺白石如玉泉如酥河清海晏樂耕鋤雞鳴麥秀花卉敷親朋會合惜歡娛有子可教孫可訓有書可讀田可租常願年豐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二

五穀登斯民安堵必則愉

題龜峯

形勢如龜稟賦奇昂頭曳尾向溪潭石色蒸霞紅甲潤苔痕濕雨綠毛垂恍如猷瑞在官日猶似呈書出洛時千秋苑立層霄表壽比喬松可等期

院即歸

暮春過嚴陵釣磯有感

閑來溪上有雲飛溪光接翠微江南三月落花時春波去摧遲尋竹路破林扉蒼苔舊釣磯欲歸回首未成歸黃塵滿素衣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三

事實

御札 以後御札並帝手書

高宗御札紹興二十九年九月六日命下文書房官李寶齋樸御札到省召諭特進尚書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陳康伯帝諭朕以庸德仰承上天大命咎多在躬自日至夜勉副惟欲至治河賴大臣輔佐朕于幾暇偶爲麟鳳二幸勤儉四字以賜卿可用必供職匡朕不及有疾宜調治愈日赴行在視事當體至意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三

十四

右一

李珂乞都督府差遣可與尋一見闕差往

右二

袁孚令門下引見上殿

右三

朕仰稽祖宗故事開講日可召輔臣親講

右四

早來所諭欲遣使往江淮關外之事既以付之張浚恐徒成沮曉別有異端蜀道一節更須商議

五

出戰三司諸軍可令主帥勒元統兵官先具姓名自立功
五日申樞密院候宣推司保明到府度推賞

右六

加應出戎官兵先因借請錢糧或擘曆令券內外糧券附符
以驅磨欠剩為名動涉數月不放勸請戶部總領官生視不
致令官兵往失所應今後官兵因差出師歸並仰戶部并
領司先次按月行放錢糧應有驅磨侵欠一面縣主兵官并帶
官依條除寇敢有更似已前沮滯其內外糧審院官使車行

文正公文集

卷之三

十五

點可令出榜曉示其劄付在外諸處可進入令金字牌發

右七

檣陸游力學有聞樞臣同薦比令召對果見剴切詳明宜有
嘉用勸來者可並賜進士出身

右八

賜恩退令召赴行在疾速前來

右九

淮東總領所寄收向子固回納到錢十萬貫內支錢五萬貫
與向子固措置馬監使用

右十

張說充奉使不受金 辭免兩人自身恩澤理宜旌賞可特與
階官

右十一

郭振時暫往張俊處議事

右十二

蒙造顯仁皇后神御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二月並不起造作
工匠不合支給食錢等可令大理寺遣赴左藏庫送納

右十三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三

十六

吏部看詳到應詔事件其發出者可逐項錄出將上

右十四

比屢降詔明信賞罰以勸將士今來都督府雖委任宿將必能
益國無後昌濫書填官告之類更宜覆實勿市私恩兼聞虜兵
退諸將已未會合尚復何待可具奏來仰以此旨分明劄下
榜存中

右十五

軍軍所更不差內侍差邊臣仍改作提點卿等可選三五
來邊臣御幕中有堪任使者尤可

右十六

令銀令召赴行在

右十七

并昨日李顯忠奏稜同令出榜通衛

右十八

王宣解發到殺降女真令日下遣歸軍中自効

右十九

知關門事張說差妻樞密副都承旨

右二十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三

十七

王時升除權戶部侍郎陳舜差權知臨安府並日下供職

右二十一

胡昉可差浙西捕盜賊先赴都堂稟議疾速前去

右二十二

向昌務差義軍所提點官梁俊彥更不兼權

右二十三

李寶可移明州駐劄與趙子涌同措置海賊馮湛逕迴避却別與差遣此事如可行卿便作施行

右二十四

聞安中與除監察御使史芮華差提舉廣東南東路常平茶鹽事

替石敦義成資閣張震差知夔州合疾過之任

右二十五

辛次膺可除資政殿學士在外官科任便居住

右二十六

汪徽又有童輩須當示之責降隨在聞有百餘隻船雖比之張俊事不同後張俊湏當亦有責命朕少間批出汪徽指揮可令便行

右二十七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三

十八

丁晏明經由國門令內殿奏事是赴任

右二十八

胡沂除殿中侍御史日下供職

右二十九

召虞允文來奏事限十日至行在

右三十

忠勇軍令初四日起發

護聖馬步更不起發

右三十一

王之望本以押賜犒賞諸行今已久未見申到犒賞次第義聞
虜兵漸退諸將未即會合倘復何待可以此旨分明飭下王之
望疾速具奏並作金字牌發

右三十二

馬騏與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

右三十三

劉實可與招撫使

右三十四

百司併省事並類聚將上取旨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三

十九

右三十五

事急卿來處分臨紙涕泣

卿具奏皆敦切剴正是勅戒之義有疾遣御醫院診視調護可

勉起視事以副衆望

朕視所奏力勸費事允當多被姦人賣弄所致依卿處分收回

如舊舊官之建朕仰答太皇府安羣望定名德壽恥德同地厚

壽與天齊之義

其退卿力所致神人慶洽中外歡騰自奉生命勅令加食邑七

千九百戶行舟次騎步序園可命工繪寫成帙進來

虞允文奏求此詔一出工竝補天

辛次庸除御史中丞日下供職

周葵除參知政事日下供職

汪澈告內因何却帶官觀令契勘奏事

花倫向指揮來日將上

梁珂轉官事可止與轉一官

王十朋乞待罪重號令日下報行頒使中外知之

御札

朕惟國有賢輔治化攸資人惟求舊哲王所尚卿老成舊臣贊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三

二十

理政賢有年忠勤資望茂著簡在朕心特茲起用董正百官撫

綏萬民以左右我國家卿宜即刻就道赴任以副朕眷倚至意

毋得稽遲勒差兵部即司勛郎官歐陽濟卿賞札勅令四方出

勝通衢速奏檄黨人仍禁輒至行在卿舊臣面司綸綍贊化勞

心宜恩蔭子孫酌勞改蔭恩澤六品准御前金字牒降御史部

堂照會

虞允文卿可撰金字經序文一篇新建壽元忠國佑民碑文一篇

進來見朕敬天法祖愛民重穡憂勤惕厲之意

肅元臣本當勤問凡事皆忠懇今出危懷安切望佐輔

臣等以王彥超擢王宣常切整頓軍馬先張聲勢俟張俊
會合即便起發仍劄下兩處總領司預先準備令用錢糧
無致闕誤其劄子便繳進入令金字牌發

卿可與吳璘說

中州故地一陷異域踰三十年而猾虜無厭復出為惡朕令眾
臣三道進討以卿新畧鎮撫西邊繕甲治兵知方有勇將士心
欲有所出久矣功名之志深所未忘茲令卿等復為東招討
使制書到日卿可即提士卒直出漢中弔秦晉民撫漢廣士都
會所在去處卿若到來或爾軍士毋踐禾稼毋掠士女毋焚宮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三 三

宰使之軍食盡瘁以迎王師副朕弔民伐罰之意昔漢光武遣
馮異征關東戒之曰令之征伐不可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
之耳朕於光武遠有慚德然卿才之烈比於馮異又何歉焉興
及此戎憂囑至然臨事好謀卿當重慎見可而進信賞必罰
結士伍是皆所期于卿也至于飲爵策勲朕無所吝乃眷西
顧卿其圖之

上御平臺有對手筆金書忠藎二大字內則詩四章

紹興三十一年二月戊申早朝罷召令諭宣陳康伯至殿
上平臺上賜露華酒一瓶燒割一分點心二樣各樣贊下俄一

臣奉領叩頭拜賜記上諭曰此時百姓無科歛之擾繫臣康伯
對曰陛下恩澤覃被四方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
有艱食之人頃更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肯然遺文書
日捧萬機金書藎忠二大字內則詩四章手賜康伯臣拜跪謹
叩頭領受俯伏叩謝臣見今六十二歲歷事列聖三十九年日
時經帷一十五年絲毫無補坐糜廩祿臣雖至愚寧不知愧伏
家賜宴分當先報隨蒙賜字賜詩面諭加寵加隆百拜而受君
父之恩奕世以為子孫之寶伏願福祉同天萬壽與于有聲
厚配地流聖澤于無疆臣不勝懼忭無任瞻感謝之至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三 三

上御延壽殿草賜歸田詩章

孝宗御札

隆興二年冬十一月戊戌吉辰寅刻勅差起居舍人章惇賁勅
旨召入保觀文殿太學士特進封福國公判信州陳康伯為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進魯國公詔曰朕
嘗占育天下者無遺壽考必簡任舊臣共圖治理茲者數省
卿贊襄幾務卿以昔年虜禍接亂匪細賴卿德望遂致安平
卿力服者特茲召還以伸朕報功簡見至意卿具表奏上辭謝
以臣之愚竊臣之進尚當伏跡山林仰瞻天顏願聖王無疆之

壽慶皇家不拔之圖見卿忠切但願稱大過朕憂不及專賴藉
臣佐理宜強起視事疾速赴行在供職以副朕之倚畀以仰答
先帝顧命之意不必再辭卿其承之

御旨

隆興元年二月壬戌朔奉詔于文德殿奉詔詔湯思退陳康
伯俊等累朝舊輔雖有年熟勞顯著特茲加秩且受先帝
顧命之遺以輔朕方倚畀之重是日午時三刻開經筵入講畢
賜宴賜金衣二襲玉帶一條寶劍五千緡三臣叩頭拜謝訖命
卿提議官以黃中周葵辛次唐等同知國史院纂修累朝聖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三

三

政年承實錄陳康伯叩頭上言人之始生得姓必各有所自臣
欲進家譜附史院修編編諸未敢擅便請自聖裁伏候勅旨奉
旨陳康伯耆德元臣中外倚重受先帝顧命轉運朕躬竭誠盡
忠功在社稷所進家譜令附史院黃中等修編以志厥始
孝宗賜對聯 三度錦衣歸故里 兩扶紅日上青天
孝宗賜御書旌忠顯德之碑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四

尚書吏部擬授建功郎劄

勅賜上舍出身陳康伯年二十三歲本貫亳州譙縣賢汧鄉西
沈里遷居信州弋陽裔山下祖爲戶曾祖仕亮祖居仁年七十
三父亨仲年四十七母鄭氏年四十六由黃甲免試恭勅賜上
舍出身陳康伯准勅以近及遠差注及乞注平江府長洲縣主
簿係次近闕合該差注宣和三年三月內校勅頭何復上舍出
身有一人擬建功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勾河塘溝洫管馮珏
宣和五年十一月滿闕尚書臣等言謹件屈大方等六人擬官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四

二十四

尚書吏部擬轉承奉郎劄

建功郎陳康伯年三十三歲本貫亳州譙縣遷居信州弋陽縣
曾祖仕亮祖居仁父亨仲上舍出身令七任一考初任平府長
沙縣主簿未赴任改差次任京畿轉運司主簿帳司未赴任改
差次任大學正一考有零遠吏部次開封府雍丘縣尉未赴任
改差次任江南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未赴任改差令任

詳定一司勅令所制定官未定考准尚書左遷閣進紹興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勅節文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詳定重修勅令所狀准尚書省劄子詳定一司勅令纂詳定重修勅令韓省冒劄子本所先次將紹興新勅一十二門并看詳二百六十八冊進呈訖乞依政和進勅例推賞奉聖書假書成日一併優與推恩本所恭依聖旨指揮督責官吏續次起辦編修到令格式申明刑統令格式赦書德音成書提立百九冊下太史局選定于今月四日進呈訖所有逐次經進書官吏并應千人等數內嗣定官勅功郎陳康伯係兩經進書人奉聖旨兩經進書人各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四三五

勅轉奉議郎劄

陳康伯本貫台州縣避難信州弋陽縣官籍曾祖仕堯祖居仁父亨仲但仕康伯山甲科出身恩例授左迪功郎拜任平江長洲縣主簿赴任改差充京畿路轉運司赴任改差京西路

司以功調孟州濟源縣丞簽書一考滿例轉從政郎任開州萊丘縣尉辟河北宣撫司提領王餉大軍召試館職權秘書省正字補國子太學正循左從政郎改差江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監太軍倉召對改宣教郎建炎四年奉特旨享明堂以恩中引官俱轉一官特選校書郎奉勅旨修編石室聖政實錄經世大要范冲陳康伯二十三員人纂史館校勘書籍官赴任于紹興二年七月七日編類修完例應進呈臣冲臣康伯跪上仰承隆委俯竭微勞儻垂清照之觀尚助緝熙之益曰克帝奏帝舜惟聖心稽古之功監于有夏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四三六

卷之四

三六

謹將萬聖政紀五百八十卷經世大要紀八百八十卷裝潢成帙隨表陳獻依元祐例優典用禮部擇日祇令少保呂頤浩等告天地宗廟二十三員人此表不同俱各轉官推賞依次出身給誥一軸賜緋衣銀魚袋擬改轉奉議郎改秘書省丞仍命主書西外教宗院事者紹興二年壬子八月二十二日給

勅轉太常博士劄

勅下朝奉郎兼權中書舍人陳康伯時方多虞天下知朕名武而不知所以維持國體移風易俗朕之所急也今太常禮樂所司而博士尤為高選苟非其人曷稱簡求爾以莊重之器明達

之才朕命往贊軍宜憶忠竭方朕副委任之意可特授依前左
朝奉郎赴行在上殿行太常博士兼權直學士院赴任成資開
奉勅下紹興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給

勅左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

左朝奉郎樞密院編修官陳康伯古者用兵因田穀以益邊
有積其來久矣亦當今之急務也提其政令職在田曹以循行
資敘明通于世務茲用命爾往踐厥官尚思所以佐時者庸稱
予之體命可特授依前左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奉勅如右
符到奉行紹興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勅十九日下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四

三七

勅授戶部司勳員外郎

勅令郡學錢勰司國計而詳于諸部必得勤慎明敏之
士乃克稱焉爾陳康伯發迹賢利繼司出納歷年滋久茂著公
勤可特授戶部司勳員外郎官權領江北三路安撫司兼行官
守其世職乃心厲乃操風夜匪懈謹以副朕任用之
勅下如右符到奉行

勅召起相蜀

自宋隆興二年冬十一月丙戌吉辰召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特
封國公判信州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之德宗院侍卿以昔年虜虜據實賴望遂至安平光
昭著特茲召還以仰朕報功倚託至重其具表奏上詳
夫臣之退猶臣之進尚當代跡山林仰瞻 頌聖手無
之青度皇家不拔之圖見其忠切但願聖恩不致專顧
曹佐佐理宜強起視事疾速赴行毋違 之倚託以仰答
先帝優 之意不必再辭卿其承之奉勅可也右令到王老施

勅提督糧儲司

開江口東路 衣賸糧夫多被

陳文正公文集

三七

官管丁給發 又納又被勢要
包寬 等 遣糧耗損軍丁
困苦朕命前去 收放糧儲遇有前 外獎五品以下
員人并軍職校 須持廉秉公正 率下務使好獎
不生糧儲有積 使之托爾 之 命御宇金牌到
勅下如右令到施行

尚書吏部擬轉左朝奉郎

奉勅到左朝奉郎尚書戶部員外郎 擬轉左朝散
郎依前尚書戶部員外郎吏部尚書 言謹擬如右謹以申

聞議奏聞告左朝散郎尚書戶部員外郎陳康伯計奏厥旨如右符到奉行紹興十一年三月十七日下

勅左朝奉大夫軍器監制

勅左朝奉大夫尚書司勳郎中陳康伯國朝軍器監制三司官案至熙寧間稽按府令乃置監以提其事朕率由舊章修飾戎器以爾知識通明材資敏勉出持使節入處郎曹肅然聲稱達于聞聽茲用命爾往率其屬當使工師無不弔以稱朕命可不勉哉可特授依前左朝大夫軍器監奉勅如右牒到奉行紹興十三年十月十四日申奏十八日下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四

三

葛丞相制

特進吏部尚書右丞相兼同知樞密院事詳定一司勅令監修國史臣葛郊劄子伏讀皇上聖諭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謫計中外大小臣工陳言無隱者臣仰見聖明歷念舊臣苟有劾勞于國即錄其子孫承襲官爵以此勸士天下知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徇國者衆矣幸其照得傳察在宣和時以死事節義之忠李綱在靖康時以建議經國之猷呂頤浩在紹興初以進陣迎敵之勇陳康伯在紹興時以焚詔却敵之功此四臣者儼然一代之功臣而皆沒于王事始終一節忠、險不變若不處叙子

孫無以激勸忠良而示將來合應照前例行移附吏部補蔭子孫官爵庶可慰死者于地下屬生者于方來其于風教下為小補緣係旌念舊臣出自恩典非臣下所敢擅議擬具劄奏同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奉勅奏依例應該補承襲以蔭功勞之臣子孫卿等處分授官仍牒咨照會行吏部考功司勅郎崔鄭壽孫、善、均按驗照會前臣有功于國家者例應補蔭襲四臣子孫擬議應該官職叙列于後

一議傳察侄孫傳鳳依例應補襲蔭忠訓郎

一議李綱元孫李照依例應補襲蔭承事郎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四

三十

一議呂頤浩孫呂原亨依例應補襲蔭承奉郎

一議陳康伯孫陳景山依例應補襲蔭宣教郎

紹興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部牒牒行

勅修理祠墓制

禮部尚書權簽事張芳欽蒙皇恩頒賜御書故相陳康伯追封改謚文正人皆翕然稱慶以為公論皇上勸賢厲忠之意至矣合應令本曹吏考功司勳郎官照欽例聖諭事行下江西信州轉行牒咨下本家照會錄係表厲臣節以示後來令仰該本州官照依例內奉勅依內奉事理施行仍令所在官司修理祠宇

故相陳康伯墓太上皇帝已封其塋域再令許附近人民二丁
時加看護禁約樵牧不許侵犯違者究治仍令墓前建立一祠每
年春秋二祭宜從有司祭以少牢行禮如儀毋得因而科歛不
便令行仰付該司類行江西省路仍行信州之陽縣付給陳康
伯子孫照會者施行繳嘉熙元年八月二日都制燦行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五

事實制授左光祿大夫誥

門下乾下坤上而重卦坤二氣之交通君明臣良而廣歌暢千
載之相遇朕實益又夢想得賢永惟一德之求共濟萬幾之會
眷茲碩輔允迪茂勳宜擢冠于鼎司肆誕揚于渙號左正議大
夫守右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修二朝國史詳
定一司勅令所上饒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
一百戶陳康伯高明而純粹敦大而裕和學承百聖之宗體備
四時之氣澄不清撓不濁若觀水于萬頃之波鄙夫寬薄夫敦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五
想聞風于百世之下粵從試用休有薦揚列法從則論思獻納
之居多泰政機則贊襄彌綸之固缺比疇偉望進服近司和而
不同淵濟監極之用忠而能力允賴股肱之爲心休休而有容
事井井以攸叙真當今廟廊之器實近古社稷之臣尊祖春容
笑談可以鎮物弁冠端委精神自能折衝是用詢於僉言咨謀
裁自朕志揆剛展而幽贊奉顯冊以明揚其陞元宰之崇以表
具瞻之峻併加寵數庸示眷懷於獻付托至重而爲之難朕方
資于彌亮體貌既尊則責亦厚爾無怠于交修恢弘輔世之圖
德建格天之業式是百辟昆予一人可特授左光祿大夫守尚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兼提舉修三朝國史詳定
司勅令所加食實封四百戶如故主者施行制可制書如右
前奉制付外施行謹言紹興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下

贈鎮國夫人何氏誥

告上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九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陳康伯
故妻福國夫人何氏育德相門作嬪人傑參語之妙追烈婦而
何贈九原之贈因大養而增嘆加湯沐之大國慰蘋藻之遺芳
庶其有知對此新還可特贈鎮國夫人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告
上饒郡公妻鎮國夫人何氏第奉勅如右符到奉行紹興三十
年九月二十五日下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五

三

制授左金紫光祿大夫誥

門下開二十之功開二十太上皇開二十萬乘之尊開一東
同德以輔朕予一人宅兆民之上倚舊弼以代天載崎嶇贊之
勲爰峻褒崇之典增文階之兩秩衍賦邑之真租以昭體貌之
隆以厚股肱之遇惟時所望非朕敢私於戲垂拱而阜民嘗
鍾循于堯道功名之冠羣后正有賴于蕭規益懋爾猷永弼予
治可特授左金紫光祿大夫依前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監修國史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

四百戶封如故主者施行制可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紹
興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下

是歲六月孝宗受禪天位未改元此詔并八月及十二月進封
信國公諸皆孝宗即位時所命不過旬月之間而褒封三見
者于此當知明君用人惟舊良臣得王之專

崔任制誥

門下朕祇紹炎圖慨崇孝治稽經諏律開一代之彌文錢玉繩
金奉兩宮之碩號眷時元輔實總上儀差穀且以敷綸即斯朝
而直素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五

三

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監修國史兼提舉一司勅令上饒郡開國
公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陳康伯學醇而能鉅
材茂而履方風采聲聞魁然著宰相之望忠忱自許卓爾非世
俗所知逮勳翼于台符久穆宣于天緯嚴瞻增峻國是焉依親
相非故事不行治寢呂于更化伊尹為斯民先覺名絕出于中
興屬予臨御之初尤篤顯親之志明帝亮之至德乾旋形容煥
似之徽音其碑稱謂比鋪張于儒範用仰正于鴻名宗社尊
臣民歡樂繁縷容之具舉宜信賞之先頒冠文階極品之華
已及朕之實益昭在庶幾懋思於戲揚鴻烈而章緝熙

既惟慈闈之慶尹天下而制典禮誣庸渙命之休茂對榮輝
殺令譽可特授特進依前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提舉編修玉牒所監修國史兼提舉詳定一司勅令加食
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封如故王者施行制書如右請奉制
施行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下

制兼樞密使進信國誥

門下然帝載而使宅百揆時有賴于一賢佐天子而鎮撫四夷
事難分於二柄爰稽右訓嘉考宗臣曉維文武之兼資並用安
危之注意錫以渙命嚴于廣朝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門下平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五

三

章事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監修國史兼提舉編類聖政所上饒
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九百戶食實封二千七百戶陳康伯渾厚
而直溫剛方面和裕學足以探天人之廣識足以周事物之幾
正論不阿凜松栢後凋之操至仁自守抱積賢明信之衷早際
遇於上皇遂登庸於碩輔望隆華夏名著鼎彛胡島飲江首典
親征之策時龍御漢獨高顯相之功朕惟兵律之尚煩念邊防
之未靖欲圖妙策協濟多虞考藝祖仁宗之弘規遵建炎紹興
之聖政肆令東府仍筦西樞與言屬任之專宜有疏榮之寵用
申徽教特表殊庸方邑增腴并寶新畬之入公主牂國進荒故

里之封置峻民瞻允符養穆於戲宣王復文武之境倚元老
壯猷齊人歸卿謹之田實真儒之無敵顧有為者亦若是矧時
則勿以間之其追繼於前修以益光于永世可特授兼樞密使
依前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編修玉牒
所監修國史兼編類聖政所進封信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
封四百戶王者施行制可制書如右請奉制付外施行謹言紹
興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下

勅改謚文正誥

朕事隆稽古志慕尊賢先正保衡尚書所以稱伊尹維師尚父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五

三

周雅所以頌太公當時獨荷于美彌後世載揚于遠烈追維碩
輔勳相先朝尚闡將死之言未盡芳名之懿爰加改訂用極榮
懷乃煥明綸式照異寵故太師觀文殿太學士魯國公食邑一
萬一千九百戶食實封四千七百戶致仕贈太師謚文恭
康伯承家之子許國之忠追全而德鉅識遠而才周學倡
識天人相與之際望高前哲合君臣俱賢之謀休明寬相
辰輔贊密裨於定策渡江而見王導自致朝廷之尊選衆
卒間獨當社稷之計設饗清廟功著太常尚髣髴于餘風
延於後葉不已拱矣久差魏徵之謚其謚今尚載魯侯之

仰期於用勸好賢何憚於改爲惟成天下之化者謂之文而格君心之非者期於正并稽二美深昇九原以肖麟臺畫像之思以示典範故家之懿德舉明主而見長策今猶想子遺忠祐列祖而格皇天庸哉苗于專美幽途未遠明命維新可特改謚文正奉勅可如右仍牒本家照會勅到牒下奉行嘉泰元年辛酉正月日下

御賜陳氏世家諸語

朕惟陰陽之運根柢於太極之一元嗣續之昌橐籥於祖宗之一本然祖德贍於世遠而難知猶太極妙於無形而難見是故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五

三七

賢人君子孝子順孫欲銘諸祖功宗德于無窮必有諸語以記之爾不則非惟不知本源之所自蓋必有自認別宗爲族而非他人之墓者矣教化之衰風俗之改舉由於此然則善之關于世教也不亦大乎惟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左僕射陳康伯宗傳賢裔衍南枝文憲歷三輔聲名重山斗之瞻依志節本一忠學術窺聖賢之闕鑰顧茲洪濟允稱世家用錫諸牒昭示

世

勅諭

朕惟人臣生有顯績於國者沒有褒卹之典所以示激勸之道

全始終之義也故太師魯國公陳康伯歷事先朝克効勞勳受託輔朕愈著忠勤其沒于王事已命有司營塋塋其衣冠立紀載成績復命立祠永遠奉侍香燭于孫世守其一應官員軍民僧俗人等不許耕牧無保侵毀欺陵敢有違者必重罪不宥故諭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六

外集

綱目

宋紹興二十七年九月張綱罷以陳康伯叅知政事

二十九年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爲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其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所爲臣不惟不敢亦不能

三十一年三月以陳康伯朱倬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六

三九

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敗盟乃召存中及三衙帥趙密等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陳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何如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阻用兵且陳退避之策中外妄傳幸聞蜀人憤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敵盟敗天人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禁旅以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刺州西路都統制吳拱襄陽部兵三千戍之

吳中明日嗚呼使此問而出于宗澤岳飛之時則宋不亡

南渡使此戰而終於允文既捷之後猶可以克復舊物振中夏而大一統也宋之時雖愚儒曲士皆知不可不戰而懦弱不振者獨一高宗耳皆戰士之所爲扼腕而不平撫膺而長嘆者也其失與平王東遷忘仇戍申者一律

帝聞王權軍退屯昭關不戰而潰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康伯議欲航渡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寅明日康伯入奏曰間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謂大事去矣盡辭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叅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六

四十

餘杭周德恭發明日征者上伐下之詞也導中國也自和議既成偷安江左餘二十年矣忘仇事虜委爲固然茲因逆亮構隙陵巖中華帝能喚起宸旂率將親征可謂稍振委靡之氣矣蓋由陳康伯爲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焉耳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雲間張翥泰廣義曰康伯此舉卽冠準瀆淵之役其獨斷之

聖者豈非以金人衆叛親離也歟

三十二年三月金以高建忠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日向日講和本爲梓官太后雖屈已早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色置境朝儀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以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不用敵國禮

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言帝退避建王備不勝其憤及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六

聖主

帝下詔親征瑞請率師爲前驅直闕史浩聞之入言於帝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爲草奏請扈蹕以侍子職帝亦欲瑞徧識諸將遂命從率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瑞既立更名齊

廣義曰孝宗之在藩邸而其直氣稟不可犯者其有得于范冲朱震尹敦陳康伯者多矣嗚呼有天下者烏可不以端人正士預養國本也哉

癸未隆興元年十一月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陳康

伯等言金人來過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持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歎宗梓官爲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谷訪仍命侍從占陳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陳康伯虞允文胡銓關安中力爭以爲不可與和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張浚湯思退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

周德恭發明曰書罷之惜之之辭也蓋君子之事君忠貞而已初未嘗阿循以爲媚寵之能也罷陳康伯而相湯思退此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六

聖主

君子小人之下可並立也以思退張浚爲相此君子小人之不可其政也後書罷浚判福州此其驗歟賢否無別謂之何哉

隆興二年十一月湯思退以罪竄永州言者論其主和悞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任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鈎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寬其黨洪适是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拭劉拱劉夔查籛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憂悸而死

廣義曰大抵學校者禮義相先之地而公論所從出者也第
觀張觀等所論人物濫否而當黜陟者何其當哉昔者鄭虔
春秋列國而子產不毀鄉校者其亦有見於此况于君萬乘
而帝中國者奚可偏聽獨任以廢學校之公論哉

甲申冬十一月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
使金兵犯淮人情驚駭時張浚已卒望陳康伯復相乃自紹
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于安節婿文好謙扶掖以見歲拜
賜坐間日一會期許乘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

乙酉乾道元年二月太保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陳康伯薨康
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氣量從容不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六

迫可比晉謝安至今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薨

丙戌寶慶二年十一月建昭勲崇德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
載潘美李沅王旦王魯李繼隆呂夷簡曹瑋韓琦富弼曾公亮
司馬光韓忠彥韓世忠陳康伯呂頤浩趙鼎張浚史浩葛郊趙
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史

黃中傳敵既臨朝臣爭道家逃匿中獨晏然比敵退唯中與康
伯家在城中晏然服

陳浚卿傳湯思退專政俊卿同康伯上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
上不當天心下不服人望詔罷思退

虞允文傳王權首棄廬州劉錡亦回楊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
東陳康伯止之遂力贊決策親征

宋史臣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持正立朝立志
慷慨豈易得哉南渡剛決之臣宜首稱焉

夏寅政鑑

書曰有備無患又兵戒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者豺狼無信
之虜不共戴天之讐不得已而權與之和縱其無他而以匡匡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六

四四

江左委質仇人何心自宰而蕩然不為之備乎誤之者秦檜也
檜死國猶大夫者檜之黨也一旦屢騎長驅惟為避計獨康伯
與黃中番家不遺而決親征之議於是合喜至渭河具瑋敗之
劉錡犯襄陽劉瑛敗之史浚敗之於慈湖李顯忠敗之於全椒
李資敗之膠西劉琦敗之子皂角林虞允文敗之卜示石以壯
年稱靡之餘一鼓而戰無不克視建炎之勢蓋十倍矣

達賢錄

金亮渝盟陳康伯嘗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平江王十朋曰相公
此舉有萬全之策亦賭彩一擲也

康伯論康云為官律已愛民毋撓私景為利諉毋逸以自敗嗣是而刻金石以昭來世

金亮渝盟都城危迫天子震怒悉仰北伐一時詔檄多出康伯

康伯出使許金亮拔外脅康伯降康伯守正不屈金帖息不

犯臨安人阜公代祀守鎮雨輟應民廟祀之

金刺史譚不花獻圖窺伺康伯疏上不可信請預為備增置太廟

寶座并圖畫功臣諸廟殿事上嘉納其敢言又疏遭時擾亂

暴四出人民自為吞噬宜防禦之也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六 四十五

兵將在委而已 四十五

楊萬里云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晉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

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公呂文靖韓忠獻曾宜富韓公文

潯公呂正獻蔡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拜近日惟張魏

陳魯公按宋鑑陳康伯弋陽人宣和中進士歷官尚書侍郎紹興

中拜左僕射大學士進封福國公時金人舉兵臨江朝論尚

康伯位然不動指授方畧分撥要害民恃以安有古社稷臣之

風後再相制出中外鼓舞都人歡呼加封魯國公卒贈太師諡

文恭改謚文正

朱子大全

宋紹興辛巳金亮南侵高宗皇帝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祖

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偏安又下詔云歲星

臨于吳分典成肥水之熱關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事詞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六 四十六

歲切讀之威憤陳魯公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

壬午丙禪孝宗皇帝即位孝宗皇帝赦文有云凡今者發政施

仁之日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陳長卿之筆也秦檜

專制朝野奪氣陳康伯黃中力排上疏是時翁然稱之不為勢

撓然為一代之臣

人鑑編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宣和中進士體貌魁梧劉叔信相之

「公五行敦厚四水相朝虎步鐘聲望之如神腰勝有紫痣二

如日月之狀後果拜相封公卒謚文正

名臣言行錄

陳康伯魯國文公字長卿信州弋陽人宣和三年中甲丙科任平江府長洲縣主簿官至右僕射進封魯國公乾道初以太保致仕薨年六十九贈太師諡文恭配享廟廷嘉泰初改今謚太

上皇帝臨御宇內三十六年始者北狄貪天之禍太上不忍南北之民陷鋒刃遂屈己議和歲月已久而虜酋篡竊自立者時其強暴哀兵六十萬號百萬種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雖師出無名天地鬼神怒而不赦然竟議歛迅遠近大震時則有公以謀佐天子鎮定大事折衝而節使自殺其軀而去豈不偉哉先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六 早之

荆襄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皆分據要害之地虜臨江潮論洵洵踴同列間有遺家屬先去公屹然不動氣貌自如通書警奏緣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皆得展盡底蘊擇其長而用之人恃以安初逆亮入寇內侍張去為陰沮人用兵之計且陳退避之策或又妄傳有牽閬蜀之議人情惶惑公奏曰聞有勅陛下幸越及聞者誠用其言大事去矣一日中使持御批來甚遽公讀之乃有旨如更一日虜騎未退且令放散百官即焚之入奏曰審如聖訓百官既散主勢孤矣上問焚之何也公曰既不可付外施行又不可輒留私家故焚之上深然之公知上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六

早之

是紹興二一八年孫道夫使還言虜將收盟以關陝買馬為言其謀不可測而廷臣猶幸其無事公首發其端太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往驗之虜酋頗相詰難又葉義問報聘回文虜已聚兵公獨奏曰虜謂我加好滋久防備必弛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太皇嘉納之明年虜遣高景山來賀天中節果出疑言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近臣公奏虜遠天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之利必將自焚况曲在彼則我軍奮怒惟陛下決一用之士氣百倍及其鋒可以必勝太上以為然檄書下六軍躍爭北首死敵命侍衛馬軍司成閣出戌御史中丞汪澈節

改且辱命自我始况所求或無厭寧能盡從之乎虜使卒石
因自辨數曰後伴慢我朝廷聞之懼生事遂出知泉州虜使喜
患建來告嗣位入見欲用舊禮授國書公以義折之乃請宰
度書公又持不可廷臣相顧稱公守節徐嘉至榻前書以
議不素定嘉經前取書進呈虜使上嘉嘆之上皇倦勤初有
與子之意公朝夕協贊以決大議延有古社稷臣之風上仰
位公爲首相奉冊如禮以公舊臣案對但呼丞相而不名公悚
懼乞正名分上曰尊禮元老此非過也皇太子服褰袍內侍
掖至御榻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吁起居畢公升殿奏願陛下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六

見九

卽禦生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傳授之意天顏慨然曰君父
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尙容辭避公再奏曰陛下處
順人龍飛寶位第以駕下之才恐不足以仰輔新政依乘風雲
千載之遇實與國源蒼生不勝大慶時虜兵再犯江甸以左僕
射恩退督師繼策免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
中使卽家召公復拜尙書左僕射進封魯國公制出中外鼓鑄
然議者疑公外戚于富貴得去如釋重負又養病卧家必不肯
強起雖子弟親戚亦謂公宜以病爲辭不爲過公曰不然今王
室艱難我大臣體國與疾上路幸一見上或憐而歸之耳中造

聞邊遽甚乃募程以進閏月至闕下上御便殿詔令其子安節
支好謙扶掖入見仍戒拜賜坐勞問優渥公辭病不任宰相職
上不許詔問曰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非大事不書拜賜衣帶
寢處之具都人士見公夾道歡呼皆以手加額然後知向之期
公未起者自以爲淺丈夫也上謂宰臣曰陳康伯有器量朕歷
從太上在金陵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臨終奏事無一語差
謬出至殿門而疾作輿至第薨公姿貌魁秀器宇閑遠望之知
其爲鉅人自謂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其學一出
于孔孟在人前論事專以寬大開迪上心凡所論薦惟賢與能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六

五十

不務王已或勸取士以爲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乎張浚
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輓之備至公辭位不爲有復以爲相及見
張浚絕口不言前後廟堂十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獨公守正
周旋其間無所造其後皆曰陳丞相長者不敢有毫髮觖望退
朝危坐一室簾几肅然不聞磬效音蓋天質冲澹類如此

白眉故事

宋高祖行內禪之禮宰執陳康伯等言陛下高蹈堯舜之舉臣
不可復日望清光不勝依戀

古今人物論

明何維驥

陳康伯抑于秦檜高宗不年始顯用其贊親征及早定太子誠有經濟才陰與召命群望攸屬矣但器量似謝安乎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七

外集

廣信府誌

翰林學士劉瑛論曰公自為諸生時持身甚嚴其學一出于孔孟平時樂易和粹若不經意于世者及臨大事呼吸變化有不可測而謀猷靖深動中農會羣公有不可及之嘆世以度量謝安德望似楊綰幾可以無恨用能運動樞極再安天下卒為宗臣嗚呼其知言哉

人物志名宦載陳文正公事實大槩與史鑑言行錄神道碑同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七

五

而文稍簡視典內載弋陽縣鄉賢祠在城隍廟西知府姚堂建以祠陳文正謝文節二公九川李奎記景泰四年八月立石府治鄉賢祠按舊志在府學內淳化初建以祀陳文正公康伯江文定公應辰名兩賢祠後增入余克躬施師黥鄭驥更名鄉賢堂成化間郡守以祠宇迫近文廟乃遷于文昌廟後又遷于泰山五先生祠而合祠之後又益以張叔夜等九二十三人正德庚辰中請以設官基宇修建遷諸公合祠焉祠外二坊左偏曰名宦右偏曰鄉賢

弋陽縣志

舊志宅第載宋丞相魯園除文正公宅在縣北高宋勳建讀書
州國忠誠之第中有四堂曰世綸曰重恩曰茂祉曰仰則樓曰
警嚴曰迎恩軒曰致爽曰雙桂齋曰友士曰勿欺坊曰榮錦曰
上柱國里孝宗御書榜其門曰三度錦衣歸故里兩扶紅日
青天西有圃名會春花園東有圃名康樂花園園內建竹色堂
樂生庵庵下有隔塵橋下有池池上有醉白忘機柳鴈觀魚
四亭又有竹塢松徑兵製所廢故址現存其嗣後孫象至今居
焉御翰樓在宅之東公致政時建以貯頌賜圖書誥勅奎帖書
院在縣西孝宗勅建御名保訓書院堂各萬卷堂後東西建燕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七 五十二

已三亭曰備對曰自怡北作樓貯書曰寶訓其後築為一所建
費贈三國公祠也後有光亭玉美國任孫朝請郎景衡重修兵
燹今廢

鉛山縣志 神道碑銘

墓之有志何賢者衣冠之所藏也東西南北之人也是故可以
繫百世之感焉志之匪槩也晦翁守南康訪先賢墓垣之禁樵
孫君子以為仁是故有任其責者矣宋陳康伯墓在二十九都
九龍岡

宋孝宗御書莊忠顯德之碑翰林學士劉琪撰神道碑銘乾道

元年二月丁未太保尚書左僕射魯國公陳康伯薨于位後二
年九月一日其子偉節頓首闕下言先臣歷事二聖有勞勲紀
于太史唯是寃案之事不致息既除盜竊伏思陛下嘗御翰
文書旌忠顯德之碑以表其墓所以假寵於陳氏其厚而次存
文錄焉大懼無以昭示來世敢請皇帝詔翰林學士臣拱曰其
碑文銘已佳恐是避願陳不敢當之意願以薄技待罪禁林祇
承上命薦道大臣勲德職也復何辭謹拜稽首言曰恭惟太上
皇帝臨御宇內三十有六年始者北公負入之禍既盜賊中
其志未已數入寇太上不忿南北之民無日而陷鋒刃遂出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七 五十三

和歲月已久而虜尚有以篡竊自立者特其強暴以不
識符秦魏晉之禍哀其兵六十萬號言一命而盡其源和
責揚之間擅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今偏無名天地其
而不赦然竟敵眾迅速大震時一命而盡其源和
子鎮定大事折墜而笞之使自殺甘
與二十八年孫道夫使還言將敗
測而廷臣猶幸其無事公首發其
往驗之虜酋頗相詰難又葉義
曰虜謂我和好滋大防備必弛

計太上嘉納之明年虜遣高景山來賀天中節果出嫚言求淮
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公奏虜逆天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旦
之利必將自焚況曲在彼則我軍憤怒惟陛下決計用之士氣
當自信及其鋒可以必勝太上以爲然敕書下六軍賜躍等之
有死敕命待衛馬軍司成閔出成御史中丞汪澈節制制襄和
樞密院差問督視江淮軍馬皆指授方畧分處要害之地虜
江朝詢詢雖同列間有遺家室先去者公屹然不動自
如還書警奏綠手戮決一持言兵事者皆得畏盡底其長
而用之人特以安會中書舍人虞允文總師扼采石虜得不渡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七 五十六

偏將李寶入膠西焚其戰艦制鄂軍又順流南下虜勢大屈其
商益忿約其黨三日必濟過期盡臨之帳下遂變驛至公入賀
太上曰此卿輔佐之功也奎與勞師建康天威所臨虜間之一
夕遁去是時軍與國家調度百出所費不貲而恭祖橫賦不及
于郡縣間里從容若居無事時民至今追頌之公諱康伯字長
卿世爲信州弋陽人曾祖仕堯祖居仁父亨仲皆以公貴即楚
趙秦三國公曾祖妣鄭氏贈楚國夫人祖妣徐氏贈越國夫人
妣鄭氏李氏俱贈秦國夫人公幼穎悟諸群書一過目輒不忘
下筆成文見者心服未冠入郡學貢京師宣和三年中丙戌

士登何煥榜授左廸功郎任平江府長洲主簿改京畿轉運司
屬官爲大學正丁秦國大夫憂又丁秦國公憂服既除會色自
妖人誘愚民作亂公諭鄉黨口賊賊聚當出不意擊之不然且受
禍衆用公計擒其首領戮之一也遂全州上其功推以與其兄
鄉人建之建炎初召爲勅令所刪定官冊書成賞改秩通判循
州紹興五年入爲太常博士未幾提舉江東常平太上崩建康
公以職事陞封節請擇用大將太上開納爲誦馬援傳至數寸
一言爲樞密院計議官歷屯田戶部司勳郎官自太師奈檜用
事凡所附麗遷擢無虛日公量難素乃澹然其中檜雖稱公靜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七 五十六

重常越用他人公不以爲意在省五年始爲軍器監遷吏部侍
郎假尚書借朝議大夫爲報使謝金時結好之初使事尤重至
汴館欲嘗公將哺而餉不至從者变色公一不問入夜館人謝
不敏公亦不對虜遂加敬十五年四月命公接伴虜使既入界
太上以端午賜扇帟扇言本國是日例賀當北面再拜且接伴
使副同之乃敢受公以舊制却之或謂公此細故朝廷必不惜
公曰今曲從之後爲例不復可改止辱命自我始况所求或無
厭寧能盡從之乎虜卒受賜因自辯數曰接伴慢我朝廷問之
懼生事臺臣以爲言出知泉州政治寬簡有盜剽海出沒被擒

中朝廷還將還捕公自以上命昭置之多出降者爲其州五
無警秩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事相繼三任優游數年
得召士多從之遊起知漢州值太上更用大臣收拾舊德中
召還復爲吏部侍郎兼禮部又兼戶部又兼刑部前此有司
用權臣風指爲微輕重公輒平反之故家多賊其賜二十七
表權尚書除侍讀公在講筵數論事太上以爲知大體有奇
尚書宰執擬以權字太上曰陳康伯從班之舊朕將大用何以
權爲遂爲真九月拜參知政事二十九年九月拜左通奉大夫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宰臣視聽賜銀絹公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七 五十九

辭太上曰此舊格何足辭公奏曰今國匱乏自人主及百司皆
當省節庶幾有濟臣若盡受何以風百僚力請減半從之
院公力辭太上宣諭曰自卿除用朝野翕然無間言卿靜重
敏一言不妄發真宰相也令與湯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
量公奏大臣議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公若嫌何取容直黨
自因此鄙夫愚失者臣非惟不敢亦不能太上由是聽倚異
他相所奏多見聽許今上居潛藩太上一日謂宰相曰昔
王當異其禮除少保真王錫玉帶公與同拜賀太上獨留
編管與卿議及此朕不爲難公奏曰陛下聖學高明洞

易其所難此堯舜之所不能及也臣敢爲天下賀三十一
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將敗盟太上以同知樞密院
之往聘憚不欲行公以國事勉之周麟之語侵公公曰上
康伯問命則行大臣與國同休戚雖死安避之麟之竟辭
去太上幸建康復還臨安虜新主既立再通好其使入見猶
用舊禮授國書公以諠折之乃請宰相受書公又持不可
相顧聘貽公呼館伴徐嘉至榻前責以議不素定嘉徑前取書
進呈虜沮甚太上嘉嘆同列亦愧服太上倦勤初有與子意公
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有古社稷臣之風上即位公爲首相奉冊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七 五十八

如禮九月加特進封信國公上以公太上舊臣每對但呼丞相
不以名公悚懼乞正名分上曰太上皇帝以丞相遺朕爲宗廟
計尊禮元老此禮非過也初公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所去
上屢詔不允公懇請不已太上曰更待數月公知太上後內
且欲轉初政遂不敢復言至是力乞去上教降詔敦諭至求
上御札使斷其請隆興改元公乞去益堅上晉之愈力章十教
上十二月制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進封福國公判信州用
郡王韓琦領鄉郡故事罷之公入謝上慰勞之且曰丞相之歸
所謂敬馬他日宜召切勿辭仍命統府第治行將就道詔宰執

廢別及出都百官郊送恩禮殊絕未有前比庶老聚觀咨嗟泣
下公又力辭鄉郡改醴泉親郡使明年二月起公判紹興府令
赴關奏事再以疾告未幾召陪祀時虜兵再犯淮甸以左僕射
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繼策免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後用
上親札遣中使卽家居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進封魯國公制
出中外鼓舞然議者疑公久厭于富貴得去如釋重負又養病
臥家必不肯強起雖子弟親戚亦謂公宜以病辭不爲過也公
曰不然今王室艱難大臣體國與疾上路幸一見上或憐而歸
之耳卽上奏曰臣義死國然實病性陛下哀其無用聽返田里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七 五十九

不從中道聞邊警甚乃兼程以進閏月至闕下上御便殿詔其
子安節婦文好謙扶掖入見仍戎拜賜坐旁問優產公謝病不
任宰相職上不許詔問曰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非大事不書
押賜示帶寢處之具都人見公夾道歡呼莫不以手加額公之
未至大學生數百人伏闕上疏乞用公公聞之不樂曰上英武
聖神宜得非常之佐顧老病何所用哉俄詔免朝謁旬餘一奏
事上御便殿賜坐以爲常乾道元年正月上幸有事南郊公循
自力侍祀事役弓去上復遣使賜親札勉留病日侵二月二十
八日入對午漏未盡數刻退至殿門喘劇輿歸第遂不起享年

六十有九附麻以太保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三日贈太師
勅令內侍省押班賈玆王管卷事詔太常討論宰相薨于位與
禮賻銀絹三千匹兩水銀龍腦以殮諡文恭擇日臨奠命樞工
部侍郎何蒲護其喪以歸以侄大節添差江東轉運司屬官本
州應副喪事一再遣官致祭官其親屬十一人公娶何氏故相
執中之女孫封親國夫人先公八年沒二子臨節石通直郎
差福史路安撫司主簿機宜文字安節右宣教郎許監尚書六
部門皆謹愚能守家法二女長適右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密
計司文好謙次適石文林郎監鎮江府權貨務都茶場何溥十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七 六

一月庚申與親國夫人合葬跽山之陽原公姿貌魁秀氣宇闊
遠望之知其爲巨人自謂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
事居家以孝友聞爭後母秦國夫人猶篤敬愛其兄悉推先業
與之侍選族姻鄉舊均有恩意其學一出孔孟在人至前論薦
惟賢與能不務主己或勸取士以爲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
可乎張浚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入之倫至公辭位又薦可復
以爲相及見張浚絕口不言爲接伴時以言者論罷後言者于
來覲官公無難色前後廟堂十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公獨守
正周旋其間無所造莫後皆曰陳丞相長者不敢有毫髮鯁望

朝危坐一室簾几蕭然不聞
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溫潤簡
公起布衣致位上臺平時樂易
者及臨大事呼吸變化有安有
言不可及之嘆世以爲度量似
臧用能運動樞極再安天下顯
深谷禮亦異保其功名全其終
祀哀未有若公者也數文閣學
墓矣臣復被命乃叙其大槩且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七

天降時雨出雲山川君臣之
國是生魯公一變而足太上
之如端委廟堂百度以正無
乎近仁恕以符物約以緝身
以收衆美焉胡匪茹寒盟恃
鎮不震不悸雍容籌帷發縱
師潛无解獸奔光克勤儉天
帝嗣服曰予仰成乃眷元老
袞衣來歸拊以談笑白髮蒼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八

外集

文正公小像贊

宋僕射虞允文

瑩乎其外玉潤而水清確乎其內理具而氣充熟業昭于盛時
簡命出自淵衷執正議而不同臨危變而不傾藻鑑之明足以
登崇手攸又才猷之著足以輔綴乎時雍噫其所以默相天常
者孰非斯人之功也耶

魯國陳文正公生前贊

宋梁克家

年未踰六十而官階一品身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備洪範五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八

李三

福之全沐四朝雨露之濡噫若公者蓋喬嶽之降神與古人而
齊歸者耶

朱子贊

弋之陳君景思同官至管東西京崇福官祠事一日出示其大
父太師魯國陳公小像二聖皇上金書玉券豈公獨驟詔草鉅
公碩輔贈奉詩文瞻拜捧誦不勝敬仰意惟陳氏冠蓋不絕世
德之盛昭我聖皇御筆麗藻以褒崇之公卿百執事章文以表
揚之而公之手澤遺言唯謹是亦足以傳世矣愧然陋未學何
取階易輒贊一詞不足以取信于當時竊附簡末以告觀者其

詞曰 弘遠規模汪洋度量學貫天人位隆將相人物權衡

靈倚伏翊我聖皇天年有像淳熙十五年秋九月望日朝奉郎

直寶文閣兼東西京事門人新安朱熹拜贊

文正公小像贊

華陽伯南軒張栻

學識之克才量之博先君之憂而憂後已之樂而樂避金非策
也而焚詔促征脩邊非難也而解衣論道於戲若公者其克濟
時艱而誠哉直宰相也歟

文正公小像贊

明少卿李奎

廊下有容粹乎其質論薦惟賢百僚効職贊贊廟謨至有顯績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八

李四

休聞孔彰垂耀周極

讀親征草詔跋

何澹

紹興辛巳魯國陳公決親征之議時有陰掣其肘者如公澄
淵時事勢日危人情日洶而公意方銳乃能坐制逆酋之命親
征詔書魯公受命殿上手自刊定而以其藁示伯父後四十平
此藁復歸于公之孫大監大監將入石以永其傳公之英氣凜
凜溢於翰墨之外千年猶一日也故嘗謂景德敗盟非萊公無
以振承平之緒辛巳敗盟非魯君無以振中興之業國家省
撫按之際豈全無保妻子之臣所能辦哉慶元庚申重五始

何澹書

謝親征草詔跋

謝深甫

深甫布衣時在田野間得此詔讀之嗚咽流涕涕房後軼當不足平但憾未知掌帝制者是誰而能宜爲上意感動人心振厲士氣一至于此遽令獲見詔草通文恭魯公真蹟塗改竄定筆墨如新使人起敬仰嘆知公忠憤激烈詞藻英發果能疎群聽激發怒而推蛇虎于牢獄間也然自中興以來咫尺之書爲據夷狄立章夏者多矣惟親征之詔垂四十餘年凡稍有知識者皆尙能傳誦而聞思言言之入人深未有若是者端由恩陵慨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八

空五

讀親征草詔跋

陳說

紹興辛巳逆亮擁衆若林長驅南下侵軼我淮甸克復燕天斯人甚恐在廷之臣各歸其孥或寄家近郡爲避虜計獨故相魯國公闔府不動示與國同休戚說時爲太學生親具事杜之忠義勇節第未知親征詔書乃公作也後四十年說時與公之孫親當塗史君華文大監同朝蒙出詔藁筆跡宛然其

具在下拜伏讀嘆異不已嘗聞言乃必聲文以氣至公許國之忠着于心憤虜之誼形于氣感慨內發而詞采外彪故其文不雕琢而自工其用事不嫌配而自切六軍之士以之而奮厲犬羊之類以之而沮容宜南面之投首中興之功再振雄文也嘉泰元年辛酉正月十有九日莆陽陳說謹跋

讀親征草詔跋

葉適

高宗三珍戎醜皆親征決進身定中興維揚凱旋尤大虜杰人不致復言戰耳心受和南北安寧又四十年矣此詔至今人人能誦之是時陳文正公首相力贊密議自草詔本鎮危扶危

卷之八

空六

獨任大事與寇公同功第寇公之後中原之勢少屈陳公之後江左之氣方伸視寇公爲多焉遠從士大夫之後竊聞爲國者之論合之上規殷周下挾漢唐復讐正名尊華賤夷本末宏大未易名舉念往察來可以浩嘆公之係景思以示後題其末嘉泰三年十月龍泉葉適拜書

讀親征草詔跋

辛棄疾

使此詔出于紹興之初可以無事讎之大耻使此使詔行于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伐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嘉泰四年三月丙生辛棄疾拜手謹書

長之退想也源深由進士起家知重此事則其餘皆可
順七年癸未夏六月之朔日賜進士中順大夫廣信府
平陽府知府敬發

陳氏世家譜跋

陳一勳

非生於空乘時不從上古來奕葉培根於今斯今纔纔今
今爲鼻爲耳以神靈雲初猶山之祖崑崙河之祖天潢一
昔陳氏爲帝舜之裔昭昭經史厥後繁昌半天下昔帝所居
八世成都而後隨所居成族似紆紆難稽要就諸邑陳氏
爲焉而各邑多族而井井而弗淆者予虞族也始祖履駕以
文正公文集卷之八

李九

任紹興路學錄港于虞一世二世歷今世久舊故有譜憾殘
觀漁供氣私心是悼蓋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
史者師古今之治志者志郡邑之蹟而譜者普家世之序補史
之所未載俟志林輯之史氏採之列淑愚裨政化匪渺而可令
罔如耶世丁輩命余將於十畝間賦圖七世七而當路迫予出
署七令殊羞宗祐抑猶萬舞口中謠言錫爵者然庚寅春王會
子矜陳來泰等呈其家譜于余憫乎祖宗所自來而乃以探
山之祖河之宗不敢泯根之所毓閱之而爽弋之一宗人文豹變
第祖聯文正公外輝映後先而吾心號半邑陳氏文武世家

稱彥則岐嶷紳綏則山斗赴桓則柱石赫奕不啻椒實而
念太丘後流風之遐餘韻之悠耶紀安漢公有天下合群
詔食祿宋范文正謂子姪分疎戚以祖宗視之皆一體而
胡以敦同宗俾無作干文正乎瞻譜按不容不贊一詞夫人
則事舉恩景山之高尚俟河之清是爲跋

陳一勳拜手謹書

順治七年春正月望日女林郎知弋陽縣事原任鄧州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九

外集

梅溪王十朋上陳丞相書辭免除著作佐郎

某伏准省劄除某爲著作佐郎仰泳鈞陶感激天地某比緣私計不便屢入劄子乞外差遣未蒙敷奏今求去得還聞命驚懼不能自己欲乞鈞慈曲賜矜恤特與奏聞以竊新命庶使愚分稍安獲逃罪戾不勝萬幸

王十朋上陳丞相書辭免除命乞外任

某昨冒冒竄釣嚴辭免除命實緣求去未獲驟得美遷心不遠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九

七

安非敢矯激雖小官不當辭職在前輩 自故事伏望鈞慈特

賜敷奏仍乞檢照某十月內乞外任劄 併賜施行

王十朋上陳丞相書

某昨再瀆鈞嚴辭免除命復蒙鈞旨以其官不當辭不與敷

某有懷未盡瀕至再陳竊謂小官雖不當辭在前輩亦有以

至和嘉祐間王荆公召除館職及命修起居注皆力辭不

時非獨在下者能辭在上者亦容其辭荆公雖立國事

人意至辭受之際君子不以爲非世謂王荆公辭小不當

馬溫公辭大不辭小荆公辭小固無可辭大則

不辭小者但謂小不必辭謂小不當辭紹興初張侍郎子韶爲著作亦以求去得還前至五六遂得外任惟秦太師當國不容

士大夫辭職及求去習以成風遂至今日有辭免者則以爲立

異有求去者則以爲沽名但云官不當辭不問事之可辭殊不

知古人進退辭受惟問義理如何前輩故事不問官職高下其

今來所辭實緣求去未獲驟得美遷心不遠安非敢矯激伏惟

僕射相公以道義事君以忠恕待下今求以私計不便而求去

以求去得還而力辭曲賜矜憐特與敷奏仍乞檢照某十月內

節次乞外任劄子并賜施行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九

七

朱子上陳丞相書

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替相密勿凡

念執皆係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天

之信公也益爲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懷懍然惟懼其一旦必

而不可留也

又書畧

千以來將相大臣始終全德無

明公者指不可以

信

上福國公啓

生氣祥珪璋學淵源著士林之望亟膺宸眷之知仰高
恬養之風大淹時食復繁縟清華之舊起冠天宮欲振起斯
文千髮靡之餘故將順其美于聽納之際志存社稷身任股肱
帝以鎮撫四裔莫予敢侮丈夫當掃除天下舍公其誰謂事
其如以人故在上必引其類

王十朋上福國公啓

聖明命宋階石班用賢非以才遷簡命寔由人望丞相學傳
聖絕心達道微德寬大而能有容氣直剛而不可奪入則以新
秋而告若出則以斯道而覺民房玄齡心不吝權斯能持于衆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九

七三

美滿相國法若畫一固宜冠于群臣况宰相以鎮撫四裔而夫
天當掃除天下今日之事令公其誰侵疆未歸人咸望于夫子
不仁者遠功實在于臯陶周俾古人獨專其美

又

延漢大號相登真儒謹呼萬方聲勳烈辟丞相氣大以直學明
而誠入則正色朝廷出則乃心于王室行藏合聖人之用舍進
退爲天下之重輕不肯枉尺而直尋惟務融可而替否章屢上
而求去甚力曉愈隆而稅晉益堅可謂大臣已久慰蒼生之望
豈立作相宜盡行平日之言積坐底于成熙善真成于不寐

朱子上陳魯公啓

適憂患以求開方陳危懇卽便安而誤寵并沐殊私弗遂懇辭
乞成忝冒伏念燕學非信已材不逮人生際休明豈自甘于淪
棄病侵遲暮以莫奉于驅馳比叨民社之臨猶與桑榆之効屬
私門之變故致公務之弛願勉旬時已積簡書之畏願曉曉
苦木忘香火之修仰洪造之不遠服明恩而已不敢意便書之
錫更聖論誤之茲願上書特達之深知昔幸容其遜避而聖上
叮嚀之中命今復軫于眷懷惟拜賜之無名憂驕章而自刻重
願膚言曲借寵光仰戴皇慈欲終辭而不敢自憊末路知仰報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九

七四

之難圖祗命以還措躬無所茲益伏遇丞相國公勉熙天綽獨
運化鈞欲儲材于朽鈍之餘肯垂意於事功之外遂令衰晚有
此叨踰燕敢不思稱榮名勉終素業考諸前聖悅不謬于正傳
爵彼后知或少俾于大化過比以往未知所裁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十

外集

詔草序

陳以初

昔范宣子問秦穆叔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豹
之不朽當有徵於後矣呼長發也特公之餘緒耳未可以究公
也而公之孫某思欲刻傳之者蓋以公之足跡隻字皆為世
寶不可遺也雖然嘉禾植于崇岡之上官而日昃之其葩
燭于群目固非幽芳陳秀所可倫也抑人之類其比類其實者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 七十五

御賜金線譜命汪藻直學士叙譜文

吏部尚書左僕射進封福國公陳康伯請于朝而作家譜上賜
詩以褒之命史臣汪藻以叙之藻端拜而言曰夫六朝以來家
有譜系之學又有譜系之書隋經籍志載天下郡縣國氏族譜
若干卷唐世此學此書盛行五季淆亂四方割據馬殷在湖南
獨能薄賦輕徭又招納賢者改中州士多歸之後以俞玘兄弟

爭國士稍稍散去今觀陳氏之譜其先世系出穎川陳卿晉承

嘉之亂太尉廣陵郡公準之六世孫步兵校尉鼎南遷分為五

支太尉十九世孫雲騎將軍真二十二世孫常侍將軍嶠沆

二於睦州宗系載於碑碣國史為官族二十四世太監太公達

自睦州因官館盤而來乃忠信丁信之輝光黃鑒社後五年徙

如嶺之山下隱聚社居焉生三子長材析居於前號曰前陳次

沐如若于後號曰後陳三為僧但緣白水秀奇風氣完固陳氏

又世多積德澤及子孫由是英傑輩出開科榮儒者一百三十

餘人蕃衍盛大析居于祥符九年分二十有一分三十二世孫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 七十六

仁端遭難避地于亳州譙縣三里後遷于弋之嶺山下愛山水

之勝遂遷居焉生一子欽拜官肅州尉尋擢承直郎判信州監

月道以明堂及以孫貴恩贈太師追封英國公寔起宋之祖生

二子長文義早年高尚晚以禮聘玉山書院山長謚學正以孫

貴贈太師追封鎮國公次文清以荐知東陽尉義生仕亮以孫

貴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謚惠和仕亮生居仁以孫貴贈太師追

封越國公謚孝靖生三子長林仲以皇恩贈上騎軍都尉次榮

以子名封上騎輕車都尉次亨仲登紹聖甲戌拜左承議郎

江州刺史兼轉運副使以子貴太師追封泰國公謚忠肅生

子長康侯登建炎己酉進士授迪功郎轉累擢防禦使大
中大夫統制次康伯登宣和丙午進士拜左右僕射進封福國
公家聲世範赫也播揚世不乏人出非其庸大木之茂者必盛
流之遠者必深茲譜之作上不忘其所自下不忘其所傳又所
收人心魁怒之性爲尊也親也之念昭穆以之而明親疎以之
而辨慶吊以之而往來患難以之而矜恤服雖盡而情不盡後
之子孫繼述而起者邇流尋源斯譜之不可不作焉方今聖皇
在上天成地平相協厥居彞倫攸叙時乃化行于上而俗美于
下也吁陳氏之子若孫能體是心而弗替引之則世澤之行世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 七十七

德之深有以光于前而譜之傳愈遠而無窮矣漢承上命俾書
其端不敢以不文

族譜序

張浚

左司丞相福國公陳公以其所修陳氏家譜示予且屬爲之序
蓋肅觀畢卷而嘆曰盛哉斯譜仁義藹然矣按江南之有陳氏
自太監太公遠始其後析居分爲二十一支再分爲五十四小
支康伯公則自仁瑞公支由穎川避難而睦而懷玉而蒲而泉
而譙再徙而來者也太監蓋千有餘年其間以文章道德勲名
功業自見于世者不可觀續於載盛矣哉公承父兄之命請於

朝而修譜今始克因厥遺緒詮次成編然必先之以舊譜序文
者明作譜之權輿也次之以史傳記載者姓氏之源流也又次
之以郡縣及世表者見門第素望有在也於是爲圖以詳世系
焉其爲圖也準歐陽氏五宗九世之法推而上之則見其本之
所自出遜而下之則見其支之所由分愈推則愈高而尊也之
義昭愈遜則愈卑而親也之仁溥譜法莫隆於茲矣復以行實
見于翰墨間者錄之則又推譜之餘意也嗟夫譜豈易言哉自
大宗小宗之法廢而尊也親也之道所賴以不墜者惟譜牒存
焉爾至歐陽氏推本年表著爲圖譜而後譜法有定論蓋得大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 七十八

宗小宗之道意也近世公卿大夫士家鮮知講及于此間或牽
聯附合如剪桃接柳氣味不相入也或填隙補空如斷港絕潢
脈絡不相貫也渾渾者若病繁蕪簡畧者若病枯索大率無微
無法譜云乎哉夫譜永傳者貴乎有法冀後信者貴乎有徵無
法不足傳無徵不足信公之是編世系雖遠斷自仁瑞公始遷
弋爲遠則有徵矣譜牒雖數本于歐陽氏之格律爲正則有法
矣是誠足以傳永信後視彼穿鑿謬戾之習豈不徑庭也哉公
勲名德業前輝後裕軒輊寔煥灼古今獨步當世宜其所成
之不苟也如此是編成不特陳氏子孫始有以興起其尊也親

親之意引而不替而四方賢士大夫苟有敦仁義重本始者且將于此取法焉庸叙以歸之

族譜序

辛次庸

天下事有可傳者亦有不可傳者於其可傳而不傳者失之疎後世將無聞焉於其不可傳而附會揅拾以傳者妄也闕疑之史在哉昔仲尼刪書斷自唐虞而於詩自二南始蓋亦存其一二而闕其所不足信也國史不可尚矣惟家之譜也亦然人之誕生待姓必各有所自始木之生也必有其本水之流也必有其源或者漫沒以求時勢之不可考者不可傳也而其源委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

七十九

脉絡一綫尚存可以克而拓之者猶幸有崛起于稠衆之中恍然以下塋先緒光啓後人任者立其間也吾國氏族繁衍者固多惟茲陳氏自陔而瓜日昌日盛其永無疆之休以甲四方之族者正用其駿也忠肅公登第以文顯於朝紫誥榮封輝騰玉帛爲時名卿懋懋以教本睦族啓大其後爲已責未克成編一日棄世命寶藏之福國公遵父命請于朝始事譜系斷自仁瑞一避難遷於弋之爲上祖第其世刻其名從其所可知而信其可傳也仁瑞公而上稱陳于信之輝山并睦之甫之燕之高陵者均墓尚有本本水源非無可據也世遭兵燹事更時勢不

強其所不可傳闕疑也夫尊祖敬宗而足稱孝子順孫者福國公以之史官詳脩具存行實使爲子若孫者指而言之曰某善某德某文某學某武某功凡吾子孫當世則之某事某業某丘某產某方某土凡吾子孫當世守之又從而指之曰某子某孫某兄某弟某姪皆吾同支共派生死而骨肉也有不得已更相維持之本之教族之厚陳氏其表事鄉閭而永永有傳者自吾國公忠肅公始啓交厚且久敬仰其用心仁厚者類若是是爲之作譜序

陳氏譜序

謝深甫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

八

氏望穎川按姓氏書有屬適虞舜之後食采太皞之墟以國氏昭穆散淵顯難稽考由漢唐宋來枝派愈蕃公卿將相之出川者後先相望晉纓家世寔開于時五季巖石之亂乃徙于江南家于信之弋陽遂占籍焉弋陽之陳上世善慶之澤發源于楚越波瀾于秦公義方起家實權輿之故大丞相文正公勲業鼎峙漳州史君又爲良二千石一門盛大皆由文正公而顯趙公三子素爲次秦公二子文正爲次漳州之子亦有其序雖比于國披覽一觀如聚一堂之上噫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此屬裔氏龜占之語也尙異陳氏之後子有孫

孫有子永永勿墜先業庶幾不辱忠教之訓云慶元五年己未重午臨安謝深甫拜書

陳氏譜序

何澹

族之有譜尚矣凡迹而爲之者皆法諸歐陽之文忠公與夫眉山之蘇氏然究其年表則繫乎史氏之筆焉其所以然者欲不忘其源流之所出于其始之所以得姓也統歷世愈遠枝分派亦得以考其同異誠有闕于尊祖睦族之道豈小補哉弋陽陳氏景思授兵部侍郎吾與同朝持其家譜出而示之請予而序觀其前帙嚴整井井有條且曆星霜既久而猶新非崇本之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

八

至保愛之至其孰能若是遠得考陳之源委其先乃帝舜有虞之後裔至成周始受封而得姓然嗣從底于蕃衍盛大爲公爲相更見迭至于隋唐明道自潁川遷居信之弋陽發源于楚越公初官於秦公一門顯大皆由文正公文正之後仕宦者始繩繩蜚蜚是以知陳氏歷代爲名宦之族蓋上世積德之家矣至于今而未艾今景思輩尤能承魯公之厥緒此益振其家聲光前而繼後尙其尊祖睦族之道垂耀無窮豈不猶昔之陳氏傳于今日乎尙勗之哉因其請之之勤輒不辭是爲序慶元六年庚申歲孟夏既望樞密院使括蒼何澹拜書

族譜序

真集

古者宗法明卿大夫皆世其家故其後子孫有本有支可以係合而不忘也雖屬而不散也三代以後宗法廢矣然有維持久遠之計不至于析視如途人者則由有譜焉耳賢人君子所以以合族屬之道非譜無所寓譜其可無也哉有譜則由本而幹幹而枝枝葉蔓延相傳以至於無窮可以搜閱而生索故雖散在于百人之身猶夫一體也及本窮源收合族屬之道蔑以尙矣故夫等而上之自吾之父至吾之祖以至吾祖之所自出所以重本也而導之之道存矣推而下之自吾之子至吾之孫以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

八

至吾孫之所由分所以別支也而親之之道存矣尊之親之之道盡而風化所自出天下善治所自興宗法以後譜非傳世厚俗之一助也耶弋陽陳氏族譜成于米紹興年迄今踰世有六踰年二百易代之後其子孫猶得以指其先世歷之如一日則以有譜焉耳而譜之舉墜不又存乎其人耶使或既爲之先乃真爲之後雖欲言其世吾將何所徵耶故曰存乎其人耶陳氏之裔有旭向者嘗以世代日遠子孫日繁而族譜遂缺焉是懼於其乎適重修之以益續其所未載尊祖敬宗之意繼往開來之道蓋兩得矣可謂克爲之後者詩曰無忝爾祖何以之陳

氏之後其以之至順辛未歲秋七月哉生魄奎章閣直學士纂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虞集撰

陳氏族譜後序

方冊

譜牒之作管攝人心敦睦宗族士大夫以禮訓家宜此爲先香山縣丞陳李清俊偉不群佐政綽有能聲乃宣德己酉其董封建事會余于韶陽舍館閑嘗出所修族譜徵余叙之惟古宗法載諸簡冊可考固不假及接陳氏譜自受姓以來歷年雖人世次詳明親疎昭穆仕宦隱顯紀述無遺蓋不待求諸簡冊而舉可見矣其先世居潁川五季時有曰欽者始遷今之弋陽欽之陳文正文集

卷之十

公三

曾孫康伯以相業顯于宋封魯國文正公追贈厥曾祖祖考俱授國公在當時其族貴盛良可知矣厥後子姓蕃衍簪纓相繼代不乏人何其世德之後培植之深歟至丞凡十二世又能克紹先烈佐政之暇倦倦以譜牒爲念蓋懼夫譜牒不修則無以系宗族之心殆恐世遠親盡視若塗人于是修輯舊譜求諸儒碩作爲文章以發明先德啓迪後人其用勤矣噫服辨親疎禮有隆殺而斯譜有以彌縫之爲其子孫者視斯譜思其祖宗皆知夫水木本源尊祖敬宗之意以時月令相率祭祀家廟拜會宗堂昭穆有倫尊卑有叙貽之百葉彌久愈篤則不獨化及一

宗而刑于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通然後知斯譜之作者有光於前人有闕于世教豈細故哉子有孫孫有子宜世世寶之戊戌進士廣東肇慶府新興縣知縣福建按察使番陽方冊書

陳氏族譜序

陳連

香山縣丞弋陽陳李清宋太師魯國文正公康伯十二世孫也僞莖不羈素有才識宣德丁未來佐邑政藉甚有聲近以所藏族譜一通請予爲序按陳氏出自有虞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列爲諸侯都宛丘遂以國爲氏後子孫分處四方多爲名族而居潁川者爲特盛魯國先世潁川人五季中諱欽者始南徙信之陳文正文集

卷之十

公四

弋陽至魯國以相業顯于宋追贈其先世爲楚越秦三國公族始貴盛今已十有六世支派日益蕃衍承冠文物爲弋陽首領苟非世德之厚曷足臻此於戲自受姓定氏以來所歷非一世所傳非一人列宗法不立中更遷徙之餘族屬無所統君子懼焉思有以聯屬之大而家世之系表小而士大夫之所圖宗分派別各繫其所出各詳其所親而不敢忽于以明嫡廢別貴賤辨異同而著孝弟之實苟或有所不謹必致狼莠亂苗涇渭混流者有矣譜牒之作其可後哉斯譜所紀自楚國以來歷七可稽其遠而不可考者固在所弗論也豈非世德之後攸攸與持

循謹守者有人耶予重季清之請故爲序其家世之盛俾後人知所自思以奮勵迨續前人之光也於是乎書宣德四年己酉夏五月中翰學國子監事嘉議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羊城陳璉書

族譜序

李奎

族譜傳世之書也尊祖敬宗睦族厚倫之寔寓焉作之者貴求其實質於往代而有徵驗於將來而有據斯足播今而垂後矣何世俗往往崇尙虛偽務華忽實或指同姓古之名宦以爲所自出之祖或援異郡今之望族以爲祖宗之親若是者比比可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

全五

慨也今觀陳氏之譜則不然始祖明道自五季徙於弋陽六傳至康伯仕宋累官至丞相進封魯國公父亨仲追贈秦國公祖文又贈越國公迄今十有七世其間名宦顯仕代有其人世系流派秩平有序儔載于譜庶几可考無一毫虛偽今嗣孫公信季彬持以請予請爲序因告之曰紀述世系固賴乎族譜之作不辱其先尤本乎德之修人能修大德襲倫以之叙百行以之立尊祖敬宗厚倫睦族由之而推齊家治國顯揚名由之而致其不忝乎祖而辱其先審矣今陳氏作于前者既赫乎有耀矣繼之于後能以修德爲務則必先昭累世垂耀無窮而眷園芳

召偉績益光顯於不朽百世之下文獻有徵得亦有賴乎斯譜也信足爲傳世之書播今垂後而無愧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予于陳氏有望焉景泰四年歲次癸酉五月既望中順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少卿九川李奎書

陳氏族譜後序

族之有譜所以明乎昭穆而不至于失序譜之有文所以論譏先世之美而傳之永久凡今爲子孫者可不以是爲心乎若陳侯家譜之修可謂得此矣侯江右之名族也來佐吾之香邑一日公暇出譜示予請言爲序予得以閱其世次溯源及委而知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

全六

其族姓之代更世變歷年數百走走蔓延于孫數百人自宋太師魯國文正公康伯傳而至侯十有二世其間文章道德仕宦相仍者功名重乎簡冊者不可枚舉嗚呼何其盛哉予因是而竊有感焉古今之受姓得氏者三世四世而寒落六世七世而凋零有能以數百世而家聲無忝于前者鮮矣夫豈無其故哉後皆縱恣其富潤于盈滿之餘侯獨以修德而守乎忠厚之澤則其德遠而愈盛固其理也今侯承先世之澤而果聰明之資幼而蒙訓于家庭長而出仕乎百里筮仕之初又能正己以見知予上推恩以得氏于下其功名事業將進不已而登崇階履峻

級步亨衢有不可得辭于他日矣自非上一世積德之深侯之能繼志述事何以臻此嘗考諸史如漢之石慶以孝謹聞而致二千石者五人張世安以實直稱而為卿大夫者十世以侯觀之為尤信矣侯食先世之報而流聲譽於無窮也宜侯譜牒之修而昭先德之泯也視彼朝榮夕悴者又豈可同日語哉然是譜也不惟有以昭先德之不泯而實足以垂勸後世俾子子孫孫皆知忠厚之可以世其家苟知忠厚之可以世其家則必能作引而勿替以亢厥宗而致瓜瓞于綿乆也如此則斯文之作不為無益而區區以治下亦得以玷名于上而與有榮焉若夫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

今七

族派世次之衍聯續分合之異見于諸作予故畧之于序書前福建建寧府儒學教授香山李庚撰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十一

外集

梅溪王十朋祭陳魯公文

士之處世患不逢時及其進用得君逢時可究設施堂堂魯公國之元龜民之父母世之宗師歷事四朝終始無虧光相二帝盡忠不欺休休有容涯涯無窺盛德大節人皆仰之胡馬飲江閉者四馳公獨屹然處以靜謐以身許國奚顧家室一轍不施邊風自息宗社以寧緊誰之力亮舜授受乾旋坤闕同列異議公獨忠赤功成而退罔有德色赤松與遊脫遺羈馬疆事未寧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一

今八

羽書方急上心焦勞起公于疾人望翕然如用君實折衝千里再安王室公欲有為百木遂一彼蒼者天胡不勲遺爰生俄傾什于秦事震驚中外邦國殄幸嗚呼哀哉朋晚進不才誤辱公知官守有拘莫視電輒致奠遣僚寫心以詞為天下慟豈曰予私

朱子祭陳公文

惟公德在生民功書信史大節昭然善終善始中興輔相北立蒙英曰文曰武各以其名號如我公道全德備莫得而名繁名之至亦弗自知惟誠惟一教善畢隨士子見聞以多為富公無

不窺不以博者士于詞章以麗爲精公無不能不以文稱匪清
匪濁不夷不惠和不至泥濂不至劇論無有異亦無必同溫溫
其毅坦其恭執法于中不專爲宜大姦既除國論斯一承流于
外不一于宜苛撓不作間里自安中坐廟堂弘綱是總主德既
修民聽不聳從容一言援倭移竈帝納其忠人服其勇晚而告
休時是遺紳安車駟馬歸臥里門進不出位退不忘君且是雖
卑德義日尊群行嘉融尚不勝紀公亦何心有此全美惟其不
有道則彌元兩官之眷四海之望謂當百年再登承躬卒惠我
民永綏王國云胡不淑奄忽長終臨絕之言不忘秦忠嗚呼哀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一 九

誠想公如在酒淚同傾尙享

邵二泉祭陳魯公文

維弘治十四年六月丁丑朔越二十七日癸卯巡視學校江西
按察司副使後學常郡邵寶謹具牲酒菓餼奠於宋丞相魯國
文正陳公侍郎文節謝公之神位曰於戲維我二公後先有作
功勛節義表茲來學表遠我豆時祭之供高山景行我懷曷窮
尙享

陳謝二公祠堂祝文有序

中順大夫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會稽韓陽侯恭議大夫
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括蒼金體書并家鄉賢祠者弋陽
陳公長卿謝公君植二先生之祠也陳爲宋中興賢相謝爲宋
季世忠臣其偉望美名著於鄉國豐功勁節垂諸史編歷百千
年耿耿不泯祠而祝之于鄉禮也去秋郡臺韓公撫巡至弋景
仰先哲重建祠堂其創造規畫之山與二先生歷官終始大理
少卿李公記之詳矣大理以爲祠堂旣脩歲時祭祀之儀烏可
缺哉復以祝贊之詞遜於未學吁祠之創建誠有賴於我郡志
振作興舉使賢相忠臣千載有光於茲大焉今大理公又以祝詞是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一 九

記其尊賢尙德之心爲何如哉勝忘其固陋勉述二先生之槩

以復俾歲時享祀讀而祝之其詞曰

弋川之秀鍾我陳公學宏而博德厚而豐仕于宣和丁未不
就出使虜廷辭嚴義正天未厭宋高宗中興召公大拜赫也
厥聲沉然有謀明敏有斷遣將任賢厭資奇筭力排和議決
策親征國威丕振公論大明孝宗受禪尤資輔翊社稷之臣
無忝厥職入則嚮坐呼不以名君臣魚水腹心股肱年耄辭
歸召而復起扶掖入朝中外咸喜虜勢漸息民心日寧中興
諸相公其皆稱疾薨於位天子懷德旌忠之碑大書金石存

封設謫食報匪輕百年盛除千古芳名維吾謝公天啓道學
學富才高早登科第君門獻策力試權奸清風勁節爲國大
開募兵江右發策漕司憤讖似道言危行危大杆權奸誦居
與國榮辱俱忘講道自適屢徵史館勉赴提刑尋遷禮部侍郎
州統兵詎意元兵倏然而至逆戰圍湖誓全忠義揮刀盡矢
繫殺多人耻事二姓上隱入閭鉅夫夢炎成以公薦昇跡逃
名皆不知見夫何魏陌強逼北行不飲不食終于燕京李氏
夫人義不受辱一女二弟均死于獄學探孔孟志竭忠賢以
身殉國雖死如生都臺韓公撫巡江右歷觀史書知名已久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七

仰維功烈百世懷思授命姚守進此新祠祠之云何重闕風
教尙期後人是則是儆薦蘋薦藻來格來歆洋洋如在無間
古今景泰五年歲在甲戌春正月吉日朝列大夫江西等處
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金華陳珪

中順大夫廣信府知府四明姚堂同鐫

魯國陳文正公議

中奉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同邑李鏡文同譔李氏子
曰陳康伯字長卿號龜嶺信州弋陽人宣和三年登進士第崇
文炳若大度豁如府神謀雅量高致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

平報主顧當蔡公柄國群兇煽虐於蒼穹乃值重賈爨邊胡羯
交馳于原野遂使神州陸沉已不得行其志宗社板蕩力無以
殲其爲已而金酋北驅高皇南渡八陵廢祀切懷利輪之思
帝蒙塵慙建迎鑒之惻索帝始感于汪黃國威不振復制于
檜和好竟成舉朝不言獨請選將練兵而以直見忤遷羅泉
之罷舉世避禍獨委身殉國而以忠見沮久蒙丁位之沉槍
捐館公遂登朝居刑部尚書而冤獄已平善類賴以全活爲
知政事而宿弊盡革朝廷藉以清明繼紫誥之寵頒建黃麻之
獨升論政密勿不依阿以容諫事僚屬必商確于理當及勞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七

取盟邊報益急乃解衣置酒慰王上之心安至長驅克斥朝野
大震乃引燭焚詔致航海之議息決策親征六軍踴躍何異
淵之役金亮身軀萬姓復獲賈同澠水之熱分布要害增置上
流之精兵區區有條安輯畿內之黎庶掃妖氛開閭河之塞
炎精收虞淵之功偉哉周召之芳名畢薈之盛乃以盛滿爲懼
退閒爲樂管絃不廢匹休安石于東山孝友美全繼美魏公子
豐錦及隆興之際運遭虜騎之復至帝心知公有爲起公復相
都人見至咸鼓舞以歡呼醜類聞風率震懾而逃遁正敵
禮改臣稱帝城歲幣之費節財行民蓋自南渡以來輔朝西

功勳赫號中興名相爲帝者首稱緣公超世之才絕倫之智故能以弱爲強化亂爲治社稷既危而復安民心既散而復合輒之因時事之艱難窺倖以自利者若霄壤之懸絕矣應江左夷吾克沈腥膻之穢北門寇老自致朝廷之尊白日麗天陰翳屏伏紅雲映殿瑞氣薰蒸實爲保定之徵再開亨嘉之運玉燭調而泰階平共仰明良有慶金甌啓而離照溥成叨康濟多仁委自武侯身後國士無雙誠推文山生前人流第一忠誠貫金石用昭奕葉之榮節義厲水霜式著萬年之耿于今爲烈至久彌光猗歟休哉掄揚其聲是爲識者弘治十年丁巳秋九月吉

五說書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一

外集

陳氏族譜記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十二
舊用史歷年圖法吾族歷甲子不知幾百通矣今去繁就簡以唐憲宗年號以下顯迹畧記於左以俟觀覽初江州始祖伯公與福建觀察使馬綱善後遷江西等處觀察使刺南康與俱至遷結茅塢迹山之陝著史記累徵不起就拜著作佐郎謚貞隱元和辛卯以所居故基今太平宮擬他遷云唐憲宗元和四年己丑祖旺公始由廬山唐憲宗元和十二年丁酉裴慶奏刑部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十一

九十四

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應子薛愈爲行軍司馬共計吳元濟推總由福建觀察使遷江南路觀察使與吳祖伯宣同來在子刑部侍郎之前唐僖宗中和四年甲辰祖崇公族表門閭有表章唐昭宗大順元年庚戌祖始公始立家法有祭家法條例南唐烈宗昇元元年丁酉即石晉天福二年祖家公族表門閭有表章宋太祖開寶二年己巳祖昉公立石刻徐錯書堂記重受旌表免差役孤徵有例條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壬午祖鴻公勅免科徭孤徵依張齊賢奏有表章宋太宗至道二年丙申祖旭公勅賜御書三十卷作玉音閣有條陳至道三年丁酉勅令

米於德安縣納再受旌表有表章宋真宗咸平五年壬寅立石
刻義門碑御書旌表義門陳氏六字于碑景德元年甲辰祖墓
公立碑刻遠祖記家世字號十二思彥承延知守宗希公汝大
繼世多積德由是英桀輩出開科業儒者一百三十餘人春衍
盛大景德四年丁未祖延公賞牧釣大中祥符九年丙辰朝廷
差官至義門監分爲二十有一再分爲五十四小支仁宗天聖
四年丙寅祖泰公承旌表義門陳炎御額真良家三字賜之存
譜三十二世孫仁瑞公緣遭難屢遷避地于亳州譙縣三里復
遷于弋之嶺山下愛山水之勝遂居焉生一子欽拜官莆田尉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二 九十五
尋擢丞直郎判信州實起家之祖生二子長文義早年高尚晚
以禮聘玉山書院山次文清以文薦知東陽尉祖義公生仕堯
祖堯公生居仁祖仁公生三子長林仲皇恩爲上騎都尉次榮
仲以力名爲上騎輕車都尉次亨仲登紹聖甲戌進士拜左承
議郎尋擢江湖提舉轉運副使甫生二子長康侯登建炎己酉
進士授迪功郎轉累擢防御度使大中大夫統制次康伯中徽
宗宣和三年鄉試登欽宗丙科進士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進封福國公歷事列聖三十九年高宗朝虜勢克敵焚策
親征有功南渡孝宗受禪輔導盡力社稷以安稱中興名相加

封魯國公贈太師改謚文正追封五代國公第一世祖欽公謚
明道以明堂及以孫貴恩贈太師封英國公高祖文義公謚
正以孫貴贈太保追封鎮國公魯祖仕堯公謚惠和以孫貴贈
太師封英國公祖居仁公謚孝靖以孫貴贈太師追封越國公
考亨仲登紹聖甲戌進士拜左承議郎江湖轉運副使謚忠肅
以子貴贈太師追封秦國公康伯文正公生僖節公安節祥節
公各分支派遷居原自弋之嶺山作相時勅賜弋陽市北榮錦
坊基址建府第及譙隱園山塘家聲世範載于史鑑嘉七構揚
章七可考文正公忠貫日星孫嗣蕃衍封第延綿德澤流芳無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二 九十六
間古今殆與天地同悠久者也
修族譜記
大譜之修豈徒然哉尊祖宗序親疎辨隆殺佑賢德述貴顯詳
婚嫁嚴死生尚敦睦使後來有所徵且以寄吾福國公孝思之
統于無窮毋徒視爲文具其庶矣乎始記此以埃
陳嗣二公祠堂記
古君子仕當國家多難之秋及遷去祔移之日以身殉國以道
事君談論足以決大疑挫逆虜侵軼之勢振大業于中興風節
足以植天常全臣子不事二君之心立人聞于萬世其人豈

易得哉於晉七求相陳公康伯謝公枋得見焉按宋史及神道碑康伯字長壽號龜嶺幼穎悟讀書一過目不忘宋元京師宣和三年中丙科高宗朝累官至吏部侍郎嘗使虜不辱國命晏宰太郡善政尤多紹興初召還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淵默寡言明敏有斷臨大政謀猷靜深動合機會遣將任賢各得其當料敵制勝妙笑無遺拒講和之請寇患以之而消與親征之策士氣以之而振高宗嘗稱爲真宰相孝宗受禪賴鼎益力挺然有古社稷臣之風每朝賜坐使殿呼丞相而不以名平毫累跪乞歸制授少卿觀文殿大學士封福國公既判信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二

九

州未幾虜兵犯淮報急人情大駭上親札起公連封魯國公既至殿門扶掖入見戒拜賜坐旁問陵遊許有與至殿門見者夾道催呼以手加額尋免朝每有大事許封章以進國賴以安乾道元年二月以疾薨於位謚文正上賜旌忠顯德之碑表於墓配享廟廷考其爲學一出于孔孟在人主前論事無以仁義之言堯舜之道開迪上心觀其草創征之詔詞嚴義正烈日爭光其忠德足以感天地動人心雖奉天澤潞之作不過是也訪得字君植號登山讀書五行俱下淹貫群籍理宗朝中寶祐丙辰進士對策力詆權奸除撫州司戶則棄去時起發宣撫江東西

爲屬除架閣令募兵江上公發策漕司試士憤賈似道誤國極言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兵必至國必亡大忤賈意請居興國軍令與一時名士皆及門執弟子禮講道自若乙亥連以史館召不赴尋強起爲策提刑遷禮部侍郎提兵饒信元兵至調部將張孝忠逆戰團湖圩矢盡揮刀擊殺百餘人兵威少挫後信州不守耻事二姓越閭隱於卜元學士程鉅夫者首以公薦行省丞相蒙古台管如德尚書留察炎皆奉旨召公不起忝政魏天祐強公北行至燕京以不食死夫人李氏義不受辱縊于建康獄中弟君烈君澤三姪二女二婢皆死獄中伯父徽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二

九

明爲富陽尉與元兵戰失利二子抱父屍同死季弟君禹以不屈斬于九江一門守節視死如歸何其烈也其學上探周孔下參濂尹優入聖域於五經四書多所註釋古詩文擇其佳者批點以式求學爲文章史稱汪洋演迤渾然天成每以道爲已任高標勁節有古忠臣烈士之風謚曰文節門人虞舜臣等築室祠公省臣請於朝爲登山書院嗚呼二公生與同邑皆宋名臣然魯公歷仕兩朝遭時多難值虜寇兇饑薰天之際獨以首相當國忠言統論攘夷尊華中興之業賴之以振論者以爲度量以謝安臨大政決大議似韓相國南渡以來輔弼大臣以道事

君公其最也。登山仕當宋季運去，祚移之間，闕仕，冷
其死，不悔克全臣節。萬世大閑由之，而立論者謂八
無愧劉賁仗義不屈殺身，自成與文天祥相表裏。其
有祠祠久廢。去年秋，都御史姑蘇韓公雍巡撫至，
之餘百廢舉，舉廢政更新，乃謀于郡守四明姚公浩
庭，廟西建祠，合祀焉。命知縣黃旻董其役，中堂肖以
以屋，直前構以門，四周繚以牆垣，基址及階俱甃以
成。其費皆郡守姚公捐俸倡於上，及其工之弗僭，
義者謝敬安、邵德威、樂助焉。敬安乃疊山族胤也。從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二

九十九

世孫公信。李彬季歲輩喜其完美，厥祖之靈永有光。
適憲副山陰韓公陽按治至，復捐廩購石，刻其詞云。
憲韓公以雄才碩德，望重天下，上體國家旌忠尚德
邦人景仰，崇祀之念，憲副郡守復能共成其美。吾孫
瞻祠下，莫不感慕興起，志存遠大者，得不以二公勸
奮思欲俎豆其間乎？噫，是祠之建，非特尊崇先哲，如
人有闕風化爲甚大，謹爲之記。景泰五年歲在甲戌。
旦中順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少卿同邑李奎撰。

弋外翰李中合祀頌

諸將年來已極榮回看烟閣欠功名八年猶未平淮甸一戰那
能復帝京獻畝忠臣自夏國閭閻小子妄談兵憑誰爲決天河
水一洗乾坤萬里清

明學士宋濂題崇德閣二十四功臣詩

理宗寶慶丙戌年昭勲崇哲標英賢趙溥曹彬薛居正有功朱
室晴能先石熙載洎潘仁美李沆王旦相比倅王魯之後更有
誰李繼美今而已矣呂夷簡出曹瑋前韓琦富弼相輝聯曾公
亮及溫公氏韓忠亮亦名燦然嗣茲南宋罹凶危功名次第誰
當勒却勇摧殘韓世忠親征堅議陳康伯呂頤浩亦著名稱趙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二 百一
飛班資赫有聲張浚下列史浩氏次之葛郊懸丹青趙汝愚係
天潢派厥名十載登圖繪廟堂永祀享無窮勛業輝輝其時聯
中興五臣詩

南宋高宗四九齡始終五相輔中興李綱力諫君南幸順浩躬
驅將北征趙鼎秉衡朝士賀魏公當國衆心傾大詠桑榆生康
伯止幸閩都國又興

江西巡撫姑蘇韓雍題陳文正公律詩

丞相勲名久已知立身殉國任安危馮家焚詔離心合抗議親
征虜勢靡輔翼聖明專重寄禦防社稷賴綱維班班史策昭發

典百世聞風遠足師

江西巡撫徐姚孫題巡撫至弋夜宴陳文正公作

東行巡視駐旌麾宋相稱名應慶奇笑語凜然生氣在典刑猶
有古風遺補天事業昭先代立石功勲啓後師食報民間欲祀
享綱常賴有道維持

知廣信府事中順大夫金鉉題陳文正公絕句

中外居官大有爲平生心事尚朝知後人欲仰孤高處試讀旌
忠顯德碑

題陳詞二公五言古風

高明

陳文正公文集

卷之十二

百二

弋陽古色名水碧山蒼蒼千年儲秀氣一旦旌忠良龜負陳永
相疊山謝侍郎永相立勲業侍郎扶綱常其垂宇宙名同爭日
月光戎生爲境薰心竊喜同鄉欲奮繼前哲力未能擔當

讀文正公文集七言律

世孫緒

南渡山興論首功良臣賢相是吾公力排和議謀秦計決策親
征却重戎歷朝北宋後南宋輔相高宗及孝宗編七血衣春秋
祀山河明月永無窮

陳文正公文集卷之十三

後集

讀親征草詔跋

孫景參

仰惟高宗紹興中興歲在辛巳逆虜渝盟爰下親征之詔讀者
咸憤流涕雖奉天澤潞之作弗能及也魯不逾時戡其元惡禍
亂以平時先祖睿國公實為首祠廟堂帷幄受命摘詞人莫得
聞公亦未嘗一語告子家迄今四十年始得遺藁于中表何氏
塗改點竄手澤具存乃知數述上意一出于公信而有證也
勒諸琬琰以及闕文抑見區區不忘之志慶元庚申孟夏既望
附刻

卷之十三

百三

孫朝請大夫試將作監兼全部郎官景參百拜謹書

讀親征草詔跋

孫景思

慶元庚申夏四月允元得大父所草紹興辛巳親征詔本感慨
事業為之涕零一時王公大人爭相是正方將摹刻信傳後來
而兄逝矣嗚呼大父忠憤之文隱而弗彰先兄顯揚之誠作而
弗遂景思無所肖似復何以推廣先志哉于是命匠鐫之集石
庶幾忠孝之實其不遐云嘉泰癸亥臘月望孫朝散郎秘閣權
兩浙路轉運判官提領戶部搞賞後庫義權臨安府蕺湖兩安
撫司事景思百拜敬書

陳氏譜序

世孫榮

陳氏之先出自帝舜有虞之後周封于陳子孫因為姓焉其
後分徙東西弗可勝數後至于明道自西隋唐之初由潁川
居信之弋邑縣南玉亭鄉荷山之下遂家焉公生二子長曰文
義次文清早世文義生仕堯以曾孫康伯仕宋拜相贈楚國公
生子居仁贈越國公三子長林仲次亨仲三榮仲林仲居皇華
榮仲居陳家塢子孫皆承魯國公恩澤顯官于時亨仲登紹聖
甲戌進士初任亳州司理授迪功郎遷本路提舉以子康伯貴
贈奉國公子二人長康侯次即康伯康侯補將仕郎至彰州守

卷之十三

百四

率議大夫孫九人景衡景賢景禹景望景旦景召景況景光皆
承職任後居市西號曰西府魯國幼穎悟讀書一過不忘宜和
辛丑侍父在亳州年二十一中丙科初授平江府主簿累官至
大師謚文恭高宗勅賜第宅于市北扁其坊曰榮錦生子二長
偉節次安節並為正卿孫五人景山景淵景祖景參俱補授大
夫魯公乾道改元二月二十八日薨於位上輟視朝三日賜銀
絹三千匹兩及龍腦聖駕擇日臨奠偉節等辭免上勅國子博
士芮輝致祭于路差內侍省押班賈玆主管喪事工部侍郎權
尚書何備及姓大節護喪以歸令本州應付葬事夫人何氏卒

于是年九月九日初授淑國夫人累贈封魯國夫人合葬鉛山仁義鄉安定里之楊源太上御翰墨賜旌忠顯德之碑六字令翰林學士劉珙文銘翰林待詔洪邁書表于墓紹興甲寅配享孝宗皇帝廟庭嘉泰辛酉寧宗皇帝改謚文正其後子孫皆承魯公之澤歷代公親繼聞者見者罔不欽仰九世孫棐親其前軼歷七可考後愈傳愈遠宗族繁盛尊卑莫如或相逢于道路邂逅于邸肆猶如舊人弗能相認致令德義之族猶如舊貌之人觀其所由不知宗派所分營兆所在今續斯譜傳之于後庶幾世世子孫知有尊卑之分不忘所自出其于陳氏世系

附刻

卷之十三

百五

有補豈淺哉淳祐五年孟夏既望世孫棐拜書

族譜後序

吾始祖明道公自隋唐徙于江右今之弋陽郡居于邑之南甬山下遺址猶存六世祖康伯南來爲賢相集成家譜傳之子孫迄今十七世親疎昭穆歷七可考其中各官傳載譜牒近觀各處亦有同姓而非族者皆文正公之後及談論其所來自考對事實悉皆不肖多出虛僞與君家族譜大有不同者矣竊思吾上祖魯公拜相之際勅賜居第于市北榮錦坊凡誥勅之文及子孫顯宦之蹟具載家乘累因兵燹子孫散處于外收藏不

一多致遺述遂爲冒姓所得而所謂補魯公之後者有以藉口執爲已物掩匿年久出示親朋不復致疑于其間今予曾宗合族取贄于家長功啟功信季忠季彬季謙重修家譜悉將十二世祖旭向公遺囑并文正公勅賜花園原立富貴福祿壽康寧七字關書俾子孫分執管紹其有基址者即魯公親支子孫其不與此者即爲妄附庶幾將來有所徵考今因譜成特述此于卷末傳之子孫世世相承珍藏什襲恪守先訓敬之慎之毋違景泰六年龍集乙亥十月望日十六世孫季廉謹識

遺囑

附刻

卷之十三

百六

於戲吾以非才忝繼高祖宋相文正公之後夙夜兢懼思莫能續緒前烈晚年強爲祿仕典教邑庠謹身事親自爲無怍今年春遽疾遂莫能起日益煩亟恐書在旦夕矣於戲死生夜旦之理抑何慨焉但念汝曹尚在幼稚未能成立爲憂然吾家以世德之餘汝曹當盡繼承之志必有可望者焉吾宗祖所寶則故相遺物制誥文字所守者故相基園丘隴迨吾身凡七世矣保未嘗有棄廢後之子孫當以祖宗之心爲心雖交不得假借雖貧無致鬻賣設有不肖以違吾言當贄之于官以不孝論夫佛老之教吾儒所恥毋許修設齋事於乎勉哉於乎慎哉延祐三

年丙辰歲十一月十五日遺囑諸子元德元亮等謹守

勸賜基園塘池丘隴

勸賜東西府第嶺有花園嶺造閣嶺以上俱在城山有五都朱
塢金鐘山十二都栗茄山姚家山虎岩船山東南至毛源大路
西至員石塘北至山麓灣曲鉛山田界廿四都軍陽蓮塘山九
源白塢山二十五都雷山五十六都肥塘崗山塘有十二都大
觀塘小觀塘大寺塘小寺塘園石塘楊家塘大楊塘小楊塘上
沉塘下沉塘北岩塘楊仙塘松樹塘男水湖以上諸塘富貴福
祿壽康寧七字均管有三十四都陶塘上三十三 卷五十一

附刻

卷之十三

百七

六都肥塘在城均管丘墓則有英國公欽葵梅家塢鎮國公文
又葵水確塢楚國公仕亮葵屏背塢三墓俱在玉亭鄉越國公
居仁塢金路縣鵝龍峯秦國公亨仲葵鉛山縣楊源魯國文正
公堃鉛山縣九龍岡有勸賜碑銘以上諸墓俱載縣志汝曹宜
蓋繼承之志傳與子孫毋仰失管再囑

年丙辰歲十一月十五日遺囑諸子元德元亮等謹守

勸賜基園塘池丘隴附

勸賜東西府第嶺有花園嶺造閣嶺以上俱在城山有五都朱
塢金鐘山十二都姚家山廿四都軍陽蓮塘山九源白塢山二
十五都雷山五十六都肥塘崗山塘有十二都大觀塘小觀塘
大寺塘小寺塘園石塘楊家塘大楊塘小楊塘上沉塘下沉塘
北岩塘楊仙塘松樹塘男水湖以上諸塘富貴福祿壽康寧七
字均管又有三十四都陶塘上三十三都栗塘五十六都肥塘
在城均管丘墓則有英國公欽葵梅家塢鎮國公文又葵水確

附刻

卷之十三

百七

塢楚國公仕亮葵葵屏背塢三墓俱在本縣玉亭鄉越國公居
仁葵金路縣鵝龍峯秦國公亨仲葵鉛山縣楊源魯國文正公
葵鉛山縣九龍岡有勸賜碑銘以上諸墓俱載縣志汝曹宜
蓋繼承之志傳與子孫毋仰失管再囑

自開闢以來有天地則有日月有日月則有山川與天地同
覆載與日月同照臨與山川同高深者則惟參贊之功吾
公內授文教外奮武衛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國方此天得
之以清地得之以寧日月得之以常明山川得之以奠定者
也宜乎自宋迄今春秋享祀永垂奕禩
昔

皆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歲桐月喬孫特言薰沐百拜謹跋

陳文恭公集十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陳康伯撰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宣和三
年中上舍丙科仕終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諡文恭事蹟具宋史本傳是集爲其裔孫以
範編次并以誥勅及諸書文字有涉於康伯者彙
附於後然遺文僅二卷而附錄乃十一卷末大於
本殊非體例且遺文亦多僞作如所載謝勅命修
家譜表稱昨進家譜勅令史院編修與諱自古以
來無是事理其謝語稱伏惟聖躬保重聖壽隆長
而首稱臣康伯叩頭拜謝曰末稱臣等不勝欣躍
無任感戴叩謝之至尤不曉宋人章表體例又首
載原序一篇稱乾道七年新安門人朱熹頓首拜
書於碧落洞天其詞鄙陋殊甚朱子年譜具在不
言有此師朱子集中亦無此文蓋無往而不僞也

志道集一卷

〔宋〕顧禧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嘉慶間刻

蘇齋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志道集一

卷》提要

志道集叙

從伯父景繁公少任俠慨壯折節讀書於諸子百家方技卜著之書罔不披究爲文輒千萬言徹日夜無倦容聲名藉甚遠近於是里中同學者多忌公口舌攻搏難端叢起公獨以直道持平其間無所依倚惟與鄧縣林氏民保高安譚子欽惟寅交最善主兩先生家數年而忌者愈謀所以中之指作周世宗宮詞爲釁禍幾不解會以遺逸薦得白歸乃具杯酒釋奠盡焚生平所著述凡百餘卷無復隻字存者病革之日惟枕書長嘯畧屬後事數端而已嗚呼公讀書一生而潦倒困苦以布衣歿而一時同學蔑不通籍貴顯子孫豪富甲閭巷蒼蒼報施又不知于詩書文字果何如也嗣弟宏聞不忍先人手澤泯沒從江浙提刑轉運任公處抄得遺稿若干首顏曰志道集蓋本魯論隱居行義之意我伯父洵當之而無愧矣予少侍伯父稔知顛末因援筆述之後之君子庶鑒而詳採焉至元壬辰春月泉州石井書院山長福州路教授姪長卿子元氏拜書

方綱按此序出於景繁之從子子元至元壬辰是元世祖二十九年距嘉泰初蓋九十年矣而其中言少侍伯父則景繁之卒當在嘉泰之後此注蘇詩之鏤板蓋景繁猶及見之吳郡志謂景繁隱居五十年當是自紹興之末至嘉泰初耳

採桑行

宋古吳顧禧景繁著

日高高蠶蠶能衣被天下不違自保其軀

三俯三起作苦何窮

長安富貴家上鉅下儲作若不知

難收深閨女出入有常儀何為乎度陌越阡執筐躊躇

執筐而躊躇夫婦雖貴豈能不蠶而衣

蠶者不得衣不蠶者得衣長安富貴家上鉅下儲

男耕女蠶治有餘使君何不思使君策馬城南鳴笳歸深閨練

新絲

震澤行

附志道集

標吳控越莽無幅銀濤漂碣青山蹙水底隆隆晴亦雷鯨鯢

之鳩其族大者為蛟小為蛤吐光便欲凌日月地緯夜拆霜鏡

粘觸山飛沫天地白芳餌頻施巧不吞雲翰霧委長兒孫撼岳

吞舟逞大力日月已墜燭火尊昨開漁人謀其曹整單施網瀾

江泉藥程傾湖湖不流迴智殢技將安逃蛟子蝦孫泣如雨沉

虎涸鹿慘無語吁嗟河伯靈何存鳴鼓聚市遂若此就中大魚

蝦有神夜入深宮控紫宸竭澤而來拂帝意浩蕩乾坤雨露新

千秋萬歲頌乃公鯨鯢無所施其雄延津濯髮飲大澤魚安于

下鳥翔空君不見然犀燒燕水族寒咫尺之水多危瀾活女誨

女恩無極枯魚何事泣河干

海棠秋

春風蕩漾花如織拂拂深岩天也窄桃李芳菲鬪艷陽嬌媚盡

染胭脂色含丹欲吐嬌不勝顚隨處分點瓊額楊妃睡足口無

語嫁作游絲怨風雨花神泣罷還欲訴不願柔枝薦繁市願得

常親君子傍秋深靜綰紫綃粧孤桐獨立擎素月芙蓉零落無

輝光瑞枝重整臨秋水蘼蒲歷歷羞無香賞心況有雙鳬仙琴

聲夜夜醉嬌媚碧霞鵲泛海棠醉出欄麗影何踟躕君不見南

朝百里花無數郁都紛紛吐煙霧載歲無人禁採樵丹餘瓊姿

盡摧仆蘭蕙當門動見鉤草間惟數瓊霓卧茲花勝植瀛蕓苑

一承願盼猶未晚冉冉臨窻如有心嬾舞清歌樂事遠蔓露凝

霜色倍妍夔州何獨無詩篇茲花有詩便不朽吁嗟托根良不

偶

小春詞

玉霜斜舞桐枝濕析木熒熒石鯨泣芙蓉子夜卸妝妝藥雨紛

秣瓊飲急瓊樓玉宇微寒生氤氲暖氣出元英白鹿觀中香粉

散靈女祠前簫鼓鳴木奴千樹橫濃綠太液鄰鄰黑鳥浴真臘

燈光射紫微漢宮齊唱鳳求曲彩虹不返天鵬流公子初成狐

腋裘尚衣日日須紅錦挾纈猶深邊士愁五鳳習習起蘭澤龍

象新盤大府歷黍離松醪次第陳野老欣然愛冬日煖爐高會

樂未央鴻雁南飛百草黃東君欲逗春消息獨遣桃花開橘陽

題小峨嵋

偶上峨嵋嶺悠然對夕曛孤峯擎落日古殿宿寒雲石踏松濤

作天竺鵲喚問幽尋樵素抱世態自紛紛

不寐

英雄不世出豎子自成名誰諛美新筆曾憐覆楚兵輕霜零病

葉急雁過寒城入夜愁無似悲心處處聲

宿徐山齋中

已將夙昔志抵掌爲君陳節鼓悲吳地鬚眉憫漁臣梅花憑夜發柳色隔年新此夕關河客應喻高臥人

泊太湖寄內

草草出門去孤帆落暮烟笑談卿宛在辛苦夢難傳雨磳蛟龍窟雲乘橋柳邊從來輕遠別此夕倍淒然

答譚子欽惟寅

束髮都章句清狂天下聞我招隱賦草草送窮文捫乳輕狂猛驅車揖道室家疎結網戀鳳自爲羣

偶作

錦鉄復登樓雨登樓向落曉煙深橫白鷺楓老宿形雲松關寒風入琳宮遠壑開自然能遠俗無復賦朝羣

附志道集

雜思

不與漁樵狎幸年世事非功成枯職骨髮端字有僂僂衣風雨槐陰夢裏黃斗柄微東隣瓜正熟把酒哀清輝

偶作

日暮悲筵起孤食入夢寒沙飛桐鵲隱草蔓石繩殘龍戰字有極島栖轉未安燕幽多老將壯氣清柔乾

野眺

遂偃航幽興披襟生水清松枯濤不作鷗潛夢常閑瀾月寬蕉徑吞星避釣環年來悲踣躄聊此破愁顏

一江雲色孤雲護短扉閣階竹影瘦低岸枯花肥委翠秋林晚場心宿鳥稀何時揚斗酒掬水弄清肥

藕步溪溪間中可憐貴心散烟伏瘦竹閒綠苔枯澗短袖仍牽

樹秋聲半擣枯農談喧隔岸不畏世機深

亂世功名易幽人愧素餐草深迷乳兔弓燥泣飛鸞燒火排窻入溪聲帶雨寒行吟殊足樂回首羨彈冠

林氏民保留宿夜話

踪跡忘疎密情懷歷晦明攜琴時一至倒屣輒相迎枕發中郎秘尊餘北海誰流花多勝侶風雨話深更

贈夢庵上人

曲徑通禪室蒼苔獨著書元心棲物外高論接皇初雨過苔痕淡意虛梅影疎年年愁作客爲爾一停車

客湖上

對酒拂吳鈞光隨潮水流碧華堤上草紅落竹邊樓春老鷺啼倦山空鶴唳收買花錢欲盡何事再勾留

附志道集

洪善慶與祖偕訪昇上人即景次韻

地僻僧稀隱苑庵曲逕通雲浮秋水白霞奪蓼花紅野鳥當窻下疎烟入畫中采菱人未散歸棹且從容

飲譚子欽齋

取次梅花放樽前白雪樓人非分洛蜀才豈遜曹劉薑桂存餘辣芝蘭憶舊遊文章千古事未許卧南州

九日吳山

第一峯頭逢九日振衣直上莫躊躇乃揄苔冷仙人跡祗樹雲深帝子居國書天然看不厭嘯歌自得意何如茱萸醉插游絲倦屣影參差夕照餘

送任文薦歸閩

意氣深懷傾蓋時惜君才大愛君癡應知摩詰詩中畫都是將

軍畫裏詩放眼莫嫌異地窄探奇偏向禹陵淫片帆千里應明月不盡酒九曲思

贈省任古

帝廷咨牧兼金驪南顧應寬萬里憂自是書屏多異績何勞仰
屋嘆無策喬喬柳絮驚風三三飛花拂翠裘遙望雲山千里
臨臨星欣然三樓

過徐山房

曲徑秋高竹影斜多君此日淡浮華笛聲遠落幽人淚月色滿
宜孺子來世盡勞五斗米我來常醉一園花不須更讀明情
賦元亮人流自足誇

亭郎煙雨

湖南幾曲石橋低細雨濛濛暗碧溪歛乃漁歌聲不斷參差桑

附志道集

樹望中迷花田香散泥初濕柳圓煙深鶯亂啼此地千年多買
積耕男誰服怨征犂

寄懷閩安中

金門射策名聲似江南閣子然白虎談經獨步松入
夢已多年夢裏賦筆雄千古劍峽詞源憶百川憶故人愁絕
處西陵花柳日芊眠

林庇民保以詩見贈次韻奉答

蕭蕭竹影間桐陰有客携琴慰素心秋老登樓須作賦愁深抱
膝共高招尋芳桂香初散快讀殘書酒滿斟莫恨龍門策木
報十年重價重千金

贈譚子欽惟寅

臨風長憶曉濤吟携飲重來感懷深白首如新交自古丹砂欲

就老偏愛微閣上傳佳句宿影亭前話風心花夢難尋月一
則斗中元氣待君斟

贈洪善慶興祖和壁間沈閣二韻

高卧煙蘿上池姓名獨許故人知我來欲補洪家傳入坐先
尋沈約詩卷閣雲看不厭參差玉蝶放偏遲殷勤送客過方
井古道真堪一時

同人看梅

梅花引入溪深半繞青松半翠林已耐歲寒成好友還將春
色作幽吟岑蒼烟踏破鞋無迹明月挑來杖有心贏得清芬盈客
袖莫愁歸路暮雲侵

遊翠微山看桃

梅花纔落見桃花欲問桃源路轉踰直上翠微開眼界飽餐赤

附志道集

飯養心芽勾留客屐詩中盡爛熳天真閣外見老僧曾悟
否山陽斜陽斜

寄稚內出詩見示因書其後

論交常憶少年時耐久如君倍足思金馬不移羈子節石麟肯
負誌公期經霜傲菊依幽徑漾月脩篁種曲池六帖街箋燭似
錦莫嫌野鶴故來遲

偕譚子欽惟寅遊西湖

江西美景開！下君上湖亭意若何吞吐晴光千浪暖卷舒雲
氣兩岫多隱隱有脚歸花柳芳草無心戀綺羅力倦翻嫌花路
淺振衣再攬一同過

九日登浮屠

浮屠百尺絕飛塵一望霜林暮色勻誰似自然能遠俗步趨何

必不隨人參軍帽落嘲誰解
三殘草作茵却羨東籬陶處士

獨酌

江色侵楓冷松風入暮幽
莫愁樽酒盡明月在高樓

登吳山作

紫帽高懸曉霧濃
西風峭削玉芙蓉
誰攜湖曉驚人句
更上吳山第一峯

志道集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宋顧禧撰禧字景繁吳郡人居於光福山
閉戶誦讀不求仕進紹興間有司以遺逸薦不起
後築室邵村表曰漫莊凡田居五十年而終嘗與
吳興施宿注蘇軾詩行於世陸游序所謂助以顧
君景繁之賅洽是也茲編稱禧子宏聞搜求遺稿
從江浙提刑轉運任某抄得若干首取魯論隱居
求志之義題曰志道集然莫知其所自來卷首有
禧姪長卿序稱禧以文章擅名爲里中同學所忌
指作周世宗宮詞禍幾不解會以遺逸薦得白於
是杯酒釋奠盡焚生平所著述凡百餘卷無復隻
字存者其敘述禧生平頗具惟序末署至元壬辰
乃元世祖卽位之二十九年禧爲宋高孝時人相
距一百餘年安得有其姪尙在爲之作序又考集
中多載洪興祖倡和之作興祖當紹興中以忤秦
檜貶死禧正與之同時又似乎真出禧手惟贈行
省任古一首宋時無此官名而序中則作提刑轉
運任公復與宋制相合其長卿結銜稱石泉書院

山長福州路教授又非宋官殊叅錯不可解詩僅
三十餘首且多俚句疑其出於依託也

新刊盧陵誠齋楊萬里先生
錦繡策不分卷

〔宋〕楊萬里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李廷

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錦繡論二

卷》提要

新刊誠齋楊先生錦繡策序
誠齋楊先生以豪傑之材匡輔
宋室遭時弗靖志欲支撐鰲極
還於具瞻及年力弗彳辭榮而
歸然忠義之心老而彌篤一聞
奸臣誤國即切齒唾罵七日不
食憤悶而死此文節之謚所以
表志行也當其存日嘗著策文
二十五篇以為世訓所言皆稽
古道酌時宜正人心息邪說與
夫選將用兵制禦夷狄之說歷
胡元百年無有尚之者我
朝文運隆興增重科目於是好事
者始取而加之論斷號曰錦繡

策予幼時嘗獲莊誦竊其機軸
以應主司之求亦或謬承以花
樣見取於今三十餘年矣一日
麻城司訓勞君志崇與其子鉞
手是帙來徵予序且曰將以壽
諸梓蓋勞君嘗以是勗鉞登進
士第不忘其初欲與四方學者
共之也雖然錦可製也而天機
不可能也繡可刺也而神巧不
可尚也况公是集有經緯當世
者存焉要不可專以綺繡錦黻
組綴精密例論也苟能勤而讀
之藏之肺腑間不惟宣王之袞
可補於山甫推而衍之雖神禹

之山龍華蟲黼黻絺繡所以彰
施於五色衣被乎天下者亦無
乎不可也特在誦而用之者何
如耳姑書所聞以為力學者勉
天順三年歲在己卯秋九月望
日
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安成吳
節與儉序

新刊錦繡策目錄

六經疑難

太平歌頌

簡策所紀祥瑞及今日所紀祥瑞

本朝歐蘇二公文章

古今文章

天文星象

酒醕類難

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歐宋唐書得失

遷史班史范史循吏傳

司馬遷傳循吏五人

楊誠齋錦繡策 八目錄

通臣請編次寬恤詔書以賜守令

今日屢詔舉賢良而未有應選者

高宗孔明謝玄孫權漢武魏武用兵

諸將用兵之法

通臣奏請選擇將才

李唐宗子人才

三代兩漢晉唐治體所尚

左氏所載知人禍福事

三代漢唐太學養士之法

孔孟行事不同

漢文帝武帝及今日用兵禦敵事

漢高帝襲奪信軍文帝勞軍細柳

詔禁臣僚苞苴請托

恤刑詔令

柳子厚貞符及今日祥瑞

新刊錦繡策目錄畢

楊誠齋錦繡策 八目錄

二

問六經疑難

先達

楊萬里

策評此篇話頭最高闊涉最大考究精詳援引該博不知是讀幾多書方能作此文也諸策多托物引事說起獨此篇起語便見題目便見主意此古今各策之要法

主意六經之病非後世諸儒之罪乃後世無聖人以爲之主盟爾

六經奚從而病無聖人而病六經奚從而明有聖人而明大抵有日星則有琴瑟惟鴻鈞一調而琴瑟不能妖有英莖即

楊誠齋集

卷之四

一

有淫哇惟玉律一正而淫哇不能亂有六經即有異說惟聖人一出而異說不能鳴嗚呼烟橫丘丘苦侵魯壁爲策策素之遺文僅如降囚之復蘇諸儒又皆人挾一推轂家築一宮墻而聖人之六經化爲諸儒之六經矣世之君子徒知怨蔽氏之火罪漢儒之吉殊不知蔽氏本不能焚經漢儒本不能病經經之病也無聖人主盟之耳何者鄒魯而有孔孟經不火矣漢唐而有羲文經雖火而不火也昔者木德杪暮八索九丘蓋嘗亂經矣古詩三千蓋嘗混醇矣六經非無秀也夫子出焉一刪一定一筆一削而六經無一穗之蓬蒿戰國虎蘭莫非王土蓋有幾詩者血流漂杵蓋有幾書者六經固將蝕也孟子出焉千城經印掃塵變圓而六經無一點之疵類

何也天下之有聖人故也嗚呼漢唐之世異端之病經一何

紛紛乎劉歆廢法引武成對商王之句鄭氏書註引伊訓載

乎在亮之辭荀爽易解於乾爲木果之後復有爲龍爲直之

言桓寬蓋鐵論引其政察察之語以爲出於春秋按書易春

秋初無是也偽書之病經乃爾天下無聖人故也鄭氏論太

衍則以木屬乎巽不知巽乃屬木而木乃屬土也論洪範則

以土氣爲風水氣爲雨不知雨乃地氣而風乃木氣也陸希

釋易之復以七日來復爲曆數之法而不知其爲道長釋順

之初九以爲靈龜之象而不知其爲貴身傳訖之疾經乃爾

天下無聖人故也橫撰官人之詩也而董仲舒繁露以爲文

王伐崇之詩弼成五服蓋侯甸之服也而王充論衡以爲五

楊誠齋集

卷之四

二

采之服文意之誤若爾言出乎身夫子之繫辭也而劉向謂洩治諫陳重公已引是易以爲言如履薄冰乃厲王時詩也而劉向謂尹退對成王已引是詩以爲證時世之悞若爾至於物之悞則以綠竹爲笋以嬰鳴爲鴛鳴地之悞則以榮澤爲迴澤以雋李爲就李句之悞則合作繪宗羹爲一而折無我珍享爲二字之悞則變是用大諫爲太簡易貽我來年爲蘆蕘嗟夫諸儒之病經如此非諸儒之罪也無聖人以爲折衷也使漢唐而有聖君則百家之辯爭固可使退揚而歸於儒矣惟其無聖人此學者所以變摘而爲枳也噫由堯舜至湯五石有餘歲而天下得以枳衷於湯曲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而天下得以枳衷於文王而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

餘歲而天下得以折衷於孔子由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天下得以折衷於孟子孟子之後二千餘歲至於

聖上學者得以折衷而六經得以有主顧非大幸歟恭惟

主上聖學高妙道德淵奧稽古如勲華遜志如商宗適於萬幾

之暇親洒宸翰表章六經刻傳註之魯魚活聖經之氣脈金

輝玉映雲翻漢回如馬圖浮河如龜書出洛使學者數千百

載之疑一旦豁然斧破甚大惠也

執事尚以所疑教諸生然愚謂此不足復疑也平步坦途中

矣抑嘗聞之足未常行竟何必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孟必問

形像何者耳不若目故也昔文武學禹湯者也周公則不學

禹湯而學文武蓋以親見同時之禹湯則不必復外求禹湯

也孔子祖述堯舜者也顏淵則不述堯舜而習孔子蓋以親

見同時之堯舜則不復外求堯舜也愚也幸鋤經載於中

興盛時獲見

今日之堯舜今日之禹湯今日之文武今日之孔孟何敢函

夫聖經以自陷於漢唐諸儒之罪乎苟卿不云乎學者以聖

王為師愚願銘斯言於座右

問太平歌頌

策評此篇與後篇梓瑞策大槩出一機軸謂太平有

歌頌乃是後世之衰議論極高叙時事處說得氣象

宏大得歸美報上之體

主意謂古者太平之世無可歌無可頌者後世太平

可形容乃是太平之衰天下有歌頌乃是歌頌之衰

太平有形容不若無形容太平有歌頌不若無歌頌昔者典

謨之書無豐年而麟經有豐年卿魯無文士而錦城多文士

夫子宰中都無治聲而車魯有治聲豈列國兄於堯舜洵

身於巴蜀而二子賢於聖耶大抵贊極美則無華實不足

則有名不有所短誰稱其長不有所拙誰稱其工以豐年稱

者豐年之衰也以文士稱者文士之衰也以治聲頌者治道

之衰也嗚呼太平可形容其太平之衰乎天下而有歌頌其

歌頌之衰乎陶唐氏有虞氏其君何君其相何相其功德何

功德窮天下之筆舌萬萬一之形容金石絲竹之宜也歌頌

在何許乎以成功則無名以帝力則不知雖謠康衢歌明良

然其辭不過出於兒童之戲語與夫臣下之賡唱而已其事

不過不識不知與夫庶事康哉而已堯之為堯舜之為舜卒

不可及也其辭朴而野古而真初無後之文人才子筆挾風

雨辭徇鬼神之手也烏有分寸俊舌哉故唐虞為唐虞自夏

迄周名稱日盛殷鑒蓋著文王有二南而歌頌始振把矣成

王有雅頌而歌頌始尋夫矣然其作之者誰乎周公乎召公

抑閑散卑公矣。不過散乎林藹野詠之口。而播乎簪黻之樂耳。其言簡其事信。多不逾百言。寡不過十數語。而其大樂又出乎迷閨門之雅睦。如廟之莊肅而已。閱雖鵲巢。無他語也。清而既醉。無他詞也。取而讀之。氣象何如哉。然。仰觀唐虞之賢。已少間矣。故三代為三代。粵自唐虞。蓬蒿三代。立壻天下。無一學校。而魯人有學校。是以有泮水之頌。天下無賢君臣。而魯有賢君臣。是以有有駟之頌。至於復一宮宇。脩一馬政。此細事也。魯人則又頌克淮夷。服荊餘荒。徐宅。僖公未始有是事也。而魯人則又頌齊魯。修動千百言。青黃腐棗。丹腹囊塢。非不足誑俗目也。如賢何。孔筆不鍾。非予之也。傷之也。嗚呼。歌頌於是乎病矣。漢唐之後。新音益播。古風不歸。楊載齊鄒繡策 八〇

若王展聖賢之頌。若元結湘崖之理。若韓愈之聖德詩。柳宗元之淮英頌。彼其髡頭酒視。鑄肝剔肺。非不勤也。珩珮其聲。黼黻其態。非不麗也。頌其君則熟筆兩出。頌其相則變契獲生。頌聖德則天寬地容。頌治效則海澨河清。頌文物則綢繆星爛。頌威武則雷轟電掣。鏗鏘燿燿。讀之使人目動膽懼。齒寒口膾。真若可以培養二帝而奉三王也。然究其所歸。類皆言有浮於實。實有愧於文。識者觀之。傳一笑耳。嗚呼。歌頌於是。病甚矣。夫高厚不可縉。而細微易以操。濱渤不可探。而沿洄易以測。知此則知有歌頌者。孰若無歌頌之為神。椒漿桂酒之味。此而大羹之風。絕錦。悅風。栢之舟。起而射水之制。亡。知此。則知歌頌出於文人才子者。孰若出於匹夫匹婦之

為得。古今之醇醪。治道之玉石。明眼者當自知之。今日之盛。其可得而歌頌。和。一氣默運。太虛無為。天下皆知吾君之聖。而不知所以聖。手扶日月。足履星辰。天下皆知吾相之賢。而不知所以賢。猗猗綠草。俎豆春風。弓矢積武庫之塵。老稚鋤桑麻之影。天下皆知太平之冠古。而不知所以太平。執事下詢。尚以歌頌未作。為問。嗚呼。不言之化。無聲之計。正在今日也。雖使十韓愈。五曼卿。芝房寶鼎之筆。黃鳥碧雉之辨。愚知其不能。能巧於今日矣。昔齊景公問於子貢曰。仲尼之賢奚若。對曰。今謂天高。愚智皆知。其高幾何。皆曰。不知也。仲尼之賢。賜不知也。趙簡子問於子貢曰。孔子何如。對曰。賜譬渴者飲江河。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河也。賜奚足以知之。吾君吾相之治。即得位之夫子也。天下豈能知之哉。知也。且不。能安能歌頌。而形容之。豈難然。太陽之照。雖不求於蒼蠅之。而葵藿有傾和氣之至。雖不求於金鵬之。鳴而禽鵲自鳴。今日之治。豈不可得而歌頌。然臣子報上之心。不徒自己玉堂鴻筆。臺宿學。必欲收拾宇宙之和氣。發露古人之所未有。亦天保歸美之義也。然。孰若忘言以報上哉。

楊載齊鄒繡策 八〇

問簡冊所紀祥瑞及今日祥瑞

葉評立說極佳與前篇太平歌頌策同一機軸且其文字豪雋自成一家之言愈出愈奇讀之令人不厭主意三代以上簡冊無祥瑞而漢唐以來簡冊多祥瑞蓋古者祥瑞滿天下而不勝其書也後世祥瑞絕無而僅有不能不書也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漢唐以來祥瑞在簡冊非古之賤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滿天下而不勝其書也非後世之多祥瑞而可書也無中之有窮中之多而不能不書也嗚呼祥瑞之多寡其治功大小之形像與使漢唐之世幾極而有竟齊青規而有伊周宇宙而有泰和則又地十天在在呈祥岳貢川揚誠齋錦繡集

七

猷源源錫社固未易易計而樂舞雖族計則勝充盡毛穎有不可記者簡臺螭蚺之手尚安能漁獵一二以觀摘竹之載耶噫備冊無祥瑞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策有祥瑞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愚嘗讀帝堯之典帝舜之典大禹皋陶之謨初不聞某歲某國獻某瑞也又讀文之雅武之雅成之頌亦不聞某歲某地產某瑞也鳳凰來儀之說蓋因后稷之論而及之爾不以爲奇瑞也若履豐年之說蓋因論偃武之美而及之爾亦不以爲殊瑞也然當時之盛問其君臣則都俞明良也問其禮樂則神和人欽也問其風俗則仁讓義醜也問其天下則海清砥平也仰焉七政森倚焉萬物遂內焉而適人安外焉而遠人格日月霜露之域飛潛動植之鄉何

揚誠齋錦繡集

八

者非祥瑞耶何者非瑞耶故曰祥瑞在天下後世君臣不唐虞制作不三代自劉迄李步趨一蹊間有羽翼差健者思欲舉大袖於古人往往錄兩之瑞方萌繪畫之飾已極固有獲一麟而作歌者不知此乃先王郊廟中常物也固有得一鼎而賦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者不知此乃先王耕園中常羽也吳齊八育時則瑞乎家而耒瑞乎鄉南稻耳熟時則瑞乎鄉而未瑞乎邑馴雉率衆時則瑞乎邑而未瑞乎郡珠還合浦時則瑞乎郡而未瑞乎萬邦也露雖甘矣天瑞而地不瑞也泉雖醴矣地瑞而人不瑞也鴈不朱而赤矣瑞飛而不瑞潛兔不浴而白矣瑞動而不瑞植類一有而一無一至而一不至汗青之上固不勝其後瑞哉齊錦繡集

矣較之帝王之盛世能幾許耶故曰祥瑞在簡冊嗚呼唐虞三代祥瑞滿天下非祥瑞之自至也有是君有是相有是治夫豈得無是瑞漢唐以來祥瑞僅可書非瑞之難致也無是君無是相無是治夫安得有是祥大抵不窺瓊林之庫孰知廟舟之老雙未爲富不遊上林之花誰知金谷之花竹未爲繁不逢國家之鉅麗何以知漢唐之貧瘠乎恭惟主上資挺至明運撫熙洽天寬地容而蠶包中外皇步帝趨而迹躡古今天下之匹夫匹婦皆曰不圖今日復有三五之君委任真儒咸有一德幹旋乾坤而以鑑以鍾運動振機而以索以錡天下之匹夫匹婦皆曰不圖今日復見三五之臣比年以來狼烟息紅塞草抽銀衣甲寢也簷樞蜺蜺絃誦玉璫

膠庠盛也。替祿鶴立。且春回。御飲行也。圓壇天齊。幣王山。歸知儀舉也。金殿巍哉。千官拜舞。元會傍也。日臨。黛。鳳。排。青。祥。籍。田。畢。也。大成。諸。音。景。鍾。協。律。大。樂。成。也。禮。重。習。禮。戴。台。免。兵。民。和。而。天。下。平。也。天。下。之。匹。夫。匹。婦。皆。曰。不。圖。今。日。復。見。三。五。之。治。是。故。聲。香。感。神。明。中。和。位。天。地。諸。福。之。物。難。致。之。祥。昔。研。未。聞。於。今。則。見。蓬。蒿。書。生。剽。竊。盛。事。郊。焉。而。神。馬。降。謀。焉。而。六。鶴。翔。變。理。之。功。妙。而。玉。燭。均。調。聖。統。之。典。成。而。陰。陽。滋。霽。其。餘。吐。祥。苗。瑞。不。可。勝。數。昔。王。子。淵。頌。漢。有。曰。神。雀。仍。集。麒麟。自。至。井。露。滋。液。嘉。禾。櫛。比。當。時。非。真。有。也。今。則。真。有。之。左。太。冲。賦。魏。有。曰。皓。兔。育。數。丹。魚。生。沼。三。趾。之。鳥。來。儀。九。尾。之。狐。自。擾。當。時。非。真。有。也。今。則。真。有。之。長。孫。丞。相。

紀。唐。有。曰。三。秀。六。穗。之。祥。集。圓。集。闕。之。瑞。照。金。鑑。而。泰。曆。平。運。玉。衡。而。景。宿。麗。當。時。亦。非。真。有。也。今。則。真。有。之。所。謂。祥。瑞。滿。天。下。而。簡。冊。不。勝。紀。者。正。在。今。日。而。

執事先生且致作為歌頌以模寫曠世之績此實臣子報上萬一之誠也然嘗聞之物之可度者必小可數者必少至大者非度之所能乃至多者非數之所能盡故九州不可以畝畝八極不可以道里太山不可以丈尺滄海不可以斗斛何者大故也多故也今以無盡之祥而歌述之以有限之筆愚恐盡焉之不能盡其毫盡山之不能盡其高也然昔人有言八極雖廣寸晷可圓萬物雖多一朝可齊蓋有其才而得

其要也故皇風無像三墳或能象其象王道無形二雅或能形其形

今日君相之美治功之隆瑞應之多雖不可得而丹青矣然玉堂老學墨坡鴻生固有筆掃萬物辭奪造化者豈不能摹天地而繪日月耶散焉而瑞天下歛焉而瑞簡冊愚殆見攀駕遠古而邁轍漢唐韋布復何為謂而歌舞之耳

問本朝歐蘇二公文章

策評但指出歐公本論東坡萬言書以評二公之文最知體要命意確實而造語華嚴公之文亦文矣哉主意歐蘇文所以得為聖賢君子文者以其有實可用

抗裂膚之寒則錦繡盈篋不如一裘之溫乘泊天之浪則蘭桂為舟不如一枹之固此言天下之事虛華而不如實用也嗟予為文章而無益於實用是特輕浮小兒販名一技耳何貴於文章哉甚矣文章之弊也世之才人文匠未有不溺於浮華者彼其此筆點畫鐫肝鑠心就齒齟齬冰霜眼染雲烟思所以平步作者之壇潛達造化之柄哉是故誇其捷則必揚誠齋錦繡集

歌如風搖陣馬斷其艷則必歌如趙舞燕歌逞其奇則必歌如峻峰激流競其美則必如金與玉瑩甚至割一字之奇鍊一言之巧必欲聲牙屈曲鏗鏘琤琮使人憂難讀然後愜其意甚者目視飛鴻氣如虹蜺自謂可以虎踞詞林鳳翥文固價歷機雲而香薰賈馬牙官屈宋而奴隸離騷矣嗚呼美則美矣施之於用何所補耶是獨未知聖賢君子之文章也昔者孔子未嘗有意於為文也以聖道之衰蝕於是而有六經孟子未嘗有意於為文也以仁義之榛蕪於是而有七篇使聖道明而仁義行則孔孟豈有是哉下至漢之賈誼董仲舒劉向楊雄唐之韓昌黎陸宣公是數子雖不足以望孔孟然亦非綺繪其文為浮華者也今取而讀之若治要之策

楊誠齋集卷之八

十二

於庭下而徐責其罪雖無橫劍膠柱急叱大罵之威而彼將汗顏無顧羞死不暇嗚呼作文而有用如此是真文章矣東坡先生之文今天下人人讀之學者人人師之愚不復具陳姑撮其一端以見其餘且如上

神宗皇帝之書獻其三事之說廣曆而博喻旁論而曲證其言詳發明白直款納其君於堯舜禹湯之域初無矯詐激說之態以觸遠籙之怒而鈞直名也譬如著木參桂性和而不暴溫而不烈優游浸漬已人之疾於不識不知之中而不見驟愈之效嗚呼作文之有效如此是真文章矣歐公以斯文倡於前蘇公以斯文踵於後二公所以平生握手相歡連袂以入於聖賢君子之域者其亦以斯文樂以實為至親故耶嘗

時天下之人皆以歐公為今之韓愈名公鉅卿皆以蘇公為
賈誼陸贄復出真確論歟

執事先生以二公之學提訓承學之士使之言其所得愚有
以見

執事之意欲追蹤二公以振斯文之統緒如愚不肯顧短衣
以從先生後屋庶幾古之文章之苗裔有所傳付幸
執事以二公之心為心也

問古今文章

策評以養文氣立說議論甚正終篇提起三代及孟
子為主尤有骨力

主意人君欲成一代之文當如三代之教養其氣君
子欲為一家之文當如孟子之涵養其氣

工以器為主賈以財為主文章以氣為主甚矣文章之作步
驟駘駘抑揚高下無非氣使之然也其氣充者其文傑以壯
其氣削者其文局以卑輕浮而驕吝者以無渾厚之辭褊刻
而峭急者必多險譎之語汪洋大肆決非渾渾之人磊落不
羈決非散放之輩也是故文章不關於所學而關於所養人
君欲成一代之文必先教養其文氣君子欲自為一家之文
必先涵養其文氣切譬天地之於萬物風以應之日以烜之

雨之所潤靈之所滋生育長養各極其至然後萬物林林以
生矣一代之文係乎君之教養者似之入之於一身調其飲
膳防其邪僻順陰陽以出納時晝夜以寢興呼吸榮衛各得
其宜而後四體怡然以適也一家之文係乎君子之涵養者
似之昔者三代之時有學校以樂育有師儒以訓迪有仁義
以漸磨奇言在所禁懼或有以異其氣也異行在所誅懼或
有以汨其氣也彼其一時之文書而為誥誓詩而為雅頌自
今觀之有如太虛寥廓萬象畢陳滄溟渺漫衆流畢會豈不
全且盡哉孟子之心不為富貴之所滿不為貧賤之所移不
為威武之所屈而桓文而不道懼有以駭吾氣也蓋管晏而

不為禮者以卑吾氣也。彼其七篇之文，包羅天地，輻輳上下，自今觀之，有如雲掃長空，畧無微翳，埃空明鑑，絕無纖疵，豈不醇且粹哉！惜乎三代而降，世無教養之君，故文章之氣，猥裂而不全；孟氏而後，世無涵養之人，故文章之氣，駁雜而不粹。議者乃曰：後世之文，所以不三代如者，非文之偏，時不古也。後世之文，所以不孟氏如者，非文之靡，人不韜也。嗚呼！古今有異世，而文章之實，世者初無先後之殊。天下有異人，而文章之在人者，初無賢否之別。直觀其胸中，而養何如耳。三代而下，教養天下之具，安在哉？黃金百鎰，唾視於軻氏之口；白璧一雙，芥拾於虞卿之手。時則士氣弊於縱橫，擬脫世故；文王之克勤，縱弛禮法，蔑聖人之名教。時則士氣溺於虛揚，蔽於辭章，取人其鵠，騰鋒腰錦，心緒口非，不可喜也。然取

揚誠齋集

卷八

青瑣白駢，四儷六則，破天下之文氣矣。漢以經術造士，其教楊儒雅，綴繡吏事，非不有得也。然阿附取容，諂諛順旨，則謫天下之文氣矣。噫！文章缺裂，一至於此，不如三代之全且醇，無惑也。孟氏而後，標情涵養之人，幾何人哉！以供奉翰材而醉飲於市，以親近不容而教放不檢，則李太白所養無足道，封事之書肆廢士之大言鵬鳥之賦，屬悲憂之隘量，則賈誼所養無足取。不在六經，皆請絕之。仲舒似雅正也，然王孟簪露，不免災異之習，則文氣薄矣。書非聖賢，有所不觀，韓愈似淵源也，然讀墨原鬼，不免巫怪之談，則文氣劣矣。噫！文章駁雜，一至於此，是不如孟氏之醇，且粹，無惑也。雖然，后憂之音，不作

世未嘗廢樂，伯牙之琴，不鼓世未嘗絕絃，倚者世雖古今，人雖先後，而理則一耳。就謂三代之文止於三代，而非後世所可倖，孟氏之文止於孟氏，而非後世所可及，耶我

國家崇儒重道，右文闡化，垂三百年上之所，以教育人才，下之所以涵養術業，洗異世鄙陋之氣，而一空之，是故元祐之文，究極乎天人事物之歸，熙豐之文，根本乎性命道德之理，雖三代之全盛，不過是也。六一本論，斷斷乎生民之穀粟，眉山衡書，鑒鑒乎治國之藥石，雖孟氏之醇粹，不過是也。

師問伯達，乃且以是策請生，願愚何言哉！抑又聞之，三代之時，非徒王公大人為能文，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發言吐辭，有世之老師宿儒，刺齒不能到者，以其所以全且盛也。彼西

揚誠齋集

卷八

漢之相止於號令，可述而班固遷許其同，原三代為足與論。三代取孟氏之書，非徒權謀變詐，純口不道，觀其辭，萬鍾之祿，棄齊卿之位，殊不動心於軒冕之儻，來此其所以為純且粹也。彼韓愈三書之獻，不無鯁餌，絕痔之態，而史臣且謂其祿於孟軻，為足與論。孟軻耶，然則使一時之文如三代之全盛，一人之文如孟氏之醇粹，尤當致謹於此，不識執事何如。

問天文星象

策評此因天象垂祥而發此則他人答此策者必略去星象疑難但揄揚時事而已此篇逐一條答星象考究詳明援引該博足見所學

主意天道雖遠無不可考而知者

不越指掌而天下可知不窺瓊牖而天道可見聖人之言學者疑之嗚呼學者何疑焉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昂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况親逢聖旦光啟乾文則昭昭然在圖籍者敢謂一隙之光有所不能知之乎大抵列星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人君觀象於此故因房屋而為明堂因虛危而為宗廟則制作可考矣因

楊誠齋集

卷八

十七

為火昴火而知其見於午國昏中旦中而知其見於未則政令可考矣以至歲日月星學於馮相氏之職星辰變動志於保章氏之官則人君之所以奉若天道者其勸亦可見矣人事備於下則天道應於上是以天柱平則政教得翔星明則禮樂興元星明則大臣納忠武星明則大臣奉度與夫昴明則微平抑明則國安天監不遠豈誣哉意聖賢會遇太平之世也國極垂祥太平之應也處太平之世不能言太平之應則虛為太平人耳唐虞遠矣曆象授時機衡齊政不開於三代之下矣所幸歷歲什石之經尚在人間學者於此可考而知也恭惟

主上掌握乾符光踐大寶而躬致不平吾相運動樞機出宰鴻

鈞而力扶盛世無為之德益於潤裒則北辰之居所可侔矣相悅之情寓於金石則三台之齊色可觀矣璇璣昭鑒玉衡效應觀諸北斗而可見鴻書招訪驚侶翱翔祝夫少微而可知秘館連衡牙籤掃架東壁生輝者以此也芝草雷動青瑩日暖左角旁應者以此也至若燕夫談王道而鋤者帶經遺鄙不警而化日舒長與夫陰陽調風雨時而庶徵各以類至則乾象之光明盛大開闢以來

今日而已

楊誠齋集

卷八

十八

先生觀此盛事發為問目愚雖窺管焉敢無辭以對請質之前史及考之列宿互舉其類而推明之夫北辰五星最尊者也天運無窮而極星不移所以建帝彤張百精與夫運機授度皆係乎此彼在天一南相近則太一之星為其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平之事則與北辰固不侔矣按晉書天文志有曰北辰第二星主曰帝坐也亦太一之坐如是則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特言其所居耳非以北辰為太乙星猶太微為五帝之坐而五帝內坐乃在華蓋五星之中是也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抵太微所以和陰陽理萬物與夫君臣和集皆主乎此彼杓南分三星魁一星西三星則謂之三公焉其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則與三台亦有間矣按晉書天文志有曰三台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如是則所謂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時取天人之類而言之耳非以三台為三公星猶南為將相之星乃在北斗與即位比是也

斗星明大王道昌之星宿亦曰星明王道昌者蓋牽牛
六星不明明則百穀登如年穀豐稔吾知是星之明大也必
矣若七星雖主衣裳文繡之事而庶徵無以異是其與斗星
威明王道和平殆相若也蓋星明大天下平矣考之五星亦
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者蓋星宿二星郊祀大享之禮夫郊
祀明王者之盛事吾知是星之明大也宜矣若五星雖主饗
兵歌舞之類而休徵無以異是其與織星俱明天下和平殆
相若也以至箕畢東井之星亦可考而知之夫箕者東方之
星其星有四畢者西方之星其星有八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洪範有是說矣箕好風畢好雨孔安國有是說矣晉志曰月
日宿在箕者風起漢志曰日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
由此觀之箕畢之主風雨也明甚乃若月宿井而有風雨是
又東井八星燕至風雨之事也彼三階平而風雨時乃其祿
也嗚呼天道之妙不易知也亦不難知也按東昭公十八年
火昏見而鄭火禪寬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
人道邇寬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然則天道果易知歟按襄
公十八年楚師伐鄭晉人問有楚師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師不時必無功然則天道果難知歟愚註誦斯訓切謂天聲
乎上人譬乎下不以天道為易知然冠蓋者知天時亦不
敢以天道為難知管見如斯不識
先生以為然否

問酒誥疑難

策評參用古今飲酒事組織成文而不失之鄙俗其
殆以文為戲者歟

主意聖人之設酒誥所以為成禮之方聖人之嚴酒
禁所以為救弊之術

不有酒醴無以為聖人成禮之方不嚴酒禁無以見聖人救
弊之術蓋酒之為用大矣可以祭祀可以致孝可以合族可
以養老非其用歟不特此也以洽百禮非酒不能以燕群臣
非酒不可寓抑抑之威儀寄陶陶之真樂願養者在是也合
歡者在是也又豈可或缺哉酒之為禍亦大矣肉之林酒之
地千鐘之飲長夜之歡非其禍歟不特此也荒於厥邑既陷
楊誠齋集 卷八 二十

其失耽於醇酎復效其尤校車轄倒接鯨金貂可換玉山可
賴枕麴醴醴者有之醜顏腐膚者有之是為可不禁哉嗚呼
謂之其禍以其可以成禮也宜乎聖人之必貴也謂之狂藥
以其可以階禍也宜乎聖人之必禁也知此則周公酒誥之
作可黑白而辯矣昔有商之季嗣王酣身淫泆於非彝用燕
喪威儀當是之時臣下化之則其臣可知庶群自酒則其民
可知一時之人登糟丘遊醉鄉其禍為何如耶周公目擊其
弊而欲救其弊故以商之餘民封康叔於衛作酒誥一篇歷
歷而告成之觀其言曰天降威我民用天亂喪德亦罔非酒
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則舉其失也又曰文王
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厥國飲惟祀德時燕醉則舉

其禁也周公為酒之慮不亦防微杜漸之至乎愚嘗讀明集則不能無疑詰其陳之若曰周公涵養撫字靡所不至群飲之罪至死不赦何以謂律矣之餘階後易起不得不重以禁之耶則時可旋於商民耳周民何有而至此耶是可殺也愚切有說焉夫取悍焉者不可縱而撫亂世者不可寬刑罰群飲不禁則酒維酒繩將提競起酒狂酒仙將復爭名其流禍不可救藥矣此所以罪之以殺又况周民被周之化為已久商民被周之化為未純商民群飲則前日之態尚存不可不教也周民群飲則亦不率教之甚矣庸可赦乎此周人之罪所以不得不加於商民也然則商人必嚴酒禁豈非所以為岐禁之術歟若曰沽酒市脯見於鄉黨洗腆之慶見於養賈有族飲酒見於哀喪之際酒人之職見於周官之書何周公能以法禁天下而不能自統於酒乎是可疑也愚切有說焉夫為囑雖毒藥醫師所不遺酒醴雖禍階先王所不棄使其能如聖人飲之有時養費用之有節孝子疾止復初則酒之為用固其宜也又况厭厭夜飲用以燕諸侯醴酒有奠用以速諸父飲酒之飲用以燕兄弟燕以燕用以燕嘉賓酒之為用不可輕棄如此然則聖人必設酒醴豈非可以為成禮之方歟是以古之先王知酒之不可不用也久知酒之不可不禁也故於器用之間未嘗不寓其意也六藝必有養以舟能載物以濟不通容非其量必貽沉溺之災六樽必有雷以雷能作雲以澤萬物霖而不止必致浸淫之害戒之以觴

楊誠齋集

卷八

楊誠齋集

卷八

卷八

戒其傷也總之以危戒其危也觴有狐之文解有單之義使後世之人捧其器口其名飲其酒皆知所以思害而預防之惜乎流及西晉滋弊尤甚錢挑校頭身卧斃下鉤可何也名可慘也源流至此又豈知聖人戒謹之意哉甚者阮嗣宗陶淵明秦漢而下所謂獨識者猶且溺於此蓋斯人負盛濟之才不能自伸姑把酒以自述耳雖則云然亦名教中之罪人也周公復生吾知酒誥之書當復作矣嗚呼既觀群飲之禍又觀西晉之禍則周公之嚴刑真得救弊之術若以謂欺愚治庸外示之法而實無用則豈知周公也哉夫刑者創也創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既立為公法矣又可容私意乎是周公之必不爾也亦

執事之所不信也亦公道之斷不誤也

問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歐宋唐書得失

策評取三史之長而略其短不為求全之論

厚結尾貴劉知幾尤見讀史有眼目

主意馬遷以氣為主班固以體為主歐宋以法為主

三史所長如此則其小疵皆可畧也

史輪不足以蓋孟明學仙不足以病子房折屐失喜不足以

玷謝安士君子陽秋人物瑕不掩瑜顧不當爾耶蓋味不全

昔人不全美繩人以焚廩浚井千古無孝子繩人以洗耳噓

墨以錙銖天下吾見人人皆噓去之果核也嗟夫史氣如子

長史體如孟堅史法如歐宋泣麟真派之數人耳學士大夫

楊誠齋第繡策

八〇

二二

必欲剖其蔽摘其疵以瘡痍三史嗚呼若人者其蓋兵家流

之刻木斲石後之學者習氣之薄也月滿雲空專挾弓彈

以惟恐不傷人為事讀子虛賦者忘其諷諫之益而笑其批

把虛稱之語讀蘭亭記者忘其詞意之高而議其絲竹管絃

之句謂捕亡詩眷戀庭闈非詩詞之法而味其推明於孝道

謂閑情賦皆屬情查匪為白璧之瑕而味其寓意於憂君愛

烟功臣頌臺閣琛寶也必貶其二十四氣之說為附會少陵

古栢行詩家筋骨也必誚其二千尺之句為差謬滕王閣記

乃一段錦而成識其星分翼軫為分野之誤阿房宮賦乃一

尺璧而或議其言未嘗何能為用事之失嗚呼饒舌如許三

史矣茲為彼不知纖雲不能濈太清墨子不能疵西施大抵

作史者要定其規模讀史者要必識其古人之規模小疵

不足置胃中也則知錢之三長正作史之鑪鑿爾而規模則

渠畔子未見也吾嘗窺三史之氣脈於簡策之外而得其規

模矣其弊曰氣曰體曰法史氣當如孟子之養浩然無氣則

弱史體當如周公之定治道無體則雜史法當如孫子之整

三軍無法則散太史公主於氣而體與法為之卿佐孟堅根

於體而氣與法為之條枝歐宋游於法而氣與體為之派波

夫古人用意自有不凡處學者剔抉其小疵而噓之吾恐古

人嗤學者也太史公之書慷慨峻拔有終南嵩華之氣潤溶

停涵有洞庭彭蠡之氣讀之使人有飛出宇宙之意宛然先

秦古文也其氣何如哉學者不是之誹顧乃援及家以證其

楊誠齋第繡策

八〇

二四

言共和之事有謬援世本以辯其指正王為定王之失岸門

之戰則本紀年表之相灰益氏之攻則本紀列傳之不同嗟

夫病遷者正爾耶遷不病也學者病也孟堅之書淳樸敦厚

有君子長者之體徘徊容與有升降揖遜之體讀之使人有

欣喜相親之意溫然典諧氣象也其體何如哉學者曾不是

察顧乃援漢武故事而遂知紀志開基之字為闕損援荀悅

漢紀而遂割輔傳卑人之語為婢人百官表與石慶傳一言

其骨為太僕而一不言於太子傳與外戚傳一以生於建元

而一以為元朔嗟乎病固者正爾耶固不病也學者病也歐

宋之文森嚴周密敘事有筆削之法褒貶重輕立論有斧鑿

之法讀之使人有肝膽俱爽之意肅然洙泗之苗裔也其法

師範學者曾不是思顧乃考高宗所生之年而姓公至四十不嫁之語考文宗即位之年而疑王播獻四十萬之壽裝殿之字傳輝真元而表稱元真劉審禮之子傳名殆庶而表稱待應嗟夫病歐宋者正爾耶歐宋不病也學者病也夫終身為禮而偶忘一指不可謂之慢終身為仁而偶踐一蟻不可謂之虐小怨固不可掩大德也焦氏之古史劉氏之史通蘇氏之古史司馬氏之考異吳氏之史辨糾繆忠厚者為之乎又況書有真偽說有訛正八索之黜古詩之刪正惡其牙者六經耳荀紀汲書之類可信而正史可疑是楚人親而吾兄疎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甲戌己丑郭公夏五正熾於曾應私決耳時月名字之兩存而謂之差舛是機樽晏而婆樽實也三史以此為累則仲尼之志無乃荒歟三史之於遠關夫不無一二猶當略之則是同異之際書法自當參酌嗟夫笑古人之未工而已事之已拙此學者之大病也而猶子不暇具陳姑以劉知幾一人論之且知幾史通之論於前作一字必呵何其疑也嘗得其所作唐高宗武后之實錄而讀之初意其可參石班焉而城捷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以何等語耶書天授二年事則言傳游藝死矣至書長壽二年遣使發派人則曰傳游藝之旨也夫游藝之死至是三年安得以殺派人為游藝之旨耶古人目曉之論誠有味愚不敢效方淺識三史之病或恐未能病古人先自病也 執事翰墨虛扁也敢盡布其腹心

問遷史班史范史循吏傳

策評評品三史優劣去取甚當折難得十分倒使班范見之亦當屈伏終篇多雋麗語

主意謂班固不如馬遷范曄不如班固遷史之循吏乃天下之所謂循吏也班范二史之循吏乃二子自以為循吏耳

項籍之重瞳似虞舜而德不舜虞氏之狀似慈父而才不豐桓司馬之功似劉越石而忠義不越石班范學太史公之傳循吏似則似失抑劉知幾所謂貌同而心異者耶嗚呼嗟哉唐虞遂蒿三代立堦赤子凜凜寄血肉於蒼鷹乳虎之爪吻千百年間億萬人中幸而遇一二惺惺君子出而乳哺斯

民風之以春風雨之以甘雨天下同舌而榮之以為循吏史官點筆而瑞之於汗簡誠喜唐虞三代之簞羊猶存也是故太史公植其本班范枝其葉循吏也者其史家人才之泰山北斗歟然嘗論之循吏之筆遠得其形固得其影范則無形影矣非愚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夫何故太史公之所謂循吏者乃天下之循吏也班范之所謂循吏者乃二子之循吏也自周衰迄於麟趾上下凡幾許載自列國通於大漢有國凡幾許君其間割雞製錦之手為政凡幾許士而其華袞於遷之筆者孫叔敖而下僅得五人而止耳何其寡也愚私意其五人者必也冰心雪操而天下廉其節玉折金裂而天下介其直靈斷電燭而天下神其明然獲得以俎豆於此也

讀其傳則傳無一奇事詳考其功則功無一異跡竊無可以
綺人目而膾人口乃若無能不才而大不及後之所謂循吏
嗚呼惟其痕跡俱泯故入不可得而應亦不可得而介惟其
才能不用故人不可得而及亦不可得而能奉職循理不伐
功不私能百姓無稱亦無過幸是真循吏矣乎故曰太史公
之所謂循吏乃天下之循吏班固二史則不勝西京二百年
而傳六人耳何其多耶東京二百年而傳之士二人何其愈
多耶然考其升黜之大槩乃不過建一學館以為風化致一
烏獸以為嘉瑞為優內者稱為明察虎閉目者目為感應會
稽之錢百而取一者謂之廉察合浦之珠不匿而還謂之神
明圭角森然聲譽沸然足果所謂循吏者耶謂之廉吏可也

鍾之祿於彌子執若與受粒米孟水於夷齊士大夫得傳於
班史之循吏者已不得傳於遷史矣得傳於范史者其能如
傳於遷史之榮乎循吏之甲乙史法之伯仲自有一定之見
白明眼者知之矣難與俗人言也意不讀三百篇之詩無以
知後世之無詩不讀二十五篇之騷無以知後世之無騷不
讀五十萬言之史記孰知後世之無史哉蓋嘗味三史大抵
范執鞭於班班驟乘於馬往往而是非止循吏一筆而已若
張湯者遷列之於酷吏宜矣固之傳酷吏乃釋之而不傳則
網漏於吞舟若夏侯京房固已傳之於夏侯始昌之後矣
至於儒林乃復有二傳則架屋於屋上以此學遷果能遷乎
蔡琰之失節於胡虜醜哉其行也嗟則尚之於列女反以青
蛾而止矣竊竊董宣之忠而不屈傑乎其壯也嗟則首之於酷
吏反以爲難而伍鵠象以此學固果能固乎張輔劉子元言
之詳矣姑摘其尤親狎者論之昔九方臯之相馬天下無雙
也以其術傳於子又以傳於孫其子以其相馬之法求之於
天下終年而不得既而得之乃驚馬也其孫亦以其術求之
出門見巨驢遽歸謂其祖曰得一馬畧與相法同四其足而
變其目但蹄不如累趺耳九方臯往視之則大笑曰此驢也
汝則誤矣嗚呼驢失而驚驢失而暴學之愈差也一至於此
乎馬遷之循吏傳胡馬而得驢也班固之所謂循吏驚耳養
耳識焉者笑之久矣

謂之能吏可也目以循吏正夫區婦肯許之手甚者至於國
上之侯伯主威之太守摘姦之縣令皆若是其班則職於後
桀手而厲於堯席矣嗚呼史筆有聲如此則夫吳公邊鳳之
詔宜傳而不傳翁歸杜母之德宜編而不編其去取之不當
無足怪也或序稱十三人而傳其六或序稱八人而傳止十
二其先後之各異無足怪也與夫廣漢翁歸之或稱或不西
都東都之或寡或多其雌雄之無定皆自節以下無一譏焉
可也故曰班固之所謂循吏乃二子之循吏天抵瓊廡象廊
之宮起而茅屋之風金甌玉華之器作而土砌之制亡而
京之循吏已非先秦之循吏東京之循吏其得為先秦之循
吏乎得百鎰之金於陽貨執若與得簞食豆羹於顏回受萬

執事何難焉

問司馬遷傳循吏五人

策評司馬子長良吏才也然史記有病痛此篇極力與他四五可謂子長之忠臣矣

主意為吏者不患無循良之政而患無公廉之心遷史特取五人者其公廉之一節而循良之氣象因此可見矣

謹點陟者莫倫乎六官之典善惡者莫大乎履歷之經嚴去取者莫過乎子長之史子長之史其經之遺意歟一何去取之當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循春秋光之達達三代而未艾故遷取以首帝紀伯夷叩馬而諫採微而歌德風之揚激貪懦而氣奪故遷取以冠列傳項籍刺溝稱霸則近乎僭則

楊載希錦繡策

二九

列之本紀以顯其過陳涉揭竿為旗兆乎為亂則置之世家以彰其惡下惠之賢並於伯夷而論其有補風教則下惠無聞故不傳之樂冠之學同於莊周而論其清虛不根則樂冠尤甚故不錄之以至五帝不紀少昊者以其不與六代之樂以其不懷仁人之教或去或取莫不各寓深意是以史記一書辭氣豪放法度森嚴雖鴻儒傑筆亦以此而欽服焉才如楊雄以實錄而譽之學如劉向以直諫而許之彼其去取之當為世稱重如此其獨於傳循吏而失之耶今承

執事之問請先推原吏治以究馬遷之意當較然矣今夫奉宣詔條講求民瘼教令飽於聚聽仁澤溢乎群心農桑勸而楊富庶之風學校興而關禮義之化獄訟衰息而桎梏為之

不用盜賊戢止而將鼓為之不鳴所居無赫赫之功而至無燁燁之譽此則循吏之大槩也乃若永清其操玉潔其心已之利寧以便於人人之利不以兼於己是特循吏潔已之廉耳守九章之律遵三尺之規尚饒可蹈而法不可蹈形體可虧而法不可虧是特循吏奉法之公耳安可虧於循吏之列乎然嘗考之為吏不患無循良之政而患無公廉之心吏之所以不能循良者貪與私累之也貪為之累則傷民之生厚已之積肆威虐以侵漁窮且暮以剝削如是而能有循良之政乎私為之累則吹毛求疵閭閻已過以彼此而輕重其心以親疎而上下其手如是而能有循良之政乎故愚嘗謂循良之政有不難知公倅休不爭利而棄遺魚拔園葵而出織

楊載希錦繡策

五十一

婦吏之潔已者類能之然究是心以私乎不肯指下盡上而所謂人蒙其利民安其業者不廷為矣乃者為父殺人而自刎李離過聽殺人而伏劍吏之奉法者類能之然究是心以徃決不肯潰隄決防而所謂承流宣化奉公循理者不足為矣遷皆班之於循吏之列不亦宜乎又况觀人之已為可以知入之所未為焉穆極饑餓各立撤天揭地之功而孟氏方以陋巷之四蓋以回之而已為而達其所未為耳孫叔敖之治楚使吏無奸邪盜賊不起于產之相鄭使門不夜閉道不拾遺是其循良之政固可紀也由三子之所為而撫之豈不可通其如是乎切意三子之在當時循良之政陰被其民而史氏傳聞不及詳遷姑著公廉之一節而循良氣象固已

可見然則遷史去取之當抑又何疑嗚呼自春秋以來迄於
麟趾千百年間焉遷所列循吏止於五人公其取乎蓋已甚
嚴豈容復有所議故愚三復

明問報以管見遂陳於前雖然遷史所取之五人固無可議
而疎漏之患亦或未免何者文景之時風務俗易黎民醇厚
致治之美雖云成康未能遠過想其當時循良之吏布在天
下如河南吳公蜀郡文翁亦復見遺網漏吞舟愚所以重為
遷史惜也班固文筆一代固宜特書大書以美漢代得人之
盛而乃止述文翁至於吳公僅附賈誼以顯亦何以表吏治
耶史筆勸善惡惡不當如是之吝也區區管見輒併及之
執事以為何如

楊誠齋集

三二

問進臣請編次寬恤詔書以賜守令

策評以守令壅遏詔令主張不惟深識間意又且切
中事理惻怛之意浮於言外讀之使人感慨

主意人君下寬恤詔令而天下猶不被其澤者皆守
令壅遏之過

雨露之澤無不涵濡而不能及厦屋之內日月之光無不輝
映而不能照覆盆之中顛風閣林疾雷裂山而曠者有所不
聞春色滿眼和氣襲人而寒谷有所不燠是豈造化真宰有
所私而然耶蓋有物以壅塞之而然耳嗚呼聖人之愛民造
化之心也而天下猶有不被其澤者非守令壅塞之而誰乎
何者人君之尊天門沉沉四海遼遠民之望之邈乎雲漢之

楊誠齋集

三二

上也吾

皇有愛民之心歟民亦不可得而知也吾

皇無愛民之心歟民亦不可得而知也故其所以見人君之心
者惟在於詔令之詞而其所以布詔令之意實在乎守令之
職然則天下之民有不被天子之澤者非守令壅隔之而誰
乎歷觀自古人君非不下寬恤之詔也而守令則然民脂膏
啄民骨髓而賦愈重焉非不下恤刑之詔也而守令則暴如
屠伯驚如蒼鷹而刑愈峻焉非不下勸農之詔也而守令則
元坐危堂嗷彼穡事而農愈廢焉非不下養老之詔也而守
令則殘虐焚獨暴滅鰥寡而齔項黃馘者愈不得其財焉以
至招復流亡之詔下矣不聞某人某人之能鳩集下戶也賦

救饑饉之詔下矣不聞某人某人之能全活貧民也剪除盜賊之詔下矣不聞某人某人之疎羅鼠輩使吏徒形沉跡遁而不得以盡賊斯人也凡抱笏森然而人指為守令者愚但見其飛大蓋雖肥馬醉淑媛而擁艷姬或臨流而賦詩或登高而笑詠問之以宣布詔令則曰此非我輩之急務也嗟夫守令之壅塞如此無怪乎主德不宣而恩澤不流也嘗以漢一代之守令考之班固所書循吏六人范曄所書循吏十有二人與夫列傳之中英風傑望可以駭耳目者又不知其幾許也然其所謂賢守令者豈真有他長哉不過曰偽增戶口耳不過曰誦興五袴耳不過曰風風來翔而蝗不入境耳不過曰去珠後還而猛虎渡河耳若乃永其能宣布詔令而民被其澤求之列傳之中與夫循吏之篇不可得而見焉惟僅得黃霸一人而已蓋霸之守潁川也布宣詔條而使民咸知上意則其於人君愛民之詔必能奉行而不敢壅隔可知矣嘗以唐一代之守令考之宋景文所書循吏者十有六人與夫列傳之中政事治舉可以罄汗簡者又不知其幾許也然所謂賢守令者豈真有他長哉不過曰取牛還犢耳不過曰以俸代需耳不過曰授茅絰之義以假虛名耳不過曰鑄棠隸之碑以賣名聲耳若乃求其能宣布詔令而民被其澤者求之列傳之中循吏之篇不可得而見焉惟僅得元結一人而已蓋結之守道州也凡上之仁恤之令憂勤之詔無不謹而行之則其於人君愛民之詔必能宣布而不敢壅隔可知

矣嗚呼不知宣布詔令以惠民而殺撥煩碎之細務飾虛誕之嘉祥以欺君罔民是何異乎從異卉矯紅臙白含風而翬露照山而映水以為觀美非不可也求其根柢實用果安在哉恭惟主上天地其仁父母其愛宸心睿慮惻然不忍宇宙之中一肖類一赤子不得其所故發德音而下明詔無非厲其愛民之意是故憂守令不能輕賦而薄歛則詔之曰民力久困刑縣不得非理科率此元年五月之詔也憂守令不能奉行於教令則詔之曰諸路當先宣德於民間依前後詔條此二年十月之詔也憂其不能詢訪於疾苦則詔之曰自今守令到任當具民間利病以聞此三年二月之詔也憂其不能勸諫於農桑則詔之曰咨爾守令皆以勸農為官出入阡陌勞耒耨循無奪其力此五年二月之詔也凡此之類不可殫舉愚昧生聖世始得聞之於閭里長者整冠曳屨再拜而後敢觀於是喟然嘆曰大哉帝王之言乎大哉堯舜禹湯文武之用心乎此因適臣建議請哀次即位以來愛民之詔編為成書鐫於翠琰以待守令陞辭門謝之日人各賜焉上首肯其請是豈徒然哉誠欲使守令之臣恪恭欽若宣布奉行而不虐天子之賜則義皇吾世咸康吾民庶可獲寧致也執事先生猶慮詔令之煩恐守令不能悉意奉行或為文具縛為問目下詢諸生愚雖庸淺豈敢臆口歸舌蓋有功不賞雖五堯不能帝有罪不罰雖十禹不能王昔我

仁宗皇帝嘗於便殿開燕之餘從容語輔臣曰今之先務莫如
察守令之能者而褒賞以勸之遠詔天下之守令政績殊異
有惠於民者令本路而下其不同舉奏如所舉特與推恩然
則

仁宗之世守令之所以宣布詔令而不敢磨隔者
仁宗有恩以勸之也

英宗皇帝治平中嘗謂輔臣曰州縣之吏或以寬簡之稱使民
有饑寒之歎是朕有欲治之志有愛民之誠而不能通乃詔
監司凡牧宰之不務恤民者悉以名聞且行法焉然則

英宗之世守令之所以宣布詔令而不敢磨隔者亦
英宗有罰以懲之也今

楊誠齋錦繡集

三五

主上誠能通二祖之所訓凡守令之奉行詔令者朝開而夕賞
其不奉行詔令者夕奏而朝罰時見人人知所勸勵而澤沾
於民矣御屏風上名字蘇軾治縣語中聲光赫赫端可鶴立
而侯也若夫漢文之愛民當時之守令其事可考可推粉袍
之士類乃點筆而組繡其言此中陳語不足以齒牙於今日
事

執事與笑其策之平平

問今日屢詔舉賢良而未有應選者

策評立意雖不甚高而鍊句鏗鏘行文藻麗如一段
錦所謂以辭勝意者也

主意謂賢良之才多見於多故之日而不見於無事
之時今太平無事可言此賢良所以不見其人也

漢高祖喜武士而韓彭之徒出而為之用漢武帝喜文士而
賈馬之徒起而露其能唐太宗喜直諫而王魏立其朝唐德
宗喜佞人而盧趙貢其諛蓋人君之好惡趨向天下所視如
風草形影也有所不欲欲無不得有所不求求無不至譬之
金之鑄乎山珠之照乎淵雖千尋之高萬仞之深虎狼之所
產蛟龍之所宮人望之而不敢迫視千金之子一有所忌則

楊誠齋錦繡集

三六

陸棲水涯之珍奇致之如草芥初無甚難者今我

主上自即位以來屢詔舉賢良之士思得異輩劉蕡之朋龍
奮驚集於赤墀之下使之倒胸中之圭璧誣筆下之波瀾上
以砥制於宸聰下以雨露於生民求之不為不切待之不為
不至而畧無一人鯁餌經綢以慰上之心者其故何歟議者
皆曰賢良之未見其人者誠以其人之難得而其科之難應
也歟腹笥五經言象百代庫貯九經之富龜解五總之靈如
此然後可以為賢良之學問道根於正學根於正德足以育
袂伊呂名斯於奴婢管晏如此然後可以為賢良之道術若
太阿之芒刃若樞柄之能幹可以截盤蓋可以棟樞極如此
然後可以為賢良之才器錦繡五臟彫鏤萬化文章光耀萬

夫詞源倒流三峽知此然後可以為賢良之文章勇足以攀龍鱗辯足以刷虎牙直氣吐而星斗寒忠言進而金石裂如此然後可以為賢良之忠義必無是數者而全之盡之始謂之賢良此其所以為人之難歟愚切以為不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茂草物有不求則已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田則已未有無士之時也蓋嘗聞之火之已燃則無事於索薪米之已登則無事於結稗常多故之日則賢良為易見當太平之後則賢良無所施方其黜廢或虧衮職有闕補之者賢良也教化榛蕪紀綱頽弛整之者賢良也不有肅秦之弊俗烏有仲舒不有日食之變咎烏有杜欽不有武后之僭竊烏有張柬之不有開寺之擅權烏有劉去華不有元吳之違命烏有富弼張方平蓋天下有可言之事此不容於不至也今也六合澄清四海波恬高堂拱亮舜之君密席坐皋焚之臣刑措而日轉棠陰兵寢而風清榆塞以上治則四時調於玉燭而五星叶於珠囊以下治則嘉禾為之獻香而醴泉為之薦祉以內治則人皆稷契家為伊傳以外治則邊亭不鼓而降燧不烟黃童白叟在在途歌樵夫牧兒人巷舞太平極治之效越三軌五光前振後天下無可言之事朝廷無可議之政生民無可諫之病君臣無可指之失天下之士方且鼓舞皇風饕餮化而不為聖主得賢臣頃則為縉紳願封禪書以鋪張對天之宏休以揭厲無前之偉績不為廉物而已詎有賢良之士亦何同容咏哉亦何補於時哉然

則賢良之所以無人者非果無人也特以其政之無所施而種學墳文皆歸於進士之科以待上之答使耳謂其人之難得豈不厚誣歟愚嘗聞之俗不必江河要之洗垢焉不必麒麟要之善走取士之科何必終以賢良為重哉要之得人則足矣昔魏相之功業固非以賢良進也僧孺之奸惡非賢良歟今進士之科豪傑林立英俊紛至則振五經之管轄窺六藝之喉襟擢之鸞坡鳳閣必能聘詞賦之才置之蓬山德海必能展判花之手置之郡邑必能坐笑黃堂而鳴琴花縣任之按察必能氣搖山岳而威震鷹鷂譬如公輸之固干氏之肆雄才瓌寶取而用之無不如意亦何歎於賢良哉執事之視進士不可謂泰無人

問高宗孔明識玄孫權漢武魏武兩矣。

策評以料敵之說斷數條用兵得失甚有匡處援引證據議論的當

主意能料敵則不拘兵法而可以取勝不能料敵則徒泥兵法而適以取敗

善矣某著於數而不泥於數善應疾者酌於方而不守於方善用兵者學於法而不拘於法其禁而泥於數者其必必敗勝疾而守於方者其疾不瘳然則用兵而拘於法豈能保其不負哉天抵兵之為兵其筭無窮其妙不測或奇或正有不一之機或攻或守有不一之勢迅雷掩耳不足以喻其速也投機轉圜不足以喻其順也一日之間一陣之際為變不

揚議本錄續集

卷九

齊應覽各異奇拘一定之法而不以智謀參乎其間其不敗於敵以斃吾之赤子者幾希是故古之用兵者初無一定之法乃有不同之用子儀以寬光弼以嚴王翦以衆謝玄以寡孫臏賊窺而虞則增竄李廣無部伍而程不識則正部伍韓信背水為陣雖云前左水澤而亦以取勝節艾鏈兵而下雖曰犯危履險而卒以成功操縱開合橫斜曲直莫不為我所用而敵終折北不支則知兵法誠不可拘特顧入之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善用之者以法而不以法故然有合於法不善用之者以法而必以法故適以害於法古之人如霍去病其所謂善用法者乎武帝欲教去病以孫吳兵法而去病對曰願方略何如不願學古兵法則疑其不以法矣然其論烏

度討遼漢紀太漢漢窮盧遂封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其虜王降時之功自大將軍外無與為比非深知兵法者其孰能之故曰善用之者不以法而然有合於法當去病之謂也乃若韓信伐趙出兵并陞夫并陞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使成安君納李左車之言絕其輜重而不與戰則韓信之兵進退不能而生受擒矣成安君乃曰吾聞兵法什則圓之倍則戰之今信兵號數萬而避之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遂與信戰而卒貽泚水之禍使其不拘法矣至於足故曰不善用之者必以法而適以害於法成安君之謂也監霍驃驍之所以勝與成安君之所以敗則兵法豈可必泥哉伏承

揚議本錄續集

卷十

執事以高宗之伐兇方孔明之討仲達謝玄之破苻堅孫權之縛關羽與夫漢武之用廣陵魏武之圖吳蜀數者兵法下詢不學愚雖不敢請得而商確之則其或得或失有可言者蓋嘗謂兩軍對壘之際莫不利於泥法莫利於料敵知所以料敵則雖每事皆於法而亦允勝不知所以料敵則雖每事泥於法而終亦必敗高宗之時商運衰微而兇方強盛高宗知其不可與之角勝負於朝夕也故運之以三年之久而卒不害為中興之顯主其能料敵如此又何拘於師久暴則財用竭之法乎諸葛孔明與司馬仲達軍於渭南鳴鶴之形未有敵先亮欲激之使戰也故遣之以巾幘婦人之飾儼非魏帝使人使節以止之則仲達亦烏能自己是雖不能致仲達

之出戰而亦不害為天下之奇才又何拘於我欲戰則敵人不得不與戰之法乎持堅以無道而伐有道百萬之衆雖死誰能謝玄通料其然故以八千而破之雖兵法有敵強而暫避之言不拙也關羽恃其驍勇驕於戰勝而不為之修孫權逆料其然故命陸遜以縛之雖兵法有歸師勿遏之言不拙也此其料敵而有得者愚故喜談而樂道之乃若李廣才氣天下無雙使之自效未必無功而武帝則陰戒衛青以無令得當單于至其於李陵也則又聽其以步兵五千涉單于庭一則難於用廣一則易於用陵終使廣以失道而自致陵以兵敗而自降豈非不能料人之患耶孫權保據江東國險民附此未可以卒攻而魏武乘眾剋之勢歟席卷以臨之先主

楊誠齋集

人

四

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之間凡四五驚此可以投機而魏武遠劉曄之言不乘勝以取之一則易於伐吳一則難於伐蜀終至有赤壁之敗魚腹一之功亦豈非不能料人之過耶夫以漢武魏武號為知兵而猶或有失是知兵不可以易言也用兵者之於兵要如書生之於書造乎心傳自得之妙而遺其塵編斷簡之傳則其視兵法持筌蹄之具耳杜牧之注孫子有言曰珠之走盤橫斜曲直不可預知所可知者珠之不出於盤懸頭據此以謝師隔一

執事以為何如



問諸將用兵之法

策詳知變之說曲盡用兵之機謀斷盡諸將之得失



使孫吳復作不易斯言者

主意用兵法而知變則可以取勝用兵法而不知變則不可以取勝

祖按斷者不足與言律習模榻者不足與言畫喜蹈襲者不足與論攻不知變者似之善與棋者不守經精鼓瑟者不親譜工求馬者不按圖知變者似之大抵吾作之吾用之謂之有法可也非吾作之而吾用之謂之有法可乎有法而知變固可以為法有法而不知變君子以為後法可以為法可以取勝也以為後法不可以取勝也何則管仲耕戰之法惟管仲用之則可以霸商君富強之法惟商君用之則可以強有法而可以取勝者其惟管仲商君乎非管仲商君則吾見其敗矣封建之法不可行於後世而郡縣亦足以治內刑之法不可復於今日而鞭撻亦足以治後法不可以取勝者其惟封建內刑乎況於封建內刑則吾見其敗矣愚嘗讀是二說而借

楊誠齋集

人

四

執事明策所謂有用之而取勝有用之而卒以敗者有祖其常而不失其常有變其常而不知其變者快諸將用兵之法夫孫武穰苴之法惟二子知之及其用是法也二子亦有所不自知焉何者變其法也紀上老人之書惟子房知之及其用是書也子房亦有所不自知焉何者變其書也是故漢之

趙充國可謂知變而能持重以取勝者矣故行為戰備止堅
營壁而能擊散虜騎也固宜若夫區區一魏之張劄何為者
哉而亦用是法以求勝且自謂善處營陣料敵審勢乃至未
門之戰中矢而斃是不知變而徒守兵書持重之法以自取
敗也亦宜唐之李衛公可謂知變而能乘機以取勝者矣故
一日一夜進襲定襄而能蹀血虜庭也亦宜若夫區區一魏
之曹操何為者哉而亦用是法以求勝且自謂一日一夜行
三百里乃至烏林之師一戰而敗是不知變而徒守兵書乘
機之法以自取敗也亦宜惟唐之光弼子儀知變其法一則
整肅指顧而戰勝攻克一則厚重誠慤而坐收成功用法雖
不同而其取勝則同不失其為同漢之韓信李廣知變其法
一則以行陣立幟而被衆自怯一則以人人自便而未嘗遇
害用法雖不一而其取勝則一不害其為一以至曹叅之以
身督戰羊祜之輕裘緩帶是又不可以力不力而甲乙二子
也李邕之夜入蔡州蔡遵之投壺雅歌是又不可以勇不勇
而伯仲二子也夫惟法之有常有變故其用法者不可以徒
守其常而不知其變其他皆不可變而於兵法獨不可不變
也肆我

主上天錫勇智天生神武英雄好謀而遠邁於高皇廟護雄斷
而比迹於光武所以分閭布陣推轂受師以整一時之變于
時二三霜將莫不協力一心濟濟相遜薰實文武者不以文
武而相軋忠貫日月者不以忠義而相高矧頸交歡務先國

家之難者又何難於蕪湖相勉忠義頓忘平昔之念者又何
愧於李郭是以日閱千里成法妙策又非單茅書生所可得
而擬議者雖然愚書生也又焉敢厚誣
執事以為秦無人哉愚意廟堂之上常有蘊韜略可以裨諸
將之採擇者固非黃石太公三六之餘意愚意草茅之間當
有草餌表可以條禦戎之上策者又非洛陽年少三五之狂
言愚恐漢唐諸國之良將不足為盛時道諸將用兵之可驗
不足為盛時獻愚願
先生來訪之以獻於
上庶盡事君以義之忠而章茅書生願拭目以觀夫復何言

問運臣奏請選擇將才

策評問目數條以儒者知兵列於其首則答此策者

主張儒時誠不為過但此篇先罵倒時變門望地理

三說然後主張儒者之知兵最得抑揚之法

主意將兵者未必知兵而知兵者每出於儒者世之

拘於時變門望地理以求將才者不通之論也

臨蒸而論奕不若傍觀者之長其智執弓而敵射不若側視

者之得其妙蓋遇事者未必知事而知事者每出於不事將

兵者未必知兵而知兵者每出於不兵故兵法曰置將不善

一敗塗地奈何世之議者不拘於時變則拘於門望不拘於

門望則拘於地理此最不通之論也拘於時變者不過曰天

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拘於門望者不過曰相門有相

將門有將拘於地理者不過曰山東出類山西出將嗚呼此

最不通之論也必待時變則未免有臨渴掘井之謂矣求門

望則未免有肉食者鄙之譏必擇地理則未免有守株待兔

之失曾何補於世用哉昔者伊尹莘野之一耕夫耳成湯得

之遂伐夏桀以成創業之功未聞拘於時變也傳說嚴野之

一築夫耳高宗得之遂伐鬼方而成中興之業未聞拘於門

望也太公磻溪之一釣雙耳文王得之遂能伐紂而有六韜

之傳未聞拘於地理也自三代而降更漢歷唐其間顧治之

主置將之道亦未嘗拘於常制也陸賈儒生也首北軍之謀

挈鼎璽以還於劉氏是錯儒生也上兵體三章若素達於軍

戎賈誼亦儒生也條匈奴之策如指諸掌魏相亦儒生也抗

五兵之秦深切於時漢儒之知兵者如此故在當時能寢淮

南之謀而見稱者豈特一汲黯而已哉婁師德由科舉進以

吐蕃強盛而應猛士詔遂並事屯田而西征之兵食用不乏

郭元振由科目進以吐蕃突厥而西走吐蕃遂制地握兵而

武士惕息不敢窺伺張巡亦進士也固守睢陽使賊不敢東

進而全江淮蒙晉公亦進士也撫安魏博克翦淮右誅師道

而河南悉平唐儒之知兵者如此故在當時能以禁中頗牧

而見稱者豈特一畢瑊而已哉雖然在漢之時非無子房運

籌決勝之智亦非無亞夫真將軍之勇而猶不能棄儒生之

選在唐之時非無李靖兼資文武之才亦非無李晟身佩安

危之寄而尤不能舍進士之舉堂不以儒者之知兵有將兵

者之所不能知而人君之選將有一途之所不能盡故取方

今

聖天子龍御寶曆三十餘年比虜為患尚猶未寧所以禦侮之

策恢復之期尚有煩冕旒宵旰之憂朕今建旌旗擁貔貅而

領疆場之任躬殺伐之勞者非文武之吉甫則元光之大臣

可謂既得其美矣而邇臣有請則欲廣求儒者之善知兵者

特加明詔搜訪本

朝名將之後能研精於兵法者不次而擢用之臣庶之家有

講明乎韜畧者廣求而登庸之樞機之地命官屬以傳習之

郡縣之間求遺材而拔舉之可謂不拘於常制而為甚盛之

舉也嗚呼何地不生才何材不可用况我

主上崇尚儒術求賢如渴朝聘伊尹夕礼太公圭竇之間嘗有可語孫吳者出矣衡茅之下常有籌略王韓者出矣手不釋卷又何患無如魯肅者乎身不跨馬又何患無如杜預者乎他日膺方面之寄者又烏知非敦詩閱禮之人薰元戎之柄者又烏知非輕裘緩帶之士名將筆出必能制勝在此一舉矣

執事先生尚慮得人不如范蠡孔明之後而或蹈陸機房琯之失愚白面書生也盛界兵術未嘗逢蘇定方盛傳所學未嘗遇於江融愚謂此不足慮也止以誠求之下以誠應之若昔漢高帝最不善儒者而亦未嘗不用儒者唐德宗最不知

楊誠齋集卷一

四七

儒者而亦未嘗不得儒者何以言之方項羽侵奪漢道酈食其謀撓楚之權張良發八難漢王報食吐哺曰腐儒幾敗乃公事自常人處之必以此為高祖之不用儒者及其論功行賞之際則曰運籌決勝吾不如張良始雖不喜而終必用之果可以為善用儒者乎方渾瑊與吐蕃會平涼帝語大臣以和我之策馬延請盟而柳渾以為不可帝曰渾瑊生未達邊事自愚觀之敢以德宗為不知儒者及夜半吐蕃初盟而明日慰之曰卿儒生乃知軍戎萬里情始不信之而終且慰之果可以為善知儒者乎愚謂高祖則失矣而德宗亦未為得焉今日廟堂之議誠意交乎又非高祖德宗之比

執事幸毋惑

問李唐宗子人材

策評考究唐宗子人材搜括無遺非會中有一部唐書不能為此

主意人材之在天下隨取隨足而况於公族乎

人材之在天下猶木之藏於山珠之藏於淵也大者為樞小者為楫工師之採於山者未見其有窮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後人之得於淵者未見其有匱人材之生斯時顧人君所取何如耳取之於世曹世曹固足以得人取之於寒畯寒畯亦足以得人取之於夢卜取之於漁蓋取之於負販耕築無不足以得人又美見其有所用而無其人哉昔者西漢取人於賢良故其一時人才有為一世純儒者有通達國體者有為

楊誠齋集卷一

四八

國遠慮者有中興有聲者皆賢良中人也李唐取人於詞章故其一時人才有操守堅正者有忠直卓然者有論議諫諍皆本於仁義者有言論豐鯁直道進退者皆詞章中人也趙文子取人於管庫而七十之管庫不負於所舉崔貽孫取人於親故而八百之親故不失於所除人才之生斯時無有窮也如此又况皇帝宗曹派潤於天源芳傳於王業其寶粟之卓越性秉之溫粹正人才都會之地人君取而用之寧忘其不足以待人耶

明問所謂李唐宗子得人之多其理固如是耶蓋嘗即景文所書之傳而觀之如李勉之鯁亮廉介李石之當軸風撓此其忠義之過人也如李賀之七歲能辭章李白之十歲通詩

書此其警敏之過人也李亮之陳疏而多所裨正李漢之言切而多所救摘道堅之清白著稱景俊之輕財篤義此其節槩之過人也都督河南而政不苛細有如適之檢校雍州而發摘姦伏有如崇義更都督而所在稱治有如李漢之治江州而美政見褒有如李璵其能於官者如此閨門脩整有如元加縣恤甥婿有如李獻執父喪而親友不復識者有如適彥居母喪而家人不見言笑者有如伯高其孝於家者如此以至李福之拔地千里孝恭之令暢南海李臯之單騎造聖宗道之有騎入賊與夫復平靈落如夷簡轉勞諸軍如李誼飛矢著身而益勵流血汚袂而不告拘番於突厥諷利而不屈如李漢李漢之徒愚皆能為

楊誠齋集

四九

執事應言之切以為操券而入山者長短大小必有所取沒身而赴淵者玃璣璵珎凡有所得選用宗子得人蓋亦效之必至無足疑者姑置勿論願為一說以獻善言事者必推其成事之由善論治者必述其致治之自善觀人君之得人者亦必原其所以得人之方是故選用宗子而不以教養先之吾未見其能底成人之效也昔日成周盛時大司樂之所教小胥之所師師氏保氏之所詔有詩書禮樂以訓之有德行道藝以迪之所以教養宗子尤為備至故其材之成就取而用之魯衛毛聃卽雍曹滕畢原鄭卽凡有茅土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彼其得人之效規李唐豈不相千萬哉我

國家

聖子神孫本支百世方且如葛藟瓜瓞之綿綿則固不患於乏人司能適其才之高下而因任之將見得人之盛跨周鼎秩唐愚願以教養為先不識執事以為然否

楊誠齋集

五十

問三代兩漢晉唐治體所尚

策評辯論夏不事尚忠商不事尚質周不事尚文及
罵破治天下者資所尚之說皆常人議論所不能到
主意謂為治無一定之法為拘於所尚而不通其變
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用兵無一定之機要無一定之筭為治無一定之法兵機
一定者其兵必財要筭一定者其兵必窮治法一定者其治
必弊蓋天下之事常貴於通而惡於拘天下之弊常生於偏
而杜於全苟為治而立一定之法其勢必至於拘而不通其
法必至於偏而不全上有所市則下之人且將爭趨奔走源
而海之立而心之其弊有不可勝言矣愚嘗讀堯典之書而

楊誠齋集

卷五

觀有唐之治讀舜典之書而觀有虞之治切見其萬邦協和
百姓昭明而已切見其五教敷敷五典慎徽而已切見其比
屋可封黎民敏德而已初不聞其所定者何尚也又不聞其
所尚者何法也當時民風國俗渾淪全粹大抵如良金美玉
人皆寶之而不知其所以寶如穀粟桑麻人皆用之而不知
其所以用魯何尚之可名而獎之可指哉此無他為治之法
未嘗定於一偏故爾及讀太史公之史記考周公之治魯尚
齒而親親是以魯人厚宗睦族循循於禮法太公之治齊尚
賢而尊尊是以齊俗慕義向風相矜於名節此其為治非不
善奈何傳之末年魯勢浸弱奔命於齊晉之侵而不能以自
振齊勢浸弱掣肘於崔田之難而不能以自免當其盛時民

風國俗如陽和一布千花百卉皆足以增勝藝於林園而其
衰也又類秋風之墮籜子然無復遺矣此無他為治之法倚
於一偏而不通於變故其弊必至於此無足怪也愚嘗舉是
以應明有司之問則諸儒言三代所尚者斯有以繩其繆而
漢晉以來所尚又不同者皆有以鑒其失矣請為

執事一言之夏之有天下也行堯之道其民醇其事簡其
風殷氣習雖有似於忠然非夏之君事尚忠以化之也今觀
其飲食之菲宮室之卑不謂之質可乎禮樂之著文命之敷
不謂之文可乎商之有天下也纘禹之服其民猶醇其事尚
簡其風殷氣習雖有似於質然非商之君事尚質以化之也
今觀其檢身若不及不謂之忠可乎稽古於法度不謂之文

楊誠齋集

卷五

可乎至於有周之君淳朴澆散巧偽萌生當時制作之盛歷
事之隆雖有似於文然又豈周之君事尚文以化之哉觀詩
人稱其忠厚以成其福祿則亦所謂忠也詎言其陶範以祀
上帝則亦所謂質也嗚呼三代之政未嘗膠於一曲如此而
戴聖遷董之徒乃始倡為忠質文之說列其全而偏之豈不
有虧於三代之治體乎此諸儒言三代所尚愚所以發繩其
繆也西漢之興垂三百年所尚者經術如平世當以禹貢行
河雋不疑以春秋決獄通經而明先王之道者有之儒術而
潤飾吏治者有之經術所裨亦云多矣然其弊也托儒為姦
引經惑主派而為阿諛諛非其病歟東漢之興垂三百年所
尚者名節如嚴陵高蹈之風耿恭遺蘇武之節激恭儉以

耻威權廢廉隅以振貴勢名節所恥亦云多矣然其弊也捨生取義視死如歸流而如昔者非其病歟晉以清廢為尚擺脫世故遺物外似亦美矣至於聽廢職業如嵇康阮籍輩吾不知其美補於國家唐以詞章為尚吟風嘯月絳童繪句似亦美矣至於浮藻淺露如玉楊蘆騷輩吾不知其何關於治亂嗚呼兩漢晉唐其所好尚大抵若此則當時總統之君如宣帝之雜霸雖非同尚於經術華帝之長者雖非同尚於名節豪傑之士如旦冲之夙夜王家雖不溺於清談李德裕之不置文選雖不靡於詞章然一舉之語其何有於衆楚之財當是時上之所好下之所習莫不自以為一定之計無以易此而晚如宋諸並趨於失而視三代之純全不啻天淵地覆之遠絕則其孰是孰非相與矛盾要皆置之無足道焉可也此兩漢晉唐之君各有所尚愚則所以設鑒其失也嗚呼不有所短奚以見所長不有所劣奚以見所優不有所漢晉唐奚以見三代忠貞文非三代之所專尚乎惜乎世之議者攷之不詳乃謂治天下者不可不定其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百年之遠而不變夫然後民皆習熟於耳目而後天下可治殊不知聖人之於天下治之而不示之以治之之方化之而不示之以化之之迹使斯民日用而不知故其弊亦無由而生借使必欲人知吾之所尚有在於此則天下之人皆得以循其迹而滋其弊矣有天下者可不攷論其故哉恭惟國家聖聖相承重熙累治遠邁前古而為治之道初未嘗倚

於一偏是故謂之忠而不止於忠謂之賢而不止於賢謂之文而不止於文用西漢之經術而不至於阿諛用東漢之名節而不至於矯激治心脩身無晉室清虛之弊砥礪名節無李唐詞章之失二百年来教化興行風俗醇厚民生其間如飛潛動植鼓舞生養於太虛之中自形自色自智自力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執事方俾諸生稽古驗今推其所尚併論士大夫所以力行而仰赴之者願愚管蠡之見安敢妄議天地之統全乎愚嘗聞之三子之制行伯夷以清下惠以和伊尹以任清之弊至於絕物遺世和之弊至於同流合污任之弊至於揚己取名皆非所謂中行也若夫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集三子之大成而一之故其道無時而不可行亦無人而不可用達巷黨人稱其博學而無所成名非以其道之無所偏廢今執事然之否

問左氏傳所載知人禍福事

策評此策如新案出脫人罪一般蓋出罪者須要坐箇條法方得此題所問左氏事本難出脫他却尋得孔子曾子觀人之法來斷此事便是一箇大條法也然前而未露此意講後方說出尤見其高

主意左氏所載知人之事蓋默與孔子曾子之說晉范甯以春秋名家嘗言左氏富而艷其失也誣迄今學者順風而呼萬口一舌亦莫不信以為誣以愚觀之左氏豈好誣哉直後世讀其書者自誣之耳矣以明之左氏之書後世所以稱其誣者大槩有三傳之所載怪異之事卜筮之事與夫當時賢人君子評議人物之事其言失迂而近人情者少

楊誠齋集

卷五

五

故嘗考之石言為晉神降於華家人至於立而啼聲至於出而崇鄭人相驚以為伯有楚人相懼以為靈王出厲公之入蛇聞於門子文之生虎乳於野其為怪異也甚此學者所以駭其事也筮短龜長卜人知驅姬之不可立龜象筮數雖簡知敗德之不可數務姜之筮而棄於東宮文子之兆而得於南漸晉夜之財文公之勝畢萬之後必大陳仲之世必著與一不係於卜筮此學者所以沮其說也至於觀人之際往往即其辭色之微動作之漸而必逆其是非成敗於終身載事之迂大率如此然則魚怪乎范甯之誣之也以述論之雖若汗漫而無歸線而無當惟禁之以理則有定然而不可易者夫巨跡為卵為獲年宇固詳陳於前矣奚獨左氏之怪

異為不然乎謀及卜筮我龜固具迷於前矣奚獨左氏之卜筮為不然乎借是二者以証左氏之說可無辯而明矣請因

師問而繇之天之高也占之以人則天可得而知星辰之遠也步之以數則星辰無得而遁日之短長決於一線之增氣之緣覈視於一牛之喘夫以陰陽造化猶可因微以驗其明由小以推其大而况人之一身首足具方圓之象呼吸作興要之宜而動作威儀又與一氣運用於天地之間苟即是而觀之亦奚有失人之患哉故莫敖之舉趾而閭伯叱知其心不固趙孟之語倫而穆叔知其不能久鄭公之視流而行速單子之視迫而言徐則天奪其迫矣士正伯知其將亡故向

楊誠齋集

卷五

五

謂其必亡不亦宜乎不失舊而驟稱其伐者其言為誰得此或昌或亡韓子卻子所以分也冰雹已甚與享而墮者其心已先亡此乘輿所以不負蔡侯之所以禍也以至越椒生而若敖不祀伯石生而羊舌氏不存者得非濫目射敵之人乎七子賦詩而聲音各殊二君執王而喪亡各異者得非由中及外而可判乎夫人之深情厚貌疑若難知而數子得於一見之頃真偽禍福不逃所料信乎知人之術固自有其要也曾子曰正顏色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然則言辭動作豈不足以動人耶左氏所載知人之事蓋誠有契乎此也議者乃曰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為難言貌取人孔子猶有所失知人之之難若

此而數子獨得以易之是又不然然竟之所難於知人者非誠以為難也蓋其謹也孔子之所以取人者非誠有所失也蓋貽後世之戒也不然竟孔之聖會數子之不若耶為是說者殆未足以致疑於左氏也雖貽跡之似誣者固不足信而理之實誣者不可不辨漢之真秦陳封事於建武之朝者言治道之要務在知辯和正知辨之術在於執乎五律六情如北方之情好而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而亥卯主之其言說論不經殆類淫巫瞽史之論而奉乃目以為自然之道焉不失一嗚呼天下安有是理哉讀史者鑒道而喜攻之良以其誣人已甚然竟審所謂左氏失之誣者愚駕其言於翼奉庶乎公論為有所歸抑亦可以應

楊誠齋集卷八

五七

問三代漢唐太學養士之法

策評取三代貶漢唐而歸美

今日立說甚正而造語亦麗正中自有奇處

主意三代有養士之實而漢唐僅得三代養士之名

坐茅茨之屋操南風之琴可以為陶唐氏有虞氏乎曰堯舜

之所以為堯舜不在是也耕莘野之雲釣渭濱之月可以為

商阿衡周尚父乎曰伊呂之所以為伊呂不在是也自古及

今天下之士貴夫得其實而已得其實而忘其名則愈不似

而愈似顏子之具體是已有其名而失其實則愈似而愈不

似有若之似聖人是已嗟夫大學養士之法誰不知三代為

最盛手論選擇生員之行藝莫如三代論教育人材之衆多

楊誠齋集卷八

五八

莫如三代擇才於其初而成材於其終君子是以知三代有

養士之實漢之養士非不察素行而人才不之見唐之太學

非不有人才而教養無其法漢唐之才幾有三代之影響與

君子是以知三代有養士之名嗚呼漢唐之止為漢唐而不

為三代請以名實而論之成周盛時太學之法何其備歟士

之所以好青而佩纓我我之冠而鼓篋於中若夫堂輟且易

歲論之於卿又論之於司徒其操履之素無一點之瑕類者

始得至於此也其擇之於初也果何如及其人才之成如堯

如皋如桑如楊如鹿鳴之嘉賓如皇華之使臣皆可以柱石

朝廷而雨露涵宇其成之於終也又何如所謂三代有養士

之實非愚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漢武帝唐太宗之養士其

視三代直刻鵠畫虎爾何則不知其形必視其影武帝有察其素行之實而何人才之寂然耶平津侯贊中元枚數二十有七人皆不自太學出也選擇之說誰欺乎小治之末必無巨鑪太宗無教養選擇之法而何人才之多耶八千之衆徒鼠雀太倉耳其建功立業八千人中吾不知其誰氏子也多才之說誰欺乎所謂漢唐有三代養士之名非愚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嗚呼不有不仁何以見天下之至仁不有不義何以見天下之至義不有漢唐陝隘局縮何以見吾國家之盛乎恭惟

主上洗清六合之塵埃視三代之盛治寢兵以來圖任真儒率興太學甚盛舉也觀夫選殿巍我崇堂吸喋儒宮啟也粉

揚誠齋集

卷八

五元

袍露集絃歌風布多士聚也傾耳焉和拭目翠華車駕幸也耆英宿傑以教以督即儒擇也雲章奎文表章六經御書降也噫

主上之教育多士如此是以人才之成金鑑玉耀英辭足以潤金石高義足以薄雲天行藝可以窺古人之門庭才氣可以運風雷於掌上視成周之盛蓋亦足以競鞭而爭馳矣而尚慮選擇生員之不精俯從適臣之請令天下嚴郡庠之補察行藝之人歲貢一二升之上庠豈非聖人之心當人才既成之際猶選擇教育故雖是宜

執事併舉前古之述與諸生論之愚已陳其梗槩矣乃若推明

今日之盛以盡歸美報上之義庸敢饒舌於此嘗聞草木生於和氣之中亦能吐英華以為天地之藻飾養禽獸於時令之至亦能出好音以增林園之勝樂况士生聖時養飲善教安能不爾其襟抱形於歌頌以報上之萬一手書文王之教人有道則詩人為之作檇城周王壽考選來作人是也成王之育材盡善則詩人為之賦著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是也僖公之能脩泮宮則詩人為之賦泮水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是也夫創業如文王守成如成王賢侯如魯僖一能晉意於養士而詩人歌頌如此愚雖不敏尚能效春蚓秋蛇之鳴執事勿以為道傍之苦李杜林之老櫟而棄之

揚誠齋集

卷八

六



問孔孟行事不同

策評答此策者若分別聖賢氣象不同亦非
不若此篇以時立說命意渾然四互得孟
主意孔子不為高言大論孟子不為屈身賤已非是
所行之事不同也乃是所遭之時不同也

伯禹之孫昌言周公之禮賢士君子以為當然而不以為屈
是何耶蓋以時方清明人皆我知何必高自標致則特謙挾
恭在伯禹周公誠有不得不然耳伊尹之輕躬馬伯夷之崇
高節君子以為當然而不以為傲是何耶蓋以時方昏亂人
不我知又豈可屈而無立則撫志立身在伊尹伯夷誠有不
得不然耳藉此以論孔孟則知明策之所謂不同者非固不
同也亦有不得不然耳何以言之聖人之道本無二致其所
以或抑而自下或揚而自高者豈有他哉亦當其時之何如
耳故時當治平道術已行則聖人於此固無俟於高言大論
苟為反是則人望而畏之者多矣又何足以行吾之道耶此
伯禹所以遇虞朝之際而拜昌言周公所以遇周家之盛而
禮賢士者夫豈所自而然哉及其時適紛擾道術不明則
聖人於此固不容於屈身賤已為為反是則人仰而敬之者
多矣亦何足以行吾之道耶此伊尹遇夏桀之季所以輕躬
馬伯夷遇商辛之際所以崇高節者亦豈所自而然歟苟明
乎此則孔孟之道可端拜而議矣且孔子生於西周之末雖
未可以望伯禹虞述之隆姬公周室之盛然而三綱猶未盡

楊疏卷之八

六

楊疏卷之八

六

論五帝猶未盡數周王猶有殘令也諸侯猶或戴周也當是
時道術可謂尚明矣故如太宰則知其聖又如達巷黨人則
知其大蓋人知之者既已如此則為夫子者又何必揚已取
名是以於南子則亦見於仁聖則不居於昭公知禮之答雖
為君諱亦在所不辯豈非以其道術尚明尚欲行道則固無
俟於高言大論者乎孟子生於戰國之際雖不至於伊尹
桀之季伯夷商紂之末然而三經已盡論五帝已盡數上之
所取者無非權謀也下之所遵者無非縱橫也當是時道術
可謂不明矣故如臧倉者則譖其後從踰前喪又如公都子
者則疑其與車子遊蓋人不知者既已如此則為孟子者又
安得不自信其道是以於諸侯則不見於三聖則自謂其
承於泰來觀金之問則又辯其當受與不當受而皆以為是
豈非以其道術不明尚欲行道則固不容於屈身賤已若乎
雖然以孔子之不為高言大論然則見南子與不居其聖答
昭公之非禮而引過自咎在孔子之時又豈得不若是者耶
以孟子之不為屈身賤已然則不見諸侯以自謂承三聖
觀金之問而辨其當是在孟子之時又豈得不若是者耶由
此言之則孔孟之所以或抑或揚者亦各因其時而已又豈
有不同者哉譬之能治疾者或補或下雖則不同要之因其
虛實而所以愈疾則一善理財者或與或取雖則不同而所
以生財則一論至於此則孔孟之道吾見其一而不見其殊
然則天下後世皆曰孔孟而未嘗疑其道之異者豈非是哉

問漢文帝武帝及

今日用兵禦敵事

策評取帝王之事以斷後世之失議論甚正又以唐

太宗比武帝憲宗比武帝尤見精切

主意帝王之兵當用而用當戰而戰戰於所當用漢

文帝是也用於所當戰漢武帝是也

兵有所當用雖聖人不能以遽戰兵有所當戰雖聖人不可

以必用神農九尾之伐大禹三苗之誅黃帝之七十戰成湯

之十一征豈聖人窮兵於鋒鏑哉兵所當用而不可不用也

班師振旅歸焉放牛或也虎皮而倒載于戈或求懿德而載

黎弓天聖聖人偷戰於安邊哉兵所當戰而不可不戰也用

楊載希第集卷一

六三

其可當用故其用也威以之揚敵以之畏戰其所當戰故其

戰也無財殫力屈之羞無兵連禍結之患帝王之師不過如

是而已漢唐以來抑何倒置之甚耶戰於所當用用於所當

戰不失之養寇則失之黷武而後世之兵始為無名矣唐太

宗以英武之才取孤隋攘群盜一戰而定河北再戰而取黎

南又再戰而平江都近阮鐵勒悉為臣妾高昌吐渾並置州

縣臣上古之不臣服上古之不服英風偉烈超出自王之右

是其成功非不驍也奈何好兵之心老而不衰乃至憤然自

恃以討高麗雖房玄齡褚遂良力諫不聽卒致攻敵不下而

帝亦不患負薪馬之勞則用兵於所當戰太宗不容無失矣

迨至元和之初唐之威令委靡不振河朔諸鎮其謂朝廷不

能師也擅置吏私賦入偃然跋扈不以朝廷為畏其勢不可

不伐奈何憲宗雖能伐之而無必伐之意方其討王承宗也

既未克復則兵不可罷乃聽其詭辭止縛從吏凱旋而歸遂

使承宗赦放然無所顧憚則戰兵於所當用憲宗不能無失

矣知憲宗赦承宗之失則知文帝因匈奴出塞而還師者為

養寇知太宗征高麗之失則知武帝命衛霍之將而窮誅伐

者為黷武要之皆非善禦敵者也請因

明問而俗迷之冒頓之強世為漢患控弦鳴鏑日駭駭焉幾

不可制高祖見圖於平城呂后忍耻於嫚書當天下新集休

息生靈而不與之較特以時未可也逮乎文帝之世海內豐

富當天下敎率而猶敢爾姚梁為文帝者正宜選悍練兵長

楊載希第集卷一

六四

驅直搗一刷前世之恥可也奈何文帝仁柔不忍故當匈奴

大入蕭關殺掠吏民而止命魏越張相如筆遂之出塞即復

還師不能有所殺獲致匈奴日驕邊盜日甚是誰之過歟其

後武帝甘心此伐觀其元朔二年衛青出而以至隴西遂取

河南地立朔方郡而至懷浩所築之塞則匈奴亦知畏避而

不敢與中國抗矣武帝於此乃且復遣衛青出朔方又明年

出定襄又明年遣去病出隴西其出師則五道其深入則千

里其歷時則自元光以至元狩窮誅極討無有厭已浮西河

大漠置顏禪姑衍而漢之士馬物故亦無以復生矣滿內虛

耗戶口臧丰蓋皆根本於此則武帝窮兵黷武其弊為如何

哉我

國家

祖宗以來紀綱夙張威靈遐暨而蠻夷震聳邊陲寧受即有年矣不幸靖康之初奸臣誤國藩籬不守以至胡虜長驅湯駘無畏肆我

主上之南度也卑辭厚幣所以賂遺匈奴實為備至虜人怙恃其謂我

國家不能師也乃者辛巳之秋背盟叛約來犯吾圉

主上赫文武安民之心按轡親征王師所至風驅電掃一旦臣妾舊物版蕩故境復歸職方真可謂曠世之殊功無前之偉績矣明策下問且以善後之計與兩學諸生參訂之固有以及於漢之文武所以禦敵不同之說顧愚不敏何足奉承然

楊誠齋集

卷八

六

功以謂

今日之兵雖不可窮而亦未可戢戢之在上世先王本以禽獸育之得其地不足為貢得其民不足為用要必使之稽首稱藩服吾中國之威斯可矣豈用犁庭掃穴深入不毛之地而後為快哉恭親通者

天詔之頒勅諸軍而不越白溝圻之境則武帝轍迹固不復蹈而文帝之失抑亦不可不以為戒故愚於此猶有獻焉昔唐穆之初兩得真定而肅宗常謂四方無虞以為武不可黷遽議消兵其後勦亂繼生而史臣有見毫末而不察輿新之謂非其失歟今日坐惟帳而主籌謀者自有良策然而區區之懷不能自已尚幸執事恕而進之

問漢高帝襲奪信軍文帝勞軍細柳

策評以機變二字斷二事切中事理考究二事曲盡

委折

主意襲奪信軍善知變者也文帝勞軍細柳善知機者也

知天下之事有變又知天下之事有機然後可與論天下之事矣蓋天下之事其形也有變其成也有機知其變而防之於未然則變不可得而起知其機而藏之於至密則機不可得而破矣今夫猛虎之為害則焚山而不顧燕雀之為害則竭河而不顧蝦蟇之細是何也有變可趨也極溺敗焚之人不可責以堂上之趨踰荷戈執戟之士不可責以

楊誠齋集

卷八

六

卿飲之揖遜是何也有機可投也變可趨而不趨則是蔓草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而况於變乎機可投而不投則是虎兇出於匣也虎兇猶不可出於匣而况於機乎愚嘗借是以論高祖之襲奪信軍文帝之勞軍細柳有若印券契鑰之待者矣昔之善知變者莫若漢高帝觀其未王閔中之時雌雄勇決在當時而賴以運籌決勝者不過子房之智而賴以鎮撫轉餉者不過蕭何之能至於連帥百萬戰勝攻取則有在於韓信之勇焉待以國士無雙者信也寵以登壇拜將者亦信也高祖非獨自以為不如文且自以為吾得之晚考其與羽間閭百餘戰北舉燕趙東擊秦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其立功不為不多矣以至請假而得真解衣而推

食高祖之待信如此其厚。追其收功平定之日。而信乃歎有
無漢之心。歸項王之亡將。而不知敗軍之將。不可與語。其
變亂之心。已形於此矣。宜乎輒有告謀反者。其患可勝計耶。
使高祖於是時姑息之。而不從陳平偽為雲夢之遊。則漢之
所以為漢。未可知也。其襲而奪之。載之後車。是高祖知機之
謀也。若是而猶以信之將權為無乃為大疎之說。則信果可
赦乎。昔之善知機者。莫若漢文帝。觀其諸呂既誅之後。匈奴
入邊。在當時所賴以屯軍。霸上者。不過一宗正劉禮。所賴以
屯軍。棘門者。不過一祝茲侯徐厲。至於河內之要衝。咽喉之
控扼。則有在於亞夫之軍焉。天子所藉以緩急者。亞夫也。吳
人。所倚以設備者。亦亞夫也。文帝非獨尊其父為丞相。又且

楊誠齋集

六七

封其身為絳侯。其勞軍之制。行乎細柳。士吏被甲銳兵。弓弩
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其軍機可謂深密矣。以至軍門都
尉。則有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況胡人敢長驅乎。
迨其持節入門之後。文帝乃按轡徐行。亞夫以介冑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其機事之密。文帝亦深曉之矣。宜乎為之改
容式車。而群臣皆驚。輒起。鄉者霸上棘門。真兒戲之語。使文
帝於是時。收其權而責之以無機。則機事不密。幾何而不害
成功哉。耶。其稱善久之。勞軍而還。是文帝知機之謀也。若是
而猶以亞夫之將權為無乃為太密之說。則亞夫果可嘗之
乎。嗟夫。前智後愚。韓信以之。而高祖預知之。用兵深密。亞夫
以之。而文帝預知之。雖然。高祖之知機。不獨見於機事。信軍

者然也。若夫聞諸將偶語。則疑其謀。未封知呂氏必亂。則不若
先立其知。變大率如此。文帝之知機。不特見於勞軍細柳者
然也。若夫匈奴不服。則遣使和親。與王不朝。則賜以几杖。其
知機大率如此。嗚呼。文帝之於亞夫。其知機深密。愚切有所
喜。請姑置之。不復尚論也。高祖之於韓信。其前智後愚。愚切
有所恨。又不容無說焉。蓋信固知己之多多益辦。而高祖之
善將。所以為高祖擒。而猶不能以明哲保身。其有愧於子
房多矣。方今百將一心。三軍協力。非有高祖襲奪信軍之疑。
恭惟

楊誠齋集

七八

主上親驅奮輿。駕幸建康。而行勞軍之制。想其常尊一臨士氣。
百倍其與文帝之待亞夫。真可謂千載一遇矣。宜乎捷書夜
報於甘泉。露布日馳於輦道。象金賊之首。以快中外之心。後
祖宗之業。以特宿昔之憤。若無甚難者。豈不休哉。昔東漢竇武
特以一車騎將軍。獲任穆宗大破匈奴。遂登燕然山。刻石勒
功。而還。况今堂堂
天朝赫赫名將。建此不世之功。宜何如而刻石勒功。耶。石崖
天。齋可磨可鐫。愚願秉筆以從
先生後幸先生進之

問詔禁臣寮苞苴請托

策評推究權要殉貨之弊不特深合

詔旨要之事理亦是如此可謂端本澄源之論

主意謂官吏苞苴之弊皆原於權門要官先有所欲而後為官吏者始得以苞苴中其所欲也

楊墨之仁義原於申韓申韓之刑名原於道德秦人之焚書原於諸侯去班爵之籍漢俗之矯激原於光武寵名節之士天下之事其所致之由莫不有原是故善去惡者必究其生惡之由善除害者必除其貽害之始善革弊者必審其開弊之端何者誠以其原起於此故也昔者魏風之薄原於在位之浮靡於是得毛玠以典選而鮮衣美服有絕於下唐俗之

楊載著錦繡集

八

六九

衰原於在位之奢汰於是得楊綰以當柄而導從音樂自微於時大抵天下之理上有以示之故下不得不從我有以召之故人不得不應本以其樛而萬端舉阿以其卷而飄風至使本與阿而無以乘之則彼胡為而然哉嗚呼通此說者可與論苞苴之術矣夫官吏所以有苞苴之弊何緣而起耶其必始於權門要官皆從所向附屬之吏思所以媚之往往珍甘技巧唯恐其後此苞苴之所由熾也且以一二言之擁使輅者有所欲則一道之官吏孰不舉於奉承握虎符者有所欲則一郡之官吏孰不競於趨赴紹銅章者有所欲則一邑之官吏孰不亟於逢迎如是則苞苴之弊何以革乎切讀唐虞三代之書見其臣下百吏奉法脩職而不聞有苞苴之弊

者此非古之官吏為獨醇也蓋其當時齊紳正剪於廟堂之

上者惟知亮天工而不知所謂利分職率屬於規棘之位者

惟知代天工而不知所謂利為司徒者知掌邦教而已利則不知也為司馬者知掌邦政而已利則不知也彼其居於上

位肅潔如此則天下之人雖欲以苞苴中其所欲焉可得哉苞苴之不行於唐虞三代良有以也乃若漢唐以來何其紛紛耶津要者鬻權選舉者鬻官典刑者鬻獄脩史者鬻辭賄賂公行貨易成市士大夫安而為之習而成之恬不知愧且

如韓安國貪財嗜利而受淮南之金九卿之貴者若是餘何責焉田蚡市買郡縣器物相望於道以至諸奏珍物玩好者

不可勝數列侯之尊者若爾他何罪焉至於李逢吉之黨有

楊載著錦繡集

八

七十

八閔十六子之號凡所請求先貽閔子後逢吉無有不遂則欲其不為苞苴不可得也王淑文得君乃通天下賄賂日月不闕且裁巨匱之竅以受珠則欲其不為苞苴又不可得也然則苞苴之風所以盛行於漢唐之際推尋其原寧不有自乎恭惟

主上比降詔旨深以苞苴為戒且謂居上位者必有所欲而人

得其所欲以濟請託之私嗚呼大哉王言真知所以革弊之

原矣將見綸綍一下內而朝廷外而百官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則苞苴之風何患於不戢哉明策下詢且謂在位在服懷精白之操勵廉恥之節以無負明天子之意愚雖不敏請畢其說普尹翁歸之治扶風也有

欲托其邑子者畏前歸而不敢言十續之為太守也有遺一
魚者掛之於庭後復有祿則出以示之祿者愧而止使今緡
紳之間皆得若人郡下百吏有復為苞苴以清請託之私者
乎區區之意惟願若上位者清心寡慾而正以待之則苞苴
之弊不期息而自息所謂澄其源而流自清端其表而影自
正誠在於此

執事大人毋以為無甚高論

問恤刑詔令

策評辯論唐太宗縱囚一事最為有功可訂唐史之
謬可釋歐公之疑

主意天下所以刑獄滋多者良以教化不明人心不
知禮義而輕於犯法也

孟軻氏之闢楊墨必先於正人心董仲舒之黜百家必先於
明孔道歐陽文忠公之除佛老必先於脩禮義知乎此則可
與論措刑之道矣蓋善救病者必原其起病之處善救嬰者
必原其起嬰之由夫天下之所以刑獄繁多者以民之輕犯
也民之所以輕犯者以教化之未至而風俗之未善也嗚呼
不原其刑獄之所由生而區區欲持省刑之說以寬恤之其

如犯者之愈多何甚者又欲持嚴刑之說以懲禁之其如民
心之歸怨何昔者堯舜三代之世教化素明禮義素著仁暴
素行以教化之術甚脩防民之俗甚周待之也勤而彼於物
者洽磨之也久而入於人者深故能家有可封之俗人有士
君子之行非慕賞而為善慕義而為美也非畏刑罰而不敢
為惡趨禮義而不忍為惡也故能盡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何者不恃吾有以制之而恃吾有以遏止之也夫是以不待
於省刑而民蒙其恩不待於嚴刑而民知所畏夫子所謂必
也使無訟乎正謂此也諸復以近世言庶幾知吾言之不為
迂闊嘗觀唐之太宗即位之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
何其少也蓋天下之民漸出於塗炭之中而息肩於安全之

地太宗能因民之思治而用魏徵之言行仁義之化故天下之民欣然如獲再生而見父母感其教化而自愛其身夫是以犯罪如是之寡而戮致刑措也太宗之善於措刑如此而當時教化之效隨應又如愚切恨史臣之制刑法不能詳考精察而容有記事之不審者而後人或得以疑太宗此不可不辯也唐史刑法志言貞觀六年十二月太宗親錄囚徒閱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繼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帝嘉其誠信悉赦之嗚呼又何其犯罪者多也舉京師一月之數如此以推一年之數不亦又多乎哉舉京師一年之數以推天下之數又可勝言哉蓋史氏之失也何則自四年至六年未遠也太宗求治之意未怠也貞觀楊誠齋錦繡集卷之八

人民亦四年之人民何其善惡厚薄遞爾殊絕不啻百倍之遠哉况京師乃風教之所及者而死罪尚如此之多則夫遐荒僻壤教化未孚者將何如愚謂此三百九十人乃錄囚之時舉京師輕重繫者自死罪如答杖之類爾故太宗矜其久繫縱之使明年就刑如期而至則矜而有之推之人情宜當如是若謂三百九十人實皆死罪而太宗釋之殆必不然如死罪法之極者也而又其數之多其間必有老奸巨惡凶殘暴亂為民害者其情至重為政者所當擊去今也抵是罪者四百人一旦不聞其罪之輕重舉皆釋之以太宗之聰明仁智必不如是以此觀之其理豈不甚明哉而史臣盡以死罪書之其意欲以美太宗之仁愛而不知道所以瑕類太宗之

教化也夫自三代以來知刑措之道者莫如太宗其見效之速使刑罰為無用之具者又莫如太宗而史臣記事不審使人不能無疑是又安得不為之辯哉由是觀之則知愚前所謂措刑而以教化風俗為先者良非高談也恭惟主上以睿聖之資體寬仁之德每以一詔一令風諭四方未嘗不以恤刑為急則又邇年以來興崇學校以長育人材舉行鄉飲以推明禮義是亦堯舜三代之教化風俗使之不犯而執事尚恐酷吏或不能奉行吾君恤刑之意而民或罹其辜者下詢諸生愚聞之魚不食餌則雖巧於鉤者無所施其能民不犯刑則雖重於民者無所施其暴昔者漢武帝之世張湯趙禹峻極巧抵天下之人皆為所擗噬而脂髓當時後世徒知二子之惡酷而不知武帝之時窮兵黷武教化不明天下之人不知禮義之道是以盜賊繁多而二子得以濟其刀筆竭其虐焰以肆其暴也向使二子者生於堯舜之時亦何附逞其爪距者耶

主上既能以恤刑為心又能以教化為本殆見天下之人父子有親而無小弁之怨男女有別而無行露之訟長幼有序而無棠棣之闕於牆朋友有信而無谷風之絕於道盜賊化為君子姦惡改為良善彼其沉貫索之星鎖幽囚之舍芝蘭生於華穢茂章鞠於園扉可倚門而候也又何患酷吏之肆其暴哉惟執事毋慮

問柳子厚貞符及

今日祥瑞

策評駁柳子厚貞符之論照見子厚心術雖使子厚見之亦無以自解者

主意天有祥符所以勸誘人君為善之意而子厚著貞符論以非之可乎

中年縣令猶能馴桑間之雉晉代孝子猶能躍冰上之鱗自昔賢人君子匹夫單人有一繫之善則瑞應如桴鼓之至又况有天下者道足以幹回天地德足以雨露生靈上天應懷星祥降嘏以彰其盛美此何足以致疑於其間然學觀之唐之柳子厚亦一文人也而乃著貞符之論反復辯論力抵符瑞之說有伏義以來至於堯舜三代漢唐之間凡瑞應之事如赤虹大電白魚火鳥之事類皆以為淫誣瞽史之怪誕謂受命不于其天而於其人天下之人始從而改觀往往不能無疑者嗚呼魯恭王祥之事彰彰如此而子厚敢為是論而不顧雖然子厚之勇決猶不信聖人之事彼豈信二子之事哉愚姑置是說而復有一說與子厚辨庶挽其強項而使之心服也切嘗熟觀子厚之文見其請後尊號表有曰地不愛寶置百工之豐穰天惟降康呈象瑞之繁委其二表有曰狂龍皓兔甘露慶雲其證祥瑞表又曰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雷陰嘉禾合穎而挺秀噫子厚既以祥瑞為恠而又復有此語何也大抵農兒驟富時喜而得志則嗚呼然晚

楊誠齋集卷之八

七

楊誠齋集卷之八

七

其祖宗之靈而所以陰贊於已者一旦窮困無聊則憤怨慙反以祖宗之不子相甚者以為無祖宗之靈至於棄墳墓而不祀者有之方子厚年少時雖附收文熱閥要津唾手俯拾彼則以為天啟之矣故當是時則以為有天而有祥瑞也及其失勢之後一落千丈弔影於腥烟毒霧之地日夜思其獲進而不可得也於是姑著為怨慙之文一切詆斥天道黜訛神明舉皆以為無有豈不知其不然哉姑以一二洩其不平之氣耳若夫對非國語與夫反覆論難劉禹錫天論之說皆是物也此言祥瑞之說所以前冰後炭而操戈自伐歟雖然子厚其他文所言矯激者猶未為害至於符瑞此天之所以勸誘人君為善者也昔者仲尼之刪詩定書猶不敢刪去風凰來儀鸞鳳麟趾之說子厚獨何人而敢斷為此論此正風教中大罪人也愚所以窮其說而與之辯不敢少訛者豈徒然哉恭惟

主上以堯舜之資而輔之以稷契之臣十數年間美化大興內則禮制而樂作兵燹而刑措樵夫談王道而鋤耆帶經外則收赤白之囊應降燧之烟塞馬嘶風而榆關柝靜是宜仁風被舞而宇宙回春和氣薰蒸而山河吐祥珍符寶瑞疊至尊臻皆所未聞于今創見府庶庶日史不絕書在兩寅郊祀之時則三台齊耀以示同德之象五星灼明以示偃兵之符其瑞應有如此者在已已知祀之時則禮三獻而時饗通樂六變而鳳鳥降祥光旁燭協氣橫流其瑞應有如此者至於其

餘諸福之物難致之祥紛紛而出者又不可枚舉而沙奚鳴
呼休哉雖然此尚其小者未足以稱吾君之德請接舉其瑞
之尤者表而出之恭聞

太宗皇帝嘗與侍臣論及祥瑞之說而獨以豐年為上瑞蓋周
詩頌武王之盛不過綏萬邦屢豐年多黍多稌而已春秋之
書祥瑞不過一書大有年一書有年而已夫豐年者國之財
賦於是乎出民之繁富於是乎在和協輯睦之風由是而生
故靡純固之俗於是而成昔之為天下者未有不以此為盛
美方今三光全而寒暑平三階平而風雨時四時以之而調
五穀以之而熟霜黃雲於廩前積粟於囷倉是何熾於曾
孫之稼哉愚請此正

今日之上瑞敢併以為
朝廷賀

右錦繡策一集宋廬陵誠齋楊
先生所編集策目二十有五皆
極論經史疑難古聖賢行事歷
代君臣事蹟曆象兵法循吏政
治得失皆切於時政有關於科
場問擬切要之言學者所當誦
習而不可缺焉者昔家府君典
教麻城嘗以是編誨諸生鉞於
侍側之時亦獲與聞及退而取
是編朝夕莊誦如獲拱璧自不
能舍既而僥倖科第叨任江浦
慮是編傳之不廣四方學者鮮
得觀習然猶恐傳寫之訛乃於
退食之暇重加校正復取大學

論斷冠於篇首捐俸刻梓以傳
與四方學者共之遂求

南京國子大司成吳先生序之
於前然則是書之出非徒為學
者科場之助而先生宏材碩學
錦心繡腹昭然垂之於世有不
可得而眠者此特文字之末耳

楊誠齋集卷之十一

至若清忠粹節炳烺與天
地相為悠久而吳先生亦序之
詳矣奚容贅茲因書成謹書此
於是編末簡庶以識景仰先哲
之意云皆

天順三年秋九月吉旦甲戌科進士
潯陽後學勞鉞廷器謹識

錦繡論二卷

永樂大典本

舊本題宋楊萬里撰考宋貢舉條式第二場試論
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成此編蓋當時應試程式也
然體例拘陋未必真出於萬里疑併書中國子監
批點皆坊賈托名耳